

2015年12月16日

夜与曙光的圆舞曲

温血的蛇 / 著



目 录

| | |
|--------------|-----|
| 第一卷 命运的枷锁 | 1 |
| 序章 冰冷葬礼后的誓约 | 3 |
| 第一章 尘封王座前的冠冕 | 21 |
| 第二章 赤色山峦下的杀戮 | 43 |
| 第三章 辉煌梁柱间的妒意 | 65 |
| 第四章 威严桌案上的契约 | 89 |
| 第五章 堂皇圣殿中的暗涌 | 115 |
| 第六章 混乱教廷里的流言 | 139 |
| 第七章 高贵圆桌旁的剑影 | 163 |
| | |
| 第二卷 征服者的道 | 189 |
| 第八章 入云城塞中的懒惰 | 191 |
| 第九章 地狱大门前的激战 | 213 |

| | |
|---------------|-----|
| 第十章 染血刑场上的决意 | 237 |
| 第十一章 神圣背影里的寂寞 | 259 |
| 第十二章 宁静小镇外的悲鸣 | 281 |
| 第十三章 断壁残垣下的阴谋 | 301 |
| 第十四章 苍茫天地间的博弈 | 321 |
| 第十五章 暧昧预言后的真相 | 349 |
| | |
| 第三卷 硬币的两面 | 379 |
| 第十六章 月如鉴 | 381 |
| 第十七章 悼声稀 风声残 | 401 |
| 第十八章 “公主”的骑士 | 423 |
| 第十九章 旧梦 | 445 |
| 第二十章 月入星河 | 469 |
| 第二十一章 情殇 | 495 |
| 第二十二章 星火遍山传哭祭 | 529 |
| 第二十三章 晓不语 夜无言 | 559 |
| 第二十四章 纯情的下场 | 585 |
| 间章 第三卷尾声 | 611 |

第一卷

命运的枷锁

序章 冰冷葬礼后的誓约

寂静的旧楼，寂静的庭院，寂静的晚霞。

孤儿院的傍晚一成不变，有点阴森，有点寂寞。院子里偶尔能听到孩子们愉快的笑声，和着屋中炊具的叮叮当当——只有这时，这如画一般的风景才略微添上了些许生气。

太阳终于完全落到了山的那一边，本来燃烧着天空的火焰也渐渐熄灭。这时，清脆的铃声如期而至，温柔又坚定地打破了这黄昏的闲适——又是晚餐的时间了。

正玩得兴起的孩子们只好不情愿地扔下了手中的草虫和木棍，跟着手拿铜铃的修女回到了屋里。正对着庭院的东边就是饭堂，两张长条形的桌上早已经摆上了热气腾腾的饭菜，弥漫的香气勾动着每个孩子饥饿的肠胃。修女一边拦住急不可耐冲向饭桌的孩子们，不厌其烦地提醒他们要先洗手，一边继续有节奏地摇动着铜铃，呼唤着贪玩的孩子。

庭院里已然鸦雀无声，可是当修女清点长桌旁的人数时，却还是发现少了一个孩子，不禁微微皱了皱眉。

“谁看见冯渊了？”

没有人回答，修女的问话仿佛溶化在了傍晚清冷的空气中。

修女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但是她没再说什么，只是转过身走进了庭院。这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因为没有灯，庭院里漆

黑一片。修女眯起眼睛，隐隐约约看见在院子里那棵大银杏树的下面，有什么东西在动。

那是一个小男孩，他大概五六岁的样子，穿着一身灰色的衣服，破旧却整洁。男孩瘦小的身体蜷缩在一丛灌木后面，透过稀疏的灌木，可以清楚地看见他的肩膀在簌簌发抖。看来他好像想藏起来，但内心深处却又希望别人能找到自己。

修女的嘴抿成了一条线，但她的声音还是和平常一样温和。

“冯渊，怎么不进来吃饭，不吃饭可是长不大的喔。”

男孩显然早已经听到了修女脚步声，并没有显得吃惊。他没有转过头，也没有回答修女的话，只是用一根肮脏的木棍漫无目的地戳着面前的土地。

“别人问你话的时候要好好的回答，好孩子要有礼貌才行。”

修女略带愠怒地斥责男孩，但是她眼中已经闪动着泪水了。

“我不想和他们一起吃饭。”

男孩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里没有哭腔，低沉而冷淡，令人不寒而栗。而且男孩依然没有转过头来，虽然他已经扔掉了那根木棍。

“说话的时候好好看着别人。”

修女好像想装出长者威严的语气，却装得不像。她的嘴唇抿得更紧了。

“陈雨的洋娃娃……”

“什么？”

男孩突然没头没脑地说道。

“陈雨的洋娃娃消失了……我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拿着它，然后它就……消失了……”

男孩的声音很低，而且断断续续，仿佛自言自语。

“没事的，那不是你的错，真的。”

修女轻轻地劝说道，可是她声音里的犹豫被男孩听了出来，

让安慰的效果大打折扣。

“他们都叫我‘怪物’，还说爸爸妈妈都是我害死的……”

“不，没事的，不是你的错。”

修女的眼眶红了，她的脑海中闪过了这孩子来到孤儿院时的情景——父母双双在车祸中丧生，一家三口只有他一个人侥幸活了下来，却因为受了太大打击，完全没有了他这个年纪孩子的天真，却有着如同老人一般的冷漠和沧桑。终于，他好不容易才勉强融入孤儿院的这群孩子中，却又遇到了这种事。

轻抚着他颤抖的肩膀，修女把男孩从地上扶了起来。男孩没有再反抗，顺从地跟着她走进了饭堂。

男孩一进门，饭堂里的气氛顿时变了，所有的孩子都紧张地避开门口，仿佛他身上带着致命的病毒一样。

男孩的眼睛注视着门口不自然地空出的座位，捏紧的拳头有些发白。他虽然早就知道会是这样，可是泪水却还是忍不住夺眶而出。

修女的眉头又皱了起来，她本来想要斥责一下这些单纯却残酷的孩子，可是孩子们听到的只是一声凄厉的尖叫……

男孩茫然的回过身去，正看见修女惊恐地睁大了眼睛，后退着远离他的身边。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可是马上他听到了更多的尖叫，还有孩子们慌乱逃走时撞到凳子和桌子发出的吱吱声。

突然，他眼前的景象旋转了起来，周围的人影变的越来越模糊，他想叫，可是没有声音从他的喉咙里发出来，他拼命地挣扎却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在哪里。

终于，他的身边只剩下了黑暗和寂静……

.....

.....

.....

“呼——呼——呼——”

从睡梦中惊醒的冯渊大口地喘着气。被汗水浸透的背心紧贴在背上，很不舒服。冯渊伸手去拉了拉衣服，一边回想起刚才的梦。

已经过了八年了，为什么还会梦到那个时候呢？他不知道，不过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那绝对不是什么令人怀念的回忆。

居然出了这么多汗，冯渊一面暗笑自己的狼狈，一面把身上破旧的背心脱下来扔到了一边。

“起床吧，反正天也快亮了。”

冯渊摸索着点亮了窗台上那截拇指长的蜡烛，端起它，就这样光着上身，小心翼翼地从床和墙壁的缝隙间挤了过去打开了卧室的门——一张床几乎就占满了这个狭小的房间。

屋子老旧破陋，秋雨从屋顶的缝隙中滴下来，落在满地的盆盆罐罐中，叮叮咚咚地响个不停，如同一支欢快的小调。冯渊没有理会，轻盈地从这些陷阱中间跳过，来到了水缸边上。对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来说，这个水缸有点太高了，冯渊从旁边拖过来一个矮凳垫脚，才能勉强从水缸里舀水洗漱。

就在这时，从主卧室里传来了微弱的喊声。

“冯……渊……”

冯渊一个激灵，猛地跳下凳子，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过去，推开了主卧室的门——主卧室比冯渊的卧室要大不少，也整齐很多，一张大床上躺着一个干枯瘦弱的老人。

“爷爷，怎么了，不舒服吗？”

冯渊关切地凑到床头。老人的嘴张了张，似乎想要回答却没有发出声音。他的手无力地挥了挥，让冯渊靠近一些。

冯渊几乎趴在床上，耳朵贴到了老人的嘴边。

“孩子，你在这儿几年了？”老人虚弱地问道。

“从爷爷在山上捡到我算起来……有八年了。”冯渊茫然地回答道。

老人点了点头，继续说道：“孩子，这八年来，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骨肉，可是我从来没有问过你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咳咳……”

说着说着，老人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

“爷爷，您慢点！我去给您拿药。”

冯渊说着便要离开床边。可没想到，他还没来得及抬腿就被老人一把拉住了。

“不用……不用了，你听我说……”

老人的声音比刚才更加微弱，冯渊几乎要把耳朵贴在他的嘴唇上才能听得清他的声音。

“好，好，我听着呢，您慢点，别急！”

就像是聚集力气一样，老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才缓缓地问道：“你能老实地回答我，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吗？”

他的声音稍稍比刚才流畅了一点，也找回了一些平时的威严。

冯渊直直地盯着老人严肃的脸。老人在山上找到他的时候的确没有问过他这个问题，之后也将他视如己出地抚养了八年。就本心来说，冯渊不愿再提起以前的事，所以今天被突然问到的时候，他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爷爷，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相信……”

“你说什么我都会相信的。”

老人坚定的话语让冯渊再次感到了威严，同时也让他安心了不少。一个人在荒山上养育了他这样一个来历不明的孤儿整整八年，冯渊清楚地感到这个男人还和以前一样坚强和睿智。他略略组织了一下，终于开始讲述起那段痛苦的回忆——

“我不是这里的人，我原来住的地方离这里很远……我不知道有多远，怎么说呢，我在来这里以前根本没有听过这个地方。

“在我五岁那年，也就是我到这里那年，我的父母死了，所

以我去了孤儿院，然后……有一天傍晚，我本来只是和平常一样在孤儿院里生活，可是突然我看到了一些很怪异的东西，之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醒过来我就来到了这里，也就是这座山上。”

冯渊自己对这段记忆都有点不清不清楚的，他也不知道老人到底明白了多少，虽然老人一直安静地听着。直到冯渊讲完自己的故事之后，老人仍然只是呆呆地注视着冯渊，久久地不发一语。

正当冯渊开始担心他是不是还活着的时候，老人终于又开了口。

“冯渊，过来。”

“啊，什么事，爷爷？”

“拿着这个。”

说到这儿，老人从被窝里伸出了右手，冯渊连忙伸手接住，才发现那只手里捏着一条细细的银色锁链，锁链的中间吊着一个雕刻精美的挂饰。

“爷爷，这个？”

“收好这条手链。”

“好。”

冯渊虽然莫名其妙，但是从不曾违背爷爷嘱托的他还是乖乖地把手链系在了手腕上。因为怕系得不牢，他稍稍多用了点力，结果链子勒得他的手腕生疼。

看见冯渊系好了手链，老人拉住了冯渊的手。

“一定要保管好这条手链。”

“嗯，我一定会保管好的。”

“带着它去魔界。”

听见老人的命令，冯渊愣住了。虽然他们两人住在荒山上，没有邻居，也很少和人接触，但他们还是不时会去山下的集市，用荒山上不多的猎物换取一些生活必需品。包括这座山在内，附

近的土地都是圣教国的领土，山下的居民几乎都是光母神教的信徒，所以冯渊所见所闻都是宣扬魔族的残暴和邪恶的言论。虽然老人没有明说，冯渊多少能察觉出自己的“爷爷”就是魔族，所以对魔族没有什么偏见，但是既然连老人这样坚强的人都搬出魔界居住了，对其他魔族他还是觉得尽量不要打交道的好。可是今天老人突然让他去魔界，这着实把他吓了一跳。

“魔界？”

冯渊怀着万一的期待，希望是自己听错了。

“嗯……”

老人的肯定打破了冯渊的希望，但是冯渊已经不在乎了，因为老人的话音变得越来越低。

“爷爷，您没事吧？我去给您……”

但是冯渊的话没有说完就又被老人打断了。

“不用！”老人的话音又变回了平时的坚定和果决，“那些药对我已经没有用了。答应我，完成我刚才说的事，还有……”

突然老人又剧烈地咳嗽了起来，冯渊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儿，他赶忙把老人扶起来，免得他被痰呛到。可是冯渊马上发现事情比他想象的更糟，因为老人咳出来的是血。

“爷爷，爷爷，你等一下……”

“不！你听我说。”

“是，是，我听着呢。”

冯渊焦急地回答道，可是老人就是不肯放开抓着他的手。

“你听我说……爷爷其实……在捡到你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大概……但是……是爷爷对不起你……”

“爷爷，您说什么呢？您抚养我八年，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报答您……”

“不，不……我……不是为了你，才抚养你的……我……只是想……”

老人的话突然断在了中间，冯渊惊恐地发现那只本来紧紧地抓着自己的手松开了。

“爷爷——爷爷……”

冯渊大声地呼唤着，但是老人再也没有回答。老人的眼睛圆睁着，带着没能将事情说明的遗憾，永远地离开了冯渊。

.....

.....

.....

因为实在不知道葬礼应该是什么样子——父母死的时候他只有五岁——而且他和老人几乎跟别人没有什么来往，冯渊只是用手在屋子后面挖了一个坑把老人埋在了里面，然后在上面用木片立了一个墓碑。

埋葬了爷爷，冯渊突然觉得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无助。他和爷爷在一起的时间比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还长，现在，突如其来的，他又一次失去了世上唯一的亲人。冯渊不禁又一次暗自嘲笑自己的狼狈，爷爷已经病了好一阵子了，居然到现在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却还是止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不过既然已经答应了爷爷要带着手链去魔界，冯渊稍稍收拾了一下便启程向北出发了——有事情占据大脑好像能让他从悲伤中稍稍得到解脱，而且他要完成的还是爷爷临终前交代的任务。出门的时候冯渊仔细地检查了门窗，毕竟这里是他生活了八年的家，等完成了任务之后，他还打算再回来，何况爷爷的墓还在这里。

说实话，虽然冯渊已经十三岁，而且这片荒山上没有一寸地方他没有去过，但是出远门还是有生以来的头一遭。刚到半山腰冯渊便想起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自己从来没有去过魔界，也不知道去魔界的路要怎么走。对于魔界，冯渊唯一知道的事情，就只有它在很北边的地方。虽然一般来说，不知道路的时候应该

问人才对，但是冯渊本能地感觉到，问附近的人怎么去魔界是一件非常不明智的事情。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走了，反正一直往北走的话肯定能到。

然而事实证明冯渊真的是过分乐观了。在离开小屋后的第三天，冯渊就在一片看上去无边无际的森林里迷了路。

“原来以前听说过的遗忘之森就在这儿啊！”

冯渊装作轻描淡写地感叹道，以此来给自己打气。可是，就算有了精神，没有吃的也还是会饿死。冯渊对打猎本来颇有自信，他根本没想过自己居然会在森林里挨饿，不过没有带什么像样的打猎工具显然成了他的致命伤。万般无奈之下，冯渊只能睡在了自己设的陷阱附近，一边忍耐着饥饿的痛苦，一边等着一个可能永远都不会来的猎物。

因为实在是太饿也太渴了，冯渊不知不觉昏睡了过去。大约过了十来分钟——至少冯渊这么觉得——他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在他身边说话。那声音很轻，却很甜美，仿佛冬日清晨的曙光一样让人感到温暖和鼓舞。

“没事了，下次记得不要再被陷阱抓住了。”

那声音如是说着，接着便传来了像是兔子从草丛里跑过的声音。

虽然想转过身去看看发生了什么，冯渊却发现身体就像灌满了铅一样沉重，连抬一抬眼皮都好像会耗费他所有的力量。虽然不知道跑走的是什麼，冯渊还是模糊地认识到自己刚刚错过了一个可能可以救命的猎物，他的头脑也变得越来越昏昏沉沉，剩下的唯一清晰的想法就只有一——绝望。

“谁在那儿！”

这声尖叫在冯渊听来就像从水底发出的一样，不但轻而且模糊，但是这已经是他能听明白的最后一句话了。他觉得意识正在慢慢地离开自己的身体，就像被吸进了一根漆黑的管子。四周的

声音显得越来越远，最后终于什么都听不到也看不到了。在还清醒的最后一刻冯渊想到了“死”。如果不是他的头脑已经没有了多余的容量的话，他一定又会把自己的狼狈狠狠嘲笑一番。

但是，冯渊又醒了过来，因为一股温热的液体被灌进了他的喉咙里。那不像是他曾经喝过的任何东西，虽然只有那么一点，那东西在落进他的喉咙的一刹那便让他觉得振奋无比。他的精神稍稍恢复了一点，虽然身体依旧不听使唤，他还是很庆幸自己的头脑又能再次清醒过来。

“你还好吗？”

又是那个甜美的声音，温柔又焦急地在他的耳边询问着。这是冯渊第一次这么近而且这么清楚地听到这个声音，这是个女孩子的声音，听起来年纪比他还小，声音带着嗲气，却不会给人娇弱的感觉，反而比爷爷威严的声音更让人觉得安心。

冯渊想回答她，但他最后能做到的就只有微微摆了摆头，表示他的灵魂还没有离开身体去做长途旅行。听到女孩吐了口气，冯渊知道她明白了。

“这孩子是个人类。”

“但是，我看见过他和荒山上的恶魔一起去过集市。”

“荒山上的恶魔？”

冯渊一个激灵，身边不远处两个男人的争吵中竟然提到了爷爷。他像被打强了强心剂一样，刚才还昏昏沉沉的头脑一下子飞速旋转起来。他虽然也猜到了爷爷是魔族，可是听到那个粗声粗气的男人叫爷爷恶魔的时候，冯渊还是感到心猛地揪了起来。

“就是一个人住在荒山上的那个老头，大家都说他是恶魔。”

“那个老人我也见过，我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啊。你有什么证据？”

“啊……”粗声粗气的男人一时语塞，“这个，我也没怎么见

过他。”

“不管怎么样，这个孩子肯定是人类，他身上没有‘堕天’。”

“但是……”

“但是是什么？那个老人也不一定是魔族，难道因为这些无聊的谣言，你就想对这个孩子见死不救？”

“啊……不……”

“那就好，我先把他带到我家去，琳利亚可以照顾他。”

看来粗声粗气的男人终于退缩了，可是冯渊的心情并没有好些，虽然不愿意回想，但孤儿院时候的往事又一次在他的脑海中盘旋起来，久久不肯离去。

.....

.....

.....

救了冯渊的一家人姓库那，是住在圣都附近一个村庄的农户。那个带他回来的男人是这一家的主人科尔先生，他的妻子已经去世剩下一个女儿，也就是最先发现冯渊的小女孩，她叫琳利亚。

琳利亚虽然只有十二岁，却漂亮、能干，又非常体贴，每次看见她的时候，冯渊都会莫名其妙地想到他小时候在画册里见到过的天使。在她的照顾下，冯渊很快地恢复了精神。

为了报答科尔一家的照顾，冯渊开始去附近的遗忘之森打猎来贴补家用，虽然他每次都不得不直接把猎物拖到市场卖掉——琳利亚很怕看到死去的动物。虽然科尔先生一再表示并不需要他的报答，但是冯渊很清楚自己给这个本来就贫穷的家庭带来了多大的负担。而且，这次的事情让冯渊悲哀地了解到自己社会经验的浅薄，草率地出远门很可能又会遇难，所以他决定至少要存一些钱。

但是，村民对冯渊的态度并不是都那么友善，很多人都会在冯渊的背后指指点点，小孩子总喜欢在他背后大叫着“恶魔”之

类的话，或者向他扔石子。因为库那一家的关系，冯渊一直忍着，没有和任何人起冲突。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树上的黄叶都落了下去，转眼枝头的嫩芽又长了出来。虽然大雪还在不屈不挠地提醒人们冬天没有离去，但无论如何春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

这天早上，科尔起得晚了一点，所以他打算在做饭前先去看看农场的羊——这个村子很小，牛羊之类的牲畜都是大家共有的，所有家庭要轮流照顾，这个月轮到了库那家。但当科尔来到起居室的时候，却看见灶台上已经放着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锅。

“冯渊，你还是起得这么早啊。”

科尔毫不费力地找到了答案——冯渊已经差不多把屋子门前的雪都扫开了。

“嗯，我习惯了。”冯渊随口答道。

这是实话，因为在最近的一年里，冯渊几乎都在照顾生病的爷爷，每天早起熬药做饭是他的日课。

“啊，”科尔若有所思，“那我先去看看羊，你去叫琳利亚起来吧。”

“让她再睡会儿吧，她昨天晚上睡得比较晚。”

冯渊扫完了屋前的雪，把竹扫把立在了屋外的墙边。这时一块屋檐上的积雪正好滴落在他身边，他没有躲开，裤子被溅湿了一点。

“你会宠坏她的。”科尔笑了笑，脸上露出宽慰的神情，“自从她母亲死后，那孩子一直很寂寞呢，所以才总爱和一些小动物在一起。这几个月来谢谢你陪着她，冯渊。”

“琳利亚很坚强的，比你想象的要坚强得多。”

冯渊又拿起竹扫把把那块雪也扫到了一边。

“啊，也许吧。”科尔苦笑着，“我这个当爸爸的，可能还不如你了解她呢。”

“科尔先生。”冯渊突然说道。

“嗯？”

“我准备要离开这里了。”

科尔不禁一愣，但是他马上又换上了以往一样善解人意的微笑。

“啊……是吗，什么时候走？”

“一开春就走。”冯渊微微低着头，不敢抬眼去看科尔。

科尔知道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便没有再多说什么，而是突然问道：“你和琳利亚说过了吗？”

“还没有。”冯渊答道。这无疑是他最担心的事，他有点害怕告诉琳利亚他的决定——应该说，他害怕琳利亚会破坏他本来坚定的决心。

“在你走之前还是告诉她一声吧。”科尔坚决地说道，“她不会喜欢你不辞而别的，至少给她一个哭的机会吧。”

冯渊嘴抿了起来，过了好久他才终于憋出了一句话：“我……我去叫琳利亚起床。”

看着冯渊走进屋里，科尔突然感到莫名的惆怅。明明只相处了几个月的时间，他却发现自己已经把冯渊当成了自己的孩子，而且他知道琳利亚也已经把冯渊当成了家人。看着长大的孩子离开家的父母大概就和他是一样的心情吧，但是这毕竟是他的人生，他有选择的自由。

出乎冯渊的预料，琳利亚已经起来了。看着穿着破旧朴素的冬衣，却更衬托得清秀可爱的琳利亚，他突然觉得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哽住了，赶忙跑到锅边忙活了起来，免得被琳利亚看见自己脸上的表情。

“爸爸呢？”

琳利亚扫视了一下起居室，向冯渊问道。

“他去看羊了。”

冯渊一边庆幸着自己的声音没有走调，一边把盛好的早餐端到了桌子上。

琳利亚好奇地打量着冯渊的脸，一边把自己那份早餐拖到身前吃了起来。

冯渊没有吃，他的头脑里一直飞旋着科尔的话——“她不会喜欢你不辞而别的”。唉，离开春还有一段时间，还不用这么着急，总会有机会告诉她的。一边努力说服自己，冯渊也终于开始吃了起来。

“冯渊，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正吃着饭，琳利亚突然的发问吓得冯渊差点没把嘴里的汤喷出来。他抹了抹嘴，暗暗惊叹这个小鬼的敏锐。

“没……没什么。”

冯渊勉强挤出了一个过于灿烂的笑容，让他的脸看上去有点抽筋。

看来琳利亚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放心，她依然关切地看着冯渊的脸，像是要说什么。但是她没有能把心里的话说出口，因为就在这时，屋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冯渊赶忙起身去开门，好避开琳利亚审视的目光，可是当他看见几个神情严肃的村民站在自家门前的时候，立刻把刚才的尴尬抛在了脑后——事情似乎有些不妙。

“琳利亚，你爸爸受伤了……你快跟我们来。”

咣当一声，琳利亚手中的汤匙掉在了地上。

因为惊愕而迟疑了片刻之后，冯渊拉起惊呆的琳利亚跟着来报信的村民向羊圈附近跑去。明明刚才冯渊还在和他说话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一路上，虽然担心着科尔先生的安全，而且一边还要顾着琳利亚，敏锐的冯渊还是清晰地感到了身边村民的目光中露骨的敌意。

来到羊圈边上，琳利亚几乎立刻便哭了起来，而冯渊也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科尔先生，那个总是温柔地微笑着的男人，肢体残缺地倒在一片血泊之中。

冯渊从来不知道一个人可以流出那么多的血，以科尔先生的身体为中心，纯白的雪地上留下了一个巨大鲜红的圆，仿佛那天空火红的朝阳在地上映出了倒影一般。先赶到的医生已经离开了科尔先生身边，对围观的村民遗憾地摇了摇头。

“爸爸——”

痛苦的呻吟声中，琳利亚挣脱了冯渊的手，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扑倒在科尔先生还略有温度的身体上，泣不成声。

“被偷羊的狼袭击了，罗第看见的。”

“这边很久没见过狼了啊！”

“那个‘恶魔’小子来了之后发生了好多怪事。”

“还不是科尔引狼入室，我告诉过他的。”

“那琳利亚……”

虽然身边村民的议论明显涉及到了他，但是冯渊却对他们说的话没有一点兴趣。他的眼睛只看着一个地方，他的耳朵也仿佛只能听到一个声音，对冯渊来说全世界在这一刻都已经不再重要了，除了躺在雪地上的科尔先生和恸哭的琳利亚。

.....

.....

.....

科尔的葬礼在村里的小教堂平静地开始了。村里唯一的牧师拉马先生用抑扬顿挫的声音诵读着教典，半个村子的人们都挤在了这个小小的礼拜堂里，向老好人科尔送别。

自从早上之后，琳利亚再也没有哭过，或者说她再也没有流露出任何感情。她只是呆呆地盯着地面，任由别人带着她走来走去。

冯渊站在琳利亚的身边，一边和悲伤搏斗，一边还要忍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敌视的目光。但是他觉得自己没有想象中那么在乎了，和在孤儿院时的感受完全不同，与面对科尔先生的尸体相比，这些根本算不了什么。半年前，他刚刚失去了爷爷，今天，他又一次失去了如同家人一样的长辈，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被诅咒了，尽管他从来没有相信过怪力乱神。而且琳利亚，一直都那么开朗活泼的琳利亚，竟然变得这样冷漠呆滞——就像刚进孤儿院时的他一样。悲痛和忧虑让他超然了，他现在唯一关心的就只有琳利亚。

从教堂回来，琳利亚还是一样神情呆滞，只是像人偶一样被冯渊拉着。回到屋里，冯渊把琳利亚带到桌子边坐下，径自到柜子里取出了自己的打猎工具。这一幕都被琳利亚看在了眼里，她的疑惑让表情稍稍变得不那么呆板了。

“冯渊？”

琳利亚终于开口说话了，可能是因为哭了很久的缘故，她的嗓音有点沙哑。

“我去林子里杀了那群狼！”

冯渊不由分说，往外就走。但是他没有走出门就被琳利亚拉住了。

“琳利亚？”

“不要，不是它们的错，它们只是太饿了。”

冯渊诧异地看着哭求的琳利亚，大声地说：“琳利亚！它们杀了你父亲！”

但是琳利亚只是摇头，双手仍然紧紧地抓着冯渊的衣服不肯放开。

大滴大滴的眼泪落在了地上，透过琳利亚散乱的头发，冯渊清楚地看见她的双肩在剧烈地颤抖着。

冯渊手中的武器掉在了地上。他伸出手将琳利亚搂了过来，

任由她在自己怀里哭泣。不是报仇，不是，她要的东西冯渊其实是知道的，因为他也曾经经历过，也曾这样哭泣过，也曾渴求过……

“不用怕，琳利亚，我在这儿。”

仿佛为了回应冯渊一般，琳利亚哭得更响了。

“不用怕，琳利亚，我在这儿……我会一直在这儿的，就算世界毁灭，我也会陪着你，保护你的，我发誓。”

冯渊紧紧的抱着琳利亚颤动的双肩，闭上了眼睛，庄严地说道：

“我发誓，我会保护你，直到永远！”

第一章 尘封王座前的冠冕

“好像有点太大了。”

背着刚抓到的一头大雄鹿，冯渊呼哧带喘地走在通向村庄的小径上。

此时已近盛夏，南方的天气相当炎热，让冯渊有点后悔不该去追这么个大家伙——虽然追的时候的确还是挺让人兴奋的。不过好在，在这条路上走了六年多的条件反射告诉他，离村子已经不远了，只要忍耐到村口的市场就好。

自那以后，一晃六年的时间就这么飞快的过去，冯渊如今已是一个二十岁的健壮青年了。因为一直没有离开过村子，当然也不可能去魔界，所以冯渊还没能完成爷爷交托的任务，这让他不时会感到有些内疚。不过冯渊还是找到了安慰自己的方法：爷爷也没有说明什么时候去魔界，总有一天他还是会找到机会的，而眼下琳利亚还需要他的照顾。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冯渊开始怀疑自己的借口是不是还站得住脚。因为毫无疑问，琳利亚现在也长成了一个十八岁的美丽少女，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需要靠在他的肩膀上哭泣的小姑娘了。不过冯渊还是留了下来，而其中的原因恐怕不完全是因为在科尔先生葬礼后的那个约定——冯渊有些尴尬地想道。

这六年来变化最大的恐怕就是琳利亚了——当然也可能是因

为冯渊自己的变化他没有察觉到，而其中最让冯渊感到高兴的，不是她长高了或是变得比以前更迷人，而是她现在不再害怕看见动物的尸体了。这样，冯渊现在可以直接把猎物拖回家吃或者剥皮，而不用像刚开始时那样，每次都必须在集市卖掉再换取食物等东西。这让他们的生活比以前稍稍好了一些，也让冯渊轻松了不少。

好不容易到了集市，冯渊终于能把背上的猎物扔给商人了。他卖掉了雄鹿的大部分，只留下了一条后腿作为之后几天的食物。带着鼓了不少的钱袋，冯渊马不停蹄地向村子里走去——一天已经不早了，琳利亚大概已经做好饭菜在等他了。不过在集市口，冯渊不觉间被一个卖饰品的小摊吸引住了。他记起了一件事，明天就是夏至日，而且更重要的还是琳利亚的生日。琳利亚之前的几个生日因为在科尔先生的守丧期间没有好好过。虽然冯渊也知道琳利亚一定不会希望他乱花钱，但是毕竟十八岁的生日一辈子只有一次，而且因为家里是这么个情况，琳利亚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首饰——冯渊不经意间已经来到小摊旁——既然这么凑巧碰到了，自己说什么都不能空手回去。

摊贩热情地推荐着自己的商品，但是冯渊一眼就看中了一条用水晶串成的项链。相对于这东西的品质，价格还算合理。冯渊把项链拿在手里仔细端详，越看越觉得它戴在琳利亚的脖子一定会非常美丽。而且，虽然他之前并不是没有想过，但是现在却又突然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烈的冲动，驱使着他去做一件可能会决定他……还有琳利亚一生的重要的事情。他突然又有点想要嘲笑想入非非的自己了。

冯渊买下了这条项链，小心翼翼地包好塞在了衣服的最里面，然后拎着鹿腿往家走去。

一路上，冯渊突然有了一种说不出的畅快感觉，仿佛自己背上长出了翅膀，一不留神就会飞上天去一样。他赶忙提醒自己不

要太过得意忘形，免得让琳利亚看出来自己的“不良企图”。一想到这儿，他突然又开始觉得对科尔先生有点惭愧了，更何况——冯渊不禁又犹豫了起来——琳利亚也不见得就一定会答应，如果真的被拒绝了，自己真的还能像以前一样面对琳利亚吗？

脑子里胡思乱想着，冯渊拐过了一个弯，远远地已经可以看见自己家的屋子了。突然，他感到脑后一股寒意袭来，身子反射性地一扭，正好闪过了一根企图从他身后打过来的棍子。

冯渊定睛一看，原来是村里另一个猎户的儿子，他满脸愤怒地看着冯渊，手里抓着一根看上去疙疙瘩瘩的木棍。

“沙林什，背后偷袭可不是什么男子汉该有的行为。”

冯渊轻描淡写地对这个名叫沙林什的青年说道，一面把手中的鹿腿扔在地上，摆好了迎敌的架势。

“恶魔，赶快滚出我们的村子！”

“我说，这话你已经说了多少遍了？你没说腻，我都听腻了，还是来点新鲜的吧。”

冯渊一边说着，一边扫了一眼身旁的围观者——所有人都只是看着，没有一个上前阻止。村民都用一种夹杂着怀疑和恐惧的眼神看着冯渊。这种眼神太熟悉了，每当在这个人口不到二百的小村子里发生什么怪事，人或牲畜得病，或者有人死于非命的时候，冯渊都能看见这种眼神。经过了六年的时间，的确已经不会有人动不动就袭击冯渊了——在科尔先生死后，曾经有一阵子他没有武器都不敢出门——当然孩子们向他投的石子除外，不过一旦有人袭击冯渊，尽管他们不会加入袭击者的行列，可也不会给冯渊任何帮助，只会用同样的眼神看着他。这似乎已经成了这个村子里不成文的规矩。还曾经有好几次，冯渊被袭击者打伤，却没有医生肯给他医治。多亏冯渊从爷爷那里学到了不少治疗伤病的方法，否则他恐怕很难健康地活到今天。

看来今天又只能自己解决了，反正冯渊从一开始就没有指望

过有人会来阻止这种公然的暴行。

“谢瓦病了，是‘黑死病’，村子里一直没有人得病的，一定是你把‘黑死病’带到村子里来的！”

沙林什歇斯底里地叫着，冯渊仿佛看见了几个围观的人暗暗点了点头，不禁冷冷一笑，“‘黑死病’本来就是传染病，从哪儿传来的我不知道，也和我没关系。”

“一定是你，村子以前都没有人得过这种病。”

“本来就是半年前才出现的病，以前当然没有人得过了，以前全大陆的人还都没得过这病呢……你不会想说这也是我‘带来’的吧？我确定自己没那么大本事。”一边说着，冯渊突然对这小子的愚蠢感到了莫名的同情。

“你，你你……”

沙林什拼命在脑子里翻找着能够反驳冯渊的语言，但是可惜他发现那里空空如也，于是他选择了更直接的方法，挥舞着棍子向冯渊冲了过去。

冯渊轻盈地向旁边一跳，躲过了沙林什的棍子，紧接着伸腿一绊把沙林什摔了个狗吃屎，最后还不忘一脚把棍子踢到一边。

沙林什吐着嘴里的尘土，一边挣扎着从地上爬了起来。他跑过去捡起了棍子，看来是还没有罢手的意思。

“我说沙林什啊，”冯渊根本没把这个“小丑”当回事，径自走过去捡起了他刚才丢下的鹿腿，“你要是真的喜欢琳利亚的话，不如直接告诉她吧。这种下三烂的手段对我没用。”

本来看上去义愤填膺的沙林什听到冯渊的话登时脸颊像烧起来了一样，变得红彤彤的。不过马上他便又恼羞成怒地挥舞着棍子向冯渊冲了过来。冯渊一个闪身躲过了沙林什单纯的直线式攻击，顺势把手中的鹿腿往肩膀上一荡，沙林什躲闪不及，正好被鹿腿打在脸上，重重地摔倒在地，两个鼻孔流出血来。

冯渊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狼狈的挑战者，感到一阵想笑的冲动，

不过幸好最后他还是忍住了。他摊了摊手表示自己的无辜，然后便大步地向家的方向走去。琳利亚和热腾腾的饭菜还在等他，他才不想在这种地方浪费时间。

推开家门的冯渊，和预想的一样受到了琳利亚和摆满饭菜的餐桌的欢迎。他为晚归向琳利亚道了歉，然后便坐下来准备吃饭，没有再提多余的事情。

“村子南边的谢瓦好像病了。”

琳利亚一边帮冯渊盛汤，一边说道。

“啊，我听说了。”虽然冯渊显然并不打算告诉琳利亚他是从哪里听说的。

“好像是‘黑死病’呢。”

“嗯。好像是，我也不太清楚。”

冯渊一向对别人的事漠不关心，正如他们也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

“‘黑死病’终于也传到这里来了呢。”

琳利亚的声音显得忧心忡忡，她舀汤的时候手有些抖，所以花了很多时间才给冯渊盛好了汤。冯渊当然不可能看漏琳利亚的变化，赶忙安慰她道：“没事的，实在不行，我们就离开这儿，离开圣教国。”

“不是，我只是……谢瓦昨天还说要教我做菜的……”

说着说着，大滴的泪水顺着琳利亚的脸颊滑落了下来。冯渊知道琳利亚一直都是这种爱帮别人着急的个性，却又想不出什么话说，只好拍了拍她的肩膀。

“我没事，冯渊。”琳利亚察觉到了冯渊的体贴，“很快就会没事了，教会现在正在找光母圣神的转世，只要有光母圣神在，所有得了‘黑死病’的人都能治好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虽然住在这个离圣都不到半日路程的地方，冯渊却不是一个信教的人，所以他对教会计划的前途不是那么乐观，不过他也知

道现在不是对这件事较真的时候。

“明天我们村子的女孩子也要去圣都接受圣母权杖的选择，希望能快点找光母圣神才好。”

琳利亚兴奋地说着。冯渊也只好翻了翻眼珠保持沉默，不再做过多的评论。

——圣教历1986年的冬天，一场可怕的灾难突然袭击了这片本已经饱经战火，满目疮痍的大陆——一种前所未见的疾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了整个大陆。这种疾病流传极广，而且毫无预兆，得病的人会变得虚弱无比，发病的当天便会卧床不起，之后浑身的肌肉渐渐干枯萎缩，色素沉着，皮肤发黑，一周内全身机能衰竭而死。虽然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种传染病，但是发病的人却找不到什么共同的特征，而且这种病从发病和死亡过程极快，无药可治。联想到一种曾经几乎将整个大陆化为地狱，然而如今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被称为“鼠疫”的疾病，怀着恐惧与希望杂陈的复杂心情，人们将这种疾病同样称为“黑死病”。

正在全大陆都对黑死病感到束手无策的时候，光母神教突然对外宣称“光辉女神”——或者在圣教国内被称为“曙光的圣母”——的转生已经降临在了圣教国的土地上，并且宣布要在圣教国内所有的女性中找出圣母的转世。一时之间，曾经只能在恐惧与绝望中备受煎熬的人们，开始将希望投向了这个不知存在于何处的“光母圣神”。

.....

.....

.....

第二天，琳利亚起得很早，因为她和父亲一样是很虔诚的信徒，圣都的召唤她是绝对不会违背的。琳利亚一大早就兴奋不已，在厨房里弄得叮零当啷乱响，冯渊也被她给吵醒了。

“唉，一大早就扰人清梦。”

冯渊抓了抓睡乱的头发，从桌子上端起了琳利亚倒给他的羊奶。

“对不起，冯渊。我只是有点……”

“太兴奋了。”冯渊帮她把话说完了，“我就不知道你到底在兴奋什么，你想当圣母吗？”

冯渊一边说一边装出了一副老奶奶的样子逗乐，但琳利亚没有笑。虽然琳利亚早就知道冯渊不是信徒，可是听见他调侃自己信奉的神明还是不太高兴的。

“但是能看见‘圣母权杖’的机会一辈子可能只有这一次啊，而且说不定还可以亲眼看见光母圣神喔。”

琳利亚夸张地解释着，冯渊却只是翻了翻眼睛，继续喝他的羊奶。

“而且，”琳利亚的声音突然轻了下来，“人家也不想当圣母……”

“什么？”

“没什么！”

琳利亚向冯渊做了个鬼脸，把披风轻轻系紧，然后打开了房门。看着琳利亚的背影，冯渊突然感到一股莫名的焦虑，不知不觉嘴里已经喊了出来：“琳利亚。”

“嗯？”

琳利亚莫名其妙地转过身，看着冯渊焦虑的脸。

“没，没什么。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大概吃晚饭的时候就能回来了，有什么事吗？”

“啊，没什么，尽量早点回来吧，女孩子待得太晚不安全。”

冯渊的手捏紧了口袋里的项链，但最后他还是松开了它，没有把它拿出来。

“嗯，我晚饭的时候一定回来。”

琳利亚说完，给了冯渊一个温柔的微笑，转身出了门。冯渊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他有点茫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感到这么焦躁不安。肯定不会有事的——冯渊安慰着自己——琳利亚晚饭时就会回来了，到时候他就能给她一个惊喜了，然后还要，当然是……求婚！

因为太期待晚饭了，冯渊今天没有出去打猎。不过没有关系，昨天打到的鹿腿还有很多，足够了。他一整天都在布置屋子，把东西放在这里，想想不对，又挪到那里。这让他觉得自己有点像个思春期的女孩子，焦虑又期待着。

“紧张得过头了，她可是琳利亚啊！”冯渊对着自己嘲笑道。

当你满怀期待的时候就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冯渊现在正深刻地体会到这件事的真实性。他反复地查看墙上挂的壁钟，并诧异着自己竟然平时没有注意到那个破钟竟然走得这么慢。一小时怎么可能有这么长，半小时，十分钟，甚至一分钟都简直长得让人无法忍受。不行，他告诉自己要冷静却没有什麼效果，所以冯渊打算出去外面消磨一下时间。虽然冯渊平时没事的时候从来都不出门，但是今天，和呆在家里的煎熬比起来，街上反而让他感觉轻松得多。

刚走出房门，冯渊便感觉到了街上的异样——此时正是午后太阳最毒的时候，可是冯渊还从来没见过街上同时有这么多人，何况今天又没有集市。冯渊靠近了一个沿街摆摊的小商贩，想打听一下出了什么事，却先听到了旁边几个人兴奋的交谈。

“……真的，真的，是刚刚从圣都传来的消息。”

“这下可就有救了。”

“那你知不知道光母圣神是哪的人啊？”

“说出来吓死你——光母圣神就是我们街上的人！”

“喔！那是谁啊？”

“就是库那家的女儿。”

砰！一头“发疯的公牛”撞开了刚才还在高谈阔论的那群人，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那个消息灵通的人已经被冯渊揪住了脖领子。

“你刚才说什么？”

冯渊大声的吼叫着，差点勒断了消息灵通人士的脖子。其他的几个人想向前去救他，但看见是冯渊后都害怕地退开了。

“什么……什么？”

“圣母！你说圣母是谁！”

“对……对，就是……就是你们家的琳利亚……”

“你说谎！”

“没……没有，我怎么……怎么敢说这种谎……”

冯渊的手松开，他的头轰得一下变得一片空白，他梦游般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屋子里，却不知道坐下，只是茫然地站在他精心布置的起居室里，看着满屋可笑的装饰。

“曙光的圣母”！冯渊一直以来都只把她当成一个被崇拜的偶像，和不信教的他没有任何关系。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有一天竟然会对这个名字感到如此彻骨的寒意。

“琳利亚是圣母……琳利亚……琳利亚……圣母……”

冯渊抱着自己的头哭了起来，他知道自己已经被宣判了“死刑”。琳利亚已经去到一个冯渊永远也无法再碰触到的地方，虽然她明明说过“晚饭的时候一定回来”，虽然自己怀里还揣着给琳利亚的生日礼物……

这是报应吗？是他为了待在琳利亚身边而把爷爷的嘱托抛在脑后的报应吗？

“哈哈哈哈……”

冯突然含着泪，仰天大笑起来——

他已经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了。

.....

.....

.....

傍晚的时候，一辆华丽的马车从圣都方向驶进了村子，吸引了街上所有人的视线。

琳利亚带着倦容在两个圣堂武士的搀扶下走下了马车。她的身上穿着她过去无法想象的华丽服饰，但脸上却不但没有了清晨出门时的兴奋，还甚至带着淡淡的忧伤……尽管她刚刚在一夕之间得到了圣教国至高无上的地位。

来到房门前，琳利亚犹豫了，虽然是她自己提出要回来拿一些重要的东西，现在却又没有了推开房门的勇气。她静静地站在门前，在夕阳的余晖中显得那么瘦小，那么柔弱，完全没有一个大国统治者的威严，却像是一个刚刚被赶出了家门的的孩子，无助地在这个已经抛弃了自己的地方徘徊，久久不忍离去。

然后最后她还是伸出了手，因为她知道，这是自己的选择，她已经无法回头了。

门开了，屋里的精心布置让她惊讶得几乎忘记了悲伤。她快步走进了这个她曾经生活的地方，贪婪地打量着它不同以往的一切。

但是“他”并不在那里！琳利亚拼命地寻找，却没有看到她最渴望见到的人。虽然也许见面只会带来悲伤，她却还是宁愿付出一切交换再看他一眼。可是，在那里——那个他们曾经约定了“永远”的地方，等待着她的只有毫无生气的屋子……和桌子上——

“琳利亚，

“我已经走了，去了北边，就和六年前我刚来的时候一样。不要找我，也不用担心，我已经不是那个会在森林里遇难的冯渊了。

“我擅自布置了房间，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不过现在看来已经不需要了。生日快乐，还有恭喜！在我心里，你一直都是个

最纯洁无暇的天使——在我以前听过的传说里，他们是神的使者。我想你可能真的是最适合当圣母的人，至少如果让我想象，我一定只会想到你。

“我看来是没办法实现我的诺言了，对不起。不过现在你已经十八岁，已经不再需要我，我也可以安心地离开了。

“恭喜你十八岁了。还有，以后都要照顾好自己。

“永远爱你，

“冯渊。”

在字条的最下面，还有一行歪斜的大字，看来是后来加上去的。

“羊皮纸里是给你的生日礼物，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東西。”

琳利亚几乎没有办法把字条看完，因为泪水模糊了她的眼睛，也模糊了纸条上的字迹。她用颤抖的双手打开了压着字条的纸包，一条晶莹剔透的项链掉在了桌子上——清澈透亮的水晶，如今却像冰雪一般，散发着刺骨的寒意。

旁若无人地，琳利亚抱着项链，痛哭失声。

.....

.....

.....

离开村子后，冯渊漫无目的地向北游荡。他在森林里打猎，然后拿到沿途的集市里卖掉，用来换取旅行的必需品。他从未想到，没有琳利亚的生活居然会如此寂寞。虽然一直以来他很少与人接触，但是至少他身边都有可以依靠的人——爷爷，科尔先生，还有……琳利亚。现在他第一次真正的变成了一个人，说不寂寞是谎话。但这是爷爷的临终嘱托，而且更重要的，这是他选择的路，他必须走下去——即使是孤身一人。

大约半个月后，冯渊离开了圣教国的领土，开始进入一些陌生的国家。他发现越是向北，这些国家的人就越彪悍，越好斗，

而且对魔族也越仇视。冯渊沿途都不敢提及自己正在前往魔界，却还是发现自己的北游越来越引起其他人的怀疑，这一切迹象都只表明了一件事——他已经非常接近魔界了。

又过了一个月，天气渐渐变冷了，而且越往北就越冷，还时常伴随着很大的风沙。可能是因为离魔界很近的关系，普通人的谈话中开始越来越多地涉及到了魔界的事，虽然冯渊也觉得大部分可能都有夸张的成分，不过他还是渐渐从其他人的谈话中了解到了一些魔界的实情——魔界似乎并不是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偷听别人的谈话对于冯渊来说还有一个意外的好处，那就是可以帮助他选择前进的方向。毕竟冯渊从没有去过魔界，而大大方方向人类打听魔界的情报绝不是明智的举动。这种不太光彩的习惯被事实证明非常的有用，比如正是因为偶然间听说魔界正南边的可鲁起亚国正在抓壮丁，连旅行者也可能被抓去充军的消息，才令冯渊放弃了从位于可鲁起亚境内的最大山口“地狱门”进入魔界的想法，从而避免了很大的麻烦。

秋分前后，冯渊终于看到了传闻中魔界的国界山——“赤环山”。赤环山环绕着整个魔界，将魔族和人类的世界分隔开来，因为山上的泥土和岩石都有着如血一般鲜红的颜色，所以被取名为“赤环山”。

要进入魔界只能从几个有限的山口通过，而冯渊到达的那个山口，天气条件始终不是太好。因此，冯渊开始在附近的几个人类村庄之间做点小买卖，用以维持生计——毕竟这里实在没有什么猎物给他打。

在这里待了一个多月以后，冯渊已经完全确定了一件事，那就是这里的村民对魔族的仇恨几乎是他见过最为激烈的，差不多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冯渊只好小心翼翼地避开人群，免得一不小心被人发现了他的目的，说不定真会被大卸八块。

这天上午，冯渊在离山口最近的村子里摆了一个小药摊。生意不太好，整个上午都没有什么客人，还有几个男人一直在他摊位旁边抱怨收成不好。的确，这里的环境怎么看都不太适合农作物的生长，而且据说今年还是几十年来最差的一年，附近村庄的储粮都已经快要见底了。

冯渊本来并没有把他们当回事，毕竟这样的抱怨在北方算是司空见惯，然而很快冯渊的注意力还是被谈话的内容吸引了，因为他感受到了一股危险的气息。

“沙茶河不是就在山口的里面吗？”

“啊，天气好的时候，有些商人还会去那儿。”

听到这里，冯渊的好奇心一下被勾了起来。“沙茶河”是位于赤环山内部的一个人类村庄，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一些人类选择了迁往赤环山内，靠着依附魔族求得生存。这些人一般会在靠近山口的地方建立村庄，在魔族的土地上耕种。沙茶河很可能会是冯渊到达魔界后的第一个落脚点，所以他几乎竖起了耳朵，希望能从这些人的谈话中多得到一些关于魔界村庄的信息——这是冯渊在一路北上中不知不觉养成的习惯。

“他们应该还有些粮食，我们不如去……”

“你是说……抢？”

“对。”

冯渊先是一惊然而马上却又释然了，这类莫名其妙的计划多半只会无果而终，更何况在今天这种天气下他们根本过不了山口。不过他们的谈话也并非耸人听闻，因为住在山外的人类几乎像仇视魔族一样仇视着山内的人类。

“但是现在的天气……我们根本过不去吧。”

“巫婆算出来，今天下午风就会停了。我们在太阳落山前动手。”

“你们有多少人？”

“村长已经和大部分男人都商量好了……你们也会来吧？”

其他几个男人面面相觑，似乎颇为犹豫，不过最后他们还是都点头同意了。

就在这时，冯渊突然冷不丁插进话来：“你们抢了他们的粮食之后，那些人要怎么办？杀了他们？”

那些人这才发现旁边有人在偷听他们的谈话。但是他们显然没有一丝的尴尬或者罪恶感，反而理直气壮地回答道：“怎么？他们都是魔族养的狗，你说他们不该杀吗？”

“当然……当然，我只是随便问问而已。”

冯渊一边安抚他，一边感到一股凉气顺着脊梁骨升了上来——同样是人类，就因为依附魔族所以就该死？居然拥有如此残酷的逻辑，人类就真的能比魔族好到哪儿去吗？

中午，冯渊早早地收起了摊子，他装作无意地在村子四周查看了一下，居然发现真的整个村子的男女老幼都在准备武器。看来那几个闲人并没有撒谎。冯渊虽然从来不相信什么巫婆神汉之类，而且也自认不是一个喜欢多管闲事的人，可是要他对一场屠杀袖手旁观，却又有些于心不忍。思虑再三，冯渊最后还是决定警告沙茶河的人。他劝说自己，既然反正都是要去魔界的，捡日不如撞日，不如正好趁此机会下定决心。

然而冯渊还是多了一个心眼，既然要去的地方是魔族的地盘，那么装成魔族应该会更好一些。翻了翻装满商品包裹，冯渊从里面找出了一种可以当黑色染料使用的药草。凭着对爷爷额头上的那个标志——“堕天”的映象，冯渊在自己的额头上画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他对着镜子仔仔细细地端详了半天，感到骗一骗那边的人类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可是来到山口一看，冯渊马上就后悔了——向山口外吹的风实在强得不像话，而且飞沙走石看不清去路。冯渊自嘲地想，说不定回来的时候都不需要劳动自己的双腿了。他稍稍把身上的大

衣裹紧了一些，虽然明知道这样八成不会有什么用处。

进到山口里面后，冯渊才发现原来在山口中前进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困难——两边的岩壁上有很多突出的石块可以用来固定身体，而且还有一些硕大的岩石形成一个个小小的避风港，不过如果冯渊没有常年和野兽搏斗练就的强健身体，想要活着通过山口也绝非易事。冯渊也只能在山口中缓缓前进，他必须尽可能快地从一块岩石背后移动到另一块岩石背后，中途还得强顶着呼啸的狂风爬行。没过多久冯渊本来已经长满老茧的手指就都磨破了皮，头巾被风吹走，大衣也被尖石划得破破烂烂。不过没办法，置身于山口的冯渊进退两难，除了硬着头皮向前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中途不知道休息了多少次，可是冯渊的体力还是被迅速地消耗掉，到最后唯一支持着他的只剩下一个信念——他必须活下去，必须完成爷爷的临终嘱托。

就在冯渊感到自己再也支持不下去的时候，狭窄的山口突然消失，一片广阔的赤色平原出现在了他的眼前，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头顶上昏暗的风沙也变成了清澈的天空。

魔界的土地看上去和山外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也生长着同样的植物，行走着同样的鸟兽。气候看来也并不比山外差，而且冯渊隐约觉得这里的天更蓝，空气更清新——当然这也可能仅仅是因为冯渊刚从一个暗无天日、飞沙走石的地方逃出来罢了。

冯渊长长地吐了一口气，霎时觉得头晕目眩——突如其来的安心击破了他最后的精神防线，突然放松了紧绷的神经使他全身的疲惫和伤痛都爆发了出来。冯渊几乎还没来得及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便已经昏倒在地……

.....

.....

.....

“这个男人真的是王子？”

“可是他有‘王冠的证明’。”

激烈的争吵声将冯渊从虚幻的梦境中唤醒了。随着一阵袭遍全身的剧痛，冯渊发现自己身下已不再是坚硬的土地，而是柔软的床铺，他的眼前也已经不是湛蓝的天空，而是一座帐篷的尖顶。

冯渊想动一动，可是除了脖子之外他没法挪动身体的任何部位。他微微扭过头去，看见一个穿着围裙的侍女正在给他的伤口上药。这时，侍女也发现冯渊已经醒了，立刻向他投来了温柔的微笑。她很美丽，如果不是她额头上的“堕天”，冯渊差点以为自己看见了琳利亚呢。“没事的，药可能会有些麻醉的效果，不过马上就会好了。”侍女解释道。

“那不能说明什么，说不定他是捡来的，或者偷来的呢！”

帐外的争吵还在继续，冯渊努力地看向帐篷门口，想搞清楚是谁的声音这么粗鲁，但是药的麻醉效果似乎比侍女说的要强得多，令冯渊的头有点昏昏沉沉的。

“我记得他额头上的‘堕天’和萨尔巴布萨大人的一模一样，那是只有王族才有的印记。”

不知道是不是麻醉的效果，虽然那两个人说话的声音就像放炮一样响亮，冯渊却没有办法听懂他们说的任何一个字。冯渊感到自己的脑子里似乎有什么地方卡住了，没办法立刻把握住身边的状况让他感到一阵不安……

“好吧，那你打算怎么办？我们现在的处境你又不是不知道！”

突然之间冯渊明白了，他想不通自己为什么没有马上察觉——他们说的是魔族的语言。其实，虽然冯渊小时候的确有跟爷爷学过一些魔族语，但是他这六年来一直在人类中间生活，早已把那些古怪的单字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一时无法反应根本不是

什么奇怪的事。不过既然已经知道了对方是在说魔族语，冯渊也渐渐能听懂一些只言片语了。

“如果我们能带新魔王回去，说不定尼娜玛能回心转意呢。其实，你知道……”

比较温和的声音没有再说下去，好像对方知道他的意思，不用说破。

然而，脾气火暴的声音对对方的想法嗤之以鼻：“你想让尼娜玛接受另一个魔王？你疯了吗，她一定会杀了这小子的！”

“那你说怎么办，把他藏起来？醒醒吧，波尔文沙，我们现在根本等不起！只怕尼娜玛还没有回心转意，我们的人头就已经悬在教廷骑士的长矛上了。”

看来那个比较温和的男人也来了火气，但是他们没有继续争吵下去，因为似乎又有一个人来到了帐篷外。

“那个男人醒了吗？”一个沉着冷漠的声音问道。虽然没有看见他的人，冯渊还是本能地感到这个人比前两个人要高明得多。

“还没有吧，他伤得那么重。”火爆脾气的男人答道。

听到了帐篷外面的吵闹，侍女扯着嗓子喊道：“他醒了，但是还动不了。”

冯渊赶紧把头摆正，紧接着便听到三个人的脚步声来到帐篷里面。三人径直走到冯渊的床前站住，本来冯渊以为他们要和自己说话，然而等了许久都没有人开口。就在冯渊感到疑惑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一股柔和温暖的风吹过自己的身体，然后他就发现自己可以动了。

冯渊慢慢地坐起来，身上的伤口又痛了起来，不过这点小伤对他来说还算不了什么……

“呃……”

冯渊抱着受伤的手臂，痛苦地呻吟起来。

“小子，你从哪儿来的？”脾气火暴的男人粗鲁地用魔族语向

冯渊问道。

冯渊没有回答，只是呻吟。

“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这次换成了那个比较温和的男人，而且他很体贴地用上了人类的语言。冯渊转过头看向他，接着又看了看站在他旁边一脸严肃的瘦高个，回答道：“冯渊。”紧接着，冯渊小心地问道：“我是在哪儿？”

瘦高个和比较温和的男人对视了一眼，比较温和的男人回答道：“这里是魔王护卫军的大营，你被附近村子的人类发现倒在山口又是个魔族，所以被送到这儿来了。小伙子，你从什么地方来的？”

“山外面。”冯渊诚实地答道，一面仍然抱着受伤的手臂。

“我可以问问，这个手链你是怎么得到的吗？”

一边说着，比较温和的男人把爷爷交托的手链举在冯渊的面前让他确认。

“爷爷给我的。”

冯渊的回答脱口而出，也不管别人知不知道“爷爷”是谁。

“你爷爷是？”

“一个住在荒山上的老头。”

“这个……嗯，我是问，他是不是有和你一样的标记，在额头上？”

“嗯。”

这次冯渊明显看出三个男人的神情都变了，连那个瘦高个的脸上都写满了惊讶，而那个比较温和的男人则带着一种“我早说过”的表情。

冯渊也不太清楚他们的用意，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认识爷爷。说不定爷爷就是想把手链交给他们，冯渊猜测道。然而冯渊很快又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他见到的每个魔族身

上的‘堕天’都不一样，自己用草药画这个完全是照搬爷爷的，难保不会被人看穿。冯渊现在也只能祈祷这些魔族不要像人类仇恨他们一样仇恨人类就好了。

“这个……交托你这条手链的人，嗯……有没有说什么？”

比较温和的男人又开口了，不过现在他的态度与其说是温和，倒更像是恭敬，冯渊一下被闹糊涂了。

“他临终之前叫我把这条手链带到魔界来。”冯渊老老实实地回答。

没想到冯渊一句无心的回答却好像炸弹一样，令帐篷里本来缓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三个男人都张大了嘴，恐怖地面面相觑，就连那个一直在帐篷里的侍女也满脸惊愕的神情。

“临终？你是说……你是说他死了？”

“嗯。”

听到了冯渊的确认，三个男人的脸上都露出了仿佛世界末日一般的表情。一起生活了那么久，冯渊却完全不知道爷爷竟然是个如此伟大的人。冯渊不禁感到了些许的安慰，要知道那些人类都把爷爷叫作“恶魔”，而冯渊却可以从这些魔族身上感受到真心实意的悲伤。

突然毫无预兆地，三个男人扑通跪在了冯渊的面前。冯渊吃了一惊，从床的另一边滚到了地上。

“臣，菲尔蒙德（纳库米斯，波尔文沙）恭迎王子殿下！”

“怎……怎么……你们……什么王子？”

冯渊抓着床沿，惊恐地看着面前这一幕怪异的景象，而且他环顾四周竟然发现连那个侍女都跪在了地上。

“殿下的爷爷路西法·萨尔巴布萨大人正是先王古力欧陛下的父亲，也曾是一位伟大的魔王。九年前古力欧陛下不幸遇难，而如今既然连萨尔巴布萨大人也已经过世，殿下就是我们魔界唯一的王位继承人了。”

瘦高个的菲尔蒙德严肃地说明着，他的声音坚定而且威严，让冯渊连一秒钟都没有怀疑就接受了他的话。

“不……不可能，我不可能是魔王的继承人……我……”

“这是千真万确的，萨尔巴布萨大人交给殿下的‘王冠的证明’就是证据。这是王室代代相传的信物，只有王位的合法继承人才有资格持有。”

比较温和的纳库米斯举起从冯渊那里拿到的手链解释道，显然他觉得冯渊只是因为事情太突然了，一时之间无法接受。看着握在纳库米斯手中的“王冠的证明”，冯渊的眉头不禁微微一皱，但是谁都没有注意到他这一瞬间的表情变化。

“不……不是，我真的不可能是魔王的继承人……我……他不是我亲生的爷爷。”

冯渊更卖力地解释道，但是他从那群人的脸上却看到了怜悯的神情。

“殿下不用害怕，我等只是想协助殿下继承王位，绝无加害殿下的意思。”

纳库米斯柔和地说，他用同情的目光注视着冯渊，就好像看着一个语无伦次的疯子一样。

冯渊绝望了，他想不通，这么明显的事实为什么这帮人就是不明白呢？突然，冯渊的目光落在了床边的药罐上，里面还有一些浅黄色的药水。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冯渊三步两步来到了药罐前，伸手把自己的一只袖子浸到了药水里，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往自己的额头上擦了过去。

冯渊心里有自己的盘算：如果被带回王宫，肯定露馅不说，自己的小命也绝对难保，倒不如自己现在拆穿，说不定能求得他们的原谅。而且——更重要的——在冯渊的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美丽的身影在阻止他和魔族的人做过多的接触。

在场的魔族都惊呆了，过了好久他们才回过神，飞快地从地

上爬了起来。三个男人又一次面面相觑，而且脾气火爆的波尔文沙脸上的表情愤怒无比。

冯渊站在那里祈祷着，一面等待着即将降临的惩罚。但是，三个男人好像对这件事还没有达成共识，一直在窃窃私语，甚至都顾不得看冯渊一眼。而那个侍女也只是呆立在原地，低头思索着什么。冯渊一动也不敢动，身上的伤痛和麻痹已经消失了，因为他几乎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眼睛和耳朵上，他头一次体会到了死囚犯等待行刑时的恐惧。

突然，三个男人都侧头看向了这边，冯渊知道他们已经商量好了。“算了，只希望他们能来点干脆的，别让我受太多罪就好了。”冯渊自暴自弃地想。

啪！随着一声清脆的响指，冯渊的额头好像燃烧了起来一样，他连忙伸手压住额头，一边踉踉跄跄地后退了几步，狼狈地跌坐在地上。等冯渊抬起头时，一把闪着寒光的宝剑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尽管看不见，冯渊却还是毫无来由地立刻知道了他的额头上发生了什么，以及这些魔族想要从他的身上得到什么。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魔界第三十七代魔王继承人！”

菲尔蒙德用冷酷的声音宣告……

第二章 赤色山峦下的杀戮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魔界第三十七代魔王继承人。你的名字叫施德那比，因为从小和萨尔巴布萨大人一起在人类的世界生活，所以不会说本族的语言。”菲尔蒙德不容置疑地说道，同时他手中的剑更加靠近了冯渊的脖子，“更确切地说，在其他人面前，你不用说话也没关系。”

被冰冷的剑锋紧贴在脖子上的感觉绝不会好受，冯渊拼命地歪着头躲避菲尔蒙德的剑，一边用茫然又恐惧的眼睛扫视着屋子里的魔族。

“我……我不是……”

“你还不明白是吗？我是叫你从现在起装成魔族……”

菲尔蒙德的声音比剑锋更加冰冷，他睥睨着脚边这个卑微的人类，脸上的表情深不可测。和菲尔蒙德的冷峻不同，波尔文沙的眼睛转向了别的地方，而纳库米斯则用怜悯的眼神看着冯渊。

“菲尔蒙德大人！”

就在这尴尬万分的时候，一直站在一旁的侍女突然用魔族语尖叫了起来。她的双眼严厉地注视着菲尔蒙德的眼睛，脸上没有一丝谦卑的影子。

“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穆娜瑟，注意你的态度！”

波尔文沙向“侍女”呵斥道，但是这名叫做穆娜瑟的女子似乎已经豁出去了，丝毫没有理会波尔文沙的责备，反而用更大的声音吼叫着。

“菲尔蒙德大人，您在制造一个假王！这是大逆不道的，是谋反之罪啊！您知不知道……”

“我比你更清楚！”

菲尔蒙德粗暴地打断了她的话，他那张扑克脸第一次变得激动起来，连穆娜瑟也被吓得愣住了。

“我可是司徒，我比你更清楚这到底是什么罪行，该受到那种惩罚。”菲尔蒙德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他的剑尖滑离了冯渊的肩头，指向了地面，“等这一切都结束之后我会好好接受的，惩罚……不管是凌迟还是炮烙都没关系！但是现在我们别无选择，如果必须有人来做的话，好，那就让我来做！”

“菲尔蒙德大人……”

穆娜瑟呻吟着，但是菲尔蒙德没有给她插话的机会。

“穆娜瑟，醒醒吧！我们已经等了整整九年，魔界已经等了整整九年，而我们现在已经没法再等下去了！圣教国已经找到了‘曙光的圣母’，我们的敌人变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强大。而魔界呢？不但玉座空置，七魔君还都各自为政，坐地自守，如果现在和圣教国交战的话，我们根本一点胜算都没有！”

“但是……那也不能……”

虽然似乎是想要反驳，可是穆娜瑟软弱的声音已经根本无法传进激动的菲尔蒙德的耳朵里了。

“现在的魔界需要魔王！我们需要一个可以统合魔界的人，就算只是一个象征也没关系。可是古力欧陛下没有子嗣，而萨尔巴布萨大人也已经不在了，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再去找一个甚至没有办法确定是不是真的存在的王位继承人！而且，”菲尔蒙德顿了一下，他扫了一眼已经缩到了角落里的冯渊，这才回过头看向了

穆娜瑟，而后者已经露出了绝望的表情，“既然萨尔巴布萨大人将‘王冠的证明’交给这个人类，那我们恐怕不得不做出最坏的猜测了——

“王室的血统已经断绝！”

听到菲尔蒙德的结论，纳库米斯和波尔文沙的脸上没有出现和穆娜瑟一样的震惊，显然他们在刚才的讨论中已经谈论过这个令人绝望的事实了。但穆娜瑟就没有他们那么坚强了，她好像被人当头打了一棍似的，摇晃了几下后跌坐在一张椅子上。

看来穆娜瑟已经了解了他们现在的处境，菲尔蒙德不禁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他的内心被空虚和绝望占据着，如果不是因为波尔文沙和纳库米斯的支持，菲尔蒙德自己说不定都已经崩溃了。他现在的做法无异于火中取栗，不管能不能有转机，他都已经背上了名为“叛逆”的，万劫不复的大罪。而且——更可怕的——没有了能够继承“真王剑”的魔王，魔界就仿佛已经走到了悬崖的边缘，一想到自己的计策如果失败会招致怎样的后果，菲尔蒙德的双手都止不住颤抖起来。

“那为什么……为什么要选这个小子？”

穆娜瑟稍稍从震惊中恢复了过来，她的声音虽然还在颤抖但又有气势。

“为什么要急着选这个一无是处的小子？”

“因为他是个人类，而且看来不怎么了解魔族的事情。”菲尔蒙德耐心地解释道，“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傀儡，并不需要他是个英雄不是吗？而且最好他什么都不知道，乖乖听我们的话最好。”

听到菲尔蒙德这番“大逆不道的”言论，穆娜瑟的脸上闪过一丝厌恶的表情，但是很快她又变得和刚才一样阴郁，也没有再说什么。纳库米斯善解人意地走过去拍了拍她的肩膀，安慰她道：“船到桥头自然直。萨尔巴布萨大人既然让这个人类把‘王冠的证明’带回来，或许是有什么用意也说不定。”

没有再管穆娜瑟，菲尔蒙德又一次把目光转向了冯渊——此时冯渊正拼命地蜷缩在帐篷的一个角落里，好像正在努力让自己变得透明一样。

“你放心，只要照我们说的做，不会有人伤害你的。而且你是我们重要的棋子，我们会全力保证你的安全。”一边把剑收回鞘里，菲尔蒙德用人类的语言对冯渊说道。

但是看来他的话并没能让冯渊放心多少，看着依然待在原地瑟瑟发抖的冯渊，又看了看一旁低头不语的穆娜瑟，菲尔蒙德觉得自己的耐心正经受着极大的考验。菲尔蒙德也知道，对于哄小孩子这种事他从来都不在行，现在他能忍住不再次把剑架在冯渊的脖子上已经很不容易了。无可奈何的菲尔蒙德只好转过身向一旁的纳库米斯求救。

“纳库米斯，你去，嗯，安抚他一下。给他换上衣服，待会儿让护卫军的官兵见见他。”

身为司空的纳库米斯平日里负责管理王宫的内部事务，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他出生于上流贵族家庭，在气质上显得比平民出身的波尔文沙和来自下层贵族的菲尔蒙德高贵优雅得多，再加上他本人个性温和，待人诚实体贴，使他不管在王宫还是在军队里都有很高的声望，甚至超过主管军队的司马波尔文沙。

纳库米斯的劝解似乎终于起了效果，冯渊虽然还没有完全接受现实，却也没有继续抵抗，乖乖地听从了这些魔族的吩咐。因为冯渊之前穿的衣服在进山口时已经变得破破烂烂，而且让“王子”穿着平民的服装检阅军队实在有失体面，纳库米斯帮冯渊换上了一身华丽的衣服，还让冯渊披上了一套金光闪闪的铠甲。冯渊没有上过战场，自然也从没有穿过铠甲，但是这些钢铁做成的东西穿在他身上的时候，却并没有让他如预想的那样感到沉重和不适——尽管因为他一直佝偻着身子，所以看起来有点滑稽。

当冯渊换衣服的时候，菲尔蒙德和波尔文沙一直在一旁用魔

族语紧张地交谈着，而那个叫穆娜瑟的女子——冯渊一开始还以为她是个侍女——也穿上了一身鲜红的铠甲在帐篷外来回巡视。

黄昏时分，菲尔蒙德突然和纳库米斯说了些什么，之后就 and 波尔文沙一起走出了帐篷。约摸又过了一刻钟的时间，纳库米斯也带着冯渊离开了帐篷。他们穿过广大的营区向西边走去。一路走来，冯渊发现这片营地虽然很大，但营地里的人却出奇的少，除了偶尔见到的几支巡逻队以外，冯渊感到整个营地似乎是空的。

最后，冯渊他们来到了一个宽阔的广场前。冯渊这时才终于知道为什么营地会这么空了——好几千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正整齐地排列在广场上，翘首等待着什么。

纳库米斯把冯渊带到一座高台后面，那里正对着千人队伍，即使有高台挡住了士兵们的视线，那股慑人的气势还是让冯渊不禁感到头皮发麻。在高台后面，菲尔蒙德和穆娜瑟正神情严肃地交谈着。见到纳库米斯带着冯渊走过来，他们两人停止了谈话，而穆娜瑟迎了上来。

“已经准备好了，波尔文沙大人正在训话，等一下由我带这小子上去。”

穆娜瑟简短地对纳库米斯说明情况，一边轻蔑地瞪了冯渊一眼，而后者此时正紧缩着脑袋，卑微地躲藏在纳库米斯的身后。纳库米斯立刻会意，丢下冯渊独自走上了面前的高台。菲尔蒙德此时站在一边，两只眼睛紧闭着，就像睡着了一样。

“魔界的勇士们，你们辛苦了！”

纳库米斯浑厚的声音从高台上传来，台下立刻响起了一阵欢呼声，看来纳库米斯在官兵中间的确很有人望。

“我知道大家看见我为什么这么开心。不过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不是美酒，而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纳库米斯继续说着，他的手伸进怀里掏出了从冯渊那里拿走的手链，高高地举过头顶，

一边大声的宣布道：“魔界的子民们已经过了九年没有魔王日子，而我们今天终于找到王位继承人了！”

仿佛雷鸣一般的欢呼声从台前来，震得冯渊的鼓膜生疼，他佝偻着身子，双手捂着耳朵，惊恐地向后退缩。这时，穆娜瑟在冯渊的背上狠狠砸了一拳。冯渊向前一个踉跄，如果不是穆娜瑟及时抓住了他，冯渊已经趴在满是灰尘的土地上了。

“把腰挺起来，上去。”

穆娜瑟不容置疑地命令道，一面又在冯渊的背上推了一把，催促他快走。

“提线木偶”没有办法，只好勉强挺直了腰，慢慢地爬上了面前这座一人多高的木台。穆娜瑟一直紧紧跟在他后面，这让冯渊的脊背感到一阵一阵地发凉。

终于爬上了高台，眼前的景象着实把冯渊吓了一跳——几千人的目光几乎同时指向他。如果不是穆娜瑟一直在他的身后监视，冯渊早就转过身逃跑了。硬着头皮站上了高台，冯渊虽然还是勉强站得挺直，脚下却不经意地挪到了远离穆娜瑟的一边。在众目睽睽之下穆娜瑟也不敢做多余的动作，好在那边还有一个卫兵在，估计冯渊也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逃跑的胆子。

“这位，就是第三十五代魔王萨尔巴布萨大人的次子施德那比王子殿下。施德那比殿下一直和萨尔巴布萨大人一起在人类的世界居住，今天才刚刚回归魔界，他为我们带回了萨尔巴布萨大人仙逝的悲惨消息。”

听说爷爷的死讯，几乎所有的官兵都露出了悲伤的表情，看来爷爷作为前魔王在魔界的威望似乎真的相当高。

“不过幸运的是，我们迎回了施德那比殿下。九年前古力欧陛下不幸罹难，而萨尔巴布萨大人如今也已经过世，施德那比殿下作为王室的最后一丝血脉，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第三十七代魔王继承人，和魔王护卫军的主人。”

比先前更多的欢呼暴发了出来，士兵们挥舞着手中的武器表达他们的兴奋和喜悦，似乎没有一个人想过怀疑纳库米斯的话。再看看纳库米斯的脸，灿烂的笑容显得有点僵硬，看上去他的良心正在受到极大的谴责。

“向殿下行礼！”

纳库米斯的声音有点颤抖，但是所有人大概都认为那是因为他太过激动的关系，唯有知道真相的四个人除外。

在场的所有人都跪下了，包括一边的纳库米斯和波尔文沙。虽然看上去很不情愿，穆娜瑟也面向冯渊行了跪礼。冯渊与其说是挺拔，不如说是僵硬地站在原地，接受这些魔族的顶礼膜拜。

突然，一个穿着布衣的男人从队列的南边跑了过来，因为所有人都还跪在地上，他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就跑到了高台下。波尔文沙最先注意到这个来历不明的家伙，他高喊了一声“来人”，队列最前面的几个士兵立刻冲上去抓住了那个男人。虽然被好几个强壮的士兵抓着，男人还是挣扎着抬起头向高台上叫喊道：

“救救我们的村子，求你们救救我们的村子……”

“等一等。”纳库米斯走到了高台边，出声阻止士兵把那个男人拖出广场，“让他把话说完。”

“他是个人类。”抓着男人的士兵解释道。

“让他把话说完。”纳库米斯重复道。

这时候，波尔文沙走到了纳库米斯的身边，低声对他说：“纳库米斯，别节外生枝。”

纳库米斯沉吟着，拿不定主意。但那个男人趁着这个当口又大叫了起来：“我是沙茶河的人，山那边的人类跑过来了，他们抢我们的粮食，还杀人……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救救我们的村子……”

听着那个男人的话，纳库米斯咬住了自己的嘴唇。他的慈悲心被一下勾了起来，不禁转过身用恳求的目光看着波尔文沙，但

波尔文沙还是坚定地对他摇了摇头。

就在这时，纳库米斯和波尔文沙同时听到了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声音，让他们一时之间都惊得目瞪口呆。

“魔界的勇士们！”冯渊用魔族语朗声说道，刚才还满布在他脸上的卑微和怯懦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刚才，有一群人类强盗闯进了我们的国家，正在欺凌我们的人民，你们说应该怎么办？”

台下的官兵顿时骚动了起来，他们挥舞着手中的兵刃，大声吼叫着“把他们赶出去”“杀了他们”之类的话。看着眼前不可思议的一幕，纳库米斯的嘴张得大大的，而波尔文沙则完全傻掉了。只有穆娜瑟第一时间反应了过来，她伸手想去拔剑，不料却被一只手阻止了。穆娜瑟转过头去，发现菲尔蒙德正神情凝重地对着她摇头。

冯渊镇定自若地注视着台下的官兵，丝毫不理会身边近在咫尺的危险。他伸出一只手，示意官兵们安静。等台下的叫嚷声稍稍平息了一点，冯渊这才庄严地向官兵们宣布道：

“好，很好，魔界的勇士们。我在这里，以第三十七代魔王继承人的身份命令你们：保卫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

又是一阵欢呼，穆娜瑟拼命地想冲上去阻止冯渊，但是无奈菲尔蒙德的手像鹰爪一样死死地攥着她。

“给我你的剑。”冯渊平淡地向身边的卫兵吩咐道，对方想都没想就恭恭敬敬地连鞘带剑都交给了他。那边的四个人一下都紧张了起来，但是冯渊连看都没看他们一眼。

“北边的三个方队，马上封锁山口，擅自进出的人全部格杀勿论。”见到他们依令离开后，冯渊又转向了南边，“其余的人，骑兵在前步兵在后，跟我去沙茶河。”

冯渊拔剑出鞘，高高地举过头顶，大声的喊道：“保卫魔界！”然后在众人雷鸣般的欢呼声中纵身一跃，跳下了高台，早已经有人为他牵来了一匹马。官兵们斗志激昂地高喊着“保卫魔界！”紧

跟着冯渊向南而去。

纳库米斯和波尔文沙面面相觑，惊讶得说不出话了。穆娜瑟用力甩开了菲尔蒙德抓着她手，跟着队伍跑了过去。看着渐渐跑远的穆娜瑟，菲尔蒙德陷入了沉思。

.....
.....
.....

军营离沙茶河并不太远，冯渊所带的部队很快就看到了村子里破败的土屋。

冲进村子里一看，冯渊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这里简直是人间地狱，所有的房屋都在燃烧，屋顶上的火焰在黄昏的微光中疯狂地舞蹈，街道上遍地躺倒着男人、女人甚至孩子的尸体，每一寸铺着碎石的路面都被鲜血染得通红——远远看去，就仿佛是迎接他这个魔王继承人的红地毯一般。那些自称“人类”的生物，挥舞着鲜红的利刃在尸体中间穿行，追逐杀戮着一切还在呼吸的生命。狰狞的笑声淹没了哭泣与哀嚎，空洞的眼睛在火焰和夕阳的照耀下闪烁着虚幻的光。

“杀……”冯渊冰冷的声音显得格外刺耳。

不过他的命令看起来已经不需要了，因为他身边的士兵早已经冲了出去……

冯渊突然把剑向背后一荡，正好挡开了刺向他心脏的一剑，回头一看，竟然是穆娜瑟追了上来。不知不觉间，冯渊身边的士兵都已经跑进了村子里，他变成了独自一人，而穆娜瑟一直在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又是一剑刺来，冯渊向右跃开回避。这一剑直指冯渊的心脏，刺得又快又准，冯渊只要稍慢半步，马上就会横尸当场。

虽然和爷爷学过一点剑术，但和人对打冯渊还是第一次，平常他都只有面对狼这样敏捷而且狡猾的野兽时才会用上剑。但是

野兽到底是野兽，只要知道了它的行动模式，就算它动作再快也就不是对手了，可是每个人的行动模式都会不同，稍有闪失自己立马小命不保。一边这么想着，冯渊向后一跃和穆娜瑟拉开了距离。

然而看来穆娜瑟并没有冯渊想象中那么精明谨慎，她依然不顾一切地向冯渊猛扑猛刺，冯渊只能不断躲躲闪闪，狼狈地抵挡穆娜瑟的进攻。

慢慢地，穆娜瑟也开始急躁起来。她虽然看出对方的剑术并非精纯，可是自己怎么进攻冯渊都能轻松地挡下或者躲开。她开始放弃向着要害的大力挥砍和突刺，改用快速的刺击瞄准冯渊的手脚和头部。这让冯渊一下陷入了应接不暇的窘境，他不得不经常性地后退，以回避来不及挡开的刺击。

突然，因为一直后退又没有时间顾及身后，冯渊的后背猛地撞上一棵高大的松树，顿时落入了无处可躲的境地。穆娜瑟哪里肯放过这个机会，她兴奋地向一个猛扑，剑尖直指向冯渊的心脏。就在穆娜瑟的剑尖几乎就要碰到冯渊的铠甲时，冯渊突然向右微微一侧，间不容发地躲开了穆娜瑟的刺击。因为冲得太猛，穆娜瑟的剑一下扎进了树干里，穆娜瑟连忙用力往外拔，可就在这时冯渊的左臂猛地一收，用力掖住了她的剑脊，同时冯渊举起自己的剑向穆娜瑟握着剑柄的右手猛劈过去。

无可奈何的穆娜瑟只好放开了手中的剑，但这等同于把性命交给了对手。她茫然地后退了两步，呆呆地看着冯渊的剑锋停在了半空中。她无法相信，她，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居然输给了一个外行人，而且对方还是个人类！

冯渊放开了穆娜瑟的剑，任由它留在树干上微微颤动。他看着穆娜瑟，那神情仿佛是想说点什么……

突然，冯渊快步冲向了穆娜瑟。既然战败，穆娜瑟也没有想过苟且偷生，所以她一点也没有躲，坦然地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啪！冯渊左手一揽，把穆娜瑟推倒在地。穆娜瑟震惊地抬起头，正看见一个陌生男人痛苦的脸——他被冯渊的剑刺穿了胸口，而在他的手中，一把沾满鲜血的钢刀在晚霞的照耀下闪着慑人的寒光。

冯渊等那男人不再抽搐了之后才拔出剑，那男人重重地倒在了穆娜瑟的身边，在坚硬的土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穆娜瑟呆呆地看着男人的尸体，又转过头去看冯渊——后者正用冷峻的目光打量着她。

一瞬间，穆娜瑟忘记了这个男人曾经浑身是伤地躺在军营的床上，忘记了他曾经在菲尔蒙德的剑下颤抖，忘记了他曾经蜷缩着身子躲在纳库米斯的身后。她忘记了——迎着这道如同造物主俯瞰世人一般的目光——她忘记了她所知道的关于这个男人的一切，她只觉得自己仿佛违反了某种禁忌，窥见了这世上最恐怖的东西。

——魔王！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词一下跳入了她的脑海，但她知道这歌词并不是某个国家的统治者的称谓，而是最简单的，最直接的，字面的意思——

——魔王！

.....

.....

.....

等穆娜瑟回过神来，她正躺在松树下休息，显然因为某种原因她失去了意识。穆娜瑟向四周望了望，太阳已经完全落山，她身边只剩下一个士兵，似乎是在看护她。穆娜瑟一面诧异自己居然昏倒了，一面赶忙站了起来，而这时她才发现不远处有很多火把的光芒。

穆娜瑟捡起了本来插在树干上的剑，小心翼翼地靠近了那些

火把，这才看清原来是魔王护卫军的士兵聚在那里，他们都举着火把围成了一个圈。在圈子的中间有一个新堆的土丘，穆娜瑟认出站在上面的人正是冯渊。

这时，穆娜瑟注意到了站在圈子旁边的菲尔蒙德三人，赶忙跑了过去，却惊讶地发现他们的脸色都非常凝重。三司都专注地看着圆圈的中央，甚至没有注意到穆娜瑟的接近，以至于当穆娜瑟突然出声和他们说话时，三人都吃了一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穆娜瑟迷惑地问道，一面顺着三司的视线向圈子里面看去，隐约看出那里有一个坑，但是坑里面却因为角度问题看不见，只知道坑不浅。

“我们也不是很清楚。”菲尔蒙德阴郁地回答道，他刚发现来者是穆娜瑟。他身边的两个人也都伸长脖子向里面打探着。

看了看身边举着火把的士兵，穆娜瑟压低了声音问道：“怎么他还在那儿？”

“我们也想阻止，但是从我们到这儿，他就一直和士兵待在一起，我们总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拆穿他吧。”纳库米斯无奈地说道。他的脸色比另外两个人都要差得多。

“他到底干了什么？”看见了纳库米斯的脸色，穆娜瑟疑惑地问道。

“他好像把山外面村子里的人都抓来了。”

菲尔蒙德轻描淡写地答道，他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圈子中间那个古怪的深坑，他旁边的两个人也和他一样用夹杂着厌恶和担忧的眼神看着那个坑。

穆娜瑟明显感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赶紧追问道：“那，那些人在哪儿？”

“在坑里。”菲尔蒙德的声里透着不耐烦，“还有那些袭击沙茶河的人的尸体也在里面。”

穆娜瑟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厌恶皱起了眉头，眼光瞟向了站在土丘上的冯渊。这时她才发现土丘上还有一个穿布衣的男人，那男人被两个士兵押着站在冯渊身边，看上去正在对冯渊破口大骂。

穆娜瑟正打算问菲尔蒙德的时候，冯渊突然用响亮的声音开始说话了。

“在这里的，就是企图侵犯我魔界国土和人民的罪人。对于这些自称高贵，却可以随随便便杀害自己同族的‘人类’，对于这些伤害我们，还沾沾自喜的‘人类’，我们能够容忍吗？”

士兵们都摇晃着火把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声。穆娜瑟突然感到莫名的恐惧，她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能像冯渊这样具有煽动性。穆娜瑟不禁怀疑，虽然冯渊才出现在这些士兵面前短短半日不到的时间，他是真的正在控制这支军队。

冯渊向旁边摆了摆手，立刻，几十个提着水桶的士兵跑到了坑边，开始把桶里的东西倒进坑里。立刻，刚刚还很安静的坑里传来了此起彼伏的惨叫声，还有不少人拼命地想向坑外面爬，却因为坑实在太深，又都掉回了坑里。穆娜瑟惊恐地捂住了嘴巴，因为她听懂了其中的几声尖叫——

“是油！”

穆娜瑟转过脸去，正看见纳库米斯差点昏倒在地，幸好波尔文沙扶住了他。菲尔蒙德的表情虽然和平时一样冷漠，但是他的嘴唇在抽动，牙咬得紧紧地。

不能再等下去了，穆娜瑟丢下三个没用的男人向土丘跑了过去。她头脑里一片空白，只知道必须阻止冯渊，却不知道要怎么做。但是，根本没有时间让她去想，因为冯渊的声音又一次响了起来。

“我，施德那比，魔界第三十七代魔王继承人，在此宣誓。我誓言，不惜一切保护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我誓言，决不侵

犯我魔界任何邻国；我誓言，对我魔界子民，不论人类或是魔族，一视同仁；我誓言……若有人胆敢犯我国土一寸，领民毫发……”

冯渊停顿了一下，穆娜瑟开始不顾一切地奔跑，因为她用余光看见冯渊从身边的士兵手里接过了一个火炬。

“我绝不轻恕，必令其无地可葬，无尸可裹，无魂可归！”

穆娜瑟的脚步停了下来……虽然近在咫尺，她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冯渊在一片欢呼声中抛出了手中的火炬。火炬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落进了面前的深坑，熊熊火光中一股烧焦的恶臭夹杂着凄厉的惨叫在空气中弥漫开来，和士兵们的欢呼声混在一起，连天上的群星都仿佛被这恐怖的一幕惊吓地颤抖不已。穆娜瑟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恶心，她趴在一个士兵的身上不住地呕吐，仿佛要把自己的胃吐出来一样——后者正在狂热地欢呼着。

不经意间，穆娜瑟抬眼看见了那个被押在土丘上的男人——已经因为痛苦和恐惧虚脱了。冯渊缓步回到土丘上，这时穆娜瑟清楚地听到了他吩咐士兵的话：“把他带到山外面去，给他留足够的食物，保证让他能到别的村子。”

虽然穆娜瑟不知道冯渊的用意，但是她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现在她唯一想干的事就是把这个将护卫军搞得乱七八糟的家伙碎尸万段。

.....

.....

.....

咚！刚走进帐篷，冯渊就被一脚踢到了角落里，跟在他身后的穆娜瑟刷地拔出剑，干脆利落地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你还有什么遗言就快说吧，虽然我不能保证帮你转达。”穆娜瑟咬牙切齿地说道。

“等一下，穆娜瑟。”

菲尔蒙德慢条斯理地出声阻止穆娜瑟，他紧随其后走进了帐篷里，身后跟着纳库米斯和波尔文沙——这两个人看上去心里都窝着火。

“等我问完了，随你处置。”菲尔蒙德冷笑着说道，一边转向了坐在地上的冯渊，“你到底是什么人？有什么目的？”

冯渊微微抬起头，用同样的冷笑回应了菲尔蒙德，“我说过的话都是事实，信不信随便你们。”

菲尔蒙德稍稍走近了冯渊，他还是第一次直面卸下了伪装的冯渊。就连老谋深算的菲尔蒙德也不禁要佩服，自己竟然被一个差不多只有他一半年纪的小子给骗了。

“那我可没法相信，毕竟你不久之前还把我们要得团团转呢。”

“是你们自己要转的，”冯渊擦了擦自己鼻子里流出的血，轻蔑地说，“我可没逼你们。”

听到冯渊的讥讽，穆娜瑟生气地想要上前，却被菲尔蒙德阻止了。菲尔蒙德冷冷地上下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人类的小子，暗暗掂量着他。

“好吧，就当你说的都是实话，那你为什么要杀那些人？”

“因为好玩儿……吧？”

当！又是一脚正踹在冯渊的胸口上，幸好菲尔蒙德及时抓住了穆娜瑟，冯渊才没有当场身首异处。穆娜瑟挣扎着想过去砍了冯渊，嘴里还一边激烈地谩骂着各种冯渊没有听过的词。

“冷静点，穆娜瑟！”菲尔蒙德拼命地把穆娜瑟推到一边，向她吼道，“你听不出他是故意的吗？”

说着，菲尔蒙德转过身，眯缝着眼睛看向了倒在地上直咳嗽的冯渊，“你就那么想死吗？”

冯渊止住了咳嗽，慢慢悠悠地爬起来，坐回到原地。他的脸上虽然还是在笑，却忽然显得那么苦涩，不过他说出的话却仍然

是字字带刺。

“当然了，反正我这个‘间谍’已经被发现了，还不准我把自己灭口掉吗？”冯渊讥讽地说。

菲尔蒙德的眉头皱到了一起，他活了半辈子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让他看不透的人。冯渊不但演了一出戏把他们当猴耍，还利用他们给的机会煽动士兵杀了那么多人，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他现在还猜不透冯渊到底有什么目的。但是他隐隐约约还是觉察到了一些什么，虽然说不太清楚，他却有一种感觉——这个男人似乎不是他们的敌人。

“为什么不逃走，这期间你有无数的机会可以逃走，为什么还要回来送死？”

对冯渊感到无可奈何的菲尔蒙德终于问出了他最后的一个问题，其他三个人的视线也都转了过来，显然这个问题他们在私下里也都琢磨过了。

奇怪的是，这一次冯渊并没有马上回答，而是低下头，好像在思考一样。菲尔蒙德的视线没有一刻离开冯渊的身体，他能约摸感觉到，这个问题大概能得到真正的回答。终于，冯渊再次抬起了头。他直视着菲尔蒙德的眼睛，脸上带着虽然冷漠却认真的表情。

“你们希望我逃走吗？”

面对这个似是而非的回答，纳库米斯和波尔文沙对视了一眼，似乎不能确定是不是要老实回答他，可是菲尔蒙德却朝冯渊点了点头。

“那我们就回去睡觉吧。派两个人守在门口就行了。”菲尔蒙德轻松地对同伴们说道。

“菲尔蒙德大人？这个小子……”穆娜瑟瞪大了眼睛，诧异地说道。

“我们已经宣布他是王位继承人了，现在杀了他的话我们就

说不清楚了，让人看好他就行了。”

虽然穆娜瑟还想争论，但是菲尔蒙德给了她一个到此为止的眼神。纳库米斯和波尔文沙一向尊重老大哥的决定，所以也就都没有说什么多余的话。

四个人丢下仍然坐在地上的冯渊离开了帐篷，菲尔蒙德选择走在最后面。在走出门口之前，菲尔蒙德回头最后看了冯渊一眼，碰巧冯渊也正看着他。两人眼神交会的时候，冯渊给了菲尔蒙德一个微笑。菲尔蒙德明白，冯渊之所以笑是因为自己明白了他的意思，但是菲尔蒙德从来没有看见过比这更不像笑容的笑容——冯渊像一个眼见儿女先自己死去的老人一样，带着沧桑的倦容，斜倚在帐篷壁上，双眼虚弱散漫，仿佛正看着某种不存在于世上的东西一般……

.....

.....

.....

“怎么回事？”

穆娜瑟站在冯渊的帐篷外，大声呵斥分配给冯渊的“卫兵”。

“你不知道昨晚发生的事吗？怎么能随随便便就让殿下出去了，不是说过有什么事要通知我吗？”

“不是……那个，有塞斯跟着殿下呢，而且殿下说只是在营地附近走走，所以……”“卫兵”慌张地解释道，但是穆娜瑟根本没有听他说。

“他们去哪儿了？”穆娜瑟不耐烦地问道。

“他们好像往南边去了……”

穆娜瑟皱了皱眉，虽然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但“南边”还是会让她感到非常的不舒服。不过对冯渊的怒气还是催促着她向南边找了过去。不知该说是意外呢，还是不出所料，穆娜瑟最后在沙茶河附近找到了冯渊的另一个“卫兵”。

看见满脸怒容的穆娜瑟，这个叫塞斯的士兵显得惶恐不已。但是穆娜瑟根本没有找他麻烦的心情，只是简捷地问道：“殿下在哪儿？”

“在那边。”塞斯指了指赤色山丘下面的一块开阔地，从他们站的地方隐约可以看见一个细小的黑色人影，“殿下说他要祭拜一下沙茶河的死难者。”

穆娜瑟的胃不安地翻腾了一下，因为在人影的附近，她看见了那个令人不安的红色土丘。穆娜瑟暗暗骂了一句，还是极不情愿地跑向了那个人影。但当穆娜瑟几乎靠近得可以叫住冯渊大骂的时候，她却停下了脚步——因为她看见了很多不祥的东西在冯渊的身边飘动着。

“向死人道歉这种伪善的事我才不会做呢。”

冯渊扫了一眼自己身周的幽灵，无力地笑了笑，“反正也不过是早晚的事情，我发现自己对杀人这件事还是满擅长的。你给我留下了这么个烂摊子，还说什么让我把手链带到魔界，你可真是……”

说到这儿，冯渊突然想起了爷爷临终前说的话——“我不是为了你，才抚养你的。”他不是早告诉冯渊了吗，不是早就对冯渊说过“对不起”了吗？

“哼，你可真是挺诚实的。”冯渊不满哼哼道，“你这个老狐狸！你抚养了我八年，早就把我攥在手心里了。你的养育之恩我是一定要报的，更何况，”冯渊想起了和琳利亚在一起的那六年时光，仿佛从别人那里偷来的，原本不该属于他的六年幸福时光，“我还背着延误了六年时间的负罪感，你就是让我上刀山我也肯定会上去的。”

“但是，你为什么不早说清楚呢？”冯渊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他周围的幽灵越聚越多了，“如果我早点知道你想让我做什么，如果我早点知道我要变成什么，我也不会……我宁愿不要认识琳利

亚。”

冯渊睁开眼睛，望向他面前最清晰的一个幽灵，脸上写满了愤怒和绝望。看着那个幽灵，穆娜瑟差点惊讶地叫出声来，因为她认出那张脸，那是一张她曾经在王宫里的画像上见过的脸——第三十五代魔王路西法·萨尔巴布萨。穆娜瑟认出冯渊使用的是招魂术。这是通灵术的一种，用来召唤和超度死灵，因为同时控制大量的幽灵是极其困难的，所以一般施术者会选择一個幽灵作为灵主，由它来压制其它的幽灵。被选作灵主的幽灵最好在生前拥有强大的魔力，而且——更重要的——为了保证灵主不会失控，施术者和灵主需要非常亲近。

“现在可好，”冯渊对着萨尔巴布萨的幽灵继续发着牢骚，“你要我当魔王，那我不就成了琳利亚的敌人了吗？哈，你不会还想要我为了这个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魔界去和琳利亚战斗吧！”

冯渊突然停了下来，他仰着头，静静地站着，好像在倾听着某种穆娜瑟听不见的声音。突然，冯渊露出了狡黠的微笑，“好吧，我会处理好，当然是用我的方法，你就安心地去吧。”

萨尔巴布萨的幽灵在听到他的话后，听话地消失了。就在萨尔巴布萨消失的同时，冯渊身边的幽灵突然变得躁动不安起来。

“好好，来吧。”冯渊轻描淡写地说着，仿佛说的是别人的事一样，“有什么怨气，有什么诅咒，都放马过来吧。我就在这儿，不藏，也不躲。”

说完，冯渊双手摊开，闭上了眼睛，就仿佛在等着谁投入他的怀抱一样。霎时间，几乎所有的幽灵都向他猛冲了过去。冯渊的身体被重重地撞倒在地，又被强行顶到了空中，就像被某个粗暴的小孩玩弄着的洋娃娃一样。他看上去很快就失去了意识，手脚像破烂的布偶一样无力地在身体周围晃动。

穆娜瑟被这一幕吓呆了，她赶忙跑上前去，大声念起咒语。

终于，在一阵眩目的闪光之后，幽灵全部消失了，只剩下被扔在地上的冯渊。

穆娜瑟连滚带爬地跑到冯渊身边，却正好听到冯渊咳嗽了起来。稍稍放下了心，穆娜瑟的火气腾地上来了，她对着还有点神志不清的冯渊劈头骂道：

“你想死吗！用招魂术居然随便就让灵主升天了！”

没想到，听见穆娜瑟的话，冯渊却居然笑了起来。他勉强地坐起身，查看了一下自己的伤势——似乎只有些擦伤和撞伤。

“你别傻了，你觉得招魂术召唤的幽灵能杀死人吗？”

“能啊，有那么多呢！”

穆娜瑟对冯渊这种莫名其妙的乐观感到不可思议，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她本来是想教训冯渊一下的，现在却怎么感觉好像自己在关心他一样。

冯渊无所谓地笑了笑，“灵主升天以后，过不了多久他们就都会升天的。”一边说着，冯渊试着站起了身，虽然勉强可以站稳，但他还是觉得头有点晕。

“你想超度他们吗？”穆娜瑟试探地问道。

谁知道冯渊竟然哈哈大笑了起来，他侧过头去看着穆娜瑟，就好像在看什么珍稀动物一样。

“别忘了，他们可都是我杀的。”冯渊止住了笑，目光转向了一旁的土丘，“杀了他们，还来求他们原谅这种伪善的事我才不会做呢！就像你听到的，我不过是觉得人生无望了，想死又没勇气自杀，所以想借他们的手而已。”

“别贫了。”穆娜瑟没好气地说道，“刚才紫宫（*1）来信了，宰相要三司陪同王位继承人一起返回真夜城。”

“喔，来得可真快啊。”虽然这么说，但是冯渊看上去并不是特别吃惊。他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转身便撇下穆娜瑟向军营的方向走去，丝毫不在意这是件多么失礼的事情。

看着冯渊的背影，穆娜瑟的脑中闪过一幅幅诡异的画面——这个男人顶着狂风来到了魔界，这个男人装疯卖傻甚至骗过了菲尔蒙德，这个男人的剑术似曾相识，这个男人召唤了萨尔巴布萨作为灵主……等穆娜瑟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的时候，一个萦绕在她心头的疑问早已经脱口而出：

“你到底是什么人？”

冯渊转过头来，饶有兴味地看着穆娜瑟困惑的脸，狡黠地一笑：

“如果我没记错自己的名字的话，我应该是施德那比——第三十七代魔王继承人。别忘了要叫我殿下喔。”

*1：此处本应为“子宫”，为避免误会和过滤的问题，以“紫宫”避讳。

第三章 辉煌梁柱间的妒意

带着卫兵和穆娜瑟悠闲地返回营地，冯渊的脸上已经完全看不见昨天的懦弱和颓废，精悍的脸上写满了张扬的自信。

走进行军大帐，冯渊第一眼就看见了正急得原地打转的波尔文沙，波尔文沙二话不说就满脸愤怒地向冯渊扑了上去，却被冯渊轻巧地躲开，自己还差点摔在穆娜瑟身上。

“冷静点，波尔文沙！”菲尔蒙德不耐烦地吼道，他这时正坐一张长桌的后面，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冯渊——冯渊敏锐地注意到，从爷爷那里得到的手链正摆在桌子的角上。

对这个老大哥波尔文沙一向都言听计从，所以也只好乖乖地站在一边，虽然他的眼睛依然怨愤地瞪着冯渊。波尔文沙好不容易老实了，哪知道冯渊却不识趣地向他挑衅地冷笑起来，又让波尔文沙的牙磨得咯咯直响。

菲尔蒙德看着这如同小孩打架一样的场面，不耐烦地敲了敲桌子，制止了两人之间无聊的对峙。

“为什么突然离开营地？”菲尔蒙德问冯渊。

“你怕我逃跑吗？”冯渊狡猾地避开了话题。

面对冯渊的答非所问，菲尔蒙德多少也有些心理准备，他心想既然穆娜瑟和冯渊一起回来，那过会儿再问穆娜瑟就好了，也便没有再继续追问，而是拿起桌上的一个纸卷递给冯渊。冯渊伸

手接过，立刻注意到纸卷的封蜡上有一个熟悉的图案，他偷偷地瞟了一眼摆在桌上手链，确定封蜡上的那图案和刻在手链挂坠上的一模一样。冯渊抬起头看向菲尔蒙德，后者点了点头示意他打开看。

摊开纸卷，映入冯渊眼帘的是一张写满文字的金色丝绸。丝绸柔顺光洁，还在四个角上的丝线刺绣着复杂的装饰图案。冯渊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美的丝绸，但是他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欣赏这难得一见的高超工艺，因为他的视线迅速地被右下角的一个蜡印吸引了一一那是一只长着三只弯折的角和一条长尾巴的山羊。

冯渊大略地扫了一眼整封信的内容，不外乎是让三司立刻带着所谓的王位继承人回王宫。不过冯渊非常敏锐地留意到，信里提到他的时候，都是用“施德那比”这个名字，而没有一次称呼他为“王子”。

看着冯渊把信件放回桌子上，菲尔蒙德却依然保持沉默，似乎是在等冯渊先开口。

“这个印是罗佛卡尔公爵的纹章吧？”冯渊问。

“对，这封信是从罗佛卡尔公爵，也就是现任魔界宰相那里来的。”菲尔蒙德随意的答道，但是他的眼睛没有一刻离开过冯渊的身体，简直像是要把他刺穿一样。

“还真快啊。”冯渊赞叹道，“从紫宫到这儿就算是快马也要跑好几天吧。”

“是罗佛卡尔公的随从中午送来的，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是用了什么方法，不过可以肯定这是罗佛卡尔公的字迹。”菲尔蒙德解释道。

“而且魔王护卫军被监视了。”冯渊补充道，“否则罗佛卡尔公爵又怎么会知道我的存在，和我的‘名字’呢。”

“的确如你所说。”菲尔蒙德无奈地点了点头。

冯渊竖起右手的拇指轻擦了一下自己的鼻尖，突然微笑起来：“这位公爵大人好像不太喜欢我啊，或者说他不太喜欢‘施德那比王子’？”

“应该是‘她’才对。”菲尔蒙德纠正道。“其实，她不喜欢你也是有原因的。”说到这里，菲尔蒙德突然犹豫了一下，而同时站在大帐门口的穆娜瑟不安地看向了他，不过菲尔蒙德还是选择继续说了下去，“尼娜玛，嗯，也就是现在的罗佛卡尔公爵，她和前魔王古力欧陛下本来是一对情侣，”听到这儿，穆娜瑟的神情从不安变成了羞愧，她身边的波尔文沙赶忙握着她的手腕安慰她，“但是因为他们彼此的身份所以不得不分开……”

“那也没办法，不是吗？恩维依郡的魔君，魔界的宰相，如果还当上国母的话，其它魔君夜里是肯定没法睡踏实的。”冯渊沉着脸插嘴道，“所以说，其实她一直爱着古力欧……魔王陛下，而现在魔王陛下死了，她却还是没有办法容忍另一个人坐上曾经属于她心上人的宝座。”些许回忆被自己的话勾动了起来，冯渊的脸上完全没有了刚才的笑容。

“虽然无法证实，不过尼娜玛一直不肯派人寻找萨尔巴布萨大人，而且还几次三番阻挠我们的计划……如此看来，恐怕就是这样。”菲尔蒙德证实了冯渊的推测，“另外，我们都知道这位公爵大人虽然精明能干，却一向心狠手辣……”

“所以她很可能会直接派刺客杀了我，一了百了？”冯渊又嘲讽地笑了起来，他的右手在自己的脖子前做了个砍头的手势，“这么一说我都害怕起来了。”

看着明显没有感到丝毫恐惧的冯渊，菲尔蒙德继续说道：“我想这并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她是绝对做得出来的。”菲尔蒙德又顿了顿，不过很快便接着说了下去，“在古力欧陛下去世前三年，王后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暴毙，当时就有传闻说是罗佛卡尔公爵毒死了王后。而且那时王后怀有身孕即将临盆，

王子最后没有能保住。”

“传闻？”冯渊斜眼盯着菲尔蒙德的眼睛，菲尔蒙德也回望着他，却没有再说什么，冯渊立刻会意了。就在这时，冯渊不经意间瞟到了站在一旁的穆娜瑟，却惊讶地发现后者露出了一副快哭出来的表情。

注意到了冯渊的视线，菲尔蒙德这才又开了口：“这位穆娜瑟将军，就是罗佛卡尔公爵的养女。”

听到菲尔蒙德的介绍，冯渊扬起了眉毛。难怪穆娜瑟和三司这么熟稔，原来是因为有宰相相当后台啊。

“你不用对她有戒心，”菲尔蒙德似乎看出了冯渊的心思，连忙解释道，“我可以保证，穆娜瑟将军是站在我们一边的。”

像是为了证实菲尔蒙德的话一样，穆娜瑟抬起了头，用刚毅的眼神回应着冯渊审视的目光。也许是被穆娜瑟坚定的意志压倒了，冯渊慌张地别开了自己的视线。这时，巡逻队的脚步声缓缓地来到了帐篷前。帐篷里的所有人都转过头去，从帐篷门口看向了卫队整齐的身影。

听着卫队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本来尴尬不已的冯渊不禁暗暗感谢巡逻队来得恰到好处，一面再次看向了菲尔蒙德面前的信件。

“信里面提到的‘奉启’是什么意思？”

“‘奉启’是王即位之前的一个仪式，”菲尔蒙德还没来得及回答，穆娜瑟就抢先解释道，“是在三司和宰相的陪同下，由王位继承人以‘王冠的证明’向‘真王剑’请求‘王启’，也就是说让真王剑决定继承人是否有资格坐上王座。只有得到了真王剑承认的王位继承人才有资格成为储君。”

“‘王冠的证明’就是爷爷给我的那条手链，”冯渊竖起拇指擦了擦鼻尖，“那么‘真王剑’又是什么东西？”

穆娜瑟的脸色沉了下来，显然冯渊用随便的语气谈论这两样

东西让她很不高兴，但是她并没有发作，虽然语气开始变得不那么友善了。

“‘真王剑’是历代魔王的佩剑，据说它能够分辨出真正有资格继承王位的人，不过实际情况只有历代魔王，还有参加过‘奉启’的三司和宰相知道，我们也不清楚。”

听到这儿，冯渊把视线转向了菲尔蒙德，但后者摇了摇头：“前任魔王古力欧陛下即位的时候，我们都还不在于三司之位。”

“我们都是古力欧陛下破格任命的官员，不然按照‘无氏者不官’的传统，没有姓氏的波尔文沙和我是不可能得到现在的地位的。”纳库米斯突然开口补充道，他看上去还没有从昨天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此前一直沉默地站在帐篷的一角，脸色也苍白得令人担心。

“没有姓氏？”

“在魔界，只有贵族家的家长和嫡长子或者嫡长女有资格冠以姓氏，波尔文沙是平民出生，而我已经被逐出家门了，所以我们都没有姓氏。按理，我们是不可能当官，更不可能得到现在这样的地位的。”纳库米斯解释道。

“难怪你们对古力欧魔王这么忠心耿耿。”冯渊点了点头，似有意似无意地轻声嘟囔道，“可是你们也没能保护英明的魔王陛下啊。”

听到冯渊的话，菲尔蒙德三人都惭愧地低着头，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仿佛正在吞下整袋的黄连一般。见到三司痛苦的样子，穆娜瑟恼火地瞪着冯渊，责怪他口无遮拦。冯渊也自知失言，赶忙陪笑地说道：“不过你们不用担心，反正我只是个冒牌货，你们不用那么费力地保护我也没关系。”

不管冯渊的想法如何，他的话不但没有让三司得到丝毫的安慰，听起来却反而像是在讽刺他们一样。三司的脸色登时变得更

加难看了。穆娜瑟对冯渊嬉皮笑脸的态度早就感到很不高兴了，现在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只见她抢步上前照着冯渊的额头就一巴掌拍了下去。她的动作并不快，可是冯渊这次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把这一巴掌挨了个十足十。穆娜瑟也似乎大感诧异，赶忙收回了手，但是冯渊的额头上已经清楚地印下了五条红道。

听到穆娜瑟清脆的把掌声，菲尔蒙德这才如梦初醒，但是要阻止却已经来不及了。

“穆娜瑟，你……”菲尔蒙德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挨了打的冯渊倒是很大度地朝菲尔蒙德笑了笑，说道：“没事，我是自作自受。”

虽然冯渊似乎并没有往心里去，可一旁的穆娜瑟已经羞愧得连耳朵根子都红了。看着这情景，纳库米斯和波尔文沙脸上的阴霾也已经一扫而空，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菲尔蒙德强忍着笑，把桌上的官信收在了一旁，这才坐直身子，又开了口：“没有办法保护古力欧陛下的确是我们无能，我们……”菲尔蒙德扫了一眼纳库米斯和波尔文沙，“我们三司就是以死谢罪也不为过。”

“菲尔蒙德大人……”

穆娜瑟想插嘴，但是菲尔蒙德根本不理睬她。

“我们三个人现在还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找到一任贤君，统一魔界，光复国家。然后，我们三个立马就追随古力欧陛下而去。”

菲尔蒙德的话斩钉截铁，充满了不容置疑的魄力。像是为了肯定菲尔蒙德的话，纳库米斯和波尔文沙都神情刚毅地看向了冯渊。

冯渊暗暗钦佩这三人对前魔王的忠心，但是他的脸上依然不露声色。

“不过你们没有想到，圣教国这么快就找到了曙光的圣母。”

说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冯渊感到一股揪心的痛楚，仿佛那个名字就像一把匕首刺进了他的心脏，不够他还是强忍着继续说了下去，“所以你们被逼急了，只好随便抓个人来暂时顶替一下，好让自己能够名正言顺地调动各地的部队和官民，为迫在眉睫的大战做准备。”

说到这里，冯渊冷冷一笑，“不过你们恐怕是防错人了，圣教国现在肯定是动弹不得，而另一只狼倒的确正对你们虎视眈眈。”

“是啊，你听到我们的话了，虽然我们那时还以为你不懂魔族语。”菲尔蒙德贤明地说道。

“不用听也知道。”冯渊冷冷地回应道。

出乎意料的，菲尔蒙德突然站了起来，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他缓步走到桌前，向冯渊深施一礼，然后恭敬地问道：“殿下可否将萨尔巴布萨大人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知臣等。”

听到菲尔蒙德的话，刚刚定住神的众人被吓得更加厉害了。要知道，虽然他们的确向魔王护卫军的官兵宣布冯渊为“王位继承人”，但是私下里他们都没有对冯渊行过礼，更不可能称呼冯渊为“殿下”。穆娜瑟顿时惊得目瞪口呆，而纳库米斯和波尔文沙则错愕地面面相觑，不知道这老大哥今天到底唱的哪一出。

冯渊没有马上回答，他怔怔地望着菲尔蒙德，用右手拇指轻轻擦了擦鼻尖。

“我是在五岁的时候来到这个世界的。”冯渊缓缓地说道。

“这个世界？”穆娜瑟闷闷地问道。

“听他说完。”波尔文沙喝道。

冯渊交替地看了看穆娜瑟和波尔文沙，继续说道：

“我不知道有没有表述对，但至少在我以前的世界里所说的语言和这里的任何一种都不同，这里的所有的地名我也都没有听过。当然，那时候我还小，就算不知道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冯渊顿了顿，见其他几个人并没有感到不满意，于是就又接

着说了下去。

“我虽然不知道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但是我来到这里之后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爷爷……”冯渊又扫了众人一眼，补充道，“也就是你们说的萨尔巴布萨前魔王。”

“后来，我就一直和爷爷住在圣教国的一座荒山上。那座山离圣都不远，但是因为我们除了每个月去集市买一次东西外基本不下山，所以山下虽然有爷爷是魔族的流言，但是一直也没有人来打扰我们。”

“爷爷一方面教我人类和魔族的语言，一方面还教我打猎、剑术、魔术和其它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原来他的剑术是萨尔巴布萨大人教的，难怪……”听着冯渊的讲述，穆娜瑟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道。

“爷爷是大概七年前的秋天过世的。爷爷在最后一一年里一直卧病在床，他不肯去看山下的大夫，而是他自己写好药单，让我在山上采草药然后煎给他喝。不过那些药还真是有效，爷爷的病稳定了大概半年的时间。但是，后来爷爷的病情又恶化了，怎么喝药都没有用。然后，九月的一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发现爷爷病情突然变得很严重，但是他不让我给他拿药，还问了我很多事，然后，”

冯渊竖起右手拇指轻轻擦了擦鼻尖。

“他让我拿着那条手链来魔界，之后就去世了，除此以外再也没说什么。”

听着冯渊的叙述，三司的脸上又显露出了明显哀伤的神情，即使之前已经知道了“爷爷”的死讯，再次确认的时候，他们也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每次看见他们这样的表情，冯渊就会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亲近，那是一种可以同悲苦的亲切，比之同欢笑的交情要深刻得多。

“不可思议……”波尔文沙喃喃地说道。

“什么那么不可思议啊？”冯渊讥笑地反问道。

波尔文沙一怔，赶忙望向了菲尔蒙德，但是后者似乎正因为悲伤而陷入了沉思。

“要说什么……真是多得我都不知道该从哪儿问起了！”波尔文萨回答。

“没关系，慢慢问，我不着急。”冯渊反倒摆出了一副悠闲的样子，好像对这样的质疑没有丝毫意外。

这会儿，菲尔蒙德才终于平复了心情。他好像没有听到波尔文沙的问话一样，依然恭敬地继续向冯渊问道：“除了让殿下拿着‘王冠的证明’来魔界之外，萨尔巴布萨大人真的没有再说什么别的了吗？”

“你怀疑我？”

“不，不，我只是希望殿下能将所有细节都告诉我们，真的。”为了打消冯渊的疑虑，菲尔蒙德诚恳地说。

冯渊直视着菲尔蒙德的眼睛，过了许久冯渊戒备的表情才终于缓和了下来：“好好，他还说，不是为我才抚养我的，还对我说对不起什么的。”

其它三人都露出了惊讶的神色，但是菲尔蒙德却好像早有预料一样，只是带着“果然如此”的表情微微一笑。

穆娜瑟、纳库米斯和波尔文沙都莫名其妙，但菲尔蒙德一向我行我素，而且菲尔蒙德比其他三人都年长，也更有智谋，所以大部分时候他们都会选择相信菲尔蒙德。冯渊也不知道菲尔蒙德的用意，尽管菲尔蒙德一直不像其他三人那样对自己充满敌意，但是对付这样城府忒深的人反而更需要多一个心眼。因此，冯渊再没有任何表现，准备以不变应万变。

没想到，菲尔蒙德突然噗通一声跪在了地上，不但如此，他还俯下身子向冯渊行了一个正统的君臣大礼。

“先生这是？”冯渊虽然没有躲开，却也眯缝着眼审视着菲尔

蒙德。

“虽然殿下不是王族血脉，甚至不是魔族之身，但既然殿下是萨尔巴布萨大人决定的王位继承人，我等自当竭尽全力辅佐殿下，统一魔界，光复国家。臣菲尔蒙德愿意将这条命交给殿下。”菲尔蒙德直起身，仍然跪在地上，对冯渊拱手施礼。

其他三人完全呆在了原地，三个人的嘴都张得大大的，不知道眼前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可是冯渊却没有丝毫得意的神色，反而比刚才更加戒备，他的眼睛又在帐篷里来回扫视了一番，而且这次他不只是看着帐篷里的几个人，反而像是在检查帐篷内外的各个角落。

“先生没有埋伏什么刀斧手之类的东西吧？”冯渊的目光又回到了菲尔蒙德的身上。

“臣下所言句句属实，请殿下不必疑虑。”菲尔蒙德恭敬地回答道。

听着这边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却完全摸不着头脑的穆娜瑟终于忍不住叫了起来：“菲尔蒙德大人，您这是什么意思？”

这时波尔文沙和纳库米斯两人才回过神，赶忙跑过去扶起了菲尔蒙德，一边茫然地看着冯渊，就好像一下变得不认识他了一样。

波尔文沙也问道：“大哥，你这是？”

菲尔蒙德倒是一点不急，他慢慢地站直身子，然后看向了冯渊，好像在请求冯渊同意。冯渊虽然已经大概了解了菲尔蒙德的意思，却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相信菲尔蒙德。他的拇指在鼻尖上擦了又擦，这才不耐烦地对菲尔蒙德说：“你就说吧，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让我也知道知道吧。”

“是。”菲尔蒙德领了命，开始讲解起来，“最初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殿下的应变。殿下几乎在见到我们那一刻起便开始演戏。不是我自夸，我对自己识人的本事还是很有信心的，但是直到殿

下主动卸下伪装为止，我都没有看出殿下的真面目。所以我吃了一惊。

“于是在殿下带着卫队离开之后，我联想到殿下被送来时的情景。殿下是一个人顶着狂风穿过山口来到魔界的，而且当时殿下已经身负重伤，虽然没有生命的危险，却也不省人事。如果殿下只是一个欺世盗名的人，没有理由冒这样的危险。知道了沙茶河遇袭的事情之后，我突然明白了过来，殿下冒着危险这么急于来到魔界，恐怕就是为了警告沙茶河可能会被袭击的事。这么一想，我便觉得殿下在刚见面时告诉我们的话可能不是谎言，而殿下真的是被萨尔巴布萨大人派来的。

“后来，殿下的行为又开始变得让我无法理解了。而且……请殿下恕臣无礼。”

菲尔蒙德又向冯渊行礼，冯渊只是不耐烦地说了句“说吧”。

“殿下利用我们给的名分几乎一瞬间就掌控了魔王护卫军，而且……殿下的决绝和残忍让我这个久历宦海的司徒也不禁害怕。更让我感到匪夷所思的，就是殿下最后还是随我们回到了这里。要知道，殿下擅自动用大军残忍地杀死这么多人，回来定然只有死路一条，即使我们仍然要利用他这个‘继承人’的身份，也一定会严密地监视他，让他无法再有什么做为，所以他回到这里没有任何利益可言。”

菲尔蒙德停住了讲述，望了望身旁的几个人，他们都带着同样疑惑的表情。

“刚才我听到殿下对时局的分析，没有丝毫错漏，从我们的目的，到现在魔界的形势。而且一语中的地支出我们‘防错了人’。的确，虽然我们这么急于找到新的魔王是因为圣教国的压力，但我们最近的危险却并不在于此。能够如此正确地分析时局，我实在不觉的殿下只是个用完就丢的间谍。要知道，‘王冠的证明’是历代魔王赐予继承人的信物，萨尔巴布萨大人当年带走

‘王冠的证明’，就已经让我产生了怀疑，也许萨尔巴布萨大人认定的继承人就在人类世界。而现在，萨尔巴布萨大人突然让这么一个勇敢、果决、狡猾又冷酷，同时还能正确分析国家局势的人带着‘王冠的证明’来到魔界，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大哥，你是说萨尔巴布萨大人的目的是……”

听到这里，纳库米斯突然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而一旁的波尔文沙却还懵懵懂懂的。

“所以，我为证实自己的想法，才向殿下询问更多的细节。”菲尔蒙德证实了纳库米斯的猜测。

谁知道，冯渊却突然打岔道：“那你凭什么相信我的话？”

“就是因为殿下的话有太多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方，我才相信殿下没有撒谎。”

“这是什么道理？”波尔文沙一向脑子不灵，菲尔蒙德和冯渊的对话对他来说就和天书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没有必要，”冯渊帮菲尔蒙德说了，“如果要编故事，没有必要编这么混乱，没有可信度的故事，这完全就是自找麻烦。”

“可是，”冯渊突然冷笑着转向了菲尔蒙德，“像我这么聪明的人，为什么不会反过来利用这种想法来误导你呢？”

“因为我可以证实你说的话的一部分。”菲尔蒙德说道，“昨天回来之后，穆娜瑟曾经像我提起你会剑术的事。据她所说，你的剑术虽然非常粗糙，但是却和波尔文沙的剑术有几分相似。虽然没有几个人知道，但是波尔文沙的剑术就是萨尔巴布萨大人所教的。”

波尔文沙这时突然来了兴趣，他这个人虽然从来不关心官场和权术，但是对于剑术却有一种异样的执着，听说冯渊的剑术是师承萨尔巴布萨，他对冯渊的兴趣变得更加浓厚了。

“喔，原来如此，果然不愧是司徒大人。”冯渊微微一笑，赞

许地说，“我总算明白古力欧魔王为什么要用你当这个司徒了。”

“是这样，你对萨尔巴布萨大人的鬼魂说的话原来是这个意思。”

穆娜瑟这么久没有开口，突然恍然大悟地说道。她的话顿时吸引了三司的注意。

“鬼魂是怎么回事？”菲尔蒙德急切地问道。

“刚才他去了沙茶河附近施了招魂术，而且我看见他召唤的灵主和萨尔巴布萨大人的画像一模一样。”

菲尔蒙德又露出了“果然如此”的表情，而纳库米斯和波尔文沙则恍然大悟地吐了一口气。他们和穆娜瑟对视了一眼，突然一起跪倒在地，向冯渊行君臣之礼。

冯渊叹了口气，微笑起来。他缓步走到了菲尔蒙德刚才坐的书桌后面，对众人说道：“各位都起来吧，现在可没有时间给我们浪费在这些无聊的礼仪上。”

众人这才站起身，垂手立于两旁。

“臣下有一事不明。”菲尔蒙德说道。

“什么事？”

“殿下来到营中这么久，为什么一直不提萨尔巴布萨大人的事情，也不让我们知道殿下的意图呢？”

其他三人都屏住了呼吸，没想到菲尔蒙德突然问出这么尖锐的问题。

冯渊没有半分的迟疑，清楚地回答道：

“我不能完全相信你们，所以不能说，而你们也不能相信我，所以说了也没用。”

紧接着，冯渊突然厉声对众人问道：“你们真的愿意协助我这个人类吗？”

沉默了片刻，众人齐刷刷地回答道：“臣等当竭尽全力，辅佐殿下。”

冯渊又微微一笑，这才坐了下来。

“现在我们还是来想想该怎么糊弄过这次的奉启吧。”

“啊！”穆娜瑟突然叫了起来，显然刚才的连番变故已经让她把奉启的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怎么了？”波尔文沙不耐烦地问道。

穆娜瑟自知失态，赶忙闭上了嘴。冯渊又笑了笑，收回了看向穆娜瑟的目光。

“三位真的都不知道奉启的情况吗？”

“臣等三人都是古力欧陛下登基之后才坐上三司之位的，所以都没有参加过奉启的仪式。”菲尔蒙德答道。

“那，有什么人知道这个奉启的情况吗？”

菲尔蒙德略一沉思，“罗佛卡尔公爵曾经参加过古力欧陛下的奉启，她知道详情。”

听到了自己最不愿听到的话，冯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这下可就麻烦了，”冯渊做了个鬼脸，“如果她也不知道还好，我们还可以再想法糊弄，现在知道奉启详情的只有她，我们就陷入了最被动的状况。最坏的打算是，不管在奉启中发生什么……就算什么也没发生，她都可以说我没有被真王剑选中。唉，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

虽然冯渊没有看着穆娜瑟，但是穆娜瑟的脸上也是一阵红一阵白。三司也都面露难色，深知冯渊所言不虚，如果尼娜玛真的一口咬定冯渊没有得到“王启”，他们可真是百口莫辩了。

“看来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条路：第一条，”冯渊竖起了右手食指，“在奉启之前杀了那位公爵大人……”

穆娜瑟几乎叫了出来，但是她立刻对上了冯渊锐利的视线。冯渊也没有继续说下去，而是在耐心地等待着穆娜瑟的反应。不管三司如何保证，在对付尼娜玛这件事上，冯渊没有办法完全相信穆娜瑟。如果发现有这个必要，他必须让人将穆娜瑟控制起来，

直到事情结束为止。

面对冯渊的审视，穆娜瑟痛苦地转开视线，闭上了眼睛。见到穆娜瑟的反应之后，冯渊立刻会意，便继续说了下去：

“或者扳倒她，反正要令公爵大人交出宰相之位，然后顺理成章地由穆娜瑟继承相位。这样，奉启的参加者就都是我们的人了。”

说到这里，冯渊停下来询问三司：“有可能在奉启之前布置停当吗？”

“恐怕很困难。”菲尔蒙德无奈地说出了结论，“先不说奉启预计在下个月圆之夜进行，距离现在只有短短二十来日，时间上太过仓促。而且，就算时间充裕，以臣等三人现在在朝中的影响力，也很难有什么做为。”

“我想也是，不然你们也不可能被宰相大人逼得，带着魔王护卫军到这种穷乡僻壤来驻扎。”

听到冯渊的话，三司惊讶地面面相觑。

“殿下是怎么知道的？”纳库米斯问道。

“只是猜测而已，如果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你们三司怎么会同在军中，而且魔王护卫军不在紫宫待着，跑到这里来驻扎，也太不合理了。”冯渊说着又竖起了右手的中指，“那就只有第二条路了。说起来倒是简单，只要在奉启之前说服公爵大人支持我们就行了。”

虽然冯渊说得简单，但是三司脸上的难色依然没有丝毫减少。

“殿下所言虽然有理，”菲尔蒙德强忍着才没有咧嘴，“但是要说服这位罗佛卡尔公爵谈何容易啊。”

“要有说得那么容易，我们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了。”波尔文沙忍不住讽刺地说。

“而且宰相大人看来是不打算给我们更多的时间了，否则也

不用这么着急叫我们回王宫去。”冯渊一边说，一边看着三司和穆娜瑟，“我们现在已经上了独木桥，只能硬着头皮往上冲了。”

听冯渊这么一说，三司也只能不置可否的回答：“臣等当竭尽全力。”

.....

.....

.....

含锋十八年十月二十七日，紫宫的都城赫尔城的正门前，聚集了城中几乎所有的百姓。人群沸腾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紫宫的居民们自从听说了施德那比王子的传闻之后就一直在翘首企盼了——这些传闻很凑巧，就是从魔王护卫军里传出来的。

魔王护卫军到达正门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但是夕阳的余晖中，门前的人群却没有丝毫减少的迹象。当冯渊骑着高头大马从人群之间走过的时候，人群中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就像正在迎接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

不过在城门前，冯渊他们没有看见罗佛卡尔公爵和任何来迎接官员。冯渊对这种明显的轻慢也只是一笑了之，没有丝毫不悦。当魔王护卫军的大队开进了王城真夜城的时候，一个司空府下属的低层官员才跑过来把他们引到了王城西面的侧城，而现在这里就是魔王继承人的临时住所。真夜城坐落在赫尔北边的一座孤峰上，和赫尔城之间只靠一座天桥相连。真夜城由主城和东西两座侧城组成，王宫和行政机构坐落在主城中，王储居住的东宫位于东侧城，而接待外交使节或者来访魔君的侧馆位于西侧城。

——魔界是一个由七郡和紫宫组成的邦联国家。各郡由各自的魔君管辖，魔君对自己所辖的郡拥有全部的行政权和财政权，以及部分的军权。作为政治中心的紫宫是魔王的直辖领地，其政治结构被称为“一宰三府”。“一宰”指的是宰相，其职权在名义上是统管国内外各项事务，但是由于三司的存在，宰相的工作实

际上主要是处理各郡向紫宫上报的事务，协调三府之间的关系，和——尽管事实上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处理外交事务。“三府”指的是司徒府、司空府和司马府。司徒府主管官员的选拔任用和司法刑责，司空府主管王城内部事务以及财政赋税，司马府主管全国的军事和治安。三府各自所属官员就构成了紫宫的全部政府结构。三府在制度上受到宰相的辖制，但是三府的内部事务不需要事事向宰相请示，而只需要在每月的月末向宰相报告一次即可。“一宰三府”中除宰相由罗佛卡尔公爵家族世袭之外，三司都由魔王亲自任命。“一宰三府”都必须向魔王负责，一切事务的最终决定权都在魔王手中。

因为要安排卫队的驻扎和晚上的巡逻，波尔文沙径直离开去了城防营，而为了安排晚餐——实际上是去监视——纳库米斯也离开去了厨房。这样，留在冯渊身边的只剩下了菲尔蒙德和穆娜瑟，当然为了安全起见冯渊自己也带了剑。

“你们觉得旁边站的这些铠甲里面有可能有人吗？”

冯渊一边向饭厅走去，一边指着过道右边立着的一排铠甲打趣地问道。谁知道穆娜瑟又当了真，马上主动走到了冯渊的右边戒备了起来。冯渊翻了翻眼珠，他本来是打算开个玩笑的，可穆娜瑟的反应让他觉得非常没趣。看着他们两滑稽的表演，菲尔蒙德也捂着嘴偷偷地笑了起来。

“菲尔蒙德大人！”

终于意识到冯渊是在开玩笑的穆娜瑟一下红了脸，对偷笑的菲尔蒙德嗔道。

“穆娜瑟大概是最称职的护卫了。”

“我倒是想知道穆娜瑟到底是什么职位，看她一会儿穿得像个侍女，一会儿又像个武将。”配合菲尔蒙德的话，冯渊正好提出了自己许久以来的疑问。

本来以为只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可不知道为什么，菲尔蒙德

却一下笑得更加厉害了，而一旁的穆娜瑟则红着脸怨恨地瞪了冯渊一眼。这让冯渊完全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但是既然穆娜瑟不高兴，自己也不好再追问，只好转换话题。

“这个……不知道王城里的晚餐会是怎么样的呢，我是个只吃过粗茶淡饭的穷苦命，一想就觉得消受不了。”

“消受不了也得给我消受。”

穆娜瑟没好气地顶了冯渊一句。冯渊发现再开玩笑根本是自掘坟墓，也只好撇撇嘴沉默是金了。而旁边的菲尔蒙德已经笑得直不起腰了。

不知不觉，他们已经走到了饭厅的门口，一个侍从正在那里等着。

“恭迎王子殿下。”

“免了。”冯渊故意端着架子挥挥手。

“晚膳还在准备，请王子殿下和两位大人先到偏厅稍事歇息。”

“不必了。我想到处看看，你来带路吧。”

听到冯渊的吩咐，侍从稍稍迟疑了一下。冯渊用余光瞥见了另一个侍从匆忙地离开了饭厅。

“是，请殿下这边走。”

穆娜瑟不知道冯渊的用意，悄悄问他：“赶了几天的路，你不累吗？”

冯渊却只是微微一笑，没有回答，而且他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那个带路的侍从。

“打乱对方的步调是制胜的第一步。”

菲尔蒙德帮冯渊回答了，他不断的四下观望，把饭厅和走廊里卫士都打量了一遍。穆娜瑟似乎还不是很明白，不过她也没有继续问下去，而是按着剑警戒了起来。

“其实你们不用那么紧张，我倒是不觉得公爵大人会这么明

目张胆地派人来杀我。”冯渊反而显得不那么紧张。

“那可是你的命，你就不能再当心一点吗？”穆娜瑟没好气地说。

“谢谢姑娘关心。”冯渊说。

“谁关心你了？”穆娜瑟脸微微一红，骂道，“我关心的是……”

“我知道你关心的是什么。”冯渊微笑着接话道。

“这里是后花园，再往前就是侧馆的客房，在登基之前还要委屈殿下暂时在客房居住，请殿下恕罪。”

这时，带路的侍从突然开口讲解起来。

“不碍事。”冯渊淡淡答道。他向菲尔蒙德使了个眼色，后者登时会意。

“殿下可是王位继承人，按礼制应该在东宫居住，为什么要住在接待客人的侧馆？”穆娜瑟不甘心地反驳道。

“啊……这个，东宫现在正在修缮，所以……”

“东宫在修缮？我怎么不知道？”

“啊，是最近才开始的。”

“十八年没人住的地方，怎么现在才来修缮？”

“因为要迎接王子殿下，所以公爵大人才下令把东宫修缮一新。”

“奉启之后殿下就要登基了，现在修缮还有什么用，再说东宫根本不需要修缮。”

面对身旁的吵闹，冯渊没有说话，只是微笑着坐山观虎斗。

“小人也不清楚，小人只是奉了公爵大人的命令而已。”

争执的最后，侍从终于顶不住穆娜瑟连珠炮式地发问，干脆把责任推了个一干二净。然而当他以为自己终于逃脱的时候，却突然惊恐地睁大了眼睛——菲尔蒙德正在走廊的尽头朝着他冷笑，而在菲尔蒙德的脚边还跪着一个人，那人被菲尔蒙德的剑架在脖

子上，正满脸沮丧地低着头。

“这……这……”

侍从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他一抬头，却正对上了冯渊那张微笑的脸。

“这花园还真大呢，埋一两个人应该绰绰有余吧。”

冯渊交替地看着两个侍从的脸，脸上的笑容没有丝毫的变化，可侍从们却吓得汗毛都竖了起来。冯渊明白，他们一定是想起了曾经听过的某个传说，某个关于最近发生的惨剧的传说。

.....

.....

.....

“果然不愧是王室的晚餐，好多东西我真是见都没见过呢。”冯渊看着满桌丰盛的菜肴，赞叹道。

菲尔蒙德因为要把两个侍从带去交给波尔文沙而离开，所以现在冯渊的身边只剩下了穆娜瑟和一群陌生的女仆。为了赶路中午也没有用餐的冯渊立刻操起了筷子，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及哪怕吃下一粒米，穆娜瑟就已经挡住了他的手。

穆娜瑟先吃了一点摆在冯渊身边的米饭，然后又在每一道菜里挑几块试吃，一边观察着周围侍从的反应。冯渊则不置可否地坐在一边，看着穆娜瑟一筷子一筷子地吃，听着自己的肚子咕咕直叫。

“试毒完毕，请殿下用膳吧。”

试完了所有的菜肴，穆娜瑟这才放下了筷子，请冯渊用餐。

冯渊的肚子早就饿瘪了，马上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穆娜瑟则看着“王子殿下”这饿鬼投胎般的模样翻了翻眼睛。

“穆娜瑟也一起来吃，怎么样？”冯渊一边吃着，一边口齿不清地对穆娜瑟说。

“臣下不敢。”穆娜瑟没好气地答道。

“这有什么？一起吃吧，在军营我们不就是一起吃饭的吗。”

“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吃过饭？”

“诶？我记错了？”

“当然是殿下记错了，根本没有这样的事。”

“是吗？那可能是因为我一直想和你一起吃吧，哈哈哈哈哈……”

说着，冯渊大笑了起来，几颗饭粒落在了桌子上。穆娜瑟的脸上掠过了一丝阴云，但是她没有说什么，只是走到冯渊面前，掏出一条手绢把冯渊面前的桌子擦干净。

“今晚帮我去看着刚才抓到的两个人，还有请波尔文沙阁下派所有人到馆后巡逻。”

冯渊的声音很低，只有穆娜瑟能听到。穆娜瑟会意地点点头收起了手绢。

“啊，吃饱了吃饱了。”冯渊大声地说着，一边还拍了拍肚子，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赶了好几天的路真是够累的，我要睡了。”

几个女仆立刻跑过来，领着冯渊向卧室走去，穆娜瑟紧紧跟在冯渊的身后。一路上，冯渊一直想方设法和几个女仆搭讪，虽然顾虑彼此的身份几个女仆开始还强忍着，但最后还是都被冯渊逗着咯咯直笑。穆娜瑟则一直面带愠色地瞪着这个轻浮的“王子殿下”，都忘记了警戒。

在卧室门口，冯渊朝穆娜瑟挥了挥手，让她不用再跟着。虽然满心不乐意，但是穆娜瑟还是选择了领命离开。进入卧室后，冯渊在女仆的帮助下更衣洗漱自然不在话下，然后他把所有的女仆都赶出房间，倒头便睡了。

.....

.....

.....

大约过了四个小时，正值午夜的钟声敲响之时，在一片寂静与黑暗笼罩下，冯渊的卧室门突然被缓缓地推开。一个黑影蹑手蹑脚地走进房间，“他”的手上握着一件长条状的东西，在月光的映照下闪着寒光。

黑影小心翼翼地来到床前。床上的人一动不动，对这个不速之客没有丝毫察觉。黑影低下头将自己的“猎物”打量了一番，稍稍迟疑了一下，黑影蓦地将手中的匕首刺进了棉被下的身体。一股鲜血在华美的被单上浸染开来，被子里的人只是稍稍颤抖了一下便立刻毙了命，甚至没有来得及发出一点声响。

确认“猎物”已经死了之后，黑影丢下还插在被子上匕首快步离开了房间。“他”迅速地穿过侧馆内的通道，很快就来到了侧馆的门前。那里没有守卫，因为所有的卫兵都被调到馆后去巡逻，连侧馆门口的守卫也都调走了。黑影没有迟疑，径直出了门向侧城的正门走去。

正门口的守卫也不多，只有四个卫兵在门旁站岗。黑影把随身带着的一个令牌掏出来给卫兵看了看，甚至都没有把斗篷的兜帽放下来就马上得到了放行。出了侧城的黑影最后又回头看了看灯火通明的侧馆，然后一转身便消失在了浓浓的夜色里。

.....

.....

.....

翌日清晨，穆娜瑟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侧馆。为了看守抓到的那两个刺客，她一宿没敢阖眼，加上之前才刚刚长途跋涉了好几天，现在穆娜瑟真是觉得自己的头重好几斤。但是依靠身为护卫的责任感支持着，她还是踏着有点歪歪斜斜脚步向冯渊的卧室走去。

“殿下，殿下，该用早膳了……”

还没有到冯渊的房前，穆娜瑟就听到了女仆焦急的声音，本

来昏昏沉沉的头脑突然被不安惊醒了。

“怎么了？”

穆娜瑟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过去，正看见几个女仆围在冯渊的房门口。

“我们已经叫了好久了，但是殿下一直都没有答应，我们也不敢擅自进殿下的卧房。”

听到女仆们的回答，穆娜瑟登时感到心凉了半截。她拨开一众女仆，不由分说一脚踢开了房门。

“啊——”

在女仆们的尖叫声中，穆娜瑟颓然地跪在了地上，她的双眼惊恐地圆睁着，不敢相信这摆在自己眼前的事实——冯渊的床上，本来雪白的被单被大片的血迹染红了，一柄匕首还插在那片血迹的正中间。

好在穆娜瑟还是很快让自己明白了现实的残酷，并且振作了起来。她迅速站起了身，一边示意女仆们不要进房间，自己则慢慢地来到了冯渊的床前。

从这么近的地方看过去，那片血迹更加触目惊心，穆娜瑟的眼角不知不觉间有点湿了。她缓缓地将颤抖的手伸向那把深没至柄的匕首，却没有勇气把它拔出来。

就在这时，穆娜瑟伸出的手突然被什么人抓住了。穆娜瑟一惊，猛地甩开了那只抓着自己的手，同时向后一跃和对方拉开距离，还顺势拔出了腰间的佩剑。然而当穆娜瑟看清那只手的来历后，脸上惊恐的表情丝毫没有缓解，因为她看见一只从床下面伸出的手正在空中挥舞。

“什么人！”穆娜瑟厉声喝问道。

这时，床底下的手终于抓住了床边，紧接着一个男人的脑袋便从床底下探了出来。

“殿下？”

穆娜瑟觉得自己已经快发疯了，如果不是宝剑的寒冷顺着手指传递上来，她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冯渊费劲地从床底下爬了出来，只见他掸了掸身上的灰尘，又伸了伸懒腰，完全没有把面前这些惊呆的人们放在眼里。

“殿下……你这到底是？那床上又是……”

穆娜瑟有点语无伦次地胡乱发问着，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不知道应该先问什么。她甚至忘了收起还指着冯渊的剑，只是用左手慌张地擦了擦眼角。

冯渊看着陷入混乱的穆娜瑟，微微一笑。他径直走到床边，拔出了被子上插着的匕首，看了看，然后一把掀开了被血染红的被单——

床单下躺着的是一条被塞住了嘴，绑得结结实实的死狗。

第四章 威严桌案上的契约

“哈哈——”

侧馆的书房中，菲尔蒙德正毫无顾忌地大笑着，但是在他的面前，穆娜瑟和波尔文沙却都拉长了脸，瞪着他和坐在书桌后的冯渊，刚刚吃完早餐就被叫过来的纳库米斯则一脸茫然地看着他们。

冯渊用力敲了敲书桌，想把对峙的众人拉回正题，但是他脸上的笑容明显让这几下声响失去了力道。

“菲尔蒙德大人……殿下也是，这么重要的事怎么能瞒着我们呢！”

穆娜瑟怒不可遏地诘问菲尔蒙德，波尔文沙虽然因为司马的身份不好这么明显的发怒，但是也同样用不以为然的表情瞪着菲尔蒙德。

“告诉你们的话，你们肯定不会同意，所以殿下才和我商议……”

“为什么非要这么做！你知道我看见那情景的时候有多害怕吗？”穆娜瑟依然不依不饶。

“我知道，我知道。”菲尔蒙德认真地回答。

菲尔蒙德没有说谎，他跑进冯渊的卧室时，惊慌失措的穆娜瑟还用剑指着冯渊。虽然是女性将领，但菲尔蒙德还是很少见到

穆娜瑟如此惊恐的表情，说是“天塌了”一点都不为过。

“但是殿下坚持要这样做，我也无法拒绝。”菲尔蒙德如是说，脸上带着无可奈何的表情。

“殿下也是，你知不知道自己对魔界有多重要，怎么能这么随随便便的！”穆娜瑟的矛头立刻又转向了冯渊。

然而冯渊的脸上还是在微笑，对穆娜瑟的怒气毫不在意。他竖起右手拇指在鼻尖上擦了擦，这才开口说道：“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处理方法。”

“哪里好？要是对方没有被骗过该怎么办……”

霎时间，穆娜瑟愣住了，因为她想起了赤环山脚下那个红色的土丘，还有那时在冯渊身边飘飞的幽灵……

“你不是想死吧？”

听到穆娜瑟的话，冯渊哈哈大笑了起来，但他的笑声却只让穆娜瑟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放心吧，”冯渊止住了笑说道，“就算我想死，我现在还不能死……我答应了爷爷和你们的事情一定会做到的。”

看见穆娜瑟想插话，冯渊伸出手阻止了她。

“虽然昨天抓到了两个刺客，而且从他们嘴里我们也知道那两个三脚猫只不过是‘保险’，而真正的刺客还在侧馆之中，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探明对方的情况，就算让你待着我身边，波尔文沙阁下派兵守在门口也不能保证有用。”

穆娜瑟刚要反驳，冯渊又继续说了下去：“先说魔王护卫军的卫士，我说到底不过是个……”冯渊做了一个“冒牌货”的口型。

“殿下……”穆娜瑟看着冯渊，一时无言以对。

“你我都心知肚明，我也不想多说。要他们为了我牺牲性命，不是太冤了吗？”

“殿下……”

穆娜瑟脸上的愤怒已经完全看不见了，她咬着嘴唇，心里充满了莫名的伤感。

“而且你不能受伤，特别是绝对不能为我受伤。”

“啊？”穆娜瑟惊讶地看着冯渊，“我是殿下下的护卫，殿下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不能向我保证这一点，就不能再当我的护卫。”冯渊斩钉截铁地说到。

“这到底是为什么？殿下下的话完全不合逻辑！”

“穆娜瑟你就别再问了，殿下有他的考虑。”菲尔蒙德赶忙为冯渊打圆场。

“不行，殿下请把话说清楚！”穆娜瑟还是紧咬不放。

冯渊心说：“我们接下来是要去说服这位宰相大人，可不能再给她更多恨我的理由了。”不过他并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口，因为经过几日的相处，冯渊已经渐渐了解了穆娜瑟的为人，知道再给她多余的刺激可能会让她做出傻事来。为了强迫穆娜瑟就范，冯渊用威严的目光逼视着她，但是穆娜瑟也毫不示弱地和他对视，两人就这样沉默了很久。

最后，首先开口的还是冯渊：“如果你不能给我保证的话，我就只能让波尔文沙阁下把你调开！”

冯渊的语气非常坚决，而且他的神情似乎在明白地告诉穆娜瑟“这个话题到此为止”。穆娜瑟一下愣住了，她还没见过冯渊这么严肃，这么坚决过，她印象中的冯渊是一个始终微笑着，不管遇到怎样的困境也还在开玩笑的人，能让他这么认真的事情一定极其重要。可是，这样一想，穆娜瑟又觉得非常地不甘心，为什么重要的事情可以和菲尔蒙德商量，却连原因都不能告诉自己呢？

看着穆娜瑟怏怏不乐的脸，冯渊也没有催促她答应，便转过脸来和波尔文沙商量：“宰相大人肯定已经知道我没死的消息了。”

我本来以为故意把传言宣扬出去，搞得满城皆知，这样宰相大人应该也不敢大张旗鼓地派出刺客。结果，没想到我刚到没有一天就遇了两拨，看来这位宰相大人不但明目张胆，而且还是个急性子。”

说到这儿，冯渊也不禁苦笑起来：“说来也是，魔界已经九年没有魔王了，而你们三司甚至落魄到被赶出紫宫的地步。如今整个紫宫都在公爵的掌控之下，她当然可以肆无忌惮了……我都奇怪为什么她到现在都还没有自称‘魔王’。”

众人面面相觑，都知道冯渊所言非虚。

“从今天开始，我会加强侧馆的守卫，如果殿下同意，我也会担任晚上的护卫。”波尔文沙提议道。

“不行，”冯渊摇了摇头，“阁下的剑术我很清楚，但是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而且阁下白天还要处理政务，对我们的计划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

“臣下明白。但是这样一来，殿下的安全又该怎么保证呢？”

冯渊转过脸去和菲尔蒙德对视了一眼，说道：“对外大事宣扬刺杀事件，就说‘日前由于魔王护卫军的保护不力，导致刺客潜入侧馆。为保护王子殿下的安全，从即日起，全城实行宵禁，夜间任何人不得进出侧馆，违者格杀勿论。’”

“潜入？不是说……”

波尔文沙刚想询问，菲尔蒙德已经把食指竖在嘴前，不让他再说下去。

“对外就这样说。”冯渊也不再解释。然后，他再次转过脸去对穆娜瑟问道：“刚才我提的条件你能接受吗？”

穆娜瑟虽然还是不大乐意，但是也只好回答：“殿下有命，臣自当遵从。”

虽然听出了穆娜瑟话里的酸味，冯渊还是满意地笑着点点头，说道：“很好。从今天起，你也担任晚上的护卫，但是请记住你答

应我的事。”

这时候，一直没有机会说话的纳库米斯突然开口询问：“殿下，虽然臣知道自己对防务一窍不通，但是臣还是希望可以为您分担分忧，不知道有没有臣力所能及的事。”

“啊，纳库米斯阁下不用担心，我正好有非常重要的事需要劳烦阁下。”冯渊安慰纳库米斯道，“我希望阁下能帮我搜集所有关于罗佛卡尔公爵的资料，不管是文件记录还是流言传闻都没关系，最好不要漏掉任何细节。阁下乃是细心之人，我能放心地交托此事的，只有阁下。”

“臣下自当竭尽全力。”

“嗯，那就有劳了。”说着，冯渊又竖起拇指擦了擦鼻尖，“接下来十几天会比较忙碌，但是事关成败，请一定全力以赴，同心协力，我先在这里谢谢诸位。”

.....

.....

.....

当天午后，冯渊在菲尔蒙德的陪同下前往主城面见罗佛卡尔公爵。

“一宰三府”的办事机构位于王宫正殿的两侧，东侧的是宰相府，西侧的是三司。冯渊随着菲尔蒙德绕过王宫向宰相府走去，一路上见到了大队的卫士在巡逻，这阵仗让不知道的人看见，恐怕会以为哪里又起了战事吧。冯渊在心里冷笑：看来这个公爵大人也很清楚，在她狙击冯渊的同时，她自己也很可能变成被狙击的目标。

虽然戒备森严，但是菲尔蒙德和冯渊没有受到什么阻拦就直接进入了宰相府的深处。看来，虽然“王位继承人”和公爵暗地里势成水火，但是下层卫士对这种敌对关系知之甚少，王子和三司的权威必要时还是可以派上用场的。

来到宰相办公室的门前，冯渊和菲尔蒙德让卫士先通报了他们的到来。作为“王位继承人”，冯渊本可以畅行无阻，但他还是耐着性子等待罗佛卡尔公爵的召见。冯渊有意忍受这种麻烦的理由，除了礼貌之外，还因为这里是“敌阵”，要说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也不为过，他当然不会随便给别人兴师问罪的借口。

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办公室的大门才终于在冯渊的面前打开了。走进这个杀机四伏的地方，冯渊本能地打量起四周的环境。宰相办公室很大，但四面墙上却没有任何装饰物，取而代之的是挂满了各种地图和图表。墙角的书架里书都摆放得整整齐齐，然而这可能只是因为那些书不过是装饰品，因为就在房间的正中间，一张本来很宽大书桌上堆满了书籍和文件，乱得连个茶杯都放不下。书桌的正后方坐着一位美丽的中年女性，虽然岁月的痕迹损害了她脸上的光彩，但是仔细辨认的话仍然可以窥见她青春岁月的一鳞半爪。那位女性现在正埋头在一堆文件后面，对站在她面前的冯渊和菲尔蒙德不理不睬。

过了好久，罗佛卡尔·尼娜玛才终于从文件堆里抬起头，然后她立刻便从半月形眼睛的上方发现冯渊正面带微笑地看着她。

“你们怎么还在啊？”

尼娜玛讽刺地说道，一面把手中的笔重重地插进了一旁的墨水瓶里。墨水瓶在桌沿上危险地晃动了几下，让人不禁为它的命运捏一把汗，然而最后它终于还是稳稳地留在书桌上，逃过了粉身碎骨的厄运。尼娜玛眯起眼睛，仔仔细细地把冯渊上下打量了一番，而冯渊却对此毫不在意，泰然自若地接受对方审视的目光。

“菲尔蒙德，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等三司陪同殿下昨日晚间刚到。”

虽然菲尔蒙德明知道尼娜玛对他们的行踪早就了如指掌了，不过他还是老实地回答了尼娜玛的提问。本来想说让他们厌

烦自己走掉就好了，却没想到这两个人这么死皮赖脸，尼娜玛也觉得非常无趣。

“那这位就是施德那比王子了。”

“小子施德那比见过罗佛卡尔公。”冯渊礼貌的回复。

尼娜玛不禁扬起了眉毛：“殿下过谦了。小女穆娜瑟现在似乎是殿下的护卫，不知道小女为什么没有跟来？”

“穆娜瑟将军好像有事和波尔文沙阁下商议，现在在司马府，是否少时让她来见您一面？”冯渊答道。

“不必了。殿下才是，该不会是专程来看我这张老脸的吧。”

尼娜玛说着，向后深深地躺进宽大的扶手椅里，审视的目光直逼向冯渊。

冯渊毫不退缩地迎着尼娜玛的目光，脸上的微笑丝毫没变：“因为最近我的行馆里出了点意外，波尔文沙阁下觉得需要加强行馆的保卫，所以我们特地来请示一下罗佛卡尔公，奉启之前的十几天能不能在全城实行宵禁。”

尼娜玛的眉头稍稍皱了一下，但是她毕竟是久历宦海的宰相，马上就用平静的语气回答道：“治安之事由司马府依制处理即可，不必事事向我请示。”

“那么罗佛卡尔公的意思是？”冯渊问。

“就按你们的意思办吧。”

“感谢公爵阁下，那我们就不打扰您处理公务了。”

“那么，我也不便挽留了。来人，送殿下和司徒大人。”

说完，尼娜玛直了直身子，又把头埋进了那堆似乎永远也处理不完的文件中。冯渊回头最后看了一眼尼娜玛额头上的“堕天”，跟着卫士和菲尔蒙德一道离开了宰相府。

回侧馆的路上，菲尔蒙德向冯渊表达了自己的疑惑：“就像尼娜玛所说的，治安之事不需要向宰相请示，殿下又何必亲自来自一趟呢？”

“不好吗？”冯渊反问道，“既然是对手，我当然想要一睹这位宰相大人的尊容了……说起来，宰相大人真是个相当有魅力的女性，古力欧魔王很有眼光呢！”

“这……”菲尔蒙德对冯渊的回答显然有些不以为然，“殿下为了这种事情而犯险，太不值得了吧？”

“犯险？难道罗佛卡尔公还会在宰相府里杀了我不成？”

“可是这里毕竟是敌阵……”

“就是因为是敌阵，所以我才一定要亲自来。”冯渊回答道。

“这是为什么？”

“听了你们的介绍就能明白，这位宰相大人可不是对她以礼相待就会回应的人。”冯渊解释道，“动之以情是说服不了她的，所以我要诱之以利，让她知道与我合作不是坏事。”

“啊……”菲尔蒙德似乎有点明白了。

冯渊继续说道：“要是罗佛卡尔公以为我遇到刺杀就只会抱着脑袋躲起来，那之后就不用谈了。所以我首先要让她知道，我并不惧怕她，我们是平等的对手。然后，”冯渊看了看菲尔蒙德，“我要赢她，让她了解我的力量，让她知道与我合作有利可图。”

听了冯渊的解释，菲尔蒙德点点头，说道：“殿下果然聪慧过人。”

“说这话还太早了。”冯渊的语气里没有丝毫得意的感觉，“能不能赢她，我现在可是一点把握都没有，搞不好我真会死在她手上也说不定。”

“臣等就算拼上性命也绝不会让殿下有任何闪失的。”菲尔蒙德坚决地回答道。

冯渊宽慰地笑了笑，说道：“那就有劳了。”

这时，冯渊突然问了菲尔蒙德一个没头没脑的问题：“菲尔蒙德阁下，同一个家族的人额上的‘堕天’都是一样的吗？”

“并不是，应该说每个人的‘堕天’都不一样。您想一个人的父母双方一般都来自不同的家族，自然殿下所说的情况应该是不可能发生的。”虽然不知道冯渊的用意，菲尔蒙德还是认真地做出回答。

“喔……”冯渊陷入了沉思。

“啊，其实也不能这么说。”菲尔蒙德突然又补充道。

“怎么？”

“虽然没有什么确实的理论，但是一般子女的‘堕天’会和父母双方的都很相似。”菲尔蒙德继续说。

“都很相似？”冯渊疑惑地问。

“怎么说呢……就像是，某些部分和父亲的相像，另一些部分和母亲的相像，比如说左边和父亲的一模一样，右边和母亲的一模一样之类的。不过这些也可能只是心理作用就是了。”

“是这样……”冯渊点了点头若有所思。

.....
.....
.....

之后的十天里，冯渊几乎整天待在书房，饭菜都是由女仆送到书房里来。穆娜瑟现在简直是寸步不离地守着冯渊，不但对每道端到冯渊面前的饭菜都要先试毒才让冯渊吃，甚至晚上也就在冯渊的卧室里守夜。先不说几天下来穆娜瑟的眼睛红得跟兔子一样，就是冯渊晚上偶尔睁眼看见她像根木棍一样立在自己床边，也难免被吓一大跳。

这天午后，冯渊坐在书桌前，一边打着哈欠一边用笔在纸上涂涂画画。冯渊的身边，穆娜瑟正蜷缩在一张椅子上呼呼大睡。因为知道她这几天的辛苦，冯渊没有叫醒她，即使她的姿势看上去非常古怪而且肯定不太舒服。

十天下来，冯渊的书桌上已经堆满了纳库米斯搜集来的各种

资料。对于纳库米斯的细心和一丝不苟的个性，冯渊是彻底地领教了，而且也深深地感到有这样一个“后勤部长”的自己是多么幸运。经过了十天的研究，冯渊对自己的对手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但是却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说服她支持自己。然而时间不等闲，七天之后就要举行奉启仪式，如果不能在此之前说服尼娜玛，冯渊他们的一切计划都将会化为泡影。

形势如此紧急，冯渊却还是悠然自得地在纸上胡乱涂鸦，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咚咚咚……”

午后三点左右，房门被毫无预兆地敲响了。说时迟那时快，冯渊就像装了弹簧一样，身子猛地向后一仰，瘫坐在椅子上，而且还不忘顺手将自己涂鸦的纸张推到了一边。

“进来。”

冯渊有气无力地叫道，他的双眼朦胧地半闭着，夹在手指缝里的笔危险地晃晃悠悠，似乎马上就要掉在地上一样。

推门进来的是一个女仆，她很高，一张瓜子脸显得非常清秀。女仆手里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摆着一杯红茶、几块方糖和一小碟点心。

“殿下，是下午茶的时间了。”

“啊，我正好有点渴。”

冯渊无力地冲着她笑笑。因为桌子上太乱，根本没有可以放下托盘的空间，女仆优雅地走到冯渊的身边，半跪在地上，把托盘伸向冯渊。冯渊费力地转过身，用空着的左手颤颤巍巍地端起了那杯红茶，因为实在抖得太厉害了，很多茶水洒在了地上。

“如果殿下不方便，可否由奴婢代劳？”女仆关切地问。

冯渊又无力地笑笑，摇了摇头。他稍稍用力稳住了茶杯，端到嘴边喝了一大口。然后他长长地吐了口气，又把茶杯放在了托盘里。

“这几天总是觉得特别疲倦，不知道为什么。”冯渊满足地坐回到椅子上，自嘲地说。

“不日就要举行奉启，殿下身体不适的话，是否请太医来看看？”

“不必了，可能是因为这几天都没有睡好吧。穆娜瑟这个家伙每天晚上都站在我屋里，搞得我有点神经衰弱。”冯渊满不在乎地回绝了女仆的提议，虽然他的声音已经相当虚弱了。

这时，冯渊看见女仆仍然跪在地上，便用手势告诉她站起来，一边吩咐道：“我想休息一下，你先出去吧。”

“是。”

女仆领命端着托盘走出了房间，随着房门吱呀一声关上，书房里安静了下来。

几乎就在房门关上的一瞬间，冯渊突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刚才虚弱无力的他就好像是别人一样。只见冯渊迅速跑到书房的角落，从书柜的背后拉出了一个皮革的袋子来。说时迟那时快，冯渊猛地把手指伸进了自己的喉咙里……一阵激烈的呕吐之后，冯渊瘫坐在书柜前，大口的喘着粗气。这时冯渊斜眼看了看睡在一旁的穆娜瑟，发现她居然没有醒。看来穆娜瑟这几天是真的累坏了，冯渊笑着想道。

把皮袋子塞回到书柜背后，冯渊又坐回到书桌后面。他把自己的涂鸦重新展开在书桌上，仔细端详着。

“对……对不起，殿下，我……我怎么睡着了！”

冯渊抬起头，正好看见穆娜瑟焦急地梳理着乱掉的头发。看来她对自己的失职感到非常羞愧，因为她的耳朵根都全红了。

“殿下怎么不叫醒我呢？”

“看你睡得那么香，我也舍不得叫醒你啊。”冯渊轻描淡写地回答。

穆娜瑟露出一副不知道该怎么说好的表情，这些全被冯渊看

在眼里。

“你已经十天没睡了，不能保持精神振作，做为护卫可是失职行为。”

“殿下！”穆娜瑟不服气地反驳道。

“难道不是吗？”冯渊抬起眼，盯着穆娜瑟恼怒的脸，“今天你不就在任务中打瞌睡了吗？而且刚才送下午茶的人来了你也没有发现吧？你以为寸步不离地守着我就是护卫的工作吗？像你这样的状态，如果真的有刺客你还能应对吗？”

穆娜瑟一下被冯渊说得哑口无言，只能垂头丧气地站到一边生闷气。

“你给自己太多压力了，我的护卫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你不用把什么都揽在自己身上，我也会剑术，多少还是能够保护自己的。”

发现自己的话说重了，冯渊赶忙柔声安慰穆娜瑟。但是穆娜瑟的情绪还是没有得到多少改善。对着这个怪怪的大小姐，冯渊也感到束手无策。只好选择不再管她，毕竟冯渊自己现在还有更加紧急的事。

穆娜瑟自知理亏，也明白自己最近一直都很疲倦，但是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她实在不想就这么半途而废。为了让昏昏欲睡的头脑清醒一下，穆娜瑟开始在书房里走来走去。走到书桌前的时候，穆娜瑟一眼看见了冯渊面前的那张涂鸦。

“殿下在画自己的‘堕天’吗？”

“嗯？”

穆娜瑟突然冒出的话让冯渊吃了一惊，但是紧接着，吃惊变成了狂喜，冯渊激动地又低下头去看着自己画的图形。

“这里也没有镜子……”

穆娜瑟转头看了看四周，最后终于还是只能放弃了。

“这里不太像，还有这里，这里也是……”穆娜瑟用手指着

纸上的图形，告诉冯渊。

冯渊迅速在穆娜瑟指出的每个地方画上一个圈。接着，冯渊把图形拿起来仔细观看，脸上不知不觉绽开了笑容。

“如果殿下愿意的话，可否让臣下……”

穆娜瑟本想说代冯渊画的，但是她的话被冯渊的笑声打断了。

“穆娜瑟你真是天才，你帮了我大忙啊！哈哈……”

“殿下，这个……”

穆娜瑟莫名其妙地看着大笑的冯渊，却不知道自己对冯渊的计划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

.....

.....

夕阳的余晖中，一个穿着黑斗篷的身影穿过侧馆前的空地向侧城的正门快步走去。因为还没有到宵禁的时间，城门口的卫士看了“他”出示的令牌，立刻就放行了。出了侧城之后，“他”走过连接侧城和主城的天桥，然后毫不迟疑地穿过王宫背后错综复杂的林道，来到了宰相府后面。在宰相府的东侧，黑斗篷在一扇小门前停下了脚步。门前的两个卫士看了看“他”的令牌，都没有让“他”放下兜帽就放行了。

虽然已经是傍晚时分，尼娜玛仍然埋头在大堆的文件后面。这时候，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打开了。尼娜玛抬头看了看，发现是黑斗篷站在门口。

“菲啊，怎么这个时候到这儿来？”

随口问了句，尼娜玛立刻又埋下了头。但是过了一会儿，尼娜玛渐渐发现了一丝异样，因为黑斗篷始终没有回答她的问话，而是一直沉默地站在门口。

“菲，怎么了？”

尼娜玛又一次抬起头，但是她立刻发现自己的问题根本不需要回答——站在她面前的是放下了兜帽的冯渊。

已经被发现的冯渊还是没有开口，也没有走近尼娜玛的书桌。

“原来是殿下啊。我听说殿下最近身体不适……殿下的演技真是让人佩服。”

尼娜玛立刻就了解了眼前的状况。她丢下手中的笔，又一次深深地倚进了扶手椅里。尼娜玛的两眼就像老鹰一样闪着寒光，直勾勾地盯着冯渊微笑的脸。

“让穆娜瑟试毒守夜，断了我两条路，再加上你们控制了菲，殿下还假装中毒，我自然不会再从其他地方下手。好计策，菲尔蒙德也大有长进啊。”

“我只是觉得与其等着公爵大人的手段，不如直接把穆娜瑟放在明处，这样穆娜瑟和我的卫士们也比较不容易受伤。”冯渊慢条斯理地解释道，“我们知道刺客在侧馆中，只要稍加监视就不难找出您的部下，也不难知道您打算用什么手段。虽然我们不知道茶里有毒，不过既然穆娜瑟会先喝，那就肯定不会是剧毒。只要不会一下毒死我，就总有办法可以应付，倒不如将计就计……我猜想这种毒是要累积到一定量才会致命，所以穆娜瑟只喝一点不会有事，而久而久之我就会被毒死，对吗？”

“不错，不错……”尼娜玛拍了拍双手，就仿佛是在称赞自己聪明的学生一样，“那菲还活着吗？”

“不必担心，她很好。”冯渊微笑着回答。

“怎么？殿下下来这儿不是向我这个老太婆宣战的吗？”尼娜玛冷笑着问道，“还是说，殿下不打算告诉我，现在外面我的卫士已经被摆平了，你的人就等着给我这个老太婆剖腹挖心了？”

“来的就只有我一个，没有别人。”冯渊轻松地说，“您的卫士还在门外，您随时可以叫他们进来，把我……”冯渊微笑着做

了一个砍头的动作。

尼娜玛脸上的冷笑消失了，她审视着眼前这个男人，暗自琢磨这个只有自己一半年纪的小子的用意。

“既然是这样，那殿下又是来做什么的呢？”

“正确地说，应该是公爵大人叫我来的吧。”冯渊说。

“嗯？我什么时候叫你来了？”尼娜玛冰冷地说。

冯渊的拇指在鼻尖擦了擦。

“公爵大人如果不毒死王后和小王子的话，又怎么会轮得到我现在站在这儿呢？”

“哼，你有什么证据？道听途说，诽谤宰相，可别期望我会善罢甘休喔。”

尼娜玛冷笑着说，听上去完全没有一点动摇，然而她的手指不知不觉间已经绞在了一起。

“我当然没有证据，”冯渊摊开双手，用一个灿烂的微笑回应了尼娜玛，“而且我根本不需要什么证据，老实说我还应该感谢公爵大人呢。”

尼娜玛的手指捏紧了一下，她低头看了看桌下藏着的宝剑，又看了看冯渊——看上去冯渊没有带武器。

“殿下此行不是专程来向我表示谢意的吧？”

“当然，我是来谈判的。”冯渊认真地回答道。

“谈判？我们之间有什么好谈的？”

“我倒是觉得我们之间大有可谈。”冯渊的笑容比刚才更加热烈了一些，“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立场，不是吗？”

尼娜玛的眉头皱了皱，“殿下的话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可以互惠互利，做成一笔交易。”

“怎么个交易法？”

冯渊的拇指在鼻尖擦了擦，清楚地说道：“按魔族的规矩，订契约如何？”

尼娜玛笑了笑，老谋深算地说：“七天后的‘奉启’，知道真相的只有我一个人，我说你没有得到王启你就没有得到王启。到时候你充其量不过是个王子，你凭什么跟我谈条件？”

冯渊早料到对方会打出这张牌，镇定自若地答道：“因为我当不了魔王对我们大家都没有好处。”

“喔？我怎么看不出来？”尼娜玛冷笑着说。

“当然是……”冯渊讽刺地说，“因为你眼睛已经被嫉妒蒙住了呗。”

尼娜玛猛地站起身，从桌案下抽出了暗藏的剑。没想到冯渊不但不躲开，反而趋前几步，反而把尼娜玛吓得连连后退，她急忙仗剑护住胸前，冯渊却再没有更多的动作。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说过了，我想和你订契约。”冯渊重复道。

“哼，开口闭口就是契约，你可知道违反契约的代价……”

“死。”冯渊郑重其事地说道，“而且灵魂将堕入深渊永不得解脱。”

尼娜玛愣了一愣，冯渊便继续说了下去：“虽然‘堕入深渊’什么的我不相信啦，不过‘死’肯定是真的吧。”

“你就这么想当魔王？”

“不是‘想’，而是‘必须’。”冯渊坚决地回答，“我有死也要当魔王的理由。”

尼娜玛一下被冯渊的气势镇住了，过了好久都没有说话。冯渊也不着急，站在原地等着尼娜玛的反应。

“那么，”尼娜玛终于回过了劲，“你又能给我什么呢？”

冯渊毫不迟疑地答道：“统一魔界。”

片刻的沉默之后，尼娜玛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我还以为你能

给我什么条件呢，就这？这和我有什么关系，这还不是对你有利吗？”

“难道公爵大人打算把这个烂摊子直接丢给穆娜瑟吗？”

毫无预警地，冯渊突然抛出了这句让人意想不到的话。尼娜玛一惊，已经垂下的剑又一下提了起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

“公爵大人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了吧？”冯渊镇定地回答。

刷！尼娜玛的剑一下架在了冯渊的脖子上。尼娜玛的手因为愤怒而颤抖着，而冯渊却如泰山一样巍然不动。

“是谁叫你来说这种话的？”

冯渊斜眼看了看尼娜玛闪着寒光的剑尖。

“纳库米斯阁下找到了你的最近见过的太医，然后菲尔蒙德阁下使了点手段让他把话全招了。”

尼娜玛的剑尖更加贴近了冯渊的脖子，而且颤抖得更加厉害了。

“你的病最多再撑五年时间，”冯渊丝毫不为所动，“到时候自然是由穆娜瑟继承爵位和相位。你打算让她接手你现在面对的这个烂摊子吗？”

“那和统一魔界有什么关系？”

“现在四分五裂的魔界中，紫宫完全没有权威可言，你这个宰相根本是个空架子。”冯渊冷笑着说，“而且你应该也很明白，以你的力量是不可能五年内统一魔界的。但是我就可以，只要我能够成为魔王。只要统一魔界，宰相的权威就能恢复，这对你可是有利无害啊。”

“哼，”尼娜玛对冯渊的话嗤之以鼻，“你凭什么这么肯定你就能统一魔界？”

“不是肯定，而是我没有退路不是吗？”冯渊真诚地说，“五年之内统一魔界，这就是我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否则我和我的命

就都只有五年了。”

尼娜玛似乎在掂量要不要相信这个毛头小子，冯渊趁机继续说了下去：“我的第二个条件就是照顾穆娜瑟。”

听到冯渊的话，尼娜玛的手抖了一下，剑尖在冯渊的脖子上划出了一道血痕。

“就算穆娜瑟是我的养女，我也没有义务为了她让一个小毛孩子爬到我头上去。你这个条件可没什么用啊。”尼娜玛嗤笑着说。

“如果穆娜瑟真的只是‘养女’的话……”冯渊淡淡地说。

尼娜玛的眼睛一下睁得滚圆，为了掩饰自己的惊讶，她用力咬了咬嘴唇。

“什么意思？”

“我是说，穆娜瑟应该是你的亲生女儿才对。而且是你和你最爱的人——古力欧魔王的女儿。”

“你凭什么……”尼娜玛咬牙切齿地说，“是菲尔蒙德那帮家伙告诉你的？”

“不是，菲尔蒙德阁下他们并不知情，穆娜瑟也还不知道。”冯渊肯定地说。

“那你凭什么这么说？”

冯渊伸手轻轻地拨开了贴着自己脖子的剑刃，因为它颤抖得太厉害了，冯渊生怕一个不小心自己的小命就要交代在当场。尼娜玛看来是受到了很大的惊吓，就这么任由自己的剑尖指向了地面。

“穆娜瑟今年二十二岁。二十二年前，公爵大人曾经突然告病休养了一年之久，而穆娜瑟的生日恰好就在公爵大人休养的这段时间内。而且，公爵大人虽然对外宣称穆娜瑟是养女，可是却没人知道她的亲生父母是谁。”

冯渊看着眼睛越睁越大的尼娜玛，满意地继续说下去：“听说

每个人的‘堕天’都会和父母双方的相似。如果从穆娜瑟的‘堕天’上，剔除与你相似的地方，剩下的部分就……”冯渊指了指自己的额头，“和我头上的这个毫无二致。这说明穆娜瑟有王族的血统。”

尼娜玛用力地咬着牙，她想提起剑，却没有力气。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保守了二十多年的秘密，以为将永远不会被别人知晓的秘密，居然被这个毛头小子当着她的面娓娓道来。

“这样就清楚了。十二年前，你真正想毒死的并不是王后，否则你根本不用等这么久才动手。”冯渊毫不留情地继续穷追猛打，“你真正想毒死的是她腹中的王子。你真正嫉妒的，是他可以以王子的身份出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而你的孩子却只能偷偷地出生，被当做养女养大。这么一看，你想杀我的理由也不是不想让我‘爬到你的头上’，而是嫉妒我虽然在人类世界长大，却可以得到你的女儿永远不可能得到的名分。”

被冯渊嘴里如雨点般的字句砸中，尼娜玛几乎快要虚脱了，但她毕竟是罗佛卡尔公爵，魔界的宰相，多年的政治斗争都没有把她打倒，这个小子更不能！

尼娜玛本来已经垂下了的剑又举了起来，而且这次她的剑尖直直地指向了冯渊的心脏。

“哼，你知道的还真多啊！”尼娜玛恶狠狠地说道，嘴角带着强装出的冷笑，“但是王子殿下，你不要忘了，这里可是我的地盘，就凭你知道这么多不该知道的事，我就不会让你活着从这儿走出去！”

冯渊低头盯着尼娜玛的剑尖看了好久，突然大笑起来。尼娜玛的牙咬得更紧了，因为她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会泄漏了心底的怯意。

“可是公爵大人，穆娜瑟可是还在我的地盘上呢。”

“你想威胁我！”

“请别误会，”冯渊坚决地说，“我只是害怕公爵大人不给我说话的机会。穆娜瑟是个忠诚的战友，我是绝对不会让她的性命受到威胁的。而且我答应你的事，就一定会办到。”

看着冯渊坚决的眼神，尼娜玛举着剑呆立了好久。终于，她把剑收回桌下的剑鞘中，又重新坐进自己的椅子上。她看上去仿佛一瞬间苍老了十岁，心力交瘁地陷在椅子的扶手之间。

“我这么多年究竟是为了什么在努力呢？”尼娜玛自嘲地说，她的声音充满了倦意，“为了保护他的国家吗？为什么？我为什么要保护这个令我们无法在一起的该死的国家！”

尼娜玛的声音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单纯的发泄。

“说到底，我说不定其实是为了女儿才对。可我根本不是个好母亲。我努力工作，疏远她，让她寂寞了这么多年，结果到头来却还是只能给她留下一个烂摊子，还是没有办法让她的处境好过一点。”

冯渊看着这个疲惫的母亲，想起自己的身世，不禁感到深深的同情。

“至少你还有五年的时间不是吗？”冯渊温柔地微笑着说，“现在开始还来得及。”

尼娜玛疲惫地笑笑，黯然地说：“她恐怕已经恨死我这个‘养母’了。”

“绝对不是。”冯渊斩钉截铁地说。

迎着尼娜玛询问的目光，冯渊肯定地说道：“当菲尔蒙德阁下他们说起你的事情的时候，穆娜瑟的表情……我看得出来，她绝对不恨你。而且，其实穆娜瑟会选择帮助菲尔蒙德阁下他们，很大程度上大概是为了能替您‘恕罪’。”

听到冯渊的话，尼娜玛终于露出了宽慰的微笑，她稍稍坐直了身子，推开了面前堆得乱七八糟的文件。

“就算是安慰我这个老太婆的话，我也很感谢了。”尼娜玛抬

眼看着这个比她小一半的男人，突然感到一种无法言喻的强大感，让她身上的汗毛都不禁竖了起来，“你提了两个条件，那你要什么作为交换呢？”

“服从我，直到你生命的尽头。”冯渊一字一句清楚地说。

“很合理，五年时间不算特别贵。”尼娜玛闭上眼睛笑了笑，她不明白刚才的感觉是什么，但是也不打算去深究，“那么，我接受你提出的契约。”

说完，尼娜玛站起身，向冯渊伸出了右手，冯渊也毫不迟疑地伸出右手和那握手握在一起。霎时间，一股强光从交握的两只手中迸发出来，将整个房间笼罩在了一片炫目的纯白之中。片刻之后，强光消失，冯渊和尼娜玛的手背上都被印上了一个奇怪的图案——一条缠绕在十字架上的蛇。

松开了尼娜玛的手，冯渊将手背举到眼前饶有兴味地细细查看。

“这个就是‘古蛇之印’？”

“对，”尼娜玛肯定的回答道，一面又坐回到了椅子上，“这就是用灵魂作为代价所签订契约的证明。”

“那么，”冯渊放下了自己的手，好奇地问，“如果有一方的这只手被砍掉了呢？”

“这是烙在灵魂上的印记，除非你的灵魂离开身体，否则契约是不会解除的。”尼娜玛白了冯渊一眼，说道。

冯渊满不在乎地笑了笑，说：“我想也是。”

这时，尼娜玛突然想起了一些事，“殿下，臣有个请求，希望殿下能……”

“您的病情和穆娜瑟的事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包括穆娜瑟，请放心。”冯渊善解人意地说。

“谢谢殿下。”

“既然我们已经订了契约，那我也没有什么必要隐瞒您了。”

“嗯？”尼娜玛茫然地看着冯渊。

“我是个人类。”

刷！尼娜玛的剑又被猛地抽了出来。

“我允许你用剑指着我！”

冯渊大叫着，他的话音刚落，尼娜玛的剑尖已经又指向了他的心脏。

“这是怎么回事？”尼娜玛恶狠狠地地问道。

“别紧张，这件事穆娜瑟和三司都知道，我头上的‘堕天’还是菲尔蒙德阁下印上去的。”

“啊？”尼娜玛莫名其妙。

“请别着急，听我慢慢说。”冯渊慢条斯理地说着，“是我的‘爷爷’，也就是你们的萨尔巴布萨前魔王让我带着‘王冠的证明’来魔界继承王位的。”

“什么？”尼娜玛感到自己刚刚似乎被骗上了贼船，“萨尔巴布萨那个老家伙？”

“嗯，恐怕就是这样，”冯渊微微一笑，“他提的条件就是统一魔界，除此之外我可以按我的想法做。”

尼娜玛好像被棍子打蒙了一样，愣了好久，才终于又把剑收回了鞘里。她虚弱地苦笑着，觉得自己的头好像打了一倍。

“那个老头子可真是有趣啊！”但是她的语气听起来，似乎一点也不觉得有趣。

“我也这么觉得。”冯渊打趣地说。

尼娜玛又白了冯渊一眼，忧心匆匆地说：“如果你连魔族都不是，奉启的时候要怎么办啊？”

“啊？”这次换成冯渊莫名其妙了，“既然宰相和三司都是我的人，奉启还能有什么问题？”

听到冯渊的疑问，尼娜玛苦笑着说：“我们都是你的人有什么用？关键是那个‘老家伙’怎么想。”

“哪个‘老家伙’？”冯渊茫然地看着头痛的尼娜玛。

“算了，”尼娜玛无可奈何地说，“既然萨尔巴布萨那个老鬼这么安排，说不定真的没问题呢。哈哈，只要别见血就好了。”

“啊？”

冯渊怔怔地愣在原地，茫然地看着尼娜玛在一旁絮絮叨叨。

.....

.....

.....

终于，十四日到了，月圆的日子到了，奉启的日子到了。

冯渊从早上就开始坐立不安。就连穆娜瑟都忍不住说了冯渊两句，因为他一直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转来转去。但是冯渊也没有办法，平时他总是很悠闲的样子，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完全可以左右事情的进展，但是现在，他却觉得说不出的无力和不安。

关于奉启的事尼娜玛之后一直不肯好好说清楚，而冯渊对于自己是人类这件事实在是想不到任何办法可以补救，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如此深刻地理解到了“尽人事，听天命”这句话的真意。

然而时间还是在飞快地流逝，看着看着火红的夕阳就已经完全落到山的那边去了。

冯渊忐忑不安地用完了晚膳，在女仆们的帮助下换上了一身华丽得过头的衣服，然后便出门前往主城了。他需要在午夜之前赶到王宫地下的“祭祀之间”，而且必须用走的穿过都城赫尔的几条主要街道，然后才能回到王城。一路上，都城的百姓们夹道欢呼着，却没人知道冯渊现在心中的恐惧，因为尼娜玛的那句“只要别见血就好了”一直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

其实这条路并不是很远，但是冯渊身上的这身行头又重又紧，让他迈不开步子，他现在突然非常怀疑那些养尊处优的少爷们是怎么穿起这身东西从东宫走到那里去的。不过，出门早的好处就

在这儿了，虽然走得非常缓慢，冯渊还是在十点左右就到达了祭祀之间门前的大厅。

等待的时间不但漫长而且枯燥。因为三司和宰相都还要做些准备，而其他人不允许靠近祭祀之间，所以等在这里的只剩下冯渊一个人。祭祀之间门外是一个方形的大厅，大厅空空荡荡的，只有四个角上立着四根粗大的石柱。冯渊有点怀疑大厅是不是故意被设计成山洞的样子，因为大厅的四壁和地板非但没有打磨，反而特别地凹凸不平，一点都不像是关系到一国政权归属的重要地方。虽然已是深秋，地底下却闷热得很，更何况冯渊还穿着这些厚重的衣物，他不断地扯开领口往里面扇风，可是这样也没有让他的感觉好多少。

突然，本来炎热的空气仿佛一瞬间冻结了，刚才还汗如雨下的冯渊顿时感到汗毛倒竖，忍不住打了个冷战。他慌忙向四周查看，可是身边什么都没有，只有安静的石柱立在黑暗空旷的大厅之中。稍稍集中了一下精神，冯渊终于发现这冰冷的感觉是从祭祀之间的门上传来的，可就在他刚打算要一探究竟的时候，那种冰冷的感觉突然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燥热的空气又再次把他裹得严严实实。

“殿下。”

冯渊转过头去，发现原来是尼娜玛领着三司走了进来。

“罗佛卡尔公你们来了。”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进去吧。”尼娜玛说。

纳库米斯看着冯渊惊慌的脸，露出担忧的神色。

“殿下身体有不适吗？”

“啊，”冯渊赶快换上宽心的笑容，“没事，我们进去吧。”

五个人推开门进了祭祀之间。祭祀之间是一个小房间，里面没有什么装饰，只有四面墙壁上挂着一些火把，淡蓝色的火焰在火把头上优雅地舞动着，让人感到莫名的诡异。祭祀之间的正中

央是一个高台，高台上有一个方形的祭坛，一把带鞘的剑端正地摆放在祭坛的顶上，看来这就是传说中的真王剑了。

根据他今天被教育了一整天的仪式进程，冯渊将“王冠的证明”捧在手中缓缓地走上高台，来到了祭坛的正面。三司和尼娜玛都屏住了呼吸，因为他们都不知道今天的仪式中究竟会发生什么。

冯渊首先将“王冠的证明”举过头顶，然后将它恭敬地挂在祭坛前方的一个钩子上。接着，他站在原地，向真王剑鞠了一躬，这才战战兢兢地将真王剑从祭坛上拿了起来。

毫无来由的，冯渊突然又感觉到了刚才在祭祀之间外所遭遇的寒气。然而这股寒意却没有让他感到丝毫不快，即使此时他清楚地知道寒气就来自他手中的真王剑。

台下的三司和尼娜玛也都显出了惊恐的神色，因为他们也感觉到了那刺骨的寒冷，也看见了冯渊眼中惊异的光芒。但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做什么，一股刺眼的蓝光已经从真王剑中发散了出来，将整个祭祀之间照得如同白昼一般明亮。

“殿下——”

纳库米斯失声尖叫。

第五章 堂皇圣殿中的暗涌

“殿下——”

纳库米斯尖叫了起来。菲尔蒙德想上前，但是那蓝光实在是太强烈了，而且还有彻骨的寒气伴随着蓝光涌来，令他根本无法靠近。

“殿下？”

菲尔蒙德试探着问道，然而却没有得到任何回答。强烈的不安在菲尔蒙德心中升起，他甚至能够想象到冯渊在这样的寒冷下已经冻僵……或许更可怕，冯渊说不定已经被冻死在这片强光的中心。担忧和焦虑令菲尔蒙德心如乱麻，他用手遮住眼睛，冒着双眼被灼伤的危险向祭坛的方向望了过去。然而，当菲尔蒙德看清强光中心发生的事情时，他顿时惊呆了。呈现在菲尔蒙德眼前的是一幕极其诡异的情景——

冯渊的左手握着带鞘的真王剑，一边用右手温柔地抚摸着装饰华丽的剑鞘，就仿佛是在抚摸疼爱的宠物一样。他的双眼注视着手中的宝剑，脸上带着狰狞地笑容，就好像身边的严寒根本不存在一样。

菲尔蒙德环视四周，其他三人脸上都带着惊恐万状的表情，很明显他们都和菲尔蒙德看到了同样的光景。然而就在菲尔蒙德他们不知所措的时候，蓝光突然消失了，顷刻间祭祀之间又恢复

了原先的昏暗和燥热，就仿佛刚才的一幕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菲尔蒙德再次向祭坛望去，惊讶地发现冯渊脸上的笑意已经消失了，留下的只有专注的神情。

这时，冯渊放下了左手，但是没有放开手中的真王剑。他好奇地扫视了一遍这个狭小的房间，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跌倒在地众人身上。只见冯渊微微一笑，平静地开了口：

“起来吧，诸位，我们还有事要做呢。”

众臣呆呆地看着微笑的冯渊，忘了回答，甚至都忘记了要站起来。

.....

.....

.....

“啊.....”

琳利亚尖叫着坐起身，才发现自己原来躺在床上，而刚才的一切都不过是梦境。她轻轻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回忆起梦中模糊的情景，那种难以言喻的悲伤依然挥之不去。

这时，卧室的门被轻轻地推开了，一个身穿铠甲的圣堂武士走了进来。

“光母圣神，您没事吧？”

琳利亚扭头看了看进来的人，温柔地微笑着回答：“我没事，法丽莎。只是一个噩梦。”

叫做法丽莎的女性圣堂武士从放在凳子上的篮子里拿出一条毛巾，小步走到床边恭敬地递给琳利亚。

“谢谢你，法丽莎。”

琳利亚接过毛巾，擦干了脸颊和额头的汗水，这才把毛巾又递回给法丽莎。琳利亚这时环顾了一下四周——这里是她的卧室，位于光母圣堂最深处的圣母殿中，是圣教国最神秘和神圣的场所。尽管已经差不多过了半年的时间，琳利亚还是对这个华丽得有点

过头的房间不太适应。就说现在琳利亚身下的大床，不但装饰得金光闪闪，而且论尺寸几乎能占满琳利亚在乡下的小房间。不过琳利亚并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就接受了间卧室，因为她是曙光的圣母，接受教民的崇拜是她的义务。

“法丽莎，我怎么睡在床上？”

“昨天光母圣神在为普利郡祈降圣水之后就昏倒了，是属下扶您回来休息的。”法丽莎拿着毛巾站在琳利亚的床头，“您这几天太累了，每天至少都要进行三场仪式，您也不是铁打的啊。”

听见法丽莎粗俗的遣词用句，琳利亚不禁捂嘴一笑，饶有兴味地看着法丽莎。法丽莎也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失礼，脸登时就红了。

“法丽莎失言了，请光母圣神责罚。”

“我很高兴啊。”琳利亚说，“我不是一直叫你和我说话时随便一点吗？”

“可是，光母圣神……”

“还有，我也说过让你不要再叫我‘光母圣神’了，对吧？”琳利亚佯怒道。

琳利亚脸上的愠色让法丽莎顿时显得手足无措。看见法丽莎慌张的样子，琳利亚装出来的怒气立刻就飞散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好了，不吓你了。不过我是真的希望，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你能随便一点。老实说，一直被‘光母圣神’‘光母圣神’地叫，并不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

虽然脸上依然是温婉的微笑，琳利亚的语气中却透着说不出的寂寞。看着黯然的琳利亚，法丽莎咬了咬嘴唇，有点结巴地轻声叫道：“琳……琳利亚大人。”

听到法丽莎滑稽的声音，琳利亚捂嘴笑了起来，这让法丽莎尴尬得耳根都红了。

“好了，好了，不逗你了。本来我是希望你能把那个‘大人’去掉的，不过看来也不能再强求你了。不过以后也要这么叫，好不好？”

“是，琳……琳利亚大人。”

琳利亚忍着笑点了点头。

“好，我要起来了，帮我把衣服拿过来吧。”

琳利亚在法丽莎的帮助下换好衣服，梳妆完毕。在圣母服饰的包裹下，刚刚那个看起来有点病弱的小姑娘不见了，现在站在梳妆镜前的是一位威严又圣洁的女神。

不知不觉间已经是下午两点了，沿着光母圣堂中金碧辉煌的走廊，琳利亚在法丽莎的搀扶下向圣堂外走去，她们的目的地是位于光母圣堂东侧的教长院议会厅。

圣教国的政治体制非常简单：最高统治者，同时也是全体教民崇拜的偶像，就是曙光的圣母。圣母是至高无上的存在，所有的臣民都必须无条件服从。然而，在圣教国两千年左右的历史中，有曙光的圣母存在的时间，就只有刚刚建国时的一百三十二年 and 最近的半年。在没有圣母的情况下，圣教国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权力机关——由教会中地位最高，常常是最年长的三十六个牧师组成的教长院。教长院的成员在圣教国内被称为教长或者掌教。在圣母缺席的情况下，教长院将代表圣母行使权利。一般每个教区会由一名教长管辖，其下再设大司教、司教等职位，由牧师担任，管理教区的具体事务。教长院每半月开会一次，由于现在有了曙光的圣母，教长院的会议圣母也将参加，而今天恰恰是月中教长会议召开的日子。

在教长院会议室的门口，琳利亚仍然礼貌地敲了敲门。片刻之后，两名圣堂武士从会议室里面打开了房门。琳利亚在法丽莎的搀扶下缓步走进会议室，她们绕着会议室正中央的大圆桌慢慢地走向圣母的宝座，一路上整个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

光都集中在了琳利亚身上，让人无法想象刚刚这些教长们还在热火朝天地争论着议题。

琳利亚终于来到了宝座上坐下，法丽莎在她身边垂首侍立。琳利亚微笑着扫视了一遍所有的教长，缓缓地开口说道：“因为我有点不适，所以来晚了，对不起。”

“如果光母圣神身体不适的话，可以不必特地前来。散会之后，老朽自会前往圣堂向光母圣神报告的。”教长中最年长的克鲁那恭敬地回答道。

“已经不碍事了。”琳利亚优雅地说，“各位不必顾虑我，请继续会议吧。”

教长们面面相觑，又开始就刚才中断的议题激烈地讨论起来。

会议一直进行到了黄昏时分。虽然教长们就每一个议题都会向琳利亚请示，但是琳利亚却并不发表什么意见，只是让他们讨论出一个结论。整个会议的过程中，琳利亚都如同洋娃娃般安静地坐在一边，教长们也很习惯地将她当做不存在。

“那么今天的最后的议题，是关于魔界的。”克鲁那拿起一份文件，对同僚们说道，“昨天我受到了从齐尔吉亚王国传来的报告。时隔九年，魔界似乎已经找到了王位继承人，而且这位王位继承人——名字好像叫施德那比——就在一个月前残杀了近百名齐尔吉亚王国的国民。”

“新的魔王……。”听见克鲁那的报告，其他的教长都不约而同地露出了忧心忡忡的表情。

“是啊，我想不用很久这位施德那比王子就会登极，成为第三十七代魔王了吧。”克鲁那平静地断言，“而且从这位王子的所作所为看来，他对于‘魔王’这个称号真是再适合不过了。”

“是啊，没有人比他更适合了吧。”琳利亚轻声自言自语道。

“看来北方将不再平静了。”一位教长忧心忡忡地说道。

“正是如此。”克鲁那把手中的文件放下，说出了结论，“为了不让一千八百年前的悲剧重演，我们光母神教有必要趁敌人还没有变得强大之前采取行动。”

“何种行动呢？”一个恍如梦幻的声音平静地问道。

这明明只是一句理所当然的问话，却不觉吸引了所有教长的注意力，因为提出这个问题是那个一直被他们忽略的人物。琳利亚坦然地接收了教长们的注视，就仿佛偌大的会议室中只有她和克鲁那两个人一样。

“光……光母圣神？”对于琳利亚的突然发问，似乎连克鲁那都吃了一惊，不过他到底是在政坛浮沉多年的人，很快便冷静了下来，“为了应对魔界的威胁，光母神教作为人类的后盾应该立刻组织神圣北伐军。”

“神圣北伐军呢……”琳利亚沉吟道，“克鲁那教长觉得需要出动多少教廷骑士，从圣教国行军到魔界又需要多长时间呢？”

“魔界已经分裂多年，以其如今的实力来看，只需要两军的教廷骑士应该就足够了。虽然不能说一定会受到沿途各国的欢迎，不过我还是有信心能够说服它们让神圣北伐军通过，所以一切顺利的话应该可以在来年三月前到达魔界。”

虽然听起来是克鲁那在认真地回答琳利亚的问题，不过他说这番话的对象其实是其他教长才对。理所当然的，克鲁那当然不可能觉得琳利亚这样一个小姑娘能够理解自己刚才所说的话。

“三个月吗？”不料听了克鲁那的会话后，琳利亚重重地摇了摇头，“如果在来年三月才能到达魔界的话，只靠两军的教廷骑士是赢不了的。”

被琳利亚用自信的语气断言了北伐的失败，所有的教长都不觉愣住了，就连克鲁那一时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对不起光母圣神，可以告诉我们您这么说的依据吗？”一位教长怯生生地问道。

“神圣北伐军应该会选经由地狱门进入魔界吧？”琳利亚解释道，“等到来年三月，地狱门应该就已经无法支持大军通过了。”

“光母圣神，您的意思难道是……”克鲁那突然恍然大悟了。

“克鲁那教长果然对可鲁起亚的情况非常了解呢。”琳利亚点了点头，似乎对克鲁那的反应很满意，“无论可鲁起亚和魔界孰胜孰败，神圣北伐军都不太可能再从地狱门进入魔界了。而且，以如今圣教国的国力是无法支持这次北伐的军费的吧。”

“这一点光母圣神倒是过虑了。”克鲁那反驳道，“圣教国还没有落魄到三个月到半年的军费都无法支持，而且按照传统，北方各国都有义务为神圣北伐军筹集军粮。”

“不行。”琳利亚斩钉截铁地说道，“如今黑死病还没有被根除，且不说圣教国的教民们还没有从灾难中恢复元气，北方诸国也应该没有余力才对。耗费本来可以用来拯救百姓让百姓生活得更好的资源，我找不出进行这种战争的理由。”

“可是，难道要放任魔界壮大起来吗？”克鲁那不以为然地问道。

“这并不是现在必须考虑的问题，所以请允许我以曙光的圣母的权限否决克鲁那教长提案。”这么说着，琳利亚露出了心意已决的表情。

一时间，会议室里的教长们面面相觑，全部哑口无言。这半年来，琳利亚参加教长会议都没有发表过任何意见，会议一结束便回圣堂去了。可是今天，琳利亚第一次参加议题的讨论便否决了克鲁那教长的提案，令所有人都感到心头一震。然而在众人从震惊中回过神之前，琳利亚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比起遥远的威胁来，我们还有很多迫在眉睫的问题需要解决才对。”

“光母圣神还有什么要赐教的吗？”克鲁那皱着眉头问道，因为他的提案刚刚被琳利亚莫名其妙地否决了，所以现在脾气可以说是坏到了极点。

“赐教不敢说，”琳利亚微笑着说，“我只是想再提出一个议题，希望诸位能和我讨论一下。”

克鲁那的眉头皱得更紧了。虽然说是光母圣神，可对方毕竟只是个二十岁不到的小姑娘，在政治上他根本没办法把她放在眼里。

“敢问光母圣神，是什么样的议题？”一个教长先问道。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琳利亚温婉的微笑突然消失了，换上了一张威严的面孔，把教长们都吓了一跳。

“我听说卡尔梅那的使者已经来了一个月了，为什么诸位一直把他安排在行馆里，却不接见呢？”

克鲁那不由心头一惊，琳利亚紧接着又说道：“库洛姆的使者三天前就已经拿到了圣水，为什么还待在行馆里？听说是克鲁那教长下令不让他离开的，是这么回事吗？”

面对琳利亚的诘问，教长们惊讶地地面面相觑，不知道琳利亚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此事不知光母圣神从何得知啊？”克鲁那老谋深算地问道。

琳利亚冷冷地看了克鲁那一眼，叹了口气。

“既然你们还肯叫我一声‘光母圣神’，就应该明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琳利亚沉痛地说道，“先不说一个月，就算是三天的时间，有多少本来可以挽救的生命却平白无故地失去了？你们都没有感到痛心吗？”

“光母圣神有所不知，此事乃是有原由的。”一个教长说。

“我知道这些都是有原因的，”琳利亚的语气丝毫没有缓和，“我知道我不过是个十八岁小姑娘，对政治没有什么发言的资格。但是，只要你们还承认我是曙光的圣母，我还是有必须要说

的话。”

琳利亚停了一停，扫视了一遍面露疑惑的教长们。这半年来，琳利亚一直没有插手干预教长院的执政，但是现在她实在忍无可忍了。

“诸位的确是国家的执政者，但是别忘了你们首先还是光母神教的圣职者。你们做出这样的决定也许有你们作为执政者的考虑，但是我不得不说，无法以一颗仁慈的心来对待百姓的人，我无法容忍这样的人再继续做我的圣职者。也就是说，”

琳利亚冷冷地看了一眼克鲁那，克鲁那的表情显得深不可测。

“如果有必要，我将不得不请这样的人离开教长院。”

所有的教长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虽然琳利亚的话并没有针对任何一个人，但是他们几乎都于心有愧。

“卡特尔。”琳利亚叫出了一个名字，守卫在门边的一个圣堂武士立刻站出来向琳利亚行礼，“你立刻去护送库洛姆的使者离境，任何人不得阻拦。”

“领法旨。”

回答完，名叫卡特尔的圣堂武士立刻转身离开了会议室。

“撒拉萨。”琳利亚又叫出了另一个名字，“你立刻去通知卡尔梅那的使者来圣堂取圣水，然后由你护送他离境。”

“领法旨。”

看着叫撒拉萨的容貌俊秀的圣堂武士离开了会议室，琳利亚这才站起了身。也许是因为站起来得太突然，琳利亚的身体虚弱地摇晃了一下，法丽莎赶忙跑上前扶住了她。

“希望诸位能记住我今天说的话，谨言慎行。”说着，温柔的微笑又回到了琳利亚的脸上，“今天就散会吧，诸位都辛苦了。”

.....

.....

.....

“琳利亚大人真是的，身体已经这样了，怎么又要举行仪式？”

回圣堂的路上，法丽莎一直在埋怨，因为琳利亚让卡尔梅那的使者拿上来取圣水。

“没事，我不是很精神吗？”

琳利亚故意笑得相当地灿烂，但是法丽莎可不吃这一套。

“琳利亚大人还是回去休息，让卡尔梅那的使者再等两天吧。他已经等了一个月了，也不差这么一两天的。”

“不行，”琳利亚坚决地回答，“病人们还在等着，哪怕早一天也好，我希望能尽快解除他们的痛苦。”

“但是琳利亚大人的身体……”法丽莎忧心匆匆地说。

“没事，我没事，”琳利亚安慰她道，“只不过，一会儿举行仪式的时候可能要你扶我一下。”

看着法丽莎像是要哭出来的表情，琳利亚又给了她一个慈母般的微笑，尽管琳利亚的年纪比法丽莎还要小三岁。琳利亚停下了脚步，抬起法丽莎搀着的右手，在法丽莎的头上温柔地抚摸了几下。看到法丽莎平静了一点，琳利亚这才又把手交给了法丽莎。

“放心吧，我不会死的。”

“死……”法丽莎厌恶地甩甩头，像是想把这个可怕的念头赶出头脑中，“琳利亚大人别再说这种事了。”

见自己的话起了反作用，琳利亚叹了口气，突然问道：“法丽莎，你知道黑死病是从哪里来的吗？”

“啊？”法丽莎茫然地回答，“不知道，我只听说是魔族的诅咒什么的。”

琳利亚摇了摇头，沉重地说道：“是‘绝望’。”

“嗯？”

“黑死病是来自人们的绝望，”琳利亚解释道，“而黑死病本身又会引发更多的绝望，所以它才会这么快传遍大陆。”

“绝望？”法丽莎似乎懂了一点了。

“对，黑死病是死亡和绝望的恶性循环。”琳利亚说，“所以就只是早一天也好，必须给人们希望，只有让所有人都充满希望才能真正消灭黑死病。”

“希望吗？”法丽莎突然感到一股莫名的伤感，“那琳利亚大人的希望又是什么呢？”

听见法丽莎的问话，琳利亚的脚步不知不觉停了下来，她没有回头看法丽莎，只是呆呆地望着前方。

“我的希望吗？”琳利亚喃喃地说，“我的希望就是大陆的百姓可以得救啊。”

法丽莎惊讶地看着琳利亚呆立的背影，虽然看不见琳利亚的表情，法丽莎却清晰地感觉到琳利亚的手臂在颤抖。

“琳利亚大人……说谎了吗？”法丽莎低着头，怯怯地问道。她的声音很轻，却感觉不到一丝疑惑，应该说根本不是一个问題。

琳利亚紧闭着眼睛，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就仿佛睡着了一样，然而眼角滑落的泪珠却出卖了她的悲伤。看见琳利亚痛苦的样子，法丽莎的头更低了。

“对不起，琳利亚大人，”法丽莎哽咽着说，“我，我……”

自责却又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法丽莎突然抬起了右手，重重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当她又一次抬起手掌的时候，琳利亚抓住了她的手臂。

用空着的左手擦了擦眼角的泪水，琳利亚勉强地微笑着说：“不是你的错，法丽莎。我的确是撒谎了。”

“琳利亚大人……”法丽莎嚎啕大哭了起来。

“别难过，我没事。”

琳利亚温柔地把法丽莎搂在怀里，满怀慈爱地抚摸她的头发，轻声安慰她。这时，琳利亚低头看见了自己脖子上一直挂着的那条粗糙的水晶项链，她想起来了……她想起了那个悲伤的黄昏，那时法丽莎就在她的身边。法丽莎一定看见了那满屋夸张的装饰，也一定听见了琳利亚呼唤那个人的名字，看见了琳利亚怀抱着项链痛哭的身影。

“对不起，法丽莎。”琳利亚轻声说，“我并不是你们心目中圣洁的女神。”

“不……琳利亚大人……”

“我也会爱，会痛苦，会哭泣，会撒谎，我从来不是神圣的，我……”琳利亚闭上了眼睛，“我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

然后，久久的，两个女孩在金碧辉煌的走廊里抱头痛哭。

不知道过了多久，两个人终于慢慢平静了下来。法丽莎轻轻推开琳利亚的身子，擦了擦哭红的双眼。

“法丽莎，对我这个圣母很失望吧。”琳利亚微笑着轻轻抹去了面颊上的泪痕。

“不，”法丽莎重新换起了琳利亚的手臂，低低地说，“琳利亚大人是我能想到最好的光母圣神。”

为了证实自己的话，法丽莎给了琳利亚一个异常灿烂的笑容。琳利亚也用感激的微笑回应她，轻轻地说：“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去仪式之间吧。”

此后的一路上，两个人都沉默不语，没过多久她们便已经看见了仪式之间的大门。看见琳利亚走过来，门前守卫的两个圣堂武士立刻弯腰向她行礼。琳利亚也优雅地还礼，这才和法丽莎一起进入了仪式之间。

仪式之间位于光母圣堂的正中心，和走廊同样金碧辉煌，更重要的是这里非常地宽阔敞亮，高高的圆顶一直伸到了三四层楼高的地方，上面布满了彩绘玻璃的天窗，白天从天窗射进来的阳

光会在地板的中间形成一副表现圣母救世的画卷。这里是圣堂中进行各种仪式的地方，而在最近的半年里就一直被琳利亚用作祈降圣水的场所。仪式之间的正中央现在正放置着一口巨大的水缸，水缸里空空如也。

随着邦的一声，琳利亚身后的门关了起来。法丽莎突然觉得非常紧张，因为她还是第一次亲眼看见祈降圣水的仪式。虽然并没有规定不允许观看仪式的进行，但是圣堂武士们一般都不会在仪式进行过程中进入仪式之间，这半年来，法丽莎也一直都是安静地在门外等候琳利亚完成仪式。能够看见仪式的进行，让法丽莎既紧张又兴奋，她其实早就好奇仪式到底是什么样子，圣水又是怎么来的了。

琳利亚扭过头，轻声吩咐法丽莎把她扶到大缸旁边。法丽莎立刻照办了，她发现现在琳利亚的身体似乎好了一点，已经不需要再用力搀扶了。来到大缸边，琳利亚用空着的左手从脖子上取下了那条水晶项链，然后将项链伸进了大缸里。

这时法丽莎突然听到了轻柔的歌声，她回过头，发现原来是琳利亚在低唱着一首她没有听过的歌。悠扬的歌声中，琳利亚闭着眼睛微微地抬起头，像是在祈祷又像是在回忆着过去。歌词是一种法丽莎听不懂的语言，可是她却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仿佛歌中昂扬的感情直接传到了她的心里一样，使她的心情好像和着歌曲的旋律跳起了欢快的舞蹈。随着曲调的上扬，琳利亚的身体开始发出明亮的白光，那光芒盖过了房间里所有的灯火，却不会给人刺眼的感觉。那是多么温柔的光芒啊，仿佛摇篮边母亲的低语，仿佛严冬清晨的第一缕曙光。法丽莎陶醉地看着被光芒笼罩的琳利亚，觉得自己的身体轻得仿佛要飞出去一般，一整天的疲劳都已经烟消云散，只留下温暖舒畅的感觉。

在光芒的笼罩下，水晶项链上开始渗出清亮的金色液体，液体顺着水缸的壁向下流淌，慢慢地汇聚起来。不知道那温柔的歌

声持续了多久，法丽莎只知道当她回过神来时，水缸里已经装满了金色的圣水。

随着歌声的停止，光芒也从琳利亚的身上消失了。法丽莎刚想出声询问琳利亚的身体情况，琳利亚却突然脚步一软，跌倒在了她的身上。

“琳利亚大人！”

法丽莎大叫着，慌忙扶起了瘫软的琳利亚，却发现她正虚弱地喘着气。这时，房门被人用力推开了，叫做撒拉萨的圣堂武士慌张地跑了进来。

“法丽莎，出了什么事？”

撒拉萨一边跑，一边大声地询问道。就在这时，他看见了倒在法丽莎身上琳利亚。撒拉萨先是一惊，但马上他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急忙在琳利亚身边跪下，伸出双手做了一个复杂的手势。

然而撒拉萨没有能完成法术，因为琳利亚抓住了他的手，打断了施法。

“不用，撒拉萨。”琳利亚虚弱地说道，“我没事。”

“您这可不像没事的样子。”撒拉萨板着脸反驳道。

琳利亚笑了笑，用手撑着法丽莎勉强站了起来。她把手中的项链重新带回到脖子上——撒拉萨看见那条项链的时候眉头皱了一下——又轻轻掸了掸裙子上的灰尘，扭过头来对撒拉萨说：“我和一般人的存在不同，如果对我用治愈术的话可能连你的生命力也会被我吸走的。”

看见撒拉萨的嘴唇抿在了一起，琳利亚体贴地继续说道：“不用担心，就算用掉再多的力量我也是不会死的，你们可以放心。”

见撒拉萨和法丽莎还是一副不能理解的样子，琳利亚也没有再勉强解释，而是向撒拉萨问道：“卡尔梅那的使者来了吗？”

“他半小时前就已经到了，现在在外面候着呢。”

“那就请他把圣水带走吧。”琳利亚吩咐道。

“是。”撒拉萨无奈地领命走了出去。

卡尔梅那的使者进来之后一直不停地向琳利亚道谢，而琳利亚也为拖延了这么长时间向他道歉。大缸里面的圣水被装进一个又一个的羊皮袋子里带出了仪式之间，看着使者的随从们把圣水全部带走之后，琳利亚才在法丽莎的搀扶下离开了仪式之间。

大约十分分钟左右，撒拉萨追上了正在返回卧室的琳利亚的脚步。

“卡尔梅那的使者出什么事了吗？”琳利亚问道。

“没事，他明天一早就带着圣水回国，到时候属下会带他到国境的。”撒拉萨随口回答道，一边不住地四下张望。

“怎么了？”琳利亚注意到了撒拉萨的怪异举动，疑惑地问。

撒拉萨没有马上回答，只是一个劲地东张西望。

“怎么了？鸭脖子吃多了？”一旁的法丽莎不耐烦地说道。

听到法丽莎的话，琳利亚捂着嘴笑了起来，撒拉萨则没好气地瞪了法丽莎一眼。不过最后撒拉萨还是又转向了琳利亚。

“这里不方便说，”撒拉萨低声说，“可否……可否到光母圣神的房间里再仔细谈。”

“好吧，你跟我们一起来吧。”琳利亚大度地回答。

可是法丽莎却不乐意了，她冲上前去拦住了撒拉萨，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这可不行了，琳利亚大人的房间怎么能随便让男人进去呢！”

“琳利亚大人？”撒拉萨眯起眼睛看向了法丽莎。

法丽莎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言，耳根登时就红了。

“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也能这么叫我，撒拉萨。”琳利亚微笑着说，“当然，能不加那个‘大人’就更好了。”

“这怎么行？”撒拉萨目瞪口呆地说道。

“怎么不行？我可不记得有教典里有规定不能用名字称呼曙

光的圣母。”琳利亚打趣地说，“如果没有一两个人这么叫我，我怕哪天连自己的名字都会忘了。”

可是，看上去撒拉萨完全没有觉得好玩，反而显得更加苦恼了。他用力吞了口唾沫，一副无所适从的样子。

“好了，我就不强迫你了。”琳利亚善解人意地说，“哪天你觉得合适了再改吧。”

轻轻拨开了法丽莎的手，琳利亚又接着说道：“如果你觉得来我房间谈更合适的话，就到我房间来吧。你们都是我的圣堂武士，不用顾虑那么多。”

虽然还是不大高兴，但是既然琳利亚已经决定了，法丽莎也没有再说什么。三人就这样在尴尬的气氛下一路走向琳利亚的卧室。

来到琳利亚的房间里，撒拉萨关上房门之后就一直拘谨地站在门边，而且看上去脸有点红。

“进女孩子的房间觉得紧张吗，撒拉萨？”琳利亚看见撒拉萨滑稽的样子，便逗乐道。

“你要是敢乱动，我就把你大卸八块。”法丽莎在一边恶狠狠地威胁道。

撒拉萨本人看上去倒是完全没有敢“乱动”的胆量，反而像是个犯了错的孩子一样，笔直地靠墙站着，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琳利亚瞪了法丽莎一眼，温和地对撒拉萨说：“不用那么紧张，走过来一点也没关系。”

但是看来进到房间里面已经是撒拉萨的底线了，他根本不敢再靠近琳利亚哪怕一步，还是像根旗杆一样站在墙边。见他这个紧张的样子，琳利亚也无可奈何。

“撒拉萨，你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琳利亚问道。

“是……是的，琳……光母圣神。”

“你别紧张，慢慢说。”琳利亚实在搞不懂他为什么这么紧

张。

撒拉萨也发觉自己这样子过于失礼，赶忙深吸了一口气，定了定神。为了缓解一下紧张的心情，他故意抬起头望着天花板，不看琳利亚一眼。

“是的，光母圣神。属下想报告关于克鲁那教长的事。因为光母圣神身边一直有克鲁那的眼线在监视，所以不能在外面谈论。请光母圣神谅解。”

撒拉萨一口气把要说的话全部说了出来。说完后他深吸了一口气，觉得稍稍放松了一点。

“是吗？是什么样的事呢？”琳利亚问。

不行，撒拉萨发现自己刚刚有一点放松的神经，一听到琳利亚的声音就又被绷紧了。他还是只能望着天花板，祈求琳利亚不要怪罪自己的无礼。

“克鲁那教长从三个月前就在秘密向圣都调动教廷骑士，这些教廷骑士都驻扎在了圣堂的四周。而且，也是从三个月前开始，克鲁那教长向圣堂里加派了不少新的圣堂武士，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一直在监视光母圣神。”

“啊……是这样。”琳利亚若有所思。

“这是什么意思？克鲁那教长干嘛要这么做？”法丽莎疑惑地问。

“我想他应该没有什么更多的意思。”琳利亚轻松地回答，“过去的半年时间我一直没有干预过教院长，克鲁那教长应该也只是为防万一而想把我控制住而已。”

“可是现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撒拉萨忧心匆匆地说。

“是啊，”琳利亚说，“今天，我明确地说过要请不适合的人离开教院长，克鲁那教长肯定会动起来的。”

“动起来？”法丽莎还是不明就里，“他只是一个教长，又能怎么样？”

“我说啊，”撒拉萨不以为然地说，“你这么天真，是怎么当上圣堂武士的？”

似乎对法丽莎的不满缓解了撒拉萨的紧张，他没有再死盯着天花板了。

“克鲁那教长虽然只是一个教长，但是支持他的教长在教长院里占了大多数，更何况今天光母圣神的发言差不多把所有的教长都算进去了，现在光母圣神可以说是在和整个教长院为敌。”撒拉萨解释道。

“的确如此，克鲁那教长肯定会想办法让我失去干预他们的能力的。”琳利亚平静地说，“把我抓起来，或者杀掉，”法丽莎轻轻地叫了一声，赶忙捂住了嘴，“也可能利用教长院的权威把我从圣母的宝座上拉下来。”

撒拉萨沉默了片刻，突然低声说道：“不如先下手为强，我去联络可以确定忠于光母圣神的圣堂武士，趁下次教长会议的时候把所有的教长全都抓起来。”

虽然撒拉萨说的是“抓起来”，但是琳利亚明白他的意思是“杀掉”。琳利亚摇了摇头，坚决地说：“如果可能，我不想制造杀戮，如果在圣都发生大规模的政变，只会让教民感到更加绝望。下次教长会议时我就会宣布解除教长职位的名单，希望尽量能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件事。”

“但是光母圣神……”撒拉萨不安地说。

“不用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琳利亚坚决地打断了撒拉萨的话。

“属下明白。”

面对坚决的琳利亚，撒拉萨只好无奈地告辞离开了房间。

.....

.....

.....

夜深人静，撒拉萨将圣堂正门交班给下一组圣堂武士之后，就返回了住处，才十点左右就早早地上床睡了。明天一早就要护送卡尔梅那的使者离境，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接到琳利亚亲口下达的命令，他现在憋足了劲一定要好好完成任务。

睡了不多时，撒拉萨的房门突然被人轻轻地推开，一个握着剑的人影蹑手蹑脚地走进了房间。“他”径直来到撒拉萨的床边，竖起剑突然向睡着的撒拉萨猛刺了过去。撒拉萨早已经察觉到了这个不速之客的存在，他猛地从床上跳起来，伸手去取放在枕头下的剑。然而他却没能来得及拿到剑，因为那个不速之客的动作比他快得多，早已经啪地一脚踹在了他的肚子上，把他踹到床底下。

“姐，你干嘛！”挣扎着从床下爬起来的撒拉萨对着不速之客叫嚷道。

站在撒拉萨面前的是他的姐姐希尔玛，也是一名圣堂武士。希尔玛虽然算是个美女，但是和撒拉萨清秀的面容不同，希尔玛长得稍黑，也比撒拉萨要壮实得多，两个人还常常因此被人开玩笑。

一边从床上拔出剑，希尔玛张口就骂：“干什么？你要不是我亲弟弟，我真想砍死你。”

“我怎么了？”撒拉萨无辜地叫道。

“怎么了？”希尔玛冲着撒拉萨吼道，“是你把卡尔梅那和库洛姆的事告诉圣母的吧，你这个草包！”

撒拉萨一下噎住了，过了一会儿他才低低地反驳道：“我只是想帮帮库洛姆的乡亲们。”

看着情绪低落的撒拉萨，希尔玛深深地叹了口气，轻轻地说道：“我明白，我又何尝不想呢。”

希尔玛一屁股坐在了撒拉萨的床上，抓了抓头上棕色的短发，语重心长地说：“但是我们必须忍耐，现在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力

量，不能在这个时候给教长们攻击圣母的机会。”

“我们恐怕没有什么时间了。”呆站在一边的撒拉萨喃喃地说。

“你说什么？”希尔玛一愣，猛地转过头去看着撒拉萨。

“我们恐怕没有什么时间了。”撒拉萨重复道。

“为什么？”希尔玛暗暗感到了强烈的不安，“没有时间是什么意思？”

撒拉萨吞了口唾沫，故意避开希尔玛询问的目光，怯生生地回答道：“下次教长会议时，圣母就准备宣布解除几个教长的职位。”

“什么！”希尔玛猛地站了起来，深色的大眼睛因为惊恐而睁得更大了。她一个箭步蹿到撒拉萨的面前，伸手揪起了对方的领口，“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撒拉萨被吓了一跳，过了好久才用更低的声音回答：“因为我今天想警告圣母小心克鲁那，但是圣母说不想引起政变，想用和平的方法解决。”

乓！撒拉萨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自己的姐姐一拳打倒在了地上。

“你……你……”希尔玛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她用手指着撒拉萨，又握成拳，又指着撒拉萨，又握成拳，还是没有找到话说。

撒拉萨坐在地上，看着希尔玛气急败坏的样子，怕得大气都不敢出。

过了好久，希尔玛才终于整理好了自己的思路。只见她摇了摇头，又咬了咬牙，突然冲着撒拉萨喊道：“撒拉萨，你现在马上去联络舍科斯、萨林巴和弗那那斯，让他们随时注意教廷骑士的动向。还有，明天天亮之前你还要去通知所有能联络到的圣堂武士，让他们做好准备，告诉他们可能在月末教长会议之前就必须

动手。”

“这么多事？”撒拉萨撇着嘴说道。

“你嫌多？多也是你自己找的！”希尔玛强硬地反驳道。

“明天我还要送卡尔梅那的使者出境呢。”撒拉萨抗议道。

“你走路的时候睡着过吗？”

“嗯？这倒是没有。”撒拉萨不解地答道。

“那你今天晚上别睡了，明天你就走路送卡尔梅那的使者出境吧。”希尔玛蛮横地说。

“什么？”撒拉萨的脸都歪了，“姐，你也太野蛮了。”

没想到，希尔玛又一把把撒拉萨揪了过来，冲着他的鼻子骂道：“我野蛮？我要真野蛮早把你从楼上扔下去了！你现在要是不去的话，我们和圣母都会有危险，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就是你这个草包！”

看着姐姐暴怒的脸，撒拉萨立刻了解到自己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了。

.....

.....

.....

虽然夜已经深了，菲尔曼教长还没有离开办公室。最近这一阵儿，因为前来圣都求取圣水的使者变得多了起来，作为圣都教区的教长，菲尔曼变得格外忙碌，更何况他还有不少台下的工作要做。

菲尔曼此时正皱着眉头坐在书桌后面，他的面前摆着一份刚刚送来的，关于库洛姆教区的报告。库洛姆公国位于圣教国的西北方，这个教区一向是菲尔曼负责的。最近库洛姆教区的牧师和几个异教徒发生了一些冲突，那几个异教徒属于一个叫做奥斯林教的本地宗教，从很久以前开始奥斯林教就和光母神教有些摩擦。本来菲尔曼扣押库洛姆的使者是为了给库洛姆大公施压，逼他扫

除在库洛姆地区的异教信仰。可是今天琳利亚放了库洛姆的使者出境，使得菲尔曼手中的王牌一下变成了废纸，他其实也是相当地窝火。

不过也并非都是坏事。不知道为什么琳利亚以为下令扣留库洛姆使者的是克鲁那，而且琳利亚在教长会议后说的那些话也明显是在暗示克鲁那可能被罢免，这都让菲尔曼暗爽在心，因为他从进入教长院开始就一直被克鲁那压着，早就想将克鲁那除之而后快了。正所谓“京官高三品”，作为圣都教区的教长，菲尔曼本来还以为自己可以在教长院里面大展宏图，却没想到这几年来，他基本上只能跟在克鲁那的屁股后面转，他能不窝火吗？今天琳利亚的那番话给了菲尔曼一个想法，如果可以把克鲁那踢出教长院，这里不就是他的天下了吗？

不过，现在菲尔曼并不打算轻举妄动，因为他还没有摸清楚琳利亚的想法，要是有一个不小心让别人“乌龟王八一锅端”，可就得不偿失了。但要是太过消极的话，又不知道克鲁那会干出什么来，小姑娘肯定不是“老狐狸”的对手，搞不好眼看就要到嘴的鸭子会飞走，这使得让菲尔曼感到非常焦急。

满脑子都是烦心的事，菲尔曼今天怎么都睡不着，所以干脆待在办公室里，却还是静不下心。就在这时，门外突然响起了咚咚的敲门声。

菲尔曼懒洋洋地抬起头，傲慢地叫道：“进来。”

推门走进来的是希尔玛，她没有穿圣堂武士的铠甲，而是穿着一身素色的修女装。

“是希尔玛啊。这么晚来，有什么重要的事吗？”菲尔曼随口问道。

希尔玛缓缓地走到桌前，低声说：“属下有重要的情报要禀报教长。”

“什么情报？”菲尔曼似乎来了点兴趣。

“克鲁那教长似乎已经准备好要在这个月发动政变，他好像准备把圣母软禁起来。”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菲尔曼兴味索然地回答。

希尔玛又靠近了一点，故意神秘地说：“圣母也有动作。”

“啊？”菲尔曼抬起了眼睛。

“圣母准备在月末教长会议上弹劾克鲁那教长。”希尔玛继续说道。

“喔……”菲尔曼若有所思的嘟囔着。

“以现在圣母的势力，最多不过能调动一部分的圣堂武士，但是绝对不是已经做好准备的克鲁那教长的对手。”希尔玛说，“如果教长能够在这个时候帮圣母一把，圣母一定会感恩戴德的，教长不但可以一吐多年的怨气，而且教长院也会完全成为教长的囊中之物。”

“希尔玛，你的情报很重要。不过月末……”菲尔曼沉吟着，“时间太紧了，我也调动不了多少兵力啊。”

“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希尔玛说。

“嗯？”菲尔曼惊讶地抬起头，“希尔玛，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会藏着掖着了？”

“不是，只是……”希尔玛扭捏地说，“其实，有点说不出口。”

“喔？”菲尔曼笑着说，“没想到我们的铁娘子也有害臊的时候。”

希尔玛又等了一会儿，才慢慢地说：“其实，克鲁那教长身边有几个将军和我……关系不错。他们愿意协助教长，只是希望事成之后，教长能够多给他们点赏赐。”

“喔，关系不错？”菲尔曼心领神会地笑着说，“赏赐嘛，当然没问题。只不过，就几个人能干什么？”

“舍科斯和萨林巴的部队就在教长院的两侧，只要我们能把克鲁那教长拖到月末教长会议开始……”希尔玛说。

“喔……不过我也很难保证啊。这样吧，你先去和他们讲，如果能够成事最好，他们的赏赐一定少不了……用点手段也没关系，你知道我的意思。”菲尔曼点了点头，但还是狡猾的不肯做出明确的承诺。

“属下明白。”

希尔玛转过身，露出了已经忍耐很久的冷笑——只要能利用菲尔曼的势力，拖延克鲁那发动政变的时间就有了可能，只要能把政变拖延到月末教长会议开始，希尔玛他们就还没有输。她轻轻地走到门边，但是她没来得及拉开房门，就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一个教廷骑士推开了菲尔曼办公室的门，快步从希尔玛的身边走了过去。希尔玛不安地扭过头去，正看见那个教廷骑士来到了菲尔曼的书桌前。

“菲尔曼教长，克鲁那教长请您马上去教长院参加一个紧急会议。”

第六章 混乱教廷里的流言

眼看着菲尔曼跟随教廷骑士离开，希尔玛心里充满了难以抑制的忐忑不安。因为如今希尔玛他们已经非常被动，再也经不起任何变故。

往回走的路上，希尔玛一边埋怨弟弟给自己出了这么个难题，一边暗暗计算着目前各方力量的对比。

眼下希尔玛明确知道的势力共有三支。其一，克鲁那和大部分教长院成员组成的“教长院多数派”。多数派拥有操纵教长院决议和指挥大部分教廷骑士的能力，是三股势力中最为强大的，又因为多数派为了巩固教长院的权威而必定要对抗曙光的圣母，所以多数派是希尔玛他们最凶狠的敌人。其二，菲尔曼和与他熟识的两三个教长结合的势力，他们可以被称为“教长院少数派”。虽然少数派在教长院里说不上什么话，也无法指挥非常多的军队，但是菲尔曼毕竟是圣都教区的教长，在圣都的势力还是不容忽视的。少数派和希尔玛他们拥有共同的敌人，而且少数派也打着利用圣母的算盘，因此希尔玛他们正好可以利用他们的力量来牵制多数派。其三，希尔玛所领导的政治团体，因为成员基本是二十来岁的青年将领和圣堂武士，所以可以称呼他们为“青年党”。和前两股势力相比，青年党的成员都没有什么实权，他们主要是一些多数派属下的青年将领和大部分的圣堂武士，为了改变圣教国

被这些老人们把持的腐朽政治，他们一心想要推翻教长院的统治，为此他们决定依靠并支持曙光的圣母。青年党是三股势力中最为弱小的，不过他们也并非没有优势，现在多数派和少数派都还没有察觉到青年党的存在，因此希尔玛正好可以浑水摸鱼。

在这三股势力之外，还有一个希尔玛无法判断的人物，那就是曙光的圣母琳利亚·库那。这个二十岁不到的小姑娘虽然一夜之间成为了圣教国至高无上的存在，但是不管是从能力还是势力上看，她想要与教长院对抗都只不过是卵击石。事情的发展也的确如大多数人预期的那样，琳利亚在过去半年里从来没有在教长会议上发表过任何意见，令人不得不怀疑，这位现世的女神是否真的打算安安分分地做一个摆设。然而，今天琳利亚在教长会议上公然否决了克鲁那教长的提案，又义正词严地告诫教长们要保有一颗圣职者的仁慈之心。琳利亚的发言就如同凤凰啼鸣，令所有关注她的人都为之一振，也让青年党们重新燃起了希望。作为支持青年党的首领，希尔玛却从来没有私下见过这位现世的女神，也不知道她究竟是个怎样的人，还有她对于这个圣教国的权力到底是什么打算。琳利亚整日操劳圣水仪式的事希尔玛是知道的，想来这个圣母的人品应该并不需要希尔玛担心。然而，也正因为如此，这么个善良到有点天真的女神，在政治斗争中恐怕无法成为青年党的依靠。

然而，现实已经容不得她再慢慢考虑对策了，青年党已经被推到了悬崖边上，而且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她的弟弟。希尔玛不禁暗暗骂了一句，叹了口气。本来，青年党是打算暂时韬光养晦，等到时机成熟再去请求圣母的支持，然后趁着某次教长会议的时候发动政变控制所有的教长。但是，因为曙光的圣母和教长院早早地闹僵，现在青年党将被迫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开始行动。

作为一个谋士，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必须把赌注押在自己无

法控制的因素上，而希尔玛现在面临的正是这样的窘境。为了对抗多数派，拖延他们发动政变的时间，青年党必须利用少数派的力量。但是做了菲尔曼多年幕僚的希尔玛非常清楚——菲尔曼这个人虽然一直对克鲁那心怀不满，但同时也是个欺软怕硬，立场不坚定的家伙。如果克鲁那给他更大的压力，他就很有可能临阵倒戈。然而，希尔玛对此却毫无办法，因为她的手中并没有可以扭转乾坤的力量。

正当希尔玛忧心匆匆地穿过教长院旁边的空地时，她听到了些许的喧闹。希尔玛恼火地向四周看了看，发现有几个执勤的教廷骑士正在一边兴致勃勃地交谈，时不时还会爆发出一阵阵猥亵的大笑。

希尔玛皱了皱眉头，快步走了过去。本来要放在平时，她才懒得去管这些粗鲁的家伙呢。然而现在她的心情很不好，想找人打架的冲动正在胸中乱冲乱撞。

“大半夜的，吵什么吵？不好好执勤在这儿偷懒。”希尔玛靠近了那帮教廷骑士，一边没好气地斥责道。

几个教廷骑士先是一惊，但当他们看清希尔玛的修女装束时，几个人只是猥琐地相视一笑。

“修女才是，这么晚了，一个女孩子在外面走可不好。”一个教廷骑士慢慢靠近希尔玛嬉笑着说道。

希尔玛厌恶地瞥了他一眼，高傲地呵斥道：“这里可是光母圣堂，胡闹也不看看地方！”

几个教廷骑士笑了起来，希尔玛身边的那个教廷骑士则几乎靠到了希尔玛身上。

“修女别这么严肃嘛，这里又没有别人。”他下流地咧开嘴笑起来，“大家都不过混个生活而已。听说你们修女都过得很清苦啊？连你们的圣母都会自己找乐子，要不要哥们儿也帮你解解寂寞啊？”

一边说着，那个家伙的手一边恬不知耻地伸向希尔玛的肩膀，他的伙伴也在一旁起哄大笑起来。

突然，教廷骑士们还没有反应过来，那个靠近希尔玛的家伙已经飞了出去。再看希尔玛，她的右手摆了一个奇怪的手势，指着教廷骑士飞出去的方向。那个教廷骑士飞出了几米远，然后重重地摔在地上，再也没有爬起来。

“这娘们是圣堂武士！”一个教廷骑士恍然大悟地叫道。但是他立刻就闭上了嘴，因为希尔玛的右手又向他挥了挥，然后一个光球从希尔玛的掌心飞出去，击中了这个倒霉的家伙，他马上原地倒下，瘫成了一团。

剩下的三个教廷骑士中，两个见到这场面吓得拔腿就跑，而另一个则呲着牙拔出了剑。只听他大叫了一声，然后便不顾一切地向希尔玛冲了过来。

希尔玛等教廷骑士来到自己身前，这才轻巧地向左一躲，右手顺势抓住他的手腕。紧接着希尔玛飞快地横起左手的手肘，照着教廷骑士的脸就是一记拐子。

教廷骑士吃了希尔玛的肘击，不由得向后一个踉跄。希尔玛一扭教廷骑士的手腕，轻松地夺过了长剑，还顺势把剑尖指向了对方。再看那个教廷骑士，已经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鲜血正从两个鼻孔里哗哗地往外流。

“武士大姐饶命，饶命。”教廷骑士一边躲避着希尔玛的剑尖，一边求饶。

强忍着恶心的感觉，希尔玛看着教廷骑士肮脏的脸问道：“刚才那个家伙说的是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教廷骑士不解地问，他的鼻血已经流得满脸都是了。

“就是……”希尔玛撇了撇嘴，“就是他说‘圣母’什么的。”

那个教廷骑士一瞬间露出欲言又止的神情，他试探地说：“我

说了可别杀我啊！”

“嗯？”希尔玛感到有些意外，因为她没想到事情有这么严重。

教廷骑士吞了口唾沫，怯怯地求饶：“您大人大量，放了我吧。”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以后不敢了，请饶了我吧。”

面对对方的答非所问，希尔玛彻底失去了耐心，冲着教廷骑士大吼道：“快说！”

“啊，是是。”教廷骑士被吓到了，赶忙老实交代，“我们也只是听萨巴尔说的。”

“说！”

“是是。刚才萨巴尔和我们喝酒的时候吹牛，说什么他哪天要去把圣母把到手。他说其实圣母和你们修女都在跟圣堂武士乱搞，他还说凭他的手段，别说什么修女，圣母也不在话下。”教廷骑士怯生生地回答。

“醉鬼的胡说八道你们也信？”希尔玛无奈地叹了口气。

“不只是胡说八道，”谁知道教廷骑士又接着说道，“普洱茶就看见那个小白脸圣堂武士进了圣母的房间，还就是今天的事。”

“‘小白脸圣堂武士’？”希尔玛的心里咯噔一下，“撒拉萨？”

“啊，好像就是这个名字。”教廷骑士毫不留情证实了希尔玛的猜测。

希尔玛在心里暗暗骂了一句。她猛然感到自己的弟弟真是那个不折不扣瘟神，是神为了破坏她的理想而派来的破坏者。

.....
.....
.....

菲尔曼来到教长院的时候，大圆桌旁已经差不多坐满了人。

匆匆扫了一眼到会的教长，菲尔曼发现几个少数派的教长都已经坐在了圆桌旁，这让他稍稍安心了一点。他草草地为自己的迟到向其他人道了歉，然后便坐在了空出来的座位上。

见到菲尔曼进来，已经有点不耐烦的克鲁那终于站了起来，刚刚还在议论着什么的教长们很快也安静了下来。克鲁那等到会议室里完全没有了杂音，才缓缓地开口说道：“今天请各位来参加这个紧急会议，是打算和你们商议一下今后的对策。”

教长们看来对此都早有所料，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惊讶，而且往他们的脸上看很少有人面带倦色，可见今晚对大部分教长来说都是个不眠之夜。

“老夫愚钝，不知道克鲁那教长指的是什么？”菲尔曼狡猾地明知故问。

克鲁那的眉头皱了皱，他可不觉得经历了教长会议上的变故之后，菲尔曼这个老油条还会不知道自己的意思。不过克鲁那毕竟是久在宦海沉浮的人，知道现在还不是翻脸的时候。

“今天光母圣神在教长会议上做出了将要罢免部分教长的发言，我觉得为了应对这个事态，我们应该团结一致。”克鲁那耐心的讲道。

谁知菲尔曼教长居然哈哈大笑了起来：“克鲁那教长也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吧。就为了这点事居然大半夜地把这么多教长从床上拉起来开会，不觉的做得太过了吗？”

“太过？”克鲁那厉声说，“菲尔曼教长就别再装了。咱们大家都心知肚明，圣母如果要对教长院下手，咱们谁也别想摘干净！”

教长们面面相觑，都明白克鲁那所言不假。如果琳利亚真要罢免教长，他们谁也不敢说自己的地位稳如泰山。

菲尔曼倒是显得气定神闲，他微笑着望向克鲁那严厉的脸，不慌不忙地说：“的确如此，不过其实最害怕的是克鲁那教长自己

吧。”

“什么意思？”克鲁那审视着自己的对手，虽然他知道菲尔曼这些年来对自己一直颇为不满，可是那个欺软怕硬的家伙可是从来不敢这样公然和自己叫板的。

“今天，圣母的话锋明显就是对着克鲁那教长的。如果圣母真的要罢免教长的话，克鲁那教长肯定首当其冲。所以今天晚上，克鲁那教长才会把大家叫到一起来商议如何保住他的教长之位，我说错了吗？”菲尔曼阴阳怪气地说，有几个教长点头对菲尔曼的话表示同意。

“喔？这么说，菲尔曼教长是得到圣母的保证喏？”克鲁那挑衅地说，“所以菲尔曼教长是打算抛弃我们院长院，投靠圣母啦？”

虽然的确大部分教长是支持克鲁那的，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是不是要和圣母开战上仍然摇摆不定，现在菲尔曼突然摆出一副要和圣母合作的态度，克鲁那也难免有点焦急。所以克鲁那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人心重新收拢到自己的手里。果然，被克鲁那这么一说，很多教长都用怀疑的眼神盯着菲尔曼。然而此时的菲尔曼却并不惊慌，他的目的只是拖延时间，只要能在院长院中散播疑惑，他就成功了一半。

“那倒是不会。”菲尔曼傲慢地说，“要我去投靠一个什么都做不了的小娃娃，你还是饶了我吧。不过，我更不会被这么个小姑娘吓得惊慌失措。”

克鲁那深吸了一口气，他还是不明白这个老头子今天在这儿到底是唱哪一出。不过，他不能在这么和菲尔曼磨豆腐，不能让教长们的注意力被菲尔曼的打岔分散。

“就算我是个胆小鬼吧，”克鲁那大气地说，“但是小心驶得万年船。你们以为圣母罢免几个教长就能满意吗？别忘了，院长院的存在是没有被写在圣教法典里的，圣母想独揽大权，迟早要

把教长院整个解散。”

说着，克鲁那扫视了一遍围坐在圆桌旁的教长们，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别人已经欺到咱们头上来了，你们是要跟着我，还是等着圣母解散教长院，现在选吧！”

说完这话，克鲁那用威严的眼神盯着菲尔曼。刚刚还气定神闲的菲尔曼被克鲁那这么一瞪，顿时丢了锐气，老实地坐在末席不再说话。见压制住了菲尔曼，克鲁那满意地开始将自己的计划娓娓道来：

“我已经得到情报，在这个月的月末教长会议上，圣母就要宣布第一批罢免的教长名单。所以我们必须赶在月末之前动手。现在，光母圣堂四周驻扎的教廷骑士都服从教长院的命令，圣堂武士里我也已经安插了人手，只要以教长院的名义做出决议，我们就能马上把圣母控制起来。”

“就算如此，我们贸然进攻光母圣堂不会引起教民的不满吗？”一个教长问道。

出乎意料的，克鲁那不但没有伤脑筋，反而一瞬间露出了狡黠的微笑。

“很快就不会了，”克鲁那阴险地说，“如果顺利的话，咱们的圣母能不能做下去还要看我们的脸色呢。”

.....

.....

.....

琳利亚轻轻地睁开眼睛，四周是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她看不见刚才还在她眼前的司仪，也不见了本来应该握在她手中的圣母权杖。她茫然地环顾，却仍然没有任何东西出现在她的视野里。然而，在这片黑暗又寂寞的空间里，本来单纯胆小的琳利亚却没有感到丝毫的恐惧和不安。她觉得自己来过这里，或者说她本来

应该属于这里。

琳利亚轻轻抬起手，虽然什么都看不见，但她能感觉到自己碰触到了某种粘稠的东西。那东西不像水那么冰冷，却又不如人的皮肤那样温暖；它比丝绸更轻，却比空气要厚重得多；它没有油那么粘稠，却也不会像沙那样轻易地从手中散落；它如烟雾般漂浮在空中，却又像江流般倾泻而下；它如钢铁般坚实可触，有时却一碰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时，不远处出现了一个金色的光点，在它的光芒照耀下，琳利亚看清了横在自己面前的东西——一条闪着虚幻光芒的细流，其中流淌着的是如同流动的金子一样的东西。这条金子的河流从黑暗中流出，最后又融入了黑暗之中，让人看不见它的源头和去向。

“你手中捧着的是‘希望’。”一个柔和的女性声音说道。

琳利亚抬起头，映入她眼中的是一位说不出年纪的女性。她穿着素白的连衣裙，裙边很长，遮住了她的脚。她的腰间飘舞着金黄的丝带，高耸的发髻上插着晶莹的珠花。她那美丽的眼眸中闪烁着成熟和智慧的光芒，乌黑的长发一直拖到地上和深色的背景融为一体。她的身上带着淡淡的金色光环，照亮了本来黑暗的空间。

“这就是你所寻觅的东西，这就是能够治疗‘黑死病’的药。”

琳利亚这时才发现女性手中握着圣母权杖，而它直到刚才应该还在琳利亚的手中。

“你在疑惑吗，我的女儿？”女性轻轻地问道。

女性明明站在琳利亚伸手可及的地方，可琳利亚却始终觉得她离自己非常遥远，如同生紧靠在死的背后却永远无法看到彼此的面容。

“这里是哪里？”琳利亚问。

“这里是世界之外的空间，是永恒尽头的时间，是光与暗的界线，是生与死的缝隙。”女性缓缓地说

“我不明白。”琳利亚老实地回答。

“这里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时空，是连神也无法涉足的领域……这里是出生的地方。”女性耐心地解释道。

“我还是不明白。”琳利亚摇了摇头。不知道为什么，她在这位陌生的女性面前丝毫没有拘谨的感觉。

女性突然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琳利亚的头发，脸上带着怜悯的神情。

“我是光辉女神瑟莱伊斯，而你是从我飞散的灵魂碎片中诞生的孩子。”女性伤感地说道。

她的话是如此的匪夷所思，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琳利亚却立刻就相信了这些不可思议的事实，就好像只是别人把她已经知道的事复述了一遍而已。

“这么说，我就是曙光的圣母？”琳利亚问道，她的眼睛看着瑟莱伊斯手中的圣母权杖。

“不，除非你愿意接过圣母权杖，否则你就不是。”瑟莱伊斯神秘地说。

“为什么我要拒绝呢？”琳利亚疑惑地问。

瑟莱伊斯没有立刻回答，她的手从琳利亚的头发上滑下来，落在了琳利亚的胸前。她的表情显得更加悲伤，眼中闪烁着琳利亚无法理解的怜悯。

“因为如果你接过了圣母权杖，你就会成为我的代神者，你将会背负所有被我逃避的责任，承受所有应该给我的诅咒。”瑟莱伊斯喃喃地说。

看着瑟莱伊斯哀伤的脸，琳利亚没有再插嘴，只是静静地倾听着女神的述说。

“如果你接受了圣母权杖，你就会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你

将接受永生的诅咒，承受永恒的寂寞，你会因为力量而被人类恐惧，你将被你所拯救的人们伤害……”

突然瑟莱伊斯的话顿住了，她紧紧的闭着眼睛仿佛正承受着沁入心脾的苦涩，琳利亚清楚地感觉到瑟莱伊斯贴在她胸前的手因为痛苦而颤抖着。

“如果这样就可以治好所有被黑死病折磨的人们……”琳利亚坚定地說道。

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划过了琳利亚的脑海，霎时间她记起了那个人胸膛的温暖，记起了他们之间永恒的誓言，记起了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早点回来”……琳利亚终于理解了“永恒的寂寞”真正的含义，她感到自己的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使她无法轻易地说出那番豪言壮语。然而最后琳利亚还是咬了咬牙，将对那个人的思念藏进心底的最深处，然后继续说了下去：

“我并不觉得这是痛苦。”

过了好久，瑟莱伊斯都没有再开口。琳利亚闭上了眼睛，她知道自己的谎言没能骗过瑟莱伊斯……不，那不是谎言，而是决意。尽管琳利亚并不像自己说的那么坚强，可是她已经做出了决定。

“如果你接受了圣母权杖，”瑟莱伊斯的声音终于又响了起来，“你将接受那本来属于我的诅咒。”

琳利亚睁开眼睛，发现一行泪水正顺着瑟莱伊斯的脸颊流淌下来。

“你将与你最爱的人为敌。”

几乎是一字一顿地，瑟莱伊斯宣告了琳利亚最沉重的命运。

.....

.....

.....

睁开眼睛的时候，琳利亚发现日头已经升到了天中，也许是

因为连日的疲劳吧，她没有如平常一样早早地醒来。琳利亚缓缓地坐起身，她没有马上呼唤法丽莎，而是扯过被单擦了擦脸上残留的泪痕。琳利亚可以想象，如果自己的眼泪被法丽莎看见，恐怕她又要小题大做了。

为什么又梦到那天的事情了呢？明明已经过去了半年，本来以为时间的微风应该已经拂去了这些记忆的尘埃，却没想到今天又会在梦中重现。“你将与你最爱的人为敌。”那一刻，本来已经下定决心在没有冯渊的世界里活下去的琳利亚，却突然被告知了更加残酷的事实。瑟莱伊斯的话如同一颗钢针刺进了琳利亚的心口，令她无法呼吸。瑟莱伊斯虽然一再告诉琳利亚，未来是不能预知的，只要有意志的存在，未来就不会沿着固定的轨迹前进。然而，昨晚出现在琳利亚梦里的冯渊，却在提醒着琳利亚：前方的命运已经注定，那是比岁月更长久的痛苦，是比死亡更悲伤的分离。

这时，琳利亚的房门被推开了，法丽莎托着装满衣服的筐子走了进来。琳利亚赶忙擦了擦新流出的眼泪，坐直了身子。

“琳利亚大人，我听到声音……”法丽莎看见了坐在床上的琳利亚，带着歉意说道。

“没事，我正好要叫你呢。”琳利亚宽容地微笑着回答。

法丽莎帮琳利亚换衣服时无意中看见了琳利亚脖子上的项链，似乎琳利亚总是都戴着这条水晶项链，即使是睡觉时也不曾取下来。

“怎么了，法丽莎？”琳利亚注意到了法丽莎的目光。

“啊，”法丽莎窘迫地回答，“琳利亚大人……这条项链……昨天举行仪式的时候，您也拿着它呢。”

琳利亚低头看了看项链，没有马上回答。

“对不起，琳利亚大人……”法丽莎怯怯地道歉。

看到法丽莎尴尬的表情，琳利亚温柔地笑着安慰她：“没事，

我没有难过。”

为了让法丽莎相信，琳利亚用手轻轻挑起项链，解释道：“这条项链是我唯一的家人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所以我一直戴在身上。它是这世上沾染我力量最多的东西，所以我才用它做为仪式的媒介。”

“是这样……”法丽莎沉吟道。

“其实也不只是这样，”琳利亚突然带着少女般的表情说，“我说过能治疗黑死病的药是希望吧。它就是我的希望。”

法丽莎呆呆地看着琳利亚那满怀梦想的表情。昨天提到希望的时候，琳利亚还和她一起哭过，可现在琳利亚却充满希望地看着未来，微笑着。虽然法丽莎并不知道琳利亚所真正担心的和希望的，但是法丽莎此刻清楚地了解到了，她面前的这位女神比她想象中的要坚强得多。

之后，她们俩默默地做着如往常一样的穿戴和梳洗，没有再提及那个尴尬的问题。

“法丽莎，你吃过午饭了吗？”穿戴整齐的琳利亚突然问法丽莎，后者此时正端着水盆站在一旁。

“吃过了。”法丽莎一边回答，一边把水盆端到了阳台上的小桌上，一会儿其他的侍女会来把洗漱用具收走。

“说谎的吧，你肯定一直在门外等着，没工夫吃吧。”琳利亚不以为然地说，“对不起，今天我睡过头了。”

“琳利亚大人这几天实在太劳累了，”法丽莎理解地说，“今天又没有仪式的预定，琳利亚大人就好好休息吧，不用顾虑我。”

“法丽莎，”琳利亚感激地对法丽莎笑笑，“既然你也没有吃，那就和我一起吃吧。”

“属下不敢。”法丽莎拒绝了琳利亚的邀请。

“好了，这又没有违反教典。”琳利亚有点寂寞地说，“我不需要吃饭，一个人吃也没什么意义不是吗？倒不如多点人一起

还比较开心。”

法丽莎叹了口气，这才勉强点了点头，她就是拿这位女神寂寞的样子没辙。

打铁趁热，而且估计法丽莎也已经饿坏了，琳利亚马上站起身，几乎是拉着法丽莎走出了房门。但是她们并没有能走出多远，因为琳利亚的卧室门外此时已经有一个人在等着了。

“光母圣神！”看见琳利亚走出来，希尔玛立刻向她行礼，现在她已经重新穿回了圣堂武士的铠甲。

“请抬起头吧。”琳利亚优雅地还礼道。

“属下是圣都教区的司教，希尔玛·帕林顿。”希尔玛自我介绍道。

“啊，”听见希尔玛的名字，琳利亚想起了一些事，“你就是撒拉萨的姐姐吧。”

“不才正是。”

“哪里，撒拉萨帮了我不少忙。”

“这是属下的荣幸。”希尔玛低着头答道。

琳利亚一直只是从撒拉萨的谈论中了解到他有一个姐姐，而希尔玛本身是菲尔曼教长的幕僚，一般不会在光母圣堂中露面，更不会出现在琳利亚生活的圣母殿中，所以和琳利亚一直没有见过面。琳利亚发现希尔玛比她想象的更加健壮，却丝毫不妨碍她散发出成熟女性的魅力，而且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琳利亚立刻就感觉到希尔玛是一个精明强悍的人。然而另一边，今天第一次见到琳利亚的希尔玛则深深地感到，面前这位现世的女神完全是一个柔弱的小女孩，这使得希尔玛的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强烈的罪恶感——把这个小姑娘卷入危险的政治斗争中实在是太残酷了。

“请你抬起头说话好吗？”琳利亚温柔地说，“你这样老是低着头让我举得不太自在。”

“遵法旨。”

希尔玛说着抬起了头，突然间她和琳利亚两个人的视线撞在了一起。看着琳利亚无邪的双眸，希尔玛的心霎时间猛烈地跳动了起来，她赶忙又稍稍低了低头，躲开了琳利亚的视线，“属下身为圣堂武士却一直没能来圣堂朝拜，还请光母圣神恕罪。”

“只要是为圣教国贡献心力，就已经尽到了圣堂武士的义务，来不来圣堂并不重要。”琳利亚大度地回答道。

“谢光母圣神。”

圣堂武士在圣教国中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在名义上，圣堂武士都服从曙光的圣母，除此之外不再有任何的等级划分，同时也不隶属于任何的组织，包括任何一级的教会甚至是教长院。每个圣堂武士都可以在不违背圣教法典的前提下依照自己的信念行动，可以作为牧师和修女担任教会中的职务，也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教廷骑士团。任何想要成为圣堂武士的人都可以前往光母圣堂提出申请，但是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最后能够被授予圣堂武士的称号。要成为圣堂武士，你必须被证明拥有坚强的意志、坚定信仰、强健的身体、高超的武艺以及清醒的头脑。圣堂武士本身是一个几乎封闭的团体，除了曙光的圣母他们没有向任何人效忠的义务，每个新加入的圣堂武士由年长的圣堂武士向他们传授武艺、战术和法术，锻炼他们成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强大战士。虽然圣堂武士并不是唯一会使用法术的人类团体，但是他们在战斗和治愈法术方面无疑是整个大陆首屈一指的。如非必要，没有人愿意与圣堂武士为敌，因为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是可以以一当十的勇士，而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更可以利用多变诡秘的战术让他们的敌人见到地狱。

圣堂武士没有集中的住所，圣堂只是他们接受训练的地方，已经出师的圣堂武士大多不常在圣堂中露脸。圣堂武士一般平时都有自己的工作，也有不少圣堂武士被教会雇佣作为仪仗和重要

场所的卫士，比如教长会议时就会请一些圣堂武士作为会议室里的卫士。不过，自从琳利亚登上圣母的宝座之后，开始有很多圣堂武士主动做起了光母圣堂——特别是圣母殿的护卫工作，法丽莎和撒拉萨就是他们中的两个。

“希尔玛吃过午饭了吗？”琳利亚突然没头没脑地问道。

“啊？”希尔玛一愣，“属下一直在等光母圣神。”

“那正好，”琳利亚高兴地说，“我和法丽莎正要去饭堂，你也我们一起去吧。有什么事正好可以路上说。”

“属下……”希尔玛犹豫着要不要接受邀请。

“不用多说了，”琳利亚根本不给希尔玛拒绝的机会，一把拉起她的手，笑着说，“有什么话路上再说的。”

希尔玛不想驳琳利亚的面子，只能跟着琳利亚她们向饭堂的方向走去。从身后看着琳利亚柔弱的背影，希尔玛的罪恶感变得越来越强烈了。

“属下有要事向光母圣神禀报。”

“什么样的要事？”琳利亚问。

希尔玛看了看四周，封闭的走廊上除了几个站岗的圣堂武士之外再没有别人，而且边走边说也的确比较不容易被偷听。希尔玛稍稍放下了心。

“关于克鲁那教长的事，撒拉萨已经和光母圣神提过了对吗？”

“嗯，”琳利亚平静地回答，“他的确有提过。”

“光母圣神有什么打算？”希尔玛试探着问道。

琳利亚回头看了看跟在身后的希尔玛，安慰似的微笑着说：“没关系，我自己会处理的。”

“光母圣神知道菲尔曼教长吗？”希尔玛接着问。

“我这个圣母虽然不中用，但是教长院的成员我还是都认识的。”琳利亚答道。

“对不起，属下失礼了。属下是想向光母圣神报告，菲尔曼教长愿意支持光母圣神。”希尔玛轻声说。

“支持我什么？”琳利亚微笑着明知故问。

“光母圣神认为自己有实力对抗克鲁那教长吗？”

“没有，”琳利亚淡淡地说，“就算有，我也不会选择这样的方法。”

“那么，光母圣神是打算对克鲁那教长妥协了？”

面对希尔玛越来越直接的问题，琳利亚只是笑笑，没有在意。

“我并不打算和克鲁那教长妥协，但也没有想过要解散教长院。我不希望任何人为了我流血。”琳利亚坚决地回答。

希尔玛皱起了眉头，这个圣母实在是太天真了，在政治斗争中要是害怕抗争就只能等着被人家压倒。

“属下理解光母圣神的心情，但是克鲁那教长可不是这么善良的人，如果他打算要主动挑起抗争，”希尔玛尖锐地问，“难道光母圣神不觉的和菲尔曼教长合作更有胜算吗？还是说光母圣神打算继续退让？”

听到这里，琳利亚突然停下了脚步。她向四周望了望，这里正好是一条走廊拐角处，附近没有房门，也没有卫士。

“法丽莎，”琳利亚转向了法丽莎，“你可以先去饭堂吗？我不想你卷进这里面来。”

“琳利亚大人，我……”法丽莎似乎想争辩，但是琳利亚坚决地摇了摇头，她也只能乖乖地离开了琳利亚和希尔玛。

等到法丽莎的身影完全看不见了，琳利亚这才举起右手向法丽莎离开的方向轻轻一挥。一时间希尔玛听到自己耳边响起了呼啸的风声，但是风声立刻就消失了，空荡荡的走廊又恢复了寂静。

“现在可以对我说实话了吗，希尔玛？”琳利亚温和地说。

“属下不知光母圣神的意思。”

琳利亚突然转过身正对着希尔玛：“你并不是来给菲尔曼教长做说客的，对吗？”

希尔玛一惊，琳利亚又接着说道：“现在法丽莎已经离开了，你还打算继续装傻？”

“属下知罪，不该欺瞒光母圣神。”希尔玛说，“只是法丽莎不是我们的伙伴，属下无法信任她。”

“没关系，我可以理解，”琳利亚善解人意地说，“现在可以对我说实话了吗？”

“是，”希尔玛慌忙答应，“属下和属下的伙伴因为不满教长院的做法，所以希望可以帮助光母圣神对抗教长院。”

“哈哈，”琳利亚笑了起来，“你还真是实话实说呢。”

“请光母圣神恕罪。”

“没关系，我就希望你说实话。”琳利亚大度地说，“只不过，我并没有对抗教长院的打算。”

“难道光母圣神打算一直容忍教长院的存在吗？”希尔玛意外地问。

“我并没有觉得教长院本身有什么不好。”

“可是，教长院本身并不是教典里规定的教会组织，”希尔玛急急地说，“光母圣神为什么要容忍他们分权呢……啊，对不起。”

“没事，你说的也有道理。”琳利亚说，“但是我并不觉得独裁是一件好事。毕竟神也不是全知全能的。”

希尔玛一愣，难道这个人真的是“圣母”，所以没有一点利己的想法吗？而且，对于琳利亚关于“神”的评论，她也没有办法做出回应，所以一时找不到什么话说。

琳利亚看出了希尔玛的疑惑，帮她把话说了出来：“我并不需要权力，我存在的意义只是给人们希望，除此之外我和一个普通

人没有什么两样。我只是希望能有真正关心百姓的人成为国家的管理者。”

“那么，光母圣神觉得现在的教长们是你心目中可以托付国家的人吗？”

“恐怕不是。”琳利亚老实地回答道，“但是为了我的想法而让无辜的人流血，实在太不值得了。”

对琳利亚的回答，希尔玛虽然很不以为然，可是一时也找不到什么话来反驳，只好转换话题。

“我们有一个计划，只要利用菲尔曼教长的力量让克鲁那教长放弃在月末教长会议之前发动政变，我们就可以在月末教长会议上逮捕所有的教长……我们可以不用流血就结束这场纷争。”希尔玛哄骗道。

听见希尔玛言不由衷的话，琳利亚用怜悯的眼神看向了她。一时间，希尔玛感到琳利亚的视线如同正午的阳光般烧灼着自己的眼睛，令她无法直视。

“谢谢你，希尔玛。”琳利亚真诚的说，“但是，我还是希望用我自己的方式解决。对不起。”

“属下明白了。”看出了琳利亚的坚决，希尔玛无可奈何地回答。

琳利亚又轻轻地抬了抬手，希尔玛的耳边又一次响起了刚才听过的风声，紧接着她们身边的寂静就被几声鸟鸣打破了。这时希尔玛才意识到，刚才的寂静正是琳利亚使用法术的效果。

“我们走吧，法丽莎肯定等急了。”琳利亚笑了笑，又拉起了希尔玛的手。

两人再次沿着圣堂的走廊向饭堂走去。希尔玛沉默地跟在琳利亚身后，她虽然发现琳利亚比她想象的要聪明得多，但同时她也发现这位圣母比她想象的更加天真。希尔玛已经知道自己无法再指望能依靠圣母的权威，现在她能做的就只有祈祷了——祈祷

自己能够在这场混乱的政治赌博中创造奇迹。

走着走着，正午的阳光代替了昏暗的灯盏——琳利亚她们来到了圣堂的东侧花园。那里是圣堂武士们休息的地方，也是通往饭堂的必经之路。

突然，一阵喧闹吸引了琳利亚她们的注意。沿着争吵声传来的方向，琳利亚看见几个圣堂武士正聚集在花园里，其中两个人看上去正在打斗。琳利亚还没有反应过来，希尔玛已经从她身后蹿了出去，只见她飞快地跑到两个打斗的圣堂武士身边，愤怒地将其中一个人推倒在地。

“撒拉萨，你干什么！”希尔玛看着躺在地上的圣堂武士怒骂道。接着，她又扫了一眼撒拉萨的对手和那些看热闹的圣堂武士们，吼道：“身为圣堂武士，在圣母殿里胡闹，像什么话！”

撒拉萨很快从地上爬了起来。他本来还想出言反驳，可是当他看见了站在远处的琳利亚后，立刻满脸惊恐地呆住了。

“希尔玛啊，”卡特尔看着希尔玛轻蔑地说道，刚才就是他和撒拉萨打成了一团，“你什么时候当上头儿了，我怎么不知道？”

听着卡特尔酸溜溜的话，希尔玛斜眼瞟了瞟他，意外地发现他脸上也有不少伤。

“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你们的前辈。”希尔玛高傲地说，“为什么在圣堂里打架？”

面对希尔玛的问题，撒拉萨不但没有回答，反而拼命地拉扯希尔玛，似乎是想阻止她问下去。趁这当口，卡特尔抢先回答道：“我只是问他是不是和圣母是一对，他就动手打我了，我可没错。”

希尔玛一惊，她没料到，居然这么快连圣堂武士中都已经有了流言了。希尔玛连忙朝卡特尔骂道：“这种子虚乌有的话别在圣堂里乱说。”

“怎么？”没想到被希尔玛这么一骂，卡特尔反而来了火气，

他大声地冲着希尔玛吼叫起来，“他敢做，我连说都说不得！什么子虚乌有，皮索可是亲眼看见他进了圣母的卧室半天没有出来。现在才想往外摘？晚了！”

“你说什么！”

撒拉萨大吼一声，又想扑到卡特尔身上，却被希尔玛拉了回来。希尔玛的眉头已经几乎皱到了一起，她本来以为圣母一般不会离开圣堂，应该不至于听到流言，却没想到居然在这种最糟糕的状况下被圣母知道了。

“别再说了。”希尔玛一边向琳利亚的方向使着眼色，一边警告卡特尔。

一众圣堂武士这才终于发现了站在远处的琳利亚，登时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不知所措地呆立在了原地。

见自己已经被众人察觉，琳利亚缓缓地走近了花园中聚集的人群。琳利亚的脸上带着平静的微笑，但是希尔玛察觉到她身前交握的双手有点发白。

“光母圣神。”

琳利亚已经走得很近了，被吓呆的圣堂武士们这才慌忙跪下行礼。所有人都尴尬地低着头，卡特尔的脸则像抹了一层灰，白得吓人。

“请起来吧。”琳利亚优雅地轻轻抬了抬手，示意他们起立。

但是心中有愧的众人依然跪在地上，就连希尔玛也没敢站起来。看见这情景，琳利亚无奈地叹了口气，本来还想假装没有听到刚才的谈话，看来已经不可能了。

“大家不必为刚才的事介意。”琳利亚宽容地说，“我和撒拉萨并没有特殊的关系，而且他进我房间的时候法丽莎也在。”

看见众人脸上怀疑的神色，琳利亚悲伤地说：“你们愿不愿相信都没有关系，但是我说的都是实话。”

“属下无礼，请光母圣神降罪！”众人低着头异口同声地说。

希尔玛的眉头皱得紧紧的，她恼怒地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弟弟，却惊讶地发现撒拉萨的脸色比卡特尔还要可怕地多。撒拉萨痛苦地闭着双眼，鲜血不住地从他紧咬的嘴唇滴到干燥的地面上，激起片片微尘。他紧握的双拳已经完全失去了血色，却不知他是想把它们打向卡特尔还是自己。

“这些流言你们是从哪里得知的？”琳利亚用带点威严的语气问道。

众人一惊，都苦着脸面面相觑。最后，几乎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到了一个人身上——卡特尔已经抖得像筛糠一样了。双膝跪地的卡特尔怯生生地看了看四周，他闭着眼重重地吞了口唾沫，结果差点没把自己噎住。好不容易缓过了气，卡特尔这抬起了煞白的脸。他不敢看琳利亚的表情，只好盯着琳利亚的下巴，一边诚惶诚恐地回答：“回……回光母圣神，属下……属下是听教……教廷骑士团……教廷骑士团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的……刚才……刚才皮索又说看见……看见撒拉萨进了光母圣神的房间……我……我也只是……请光母圣神降罪！”

话说到一半时，卡特尔的鼻尖就已经快贴在了地上，说完了最后一句之后，他终于把整个脸都贴在了地板上，似乎正努力地想让自己融进脚下的土地。

“教廷骑士……”琳利亚沉吟着，希尔玛觉得她的脸色稍稍变白了一点。

低头看见卡特尔的样子，琳利亚突然觉得于心不忍。因为她知道，卡特尔会这么害怕是有原因的。虽然经常为了逞一时口舌之快而说不该说的话，卡特尔其实是一名很忠诚的圣堂武士，与其说他是害怕琳利亚，不如说他是为自己说出的话而羞愧。

“抬起头来，卡特尔。”琳利亚温和地命令道，但是卡特尔似乎已经没有了抬起头的力气，还是深深地伏在地上。琳利亚的嘴唇抿了抿，又轻轻地抬起了手。一时间，希尔玛觉得自己看见卡

特尔的身体发出了微弱的白光，然后突如其来地，卡特尔停止了颤抖，慢慢地抬起头疑惑地看向琳利亚——后者的脸上带着柔和的表情。

“不用太自责，只是希望你能明白，一句无心的话也可能变成伤人的利刃，而伤害别人的人最后都必然会给自己更大的伤害。”琳利亚宽容地微笑着，但是苍白的脸色让她的笑容显得非常勉强，不过此时并没有几个人能发现这一点，因为众人几乎都羞愧地低着头。

“希尔玛，麻烦你告诉法丽莎一声，不用为我准备午饭了，让她自己先吃吧。”

说完，琳利亚都没有等希尔玛回答就转身快步离开了花园，希尔玛立刻追了上去——她被琳利亚的脸色吓坏了。

茫然地追着琳利亚跑过一条又一条走廊，希尔玛开始怀疑自己的头脑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作为一个谋士，她完全看不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意义，但她还是在奔跑着，毫不顾忌沿途卫士们迷惑的眼神，只是一心想赶上那个伤心的女孩，想要安慰她，保护她。尽管这和她最初的目的毫无关系，但此时希尔玛的头脑中却已经容不下其它的事了。

然而，希尔玛却没能追上那逃走的公主，她在最后时刻停下了脚步，眼睁睁地看着琳利亚重重地关上了卧室的门……

因为，在琳利亚的身影消失前，希尔玛清楚地听见了一声低低的抽泣。

第七章 高贵圆桌旁的剑影

背靠着紧闭的房门，琳利亚低低地抽泣着，不在乎门后的某人可能听见自己的哭声，也不在乎滚落的泪水湿透衣襟。

琳利亚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如此脆弱，难道她不是发过誓要拥有背负起整个世界的坚强吗？然而，她哭了，而且是当着那么多圣堂武士的面，像个孩子一样无助地哭泣。可是琳利亚或许没有注意到，她本来就只是一个孩子，一个在冯渊温柔的怀抱中幸福生活的孩子，一个在冯渊坚强的臂膀中保持着天真的孩子。她从来没有能够面对冷酷现实的坚强，也从来没有在逆境中挣扎求生的力量。

午后的阳光从高大的落地窗照进来，将金碧辉煌的房间笼罩在一片明亮和温暖之中，可是琳利亚的心却始终沉浸在冰冷的悲伤里。突然，琳利亚对身边的阳光感到无比的憎恨，因为它虽然可以让人们的外表明亮体面，可却在他们的内心中投下了更浓重的阴影——琳利亚憎恨这样的自己。

即使圣水可以治疗那名为“绝望”的顽疾，可是琳利亚却无法消除那份绝望的根源。她不清楚，不明白，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们一定要相互伤害。她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她只能选择沉默。她以为只要自己什么都不做，就不会有人因为她而受到伤害。可是她错了，错得离谱！因为只要曙光

的圣母还存在，命运就不会停下飞奔的脚步，而且正如瑟莱伊斯所说的那样，琳利亚自己一定是首当其冲。

琳利亚哭得更响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阻止已经一触即发的纷争。也许冯渊会知道吧，不，他一定知道的，因为在琳利亚的记忆里，这世上没有冯渊不知道的事情。如今，她是多么希望能回到七年前那个冰冷的葬礼之后啊。冯渊一定还会用那坚强的臂弯拥抱琳利亚，告诉琳利亚不用害怕，告诉琳利亚其实她并不孤单，告诉琳利亚一切都会过去，而他会保护她直到永远……

可是，冯渊不在这里，他离开了琳利亚，即使两人之间有着直到永远的誓言，即使琳利亚是那么深爱着冯渊，爱到连“永生”这个人类共同的梦想在她的眼中也不过是一个漫长悲哀的等待。可是冯渊还是离开了，就在琳利亚十八岁生日的那天，他离开了两人共同生活了六年的家，走上了成为琳利亚敌人的道路。

对于冯渊来说，她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曾经不止一次地闯入过琳利亚的脑海。爱人？妹妹？或者只是一个妨碍他北去的包袱？琳利亚不知道，也没有勇气去揣摩。谣言是从教廷骑士团里传出的，那么这谣言的原貌肯定不只是从卡特尔口中说出的样子，一定更加可怕，更加卑劣。冯渊会知道吗？他会听说吗？肯定会的，琳利亚痛苦地想。魔界在圣都不可能没有密探，作为王储的冯渊，说不定比琳利亚更早就听说了这些谣言。他会怎么想呢？他会相信吗？他会伤心吗？还是，他只会冷漠地把这些谣言当做政变中的无聊手段，只会冷笑着分析那会给圣母的权威带来多大的伤害，然后高兴地发现圣教国暂时不会对魔界造成威胁？可能的，琳利亚无奈地闭上了眼睛，因为琳利亚记忆中的冯渊永远都是冷静的，即使是在他自己一出门就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的时期，冯渊也没有在琳利亚的面前露出过懦弱或者愤怒的表情，他总是冷静地面对一切……冷静到冷漠的程度。

琳利亚抬头望向了窗外的天空。虽然脸上的泪痕还清晰可见，

但是琳利亚已经停止了哭泣。对冯渊的埋怨似乎驱散了她心里的悲伤，又或许是对冯渊的思念给了她勇气。

当两个人再次相遇的时候，冯渊会对琳利亚说什么呢？他会沿着命运所指出的道路，将终结一切的利刃刺进她的胸膛吗？琳利亚突然感到了一丝欣慰，因为她知道终点是存在，而她也正期待着终结之日的到来。琳利亚还从没有想到过，自己有一天竟会如此渴望着死亡的滋味。

.....

.....

.....

跟在希尔玛背后，撒拉萨垂头丧气地踏进了家门。

希尔玛和撒拉萨的家族姓帕林顿，是库洛姆有名的大商户，经过几代的经营，帕林顿产业的产业已经遍布库洛姆及其周边国家。当姐弟俩表示自己想要前往圣都成为圣堂武士的时候，两人的父亲提出了一个条件，也就是他们俩——准确的说是希尔玛——必须管理帕林顿家族在圣都的产业。因此，姐弟俩来到圣都之后就一直住在帕林顿家族的大宅里，即使在修业的期间两人也没有和其他学徒一起住在圣堂。因为拥有这样的背景，希尔玛轻而易举地就得到了司教的头衔和菲尔曼身边第一幕僚的地位；可是对于撒拉萨来说就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了，这样的特殊待遇使他在学徒时代就常常被其他学徒揶揄嘲笑，直到现在他还时不时会感觉到自己比同期的圣堂武士们低上一头。

“撒拉萨，老实说你和圣母到底是不是情人？”随着大门在撒拉萨的身后訇然关上，希尔玛劈头就向撒拉萨问道。

“不是。”撒拉萨回答显得漫不经心。

“真的？”希尔玛怀疑地追问道。虽然希尔玛并不喜欢自己弟弟冲动单纯的样子，可是她也不得不承认，身为女性很难不被撒拉萨的英俊容貌所吸引，尤其是像琳利亚这样的小女孩。

“不是就是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撒拉萨突然来了火气，不过很快他又黯然地低下了头，“我……根本没可能……”

希尔玛疑惑地注视着撒拉萨消沉的脸，不识趣地追问道：“怎么了？”

“光母圣神有爱人，”撒拉萨喃喃地回答，“就是之前一直和她住在一起的人。”

一瞬间，希尔玛明白了为什么撒拉萨会突然揍卡特尔的原因——绝不是因为卡特尔泄漏了他的秘密，恰恰相反，正因为卡特尔说出的并不是事实，反而将撒拉萨的绝望毫不留情地摆在了他的面前。不过对于撒拉萨是如何得知冯渊的事情的，希尔玛不可能知道。撒拉萨当然不可能告诉希尔玛，当他护送琳利亚返回村子时看到和听到了什么，他不可能告诉希尔玛，当他看见琳利亚在满屋可笑的装饰中哭泣的样子时，感受到的那股钻心刺骨的痛。

“那个男人抛弃了光母圣神，可是光母圣神现在还带着那个人送的项链，我根本就不可能……”撒拉萨还在喃喃自语，可是后半段的话他却还是没有说出口——他多么希望自己可以代替冯渊保护琳利亚，他多么希望自己可以代替冯渊安慰痛哭的琳利亚，他多么希望自己可以……取代冯渊在琳利亚心中的位置。可是撒拉萨做不到，他无法让琳利亚像其他女孩那样看着他，无法让琳利亚在他面前露出女神之外的表情……所以每次当撒拉萨看见戴在琳利亚胸前的那条水晶项链时，都会感受到深深的挫败感。

长久的沉默笼罩在整个门厅里，只有两人身旁名贵的画作和古董仿佛在静静地述说着这个家族的显赫与荣耀。

看着自己弟弟如小孩子般地发脾气，希尔玛突然感到了一股强烈的笑意，虽然她知道现在情况非常紧急，但是弟弟的反应却让她几乎忘了自己本来的目的。希尔玛当然没有想过要安慰自己的双胞胎弟弟，对撒拉萨的软弱和天真她从来都是极尽讽刺挖苦

之能事的。然而今天希尔玛很清楚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她只是默默地把弟弟这个小小把柄藏进了心里，一面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淡淡地说：“我们还是谈正事吧。”

“正事？”

“你从明天开始，就跟在圣母身边，除了绝对不要进圣母的卧室之外，不要让圣母离开你的视线。”希尔玛吩咐道。

“什么？”撒拉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还嫌谣言不够多吗？”

“正好相反，”希尔玛坚决地说，“只有这样做才能对抗谣言。”

“我不懂。”

“你什么时候懂过？”希尔玛讽刺地说。撒拉萨不由得露出了愤怒的表情，但是希尔玛根本不理会他无声的抗议，继续说道：“你现在躲起来只会欲盖弥彰，让人觉得你和圣母真的有什么，倒不如把一切都摊在阳光下，让所有人来监视你。”

见撒拉萨有点懂了，希尔玛继续说道：“不过，你一定要杜绝和圣母的任何亲密接触。还有，”希尔玛凑近撒拉萨神秘地说，“小心那个叫法丽莎的圣堂武士。”

“法丽莎？”撒拉萨不禁惊叫，“为什么？她可是圣母的亲信啊。”

“你能保证她绝对不是卧底？”希尔玛冷冷地回道。

撒拉萨一时语塞，希尔玛又苦口婆心地说道：“教廷骑士团有人声称自己看见你走进了圣母的房间，皮索也说看见你进了圣母的房间，你难道是当着一大群人的面大大方方地走进圣母的卧室的？”

“怎么可能，我确定过周围没有人的，”撒拉萨激烈地反驳道，“圣母卧室边上又没有别的房间，那儿根本没有可以藏人的地方。”

“有啊。”希尔玛不慌不忙地说。

“哪儿？”撒拉萨迷惑地问。

“圣母的房间里啊。虽然房间旁边没有卫士，但是圣母的贴身护卫总见到你了吧。”希尔玛回答。

“法丽莎？”撒拉萨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可是……怎么会……”

“我也只是猜测。”希尔玛说，“不过她不是我们的伙伴，这件事是确定。我们没有信任她的理由。”

看着仍然愣在原地的撒拉萨，希尔玛终于不耐烦地甩下了一句“我去见菲尔曼”便推开大门走了出去，把自己头脑简单的弟弟丢在了空荡荡的大房子里。

.....

.....

.....

“教长，不好了！”

希尔玛一边大叫着，一边慌慌张张地跑进菲尔曼的办公室。

正在纸上疾书的菲尔曼抬起头，草草地看了一眼满脸惊慌的希尔玛，又埋下头去继续自己的工作。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菲尔曼问道，他已经写完了最后的一点，此时正从手指上取下了一枚宽大的戒指，“这可不像你。”

“大事不好了，”希尔玛焦急地回答，“现在教廷骑士团里都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地了，说圣母……”

“我听说了，”菲尔曼一边将一小块红蜡滴在他刚才写着的那张纸的一角，一边漫不经心地打断了希尔玛的讲述，“现在圣母的情况怎么样？”

希尔玛愣了一下，马上认真地回答道：“圣母虽然同意和我们合作，不过因为流言好像受了不小的打击。”

菲尔曼抬起眼看向希尔玛，像是在询问“真的？”一样。看见

希尔玛向他肯定地点了点头，菲尔曼微微一笑，低下头重重地将戒指上的纹章印在了蜡块上。

“好，”菲尔曼志得意满地说，“到底不过只是个小女娃子。”

“教长，”希尔玛不解地问，“我们不是要利用圣母吗？这样放任圣母的威望下降好吗？”

“有什么不好的？”菲尔曼冷笑着说，“希尔玛啊，你还是太年轻。你想，现在圣母的威望下跌，而我们在這個時候伸出援手，不就是雪中送炭吗？她能不对我们感恩戴德？而且，在我们夺取教长院之后，一个没有什么威望的圣母对我们来说才更有利，不是吗？”

“但是，这些谣言明显是克鲁那教长的阴谋……”希尔玛还是非常不安。

“对，很明显，”菲尔曼撇撇嘴，说道，“克鲁那还在昨晚的紧急会议上得意洋洋地说要在把圣母从宝座上拉下来呢。”

“那不是很糟糕吗？‘邪淫’可是重罪，就算不能坐实，教长院也可能以此为借口，名正言顺地软禁圣母。”希尔玛惊讶地说。

菲尔曼看着惊慌失措的希尔玛嘲讽地说：“不错，是这么回事。只不过，”菲尔曼把自己刚刚写完的命令书拿起来给希尔玛看，一边得意地笑着说，“他不管打算做什么都只能等到月末教长会议了。”

希尔玛凑近了那张命令书，这才看清了上面写着的内容：“因为怀疑有异教徒潜入光母圣堂，为了光母圣神和各位教长的安全，即日起封锁光母圣堂以及教长院的一切设施，直到彻底查清为止。”

在菲尔曼的大笑中，希尔玛的心也跳起了欢快的舞蹈。要通过重大决议必须举行正式的教长会议，而任何正式的会议都必须使用教长院议会厅才能有效。现在教长院被圣都教区的教长菲尔曼下令封锁，克鲁那就等于是被菲尔曼牢牢地钳住了，因为他想

使用教长院的设施就必须知会菲尔曼。这样，即使不能拖到月末教长会议，菲尔曼和青年党都得到了先发制人的能力，只要教长们一聚集到教长院，舍科斯和萨林巴的部队就可以第一时间把他们都抓起来，青年党也就能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

“教长果然高明，属下万万不及。”希尔玛一边说着，一边在心里冷笑着赞叹——虽然菲尔曼是个立场不坚定的家伙，不过没想到这个傀儡比想象中还要能干得多呢。

.....

.....

.....

咚咚咚，法丽莎轻轻地敲响了琳利亚卧室的门。

“请进。”

琳利亚的声音从门后传了出来，同时法丽莎也听到了床单的窸窣声。

推门进来，房中的一切都和平常没有两样，除了琳利亚一反常态地呆坐在床上之外。法丽莎走上前去，发现琳利亚的眼神有点慌张。

“琳利亚大人……”法丽莎严肃地开了口。

“我没事，不用担心。”琳利亚强挤出了一丝笑容。

“怎么了吗，琳利亚大人？”法丽莎茫然地问。

琳利亚一惊，这才发现是自己神经过敏了，不禁在心里尴尬地笑了笑。

“没事，真的。”琳利亚优雅地摇了摇头。

虽然对琳利亚的反应感到莫名其妙，但是既然作了大人物的护卫，法丽莎当然懂得“不该知道的事情不打听”的道理，因此她并没有继续追问下去。这让琳利亚大大地松了口气。

“你吃过午饭了吗？”琳利亚赶忙转换话题。

“嗯，吃过了。”法丽莎答道，“刚才帕林顿大人到饭堂来和

我一起吃的。”说到这里，法丽莎抿了抿嘴唇，露出了欲言又止的神情。

琳利亚知道她担心自己却又不方便开口询问，不由得心生感激。

“你们动作很快嘛。”琳利亚玩笑地说，“我还以为你会再晚点才过来呢。”

为了回应琳利亚，法丽莎勉强笑了笑，但是立刻又一本正经地报告道：“克鲁那教长正在会客厅，他想见您。”

“克鲁那教长……”琳利亚沉吟着，“该来的还是来了。”

“琳利亚大人如果不舒服的话……”法丽莎关切地说。

“不必，”琳利亚坚决地打断了法丽莎的话。只见她从床上站起身，轻拂了几下裙子上的褶皱，立刻又重新找回了圣母的威仪。

“我们走吧。”琳利亚威严地命令道。

看着这个与以往不同的琳利亚，法丽莎也不敢再多说什么。

.....

.....

.....

坐在会客厅中的克鲁那悠闲地喝着茶，一边等待着自己的猎物现身。

作为教长院中最年长的教长，如果把克鲁那的政治阅历写成书，几乎就等于是圣教国最近五十年的一部完整的地下历史。一直在黑暗肮脏的政界打拼了快五十个年头，克鲁那早已经对残酷的政治斗争习以为常，甚至反而以之为乐。克鲁那无疑是一个强者，一个强大到足以使一个国家为他颤动的强者。不过同时他更是一个政客，一个对权力贪得无厌的政客，他不断地寻找公开的，或者是潜藏的政敌，然后利用权术将他们踩得粉碎，一个不留。每次当克鲁那看见一个政敌倒在自己脚下的时候，他总可以得到

一种近乎疯狂的快感，令他陶醉，令他欲罢不能。就这样，通过高超的政治手腕，克鲁那终于得到了教长的地位，而且不仅如此，他已经几乎可以算是这个圣教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了。

然而，克鲁那却一直无法感到满足，虽然不太清楚，但是他总觉得自己似乎还在渴望着什么。终于，琳利亚出现了。当琳利亚登上宝座的一刹那，克鲁那如梦初醒。他明白了，他明白了这么多年自己所渴望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他要击败曙光的圣母！这就是克鲁那一直无法实现的最后的渴望，因为任凭你如何强大也不可能战胜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但是现在不同了，克鲁那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因为一个活生生的圣母就站在那里，等着他去战胜，等着他去践踏，去摧毁。在人生最后的光阴中，克鲁那终于可以将圣教国真正的最高统治者——曙光的圣母踩在脚下了！

正志得意满的克鲁那猛然间看见琳利亚她们走了进来。他微微冷笑，缓缓地站起身来，漫不经心地向琳利亚行礼。

“不必多礼，克鲁那教长。”琳利亚微笑着还礼，径直走到了主人的位子上坐下，法丽莎在她的身边垂首侍立，克鲁那微微躬身之后也跟着坐了下来。

“克鲁那教长这么急着见我，不知道有什么要事呢？”琳利亚首先发问。

克鲁那暗自冷笑，一面却装出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情。扭捏了好久，见琳利亚丝毫不为所动，他这才假装严肃地说：“不知道光母圣神对近来教民中传扬的流言是否有所了解？”

虽然早有所料，听到克鲁那明显揶揄的语气，琳利亚的心中还是不免一沉。

“我一直在圣母殿中，对外界的事不是很了解。”琳利亚平静地回答。

“啊，是这样。”克鲁那没有丝毫失望或者惊讶的神情，看来

他很清楚琳利亚已经听到流言了，“虽然老夫也觉得不过是些捕风捉影的谣言，但是，实在有点难以启齿……”说着，克鲁那露出了心怀顾虑的神色。

“教长不必顾虑，但说无妨。”琳利亚宽和地说。

“啊，多谢光母圣神。”克鲁那装模作样地说，“其实是这样……”

听着克鲁那绘声绘色地描述着那些子虚乌有的事情，琳利亚的脸色终于也沉了下来。她果然没有猜错，克鲁那口中所讲述的故事比她从卡特尔那里听来的更加荒唐，令人作呕。法丽莎的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情，她几次想打断克鲁那的话，可是都被琳利亚阻止了。

“我想光母圣神应该知道。”克鲁那得意洋洋地讲完了自己编造的故事，说道，“本教虽然不禁爱欲，但是‘邪淫’却是‘极罪’之一。如果教民违反，轻者杖击徒刑，重者则需以圣火净化其罪，是最严重的罪行。”

“这些我很清楚。”琳利亚强忍着怒气说道，这还是琳利亚有生以来第一次对别人怀有这么大的恨意。

“老夫绝不会怀疑光母圣神。只是，”克鲁那似乎感觉到了琳利亚的怒火，不过他反而更加得意了起来，“老夫怕，光母圣神毕竟正值青春年华却必须背负国家的兴亡，似乎有点过于沉重了。”

“我明白教长的意思，”琳利亚厉声说道，“不过我可以保证，这些谣言所述之事都是子虚乌有，任何一件都从来没有发生过。至于教长方才所言，虽然我的确不过是一个十八岁的小姑娘，不过我既然接过了圣母权杖，就已经有所觉悟，请教长不必过虑。”

克鲁那情不自禁地倒吸了一口凉气，虽然在教长会议上克鲁那已经领教过了，但是如此近距离地面对琳利亚威严的面容还是令他忍不住心惊。

“啊……”克鲁那似乎在掂量是不是该这么早就撕破脸皮，

不过最后他终于还是决定直接和琳利亚摊牌，“算了，我就不绕弯子了。”克鲁那脸上的恭敬登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即使我没有真凭实据，不能坐实您的‘罪行’，但是只要有‘人证’和教长院的决议，还是可以暂时让您在圣母殿里过几天‘太平日子’的。所以，”克鲁那冷笑着威胁道，“光母圣神您也是明白人，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了吧？”

听着克鲁那如此露骨的威胁，琳利亚深深地叹了口气。她用力拉住了想要冲上去的法丽莎，一边慢慢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我已经明白教长的意思了。”琳利亚淡淡地回答。

“那么以后我们就能相安无事了。”

克鲁那得意地笑了起来，他那阴险的笑声让琳利亚感到一股强烈的恶心。

“但是我不能和你合作。”琳利亚突然义正词严地说道，把大笑着的克鲁那吓了一跳，“因为我还是曙光的圣母，我曾经发誓要给这个国家，不，给这个世界希望。”

琳利亚严厉地看着克鲁那惊恐的眼睛：“所以，我绝不会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而抛弃自己的责任，违背自己的誓言。”说到“誓言”这两个字的时候，琳利亚突然对某个正身处远方的人燃起了炽烈的怒火，“我绝不会让任何失去了慈悲之心的人留在教长院甚至教会，我也绝不会对任何玩弄权术的人妥协。不管发生什么，我会坚持自己的道路……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会抛弃自己的誓言！”最后的这句话虽然听起来是琳利亚在对克鲁那表明自己的决心，但其实这当中也包含了她对那个抛弃了自己誓言，去了远方的男人的不满和斗争心。

“是吗？”

克鲁那看来也被激怒了，本来以为一切都在掌握中的他，竟然被一个小女孩的气势给压倒了，这对他来说真是奇耻大辱。

“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克鲁那看上去似乎还想说点什么发泄自己的怒火，但是最后终于还是忍住了。他粗鲁地转过身，拂袖而去。

当克鲁那的身影从视线中消失的瞬间，琳利亚再也坚持不住，瘫坐在了椅子上。顾不上法丽莎担心的询问，琳利亚只是大口喘着气，说不出话来。

琳利亚知道自己不能愤怒，不能憎恨，因为曙光的圣母不能被负面的感情所左右。然而，她还是发了火……不，她真正的感情是悲哀，为堕落的光母神教感到悲哀。

怒火万丈地离开了会客厅，克鲁那快步穿过圣堂中错综复杂的走廊向外走去。从很久以前开始，克鲁那就一直觉得这个坚持独立于教会之外的光母圣堂非常碍眼，对那些自命清高的圣堂武士们充满了厌恶。而如今，他憎恨这个地方的理由又多加了一条——那个一直高悬在他头顶上，让他不得不卑躬屈膝的曙光的圣母。

在圣堂的门口，克鲁那突然感到了一些异样。他向四周看了看，发现比起他进圣堂的时候，这里多出了很多教廷骑士。克鲁那并不记得自己有下过进攻圣堂的命令，可是这些教廷骑士却分明是在封锁圣堂，这让他感到非常不解。

“哪个家伙自作主张？”克鲁那恼怒地嘀咕道，这时，一张老脸闪过了他的脑海，“菲尔曼？那个老家伙想干嘛？”

也不多想，克鲁那向院长院的方向走了过去，但是正当他快要走出圣堂的时候，两个教廷骑士拦住了他的去路。

“干什么？”克鲁那厉声呵斥道。

教廷骑士们这才认出是克鲁那，连连道歉，却还是不让克鲁那离开。这等于是在克鲁那熊熊燃烧的怒火上又浇了一盆油。

“我们……教长能不能等我们报告了菲尔曼教长之后……哎哟——”

不等这个教廷骑士说完，克鲁那已经照着他的脸上抡圆了一

巴掌打过去，一边咬牙切齿地吼道：“菲尔曼？我正要找他呢！带我去见他！”

两个教廷骑士面面相觑，都知道这位教长大人不好惹。既然带他去见菲尔曼教长又不违反规定，被打的那个教廷骑士也就只能怏怏地带着克鲁那向菲尔曼的办公室走去。

来到菲尔曼的办公室前，克鲁那几乎是用撞的推开了房门，却看见菲尔曼正悠然自得地坐在桌子后面，半闭着眼睛打着盹。

“邦——”

克鲁那怒气冲冲地来到菲尔曼的桌前，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

菲尔曼的眼睛缓缓地睁开，首先映入眼帘就是克鲁那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可菲尔曼却居然没有一丝胆怯的样子，依然和善地微笑着。

“原来是克鲁那教长啊。”菲尔曼慢条斯理地说，“这么着急，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克鲁那强忍着扑上去咬菲尔曼的冲动，定了定神，严厉地说：“圣堂外面的那些教廷骑士是你的人吧？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话是怎么说的呢，”菲尔曼无辜地答道，“我只是为了教长们的安全着想，才去追查潜入的异教徒的。”

“什么异教徒？我怎么没听说？”克鲁那怀疑地看着菲尔曼的眼睛问道，“菲尔曼，我警告你，最好不要做多余的事！”

菲尔曼迎着克鲁那威胁的目光，竟然头一次没有丝毫地退缩。片刻的沉默之后，菲尔曼终于开口回答：“当然，我怎么敢呢。我也是照章行事。”

虽然菲尔曼的语气很正经，但是在克鲁那听来，却只觉得菲尔曼是在嘲讽自己，登时火冒三丈。

“照什么章？”克鲁那粗暴地吼道，被两个人接连打乱自己

的步调，他已经完全把礼仪这东西忘得一干二净了，“你不过是个教长，有什么权利封锁教长院？不会是你和圣母之间有什么协议吧？”

“哼，同样的话还要我说两遍吗？”菲尔曼讽刺地说，“既然克鲁那教长不喜欢，我尽快调查完，把人撤掉就是了。”

克鲁那眯着眼睛打量着菲尔曼漫不经心的表情，心里暗自纳闷。这个老头子到底打的什么算盘？要说他那点人马自己倒是完全不放在眼里，只是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处置那个不肯合作的圣母，不宜多生枝节。如果教长院内部先火拼起来，说不定还会被圣母给钻了空子，对自己没有丝毫的好处。况且，菲尔曼这个家伙不过是个小丑，就让他在那儿蹦跶也没有什么大碍。

这样想着，克鲁那不再和菲尔曼争论，也收起了怒气冲冲的表情。

“那就好，”克鲁那阴冷地说，“不要影响了月末教长会议！”

说完，克鲁那转过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办公室。在他背后，菲尔曼得意地冷笑起来，一面低头在一张纸上飞快地写着什么。

.....

.....

.....

时光在平淡的日常中缓缓地流逝，大部分圣都的居民只怕想都没有想到过，在这平静的表象之下，暗藏着如同惊涛骇浪一般的暗潮。

过去的十天时间，琳利亚是在紧张感的包围中度过的。一方面，圣堂被封锁，每天都有很多教廷骑士在圣堂前盘问进出的人，就连圣堂武士们都不免有些人心惶惶。因为和克鲁那那场不欢而散的会面，琳利亚现在突然非常担心圣堂武士们的安全，尤其是处在谣言中心的撒拉萨。然而让琳利亚紧张的另一个原因也正是撒拉萨。自从琳利亚听到谣言的那天起，撒拉萨突然开始像条尾

巴一样跟在琳利亚的身旁。老实说，因为撒拉萨也是志愿守卫圣堂的武士之一，来保护琳利亚也在情理之中。但奇怪的是，那天之后撒拉萨就没在琳利亚的身边说过话，就算是琳利亚向他搭话也无济于事。他总是板着面孔一声不吭地跟在琳利亚身边，无论法丽莎怎么赶他也不肯离开。渐渐地，琳利亚觉得自己都快被撒拉萨的紧张给传染了。

就这样，在不安和疑惑的笼罩下，圣堂中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所有人都渐渐开始意识到这次月末教长会议上恐怕会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可是想归想，事实上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事情的全貌，甚至包括事件的主角琳利亚。现在的琳利亚时常感到六神无主，政治这个东西从一开始就完全不适合她。这个本来天天在针线和锅碗之间打转的单纯女孩也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她自己竟会主动参与到这个完全未知的世界中。然而，她必须去面对，现在的她只是孤单的一个人，没有人能够告诉她应该怎么做，也没有人会将她抱在怀里听她述说心事——那个人已经走了，他已经不能再帮琳利亚做出决定。

然而，变故总是在令人措手不及的情况下突然降临……

圣教历1987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午后，圣堂前突然传来了喧闹声——一群教廷骑士强行闯入了光母圣堂。因为对方人数太多，圣堂外看守的教廷骑士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制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穿过圣堂的大门。

因为连日的盘查，圣堂武士们对于教廷骑士的无礼已经司空见惯，所以当第一眼看见那队教廷骑士时，竟然没有一个人察觉到异常，就这么让他们直接进入了圣母殿。直到琳利亚被教廷骑士簇拥着走出圣母殿时，圣堂武士们这才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纷纷拔出了身上的佩剑。

“请收起剑。”琳利亚威严地命令道。

圣堂武士们面面相觑，但是他们手上的宝剑却没有被放下。

“请收起剑。”琳利亚重复道，一面用温柔地微笑安慰紧张的圣堂武士们。

虽然圣堂武士们还是满怀疑虑，但看见撒拉萨和法丽莎跟在琳利亚身后，终于还是都收起了剑，默默地看着教廷骑士带着琳利亚从眼前走过。在走出大门前，琳利亚瞥见几个圣堂武士正咬牙切齿地跺着脚。

没有感到丝毫惊讶，琳利亚发现他们正前往教长院议会厅。这还是琳利亚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陪同下去教长院。因为琳利亚坚持不用太多护卫，所以平时跟在她的身边就只有法丽莎一个人。不过，今天的阵仗说不定才是圣母应有的威仪也说不定，琳利亚暗笑着想。

不知道为什么，从刚才看到教廷骑士开始，琳利亚的心竟然变得出奇地平静，紧张和担忧似乎都被这些面容僵硬的士兵给吓跑了。也许这就是常言说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吧，真的事到临头，反而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琳利亚捂着嘴偷笑起来。

今天可以平安地度过吗？琳利亚心里也没有把握。今天会有人受伤，会有人死去吧？也许这都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从来没有不流血的政治斗争，政治和死亡几乎是一对双生子。可是每当想到自己身边的人，昨天还在一起欢笑的人可能会永远的离开，琳利亚就会感到一阵揪心的痛。自己果然还是不适合圣母的位子吧，琳利亚苦笑着想。

圣堂离教长院本来就不远，片刻之后，琳利亚就已经看见教长院那威严高大的铁门了。和光母圣堂的金碧辉煌令人向往不同，教长院总是被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所笼罩，让人敬而远之。琳利亚一直不太喜欢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总认为这似乎是在有意拒人于千里之外，尤其是今天。

远远看去，琳利亚毫不意外地看见了两拨教廷骑士互相对峙着，其中一群被围在了墙角。不用说，这里发生过不小的抵抗，

从铁门一直延伸到内院的血迹和断剑诉说着战斗的惨烈。没有理会那边已经没有悬念的战斗，教廷骑士们带着琳利亚径直向会议室走去。穿过一道道铁门的时候，琳利亚的心中越来越不安了起来。看着地上斑驳的血迹，琳利亚只觉得自己刚才坚定的意志正在被迅速的消磨掉。每个人都会对暴力和死亡产生恐惧，对琳利亚这样一个年幼的女孩子而言更是如此，琳利亚现在面对的恐怕是她人生迄今为止最大的考验，胆怯还是不可避免地爬上了她的心头。

为了不让自己更加紧张，琳利亚微微抬起头，好让自己看不见脚下的惨状，但是，一路上教廷骑士们踢开断剑的叮当声却仿佛敲打在她心上一样。好在，很快他们就进入了高大的教长院正殿中，随着身后大门的关闭，琳利亚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这时，教廷骑士们都停下了脚步，留出了一条通向会议室大门的通道给琳利亚。琳利亚深呼吸了几下，迈步走了上去。

敞开的房门后，三十六个教长一个不少地围坐在大圆桌的周围。他们神情各异，却都沉默地等待着，竟然没有一个人在窃窃私语。克鲁那坐在房门正对的那把椅子上，虽然只能看见他的后背，琳利亚还是能想象得出他脸上得意的表情。而与克鲁那正好相反，菲尔曼垂头丧气地坐在一边，甚至不敢向克鲁那看过来一眼。

几乎就在推开房门的一刹那，琳利亚突然感到自己的头脑变得前所未有的冷静和清明——在这个房间里端坐的是三十六个老人，他们或许拥有崇高的地位，但是却和普通人并没有两样，他们聚集在这里并不是为了与琳利亚为敌，他们只是……不安。对，他们害怕自己奋斗一生所赢得的东西会在一夕之间失去，他们害怕这个从来不曾存在过的曙光的圣母会威胁自己的权威，他们只是害怕会失去一直以来所认同的“自己”……这些老人们是狡猾的，是自私的，可是也并不比普通人更甚。只不过他们拥有比

普通人更大的权力，而权力令他们软弱的本质暴露得更加明显罢了。

琳利亚环顾会议室的四壁，那里站着守卫的圣堂武士。圣堂武士理应效忠曙光的圣母，因为这是他们独立于教会的意义所在。可是这些圣堂武士们是教长院安排的卫士，所以他们——至少大部分——应该是支持教长院的，否则克鲁那教长也不可能让他们来担任这种重要时刻的卫士。这世上根本没有绝对的立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自由的，不会简单的被他们身上的符号所定义。人不是机器，驱使人做出决定的只有理由，没有理所当然。

琳利亚明白了，祈祷是没用的，如果想要让正确的事发生，就必须给人们做出正确决定的理由！琳利亚突然感到自己似乎一下变得不再是自己了，她感到自己——琳利亚暗暗笑了起来——似乎是被那个永远坚强冷静的冯渊给附身了。

没有在门边停留太久，琳利亚和平常一样沿着圆桌的一边绕向宝座，法丽莎和撒拉萨紧跟在她身后。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所有人的视线都看向了克鲁那而不是琳利亚。看见琳利亚坐上了圣母的宝座，克鲁那清了清嗓子，打破了会议室里静默紧张的气氛。

“恭迎光母圣神。”克鲁那恭敬地向琳利亚行礼。

“恭迎光母圣神。”其他的教长也跟着克鲁那行礼。

听着他们言不由衷的奉承，琳利亚没有露出丝毫胆怯的神色，反而大方地向他们还礼道：“不必多礼，诸位教长为国事操劳，都辛苦了。”

克鲁那暗暗佩服，要说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实在是不易，不过既然今天她落到了自己手中，就算她背生双翼也别想逃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多谢光母圣神挂心。”克鲁那冷笑着说，“今天特地请光母圣神来，实在是迫不得已有要事相商。”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要事呢？”琳利亚问道，尽管她对克鲁那的用意已经心知肚明了。

“啊，”克鲁那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其实这件事本不该劳烦光母圣神的，只不过……”

“不用只不过了！”

一声咆哮突然从会议室紧闭的房门后传来，克鲁那装模作样的表演被粗暴地打断了。克鲁那一惊，猛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转身瞪着房门的方向。

砰！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克鲁那刚刚转过身的时候，房门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撞开了。希尔玛·帕林顿威武地举着剑从门外走了进来，跟在她身后的，是刚刚在圣堂中受了窝囊气的圣堂武士们。他们沿着会议室宽广的墙壁排开，都把剑指向了圆桌旁的教长们。

明白了此时的事态，会议室里的圣堂武士们也立刻行动了起来，他们纷纷跑向了门口，将惊慌失措的教长们挡在了身后。

“希尔玛……”

看见希尔玛进来，本来也惊慌地混在教长中间的菲尔曼，立刻转惊为喜，他不顾多数派圣堂武士的阻拦向希尔玛迎了上去。

“希尔玛，你果然来了。”菲尔曼欣喜地向希尔玛伸出手去，仿佛是见到了自己分别许久的恋人一般，“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突然，一把剑毫无预兆地横在了菲尔曼的面前，阻止了他再向希尔玛靠近。

“这……”菲尔曼惊恐地瞪大了双眼，注视着拿剑架着他的圣堂武士，连向前摊开的双手都忘记了放下来，“这是怎么……希尔玛……”

睥睨着菲尔曼卑鄙狼狈的脸，希尔玛只是甩下一句“把他带到一边去”之后就没有再理会自己旧日的雇主。她径自走上前去，

站在本来克鲁那坐的椅子后面。

“各位教长，你们违反圣教法典，公然以臆想之罪指控圣母，我们圣堂武士现在要将你们逮捕。”希尔玛高声对惊慌失措的教长们喊道。

“啊，”克鲁那的脸上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原来是这样。”

克鲁那嘲讽地笑着扫视了一遍希尔玛带来的人马，钦佩地说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希尔玛没有说话，她迅速向琳利亚身边的撒拉萨使了个眼色，而后者立刻横剑挡在了琳利亚的面前。

“本来，我以为你是菲尔曼的得力助手，”克鲁那冷笑着看了看菲尔曼煞白的脸，继续说道，“结果，没想到其实菲尔曼才是你的傀儡。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你这手棋走得真是太妙了。”

说着，克鲁那自顾自地鼓起掌来，仿佛是在称赞自己得了高分的学生一样。

希尔玛没有笑，她严厉地瞪视着克鲁那和挡在教长们前面的圣堂武士，高声说道：“舍科斯和萨林巴现在正在外面抵挡你的援军，你已经没有可以依赖的军队了。”

“很好，很好，”克鲁那又鼓了两下掌，“舍科斯和萨林巴是吗？我真没想到啊。”

希尔玛眯起了眼睛：“现在投降还可以保住你们的性命。”

教长们听见这话，都如同看见世界末日一样，纷纷露出了恐慌的神色。而多数派的圣堂武士们也都面面相觑，他们知道自己不但人数不如对方，而且也没有人是希尔玛的对手，硬拼的话肯定没有活路。很多人的眼神开始游移，剑尖也越来越低。

就在希尔玛以为自己已经胜券在握的时候，克鲁那突然大声地吼道：“不用担心！”

“她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克鲁那威严地宣布道，“只有区

区两个团的兵力不可能挡住所有的教廷骑士，只要坚持到援军到来，他们根本不是对手。”

那些动摇的，本来已经放低了剑的圣堂武士们被克鲁那这一吼，立刻又将剑举了起来。本来已经等死的教长们也都仿佛看见了希望一般，连连催促着眼前的圣堂武士们顶住希尔玛他们的攻击。希尔玛的眉头皱在了一起，她知道克鲁那所言不假，自己必须速战速决。可是好死不死，就在这紧要关头，会议室外突然传来了隐约的喊杀声……

希尔玛的背脊不禁冒出了冷汗，她知道舍科斯和萨林巴的部队已经被压到了教长院里面，敌人的援军任何时候都可能从自己的背后出现。而与此相反，多数派的圣堂武士一个个就像被打了强心剂一样，都呲牙咧嘴，露出一副打算和希尔玛他们拼命的样子。

“保护圣母！”

毫无预兆的，希尔玛突然神情恐惧地向撒拉萨喊叫起来。撒拉萨一惊，赶忙回过头去，却看见了一副极其恐怖的画面——

法丽莎面露凶相瞪视着圣母的宝座，而她的剑已经深深地刺穿了琳利亚的胸膛！

“琳利亚大人——”

撒拉萨几乎是条件反射地举起了剑，重重地砍在了法丽莎的手臂上，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法丽莎的两条手臂齐齐地断掉，落在了地上。法丽莎尖叫着连连后退，从断臂上喷涌出的鲜血将雪白的大理石地面染成了鲜红。撒拉萨没有犹豫，只见他追上前去，对着法丽莎的脖子果断地又补上了一剑……

“不！”

一声悲鸣从撒拉萨的身后传来，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撒拉萨转过身，他已经没有时间去理会法丽莎飞出去的头颅和喷射着鲜血的脖颈了，因为在他眼前正上演着不可思议的一幕

——胸口插着宝剑的琳利亚竟然站了起来。

琳利亚低头看着已经身首异处的法丽莎，脸上没有一丝仇恨和愤怒的痕迹，反而带着深深的怜悯。在她的胸口，法丽莎的剑突然发出耀眼的金光，所有人都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那把精铁打造的宝剑竟然凭空消失，变成了漫天飞舞的金色光点，再看琳利亚的胸前竟连一点伤痕都没有。

“琳利亚大人……”

撒拉萨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飞散的光点和站在其间，仿佛周身带着金色光环的琳利亚。

琳利亚收回了看向法丽莎尸体的视线。当她的目光落在了众人拔出的剑上时，一抹哀伤遮蔽了她美丽的容颜。紧接着，会议室里响起了温柔婉转的歌声。

那是一种没有人知道的语言，但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歌里所表达的哀伤，就仿佛那歌声不是传入了他们耳朵，而是直接在他们每个人的脑海中、内心中回响。悠扬的歌声环绕下，刚才还剑拔弩张的人们都卸下了相互怒视的表情，陶醉在这一片空灵的气氛中。

撒拉萨睡眼朦胧地看着琳利亚。虽然眼前模糊一片，他却感到自己仿佛看见了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这时，他发现自己的手中还拿着剑，他突然感到莫名其妙，自己为什么要拿着这么无谓的东西呢？

就在撒拉萨这样想的瞬间，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手中的剑也像法丽莎的剑一样化成了飘飞的金色尘埃。撒拉萨茫然地四望，却只看见整个会议室几乎都已经笼罩在一片金色之中，还有很多人像他一样正在疑惑地向周围张望。

不知何时，会议室外的喊杀声已经听不到了，看来歌声的影响也扩散到了屋外。撒拉萨又回过头去，这次他终于清楚地看见了琳利亚的样子——洁白的双手合抱在胸前，双眼紧闭，表情安

详，就仿佛是在做着—个甜美的梦；晶莹的嘴唇轻轻开阖，如同母亲正给婴儿轻唱着摇篮曲。

撒拉萨陶醉地看着面前这位美丽的—女神，他感到自己正经受着巨大的诱惑，几乎忍不住要伸出手去触碰她。但是他不能，他没有勇气伸出手去……他害怕，他害怕沾染了血腥的自己会玷污她纯洁的光辉。

突如其来的，歌声停了下来，房间里飞舞的光点也都瞬间消失不见了。会议室里的所有人都用力地眨了眨眼，带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看向了自己身旁的现实。—这一刻，已经没有人再想要争斗了，因为那不过是一场愚蠢的游戏而已。

“诸位。”

琳利亚的声音再次飘来，这时，众人才想起了他们的—圣母。

“光母圣神。”

刹那间，会议室里的所有人都跪倒在地，每个人都羞愧地伏下身子，惶恐地向琳利亚行礼。这时撒拉萨发现，法丽莎的尸体——本来应该躺在他脚边——已经消失不见了。

“请起来吧。”琳利亚宽容地说，但是没有—个人敢爬起来。

看到这情景，琳利亚轻轻地抬起了一只手。顿时，所有人都感到—股温柔的力量托住了他们，将他们从地上拉了起来。

“不用太难过。”看见众人都站了起来，琳利亚这才放下了洁白的手臂，“没有能力管理这个国家是我的—失职，没有能力阻止危险发生是我的疏忽，一切都是我的错。”

“光母圣神……”

教长们面面相觑，就连克鲁那都露出了羞愧的表情。

“过去的事情无法改变，就让它随风散去吧。”琳利亚继续说道，“追究责任也无法挽回逝去的生命。”

撒拉萨的牙咬紧了，他刚刚才在琳利亚的眼前杀了法丽莎——那个和琳利亚朝夕相处的法丽莎。无论因为—何种理由，杀人

都是琳利亚无法容忍的吧？他不得不这样想。

“今天的教长会议就到这里吧。”琳利亚仿佛稀松平常地说出了这句完结的话，“希望诸位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够克己奉公，不仅为了圣教国，也为了这个世界尽一个圣职者的责任。”

说完，琳利亚在众人惊惶的目光中向房门走去，围在一起的教长和圣堂武士们赶忙让开了一条通道。但是琳利亚走了没两步却又停了下来，这让她身边的人都紧张了起来。

“撒拉萨，我们回圣堂吧。”琳利亚向撒拉萨招呼道。

撒拉萨一愣，他迟疑地向远处的希尔玛看了一眼，后者给了他一个“照做”的眼神。撒拉萨这才跟上了琳利亚的脚步。

两人从会议室里出来，没有理会通道两旁茫然无措的教廷骑士们，径直穿过大铁门向光母圣堂走去。撒拉萨沿途一直拘谨地远远跟在琳利亚的身后，甚至不敢正眼看看琳利亚的背影。

突然，琳利亚的脚步又停了下来。撒拉萨措手不及，险些撞在了琳利亚身上。

“属下无礼，请光母圣神责罚。”撒拉萨惶恐地连连请罪。

琳利亚转过身看着惊慌失措地撒拉萨，温柔地微笑着说道：“你刚才叫我‘琳利亚大人’了对吗？”

撒拉萨一惊，这才想起，自己方才因为琳利亚遇刺，情急之下竟然叫了两声“琳利亚大人”，不禁羞愧难当。

“好，我要惩罚你。”琳利亚煞有介事地说道。

“请……请光母圣神责罚。”

自知于心有愧，撒拉萨闭上了眼睛，等待着琳利亚的发落。

“你以后也要叫我‘琳利亚大人’，不准再叫‘光母圣神’了。”琳利亚笑着说道。

撒拉萨愣住了，他疑惑地抬起头，看着琳利亚调皮地笑脸。

“这是惩罚，所以你不能说‘不’喔。”琳利亚又补充道。

长久的沉默，撒拉萨只知道傻站在那里，忘记了回答，只是

呆呆地看着琳利亚温柔的微笑。

第一卷命运的枷锁完

第二卷

征服者的道

第八章 入云城塞中的懒惰

“殿下，登基大典不宜再拖了。”

真夜城侧馆的书房里，夕阳的余晖透过窗帘之间的缝隙洒在光可鉴人的地板上，还没有点灯的书房被这一道昏黄衬托得更加阴暗。司空纳库米斯还在苦苦地劝谏。因为司空管理的王城内务也包括各种典礼仪式，所以自“奉启”以来，纳库米斯一有机会就会对冯渊催促一番。

“从来没有一任魔王在奉启的半月之后都还没有登基的。还请殿下早日登基，安定民心。”

书房里的摆设并没有太大变化，只是原来堆在书桌上的关于尼娜玛的资料，已经换成了成山的等待批阅的文件。冯渊站在大书柜前，正在从书柜最上面抽出一张沾满灰尘的地图。

“我不是说过了吗？”冯渊耐心地解释道，虽然他已经不厌其烦地向纳库米斯说明过很多次了，“登基不用着急，总不能让我在有外敌入侵的时候还举行隆重的仪式吧？”

“不是……可是……”纳库米斯面露难色，但他还是不肯放弃，“正是因为现在魔界面临外敌的入侵，殿下才更应该早日登基，统合朝野，安抚民心。”

冯渊笑了笑，将地图在墙脚掸了掸，看着平时憨厚的纳库米斯这么死缠烂打地劝谏也不失为一件乐事。

“那也行，”冯渊拿着稍稍干净了一点的地图走回到书桌后，轻轻地把椅子拖开了一点，“不过仪式就免了，现在军费吃紧，省一点是一点。”

“那怎么行？”纳库米斯激烈地反驳道，“堂堂魔界的君王，登基大典怎么能草草了事？魔界已经九年没有魔王了，此次登基大典必须让所有臣民都感受到殿下的威严和气度，这样才能令天下臣服，重新聚拢人心啊。”

冯渊扭过头看了看有些激动的纳库米斯，脸色突然沉了下来：“天下臣服，聚拢人心？你觉得一个为了把自己的登基大典搞得奢华隆重，连国家安危、黎民生死都弃之不顾的王有可能聚拢人心，令天下臣服吗？”

纳库米斯一惊，登时脸色煞白地跪倒在地，连连谢罪：“殿下所言极是，臣糊涂，臣糊涂……”

见纳库米斯明白了自己的意思，冯渊欣慰地叹了口气，语气也随之缓和了不少：“不用在意，你也是为了国家着想，只要你们能理解我，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啦。纳库米斯阁下，请平身吧。”

纳库米斯表情沉重地站了起来，冯渊又继续说道：“我也知道登基大典不可以无仪仗，但是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应对可鲁起亚的入侵，大典之事等到外患平息之后再隆重操办也不迟。而且，”冯渊突然自信地笑了起来，“有了抵御外敌，收服魔君的功绩，我这个魔王当得不是才更有面子吗？”

听到冯渊安慰的话，纳库米斯好像还有疑虑，但是他没有来得及说什么，房门突然被急促地敲响了。

“启禀殿下，臣菲尔蒙德求见。”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门外传了进来。

“请进。”冯渊坐回椅子上，对门外喊道。

随着房门轻轻地打开，司徒菲尔蒙德和司马波尔文沙先后快步走进了书房，他们俩站在纳库米斯的身旁恭敬地向冯渊行礼，

但是神情非常焦急。两人很显然有相当紧急的事务，因为本来应该由侍者通传后臣子才能进入后堂，司徒和司马直接来到王储的书房前叫门并不和礼仪。

“不必多礼，”冯渊回答道，“两位这么着急，不是可鲁起亚军有什么异变吧？”

“不，可鲁起亚军目前还是聚集在地狱门外，和那尔库堡的守军对峙，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行动。”菲尔蒙德答道。

“喔？”冯渊略微有点吃惊，“那还有什么事能让两位这么惊慌的？”

“是有关圣教国的事。”菲尔蒙德担忧地说道。

一直以来，圣教国作为人类世界的宗教核心，一直被魔界视为最大的威胁，而魔族军队和教廷骑士团之间也曾发生过多场战争，双方都有不小的牺牲，因而积累下很深的仇恨。

“喔，”冯渊想起了前几天在圣都的密探传回来的消息——一些令人不太愉快的流言，“密探又有什么消息吗？”

“正是，”菲尔蒙德证实了冯渊的猜测，“就在刚才，密探传来消息——两天前，圣都果然发生了大规模的政变。”

听到这消息，冯渊虽然一点都不感到惊讶，但是心却还是不由得揪了起来。为了不让大臣们察觉到异样，冯渊咬紧了牙关等着菲尔蒙德继续报告。

“政变和我们预想的一样是由教长院发起的，但是好像因为曙光的圣母使用了某种奇怪的力量，政变最后不了了之，教廷骑士团也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失。”

“啊，这样……没事吗？那就好。”冯渊感到心头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殿下？”

菲尔蒙德敏锐地看着冯渊，另外两个人似乎也察觉到了他们的王储神情有异。

冯渊赶忙转换话题：“奇怪的力量，是什么样的力量？”

和琳利亚一起生活了六年，除了美丽动人、天真烂漫之外，冯渊从来没有发现琳利亚和普通女孩子有什么不同，更不用说有什么神奇的力量了。是以前潜藏着而冯渊没有发现？虽然没有证据，但冯渊总觉得不太可能。看来只能认为是琳利亚当上圣母之后得到了某种力量。冯渊暗自思忖，看来菲尔蒙德他们对圣母的畏惧不是没有道理的。

“具体情况密探也不是很清楚，”菲尔蒙德继续说道，“好像是某种能让所有人的武器消失的法术。”

“武器消失？不分敌我吗？”冯渊突然笑了起来。

“正是，好像教廷骑士团为此损失了不少武器。”菲尔蒙德回答道。

冯渊的脸上露出了温柔的微笑，情不自禁地赞叹道：“只要谁都没有武器，就谁也不会受伤了吗？还真像她会有有的想法。”

听到冯渊的话，三司都露出了迷惑的神情。菲尔蒙德吞了吞唾沫，压下了已经到嘴边的问题，继续报告道：“而且，圣母不但没有解散教长院，反而还把教长院的存在写进圣教法典，并且给了教长院和自己平起平坐的权利。”

冯渊一愣，他的眼睛向上翻了翻，顿时大笑了起来，把站在他面前的三司吓了一跳。

“真是太精彩了，我算是服了。”一边笑着，冯渊竟然兀自鼓起掌来，“要是换做我的话，就算不杀那帮老头子，也一定要把他们的臂膀全都折断，让他们没机会再与我为敌……可是那家伙居然还主动送给对方长矛和盾牌。”

琳利亚还是原来的那个琳利亚，不管她是圣母还是什么，她都没有丝毫的改变，还是冯渊所认识的那个琳利亚，还是那个纯洁、善良的琳利亚……还是那个冯渊所珍爱的女孩。

就在冯渊沉浸在往日的美好回忆中时，他突然瞥见了三司迷

惑不解的表情。

“没什么好奇怪的，”冯渊轻描淡写地说，“她就是那样的人。善良、聪明、无私，从来不会先替自己打算，总是为别人着急，所以她不可能杀人，更不可能去争权夺利……和我完全相反。”

“殿下？”纳库米斯终于忍不住出声发问了，“殿下……认识曙光的圣母吗？”

冯渊的视线落在了纳库米斯的眼睛上，纳库米斯先是一惊，才发现冯渊的表情非常温柔，甚至完全颠覆了他对冯渊的了解。在纳库米斯的印象中，冯渊总是表现得冷漠淡然，而且还会时不时地露出残酷嗜血的獠牙。然而，现在坐在他面前的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一个将令人害羞的爱意毫无掩饰地表露在脸上的普通男人。

“琳利亚是我在这世上最爱的人。”冯渊直言不讳。

虽然不知道“琳利亚”是谁，不过三司也都猜到那是圣母的名字。三司同时倒吸了一口凉气，纳库米斯甚至惊恐地后退了一步，而菲尔蒙德则咬住了嘴唇。

看见三司的狼狈样子，冯渊冷冷一笑，接着说道：“不用担心，我现在是魔界的王储，我一定会履行我的职责。我要做的事情是统一魔界，并不是与圣教国开战，所以我和琳利亚之间的事与我的职责没有矛盾。”冯渊说着举起了自己的右手，将手背上的“古蛇之印”亮给三司看，“而且我发过誓要照顾穆娜瑟，如果我有一秒钟想过要背叛你们，也就是背叛穆娜瑟的话，我现在应该已经……”冯渊横过右手，在自己的脖子前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然后无辜地摊开双手，“不是吗？”

三司这才恍然大悟，几乎同时跪倒在地：“臣等冒犯君王，愿领死罪。”

“都起来吧。”冯渊对他们这种事事都请罪的做法显得很不耐烦，“你们的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我不怪你们。再说，”冯渊微

微一笑，“真杀了你们，谁帮我做事啊？”

三司趴在地上对视了一眼，都笑了起来。等到三司都站起身之后，冯渊这才接着说道：“关于圣教国的事不用担心。就算圣教国想进攻我们，等神圣北伐军到魔界的时候已经是三月份了，我们只要在此之前解决掉可鲁起亚和斯洛斯的问题，他们就构不成威胁。而且以琳利亚的个性，她是不会撤下还在流行黑死病的国家不管而擅动刀兵的。”

听见冯渊对圣母毫无根据的判断，菲尔蒙德不置可否，而是用担忧的语气说道：“可是，如果圣教国现在给可鲁起亚援助的话，斯洛斯可就相当吃紧了。”

“嗯，这也有可能。”冯渊赞同地点了点头，“不过大概也不用担心。圣教国是黑死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虽然因为圣水的缘故，大部分病患都已经治愈，但是总体上生产还没有办法在短期内恢复，应该不会有余力支援可鲁起亚的‘侵略’行为。”

说道“侵略”两个字的时候，冯渊觉得自己底气更足了一些，因为如果琳利亚并没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她就不可能去为侵略战争充当后盾。不过这种理由大概菲尔蒙德是不会接受的吧。

“为防万一，可鲁起亚的事一定要速战速决，而且要让它彻底失去找我们麻烦的力气。”冯渊抬眼看向了菲尔蒙德，“能不能成功，就要看菲尔蒙德阁下推荐的那位使者的能耐了。”

波尔文沙和纳库米斯都迷惑地看向了菲尔蒙德，显然对冯渊所提的事情一无所知。

“臣可以保证他的能力。”菲尔蒙德毫不理会两人询问的目光。

“那就好，”冯渊信心十足地说，“接下来就只等茵藪侯的答复了。”

就在这个时候，书房的门又一次被敲响了。

“王子殿下，斯洛斯郡的使者请求接见。”侍者高声通报道。

“请他进来。”冯渊得意地和菲尔蒙德对视了一眼，而后者也正欣喜地微笑着。

.....

斯洛斯郡，魔界七郡之一，位于紫宫的正南方，与其西面的恩维依郡和东面的拉斯特郡紧邻，统称为南部三郡。这三郡掌握着魔界和人类世界往来的全部通道，同时也是人魔纷争的主战场，一直以来刀兵不息。赤环山最大的山口“地狱门”就位于斯洛斯郡的南部。斯洛斯的魔君是号称“天空大军的君王”和“苦毒的天使”的侯爵茵蕨·塔尔巴耶，他拥有整个大陆最强大的空军部队——黑龙骑士团，不过据说他本人却是个胆小怕事，而且还懒惰至极的人。

正当圣教国在政变的阴云中苦苦挣扎的时候，位于斯洛斯南面的大国可鲁起亚帝国突然在地狱门前集结大量的部队，并公开向魔界宣战。可鲁起亚为自己的侵略行为所找的借口，正是赤环山下上演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屠杀。

曾以“佣兵王国”闻名于世的可鲁起亚，原本只是一个弱小的城邦。一方面由于靠近赤环山，大部分土地都荒芜贫瘠难以耕种；另一方面由于自身弱小，不得不接受周边国家的压榨，因而可鲁起亚的男人迫不得已只好以当佣兵来维持生计。北国人的强悍和坚忍使得这只佣兵部队几乎战无不胜。五十三年前，可鲁起亚大公费南德尔突然宣布成立帝国，并自认可鲁起亚帝国第一任皇帝。经过两百年的韬光养晦，几代人的辛苦积累，终于强大起来的可鲁起亚，突然向曾经蔑视他们的国家亮出了自己深藏已久的獠牙。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吞并了不少邻近的小国，报了被欺压了数百年的仇恨，也因而成就了现在这个号称大陆第一的军事强国。如今，费南德尔的孙子——皇帝萨法尔终于在自己登基的第二个年头里，将贪婪的魔爪伸向了幅员辽阔又近在咫尺的大国——魔界。

面对可鲁起亚的威逼，即将登基为王的紫宫之主施德那比，突然以事情因己而起为由，向斯洛斯郡提出了助战的请求。接到施德那比王子的信件，茵蕨侯如同捡到了救命稻草一般，立刻派出使者向紫宫求援。而另一边，可鲁起亚在按兵不动近半月之后，终于也派出以狮鹫骑士为首的侦查部队，开始对地狱门的上空进行侦查，以确保大军进发的道路畅通无阻。

箭在弦上，战争一触即发。

.....

.....

.....

“殿下。臣有一事不明，想要请教，还望殿下恕罪。”

在紫宫通向斯洛斯郡首都伊姆普的道路上，一支不到千人的骑兵部队排着长长的队列，缓慢地向南行进着。在队伍的中间，菲尔蒙德拍马赶上了骑着高头大马的冯渊和护卫在他身边的穆娜瑟。

面对菲尔蒙德突然的发问，冯渊先是一愣，然后他终于看明白了菲尔蒙德的眼色。

“穆娜瑟，你去前军看着路。”冯渊苦着脸说，“走了这么久都没到，不会是走错了吧？”

穆娜瑟领了命，便策马离开了冯渊和菲尔蒙德。直到确定穆娜瑟无法听到他们的谈话之后，菲尔蒙德这才缓缓地开口说道：“臣一直有个疑问，不知当讲不当讲。”

冯渊叹了口气，讽刺地说：“当不当讲你不是都要讲？就别问我了，说吧。”

菲尔蒙德暗暗一笑，恭敬地问道：“殿下是不是早已经料到可鲁起亚会进攻魔界了？”

“为什么这么问？”冯渊反问道。

菲尔蒙德向四周看了看，确定没有人能听到他们的谈话之后，

这才轻声回答：“臣以为，殿下是否是故意给可鲁起亚借口？”

听到菲尔蒙德的话，冯渊闭上了眼睛，他长长地叹了口气，表情凝重地说：“你想我怎么回答？”

这时，不远处的一匹马似乎被什么东西惊吓到了，突然莫名地嘶鸣起来，引得周围的士兵都侧过头去打探。菲尔蒙德没有马上回答。

等过了一會兒，士兵们都把注意力转向了别处后，菲尔蒙德这才缓缓地說道：“如果茵蕨侯受到可魯起亞的威脅，胆小怕事的他一定会向紫宫求援，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以援助为名出兵进入斯洛斯郡……”

“然后，只要找准机会，控制茵蕨侯，就能让斯洛斯回到紫宫的控制之下了。”冯渊慢条斯理地帮菲尔蒙德把话说完。

菲尔蒙德露出了“果然如此”的表情，但是冯渊看上去却没有他那么高兴。

“殿下智计过人，臣下敬服。”菲尔蒙德恭敬地说，“只是，不知殿下如何得知可鲁起亚会进攻魔界的？”

“我北上的途中曾经经过可鲁起亚的几个邻国，”冯渊神色严肃地解释道，“在那里有传闻说可鲁起亚最近半年来一直在抓壮丁，甚至连路过的旅行者也会被抓去当兵。可鲁起亚四周都是小国，而且都已经是它的从属国，让它有必要组织这么庞大的军队才能对付的敌人，就只有魔界了。”

菲尔蒙德这时才恍然大悟。的确，对于不断侵略扩张的可鲁起亚而言，内乱的魔界真是一餐可口的佳肴。菲尔蒙德其实也已经关注可鲁起亚很久，不过寄人篱下的他对这个逼近的危险也是束手无策。

“与其让别人打我们个措手不及，不如干脆主动给个借口让他们打过来，我们反而比较能做好准备，胜算也能大一点。既然要钓‘大鱼’，当然要准备上好的‘饵’——这借口最好能让萨法

尔皇帝不拿来用晚上都睡不着觉。”冯渊接着说道。

“殿下果然深谋远虑，臣下万万不及。”菲尔蒙德钦佩地说。

然而，冯渊看上去却丝毫没有感到得意，反而露出了一副哀伤的神情，一面无精打采地对菲尔蒙德说道：“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要让第三人知道。”

“这是为何？”菲尔蒙德惊讶地问道，“我们至少应该让大臣们知道殿下的文韬武略，确立殿下的威信才对啊！”

冯渊又叹了口气，沉重地看了菲尔蒙德一眼。菲尔蒙德浑身一震，他仿佛又看见了那个坐在魔王护卫军帐篷里的冯渊——和他脸上宛如老人一般的沧桑倦容。

“挑动仇恨，滥杀无辜，招引外敌，威胁魔君……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啊。”冯渊喃喃地说道，“别人怎么看我，这倒是无所谓，但不能让魔王的形象沾上污点。此事绝不可外泄，记住了吗？”

“是，臣明白。”菲尔蒙德低头领命。他突然对冯渊感到深深的歉意，因为冯渊是个人类，这场纷争本来与他毫无关系，可现在他却必须为了魔界而背负这些沉重的东西，还没有人能够体谅他，甚至可能永远没有人会知道他的痛苦和牺牲。

“不必对我感到抱歉。”冯渊像是看穿了菲尔蒙德的想法一样，突然笑着对菲尔蒙德说道，“我只是在履行我的承诺，仅此而已。”

就在君臣两人气氛尴尬的时候，穆娜瑟突然从前军策马迎了上来，两人赶忙藏起各自的表情，免得被穆娜瑟发现异样。

“殿下，菲尔蒙德大人，我们快到了。”穆娜瑟叫道，一面用手指着队伍的右前方。

顺着穆娜瑟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冯渊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映入他眼帘的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巨大建筑物。这东西与其说是一座城，不如说根本就是一座高塔。冯渊仰望着眼前这根巨大的黑色“烟囱”，暗暗咂舌。

伊姆普圆形的城墙直插云霄，将整座城围得水泄不通。城墙上有不少方形的孔洞，但是都被铁条牢牢地钉死，无法飞进比麻雀更大的东西。伊姆普的城门位于城池的最顶端，除了尺寸巨大之外，看上去就像连接地下室的陷阱门，但这就是进出伊姆普的唯一通道。不仅如此，紧贴着伊姆普的城墙还有一圈宽广的护城河。这护城河实在太宽了，事实上应该被叫作“护城湖”才对，伊姆普城如同一座湖心孤岛般，耸立在荡漾着绿色波纹的湖面上。

冯渊仔细看了看城下诡异的绿色湖面。湖水的颜色似乎不是湖中生活的藻类造成的，准确地说，看见湖岸边那一圈寸草不生的黄土，冯渊可以想见恐怕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这湖水中生存。这些严密的防御设施让冯渊不禁感叹，就算给他十万大军，他也没有去攻打这座城池的欲望，更何况城中还有令人闻风丧胆的黑龙骑士团在严阵以待。

队伍缓缓行至湖边，冯渊远远地望见从城墙顶上飞出了一只黑龙，然后又一只，三只，四只……更多的黑龙从城墙顶上飞了出来，它们就像黄昏后离巢的蝙蝠一样铺天盖地，一面绕着城墙盘旋一面缓缓地下降。冯渊不由得暗自吃惊，这座看起来小小的城里居然能容下这么多的龙。那些龙在湖水上空悠然地盘旋着，它们基本算是在滑翔，靠微微摆动生满钩刺的长尾巴来保持平衡，只是偶尔扇动一下巨大的膜翼向上蹿升几米，同时在身下的水面激起一圈浅浅的波纹。

冯渊虽然以前听说过这种巨大凶暴的生物，但亲眼得见还是第一次，因此不禁被它们的气势所震惊。而冯渊身边的士兵们显然也是第一次看见这情景，都目瞪口呆地盯着漫天飞舞的黑色翅膀，完全不知道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相反，菲尔蒙德和穆娜瑟倒是从容不迫地下了马，径直向湖边走去。

冯渊想了想最后还是决定留在队伍中，远远地看着菲尔蒙德

和穆娜瑟来到荒芜的土地边上。菲尔蒙德向天空中盘旋的龙群打了个手势，霎时间所有的龙都朝着地面俯冲了下来，很多士兵都紧张地拔出了剑，满怀不安地注视着这些庞然大物掠过自己的头顶，然后带着呼啸的狂风停在了队伍旁边的空地上。

这时候，冯渊才发现那些巨龙的背上原来还骑着人。龙骑士们的身躯和巨龙比起来实在是太过于渺小了，再加上他们都穿着和黑龙颜色相近的皮制铠甲，远远望去骑士的身体和黑龙巨大的轮廓融合在一起，更加令人难以分辨。看着这些成群结队的巨大黑色怪兽，冯渊对“天空大军的君王”这个称谓有了相当深刻的理解。

菲尔蒙德和穆娜瑟缓步走到了一条离队伍最近的黑龙身边，冯渊这时候才看见原来那条黑龙的骑士已经跳下了龙背，正站在龙张开的翅膀后面迎接菲尔蒙德和穆娜瑟。虽然有一段距离，但是越过黑龙那如蝙蝠一般的巨大翼膜，冯渊还是看出那位骑士对穆娜瑟他们的态度相当殷勤。他们身边的黑龙们时而张开翅膀扑扇几下，时而扭扭头发发出阵阵恐怖的嘶鸣，甚至还有几名龙骑士百无聊赖之间，竟命令自己的龙扬起像蛇一般修长的脖子，在众人惊恐的瞪视中向天上喷出一束又一束鲜红的火焰，然后看着这边被吓呆了的士兵们暗自偷笑。

菲尔蒙德和穆娜瑟对这边“火热”的表演显得无动于衷，他们镇定自若地站在离那些火柱只有十几米远的地方，依然在和那个龙骑士交谈着。冯渊虽然刚看见那些巨龙和火柱时也吃了一惊，不过他并没有士兵们那么恐慌，因为既然对方会以打闹的心态向他们展示龙的威力，那至少现在他们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如果对方真的想对他们不利，就这点可怜的兵力早就已经变成草丛里的黑灰了。不过冯渊现在心里也还是有点不踏实，毕竟不能第一时间掌握事情的态势，他也觉得心里没底。不过，看着那些吓人的庞然大物，冯渊一时还是没有勇气走过去。

就这样约摸过了二十分钟，菲尔蒙德他们似乎终于和那个龙骑士谈妥了，两个人同时离开飞龙向队伍走来，那个龙骑士也跳上了龙背用口哨给同伴发出冯渊听不懂的信号。

“殿下，伊姆普必须骑龙才能进入，但是这里的龙不够把队伍都带进城去，所以……”菲尔蒙德站在冯渊的马前报告道。

“我们只能把卫队留在城外，对吧？”冯渊淡淡一笑，帮他把话说完。

“正是。”菲尔蒙德证实了冯渊的话。

冯渊又看了一眼不远处骚动的龙群，脸沉了下来：“那这些士兵怎么办？”

“会有人领他们去利奇堡暂驻。”菲尔蒙德答道。

“呼——”冯渊长吐了一口气，带着讽刺的笑意说，“看来这位茵蕨侯可没有传闻中那么窝囊啊！这个下马威的确了得。”

“请殿下恕罪。”菲尔蒙德面无表情地说。

冯渊向菲尔蒙德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又回头看了看站在草坪上无所事事的黑龙们——其实就算不能把所有的卫队都带进城，百八十人应该不成问题，但现在明显是不打算让他带半个卫兵入城的了。

“也好，”冯渊冷静地说，“我们就客随主便吧。”

说完，冯渊跳下了马。这时，他瞥见了穆娜瑟脸上忧虑的表情。略一沉思，冯渊走上前拍了拍穆娜瑟的肩膀，然后对着后者惊讶的脸说道：“穆娜瑟，你带这些卫队去利奇堡，然后在那儿等我和菲尔蒙德阁下回来。”

“不行！”穆娜瑟坚决地反驳道，一边激烈地抖开了冯渊的手，脸上的表情非常愤怒，“我就猜到殿下会这么说！”

“穆娜瑟！”菲尔蒙德高声呵斥道，“怎么可以对殿下这么无礼！”

穆娜瑟一向很尊敬菲尔蒙德，被他这么一吼，也察觉到自己

言行失当，不禁惭愧地低下了头。

“不用在意。”冯渊伸手制止了菲尔蒙德的责骂，一边大度地说。接着，他用拇指指了指身后的士兵们，对穆娜瑟说道：“你是卫队的统帅，你不会是想把这些卫兵丢下不管吧。”

穆娜瑟看了看身边惊慌失措的士兵们，低下了头——她知道自己找不到什么话可以反驳。

见穆娜瑟已经退缩了，冯渊又拍了拍她的肩膀，柔和地安慰她道：“如果我们全部进城，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就连做出应对的能力都没有了。你到利奇堡后，要密切注意斯洛驻军的动向和伊姆普城的情况，一旦有什么可疑，立刻通知罗佛卡尔公。明白了吗？”

面对冯渊合情合理的话，穆娜瑟也只能无奈地说了句“臣下领命”便跳上马，向前军奔去。

这时，冯渊终于松了口气，侧过脸正看见菲尔蒙德的笑脸。

“殿下也很辛苦啊，”菲尔蒙德打趣地说，“穆娜瑟又不知道殿下和尼娜玛之间的契约。”

“真告诉她会有什么后果，你又不是不知道。”冯渊无奈地回了一句。

菲尔蒙德只能耸耸肩，便领着冯渊向刚才和他们说话的龙骑士走了过去。

当两人靠近那条看上去很凶狠的黑龙时，它突然毫无征兆地扬起头向冯渊他们的头顶上喷出了一股火焰。冯渊抬头看着从头顶飞过的火球，暗暗心惊。

“对不起，她最近有点不好控制。”那个看上去是首领的龙骑士用戏谑的腔调道着歉。当他看清楚了冯渊和菲尔蒙德后，又疑惑地问道：“穆娜瑟呢？”

“这位就是魔界第三十七代王储，施德那比王子殿下。”菲尔蒙德用冰冷的声音说道，显然对对方的无礼感到很恼火。

“啊，”龙骑士这才意识到自己对冯渊的无视，不过他看上去没有一点歉意，“对不起，你就是王子殿下吧。”

“正是。”冯渊强压着隆隆的心跳，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道，“至于穆娜瑟嘛。她是卫队长，所以要带卫队去利奇堡，不随我们入城。”

一瞬间，冯渊清楚地看见龙骑士的脸上闪过一丝失望的神色。

“这样啊，”龙骑士漫不经心地说，“那我们就进城吧，王子殿下就坐我的龙吧。”

“菲尔蒙德阁下呢？”冯渊问道。

“臣会坐那边那条龙进城。”说着，菲尔蒙德指了指不远处的一条正在打盹儿的黑龙。

“我还是第一次骑龙，”冯渊用拇指在鼻尖擦了擦，突然说道，“我还真有点害怕她会不会又失控把我从背上摔下来呢！”

“怎么可能！”龙骑士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我的姆丽萨可是从来没有失控过！”

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冯渊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龙骑士这才恍然大悟，脸刷的一下变得通红。黑龙姆丽萨此时正安静地趴在那里，显得非常温顺。站在一旁的菲尔蒙德无奈地撇了撇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恕臣不能陪伴殿下。”

菲尔蒙德最后终于放弃了说点什么的尝试，只是向冯渊告别离开了。看着菲尔蒙德走远之后，冯渊轻盈地跳到了黑龙的背上。黑龙的体型很大，宽阔的后背足可以骑乘五六人，再看看那条长长的黑色皮鞍上和皮鞍侧面的一排间隔均匀的突起，冯渊有理由相信这原本这就是预备让多人骑坐的。

“坐好了吗？”龙骑士没好气地向冯渊问道。

“等等。”冯渊慌忙学着龙骑士的样子，把自己的大腿固定在

两个突起之间，虽然大腿被夹有点难受，不过感觉很牢固，“好了。”

冯渊话音刚落，龙骑士猛地一拉缰绳，原本趴在地上的黑龙突然仰起了上半身，将两条前腿收回紧贴在身下，只用粗壮的后腿站立了起来。冯渊措手不及，赶忙用力抓住了皮鞍的边缘才没有被扔下龙背，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走了！”龙骑士大喊一声。

黑龙开始猛烈地扇动翅膀，暴风扬起了地上的灰尘，让冯渊睁不开眼睛。紧接着，黑龙突然大吼了一声，冯渊顿时感到身体像是被什么东西向后猛地一拉，赶忙抱紧了龙骑士。等他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已经离开了坚实的地面。

“王子殿下没事吧？”龙骑士冷淡地问道。

“啊，差不多。”冯渊一边回答着龙骑士的问话，一边小心翼翼地探出头去向身下张望。眼看着地上的景物越来越小，冯渊也不禁咽了口唾沫，“不过，这可真不是什么愉快的旅行啊。”

听到冯渊的回答，龙骑士小声地嘟囔了一句什么，却被淹没在了呼啸的狂风中，没有传到冯渊的耳朵里。

“说起来，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冯渊对着龙骑士大声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你会知道的。”龙骑士冷冷地回答。

见龙骑士没有要回答的意思，冯渊也只能耸耸肩不再追问，因为耳边尖叫的风声已经让他开不了口。

从湖岸到伊姆普城的直线距离并不远，但是因为城墙太高了，龙只能绕着城墙盘旋而上，冯渊不得不忍受了很久狂风和恐惧的煎熬。

伊姆普的城门下方有一个专门用来让黑龙降落的平台，黑龙姆丽萨训练有素地从上而下穿过城门，平稳地落在平台上。等黑龙停稳之后，冯渊立刻迫不及待地跳下了皮鞍。终于能够脚踏实

地了，冯渊赶忙深深地吸了几口气，这才让自己激烈跳动的的心脏稍稍平复了一些。

“殿下没事吧？”龙骑士嗤笑着问道，一面也跳下了龙背。

“姑且还活着，”冯渊倒是毫不在意地笑笑，背对着龙骑士说出了真心话，“可是一想到出去的时候还得再来一次，我就觉得头皮发麻。”

“那正好，殿下其实不需要从这里出去了。”龙骑士突然讽刺地说道。

冯渊一惊，猛然回过头去，却正看见对方寒光凛冽的剑尖在自己的胸前令人不安地晃动着。

.....

.....

.....

伊姆普城内部的空间比想象中要大得多，而且分为很多楼层。每一层的空间都有其他城中一条街道的大小，样式统一的屋子和笼子整齐地排列在一条宽阔的通道两侧。通道的一头是一座沿着城墙内侧盘旋而下的巨大楼梯，而通道的另一头则是一台巨大的升降机。

冯渊被龙骑士架着乘升降机缓缓下行。冯渊这时才发现他们似乎是最后到达的，不用想也知道是龙骑士故意拖延了他们到达的时间。不过还在天上的冯渊为了不让自己掉下龙背就已经费尽了力气，哪里还有余力去观察四周？升降机继续下降，机警的冯渊渐渐感到些许异常，不过马上他就发现了其中的缘由——他们似乎已经降到了地下。

地下楼层的建筑格局和地上不同，楼层的正中间是一个悬空的巨大圆盘，圆盘上建着一些高大的建筑物，门前还有守卫在不停巡逻。圆盘的边上插着一圈火炬，虽然稍稍弥补了没有窗洞的缺憾，但是却无法照亮整个楼层，靠近城墙的地方完全是一片漆

黑。在圆盘四周有很多单靠狭窄的天桥支撑着的独立空间，上面建着一些冯渊说不上名字的古怪建筑，冯渊猜想那些都是防御工事。

升降机继续下行，冯渊他们终于来到了伊姆普城地下最深处的宫殿区。这是整个伊姆普位置最低的一个楼层，格局和其他地下楼层相似，唯一的不同点是圆盘上坐落的是侯爵茵蕻的宫殿。走出升降机的时候，冯渊突然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再往下明明已经没有楼层了，可是在圆盘外侧的空隙下面，分明还有一个巨大深邃的空间。冯渊吞了口唾沫，暗暗咂舌，虽然下面并没有跳动的岩浆这样恐怖的东西，不过他也可以想象到掉下去会有怎样悲惨的后果。

从升降机上下来，龙骑士押着冯渊向宫殿的正门走去。一路上卫兵不但没有查问他们，反而都主动向冯渊背后的龙骑士行礼致敬，看来这位骑士的地位相当的高。不过看他也不过二十来岁的样子，而且还是个没有城府的愣头青——至少在冯渊看来。这样的人居然会有如此高的地位，可以直入宫殿无人查问，想到这儿冯渊心里渐渐有了数。

走进茵蕻侯的宫殿，冯渊发现这里与其说是宫殿不如称为堡垒更恰当些。昏暗狭窄的走廊两侧密布着很多小小的方孔，刚好可以让弓箭和长矛穿过，而且走廊每过一段就会有一道看上去非常沉重的铁闸门。刚开始铁闸门都关闭着，直到冯渊他们走到近前时才被缓缓地拉起，而当他们穿过门洞后，闸门立刻又落下了。看到这些细致入微的安排，冯渊不禁开始有点佩服这位胆小的侯爵大人了。

“侯爵大人，您不能这样对待殿下！”

还没有跨进正殿的大门，冯渊就听到了菲尔蒙德像放炮一样的声音。冯渊感到龙骑士抓着他的手颤抖了一下，但随即他便被推进了门去。

听见声响的菲尔蒙德回头看去，正好看见冯渊被龙骑士推得一个踉跄差点摔倒。菲尔蒙德赶忙惶恐地跑上去扶住了冯渊，一面怒火万丈地瞪着冯渊身后的龙骑士。

“耶伯！你居然敢这样对待殿下！”菲尔蒙德怒斥着龙骑士。

叫做耶伯的龙骑士显然被菲尔蒙德的气势给镇住了，半天都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站在冯渊的身后，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一样。不过他最后还是醒过了味儿，绕过冯渊他们走到了正殿深处的宝座前。

“孩儿把王子带来了。”

听到耶伯的声音，冯渊这才看清了坐在正殿深处的茵蕨侯塔尔巴耶，终于忍不住低头笑了起来。

肥胖的塔尔巴耶半躺在像沙发一样宽大的宝座上，四肢无力，双眼朦胧，远远望去几乎分辨不出人形，就仿佛是一座肥肉堆成的小山被随意地放在了宝座上。在他的身边站立着十几个侍女和侍从，他们有的在给塔尔巴耶扇风，有的在给他喂水果，有的给他喂饮料，有的还不时帮他挪动一下身体的各个部位好让他躺得更舒服一些。塔尔巴耶的身后，好几个看上去像是文案的人，正在几张桌子后面奋笔疾书。而塔尔巴耶则始终连手指都懒得抬一下，只是偶尔开口，用有气无力的声音指挥身边的仆人们工作。这光景冯渊可是从来没有见过，他连做梦都没有想过世上居然会有懒成这样的人，一时无法克制地笑了起来。

耶伯听到了冯渊拼命压抑的笑声，皱着眉头瞪了冯渊一眼，可是后者却像是没有看到一样，依然大笑不止。

“啊，”这时，塔尔巴耶虚弱的声音又响了起来，“王子殿下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恕罪。”

“茵蕨侯公务缠身不必多礼。”冯渊勉强止住了笑，礼貌地回答。但是在他的心里却暗暗嘲笑道：“要是看到一座肉山来迎接我，我才真要吓一跳呢！”

“父亲，不必对他这么客气。”耶伯傲慢地说，“我们斯洛斯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全都是他害的。”

冯渊咧了咧嘴，没有回答，不过菲尔蒙德已经满脸激动地替他抗议了：“殿下也只是为了保护魔界的人民而已，而且殿下也主动提出援助你们保卫斯洛斯！”

“保卫斯洛斯？”耶伯对菲尔蒙德的话嗤之以鼻，但他却还是不敢正眼看着菲尔蒙德，“其实是打算找个机会攻占斯洛斯吧！他和可鲁起亚根本就是一丘之貉！”

冯渊的拇指在鼻尖上擦了擦。看来这位公子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没用，至少他的感觉还是相当敏锐的。

菲尔蒙德的表情变得深不可测，但他的眼神没有示弱。

“为什么要帮助这个家伙？”耶伯终于肯看着菲尔蒙德说话了，“他明明就是个没用的毛孩子！”

“不准这样说殿下，耶伯！”菲尔蒙德愤怒地吼叫道。冯渊突然对菲尔蒙德的态度感到非常奇怪，菲尔蒙德和人说话的时候是很少这么激动的，更不用说不分场合地当着茵蕨侯的面斥责他的儿子了。

正在冯渊迷惑不解的时候，耶伯越来越高的叫嚷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我们根本没有服从紫宫的义务。只要你回来，这个茵蕨侯的位子早晚都是你的，为什么非要寄人篱下呢！”

“姐夫！”

呃……冯渊愣住了，“姐夫”这两个字在他的头脑中飞快地旋转，他下意识地扭过头去，惊讶地看向菲尔蒙德，就好像一下子变得不认识他了一样。

“姐夫？”

冯渊瞪大了眼睛，用有点变调的声音重复着耶伯的话。霎时间，冯渊感到这个世界似乎已经疯了——他居然清楚地看见，那

个一直威严睿智的菲尔蒙德的脸慢慢地胀红了。

第九章 地狱大门前的激战

“姐夫？”

冯渊的脸僵住了，他回头看了看站在身后的耶伯，怎么也不觉得他会比自己年长多少；再瞧瞧瘫坐在宝座里的塔尔巴耶，他……形象太出格了，实在看不出他多大年纪。冯渊记得自己看过有关塔尔巴耶的资料，知道他今年五十三岁。菲尔蒙德确切年龄冯渊虽然不清楚，不过可以肯定他已经无限接近五十岁了。

“请阁下不要见怪，”冯渊低低地向菲尔蒙德问道，“敢问尊夫人贵庚啊？”

菲尔蒙德的脸色刷的一下变得雪白，然后又刷的一下变得通红，羞愧难当的站在原地，额头上的汗水哗哗地往下流。冯渊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完全被面前诡异的景象吸引，竟然彻底忘了自己现在身在敌营，一个不留神就可能人头落地。

“啊……三……三十……多……”

菲尔蒙德支支吾吾地回答道。他的声音实在太轻了，冯渊几乎要竖起耳朵才能听得见。

“啊……”冯渊眼珠一转，这其实也不是什么怪事，很可能只是因为菲尔蒙德很晚婚罢了，“不知贤夫妇成亲几载了？”

“……”菲尔蒙德前额的发丝已经根根湿透了，“十……十八年……”

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笼罩了整个大殿，冯渊甚至连远处侍女摇晃扇子的轻响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哈哈……”

最后，打破沉默的是冯渊放肆的笑声中，而另一边菲尔蒙德的脸都快变青了。

“哈哈……这个……怎么说呢……”冯渊捂着肚子弯下了腰，“想不到阁下……好这口啊！”

“不是……殿下不要误会。”菲尔蒙德铁青着脸分辨道，“臣和内人其实……其实……这个……”

看着这边君臣二人如同相声一样的表演，耶伯终于忍不住了，他大步走到了冯渊的身边，大声地呵斥道：“别笑了！”

冯渊笑着抬起头，正好看见耶伯羞愧的脸，赶忙深吸了一口气，才没让自己笑背过气去。耶伯当然对冯渊的态度感到非常不高兴，他用力推了冯渊一把，想阻止他继续大笑。结果冯渊因为笑得脱了力，一时站立不稳摔倒在地。

“耶伯！”

菲尔蒙德愤怒地大叫起来，完全把方才的尴尬忘在了脑后。冯渊赶忙向菲尔蒙德摆了摆手，示意他不必在意。

冯渊努力站直身子，把拳头放在嘴前假装咳嗽了两声：“咳咳，对不起菲尔蒙德阁下，我失态了。”

冯渊打算向菲尔蒙德道歉，但是他脸上隐约可见的笑容令这份歉意大打折扣，好在菲尔蒙德没有计较，只是耶伯向他狠狠地瞪了一眼以表达自己的不满。

“小女和女婿的婚事是老夫安排的，殿下就不要为难老夫的女婿了。”

塔尔巴耶的声音突然从大殿的另一头传来。

“哪里哪里，是在下失态了。”冯渊诚恳地回答道。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击退可鲁起亚，至于老夫的家务事

还请殿下不必操心了。”

冯渊的拇指又在鼻尖上擦了擦。看来这老头并不像传说中那么没用，事情的走向说不定会变得不太妙呢。

“斯洛斯的防务不用和他商量，我们根本不需要紫宫的帮助！”冯渊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耶伯已经抢先吼叫了起来，“只要由我带黑龙骑士团出阵，保管马上把可鲁起亚吓得屁滚尿流。”

面对耶伯意气用事的话，冯渊一言不发，只是用拇指不断在鼻尖上摩擦着。见冯渊没有开口的意思，站在一边的菲尔蒙德忍不住大声地反驳道：“可鲁起亚的狮鹫天天在赤环山上巡视，黑龙一靠近赤环山就会被发现。而且飞越赤环山的疲劳会减弱飞龙的机动力，不利于作战，还请侯爵大人三思！”

“姐夫你太杞人忧天了！只是飞越区区的赤环山，对我们黑龙骑士团来说简直是易如反掌，我明天就去叫那帮可鲁起亚的野蛮人知道斯洛斯的厉害！”

“北国人天生彪悍，擅长弓马，而飞龙本来就惧怕强弓劲弩。再加上，从伊姆普到可鲁起亚大营路途遥远，中途还要翻越高山，勉强赶路只会变成强弩之末，一旦不能发挥机动性的优势黑龙根本就是靶子！”

“这个我们当然想到了。”耶伯回答道，“我们会出动驻扎在西米那尔堡的南骑士团，从那里到地狱门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对我们的黑龙来说这点距离根本没有影响。”

“绝不能轻视赤环山！”菲尔蒙德还在据理力争，“翻越高山不但使黑龙疲惫，而且如果不能顺利取胜，赤环山会阻断我军的退路。可以进难以退，这在兵法上称为‘挂形’。在这种地形用兵，除非速战速决，否则将对我军非常不利。”

“那只要赢不就好了。”耶伯自负地回答，“那些野蛮人看见我们神兵天降，吓得四处逃窜还来不及，哪里还有力气反击？姐夫实在太多虑了。”

“用兵者切不可轻敌啊！”

“是姐夫在紫宫当了太久的官，胆子都变小了！我们斯洛斯可是时刻都做好了和人类一战的准备，现在正是我们给他们个措手不及的机会！”

面对菲尔蒙德一再地劝阻，耶伯根本听不进去。冯渊站在一边冷眼旁观，始终一语不发。

“明天，”

从大殿深处突然传来的声音打断了两人的辩论，所有人都扭过头去看向了塔尔巴耶。

“耶伯带南骑士团突袭敌人的前沿阵地，务必让人类知道黑龙骑士团的威力，令可鲁起亚知难而退。”塔尔巴耶缓慢却不容置疑地宣布了自己的决定。

“不可啊，侯爵大人！不可让战士枉送性命啊！”

“孩儿领命！”

不管菲尔蒙德如何苦苦劝谏，茵藪父子只是对他视而不见。

.....

.....

.....

“殿下觉得他们有胜算吗？”

在冯渊的客房里，菲尔蒙德冷冷地问道。虽然冯渊和菲尔蒙德现在成为了人质，但是茵藪父子并没有限制他们行动的意思。想来也对，在这个近乎封闭的城堡里面，他们两人就算背生双翅也不可能逃得出去。

别看宫殿修得像堡垒，分配给冯渊他们的客房倒还是装潢得像模像样的。冯渊现在正坐在一张华丽的大床上，不过他阴郁的脸色却和豪华的客房显得格格不入。

“当然没有。”冯渊斩钉截铁地断言道，“在‘挂’这种地形用兵，如果对方没有防备的话，的确可以一击得胜。可是……”

冯渊脸色阴郁地摇了摇头，“飞越赤环山的疲劳不但会减弱黑龙的机动力，更会给可鲁起亚预警的时间，突袭的效果会因此大减。而且，可鲁起亚明明有兵力上的优势却一直不肯进赤环山，正是因为忌惮黑龙骑士团，恐怕现在可鲁起亚已经在大营设好了圈套，就等着耶伯他们去送死呢。”

“那殿下为什么不阻止他们？”菲尔蒙德看来对冯渊在大殿上的沉默很不以为然。

冯渊斜眼看了看愤愤不平的菲尔蒙德，叹了口气：“就连你这个自家人说的话都没人听，我这个外人就算说什么没用吧。”

深知冯渊所言不假，菲尔蒙德只能苦着脸问道：“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万一尼娜玛误以为是攻击的信号，贸然动兵可就糟了！”

“我倒是觉得罗佛卡尔公应该能看清目前的形势，”冯渊虽然这么说着，却也不敢肯定，“可是她不清楚我们现在的处境，说不定会以为这次进攻是我的主意。”

说着，冯渊的拇指又在鼻尖上擦了擦：“如果能有人传递消息就好了。不知道穆娜瑟有没有察觉到我们现在被软禁。”

说到这儿，冯渊和菲尔蒙德尴尬地对视了一眼，都觉得穆娜瑟恐怕是很难指望得上了。

正在两人发愁的时候，本来紧闭的房门突然吱呀一声打开了一个口子。冯渊和菲尔蒙德一惊，都警惕地看向了门口，可是等了很久，依然没有看到有人从门口进来。

茫然地面面相觑，冯渊和菲尔蒙德都停止了说话。冯渊缓缓地站起身，伸手去拿佩剑，才记起剑已经被耶伯缴了。冯渊的背上生出了冷汗，他慢慢地退到了床柱的背后，一面伸手从床头柜上拿起了一个陶瓷的盘子，虽然这个东西看上去当做武器也不会有多大作用。然而，就在冯渊拿起盘子的同时，房门突然又毫无预兆地关上了。

冯渊又回头看了看同样一脸迷茫的菲尔蒙德，并没有立刻放松防备。

“殿下，菲尔蒙德大人。”

一个低沉的男声突然从空气中传来。

冯渊和菲尔蒙德都大吃了一惊，疑惑地面面相觑。但是立刻他们心中的疑惑就被惊讶取代了，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两个男人突然从稀薄的空气中凭空出现。

冯渊向后倒退了两步，把盘子举在胸前，而在他身边，菲尔蒙德也是一脸茫然地看着这两个不速之客。

“殿下不必惊慌，小人是罗佛卡尔公爵的家仆巴尔。”声音低沉的男人自我介绍道，一边又指了指站在身边的同伴，“这是巴钦。”

冯渊看了看菲尔蒙德，而后者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

“啊，你是那个信使！”菲尔蒙德看着满脸谦卑的巴钦说道。

“没想到菲尔蒙德大人还能记得小人。”巴钦恭敬地回答道，“那时没能解答大人的疑问，还望大人恕罪。”

听着菲尔蒙德和巴钦的对话，冯渊记起了自己还在恩维依时身边曾经发生的一件怪事——明明用最快的马匹也不可能一天之内从赫尔赶到魔王护卫军的营地，可是到达魔界的第二天下午冯渊就收到了来自尼娜玛的公文。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冯渊问道。

“巴钦和现在人在真夜城的嘉波协力，可以将人传送到远方和从特定的地点传回原地。而小人则会一种魔法，可以让人隐藏形体。”巴尔解释道。

原来如此，难怪没看见他们进门，冯渊心里暗想。但是他还没有放松警惕，因为尼娜玛应该不知道他们现在正被软禁。

“证明你们的身份。”冯渊威严地命令道。

巴尔立刻向冯渊行礼，然后从胸口掏出一份信件恭敬地递给

冯渊。冯渊接过信打开，见是尼娜玛的亲笔信，说明了派遣巴尔和巴钦暗中传递消息的事情，而右下角也的确盖着罗佛卡尔公爵的纹章——长着三只曲折的角和一条长尾巴的山羊。

冯渊看完后便把信放在烛火上烧成了灰。

“正好，我们现在正愁没人能传递消息呢。”冯渊欣慰地说。

“小人看这里戒备森严，殿下和菲尔蒙德大人是否先和我们一起离开，再做打算？”巴尔建议道。

“不必，我们还是留下最好，否则之前安排就会全部白费。”冯渊坚决地说道，“不过希望你们能帮我传个口信给罗佛卡尔公。”

“是，请殿下吩咐。”

“告诉罗佛卡尔公，只要可鲁起亚人还在赤环山外，无论发生任何事，都不能让紫宫的军队踏入斯洛斯一步。”

“小人明白。”巴尔回答道。

“还有，”

说到这里，冯渊突然顿了一顿，他扭过头去和菲尔蒙德对视了一眼。相视之下，菲尔蒙德登时会意，他低头沉思了片刻，终于点了点头。看见菲尔蒙德的反应，冯渊这才继续说了下去：

“请罗佛卡尔公去见一个人，务必让此人尽快赶来伊姆普城，事关重大。”

.....

.....

.....

巍峨的赤环山隔开了魔族和人类居住的世界，将两个本来没有多少差别的种族强行区分开来。封闭和隔绝带来了文化的差异，差异造成了冲突，冲突的激化就是战争。然而，也正是因为这赤环山的阻隔，不论是哪一方都从来没有力量将另一方彻底消灭，魔族得以在占据绝对优势的人类身旁存活了下来。如今，面对这

连绵起伏的群山，已经没有人能说清这到底是神的恩赐，抑或只是一个恶劣的玩笑。

含锋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清晨，冯渊和菲尔蒙德随同耶伯一起骑龙前往位于斯洛斯南部的要塞西米那尔堡。冯渊明白耶伯坚持要让他一起去西米那尔堡的用意——一方面当然是为了能在取胜之后向冯渊炫耀，不过更重要的恐怕是为了以黑龙骑士团的实力向紫宫示威。

一行人到达西米那尔堡的时候，天色已经开始渐渐暗了下来，不过这并不表示冯渊他们来迟了。在夜间，黑龙天生的体色会成为绝佳的掩护，而且面对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可鲁起亚军，突然袭击成了唯一可行的战法。所以几乎是顺理成章地，这次的行动被安排在了当天的晚上。

因为头一天就接到了命令，斯洛斯南骑士团的黑龙已经准备停当，正在西米那尔堡的空港做着最后的检查工作。为了能让黑龙做好准备，从这天早上开始，黑龙骑士团就轮班在伊姆普的上空盘旋热身。

因为晚上要参加战斗，今天耶伯没有让冯渊骑自己的黑龙。他看起来非常轻松，抵达西米那尔堡后他没有立刻降落，而是继续在空中盘旋了几圈，然后才最后一个进入空港。耶伯轻盈地从龙背上跳下来，一面感激地拍了拍自己的搭档——黑龙姆丽萨正懒洋洋地趴在地上。

冯渊和菲尔蒙德站在空港的角落里，同时正用严峻的目光注视着空港中的黑龙群。越来越多的黑龙陆续地返回了空港，龙骑士们熟练地跳下龙背，开始根据刚才的飞行对黑龙做最后的调整和安抚。太阳已经完全落山，离出击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所有人都神情紧张，不敢在这最后关头有丝毫的松懈。看着这些努力备战却丝毫不知道将有什么在等待他们的骑士们，冯渊突然感到一阵锥心的刺痛。他抓着自己的胸口用力咬了咬牙，突然抬腿向耶

伯走了过去。菲尔蒙德一下紧张了起来，赶忙跟在冯渊的身后。

冯渊大步流星地从成群的黑龙之间穿过，丝毫没有露出胆怯的神色，就好像那些狰狞的庞然大物不过只是一些玩偶而已。慢慢地，很多龙骑士留意到了冯渊的行动，都警惕地将视线投向冯渊急行的身影。

耶伯也看见了冯渊他们，不过有这么多龙骑士加上姆丽萨在身边，耶伯知道冯渊不敢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情。所以他只是停下了手中的工作，泰然自若地站在那里等待着冯渊他们走近。

“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王子殿下还有什么赐教……”

眼看冯渊他们走近，耶伯用挑衅的语气说道。但是他没能把话说完，因为冯渊已经举起右手对着他的脸一拳打了过去……

唰唰唰！几乎只是一瞬间的事，附近所有的龙骑士都拔出了剑指向冯渊。倒在地上的耶伯一脸茫然地看着冯渊，一时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菲尔蒙德也愣住了，他万没有想到一向冷静的冯渊居然做出这么大胆的事情。

可是冯渊却对围观的众人都视若无睹，只是用怜悯的目光扫视了一下身周的龙骑士们和他们颤动的剑尖，最后还是把视线落在了耶伯的身上。此时耶伯已经回过了神，正用恼怒的眼神瞪着冯渊。

“祝世子武运昌隆！”

睥睨着耶伯，冯渊讽刺地说道。他的拳头依然捏得紧紧的，这令耶伯不禁心生畏惧，不过冯渊并没有再做出什么来，他只是转过身，无视身边龙骑士们锋利的宝剑，快步离开了一脸茫然的耶伯。菲尔蒙德都没有看耶伯一眼，便跟着冯渊走了。

重新回到空港的角落里，冯渊始终没有回头看菲尔蒙德一眼，只是低头这，闭目沉思。菲尔蒙德只是默默地陪在冯渊的身边，因为他不知道该说话来安慰冯渊。

“这一点也不像我对吗？”

过了许久，冯渊才终于开口打破了尴尬的沉默。他的语气仿佛比赤环山还要沉重，带着悔恨和悲哀。

“是我的疏忽让他们不得不踏入死地。”

“这并不是殿下的过错。”菲尔蒙德安慰他道。

冯渊摇了摇头：“我太轻视茵蕨侯了，没有料到自己会被软禁。虽然这点损失还不至于影响战局，只不过……”

冯渊轻轻地抬起头，沉痛地说道：

“可惜了这些忠诚的战士。”

.....

.....

.....

夜幕降临，如火焰般鲜红的赤环山变成了天边一道漆黑的剪影。

赤环山上空，两个昏黄的光点紧贴在一起，沿着山脊的走向缓缓地飘动着。赤环山下是一片如墨的黑暗，寂静空旷，深不见底。

“我说沙林顿，”其中一个狮鹫骑士对同伴说道，“每次晚上巡逻，我都老觉得得慌。”

“我也是。而且我到现在还想不明白为什么每次都只有两个一组，多点人不好吗？”叫做沙林顿的狮鹫骑士附和道。

“喂，你说，他们不会是打算要……”

然而狮鹫骑士没有能把话说完——一颗闪着寒光的箭头突然从他的胸口冒了出来。沙林顿霎时感到背脊发凉，可是没有给他反应的时间，被射中的狮鹫骑士已经表情僵硬地向后一倒，从狮鹫的背上摔了下去。

“米瑟！”沙林顿大叫起来，他惊恐地举目四望，可是除了孤寂黑暗的空间之外，什么都没有。

突然，沙林顿隐约听见了远处传来了轻轻地声响，仿佛是一

只巨大的蝙蝠正在悄悄地靠近猎物。沙林顿一个激灵，猛拉了一把缰绳，掉头想要逃走。然而他还没能飞出五米远，就已经被另一支箭射中了后背。沙林顿没有立刻失去知觉，还拼命伸手乱抓，想要留在狮鹫的背上。可是他手中的火把不小心烧到了自己的坐骑，狮鹫吃了痛，如脱缰的野马一般向前窜了出去，将绝望的沙林顿抛进了无边的黑暗中。

一声轻轻的口哨响起，刚刚还躲藏在地上的黑龙们都刷的一下离开地面，向赤环山飞了过来。

一面缓缓靠近赤环山高高的山头，耶伯的心里却突然感到深深的不安。他伸手摸了摸脸颊，被冯渊打过的地方现在还有点微微的刺痛。起初他非常气愤，可是细心一想却又不自主地感到了一丝疑虑。他从小对姐夫菲尔蒙德很是尊敬，教他行军作战的人就是菲尔蒙德。这次他之所以不听菲尔蒙德的规劝，一意孤行，其实只是因为菲尔蒙德帮助那个给斯洛带来灾祸的外人而生气，有很大意气用事的成分。如今箭已在弦，耶伯却突然不安起来，他拼命地摇了摇头，像是要把脑中的疑虑甩掉一样，却发现这根本一点效果都没有。

因为山势太高，飞越赤环山的时候耶伯还是隐约感到姆丽萨有点吃力。不过这点程度的困难还无法阻挡训练有素的黑龙骑士，大约半个小时之后，高高的赤环山就已经被黑龙们抛在了身后，而可鲁起亚灯火通明的大营也出现在了不远处的山脚下。

耶伯向身后的传令兵低低地说了几句，传令兵立刻有节奏地向四周吹起了口哨。黑龙群迅速降低了高度，贴着荒芜的地面静静地飞向可鲁起亚的营地。

慢慢接近了可鲁起亚的营地，耶伯隐隐约约觉察到了一点异样——虽然离营地还有一段距离，还是可以看出灯火通明的大营里竟然没有半个人在巡逻。

一股冷汗从耶伯的背上冒了出来，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向其

他龙骑士发出信号，一阵飕飕的风声几乎将他的三魂七魄都吓得飞了出去。

从四面八方飞来的几千支箭如雨点般砸向了毫无防备的黑龙群，本来整齐的队列一下乱成了一锅粥。不少龙骑士还没有发现出了什么事就已经中箭倒下，他们的坐骑失去了骑士的控制，再加上中箭的疼痛，都惊恐地四处乱飞，又撞到了不少来不及躲避的龙骑士。飞龙的嘶鸣夹杂着骑士们的焦急的喊叫声在空中乱成一片。

在箭雨携带的风声之中，耶伯还能听到一些巨大的声响从地上传来。起初耶伯无法分辨那是什么声音，但是片刻之后他明白了——巨大的矛枪夹在箭雨之间向黑龙群射来！为了对抗身躯庞大的黑龙，可鲁起亚军竟然将攻城用的弩炮当做对空武器来使用。虽然数量有限，可是弩炮的威力是弓箭无法相提并论的，即便只是被那些飞来矛枪擦到翅膀，对黑龙来说都很可能造成致命的重伤。而且——耶伯不禁感到毛骨悚然——这些可鲁起亚人似乎根本不在乎矛枪落地时可能对友军造成伤亡！

唰啦啦！又是一阵箭雨降下，一些没有骑士的黑龙受了致命伤，扑扇着无力的双翼向地面撞了过去，同时还垂死挣扎着喷出了一团团虚弱的火焰，在夜色中若隐若现，仿佛是黑龙的临终遗言。

耶伯的嘴唇都快咬出血了。他向身后大声地下令，传令兵立刻将随身携带的军号放到嘴边大声地吹了起来。听到传令兵的号声，还活着的龙骑士们都立刻拉起了缰绳，黑龙群向高空拼命地爬升。但是因为刚刚飞越了赤环山，黑龙都还处于疲惫的状态，再加上刚才的箭雨令很多黑龙都负了伤，突然要它们急速地上升实在太过强人所难了。

因为无法顺利爬升，不少龙骑士选择了无视耶伯的命令，转而降低高度向可能有弓箭手群的地方喷射出致命的火球。炽热的

火焰砸在荒芜的大地上，激起了一阵阵剧烈的爆炸，驱散了一片片如墨的黑暗，但这些可怜的光芒立刻又被名为夜的魔兽吞没了。虽然龙息的威力惊人，但是几轮攻击后似乎也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效，反倒是降低高度的黑龙都被扎成了刺猬。

啪！耶伯突然听见身后一声闷响，他一扭头正看见传令兵从龙背上缓缓地倒了下去——传令兵的胸口直直地插着一支钢箭。耶伯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了传令兵手中的军号，却只能心痛地看着传令兵的尸体坠入了浓浓的夜色之中，消失不见了。

.....

夜幕笼罩的地面上，皇帝萨法尔捏着一把硬弓，抬眼向天空观望着。他在登基之前可是被称为“可鲁起亚第一神射手”的强者，刚才单凭号声便能一箭射中几百米外骑在龙背上的传令兵，真可谓神乎其技。听着满天黑龙痛苦的嘶鸣，萨法尔满意地冷笑着，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恐怖的黑龙骑士团在他的谋略面前简直像婴儿一样脆弱。

在赤环山顶上游弋的狮鹫不过是一个诱饵，真正的哨兵其实潜伏在赤环山中，只要看见狮鹫骑士手中的火把一落，他们立刻就会通知大营黑龙的接近。灯火通明的营地就是另一个诱饵，可鲁起亚的强弓硬弩埋伏在大营的三面，就等着黑龙群一头钻进这个为它们精心准备的大口袋。果然，一切都如同萨法尔所设计的一样，现在黑龙骑士团已经落入了圈套，胜利就在眼前。

萨法尔身边的弓箭手们开始向北移动，他也跟了上去。因为料到黑龙会向弓箭手的阵地发动攻击，所以萨法尔早已经安排好，让弓箭手在一轮射击后立刻转移阵地。然而萨法尔也没有料到龙息的威力如此巨大，有几队比较靠近中间的弓箭手只是因为转移得稍微慢了一点，现在已经被龙息烤熟了。不过这点损失是可以接受的，只要萨法尔身边主力还在，黑龙群想要从西边突破包围是不可能的。

就在这时，明明已经停止的号声又在空中响起了。萨法尔一惊，立刻抄起手中的弓箭，指向了号声传来的方向。嗖的一声，又一支钢箭向着漆黑一片的天空飞了出去。

.....

耶伯用力地吹响了传令兵留下的军号。毕竟是训练有素的战士，听见了耶伯的号声，刚刚还乱作一团的黑龙群很快镇静了下来。

突然，耶伯感到耳边响起飕飕的风声，赶忙闪身一躲，便见眼前寒光一闪——钢箭几乎是擦着他的鼻尖飞了过去。亏得耶伯反应敏捷，加上姆丽萨已经上升了不少高度，他才间不容发地躲过了这一箭之厄。耶伯倒吸了一口凉气，感到背脊已经完全汗湿了。看来传令兵中箭果然不是偶然，敌方有单凭号声就能百步穿杨的神射手。可是现在情势紧迫，由不得他顾及自己的安危。耶伯把心一横，继续响亮地吹响了军号，指挥着龙骑士们一面上升高度，一面向可能有敌人埋伏的地点喷射火球。

.....

地面上，听见军号声的萨法尔皱起了眉头，虽然他对自己的箭术很有自信，可是面对一片漆黑的视野和遥远的距离也感到无能为力。不过，这并不是需要担心的事态，因为到目前为止，战局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

在天上的黑龙都已经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虽然还是有龙骑士不时被乱飞的箭枝射中，但是大部分的箭已经只能从黑龙的脚下飞过而已。虽然很不甘心，耶伯也知道此地不宜久留，他将军号放在嘴边，准备发信号让黑龙群赶快脱离战线，向后撤退……

军号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被吹响，因为耶伯看着撤退的方向呆住了——几队狮鹫骑士趁着刚才的混乱绕到黑龙群的身后，切断了他们向北撤退的通道，还一点一点地挤压了过来。

一般来说，黑龙和狮鹫的体型差距少说也有五比一，有再多的狮鹫都不可能是黑龙的对手。然而此时情况却大不相同，狮鹫们利用赤环山的地形优势占据了高处，正居高临下向黑龙群进攻。空战中高度的优势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弓箭很难攻击上空的敌人，而对方却可以从容地将任何东西丢到你的头顶上。仅仅依靠赤环山的地形优势，狮鹫和黑龙之间悬殊的强弱对比便立刻反转了过来。“挂形”，易进难退！耶伯不禁想起了菲尔蒙德的话……

现在摆在耶伯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和占据赤环山上空的狮鹫群硬拼，要么从东西南三面中选择一面强行突破包围圈……已经遭受了重大损失，又在高度上不占优势的黑龙无法与狮鹫交锋；而现在黑龙之所以能够避开箭枝，是因为离弓箭手的阵地有一段距离，如果贸然从弓箭手的阵地上方飞过，一定会被射成筛子。

也就是说，无论选择哪一条路，黑龙骑士团都必定要承受巨大的损失，甚至可能全军覆没。然而，给耶伯的时间已经不多，如果继续在原地逗留，他们也会很快被占据优势的狮鹫群歼灭。

就在耶伯几乎要绝望的时候，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了希望——在一片黑暗的大地上，一个光点蓦地出现又转瞬即逝。

……

萨法尔一脚踢开行事不周的士兵，伸手扯过遮光布盖住了武器堆上小油灯。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一股灼热的火焰如山崩一般倾泻在了离他不远处的弓箭手阵列中，发生了激烈的爆炸。萨法尔猝不及防被爆风炸飞出去，脸朝下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不少弓箭手被龙息的火焰点着了，一边扑打着身上的火苗，一边痛苦地四处乱跑，几个士兵不小心一头扎进了武器堆，他们身上的火焰点燃了遮光布。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惊吓到，又被逃窜的士兵冲散了队列，一大片的弓箭手都停止了射击。

……

借着火光，耶伯终于看清了西面弓箭手的位置，他一把把军号放在嘴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吹了起来……

……

“站住！冷静点！不要乱！”

萨法尔声嘶力竭地喊叫着，他没有受什么重伤，厚重的铠甲和多年军旅生涯练就的强健体魄保护了他。可是被火光惊吓到士兵根本听不见他的叫嚷。萨法尔拼命地从地上爬起来，身边一片混乱。闪烁的火光中士兵们惊恐地狂奔，呼喊，乱作一团。

还没有站稳的萨法尔背上突然被一个不当心的士兵一撞，又跌倒在了地上。愤怒的萨法尔一把拔出了剑，打算呵斥刚才撞到自己的士兵，但是他瞬间僵住了——更多的火球如雨点般地从天而降，直落在弓箭手阵列的中间，爆炸声此起彼伏，夹杂着受伤士兵的惨叫。恐怖的火焰一片片地升起，西面阵地一时间火光烛天。士兵都抱着头，一面躲避着被爆风卷起的沙石和碎片，一面像没头苍蝇一样乱冲乱撞，一些人又不小心撞上了另一团火焰，整个人被抛上了天空。

在一片混乱之中，萨法尔跌跌撞撞地走着。他恨啊，就因为一个士兵的失误居然让他天衣无缝的计划功亏一篑。现在他必须逃走，他还没有征服魔界，他还没有征服大陆，他不能死在这种地方！

啪！不知道什么东西突然砸在了萨法尔的后脑勺上，他一个踉跄跪倒在地，脑中嗡嗡直响。他回过头小心地看了看，发现那竟然是一条炸断的人腿，那条腿上还穿着铠甲。一股凉气沿着萨法尔的背脊升了上来，因为他认出那条腿上的铠甲属于他的传令兵……

……

龙息的攻击下，西面的弓箭手阵列已经彻底崩溃了，黑龙群趁着这个机会一口气都冲出了包围圈。身后的狮鹫群没有弓箭手

的掩护也不敢贸然追击。

耶伯的喉咙都快干了，但是他依然不住地吹响军号，指挥着黑龙群折向了北方。飞越赤环山的时候，黑龙群显得比来时吃力很多，不少伤势过重的黑龙掉了队，就再也没有能跟上来。耶伯回头看了看身边的黑龙骑士们，眼泪不禁流了下来——去时三百多黑龙骑士如今却只有不到三十只黑龙能回到斯洛斯的境内。

可惜耶伯并不知道，在刚才的混战中，他们差点就将战争的罪魁祸首皇帝萨法尔击杀在乱军之中。

.....

.....

.....

在西米那尔堡的空港里，冯渊和菲尔蒙德面色凝重地看着满天的星斗，沉默不语。

突然，一阵呼啸的风声传来。冯渊和菲尔蒙德心里一惊，正看见姆丽萨摇摇晃晃地落在了空港内。姆丽萨的身后还跟着二十几只黑龙，而且所有的龙身上都插着箭枝。早已等候在一旁的军士立刻迎了上去，将耶伯扶下龙背。耶伯面色苍白，干裂的嘴唇上还黏着血。

“姆丽萨……”

耶伯虚弱地叫着，拼命回头去看向自己的坐骑，但是他没能看见姆丽萨鲜红的大眼睛，因为军士挡住了他的视线。

“姆丽萨……”

拼命地推开了搀扶着他的军士，耶伯挣扎着走向了姆丽萨颤抖的身体。

姆丽萨的双眼紧闭着。因为刚才夜色深沉，直到现在耶伯才发现姆丽萨的身上竟然插着那么多的箭。刚才快到城门时他就已经察觉到了异样，可是看见伤势如此沉重的姆丽萨，他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回想起作战时姆丽萨英勇的表现，他突然感到

一阵止不住的心酸，眼泪又流了下来。

这时，姆丽萨突然睁开虚弱的眼睛，看向了自己的主人。耶伯一时不禁愣住了，虽然姆丽萨不会说话，虽然她的身体在无力的颤抖着，可是她的眼神却没有一点胆怯，依然如往常一般坚强，依然坚定地信任着耶伯。

军医已经放弃了治疗，分开去查看其他黑龙，只留下耶伯一个人呆立在姆丽萨的身旁。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如同指间倾泻的沙砾。在耶伯的眼中，周围的一切都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只剩下姆丽萨勇敢坚定的眼神。耶伯的拳头不由得捏紧了，他从未感到如此无助。姆丽萨从小就一直陪在耶伯的身边，对他来说，姆丽萨是玩伴，是战友，更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是他的力量。一想到将要失去姆丽萨，将要失去这个最亲近的伙伴，耶伯的身体情不自禁地颤抖了起来。

敏锐的姆丽萨似乎觉察到了耶伯的恐惧，她仿佛用尽全身的力气抬起头，轻轻地靠向了耶伯颤抖的身体，像一只撒娇的小猫一样，温柔地磨蹭着。耶伯心头一酸，眼泪终于又止不住夺眶而出。

姆丽萨的力气似乎很快就用尽了，她伏在耶伯的脚边轻轻地喘着气，但是鲜红的眼睛还是安慰地注视着耶伯。耶伯感到有一团东西郁积在胸口，压得他喘不过气，他想哭，却发不出声音，他想做点什么，双腿却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大约过了一刻钟，姆丽萨终于在耶伯悲伤的注视下缓缓地闭上了清澈的双眼。她的神情是如此的安详，仿佛她不过只是稍事休息，很快就会再一次睁开眼睛，载着耶伯翱翔在斯洛斯的天空。

耶伯终于崩溃了，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姆丽萨还温热的尸体前，嚎啕痛哭。

在一旁，冯渊和菲尔蒙德自始至终一言不发，默默地注视着

这边凄惨的情景。

.....

.....

.....

“虽然有点对不起阵亡的将士，但这次黑龙骑士团的失败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好消息，茵陈侯现在只能和我们合作了。”

冯渊他们回到伊姆普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黄昏。在乘坐升降机从空港去往宫殿的路上，菲尔蒙德低声对冯渊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不料听见这些话的冯渊脸色却阴沉得几乎能挤出水来，这让菲尔蒙德感到非常不解。

“怎么？殿下还有什么顾虑吗？”菲尔蒙德小心翼翼地问道。

冯渊侧头看了看菲尔蒙德，比之前显得更加忧心忡忡。

“要是他们这一仗打赢了，可能我们还有继续谈判的机会，”冯渊阴沉地说，“如今他们惨败而归，恐怕我不会有命看见明天的太阳了。”

“怎么会呢？”听见冯渊的话，菲尔蒙德满脸诧异，“现在不是他们最应该依靠我们的时候吗？他们怎么会害殿下呢？”

冯渊突然长长地叹了口气，拇指在鼻尖上轻轻地擦了擦。

“见到茵陈侯之后，我已经很清楚他根本是不想打仗的，要他向我们借兵更是难上加难。”

“但是不向紫宫借兵，他们根本没有别的路可走才对啊！”菲尔蒙德困惑地问。

“有啊，是有的。”冯渊的声音更加阴沉了，他回头看了看满脸不解的菲尔蒙德，补充道：“至少他们认为是有。”

说完，冯渊又长叹了一口气，“如果他们能像阁下一样英明该多好啊！”

.....

.....

.....

“斯洛南骑士团，骑士死亡五百七十四人，重伤三十五人，黑龙死亡三百二十八只，重伤十七只，剩余战力龙骑士二十人、黑龙七只……”

当天夜里，塔尔巴耶将冯渊等人都召集到大殿议事。首先进行的，理所当然的是耶伯的战役报告。年轻人脸上的泪水已经擦干，干裂的嘴唇上也没有了血痕。冯渊和菲尔蒙德站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尽管他们对这个结果没有感到丝毫的意外，可在这些冰冷的数字面前，两人依然面色凝重。

塔尔巴耶瘫坐在宝座里，不动声色地听着报告，他身边的侍从也都一脸漠然地忙碌着，似乎宫殿外无论发生什么都与他们无关。过了好久，就在冯渊几乎以为塔尔巴耶已经睡着了的时候，他那独特的懒洋洋的声音终于从大殿的那一头传了过来。

“损失很大呢……”

冯渊的拇指在鼻尖擦了擦。正如菲尔蒙德所说，现在的状况应该说是对自己有利的，刚刚经历了失败的斯洛南没有其它选择，只能求助于手握恩维依和紫宫两郡大军的自己。但是冯渊却只能感到一股强烈的不安，甚至是比剑架脖子上更加强烈的不安。他回头看了看菲尔蒙德，却发现后者的脸上写满了怒意。

几乎没有给冯渊反应的时间，大殿上的卫兵都齐刷刷地拔出了剑。冯渊的眉头皱了起来，暗暗叹息：“为什么每次都让我猜对最坏的情况啊？”

“看来我们斯洛南是无法和可鲁起亚抗衡的。”

塔尔巴耶冰冷的声音在大殿上回荡着，几乎冻结了宫殿中本来就憋闷的空气。

“为了保全斯洛南的百姓，我们只能向萨法尔皇帝求和了。”

冯渊背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扭过头向宝座的方向看去，头脑中飞快地旋转着。

“侯爵大人，您这是什么意思？”

最先忍不住的是菲尔蒙德，他一改原先毕恭毕敬的口吻，厉声质问塔尔巴耶。

“姐夫……”

“侯爵大人，您不会是打算把殿下交给可鲁起亚吧！”

耶伯怯生生的阻拦完全被菲尔蒙德的气势吞没了。随着话音的提高，菲尔蒙德脸上的青筋都突了出来，一对拳头捏得发白。可是在大殿的另一头，茵蕨侯塔尔巴耶却始终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只有半睁的眼睛还能证明他没有睡着。

冯渊瞟了瞟已经逼近他们身边的卫士们，拇指在鼻尖摩擦得越来越用力，就像是要把鼻子揪下来一样。如果塔尔巴耶打算给活的还好，至少还有回旋的余地，就怕他们是准备向可鲁起亚献上自己的首级，可就大事不妙了。

此时，冯渊的目光不自觉的转向了高大的殿门，一丝渺茫的希望突然在他的心里升起……

然而，奇迹正因为没有发生才称为奇迹。华丽的木门始终静静地矗立着，仿佛在嘲笑着冯渊的无力和狼狈。

“那不过是可鲁起亚找的借口罢了！就算您真的把殿下交给他们，也不可能阻止他们侵略斯洛斯的！”

菲尔蒙德据理力争，他的语调越来越急迫，因为他也发现卫士们越来越逼近的脚步。一边说着，菲尔蒙德闪身挡在了冯渊和耶伯之间，怒目圆睁瞪着耶伯的脸。耶伯于心有愧，连忙转开了视线，漫无目的地看向了大殿的一角。

“那么，茵蕨侯有什么打算？”

正在这紧张的关头，冯渊冷不丁开了口，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来。冯渊的脸上挂着嘲讽的微笑，语带戏谑，仿佛对自己身处的险境浑然不知。他的目光穿过人群，直射向远处的塔尔巴耶。

“茵陈侯是打算把我五花大绑送去给可鲁起亚军处置呢，还是说，”冯渊瞟了瞟卫士们寒光凛冽的剑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拿我的首级去孝敬萨法尔皇帝。”

“孝敬？”耶伯咬着牙吼道，“你太无礼了！”

冯渊甚至撇都不撇耶伯一眼，还是直勾勾地盯着塔尔巴耶懒散冷漠的脸。

“老夫也是迫不得已啊。”

远处的塔尔巴耶丝毫没有躲避冯渊的目光，仿佛闲聊般轻松地說道。可随着他那缺乏抑扬顿挫的声音，冯渊的心却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战火一起，势必生灵涂炭。为能平息战祸，老夫唯有请求殿下能为百姓着想，借您的首级一用。我斯洛斯全体臣民，都将永世对殿下感恩戴德。”

“侯爵大人！”菲尔蒙德痛苦地吼叫着，可冯渊突然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制止了他的失礼行为。

不知道为什么，听到塔尔巴耶的回答之后，冯渊却突然感到如释重负。他对惊讶地转过脸来的菲尔蒙德摇了摇头，迈步绕过他和耶伯。一众卫士的剑都刷地举了起来，却没有进一步的行动，看上去事先曾经受过什么指示。

冯渊扫了一眼四周，心里有了底。只见他微微冷笑，从手臂上取下了那条银色的手链——“王冠的证明”。

“啊，的确，”冯渊故作轻松地说，拇指又在鼻尖擦了一下，“事情是因我一人而起，如果用我的脑袋就能解决问题的话，倒还算满便宜的。”

“只不过我有个不情之请，”说到这儿，冯渊摸了摸自己的肚子，一脸坏笑地继续说道，“能不能让我做个饱死鬼啊。”

刹那间整个大殿鸦雀无声，就连塔尔巴耶身边的侍者都惊讶地停下了动作，呆呆地看着微笑的冯渊。

冯渊静静地等待着，连大气都不敢出，觉得自己微笑的脸慢慢地有点发麻。突然，冯渊的耳朵里响起了滴滴答答的声音，仔细一看，才发现他手心的汗水正顺着手链滴到地板上。

“老夫也不是不近人情的人。”

塔尔巴耶的话对冯渊来说简直如同特赦一般，他赶忙微微低了低头，免得被塔尔巴耶看见自己脸上流露出欣喜的神色。

“来人，”老头缓缓地说着，和刚才宣布冯渊死期时的语气别无二致，“带殿下去客房休息，还有明天的早膳要准备最好的。”

“多谢茵蔯侯，”冯渊笑着说道，“不过要是能有点酒的话就更好了。”

说完，冯渊不再理会塔尔巴耶，转身向殿外走去，一旁的卫士立刻跟在了他身后。当一脸茫然的菲尔蒙德迎上来的时候，冯渊突然一把将攥着手链塞到了菲尔蒙德的手中。

“殿下，这是……”

“给罗佛卡尔公，”冯渊不容置疑地命令道，“她会知道该交给谁。”

说完这话，冯渊看都不看菲尔蒙德一眼，迈开大步向殿门走去，身后的卫士们几乎要小跑着才能跟得上他。经过耶伯身边时，冯渊扭头瞟了一眼这位年轻的侯爵继承人——耶伯的头一直转在一边，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冯渊笑了笑，长长地吐了口气。

终于来到了大殿的门前，冯渊突然停下了脚步，把身后跟着的卫士们吓了一跳。不过冯渊只是转过身来，对着远处的菲尔蒙德深深地鞠了一躬。

“魔界就拜托列位了。”

当冯渊抬起头时，他的脸上带着释然的微笑。

“看来我可以休息了。”

第十章 染血刑场上的决意

“王子殿下，早膳已经为您备好了。”

依姆普宫殿的客房位于地平面以下，终年无法见到丝毫的阳光。冯渊一面穿着衣服，一面暗暗庆幸自己不需要在这里待太久，这种不见天日的生活对习惯在阳光下追逐猎物的他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

“王子殿下……”

“我听到了。”

冯渊不耐烦地打断了侍者的话。一反常态地，他的语气显得格外粗暴和轻慢。他随手把睡衣丢给了恭敬侍立的侍者，甚至没有回头去看他们一眼。

“你们都退下吧。”冯渊傲慢地挥了挥手说道。

可是过了好一会儿，等冯渊已经穿好了衣服，再瞟向那几个侍者的时候，却发现他们还是呆站在原地，丝毫没有要离开的意思。这下冯渊的火气有点上来了。

“叫你们退下听不懂吗？”冯渊冷笑着骂道，“要是怕我逃走就去门外守着，把门锁上，怎么都行！就是别在我眼前晃，倒我的胃口！”

被冯渊这么一骂，使者们面面相觑，似乎是在考虑要不要听从冯渊的命令，不过最后他们还是全部离开了客房。当大门在他

们身后关闭的时候，冯渊清楚地听见了锁头转动的声音。冯渊冷冷一笑，又低声骂了两句。虽然对教自己礼仪的纳库米斯有点过意不去，不过他更觉得，现在这种时候还装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反而显得滑稽。

站在冷清下来的客房中间，冯渊的情绪稍稍平静了一点。这时，冯渊看见了摆满酒菜的餐桌。为冯渊准备的这一餐非常丰盛，要是平时有人把这种东西叫做早餐，肯定会招来众人的白眼。不过对冯渊来说，这可不只是一桌早餐，它们同时也是冯渊“最后的晚餐”。

“殿下会和明日的朝阳一同升天。”

昨晚在大殿门前，耶伯是这样告诉冯渊的，意思不外乎是说冯渊的行刑时间将是日出时分。当时耶伯一直侧着脸不愿看他，这让冯渊对耶伯的恨意减弱了不少，虽然他是一个愚蠢的领导者，不过至少还是一个正直的人。

因为照不到阳光，冯渊不能肯定现在是什么时间，不过这也无所谓，因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人生的沙漏已然见底。

“算了，不过是早晚的事。”

冯渊自嘲地想着，慢慢走近了自己的早餐。这顿饭即使让贵为王子的冯渊看来也是非常奢侈的，而且餐桌上还非常贴心地摆着一瓶红酒。冯渊拿起酒瓶来看看，心里暗暗赞叹茵蔯侯的处事妥帖，脸上不禁露出了浅浅的笑容。

倒上一杯酒，坐在餐桌旁，冯渊却只是呆呆地看着面前的珍馐美味。虽然这顿饭是他自己讨来的，可是事到如今，他却发现自己竟然连一口都吃不下去。

“真丢人啊。”

然而自嘲已经无法让他得到救赎了。时间虽然争取到了，不过希望依然是渺茫的。冯渊不禁开始怀疑自己这样做是否有意义

了——离开大殿之后，冯渊一直在期待着能够听到巴尔的声音，然而奇迹似乎并不想在他身上发生，因为无论冯渊如何呼唤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离行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就连一向顽强的冯渊也不得不承认，自己获救的可能性令人绝望。

冯渊从来没有想过，原来被人宣告了死期是这样可怕的一件事，甚至比死亡本身更让人痛苦。冯渊想要露出自己惯常的微笑，但是他立刻明白自己脸有十分僵硬，那表情大概只像是患了牙疼。

“哼，早知道……”

可是冯渊没有说下去。早知道什么？早知道，在仪式之间，能够被真王剑识破，死在那阵严寒之中就好了；在侧馆的时候，能够在睡梦中死在菲的匕首之下就好了，不知不觉之间被毒死也不错；又或者，在沙茶河的时候，能够猝不及防地被穆娜瑟斩下首级……

冯渊的思绪突然顿住了，因为他的目光落在了面前的高脚杯上。

殷红的酒，在闪闪发光的玻璃杯中就像殷红的血……鲜血……死亡……绝望……

凄厉的尖叫、刺耳的狂笑和火焰在狂风中呼呼的吼声，都仿佛又一次回荡在了冯渊的耳畔。冯渊至今无法忘记铺在沙茶河村口的“红地毯”，和眼前的这杯酒有着相同的、悲哀的颜色。情不自禁地，冯渊伸手端起了冰冷的酒杯，看着同样冰冷的“鲜血”在酒杯中轻轻地荡漾，他几乎感到自己的心也慢慢地变得冰凉了。

冯渊无力地倒进了椅子的靠背里。同样无力的手中，酒杯微微的倾斜，让点点鲜红滴在了地毯上。本来冯渊一直靠打猎为生，死亡几乎与他形影不离。然而，即使冯渊杀死过数以千计的动物，却从来没有感到“死亡”这个残酷的词汇像现在这样伸手可及。

不经意间，墙上蜡烛的光芒映入了冯渊的眼帘。那光芒并不明亮，连这间小小的客房都难以照透，却像一把钢刀刺进了冯渊的心里。

曾经有一支毫不起眼的火把，它的光芒在夜幕笼罩的旷野中比这蜡烛的火光更加微不足道。可是在那一刻，从冯渊手中抛出的它却夺走了数十人的生命。那时的他们在尖叫，在哭泣，在火把优雅飞舞的同时，冯渊看见了他们眼中无法掩饰的恐惧与绝望。那种绝望感染了冯渊，甚至让他第一次产生了追寻死亡的冲动。

那一刻，在冯渊的面前，生与死的界线变得前所未有的模糊。

“哈哈……”

毫无预兆，冯渊疯狂地大笑了起来，连他自己都不由得吃了一惊。

“这世上恐怕再没有一个比我更加该死的人了吧！”

也许这就是报应吧？或者是那些被他亲手杀死的人们的诅咒吧？冯渊想起了自己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不藏，也不躲。”冯渊突然发现自己没有任何抱怨的资格。死亡，是他应得的。

想到这儿，冯渊突然感到豁然开朗了。

“祝我生日快乐吧。”

冯渊缓缓地举起酒杯抿了一口，享受着杯中略带苦意的琼浆，从黑压压的绝望中感到了一丝解脱。冯渊只知道自己是一月出生的，却不记得确切的日期。何况，这边的日期和他出生的世界未必相同，就算记得也显得没有什么意义。这么一想，冯渊所幸就把今天——十二月十四日当成了自己的生日。

生日和死期在同一天也挺有情调的，冯渊不禁自嘲地想。

冯渊离开琳利亚的那天，也正好是琳利亚的生日。冯渊不止一次地想过，在生日那天“抛弃”琳利亚的自己是否罪孽深重呢？不过，至少现在他已经不需要成为琳利亚的敌人了，不用再承受

这个绝望事实的煎熬，也不用再面对阴谋与欺骗，不用再杀人了。如果冯渊继续当这个魔王，他就一定还会继续杀人，会变得与所有的人类为敌，变得与琳利亚为敌。虽然冯渊在沙茶河招魂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承受这一切的觉悟，可是他却从来无法真正释怀。

“呼……”

冯渊叹了口气，低头想要将杯中的残酒一饮而尽，却意外地发现几滴晶莹的液体落在杯中，激起了点点涟漪。

“琳利亚……”

当这个被他逃避了好久的名字闯入脑海的时候，冯渊又一次不得不意识到，自己原来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坚强。他想伸手去擦干脸上斑斑的泪痕，因为对于一个坚强的，或者说是逞强的男人，被别人甚至是自己看见眼泪都是难以容忍的。然而，泪水却不是靠没有觉悟的逞强可以控制的东西——冯渊的眼睛越来越模糊了。

透过泪水的折射，冯渊眼前的景物渐渐变形走样。豪华的客房变成了那个破旧的小屋，珍馐美食变成了粗茶淡饭。冯渊仿佛看见琳利亚坐在有点烫黑的小木桌对面，正为他盛着热气腾腾的米饭。冯渊的意识突然变得恍惚了起来，他迫不及待地伸出手去，希望能抓住那件近在咫尺的粗布围裙……

啪！酒杯无力掉在地上，变成了无数晶莹的碎片，鲜红的液体浸染了素白的地毯，就仿佛是玻璃流出的血。冯渊的手茫然地悬在稀薄的空气中，握紧的拳头因为痛苦而微微颤抖。

冯渊多么希望能够回到那个改变了一切的早晨，多么希望自己能够阻止琳利亚兴冲冲地踏出家门……冯渊多么希望能够有机会告诉琳利亚——他深爱着她，如果没有了琳利亚，他的生命都会失去色彩。可是冯渊没能做到，他眼看着那么平常的分别却让他们之间的距离变成了永远。冯渊恨啊，他恨自己的优柔寡断，

恨爷爷给他出的难题……他更恨这个无情捉弄他的世界。

“呸——”

锁头转动的声音打破了屋内令人窒息的寂静。冯渊一惊，猛地抬起头，却正看见几个卫士走进了客房。

“时间到了吗？”冯渊强装镇定地问道。

然而卫士们根本不回答冯渊的问话。其中两个卫士径直走到冯渊的身边，一揽他的手臂，把他整个人架了起来。

“放开我，我自己会走！”冯渊一边吼叫着，一边想要挣脱卫士的手。

但是对方却一点犹豫都没有，就这样架着冯渊向门外走去。冯渊无奈地一笑，也不再反抗，就这么任由对方拖着自己穿过了房门。

不知道自己在宽阔昏暗的街道上被拖行了多远，也没有去在意升降机究竟载着自己上升了几层，冯渊就这么懵懵懂懂地来到了刑场门前。冯渊不太明白为什么依姆普的刑场需要围墙，因为一般的刑场都会选择在空旷露天的地方，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看见行刑的场面，杀一儆百。不过冯渊也没有那么无聊再去琢磨这样无关紧要的问题，因为刑场的大门已经在他的面前打开了。

“世子，人带来了。”冯渊身边的一个卫士突然说道。

冯渊抬起头，这才发现耶伯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自己面前。耶伯看上去神情凝重，他的视线一直不肯停留在冯渊身上，即使无意中看到了冯渊，也会马上撇开目光。冯渊突然感到一股莫名的笑意，情不自禁地开口说道：

“没想到还要劳驾世子亲自当监斩官，真让我受宠若惊啊。”

耶伯的身体猛地抽搐了一下，好像对冯渊悠闲地态度感到很吃惊。但是他立刻又摆出了军人该有的坚决态度，向押解冯渊的卫士们挥了挥手，示意他们进入刑场。穿过刑场大门的时候，冯渊回头看了一眼身后訇然关闭的大门——耶伯似乎并没有跟着他

们进到刑场里。冯渊叹了口气，轻轻地摇了摇头。

行刑的过程非常简单，没有监斩官，没有犯由单，没有三声炮响，甚至连一个观众都没有，除了刽子手手中的钢刀依然雪亮之外。异常冷清的刑场中间，冯渊被人按着后背，跪倒在地。现在的他没有丝毫想要反抗的意思，只是希望事情能尽量结束得干净利落。过了不多会儿，冯渊听见身边的卫士们低语了几句，紧接着他立刻感到刽子手走近了他的身后。他看不见那个将要结果他性命的人，因为他的头颈被用力按住，高挺的鼻梁几乎能碰到身下的地面。这个姿势令冯渊感到十分难受，不过立刻他就获得了解脱……

猝不及防地，压着冯渊的力量陡然消失。突然从重压之下解放出来，冯渊的背脊反射性地向上弹起。在电光火石之间，冯渊瞥见了立在自己面前火把——熊熊燃烧的火焰仿佛是在嘲笑他一般。知道自己的人生已经走到尽头，冯渊顺从地闭上眼睛，同时感到自己的背后似乎响起了呼呼的风声……

——你这个懦夫！

冯渊一惊，举目四望，不禁目瞪口呆——染血的刑场已经消失了，他的四周是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冯渊腾地一下从地上跳起来，紧张地打量着身边厚重的黑暗，他感到自己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两个拳头都已经捏得发白了。

——你这个懦夫！

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又一次响了起来。

“谁？”

冯渊大声地发问，拳头捏得更紧了。然而，那个声音并没有回答。

意识到自己的紧张，冯渊突然感到一股强烈的笑意：明明就是个将死之人，明明就已经做好了死的觉悟，可是事到临头却居然还是难以控制心中的恐惧，人类真是一种古怪的东西。

就在这时，黑暗消失了，冯渊发现自己正站在一座萧条的村庄里，从他站的地方正好可以远远望见巍峨的赤环山。冯渊呆住了，他认得这个地方，即使他非常不愿意回想，可是他的确认得。在冯渊的身边，几个女人正焦虑地看着远方的高山。

“他们去了那么久，怎么还没回来啊？”一个女人焦虑地向一个老妇人询问道。

但是那个老妇人没有马上回答，只是看了看手中握着的一颗牙齿——冯渊不知道那是什么动物的。冯渊发现这个老妇人穿着一身好像碎布拼成的衣服，花花绿绿的很是好看，和围着她的那群女人的穿着明显不同。冯渊不由暗暗猜测起这位老妇人的身份。

“奶奶，你倒是说句话啊。男人们怎么还没有回来？”那个女人焦急地重复着自己的问题。

“错了啊，错了啊……”老妇人黯然地自言自语道，“冤孽啊，冤孽啊……”

“奶奶，怎么了？奶奶你看见了什么？是不是男人们出事了？”

“快跑吧，你们都跑吧。”

老妇人答非所问地说着，一面向着南边挥着手。冯渊可以确定这位老妇人就是村庄的巫婆，就是她引导这个村庄的男人对沙茶河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掠夺和屠杀。然而与冯渊的想象完全不同，她的身上丝毫没有如那些男人一样疯狂、暴戾的气息，看起来只是一个疲惫的老人。

“奶奶，到底是怎么了？男人们到底出了什么事？”

女人们似乎还是没有听懂巫婆的劝告，仍然聚在她身边叽叽喳喳地询问着。然而，冯渊已经明白他将要看见什么了。

“别问了，快，快跑吧……”

巫婆的脸突然变得僵硬，手中的牙齿重重地掉在了地上——

魔族的军队已经出现在了村口。

“唉，自作孽不可活啊……”

巫婆喃喃地说道。在她的身边，女人们尖叫着四散奔逃，只有她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原地。冯渊悄悄地走近了巫婆，伸出手去想要拉她一把。然而，就在他的手即将碰触到巫婆的时候，他身边的一切都消失，沉重的黑暗再一次降临。

刚才的是什么呢？冯渊猜测大概是某种记忆的回放，他甚至想到了传说中的“走马灯”。然而，这些准确地说并不是他的记忆，这让他感到困惑不已。

然而，没有时间给他思考，因为他很快又发现黑暗消失了，这次他站在另一个村庄的街道上，而且这里同样是个让他终身难忘的地方——沙茶河。充斥在耳畔的尖叫和大笑，让冯渊感到恶心，即使知道这些只是幻境，他还是差点忍不住冲向那些握着刀剑的“野兽”。好在现实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因为幻象很快就又消失了。

幻象一个接一个的出现在冯渊的眼前，每一幕中都充斥着恐怖的杀戮，鲜血和死亡。在这一幕幕的场景中，人类和魔族渐渐变得没有丝毫的区别，都像野兽一样疯狂地撕咬吞噬着对方的血肉。冯渊呆呆地站着一堆堆支离破碎的躯体中间，脚下的大地变成了一片鲜红的海洋，被烧毁的城市和村庄在风中狂笑，连太阳都在烽烟的笼罩下也变成了恐怖的绯红。

突然，冯渊眼前的画面又变得熟悉了起来——围成一圈的火把，脚下的土丘，还有……面前的深坑。冯渊不禁感到了一丝惊讶，因为他居然没有发现原来当时是如此的安静，所有的士兵都默默地等待着冯渊的命令，他唯一能听到的声响，就只有身边那个人类男子恶毒的咒骂。

一瞬间，冯渊感到自己的心凉了。他抬起手，又一次看清了那个终结一切的火把——熊熊燃烧的火焰就仿佛在冯渊的耳畔呢

喃：“烧死他们……烧死他们……”

“你到底是谁？”

冯渊刷的一下将火把指向了身后，他身边的幻境又一次消失了，而现在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陌生”的男人。那个男人穿着一身漆黑的罩袍，大大的兜帽罩在他的头上，隐藏了他身上唯一浅色的部分。如果没有火把的光亮，他的整个身体就仿佛会融化在身后无边的黑暗中一般。

冯渊的眼睛眯缝了起来，努力想要看清那个男人的脸，但是不论他怎么移动火把，火光都仿佛被某种神秘的力量阻断了一般，无法将男人的脸映入冯渊的眼中。但是，毫无来由地，冯渊对眼前这个人感到十分熟悉。

“你到底是谁？”

冯渊再次发问，他一点一点靠近那个男人，几乎将火把顶在了他的脸上。

“你想死吗？”

男人出人意料的发问，把本来就神经紧张地冯渊吓得倒退了好几步。然而，他说话虽然尖刻却没有丝毫攻击冯渊的意思。冯渊将火把在身前晃了晃，揣摩着神秘男人的用意。

“你真的想死吗？”

“你是死神吗？”冯渊反问道。

“不，那种东西并不存在。”

男人冷漠的声音让冯渊浑身上下都长满了鸡皮疙瘩，但是他立刻就控制了自己的恐惧，继续发问道：“喔，是吗？那么，我已经死了吗？”

“你想死吗？”男人冰冷地问道。

“哈哈，”冯渊淡淡一笑，“谁会想死啊？只不过是有人想让我死而已，我可是身不由己。”

“不，你撒谎！”

男人的语气突然严厉了起来，这使冯渊装出的一脸淡然立刻被惊愕取代了。

“就算吧，”冯渊撇了撇嘴，“反正我都已经死了，再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吗？”

“你还没有死。”

男人平淡的宣告让冯渊一瞬间动摇了一下，但是细细一想冯渊又释怀了。

“你用了个‘还’字，就是说我马上就要死了？”

“不，你不会死。”男人淡淡地回答。

这个回答倒真是出乎了冯渊的意料。难道这个人真的从刑场上救了自己？冯渊不禁暗自猜测起来。但是他马上感觉说不通，因为看过了刚才那一连串的幻境之后，现在冯渊非常怀疑自己是否还身处现实之中。更何况，冯渊清楚地记得，当时侏子手的刀已经几乎碰到他的脖子了，他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在如此间不容发的状况下把人从刀下救出来。

“你救了我？”

“不，我没有救你。”男人的语气依然平淡。

“那你怎么说我不会死？”

“因为我不会让你死。”

“你打算救我？”

“不，我不会救你。”

冯渊感到话题正在渐渐失去理智，也同时感到自己本来还很有自信的信心正受到严重的考验。这个男人不但说话前后矛盾，甚至还对自己前后矛盾的话感到理所当然。这让冯渊不禁开始怀疑对方的头脑是不是有什么严重的缺陷。

“那你到底想我怎么样啊？”冯渊无力地问道，“你不让我死，又不打算救我，难道想让我半死不活吗？我和你有什么仇？”

“你和我之间并不存在仇恨这种肤浅的东西。”神秘男人说

道，“但是你有不能死的理由。”

冯渊的脸色沉了下来。从现在的状况看来，这个男人很可能和爷爷有某种关系，在自己的实践诺言之前，不会让自己这么轻松地解脱。

“你不会是认识我的爷爷吧？”冯渊试探着。

“萨尔巴布萨的话，我的确认识。”神秘男人不痛不痒地回答道。

神秘男人的头微微抬起了一点，他的脸第一次暴露在了火把的光芒之中。冯渊突然感到背脊一阵发凉，他想后退，但这次他的双腿就像灌了铅一样，一步也无法挪动。

“不过他并没有资格向我发号施令。”神秘男人仿佛看透了冯渊的心思一般地接着说了下去。

冯渊深吸了一口气，才好不容易让自己举着火把的右手停止了颤抖，但是他心中的惊愕丝毫没有消退，反而因为神秘男人嚣张的态度渐渐变得恐怖起来。

“你到底是谁？”准确地说，冯渊并不是在问话，只是惊愕之余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你还看不出来吗？”神秘男人仿佛故意似地把脸更加凑近了火把。

冯渊的牙关不知不觉间咬紧了，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事情居然会这样发展——在他这个异世界人的面前居然站着一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双胞胎吗？他根本不记得自己有兄弟，更何况还会在这个异世界遇到，可能性太小了。巧合吗？不像，神秘男人明显有意强调自己和冯渊长得一样这个事实，他的态度说明这当中一定有什么名堂。但是，冯渊实在想不透这其中的关节。

“你说我不能死到底是什么意思？”

虽然对男子的身份非常好奇，但是冯渊不想就这样跟着对方的步调走下去，所以故意避重就轻。

“你没资格死。”神秘男人脱口而出。

“不知道你想说什么，有人没资格‘活’，难道还有人没资格‘死’吗？”冯渊对男子的话感到莫名其妙。

“你看过刚才那些记忆，都没有什么感觉吗？”神秘男人的语气突然又变得严厉了起来。

冯渊一惊，方才回荡在他身旁的喊杀和惨叫又一次闯入了他的脑海，而且久久不能散去。那些果然是记忆吗？他无法想象一个人如果拥有这么多可怕的记忆，怎么还能保持理智而不至精神崩溃。

“那些是谁的记忆？”

“我的。”神秘男人轻描淡写地回答道。

不会吧，冯渊暗想。从他对魔界历史浅薄的了解看来，那些记忆中包含了从第一次圣魔战争到可鲁起亚此次对魔界的侵略，前后大小十几场战争，横跨了将近两千年的时间，而面前这个人怎么看都不像是活了那么久吧。

“你活得还真久啊。”冯渊调侃地说。

“的确很久啊。”神秘男人平淡地附和道，“大概和这个世界一样久吧，毕竟是很久以前的事，我也记不太清了。”

冯渊完全听不出神秘男人到底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一时不知道该做出怎样的反应。于是，神秘男人又接着说道：“这个世界从诞生之初就分裂为两块，人类和魔族明明都长得一样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征战。战争与死亡，杀戮与绝望就是这个世界永远不变的主旋律。”

“我并不是讨厌死亡，”神秘男人的嘴角第一次出现了淡淡地微笑，“不，应该说我喜欢死亡，我热爱死亡……我就是死亡本身。”

随着神秘男人口中吐出的单字，冯渊的身上的寒毛又一次竖了起来，因为他能听出这个家伙是认真的，他从头到尾没有一句

假话。

“但是，我并不喜欢除我之外的人操纵生死，即使是神也不允许。”神秘男人的脸上露出了凶狠的表情，“所以你不能死，作为两千年来第一个被我认同的继承者，你不能死在这种地方。”

一瞬间，冯渊明白了。虽然目的不同，但是这个人 and 爷爷完全是同类——都将他当做工具一般在利用。

“喔，是这么回事。”冯渊理解地说道，“不过，我照爷爷说的做是因为他有恩于我，我凭什么要听你的呢？”

“因为这是你欠这个世界的。”神秘男人冷冷地回答道。

“我欠这个世界的？”冯渊不解地重复着神秘男人的话。然而立刻，火把的微光映入了他的眼帘，唤醒了一段残酷的记忆。

“你手上沾染的鲜血正是千年争斗的一环，人魔两族的仇恨因而又一次加深，你不觉得自己有责任善后吗？”神秘男人帮冯渊说出了心中的想法。

“听你这么一说，的确如此。”冯渊的嘴角微微扬了起来，“那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

把握到了事情的状况，冯渊的底气一下子足了起来。尽管现在他还处于生死未卜的状态，不过永远防守不会有任何结果，即使再怎么危险，冯渊也会首先选择进攻。

“你很聪明，或许比神更聪明也说不定。”神秘男人严厉地说道，“但是没有力量做后盾的智慧，只能沦为微不足道的小聪明而已。”

“多谢提醒。”冯渊冷笑着回应道。

“言归正传，”神秘男人没有理会冯渊的冷笑，转换了话题，“我希望你能够让这个世界脱离神的实验。”

“神的实验？”冯渊不解地问。这个男人的口中有太多他不理解的名词，让冯渊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懂的小学生一样，感到非常不自在。

“为了知道怎样的世界才是最正确的，创世神创造了十二个各自不同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处女座的贝拉芬妮——则是以‘竞争带来进化’的观点创造的。”神秘男人简捷地解释道。

“所以才创造了人魔两个种族，让他们不断征战是吗？真是个幽默感恶劣的神啊。”冯渊聪明地接话道。

“我对这个恶劣的创世神也非常不爽，所以想要借你的手来结束这场愚蠢的实验。”

“我有点不明白，”冯渊狡猾地问道，“既然你有这样的力量，又何必借助我呢？你自己不能做吗？”

神秘男子的眉头皱了一下，但是马上他又恢复了石碑一样冷漠的表情。

“看见我的样子，你还不明白吗？”这么说着，神秘男人伸手放下了兜帽，好让冯渊能更清楚地看见他的脸。果然，不论从什么角度看过去，他的样子都和冯渊毫无二致，令冯渊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我没有实体，必须依附在别人的肉体上。”说到这儿，神秘男人的表情突然变得险恶起来，“不过一旦被我选上，你一生都不可能摆脱我……不，就算死后你也绝对逃不出我的手心。”

“啊，看来是这么回事呢。”冯渊理解地点了点头，“不过同时你的力量也就会为我所用是吗？你不会救我，意思是让我自己救自己，对吗？”

“你会听话吧？”神秘男人威胁般地反问道。

冯渊的脸上的笑容突然变得张扬了起来，连神秘男人的扑克脸上都不由露出了一丝惊讶。

“好啊，”冯渊爽快地说道，刚才的恐惧和迷惑都已在不知不觉间烟消云散了，“不过还是和我对爷爷说的一样，我会让你达成目的，但是要依我的做法。”

神秘男人沉思了片刻，点了点头：“可以，但是我会一直监视

你的一一从你的身体里面。如果你敢违抗我的话，我会让你生不如死的。可别忘了。”

“契约成立。”冯渊戏谑地拍了一下手，轻描淡写地说，“顺便问一句，我要怎么才能回去呢？”

神秘男人伸手指了指冯渊的身后，刹时间一片光亮出现在了不远处。

“从那儿就能回去刑场了。不过，”神秘男人的脸上又出现了险恶地笑容，“请努力活下来。”

“啊。”冯渊漫不经心地回应道。接着，他突然回过头来问道：“我都要走了，你就不能明确地告诉我你到底是谁吗？”

然而，神秘男人只是用沉默会应了冯渊。冯渊撇了撇嘴，转身向光亮中走去。

“我是冥王哈迪斯的分身之一，代表死亡的‘寂静之纹章’。”

就在冯渊快要走入光亮中的时候，神秘男人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了。

“不过，我比较喜欢别人称我为‘沉默终焉’。”

.....

.....

.....

“快一点。”

一边喊叫着，菲尔蒙德快步向刑场跑了过去。

“知道了，别再叫了。”

一个年纪不大却充满成熟魅力的女性紧紧地跟在菲尔蒙德的身后。

虽然像吵架一样地一来一去，两个人的脚步却一点都没有慢下来。因为他们知道时间已经不多了。终于，两人抢在日出之前感到了刑场的大门口。在那里，他们正好遇见了一脸严肃的耶

伯。

“姐姐！”

看见了跟随菲尔蒙德而来的女性，耶伯严肃的脸立刻被恐惧和羞愧占据了。

“耶伯，你到底在干什么？”菲尔蒙德的夫人娅林卡对耶伯厉声呵斥道，“还不快放了殿下！”

“不，这个，”耶伯一向最怕自己这个大不了几岁的姐姐，加上自己理亏，说话一时变得吞吞吐吐起来，“这个是父亲的命令，我也……”

“你现在马上放了殿下，和我一起去见父亲，责任由我扛。”娅林卡坚决地说道。

“可是，这个……”耶伯还是犹犹豫豫的。

就在这时，几声尖叫突然从刑场里面传出来。凄厉的叫声令耶伯不禁感到一股凉气沿着背脊升了上来——现在刑场中，除了冯渊之外的所有人都是训练有素的军人，能令他们发出惨叫的事情到底有多可怕，耶伯简直不敢想象。而另一边，以为冯渊已经遇害的菲尔蒙德差点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只有娅林卡反应最快，她绕过挡在面前的耶伯，三步并作两步地走过去一把推开刑场的大门。

随着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刑场中的景象让三个见过相当世面的人都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仿佛是遭到了野兽的侵袭一般，刑场上遍地是支离破碎的尸体，本来就满是血迹的地面又被新鲜的血肉染成了鲜红。在刑场的正中间，一个人影高傲地站在那里……是冯渊，他的右手中握着一把漆黑的长剑，而左手正抓着一个卫士的脖子，对方毫无生气的躯体像破旧的布袋一样无力地拖在地上。

也许是因为听到了大门打开的声音，冯渊转过头来看向了惊呆的三人。一瞬间，耶伯感到自己浑身的寒毛都竖了起来，因为

他看出了冯渊泛红的双眼中疯狂的笑意。

感受到了冯渊的威胁，本来跟在耶伯身后的两个卫士立刻挡在了耶伯和娅林卡的面前。冯渊轻蔑地一笑，把卫士的尸体扔在了地上。耶伯条件反射地举起了剑，然而冯渊的剑尖始终指着地面，仿佛对耶伯和两个卫士不屑一顾。

耶伯用力咬了咬牙，向身边的卫士喊道：“上……”

下一个瞬间，耶伯的视线完全被飞溅的鲜血遮蔽了……

毫无预兆地，站在刑场中间的冯渊消失了，而两个卫士之一则被拦腰斩成了两段。耶伯伸手拨开卫士倒向他的躯体，却正看见冯渊的长剑砍下了另一个卫士的头颅。

耶伯心中的恐惧达到了顶点，因为他完全看不清冯渊那犹如疾风的动作。为了自保，耶伯胡乱地挥舞着宝剑扶住身周，一边试图向门口退去。

但是耶伯甚至没能踏出一步，他的剑已经飞了出去。耶伯感到自己的剑仿佛是撞上了飞奔的野牛一样，尽管他拼命地握紧剑柄，结果却只是自己的虎口被震裂得血肉模糊而已。毫无还手之力，耶伯被冯渊掐着脖子举到了空中。

冯渊仿佛轻轻松松地举着耶伯挣扎的身体，一双泛红的眼睛漫不经心地看向对方脸上惊恐的表情，如同一只老虎正打量着瑟瑟发抖的山羊。耶伯作为战士的自尊彻底崩溃了，他抬起双腿用力踢向冯渊的胸部，想要挣脱冯渊如铁钳一般的手指，然而冯渊还是纹丝不动地站着，反而是耶伯的双脚就像踢在岩石上一般发麻了。渐渐地，耶伯开始感到冯渊是有意玩弄自己，因为明明他的手指只要一收紧就能立刻致耶伯于死地，可冯渊却一直容忍耶伯的挣扎，反而像是乐在其中一样，带着轻蔑地微笑仰视着耶伯写满痛苦的脸。

“请殿下手下留情，饶恕舍弟的无礼。”

冯渊缓缓地转过头，好奇地看向了说话的娅林卡。

“这位是？”

“这是臣的内人娅林卡。”回过神的菲尔蒙德恭敬地回答道。

“啊，原来是夫人，”

听见菲尔蒙德的介绍，冯渊露出了理解的微笑。他的左手一松，重获自由的耶伯重重地摔在了刑场坚硬的地面上。彻底失去了斗志，耶伯握着脖子咳嗽起来，蜷缩的身体簌簌发抖。

“抱歉，让夫人看见这种野蛮的场面，着实是我失礼了。”冯渊礼貌地向娅林卡道歉。

此时，冯渊眼中的红晕，连带着他脸上张扬残暴的气息一起渐渐消退了。冯渊疲倦地看向了一旁担忧的菲尔蒙德，仿佛总结一般淡淡地说道：

“虽然我并不觉得死有什么可怕的，不过果然死在这里还是太不值……”

冯渊的声音越来越轻，终于断在了中间。本来刚刚还松了口气，菲尔蒙德顿时大吃一惊。他抢步上前，一把扶住了冯渊倒下的身体，才发现对方竟然已经睡着，不省人事。

.....

.....

.....

“该来的，还是来了。”

光母圣堂中，琳利亚又一次从噩梦中醒来。不过这次，她不再像以前那样震惊，因为她早已经有所觉悟了。缓缓地坐起身，琳利亚叹了口气，露出了苦涩的微笑——该来的，还是来了。

“光母圣神。”

推开房门进来的是希尔玛·帕林顿，她的手中正端着一个水盆。法丽莎死后，琳利亚的贴身侍卫空缺了。撒拉萨毕竟是男性，照顾琳利亚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所以由希尔玛接下了这个位置。反正她已经不需要再在菲尔曼那里当间谍了，正好可以回圣堂做

事。

“啊，希尔玛。”琳利亚露出了温婉的微笑。

一边起身洗漱，琳利亚努力地将不安埋进了心底。

“希尔玛，今天有什么预定吗？”

“没有预定事项，不过克鲁那教长好像有事想和光母圣神商议，一早就在会客厅等着了。”

琳利亚抚平了裙子上的褶皱，向镜子里的自己报以鼓励的微笑。

“那让教长久等就太失礼了，我们去会客厅吧。”

“可是，光母圣神还没有用早餐……”希尔玛说道。

“没关系，回来再吃吧。”

不顾希尔玛的反对，琳利亚已经向门口走去，希尔玛也赶忙跟了上来。自从教长院事件之后，琳利亚终于成了圣教国名副其实的最高领袖。不知是不是因为渐渐习惯了参加政治，琳利亚的性格也有了一些改变，虽然仍然是那个充满慈爱的圣母，却已经没有了以前那种稚嫩的感觉，增添了更多领导者的坚决。

在会客厅等待的是教长院的首席克鲁那，他脸上的线条显得比以前柔和了不少，可能是因为已经不用再像以前那样面对残酷的政治斗争，身心不自觉地放松了。

“光母圣神。”

琳利亚和克鲁那相互见礼，分宾主落座。

“这么早来打扰光母圣神实在是非常抱歉。”

“我才是，让您久等了。”琳利亚礼貌地道歉，“不知道阁下前来所为何事？”

“其实，本不该来劳烦光母圣神的，只是此事关乎异教信仰，老朽才冒昧前来向光母圣神请示。”克鲁那说道。

虽然一直以來，光母神教都是人类最主要的宗教，但是大陆上难免还是有一些小型的宗教残留着。因为信仰之间的冲突容易

引发复杂的事态，琳利亚曾经下令所有关于异教信仰的事务都必须向她请示。

“黑死病虽然已经基本被消灭了，但是要从劫难中恢复还需要时间。我希望光母神教能够成为向整个大陆散播希望的存在，所以我不想和其他宗教对立，由我们引起纷争。”

“老朽深知光母圣神宅心仁厚，只是此次的事件并非单纯，而且我们现在还摸不到头绪，所以才冒昧向光母圣神求助。”

“究竟是怎样的问题，连教长院都无法解决吗？”琳利亚疑惑地问。

“啊，其实，”克鲁那解释道，“说来惭愧。从上个月开始，陆续有数人在坎塔尔教区失踪。本来只是个简单的事件，坎塔尔教区和圣都也都派出过很多调查人员，可是却一直查不出任何头绪。失踪的人就像蒸发了一样。”

“失踪吗？”琳利亚沉吟道，“那和异教信仰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是有调查人员报告，虽然查不出失踪人员的下落，却在坎塔尔教区听到了一些关于异教的传闻，只是查不出详细的情况。”

“啊，是这样。”琳利亚理解地点了点头。

“因为怀疑此次的失踪事件和这个神秘的异教有关，老朽才会来向光母圣神请示的。”

“嗯，的确很棘手的样子。”琳利亚叹了口气，“看来我有必要去坎塔尔教区走一趟了。”

“光母圣神没有必要亲自前往，派几个圣堂武士去就行了吧。”听见琳利亚的决定，站在她身后的希尔玛连忙劝阻。

“我去有什么不妥吗？”琳利亚微微一笑。

“不是，这……请恕属下无礼。”

“没关系，我知道你只是担心我。”琳利亚宽容地说，“不过既然这么久都没有查出头绪，再派人只怕也是浪费时间，而且这

件事关乎几个人的性命，我还是亲自调查比较好。”

“不过，明日就是月中教长会议，光母圣神就这样离开圣都，似乎有所不妥啊。”克鲁那说。

“没关系，我离开之后，一切事务都由教长院决定即可。”琳利亚轻松地答道。

“光母圣神，要把事务都交给教长院决定吗？”希尔玛似乎想要提醒琳利亚。毕竟教长院事件才发生了不到半月，虽然过去的三派都在琳利亚的面前俯首称臣，但过去的政敌们对彼此还是心存芥蒂。

“不用担心，希尔玛。”琳利亚一面说着，一面转向了克鲁那，“我相信教长院的诸位。”

“可是……”希尔玛好像还想说什么，不过看见琳利亚坚定地眼神，她把话的后半截又咽了下去。

“教长院必定竭尽全力，不辜负光母圣神的信任。”克鲁那连忙感激地站起来行礼道。

“要是没有其他的事，我准备一下就起程吧。”

说着，琳利亚站起身送走了克鲁那。希尔玛一直站在一旁，脸上的神色不太好看。琳利亚也注意到了她的情绪，却只是笑着对她说：“希尔玛，这次把撒拉萨也叫上吧。”

“撒拉萨？”希尔玛疑惑地确认道。

“嗯。”琳利亚点了点头，“坎塔尔离库洛姆不远，你们很久没有回家了吧。趁这个机会回去看看不是挺好吗？”

“可是如果我们回去库洛姆的话，光母圣神的护卫怎么办？”希尔玛诧异地问。

没想到，听见希尔玛的问题，琳利亚却只是转过头来微微一笑，淡淡地反问道：

“我可是曙光的圣母，难道我照顾不了自己吗？”

第十一章 神圣背影里的寂寞

“琳利亚大人，请问前面的岔路应该选哪边？”

圣教历1987年十二月十四日下午，圣都北面的道路上，一辆简陋的马车正缓缓向北行驶。马车的“车夫”穿着灰色的布衣，和马车一样显得毫不起眼。乍看之下，这辆小车和不时擦身而过的其他车辆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在车辕的内侧靠近“车夫”的地方藏着一把宝剑。

“是左边的那条路。”

一个银铃般的声音从车厢里传了出来。回答非常简洁，但不知为什么，“车夫”却反而犹豫了起来。他回过头去看着身后紧闭的布帘，似乎打算向车厢里的“乘客”做进一步的确认。然而，最后他并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将马车驶向了左边的岔道。

狭窄的车厢里，琳利亚和希尔玛对面而坐。和车厢的破旧惊人地合拍，琳利亚穿上了自己带去圣都的唯一一套衣服——一件淡蓝色的棉布上衣和一条土黄色的麻布长裙。坐在她对面的希尔玛也打扮成了农妇的模样。虽然身旁的一切都散发着沉闷寂寞的气息，琳利亚却一反常态地显得兴奋不已。

马车摇摇晃晃地行驶在崎岖的林间小路上，四周的景色渐渐变得荒凉起来。道旁的树木都灰蒙蒙的，枝杈光秃扭曲，还偶尔能看见孤独的枯叶在树枝上随风摇曳。这一切无不在散发着颓废

的气息。偶尔有几只牛羊擦身而过，也都只是悠闲自在地吃着草，林间没有半点人类的色彩。坑洼的土路上虽然车辙纵横，但几乎所有的痕迹看上去都很陈旧，反而更加重了四周的荒凉。

终于，就在“车夫”撒拉萨几乎想要掉头返回的时候，衰败的树林被他们抛在了身后，一座银白色的村庄出现在了不远处。

“琳利亚大人，我们到了。”

撒拉萨一本正经地向身后报告道。他虽然努力想表现出一个圣堂武士的稳重，却终究难以掩饰自己语气中的不悦。

几乎是迫不及待地，琳利亚从车厢的小窗探出了头。这里是不知曾多少次出现在她梦里的故乡，可是再次见到这里一成不变的景色，却反而让琳利亚感觉像在梦中一般。那天，村庄也是这样被掩埋在皑皑的白雪下面；那天，是她失去自己唯一亲人的日子，却也是她得到另一个家人的日子；就在那冰冷的葬礼之后，冯渊向琳利亚许下了永恒的誓言。村庄至始至终只是静静地旁观着，几十年如一日没有丝毫的变化，就仿佛在这片封闭的世界里，连时间都不由得放慢了自己匆忙的脚步。

没有等撒拉萨搀扶，琳利亚轻盈地跳下了马车。她拼命地向前奔跑着，不顾脚下没膝的白雪，也不顾身后慌张的护卫，像玩累的孩子一样向着家的方向跑去。快到了，快到了，她已经几乎可以看见冯渊站在门口等待着她的归来了……

老屋静静地矗立在原地，门前厚厚的积雪仿佛在述说着它的寂寞。

突然，琳利亚刚才还兴奋雀跃的心情，就仿佛落入了脚下的白雪中一般，瞬间变得冰凉了。物似人非。这里还是她所熟悉的村庄，还是她所熟悉的老屋，是她和冯渊相识相知的地方。可是，父亲已经不在，冯渊也已经不在。如今，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了会等待琳利亚回来的家人，没有了她的归宿，没有了她可以称为家的地方。琳利亚知道的，她早就知道，却还无法阻止悲伤在

胸中郁结。

撒拉萨和希尔玛终于赶了上来，但当他们看见站在屋前的琳利亚时，却都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脚步。希尔玛清楚地看见撒拉萨用力咬了咬嘴唇。

呆呆地站在没膝的雪中，琳利亚发现自己没有推开屋门的勇气。因为只要推开那扇门，她就会看见那些五颜六色的“可笑”装饰，会再一次真真切切地认识到冯渊已经离开的事实。琳利亚不由自主地伸手握住了胸前的水晶项链。她害怕，害怕自己又像那时一样旁若无人地哭泣，害怕自己努力装出的坚强会毁于一旦。但是琳利亚又忍不住感受到一股强烈的诱惑，引诱她去推开面前的这扇门，引诱她忘记自己身为曙光的圣母这个事实，变回那个可以尽情向冯渊撒娇的琳利亚。

“我们进去吧。”琳利亚淡淡对随从吩咐道。

她转过头来，脸上带着一如既往的微笑：“天快黑了，外面还真挺冷的。”

撒拉萨和希尔玛都没有说什么，只是公式性地用“是”作为回答，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话才能安慰面前这位“光母圣神”。

“姐，我……我去附近巡视一下。”

看着琳利亚进了屋，撒拉萨突然对希尔玛说道。希尔玛回过头来，诧异地盯着自己的弟弟——撒拉萨已经落后了很长的距离。撒拉萨的头低低的，希尔玛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

“怎么了，突然说这种话？”希尔玛问道，“现在首先应该确保屋内的安全吧，你在圣堂的时候都学了些什么？”

“不……不是，我只是……”

“怎么了，吞吞吐吐的。有话就直说。”希尔玛越来越迷惑了。

撒拉萨咽了口唾沫，不经意间视线落在了半开的屋门上。希

希尔玛一看便明白了，她立刻走上前去关上了屋门。

“行了，光母圣神应该听不见了，说吧。”希尔玛不耐烦地说道。

“……其实，我不想进这间屋子。”撒拉萨低声回答。

“你这说的什么话？这是护卫该说的话吗……”

希尔玛本来打算严厉地训斥一下自己的弟弟，但是当她看见撒拉萨脸上愤恨的表情时，却突然理解了弟弟的感受。撒拉萨曾经护送琳利亚来过这里，也正是那次拜访让撒拉萨知道了冯渊的存在，虽然并不知道对方的名字，撒拉萨却绝望地认识到了对方在琳利亚心中占据的位置。

“那个家伙，抛弃了琳利亚大人，”撒拉萨咬牙切齿地说，“害琳利亚大人哭的混蛋，我不要进那家伙的家。”

“逃避也没用，”希尔玛无奈地说道，“你不可能一整晚都不进屋吧。晚上外面可是会冻死人的。而且，”希尔叹了口气，“就算你冻死了事情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找不到任何话可以反驳，撒拉萨只好乖乖地跟着希尔玛走进了屋里。

屋内的陈设果然和上次撒拉萨来的时候一模一样——斑驳破旧的四壁，贫乏却整齐的家具……还有满屋五颜六色的夸张装饰。屋里的一切都无不向来访者展示着主人的用心和热情。撒拉萨低头从起居室的中间穿过，想象着一个男人独自在屋里摆弄这些东西会是怎么一种滑稽的场面，一边却又不禁咬紧了嘴唇。

“啊，撒拉萨，希尔玛。对不起，起居室有点挤，你们把没用的东西收起来吧。”看见两人进来，琳利亚轻快地说着，一边利落地把挂在墙上的炊具一件一件地仔细擦拭干净。

“不，不用了，我们站着就行了。”希尔玛回答道。

“嗯？怎么了？”琳利亚疑惑地转过头来，正好看见希尔玛脸上拘谨的表情，“啊，不用在意，我的十八岁生日已经过了很久

了，这些东西早就该收起来了，只是因为我没有机会回来才一直这么摆着。”

希尔玛和撒拉萨对视了一眼，一时都下不了决心。琳利亚也看出了他们的为难，特别是撒拉萨还曾经看见过自己最脆弱的一面。

“那我去买点材料回来做晚饭，收拾屋子就麻烦你们了。”

说完，琳利亚端起乘着脏水的木盆走出了屋子。

.....

.....

.....

夕阳已经彻底地掉到了地平线的下面，不过西面的天空还留着一抹红晕。

琳利亚生长的这个村庄非常小，连正式的名字都没有，一般被称为“牧拉”，在当地土语里就是村庄的意思。正因为村庄很小，村子里唯一的市场也只能隔一天才有一次集市，过去冯渊常常会把打到的猎物拿到那里去贩卖，换取一些生活必需品。琳利亚本来只是想要逃离屋里尴尬的气氛，可是出来之后才察觉到自己并不知道今天是否有集市，想来也很正常，因为她已经离开村子半年了。再说就算今天真的有集市，这个时间也应该都散场了才对。本来应该带上些干粮上路的，可是因为自己不需要吃饭，居然把这么基本的问题都忘记了，琳利亚不禁对自己的疏忽感动一阵羞愧。

“现在这个时间要去哪儿找做饭的材料呢？”

琳利亚一边思考着对策，一边在冷清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天色越来越暗了，除了从两旁的窗户透射出来的零星灯光之外，没有路灯的街道上几乎是一片漆黑。

“不知道以前的朋友们是不是还在，找他们要一点吃的应该无妨吧？”琳利亚向街道两边望去，找寻着自己过去友人的

家，“果然还是用买的吧，毕竟这个季节每家的存粮都不会太多了。”

就在这时，一个人影突然跃入了琳利亚的视线。一片漆黑的街道上，那人正裹紧斗篷快步迎着琳利亚走过来。

“沙林什？”琳利亚试探着叫道。

听见琳利亚的声音，人影一下愣住了。琳利亚稍稍靠近了一户人家的窗下，好让对方能够看清自己的样子。

“琳利亚……”

对面而来的人果然是琳利亚的旧识沙林什。沙林什呆呆地看着窗下的琳利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是琳利亚吗？你回来了……”

“嗯，傍晚刚到。”琳利亚简洁地回答，转而又问道：“大家都还好吗？谢瓦的病好了吗？”

“啊，这地方也很难有什么变化。多亏有圣水，谢瓦的病早就好了。”沙林什靠近琳利亚开心地说。

“是吗？这就好。”琳利亚欣慰地说。

“你走了半年了吧，”沙林什若有所思地说道，“不知道谢瓦和费尔结婚了吧？”

“嗯，我走之前他们就已经准备要结婚了呢。太好了，谢瓦能够没事。”

“是啊，谢瓦生病的时候，费尔差点崩溃呢。”沙林什怀念地说道，“说起来，这半年你到底去……哪儿……了……”

沙林什一下愣住了，因为他想起了琳利亚去的地方，也想起了琳利亚离开的原因。他突然意识到了自己是多么地失礼，双腿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非常抱歉，光母圣神！”

沙林什的脸上露出了惶恐的神情，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看着慌忙跪下的沙林什，琳利亚突然感到自己心中的某种东西消失不

见了，虽然和冯渊所占据的位置不同，但这无疑也是她的心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可是，随着沙林什的那声“光母圣神”，琳利亚深刻地体认到，成为曙光的圣母之后她到底失去了多少，而且注定不可能再找回来。

“……小人……小人不是故意直呼光母圣神的名讳的……请光母圣神饶……饶恕小人的无礼……”

“起来吧。我是曙光的圣母，可我也是琳利亚，你并没有错。”琳利亚大度地说道。

然而沙林什仍然跪在地上，不敢抬头看琳利亚。

琳利亚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个昔日的友人，不知不觉间两行温热的液体顺着脸颊流淌了下来，好在因为黑暗的掩护没有被人发现。不过琳利亚的脸依然在微笑着。

“沙林什，现在有两个朋友在我家里，但是家里没有食物了，能带一些到我家来吗？还是说，你想继续这么跪着？”

“是……是，小人马上去。”沙林什头也不敢抬，赶忙答应道。

.....

.....

.....

回到老屋中，琳利亚发现冯渊留下的装饰都已经被撒拉萨和希尔玛收了起来。

“琳利亚大人，属下正要去迎接您。”

看见琳利亚进门，撒拉萨立刻迎了上来。

“接我？为什么？”琳利亚随口应道，“客人就老老实实呆在屋里，不然你要是迷路了还要麻烦我去找你，不是吗？”

“啊，对不起，琳利亚大人。”撒拉萨赶忙道歉，“但是这么晚您还没有回来，要是有个万一，我们做护卫的可难辞其咎啊。”

“撒拉萨！”觉得撒拉萨话说得太重了，希尔玛厉声喝斥道。

“没关系，撒拉萨也是好意。”琳利亚宽容地说，“晚饭的话要稍微晚一点，一会儿会有人送来，请再忍耐一下。”

“有人送来？”希尔玛警觉地确认道。

“不用担心，是我以前的朋友。”琳利亚轻松地回答道，“就算真有问题，不是还有我这个曙光的圣母在吗？”

“对不起，属下并非不信任光母圣神的朋友。”希尔玛慌忙说道。

不料，听见希尔玛的话，琳利亚的神色突然变得黯淡了下来。仿佛是给自己打气一般，琳利亚喃喃地自言自语道：“朋友啊……是这样，是朋友……”

琳利亚微妙的变化，虽然没有被撒拉萨察觉到，却还是无法逃过希尔玛的眼睛。希尔玛呆呆地看着面前的女神，突然感到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在胸中翻涌。虽然不明白这代表着什么，但是她记得自己曾经有过相同的感受。那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希尔玛一生都无法忘记自己追着琳利亚穿过了半个圣母殿的愚蠢行为。更让她无法忘记的是，紧闭的房门后传来的那声抽泣和它带给自己如刀扎一般的心痛。

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了怯生生的敲门声。希尔玛赶忙转身去开门，免得自己又做出什么蠢事来。在打开的屋门后站着的是一个男人，他的手里端着一口大锅。虽然藏在大大的兜帽中，但是希尔玛还是认出了那男人脸上的惶恐。

“光母圣神，请原谅，小人家中只剩下这种饭菜了。”沙林什用微微颤抖的声音说道。

“没关系，”琳利亚温柔地回答，“麻烦你放到那边的桌子上去。”

沙林什诺诺连声，把手中的锅子放到了小饭桌上。可能是因为紧张的缘故，沙林什手中的锅稍稍地倾斜一下，很多汤洒在了桌子上。

“光母圣神恕罪，光母圣神恕罪……”

沙林什一边用颤抖的声音道着歉，一面赶忙用自己的袖子去擦弄脏的桌面，但是因为汤有点多，他的袖子都湿透了还是没能让桌子恢复原来的干燥。

“没事，让我来把。”琳利亚轻描淡写地说道，伸手轻轻地拉开了吓得快哭出来的沙林什，“外面很冷的，衣服弄湿会很难受吧。”

一边温柔地说着，琳利亚轻轻地抓住了沙林什被汤浸透的袖子。

“光母圣神……”沙林什惶恐地叫道，但是他的话没能说完，因为眼前的景象让他忘记了自己想要说的话——一片柔和的白光从琳利亚的手中扩散开来，慢慢地刚才还滴着汤汁的袖口又变得干爽而温暖了。

“谢谢光母圣神，谢谢光母圣神……”沙林什扑通跪在了地上，连声道谢。

“起来吧，”琳利亚扶起了沙林什，从身上拿出一个银币，“这个拿去吧。”

“不，不，小人怎么能拿光母圣神的钱？”沙林什连忙推辞道。

“我知道这个季节每家的存粮都不富裕，你还是拿着吧。”琳利亚说着，脸上的表情又一次黯淡了下来，但是她的语气还是一成不变的温柔，“既然我都是光母圣神了，难道还会在乎这点钱吗？”

沙林什终于收下了银币，千恩万谢地走了。可是站在一旁的希尔玛的心情却变得越来越沉重了起来。

.....

.....

.....

沙林什带来的饭菜很多，所以虽然不需要吃饭，琳利亚还是坐在了桌边和两个护卫一起吃了这顿迟来的晚餐。吃过饭，本来撒拉萨坚持要和希尔玛轮班守夜的，但最后还是被琳利亚强迫早早地回屋睡觉去了。

撒拉萨和希尔玛睡觉的房间原来是科尔先生的。库那家并不富裕，所以屋子相当狭小，除了起居室和一个储藏室外就只剩下两间小小的卧室，是科尔先生和琳利亚的房间。后来冯渊来到这里之后，一直住在储藏室里，即使在科尔先生过世之后，冯渊也始终不肯搬进科尔先生的房间。琳利亚心里明白，这是冯渊对自己的体贴，便也没有再苦苦地劝说。时过境迁，琳利亚已经不会再一走进父亲的房间就流泪了。琳利亚知道，是冯渊治好她心中的伤口，然而她自己却从来没能给冯渊什么，只会一味地依靠他。

撒拉萨和希尔玛已经睡了，琳利亚却难以成眠。本来这里是她再熟悉不过的地方，应该是这个世界上她最可以安眠的地方，可是现在却突然让她感到无比的陌生。仿佛是为了再次认识这个“家”，琳利亚起床在起居室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

突然，一扇破烂的木门出现在了琳利亚的眼前。这扇门是如此的不起眼，不知道的人恐怕会把它当做破旧墙壁的一部分。门上积了厚厚地一层土，仿佛在不断地述说着它长久的寂寞。在和琳利亚胸口一样高的地方，有一块小木片从门上突了出来。木片上面似乎刻着什么文字，但是因为尘土太厚，已经非常难分辨了。琳利亚伸出手去，轻轻拂去了木片上的灰尘，露出歪歪斜斜的字迹——“冯渊的房间”。

琳利亚怀念地笑了。她已经不记得自己原来那时候是这么的矮小，即使拼命踮着脚尖，也只能把木片钉在这么矮的地方。拒绝了父亲帮忙的建议，全心全意做出来的这个门牌，在现在看来真的是非常粗糙。看着门牌上歪歪斜斜的字迹，琳利亚又不禁露

出了寂寞的表情。

“吱呀——”被轻轻推开的门发出沉闷的声响。

琳利亚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储藏室——也就是冯渊原来的卧室。这里狭窄而拥挤，杂乱地堆放着各种工具、换下的棉被、阴干的肉之类的东西。还有一些东西琳利亚不认识，想来大概是冯渊打猎时用到的。回想起来，刚开始的两年，琳利亚怕看见动物流血的毛病让冯渊吃了不少苦头，冯渊自然不会把打猎的工具大大方方地摆在琳利亚的面前。

因为冯渊要打猎养家，所以这个家里其实大部分时候都只有琳利亚一个人。可是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即使只有她一个人，琳利亚也从来没有感到孤单或者害怕，因为她知道冯渊无论如何都会回来，会回到他们共同的这个家。可是现在，屋里满布的尘土和架子上有些长毛的干肉，却都在毫不留情地告诉琳利亚一个残酷的事实——冯渊再也不会回来了。

恍惚地走出屋外，琳利亚感到自己的心就像身边空气一样凉透了。抬眼望去，头顶的皓月令天空也染上了一丝冰冷的色彩。其实她早就知道，早就知道这里已经不再是她的归宿，不再是她可以回去的家，因为这里已经不会有人再买好礼物、布置好房间、做好晚饭等着她从圣都回来了。从她拿起圣母权杖的那一刻起，这个世界全都变了，她失去了自己一直以来所珍视的一切。沙林什惶恐的脸依然浮现在琳利亚的眼前，让她感到喘不过气来。就像看见冯渊诀别的书信时那样，琳利亚再一次深切地体会到了被抛弃的滋味。

“光母圣神？”

琳利亚回过头，正看见希尔玛从屋子里走出来，看来她是打算违抗琳利亚“睡觉”的命令了。

“希尔玛，你怎么醒了？”琳利亚淡淡问道。

“请光母圣神恕罪，属下听到有声音，所以才出来看看。”希

尔玛解释道。

“真对不起，”琳利亚微微一笑，“看来是我吵醒你了。”

“属下无意冒犯，请光母圣神恕罪。”

“没关系，错的是我才对。”

说着，琳利亚的脸上又一次露出了寂寞的神情。虽然四周漆黑一片，可是希尔玛却不知为什么将琳利亚的变化看得一清二楚。希尔玛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理解琳利亚的心情，但她却能意识到琳利亚的痛苦，并且感同身受。

“希尔玛，你知道我名字吗？”琳利亚突然问道。

希尔玛一下愣住了。琳利亚的名字她是知道，但是她无法理解琳利亚问这个问题的用意，所以一时不知道该如何作答。

“你们在我面前总是这么小心翼翼的呢。”琳利亚微微一笑，略带讽刺地说道。

“属下失礼了。”

希尔玛突然对自己感到深深的厌恶，即使在琳利亚面前，自己这察言观色的习惯依然表露无疑。她突然了解到，原来自己和克鲁那根本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沾满了官场恶习的政客。

“希尔玛，你害怕过别人会忘记你的名字吗？”琳利亚又继续问道。

“忘记名字？”希尔玛疑惑地回答，“是说死后被人遗忘吗？”

琳利亚摇了摇头，转身望向了头顶皎洁的圆月。

“我很害怕，”琳利亚轻轻地说道，仿佛是在自言自语，“害怕总有一天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人知道我的名字，不会再有人肯叫我的名字。”

突然间，希尔玛明白了，她明白了为什么琳利亚会露出那么寂寞的神情。

“到那时候，我就真的不再是琳利亚，真的变成人人敬畏的‘光母圣神’了。”

“光母……对不起。”

希尔玛的心沉了下去。琳利亚只是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女孩子，本来她应该和其他同龄的女孩一样，在家人的身边，围着热气腾腾饭菜，害羞地谈论自己对某个男孩的爱慕。可是，琳利亚是曙光的圣母，在她刚刚跨入本应像黄金一般闪闪发光的青春岁月时，却被永远地剥夺了作为一个女孩，甚至作为一个人所应该拥有的一切。

“如果不是我的命令，就连撒拉萨也不会肯叫我的本名吧。”琳利亚幽幽地说道，“现在已经是这样了。那十年以后呢？二十年以后呢？肯定会变成这样吧，渐渐地所有人都会忘了我的名字，‘琳利亚·库那’就会真的从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了。”

希尔玛呆呆地站在一旁，她想说什么，却发现自己的喉咙里仿佛塞满了棉花一样，发不出一点声音。

“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琳利亚这个人，对所有人来说，我都是曙光的圣母，都只是那个高高在上的陌生人。”

琳利亚的声音越来越低，但是她没有哭，因为她曾经千百次地告诫自己必须坚强。这是她自己选择的道路，是她自己选择了拿起圣母权杖，不是别人，是她自己。她不断地告诉自己，这不是任何人的错，但是悲伤却还是不断地侵蚀着她的决心。

看着琳利亚纤细的背影，希尔玛缓缓走了过去。现在站在她面前的已经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总是用慈爱的目光注视着世人的女神；现在站在她面前的只是一个悲伤的，需要人安慰的小女孩。不知不觉间，希尔玛已经来到了琳利亚的背后，虽然琳利亚背对着她，可是她能看出来——即使四周伸手不见五指，她还是能够看出，琳利亚柔弱的双肩在簌簌发抖。

突然，连希尔玛自己都没有能反应过来，她的双手已经从背后搂住了琳利亚颤抖的身体。时间经过了几秒钟，也可能是几分钟，几小时甚至好几天，因为希尔玛的头脑完全一片空白，丝毫

无法感知身边时间的流逝。不过希尔玛最后终于还是清醒了过来。她放开了琳利亚的身体，猛地向后跳开，就好像她怀中抱着的不是女孩子柔软的身体，而是一块烧红的铁块。

“希尔玛？”

琳利亚迷惑的转过头来，但是站在她面前的希尔玛看上去好像比她还要不知所措。

“光母圣神……属下失礼了，请光母圣神责罚。”

靠着最后残存的一点理性，希尔玛赶紧低头请罪，免得琳利亚看见自己惊愕僵硬的表情。

“没关系，”惊讶之余，琳利亚的表情缓和了下来，脸上露出了甜美的笑容，“我知道这是你的温柔，谢谢。”

希尔玛感到自己的胸口猛地一紧，脸上不禁有点发热。

“不，属下不值得光母圣神道谢。”这是真心话，希尔玛根本不觉得自己会有这么温柔，“如果光母圣神没有需要差遣属下的事，请恕属下先回屋去了。”

“对不起，跟你说了这么多莫名其妙的话，回去休息吧。”琳利亚点了点头。

琳利亚的视线让希尔玛感到如芒在背，若不是考虑到自己不能在琳利亚面前失态，希尔玛简直想要飞奔回屋里去。所以当屋门在她身后关上时，希尔玛顿时感到松了口气。

摸了摸激烈跳动的的心脏，希尔玛感到整个世界都快疯了，她一定是鬼迷心窍了才会做出那种愚蠢至极的事！可是——希尔玛陶醉地闭上了眼睛——那感觉多么美好啊，柔软的触感还残留在手上，当然还有琳利亚身上甜甜的香味……

“不，太愚蠢了！”

希尔玛赶忙用手捂住嘴，免得自己急促的呼吸吵醒了卧室里的撒拉萨。没有点炉火的屋子里非常冷，但是希尔玛却觉得自己的脸快要燃烧起来了。

“不，太愚蠢了，这太愚蠢了！”

希尔玛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这不可能，但是现在还没有平息的激烈心跳却一再地出卖了她想要逃避的想法。

“不可能，我是个女人，”

虽然作为圣堂武士，希尔玛一直给人严肃强悍的印象，但是对于这一点她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何况对方还是曙光的圣母！”

想到这里，希尔玛突然对撒拉萨感到了一阵强烈的歉意。

.....

.....

.....

第二天天一亮，撒拉萨便准备好了马车。因为昨晚琳利亚已经被沙林什看见，为了不想惊动村民，也为了之后还能隐瞒身份，琳利亚他们决定尽早起程。

因为昨晚发生的事，一路上希尔玛始终低着头，不敢抬头看琳利亚一眼。而琳利亚昨天的兴奋也已经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如往常的庄重平和。

就在快到下一个市镇的时候，琳利亚突然让撒拉萨把车停在了路边。

“有件事我觉得有必要决定一下。”琳利亚说着撩开了车厢门口的布帘。

希尔玛和撒拉萨对视了一眼，大概都猜到了琳利亚想要说什么，但是他们一直在拖延，因为这件事对他们来说恐怕比手持刀枪的敌人还要难对付。

“既然要微服调查，我们是不是应该决定一下互相的关系和称呼？”琳利亚轻松地说。

果然来了！希尔玛和撒拉萨都不禁吞了口唾沫。不说撒拉萨，如果是昨天以前的希尔玛，也许只会觉得不太妥当，但是对现在

的希尔玛来说问题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这样吧，”见两个人都不说话，琳利亚抢先提议道，“我们干脆扮成兄妹吧，希尔玛是大姐，撒拉萨是哥哥，我是妹妹。”

呃，危机啊！撒拉萨和希尔玛心里同时这么想道。

“那么，现在开始你们不能叫我‘大人’了，必须叫我的名字，不然会穿帮的。”琳利亚别有用心地笑着说。

“这个，”希尔玛抢先接话道，“其实不一定要扮成兄妹不是吗？这样毕竟还是太失礼了。”

“撒拉萨先叫一下试试，”琳利亚完全无视希尔玛的反抗，兴奋地说道，“不要加‘大人’，叫我的名字。”

“这个，现在吗？”被琳利亚这么直接要求，撒拉萨顿时感动不知所措，而一旁的希尔玛正在说服自己要保持镇静，因为肯定马上就会轮到自己。

“叫吧，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那么顽固。”看他们两个抵抗到这个地步，琳利亚装出了一副生气的模样。

唉！姐弟俩同时叹了口气，心中暗想：当然不能让你知道啊！

“不如这样吧。”撒拉萨突然灵光一闪，“我称呼您‘小姐’吧，我是个车夫嘛。”

撒拉萨也有聪明的时候啊！希尔玛暗惊。不过估计是行不通的吧。

“撒拉萨，”琳利亚笑了起来，“看看我的衣服吧，有穿成这样的大小姐吗？”

无效！撒拉萨绝望了。

“琳，琳利亚……大……大……”

终于，撒拉萨飞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硬生生地把那个“人”字给咽进了肚子里。

“啊……”琳利亚看上去对这个结果不太满意，“还是姐姐先

来吧。”

说到“姐姐”两个字的时候，琳利亚用期望的眼神看向了一旁的希尔玛。是因为昨晚的交谈使琳利亚相信希尔玛一定能够理解自己的心情吧。但是，琳利亚的眼神非但没能令希尔玛爽快地同意自己的建议，反而让她更加尴尬得叫不出口了。

“这个，身为侍奉光母圣神的圣堂武士，直呼光母圣神的名讳实在是太无礼了。”希尔玛强词夺理道。

“是吗？”被希尔玛拒绝，琳利亚的神色突然暗淡了下来。

“不是，这个。”希尔玛对琳利亚的悲伤最没辙了，“这个，琳……琳……琳利亚……”

听见希尔玛犹犹豫豫的声音，琳利亚终于笑了起来，“谢谢，姐姐。”

希尔玛一愣，微黑的脸上不禁泛起了点点红晕，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希尔玛赶紧把脸转向了一边，说道：“失……失礼了，琳……琳利亚……”

希尔玛暗暗惊讶，自己也算是个身经百战的战士，居然为了这点小事就忸怩起来了，实在有点丢人。但是斜眼瞟向琳利亚甜美的笑容，希尔玛终于还是不得不承认自己在感情方面也就只有撒拉萨的水平。

“那哥哥也叫我吧，”琳利亚满意地笑着，转向了撒拉萨，“叫我吧。”

撒拉萨和希尔玛一样害羞起来，一脸为难地回过头去，想要向希尔玛求救。但是希尔玛却只是面带歉意地看着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

.....

.....

圣教历1987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琳利亚一行人经过大约

两周的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位于圣教国北方的坎塔尔教区。整个圣教国的版图就如同一条直指北方的大蛇，修长的国土绵延近千里，与众多的国家毗邻。坎塔尔教区位于圣教国的北部，是圣教国最贫穷的教区之一。它正好位于圣教国版图中最为狭窄的地方，教区范围很小，而且教区内没有城市只有一些小市镇零星地分布着。琳利亚一行人选择了一个叫做“吉尔布伦”的市镇落脚。这一方面是因为吉尔布伦是坎塔尔最繁华的市镇，镇子附近居住着整个坎塔尔三分之一的人口，能够方便打听消息；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因为所有的失踪事件就发生在吉尔布伦附近。

然而，令人泄气的是，经过了四天的明察暗访，失踪事件还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琳利亚他们得知了陆续在吉尔布伦附近失踪的一共有五人，三男二女，而且五个人都是当地的年轻人。不过和克鲁那之前告诉他们的信息相比，琳利亚他们没能得到任何更重要的情报。

这天晚上，经过了一整天的调查，三人还是一脸失望地回到旅馆。

“再找下去也是白费力气吧！”

站在窗边的撒拉萨烦躁地看着窗外，忍不住发起了牢骚。这里是旅店二楼靠东边的房间，正对着窗户是一片范围相当广的树林。

“那么多人找不出线索，只靠我们三个人根本是大海捞针。”

“别说这种丧气话，撒拉萨。”希尔玛训斥道，一面把刚才擦脸的毛巾挂到了架子上。

“但这是事实不是吗？我们找了几天了还不是一无所获？”撒拉萨争辩道。

“说起来也真奇怪，”撒拉萨继续说道，“明明有五个人失踪，镇子上却几乎没什么人谈论这件事，而且那五个人明明是本地人

却几乎找不到几个认识他们的人，这个镇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觉得很奇怪。”希尔玛符合道，“失踪的五个人都是年轻人，可是却莫名其妙地深居简出，简直像是在躲避什么似的。”

“也许是因为镇子里人太多了，所以一两个人不会引起注意？”撒拉萨猜测道。

“不至于这样吧！”希尔玛反驳道，“不管怎么说失踪都是很严重的事件，何况还是一次五个人，镇上都没有人谈论实在太奇怪了。”

“你是觉得他们意识到了什么危险，所以躲起来了吗？”琳利亚问道，她倒是显得很轻松，放松地坐在中间的床上。这间房间是为了省钱才订下的，一个小房间里却并排摆着三张床，几乎把整个房间都占满了。虽然撒拉萨对男女同房非常抵触，不过因为设定上他们是社会底层的穷人，不会有闲钱订两个房间，而且既然是扮演兄妹，所以住一个房间比较正常。

“也不能这么说，”希尔玛摇了摇头，“他们不是从外地来的，而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居民，这样都很少人认识，只能说明他们从小就这么过活的。”

稍微顿了顿，希尔玛又补充道：“但是这样才更加可疑，如果只是一两个人就算了，这五个人住的地方距离很远，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种怪异地生活方式，其中的原因恐怕不会单纯。”

“不单纯？”撒拉萨的脑子有点转不过来，“难道他们五个人有个共同的仇家吗？而且是从他们一出生就盯上他们了？”

“怎么可能！”希尔玛叹了口气，对弟弟的胡思乱想无言以对。

出乎意料之外，琳利亚却突然微笑着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也许真是这样也说不定。”

希尔玛和撒拉萨还没来得及对琳利亚这句莫名其妙的话做出反应，窗外突然传来了一声令人毛骨悚然地哀嚎。因为太过惊讶，

撒拉萨和希尔玛两个人几乎跳了起来，不过反观琳利亚还是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只是扭头向窗外看了看。

“等一下，”琳利亚叫住了想要冲出房间的两个护卫，“我和你们一起去。”

.....

.....

.....

顺着嚎叫传来的方向，三人跑进了旅馆东面的那片树林。一路上叫声不断的传来，而且越是接近，那凄厉的嚎叫越是让人不寒而栗。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希尔玛几乎可以确定，只要绕过面前这棵树，立刻就能看见发出哀嚎的那个“东西”。

啪！撒拉萨和希尔玛突然被琳利亚从身后拉住了。两人疑惑地转过头向琳利亚投来询问的目光。

“等等。”琳利亚竖起手指，做了个“嘘”的动作。

躲在树后，三人探出头向嚎叫传来的方向窥视。不看倒好，一看之下三个人都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在树林中间，站着一个庞然大物。那东西披着一身浓密的毛皮却用双足站立着，正仰头向着天空发出阵阵悲鸣。

“刚才的声音稍微有点不同吧？”撒拉萨试探地问，“不过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琳利亚和希尔玛都摇了摇头。

“是‘人狼’吗？”撒拉萨低声猜测道。

“笨蛋！那种传说中的东西怎么可能存在。”虽然希尔玛似乎想反驳撒拉萨，但是她犹豫的语气让自己的说服力大减。

“这个镇上居然藏着这样的东西！”撒拉萨恨恨地抱怨道。

“真是越来越怪了，刚才的声音肯定能传很远，但是到现在还不见有人过来。一般这种时候，镇民不是都应该集体行动或者报告教会吗？”希尔玛也很疑惑。

“居然一点传闻都没有，这东西今天才突然出现的吗？”撒拉萨说。

“我倒是听到了一些类似的事情，但是只有很少的几个人模模糊糊地提起过一点。”希尔玛说道，“早知道应该问详细一点了，我光想着失踪的事就没有在意。”

“我虽然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琳利亚微微一笑，突然插话道，“有一件事我是可以确定的。”

“嗯？”撒拉萨和希尔玛都惊讶地转过头来。

琳利亚笑得更开心了一点，指了指两人的背后。

“那个东西冲我们过来了。”

第十二章 宁静小镇外的悲鸣

“那东西冲我们过来了。”

身处黑暗的树林中，面对着恐怖的“怪物”，这明明应该是万分危急的状况，可是从琳利亚的口中缓缓飘出的话语却是如此地轻描淡写，仿佛这只是某个和煦的午后为红茶调味的闲谈罢了。

希尔玛和撒拉萨侧耳倾听，刚才还震耳欲聋的嚎叫声已经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杂草被挤开时发出的窸窣窸窣的声响。撒拉萨心头一凉，慌忙拔出了腰间的宝剑，回头打算和那“怪物”拼命。还是希尔玛头脑清醒，她一把拉住乱了方寸的撒拉萨，转身向旅馆的方向跑了过去，琳利亚也跟在她身边跑了起来。

“别把它引到街上去，进树林。”

琳利亚一边跑一边向身边的希尔玛喊道。虽然琳利亚看上去只是个柔弱的女孩子，可是跑起来却一点不比健壮的希尔玛和撒拉萨慢，反而显得比他们俩都轻松得多。

“我们分开，让另外两个人可以缓出手来。”

说完，琳利亚不等希尔玛他们反对，已经向着远离两人的方向跑了过去。不知道是不是连“怪物”也无法抵挡女神的魅力，三人身后的“怪物”几乎是理所当然地追着琳利亚跑进了树林的深处，不一会儿便消失在了希尔玛和撒拉萨的视野中。

“琳利亚大人！”

“别吵！”希尔玛冲撒拉萨吼道，一边扭头看了看四周漆黑的树林，“光母圣神给我们争取的时间不是拿来让你在这儿瞎叫的。”

就在这时，从树林的深处突然出现了几点火把的微光。希尔玛心头微动，立刻转身吩咐道：“撒拉萨，那边有人过来了，你去看看，我去帮光母圣神拖住那怪物。”

撒拉萨转身刚要走，又被希尔玛从身后拉住：“现在还不知道是敌是友，小心别被发现了。”

.....

.....

.....

夜幕笼罩的树林间，琳利亚步伐轻快地穿梭着，仿佛是一只翩翩飞舞的蝴蝶。然而，只要向她身后一看，那娴静优雅地气氛就会立刻荡然无存——一个两米多高的庞然大物在漆黑的夜色中横冲直撞，把碗口粗的树成片成片地放倒在地。那“怪物”一边对琳利亚紧追不舍，一边还不断发出像老式蒸汽火车一样低沉的吼叫声，和琳利亚纤细的身影放在一起，简直像是故意要诠释“美女与野兽”这个词的含义一般。

跑了不多时，琳利亚身形一闪，躲在了一棵大树后面。那“怪物”的智力似乎有些欠缺，明明前一秒琳利亚还在它的面前，可是一秒之后，它却已经找不到琳利亚的身影了。

夜很静。琳利亚侧耳倾听，“怪物”粗重的呼吸声清晰地从背后传来，仿佛只要稍稍探出头去就立刻会有腥臭的热气扑面而来。突然，琳利亚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轻松的微笑，与此同时她藏身的树干被猛地从正中间撕开了两半——站在树后的“怪物”睥睨着眼前的猎物，咧开的嘴角露出了尖利的獠牙。

琳利亚轻轻拢了拢被风吹乱的金发，不慌不忙地向前轻轻一跃，仿佛对身后的凶险毫无察觉。然而这样一顿美餐摆在面前，

谁能不动心呢？那“怪物”咆哮了一声，迫不及待地向琳利亚扑了过去，肮脏的利爪像两把钢刀一样袭向琳利亚单薄的后背……

就在“怪物”快要碰触到琳利亚的一瞬间，一张黑色的大网突然从天而降，罩在了“怪物”的身上。紧接着，树林中好像有很多人同时拉动连接大网的绳索，“怪物”一时措手不及，被硬生生地拉倒在地。虽然“怪物”拼命挣扎，但是无奈网子非常结实，而且有十几个人同时拉着绳索，任凭它有多大的力气都无济于事。而此时琳利亚的身影却早已经消失在了浓浓的夜色之中。

看见已经控制住了“怪物”，几个人陆陆续续从树林中走了出来。他们仿佛是故意不想让人察觉自己的存在一般，都穿着深色的衣服，在新月的微光中就像一群游荡的幽灵。这些人并没有怎么交谈，却都训练有素地开始在那“怪物”身边忙活了起来，过了不多久，刚才还在拼命挣扎的“怪物”渐渐地安静了下来。

“琳利亚大人？”

撒拉萨不知何时已经走到了琳利亚的身边，看来他是跟着那些黑衣人过来的。

“小声点。”希尔玛训斥道，此时她也已经追了上来。

因为还不清楚对方的身份，琳利亚三人并没有现身，而是躲藏在一棵大树后面，窥视着忙碌的人群。

“他们好像很习惯处理这种事情。”希尔玛接着说道。

回头看看那群人熟练的动作，琳利亚和撒拉萨都很清楚，希尔玛的话并不是空穴来风。

“到底是什么人？”撒拉萨仿佛自言自语般低声嘀咕道，“我跟着那些人一路过来，他们在树林里行动快得像幽灵一样。”

出乎意料地，这次接下他话头的是琳利亚：“是不是觉得他们不像是正经人？”

撒拉萨和希尔玛对视了一眼，都点了点头。

“看他们的衣着，实在很难让人把他们当成勇敢的普通教

民。”希尔玛轻声说道。

“是啊，他们不寻求教廷骑士的帮助，秘密地处理这种危险的事态……而且他们的身手实在不寻常，怎么看他们都不可能和那个‘怪物’没关系。”撒拉萨附和道。

“恐怕之前的五个人也是这么被处理掉的吧。”琳利亚说这话时的神情非常从容，可是她说出的事实却足可以让久经沙场的战士为之动容。

“光母圣神，您是说之前失踪的五个人也……”

“变成了那种‘怪物’？”撒拉萨帮希尔玛把话说完了。

“这不过是我的猜测而已，你们不用这么紧张。”琳利亚微微一笑，似乎是想安慰希尔玛和撒拉萨，不过两人凝重的表情却没有因此缓和多少。

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了交谈的声音，三人立刻屏住了呼吸侧耳倾听，唯恐漏掉哪怕一个字。

“没想到居然让他跑到这儿来了，还好来得及。”一个声音低沉的男人说道，“再往西去一点就是光母神教的地盘了。”

“刚才是不是有个女人在这儿？”另一个的男人突然问道，他说话的语气非常粗暴，好像正在为了什么而生气。

“嗯？”声音低沉的男人茫然地回答，“我没看见有人啊。”

“我看见有黄色的东西一闪，好像是个女人的头发。”粗暴的男人坚持道。

“什么女人，我怎么没看见？”声音低沉的男人听上去有点不耐烦了起来，“你们有谁看见吗，黄头发的女人？”

就在这时，琳利亚身边的树干突然被人猛砸了一拳，发出沉闷的声响。

“混蛋，居然对琳利亚大人无礼！”撒拉萨咬牙切齿地说道，那两个男人提到琳利亚时轻率的口气似乎激怒了他。

“别冲动，笨蛋！”

希尔玛一把按住了几乎要跳起来的撒拉萨。

“没关系，我一直很喜欢自己头发的颜色。”琳利亚微笑着伸手捋了捋自己的鬓发，打趣地说道。

这时，那个低沉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嗯？你们也看见了？”声音低沉的男人惊讶地说，“难道我眼花了？”

“那边有几间旅店，要是让外乡人撞见了锡兰弟就糟了。”粗暴的男人担忧地说道。

声音低沉的男人似乎思考了一下，不过他很快便向周围的人吩咐道：“你们几个，去附近看看，看有没有一个黄头发的女人。还有你们几个，去附近的旅店问问，有没有这样的外乡人住在店里。”

“要是她被锡兰弟伤到了，马上带她去神殿，知道吗！”粗暴的男人补充道，“如果没有，就先不要管，观察一下再说。”

男人话音刚落，立刻就有几个窸窣窣窣的声音向琳利亚他们靠近。与此同时，远处的那群人已经抬起了“怪物”，正准备向树林的深处走去。

“跟着他们吗？”希尔玛向琳利亚请示道。

“我们先回去吧。”琳利亚用手捂住了一个哈欠，出乎意料地拒绝了希尔玛的提议，“我有点困了，我们先回去睡觉吧。”

虽然希尔玛和撒拉萨都对琳利亚毫无紧张感的态度感到惊讶，却没有人有勇气在琳利亚面前摇头。

.....

.....

.....

“那些家伙到底是什么人？”

回到住处之后，撒拉萨还有点气鼓鼓的，虽然琳利亚一直在对他说没关系，不过效果却非常有限。

“虽然不管是之前的失踪事件还是刚才出现的‘怪物’都还完全摸不着头绪，不过看来异教信仰倒是确有其事。”希尔玛冷静地分析道。

“啊？异教信仰？”撒拉萨一脸茫然地看着希尔玛。

“我说啊，”希尔玛不耐烦地说道，“你的耳朵到底在听什么？那两个男人说得那么清楚！”

“我……我还是不明白，说清楚点成吗？”撒拉萨依然是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

“真拿你没办法。”希尔玛无可奈何，只好耐心地解释起来，“他们不是说过‘再往西去一点就是光母神教的地盘了’吗？至少说明他们肯定不是神教的教民。”

“啊，对啊！”撒拉萨这才恍然大悟，“那些人果然是异教徒！”

“不止如此，”希尔玛继续说道，“听他们的说法，这个神秘的异教在吉尔布伦似乎有相当的势力。”

“是啊，”撒拉萨赞同地点了点头，“他们提到西边是‘光母神教的地盘’，换句话说东边就是他们的地盘了？”说到这里，撒拉萨恨恨地锤了一下墙壁，“混蛋，竟敢在圣教国的领土上放肆！”

这时，房门突然打开了，琳利亚拿着一条毛巾走了进来。

“你们还没睡吗？”

琳利亚一边用毛巾擦着自己柔顺的金发，一边随口问道。因为房间很小，没有浴室，所以琳利亚他们只能使用旅店的公共澡堂。刚从澡堂回来的琳利亚还顶着一头潮湿散乱的头发，不过正是这种凌乱却不过分的感觉，反而让本来清秀的琳利亚更显娇媚。希尔玛和撒拉萨不知不觉间都看呆了。

“嗯？你们怎么了？”琳利亚莫名其妙地问道。

“啊，”希尔玛比撒拉萨更早察觉到自己的失礼，赶忙转移话题，“对不起，我们正在猜测刚才那些人的来历。”

“喔，”琳利亚说着，把手中的毛巾搭在了门边的架子上，“有结论了吗？”

希尔玛摇了摇头，回答：“一点头绪都没有。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秘密地抓捕那个‘怪物’都还不清楚。”

“不过他们肯定不是神教的教民就是了。”琳利亚漫不经心地说道。

“啊。”撒拉萨不禁叫出了声。

“怎么了？”琳利亚问道。

“啊……没事，琳利亚大人要休息了吗？”撒拉萨慌忙掩饰自己的尴尬。

希尔玛又摇了摇头：“他只是再一次确认了自己的愚蠢而已。”

撒拉萨的脸刷地一下胀得通红。琳利亚则只是捂着嘴轻笑了一声，没有就希尔玛的讽刺做任何评论。

“姐！”撒拉萨恼火地瞪了希尔玛一眼。

“看来异教的传闻并不是子虚乌有的，”希尔玛对撒拉萨怨恨的目光完全视而不见，“而且对方恐怕在吉尔布伦，不，恐怕在整个坎塔尔教区都很有势力。”

“似乎的确是这样呢。”琳利亚认同地说道，“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首先应该通知坎塔尔教区的大司教吧。”撒拉萨建议道。

“嗯，虽然不想承认，不过撒拉萨偶尔还是能提出正确的建议呢。”希尔玛说道，“对方人数似乎不少，教廷骑士的协助果然还是必要的。”

没想到，琳利亚却摇了摇头：“目前的情报太少了，还是先不要通报吧。隐藏在这个坎塔尔的到底是怎样的异教？规模如何？我们看见的‘怪物’是什么？和这个异教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还不清楚。如果这个时候冒然动用教廷骑士，可能会打草惊蛇。

对方如果躲藏起来，要找出他们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听见琳利亚头头是道的分析，希尔玛和撒拉萨都不禁目瞪口呆。

“可是，”撒拉萨的脑子还有点转不过来，“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先想办法找到他们说的那个‘神殿’如何？”希尔玛沉思了一下，精明地说道。

“神殿？”撒拉萨疑惑地问。

“你的耳朵果然应该找医生治一下了。”希尔玛突然对自己弟弟的迟钝感到深深的同情，“他们不是说过，如果光母圣神被‘怪物’伤到了，就带她去‘神殿’吗？那里应该是他们的某种宗教设施。”

“可是，”撒拉萨好像也开始有点不好意思了，“可是……就算你说要去找，我们该从哪儿找起啊？我们连对方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总不能走到街上去，随便抓个人问：‘请问你是不是异教徒？可以告诉我你们的“神殿”在哪儿吗？’”

“要找这个‘神殿’的话，不是有个很简单的方法吗？”琳利亚帮希尔玛回答了这个问题。

“简单的办法？”撒拉萨还是没明白。

琳利亚却只是自信地微微一笑，轻松地说道：

“让他们自己带我们去不就行了。”

.....

.....

.....

第二天清晨，琳利亚三人早早地起床洗漱。当他们下楼来时，店主还没来得及卸下店面的第一块门板。

“客人，你们今天真早啊，”店主的招呼一如既往地热情，“早饭还要等一会儿才好。”

“喔，不用了，我们马上要出门。”希尔玛一面应付店主，一面忧心忡忡地看着琳利亚，后者此时正一脸憔悴地依偎在她身后。

“啊，这么早，三位客人是要去哪儿？”店主一边把手中的门板靠在墙边，一边好奇地问道。

“其实我妹妹身体不太舒服，我们想去找医生看看。”一旁的撒拉萨回答道，“可以告诉我们这附近哪儿有医生吗？”

店主歪着脑袋想了想，答道：“我们这边很穷，所以都没有医生……从这儿往东过三条街好像有教会的医院，不过有点远就是了。妹妹能走吗？”

“姐姐，我觉得好累啊……”

就在这时，仿佛是为了印证店主的担心一样，琳利亚突然虚弱地坐倒在了地上。

“琳利亚，没事吧。”撒拉萨急忙跑到了琳利亚的身边跪下查看，发现琳利亚正在大口地喘着气。

“我看妹妹好像很不舒服啊，不如让妹妹休息，把医生叫来如何？”店主关心地说。

“琳利亚，能走吗？”撒拉萨向琳利亚问道。

这时，撒拉萨的手无意中碰到了琳利亚的后背。毫无预兆地，琳利亚突然痛苦地呻吟起来。撒拉萨反射性地缩回了手，神情焦急地看着琳利亚的后背，问道：“啊，对不起，琳利亚，伤口还在痛吗？”

琳利亚轻轻点了点头。

“妹妹受伤了吗？”看着琳利亚铁青的脸，店主的眼中突然闪过锐利的光芒。

“啊，没有，”希尔玛赶忙敷衍地回答，“是旧伤，昨晚好像又开始痛起来了。”

“姐，你留下来照顾琳利亚吧。我去请医生。”

“嗯，好吧。”希尔玛同意了撒拉萨的建议，弯腰扶起了琳利亚，“琳利亚，我们先回房间休息吧。”

“我一会儿把早饭送到楼上去。”店主笑容满面地说道，“你安心照顾妹妹吧。”

“那就有劳了。”

向店主道完谢，希尔玛扶着琳利亚向楼上走去，同时撒拉萨也跑出了旅店。

大堂里只剩下了店主一个人，若有所思地看着三人背影。

.....

.....

.....

回到房间后，希尔玛让琳利亚躺在床上，自己一个人跑前跑后地忙活。过了半个小时，希尔玛忙完了手上的活，回到房间。因为起得很早，希尔玛就坐在了琳利亚旁边的床上，一方面可以看护琳利亚，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机打个盹。就在这时，突然有一双手从希尔玛的身后伸了过来，没等她做出反应，一块潮湿的毛巾便已经捂住她的口鼻。随着一阵刺鼻的气味传来，希尔玛还没来得及挣扎就渐渐失去了意识。

“是这个女人吗？”动手迷晕希尔玛的男人向身后问道。那个男人穿着一身灰色的布衣，满脸的络腮胡子看上去非常扎眼。在他身后，还跟着两个穿着相似服装的男人。

“是躺在床上的那个女人吧，黄头发的。”另一个声音回答道，听是昨晚那个讲话粗暴的男人，“你能不能试试把话听清楚。”

“真的是那个女人吗？”昨晚琳利亚听过的那个低沉的男声响了起来，“你再认清楚点，别搞错了。”

“认什么认，”粗暴的男人不耐烦地说，“我们都只看见那个女人的黄头发。管他三七二十一，宁可抓错，先带走再说。”说

着，他把脸转向了络腮胡子，“库鲁，让她再睡得沉一点。”

听从粗暴男人的吩咐，络腮胡子的库鲁走到了琳利亚的床边，从怀里摸出了一个奇怪的小瓶。他把瓶口对准琳利亚的脸捏了捏瓶身，一股细细的烟雾从瓶盖上的小孔中喷了出来，一股刺鼻的药味立刻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过了一会儿，库鲁低头看了看琳利亚，转身对其他两人问道：“差不多了吧？”

“你喷太多了，笨蛋！”粗暴的男人捂着鼻子骂道，“你想杀了那女的吗？”

“还好给他的药都是稀释过的，这家伙从来都不知道轻重。”声音低沉的男人一边咳嗽一边说道。

“有那么难闻吗？”库鲁不解地说道。

“你感冒了闻不出来，我们可和你不一样。”粗暴的男人说道。

库鲁无奈地摊了摊手，表示自己的无辜，一边望向了昏倒在一旁的希尔玛：“那，那个女人怎么办？一块带走吗？”

粗暴的男人摇了摇头答道：“别节外生枝，把她留在这儿。”

听从了他的话，库鲁把瘫倒在床上的希尔玛放正，还很仔细地盖上了被子，让她看起来好像只是太累了在睡觉而已。就在这时，又有一个男人搬着担架从门外走了进来。四个男人把琳利亚放在担架上，抬起来，健步如飞地离开了旅店的房间。

.....

.....

.....

离开旅店之后，琳利亚被四个男人抬着穿过树林，向东走了很远。然后，四周的环境突然变得暗了下来。虽然不能睁眼，不过琳利亚还是可以知道他们正在穿过一条长长的通道。通道里非常昏暗，而且地面坑洼不平，然而四个男人却始终健步如飞，看

起来对这里非常地熟悉。

琳利亚被带到了一个小房间里，粗暴的男人检查了一下琳利亚的精神状态，确认对方还在昏睡后，四人一起离开了房间。在他们走出房间前，琳利亚隐约听见粗暴的男人对库鲁说了一句“找个女人来，看看她是不是被锡兰弟伤到了。”

随着房门关闭的声音传来，假装昏睡的琳利亚轻轻地睁开了眼睛。稍稍环顾四周，琳利亚看出这里似乎是某种储藏室，因为房间里没有任何生活用品，怎么看这里都不像是给人住的房间，琳利亚也只是被随便地放在了一堆杂物中间的空地上。琳利亚坐起身，稍稍理了理散乱的头发，微微一笑。虽然这几个男人说话的口气很不礼貌，不过他们明知道琳利亚已经昏迷，搬运她的时候却还是小心翼翼地，让琳利亚无法认为他们有心加害自己。

琳利亚站起身，走到房门口，此时走廊上传来了交谈的声音。

“刚才卡萨先生他们带回来的女人还挺正的。”其中一个声音调笑地说道。听声音说话的人年纪大约二十岁上下，和琳利亚差不多。

“别动歪脑筋，小心被撒昆先生知道。”另一个显得苍老很多的声音斥责道，“别看撒昆先生说话粗声粗气的，他可是个外粗里细的人。”

“唉，我是开玩笑啦。我才不想碰卑贱的人类……”

“别乱说话。”

“本来就是嘛！”先说话的年轻人抱怨道，“我实在搞不懂，我们干嘛非得呆在光母神教的地盘上，早点搬回库洛姆不好吗？”

“别说傻话了，你不会是忘了‘大地母神’的教诲了吧！”

“啊，啊，‘万物生于大地，无贵贱高低，爱之如爱己身’，我没忘！”年轻人叹了口气，“但是你真的能去爱人类吗？”

“别说了，你还太年轻，不懂……”

“年轻怎么了？”年轻人激烈地反驳道，“我就是不懂，凭什么要我们去爱人类，而人类却可以毫无顾忌地伤害我们……我就是不懂！”

“在库洛姆的信徒里，也有很多人类的，我们应该坚定地遵从大地母神的教导才是，不要让愤怒轻易动摇自己的信念……”

一边聊着天，两人缓缓地走远了。听见两人的脚步声消失之后，琳利亚推开房门走了出来。门外的走廊四壁凹凸不平，不像是砖石垒砌的墙壁，反倒像是草草开凿出的矿洞隧道。隧道的两边零星地挂着一些火把，但也无法把隧道完全照亮。

从火把的微光中，琳利亚可以依稀辨认出石壁上亮黄色的泥土。在吉尔布伦附近，这种颜色的泥土只会出现在吉尔布伦东边不远处的丝岚山上。据说这里的泥土之所以会有这样明亮的颜色，是因为两千年前光辉女神瑟莱伊斯指挥教廷骑士迎击魔族的入侵时，正是站在这座小山上。

“这里是圣教国最北的领地之一呢。”琳利亚低低地自言自语道，“这里已经是圣教国最接近魔界的地方了，心的距离却还是那么遥远啊……不，或许正因为靠近魔界，所以这仇恨才积累得更深才对。”

轻轻地叹了口气，琳利亚顺着走廊走了下去，想要找到这座神殿的祭坛所在。作为宗教设施，祭坛一般都是教徒们集会的地方，那些被他们抓住的“怪物”也很可能会被安置在那里。更重要的是，只要找到祭坛，就很容易找到这个宗教的神职人员，相比一般教徒，从他们那里更容易获得重要的信息。虽然对整个事件琳利亚的心中已经有了一种猜测，但是她还是决定要用自己的双眼去证实。

琳利亚还能记得那四个人离开后是走向了北边，但是经过了几个岔路后，琳利亚终于还是发现自己迷路了。

这座异教神殿比想象中要大得多，而且神殿的设计者似乎对

重复有着某种异样的坚持，走廊的走向总是在以某种方式重复着，明明是一直沿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却还是会让人产生一种在原地转圈的错觉。隧道延伸的面积非常广大，却很少有笔直的通路，即使没有岔路，隧道还是会被开凿得如羊肠一般。由于任何时候视野都被弯曲的走廊局限在了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内，身处其中的人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压抑的感觉。

大概是防御的考虑吧。琳利亚心想。毕竟这里是圣教国的土地，作为异教徒的他们何时遭到教廷骑士的攻击都不奇怪，所以为了能够为信徒提供庇护所，这座神殿才被设计成了一座迷宫。琳利亚猜想除了她进来的那个入口之外，在山的四周一定还有其他逃生用的密道。这样，当敌人被错综复杂的隧道推延的时候，信徒们便可以从密道中逃生。

幸好，琳利亚可以依靠“神圣感知”判断自己行走的方向。“神圣感知”是一种将人类的视听嗅触五感投射到更广阔区域内的法术，圣堂武士中也有很多人能够使用，而身为神祇的琳利亚可以将自己的知觉投射到难以想象的广阔区域内。凭借“神圣感知”，琳利亚能够察觉到表面看起来完全一样的岔道之间的区别，也可以轻易地确定自己身处的位置，因而免于陷入迷惑的境地。

琳利亚发现在这座构造复杂的神殿中生活着不少人，整座神殿的各处零星地分布着一些生活区域，每一处都聚集着十到二十个不等的人，生活区域和走廊之间一般都由隐蔽的小门相连，所以即使琳利亚从生活区域旁路过也没有被发现的危险。唯一需要小心的是走廊上的巡逻者。不过因为巡逻者和生活区域都很分散，而且琳利亚可以提前发现对方，所以想要避开并不是难事。不过也正因为神殿里的人很分散，反而让琳利亚无法判断祭坛的确切位置。继续这样漫无目的地寻找下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找到祭坛的所在，而且虽然没有什么根据，琳利亚还是隐约感到自己必

须尽快才行。

“要是他们这时候有集会的话，就可以马上知道祭坛在哪里了。”

琳利亚这么想着，一面又觉得奇迹不会那么碰巧发生。就在这时，一个大胆的计划突然在琳利亚的脑海中成型了……

.....

.....

.....

神殿的深处，原本平静如常的大地突然毫无预兆地颤抖了起来。吉尔布伦并不是常常发生地震的地方，而且因为祭司可以预先知道地震发生的时间，所以这座神殿中的人们从来没有对大地感到过恐惧。但是今天不一样了，灾难毫无预兆地袭来，使本来平静生活着的信徒们一时都慌了手脚。靠近山脚的人还能够分散着从密道中逃出神殿，而居住在神殿中间地带的人们想要快速地逃生却非常困难。大地像暴风雨中的船甲板一样剧烈地摇晃得，令人不扶着墙壁都很难站稳，而且原本用来保护他们的隧道如今却反过来成为了逃生的妨碍。手足无措的信徒们几乎是本能地开始向着一个地方聚集了过去，因为那里是能够让他们感到安心的避风港……

“对不起，能扶我一下吗？”掉队的女孩子伸手拉住了一名神殿的卫士，后者此时正在组织身边的信徒向大殿转移，“我的脚扭了，走不了。”

“好，你抓紧我。”卫士一边扶着女孩，一边还在挥舞着手中的长矛，向人群叫喊：“快点，后面的跟上。”

在卫士的指挥下，信徒们迅速地穿过密门向北跑去。等到生活区域中的人都出来之后，卫士突然扔掉了手中的武器，俯下身去一把将女孩子抱了起来。

“对不起，得罪了。”卫士严肃地说，“不过我们最好快点。”

“没关系，谢谢你。”女孩害羞地低下了头。这时，卫士才注意到女孩子穿着一件灰色的斗篷，大大的兜帽罩在头上，即使这么近的距离也看不太清她的长相。

没有时间多想，卫士抱着女孩快步沿着像蛇一样扭动着的走廊跑了起来。因为还负担着一个人的重量，卫士的速度被拖慢了不少，不多久便已经被其他人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但是他一直没有放下手中的女孩，即使脚下的大地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

“别管我，你先走吧。”女孩担忧地劝说卫士道。

卫士却只是用微笑作为回答。

“还是你先走吧。”女孩还在劝说。

“没关系，”卫士坚决地说道，“大地母神绝不会伤害我们的。”

听见卫士的回答，女孩停止了劝说，两人就这样在昏暗摇摆的隧道中默默地前进。

过了将近十分之后，女孩发现自己身边的空间终于变得宽敞了起来。她抬起头，看出自己正身处一片异常宽广的空间中，即使她身边站着数百人也丝毫不感到拥挤。相比走廊上的昏暗，这间大厅却丝毫不吝惜照明，平坦的地板上到处耸立着高大的火炬，连高高的天花板都被照得透亮。在大厅的正北方，摆放着琳利亚一直在寻找的祭坛。祭坛的背后立着一尊神像，是一位右手拿着树枝，左手抱着羊羔的女神。

卫士把女孩放在了入口处的墙边，让她能用自己的双腿站立。这时卫士才看清了女孩的脸——那是他从来不曾见过的美丽容貌，明明刚刚才经历那样的危险，她的表情却是那么恬静，让卫士不禁看愣了。回想起刚才自己还一直抱着这个女孩，卫士突然感到两颊微微有点发烫。为了避免尴尬，他赶忙把头别向了一边。

“刚才真是谢谢你，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女孩真诚地向卫士道谢。

“没关系，我没做什么。”卫士一面回答着，但是他的脸还是看着一边。

“你真是个善良的人。”女孩别有深意地说道。

“我得去向撒昆先生报到，你一个没关系吧。”卫士问道。

“没事，已经好多了。”

“那我……”

卫士的话没有能够说完，因为此时不远处突然传来几声哀嚎打断了他。这声音让女孩感到似曾相识，仿佛是掉入陷阱的老虎向猎人威慑的吼叫。

吼声是从房间的正中间传出来的。向那边看过去，女孩发现在人群的正中间留出了一块不自然的空地，那里站着几个粗壮的男人，他们正努力将昨晚看见的那个“怪物”按在地上，而在他们的身后还有好几个手持武器的人在警戒着。在那附近，还有几个看起来差不多的“怪物”躺着，不过它们似乎都被那种不知名的药迷晕了。

因为“怪物”的吼叫声，人群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开，最外面一圈人的后背都已经贴在了墙壁上。

“快点，用‘药’。”压着“怪物”其中一个人喊道。

立刻有人掏出了一个库鲁曾经对琳利亚用过的那种小瓶，准备把药喷到“怪物”脸上。突然，那“怪物”猛地一挣，甩开了按着它右臂的两个男人。拿着药瓶的人猝不及防，被“怪物”一拳打倒在地，他手中的小瓶飞出去掉在了地板上。瓶盖摔掉了，一股刺鼻的气味顿时在房间里弥漫开来。看见“怪物”挣脱的众人几乎同时向后跳开，逃到了手持武器的人身后，而后者也马上竖起了刀枪对着“怪物”，所有人都训练有素，几乎可以确定他们非常习惯处理这种事态。

“怪物”似乎也不笨，他没有继续追打刚才按着自己的人，而是丢下众人向外逃去。人群马上闪开了一条宽敞的通路。

“闪开，让我来！”说话粗暴的男人大喊道，一边跟在“怪物”身后追了过去。他的手中握着一根长棍，强壮的肌肉在火光中看起来闪闪发光。

也许是因为“怪物”身上的药效还没有完全褪去，粗暴的男人两三步便绕到了对方的右边。没有丝毫犹豫，他横过手中的长棍，朝着“怪物”的右腿啪地打了过去。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怪物”重重地倒在了地面上，右腿痛苦地抽搐了起来。

“撒昆先生果然厉害！”

以为已经制服了“怪物”，刚才躲开的众人都聚拢了过来，其中几个人又拿出了同样的小瓶。不料，“怪物”竟然突然爬了起来，说话粗暴的撒昆还没来得及反应，“怪物”已经又手脚并用地向着房间外逃去。好死不死，“怪物”竟然不偏不倚朝着女孩和卫士的方向跑了过去。

“快躲开！”

撒昆向着女孩他们大喊道，他完全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事态，一时吓得不知所措。

卫士本来想要躲开，但他一回头正好看见了女孩的脚步，心头登时一沉。不过他反应很快，立刻上前一步将女孩挡在身后，紧接着张开双臂，仿佛在等着“怪物”投入他的怀抱一般。

这根本是以卵击石。撒昆的牙咬得咯咯直响，一边拼命地跟在“怪物”后面追了过去。

所有人都认为卫士肯定会被“怪物”踩扁，有好几个人甚至忍不住闭上了眼睛……

——嘶——

一瞬间，大厅里变得鸦雀无声，火炬燃烧的响声听起来异常清晰……

——噼——

追在“怪物”身后的撒昆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

——啾——

所有人都呆呆地站在那里，视线向一个地方集中过来——

就在离卫士不到一米远的地方，刚刚还显得势不可挡的“怪物”仿佛冻结一般定在了原地。

琳利亚缓缓地从卫士的身后走了出来。她头上的兜帽已经放了下来，尽管洞里并没有风，可是她那闪亮的金色长发却仿佛迎着风一般轻轻地飘动着。被琳利亚的出现吓到了，卫士不由自主地退到了人群边上。

在众人惊愕的注视下，“怪物”突然被笼罩在了一片白光中。琳利亚慢慢地走近了对方，伸出手来温柔地抚摸着对方低垂的头颈。房间里所有人都注视着琳利亚，一时竟然忘了自己刚才还在追逐那个“怪物”，也忘了自己完全不认识眼前这个女人的事实。所有人都只是呆呆地看着琳利亚意义不明的行动。

对人们的注视完全不以为意，琳利亚自顾自地从脖子上取下了水晶项链，并把它放在“怪物”的头上。紧接着，在一阵柔美的歌声中，项链上开始渗出金色的液体，那些液体沿着“怪物”的身体流淌了下来……

奇迹出现了，“怪物”身上被金色液体沾湿的地方突然发生神奇的变化——粗重的毛发飞快地缩回皮肤里，虬结的肌肉渐渐变得平坦，巨大的身材也慢慢缩水成了正常的尺寸。经过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后，刚刚还高大恐怖的“怪物”居然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少年。

“怎么……”

“锡兰弟……变回来了！”

“那女人到底……”

看着面前奇异的景象，围观的众人惊讶地窃窃私语。手握长棍的撒昆远远看着项链上渗出的金色液体，陷入了沉思。

“那女人到底是什么人？居然可以让发病的人变回原状！”声

音低沉的男人悄悄地靠近撒昆，警惕地问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是圣水吧。”撒昆冷静地断言。

“圣水？”声音低沉的男人一惊，“你是说那个女人是……”

撒昆回头看了看对方，问道：“这世上，还有谁可以让圣水降临？”说着，撒昆不由深深叹了口气，“看来我们真是捡了个大麻烦回来！”

另一边，锡兰弟已经完全变回了“人类”的模样，琳利亚把他温柔地放在地上，这才回头看向了众人——那些刚才对“怪物”围追堵截的人们，手中的刀枪依然没有放下……

只不过，它们指着的对象不知何时已经变成了看上去弱不禁风的琳利亚。

第十三章 断壁残垣下的阴谋

不知何时地震停止了，刚才还在咆哮的大地不知不觉间已经恢复了平静。

不，并不是人们没有察觉到灾难的远去，只是因为他们正面临着另一场更可怕的灾难，根本无暇他顾。

“我想他已经没事了。”琳利亚平静地说道。在火光的照耀下，她那一头亮丽的金发看上去闪闪发光。

简直像是奇迹一般，地震的时候明明连洞穴都要翻过来了，然而地震过后，洞顶和墙壁上却居然连一片灰尘也没有落下来。

几分钟过去了，仍然没有人对琳利亚的话做出回答，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用夹杂着疑惑和警惕的眼神看着她。琳利亚不禁无奈地耸了耸肩，轻轻地抬起手指向了躺在众人身后的几个“怪物”。

“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请让一让好吗？我想过去那几位身边。”

人群震动了一下，似乎众人一时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最后还是撒昆思维敏捷，抢先跪倒在地。

“参见光母圣神，小人失礼，请光母圣神恕罪。”

大厅里的众人心领神会，立刻一面高喊着“参见光母圣神”，一面齐刷刷地跪倒一片。

琳利亚也不理会他们，径自走到了几个“怪物”身边。只用了片刻的功夫，所有躺在这个房间中的“怪物”就都变回了人形。

“感谢光母圣神治好他们的怪病。”撒昆连声道谢。

“没什么，是我该做的。”琳利亚淡淡地回答。

就在这时，之前“迷昏”琳利亚的库鲁突然从大厅外跑了进来。他一边跑一边大口地喘着气，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一口气跑回来的。

“撒昆，那个黄头发的女人不见……”

库鲁没有把话说完。因为其他人全都跪着，他一眼就看见了独自站在大厅正当中的琳利亚，还有她肩上亮丽的金发。

“库鲁，不得无礼。”撒昆大声地喝斥道，“这位是光母圣神。”

听见撒昆的话，库鲁的眼中露出了瞬间敌意，但是下一秒钟他已经和身边的其他人一样跪下了。琳利亚清楚地看见了库鲁脸上的表情，但却没有做声，反而向他微微一笑。

“你们都起来吧。”

听见琳利亚的命令，众人这才站起身来，不过他们依然远远地避开琳利亚，就好像她比刚才躺在那里的“怪物”们还要可怕一样。

没有在意他们失礼的态度，琳利亚又接着说道：“我之所以成为曙光的圣母，就是为了治好这片大陆上的‘黑死病’，所以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黑死病？”撒昆一惊，但是他心思机敏，立刻不动声色地打了个马虎眼，“他们得了什么怪病小人们确实不知，不过怎么看都不像是黑死病。”

“的确，如果是人类得了黑死病，应该会出现生命力快速流失，皮肤萎缩变黑的症状才对。”琳利亚点了点头。

“是啊，”撒昆露出了安心的微笑，“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几个得了什么病。”

琳利亚回头看了看一脸得意的撒昆，也露出了微笑：“前提是……他们几个都是‘人类’的话。”

闻听此言，撒昆的脸色登时往下一沉，眼中不知不觉流露出了惊慌和恐惧。

“人类得了黑死病的确会出现刚才我所说的症状。不过，”琳利亚沉稳地解释道，“如果是魔族得了黑死病的话，则会因为魔力失控而导致精神异常，严重的还会引起肉体的异化。各位应该比我更清楚，不是吗？各位魔族的朋友……”

撒昆脸上的恭敬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身边其他人也立刻向后退开，把琳利亚一个人留在了大厅中央。看着又一次指向了自己的刀枪，琳利亚的脸上却没有一点惊慌的神色，仿佛对这种事态早有所料。

“各位是‘奥斯林教’的信徒吧？”琳利亚继续说着。

“啊……”声音低沉的男人差点叫出声来。

“因为你们供奉的神祇是大地母神‘盖亚’，所以我才这么猜测。”琳利亚侧过头去看了看房间北端的神像说道。

撒昆的牙咬紧了，不知不觉间攥着长棍的手心已经被汗水浸透。

“圣母睨下（*1）果然英明博见，在下无法否认。”撒昆故作轻松地说道，“在下就是奥斯林教驻坎塔尔的祭司撒昆。”

“撒昆，你……”声音低沉的男人突然叫了起来，但是立刻有人上前捂住了他的嘴。

撒昆的嘴角露出了一抹笑意，不过立刻他的神情又变得和刚才一样坚毅刚强了：“在下自知绝非圣母睨下的敌手，事到如今只能束手就擒罢了，只是希望圣母睨下能应允在下的一个不情之请。”

“请讲。”琳利亚平淡地说道，简直像现在被围困的人不是她，而是撒昆一样。

撒昆回头看了看聚集在大殿中的信徒，说道：“我本人可以任由猊下处置，不过还请猊下放过这些信徒，让他们能返回魔界。”

听见撒昆逞强地话，琳利亚突然笑了起来，虽然她的声音柔和动听，却令房间里的人们都吓得颤抖不已。

“请不用害怕，”琳利亚安慰撒昆道，“我只是有事想要请教诸位。我可以保证，光母神教并不想与奥斯林教为敌，我只是……”

“别开玩笑了，你们光母神教对我们魔族从来就是赶尽杀绝的不是吗？”

“你们光母神教根本没法相信！”

“只要是魔族就要处以火刑，你们怎么可能容忍我们奥斯林教！”

“大家静一静！”撒昆高声喝止了众人七嘴八舌地议论，“请猊下原谅信徒们的无礼。”

琳利亚向撒昆报以宽慰的微笑，无奈地说道：“好像我已经完全被当成坏人了呢。”

“不必绕弯子了，我们魔族可不喜欢你们人类那一套。”络腮胡子的库鲁不耐烦地说道。

“啊，失礼了。”琳利亚真诚地向库鲁道歉。她一直挂在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好让人能感受到的她严肃的态度，“实际上，我来这儿的目的是，只是想知道为什么已经几乎绝迹的黑死病会在坎塔尔出现。”

“这种事我们怎么知道。”

“你不会也想说黑死病是我们魔族带来的吧！”

“当然不会，”琳利亚坚决地说，“我刚才说过，我并不想与奥斯林教为敌，也不想与魔族为敌。”

“啊？”这次连撒昆都不由得惊讶起来，“不打算与我们魔族为敌？”

“正是。”

为了让对方能了解自己的真诚，琳利亚说话的时候特意直视着撒昆的眼睛。被如此清澈明亮的目光注视着，任谁都很难再怀疑对方的真诚。

“我找不到需要与魔族为敌的理由。”

“猊下说的话还真是耸人听闻啊。”撒昆冷冷一笑，“因为是圣母所以见解和我们一般人不一样吗？”

“你们不相信也没办法，毕竟人类和魔族的仇恨已经根深蒂固，我也没有指望能在一朝一夕有所改变。”琳利亚理解地点点头，然后坚决地说道，“不过，我会用行动向各位证明的。”

听见琳利亚的话，房间里的所有人都面面相觑，一时不知道该作何反应。于是琳利亚又接着说道：“可以告诉我关于黑死病的情报吗？或许，我可以彻底解决坎塔尔的黑死病问题。”

“黑死病的情报？我们也只知道这几个人得了病，其他的我们一无所知。”撒昆答道。

“其实，刚才帮他们治疗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件特别的事。”琳利亚说道。

“特别的事？”

“我发现这里的病人都是原宿体。”琳利亚解释道，“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最初患病的人，并非被别人传染。啊，”琳利亚想了想，“除了那位叫锡兰弟的青年之外。”

“那又怎么样？”撒昆问道。

“既然他们是原宿体，也就是说，”琳利亚继续解释道，“如果知道他们是怎么患病的，也许就可以解开黑死病的来源之谜。”

“黑死病的来源？”撒昆对琳利亚的话突然来了兴趣。

就在这时，大厅外突然传来喧哗声。紧接着，两个全副武装

的圣堂武士——撒拉萨和希尔玛——杀气腾腾地闯了进来。

“琳利亚大人！”

看见琳利亚被一群手持武器的人围在中间，撒拉萨一下慌了神。他举起了剑，打算冲进人群去。

“请放下剑，撒拉萨。”琳利亚不容置疑地命令道。

此时，几个神殿的卫士也追着撒拉萨他们跑了进来。

“别轻举妄动！”撒昆大声命令道。

因为两边的首领出面阻止，大厅里又一次恢复了平静，只不过大厅里的气氛却陡然变得紧张起来。所有人都剑拔弩张，仿佛掉根针的声音就能立刻引发一场混战。

“你真的有办法彻底消灭黑死病？”等到房间里边安静后，撒昆迫不及待地 toward 琳利亚问道。

“撒昆先生果然知道什么。”

“啊……”撒昆一惊，自知失言，不过既然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他也不打算继续隐瞒了，“我虽然知道他们是在哪里染上黑死病的，但我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把黑死病传给他们的，只不过……只不过……”

琳利亚并没有追问，只是静静地等待着。

撒昆想了想，最后还是决定说出来了：“只不过，当我靠近那里的时候，可以感觉到某种东西的存在……恐怖的东西……拥有很强的魔力，但是和我们魔族的魔力不同，那东西拥有的魔力是非常可怕的……邪恶的……”

撒拉萨和希尔玛对视了一眼，都感到非常诧异，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想象“邪恶的”这个词会从一个魔族口中说出；而出乎意料地是，房间里的其他魔族居然和他们俩一样震惊，看起来关于黑死病来源的事似乎只有撒昆一个人知道。

仿佛是被某个远方的东西吓到了一样，撒昆魁梧的身体居然颤抖了起来，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但是他脸上的表情已经说明了

一切。

“撒昆先生，”琳利亚温柔地说着，缓缓地走近撒昆，最后居然伸手轻轻地靠上了撒昆颤抖的肩膀。随着一阵耀眼的白光闪过，撒昆的情绪终于稳定了下来。

“如果不嫌弃的话，也请你喝一点圣水可以吗？”

“喝圣水？为什么？”撒昆假装不解地问道，但是他话音中的警惕却出卖了他。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和你一起发现这个秘密的，就是躺在这里的几位吧。”

撒昆惊恐地看着这个比自己足足矮了一个头的小姑娘，一时竟然忘了要继续装出坚强的态度。他长长地叹了口气，仿佛走到了漫长旅途的终点一般，强撑着身体的力气蓦地松懈下来，膝盖一软坐在了地上。

“好吧，好吧，我并不是怕死，我……”

“我明白，先生是个勇敢的人。”琳利亚善解人意地说。

一瞬间，撒昆露出了超脱的神情：“我也没有狺下想得那么勇敢。不过，假如狺下真的可以解决黑死病，我愿意把知道的都说出来。”

*1：“狺下”这个词是日文里对高僧的称呼，现在很多时候也泛用于宗教领袖。这里相当于“your holiness”，一般译为“陛下”，但是我觉得用“陛下”来称呼琳利亚很不合适，所以请允许我借用。

.....

.....

.....

“狺下请坐。”

众人散去之后，琳利亚和两个圣堂武士被撒昆领到了大厅旁边的一个房间里。从屋里的陈设看来，这里很像是一间缩小了的

礼拜堂，不过屋里有床和座椅，比起他们安置琳利亚的房间更有生活气息。琳利亚猜想这里应该是给祭司居住的。屋子里只有一把椅子，既然撒昆要尽地主之谊，琳利亚也就大方地坐了下来。撒拉萨和希尔玛侍立在琳利亚的身后，两个人的手都按着剑鞘，时刻提防着面前的这个异教徒兼魔族的危险人物。

撒昆四下查看了好久，才终于找到一只大碗递给琳利亚。琳利亚依照约定在碗里注满了圣水。喝下圣水之后，撒昆长长地舒了口气，感到自己仿佛得到了重生一般。

“事情得从一个月前说起。”

一面把碗放回桌子上，撒昆慢慢地开始讲述起自己的经历。琳利亚和两个圣堂武士都安静地听着。

“一个月前，比萨塔想清理一下自己家的老宅，所以找了斯比安和几个熟识的年轻人去帮她。比萨塔的父母都在半年前死于黑死病，后来老宅又着了一场大火，现在也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所以需要人帮她清理废墟。

“在清理地窖的时候——嗯，其实因为这里毕竟是圣教国的领土，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魔族每家每户都设有用来避难的地窖，而且一般都会挖得很深。清理地窖的时候，比萨塔他们发现，因为很久没有打理，地窖的墙壁有些地方塌了，塌掉的墙壁后面露出了一条密道。他们顺着密道找到了一处奇怪的遗迹，那座遗迹似乎被什么东西给封印住了，所以他们几个才来找我商量。

“我刚开始只是好奇，所以就跟着他们过去看看。但是当我到那里的时候……说实话我真的吓坏了。他们几个人可能没有发现，但是我的确可以感觉到，那里根本没有什么封印，而是有一股非常强大的魔力在保护着那个地方，不让人靠近。那股魔力非常强大，而且邪恶……所以我说服比萨塔放弃自己家的老宅，又把密道封印了起来。本来以为这样就没事了……”

说到这里，撒昆叹了口气。

“三天之后，比萨塔渐渐开始变得神志不清，而且脾气越来越暴躁，最后终于连身体都开始变形了。我们都知道这是黑死病的症状，但是没有圣水根本不可能给她医治。而且噩梦没有结束。接着斯比安也发病了，然后是斯林，最后那天发现遗迹的所有人，包括不小心被比萨塔抓伤的锡兰弟都开始发病。

“还好我们这一年来一直在处理这种事情，即使不想也已经习惯了，所以才没有让事态扩大。后来圣都和坎塔尔似乎都派过人来调查比萨塔他们的事，不过好在这边的居民有很多都是我们的信徒，才没有让黑死病的事被发现。”

“既然你们也知道是黑死病，为什么不向教会请求圣水呢？”撒拉萨问道。

听见撒拉萨的问题，撒昆不禁失笑：“我们可是魔族，教会有可能给我们圣水吗？‘圣火’倒是很有可能！”

希尔玛尴尬地摇了摇头，问道：“我倒是很佩服你们，这么多魔族聚居在坎塔尔居然一直没有被教会发现。如果不是这次的事，圣都连一点风声都没有听说过。”

撒昆笑了笑回答：“也没什么秘诀，我们这些在人类世界生活的魔族，一般都深居简出，只和同族交往。人类和魔族本来光看外表就很难区分，更何况没人能想到，在圣教国的领土上居然会有魔族生活。”

“既然你们是魔族，为什么不住在魔界，而要冒着危险住在圣教国里呢？”希尔玛又问道。

没想到回答希尔玛问题是琳利亚：“他们信仰的神祇是大地母神盖亚，而在魔界的魔族曾经依附过‘冥王哈迪斯’，这两位神祇的关系似乎并不太好。”

“圣母猊下果然渊博。”撒昆佩服地说，“我们最初在人类世界定居已经是一千八百多年前了，当时冥王哈迪斯和光辉女神瑟莱伊斯正在交战，因为不想卷入两位神祇的战争，我们的先人选

择了离开魔界。后来也经历了很多事，最后才在……”

“库洛姆定居下来。”琳利亚平淡地接话道。

“啊！”撒昆不禁目瞪口呆。

琳利亚微微一笑，又接着说了下去：“你不用隐瞒下去了，我身为曙光的圣母不可能不知道奥斯林教在库洛姆和光母神教发生过冲突的事，菲尔曼教长还曾经为了这件事而拒绝给库洛姆圣水。”不过琳利亚并没有提起，“教长院政变”正是以这件事为导火索。

琳利亚说着，抬眼看向了撒昆，“而且，你应该也不是祭司。”

“这……”撒昆大惊失色，眼神不禁瞟向了房门口。

“不必害怕，”琳利亚安慰撒昆道，“我说过并不想和你们为敌，也不必知道谁才是祭司。我们还是去看看那座遗迹吧，撒昆先生可以为我带路吗？”

“当然，请跟我来。”

撒昆无言以对，只好点头应允，然后领着琳利亚一行向门外走去。就在撒昆快走到门口时，面前突然闪出一个人，挡住了他的去路——是那个声音低沉的男人。

“请等一下。”声音低沉的男人说道，“我要和你们一起去。”

“卡萨！”撒昆惊叫道。

“别说了，撒昆。”声音低沉的卡萨威严地说道，“我一直不知道原来你们遇到过这种事。不过既然现在我知道了，作为坎塔尔的祭司，我不能坐视不理。”

“卡萨，那东西不是你可以对付的。”撒昆咬着牙说道。

“我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卡萨沉重地说。“可你难道以为，我明知信徒正在遭受危险，却还能躲在安全的地方，等一个异教的神祇来拯救我们吗？”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你得把这些信徒带回库洛姆，你

绝对不能出事！”撒昆依然坚持己见。

“撒昆！”卡萨的语气变得强硬了起来，“就这么接受光母神教的恩惠，你能心安理得吗？”

“卡萨先生言重了。”琳利亚突然打断了两人的争论，“我并没有想向贵教施恩。这里不管怎么说都是圣教国的领土，存在这样的危险因素，我来处理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既然卡萨先生愿意，我们不妨一道去看看吧。”

撒昆本来还想再劝服卡萨，可是被琳利亚这么一说，再找不到阻止卡萨的理由。撒昆只好暗暗地叹了口气，老实地走在前面带路。

众人从山前的正门离开神殿，跟着撒昆穿过树林。一路无事。将近正午的时候，琳利亚一行人终于来到了一片被火烧剩的残垣断壁前。

“就是这儿。”撒昆指着废屋说道。

虽然强装出镇静地样子，可是琳利亚还是能感觉到，越是接近这栋废屋，撒昆就显得越紧张。琳利亚悄悄地从背后靠近撒昆，想稍微用神力让他轻松一点……

突然，琳利亚感到原本灿烂的阳光似乎变暗了，身边的景色也一瞬间失去原本的色彩，一股凉气顺着她的脊背爬了上来。她回头看了看卡萨和两位圣堂武士，三个人都面色如常，显然有这种恐怖感觉的只有琳利亚——也许还有撒昆，因为明明离废屋还有很远的一段距离，撒昆的脚步却突然停了下来。

“撒昆，怎么了？”卡萨问。

撒昆并没有回答卡萨的问话，还是呆呆地站在原地。卡萨对撒昆的态度感到莫名其妙，但当他走上前时，却发现撒昆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

“撒昆，你怎么了？”

卡萨感到事情不对，赶忙跑近了撒昆的身边。

“走，卡萨！快跑，跑……”

出乎意料的，撒昆突然一把推开了靠近他的卡萨，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卡萨完全不知所措，愣在了原地。关键时刻，琳利亚又温柔地把手搭在了撒昆的肩头，随着一阵柔和的白光闪过，撒昆的情绪终于平静了一点。

卡萨把撒昆扶到一棵树边坐下，稍事休息之后，撒昆终于又开口说话了：“别过去，这里邪恶的气息太强了，比我上次感觉到的还要强烈好几倍！”

“什么‘邪恶的气息’？”卡萨茫然地四顾，可是依然没有感觉到任何异样。

“你们都留在这儿吧，我一个人过去。”

众人回过头，这才发现琳利亚已经一个人向废屋走了过去。

“琳利亚大人！”

撒拉萨一时情急，失声叫了出来。不过撒拉萨马上察觉到了自己的无礼，他赶忙用手挡住了自己的额头，等着姐姐惩戒的铁掌……

没想到希尔玛却显得比撒拉萨还着急。撒拉萨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已经看见姐姐从自己身边跑了过去。撒拉萨心头一惊，赶忙跟了上去。

“你们留在这儿！”

看见两个随从跟了上来，琳利亚突然一反常态地厉声喝道。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琳利亚，希尔玛和撒拉萨一下都呆住了。不过希尔玛好歹也是身经百战的圣堂武士，她虽然一言不发，脚步却继续跟了上去。

“对不起。”琳利亚的神色突然暗淡了下来，她交替地看着撒拉萨和希尔玛，眼睛里带着恳求的神色，“请你们留在这儿，不要跟着我。”

“光母圣神……”

看着琳利亚脸上罕见的柔弱表情，希尔玛感到了一股钻心的痛。她很清楚琳利亚是想保护自己和撒拉萨，却痛苦地发现自己根本帮不上忙，甚至连琳利亚将要面对什么都无从得知。希尔玛真的想不顾一切地跟着琳利亚，即使死，也比呆站在这里体会自己的软弱要舒服得多。

“领法旨。”

希尔玛和撒拉萨都领命停下了脚步。琳利亚长舒了一口气，转身向废屋走去。

这间废屋并不大，而且因为之前的大火，木造的墙壁和家具都已经只剩下一些焦黑的残迹，琳利亚很容易就找到了地窖的入口。拉开沉重的陷阱门向下望去，可以看出这间地窖很狭窄，和普通人家的地下室并没有什么两样。琳利亚轻盈地从陷阱门跳下去，然后环顾了一下这间黑暗的地窖，却没有发现暗门之类的东西。

虽然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她也能看清东西，但是琳利亚始终不喜欢黑暗。她抬手召唤出了一个光球，光球如幽灵一般飘忽地悬在琳利亚的身旁，把这间狭窄的地窖照得如同白昼一般。琳利亚闭上眼睛，能够清楚地感受到，那股将撒昆吓得几乎昏过去的气息从自己的脚下满溢而出。她又仔细地查看了一遍地窖的四壁，却还是一无所获。

“地窖的机关应该在这儿。”

随着一声巨响，地窖的一面墙壁上突然旋开了一扇暗门。琳利亚回过头，正看见卡萨放开了挂在墙角的一条干瘪的香肠，那条香肠已经只剩下很短的一节，却依然和其他的干肉一起稳稳地挂在长绳上。

“卡萨先生。谢谢你的帮助，不过这里很危险，你还是离开比较好。”琳利亚诚恳地说。

“这里是魔族用来藏身的地窖，獬下认为可能只有这些机关

吗？”卡萨沉稳地说，“我是不知道撒昆和猊下到底能感觉到什么，不过撒昆已经变成那副样子，现在能帮猊下的已经只有我了。”

“但是这里的确非常危险。”

“我知道这里很危险，不过我既然作为大地母神的祭司，如果能为保护信徒而死，我只会感到光荣。”卡萨平静地说，“就算我死了，撒昆也有能力把信徒们带回库洛姆的。”

知道卡萨决心已下，琳利亚也不再继续劝说他离开。两人沿着暗门后的楼梯开始向地窖的深处走去。走在盘旋而下的阶梯上，琳利亚不禁对这样别有洞天的地窖感到惊讶。因为有光球的照耀，虽然阶梯很陡，琳利亚他们的行进速度却并不算慢。可是二十分钟过去了，四周的景色依然没有丝毫改变，脚下的阶梯也看不到尽头，就仿佛是在通向地狱一般。

“真是像天梯一样啊。”琳利亚赞叹地说。

“只不过并不是通向天国，而是通向‘地狱’。”卡萨幽默地说。

“地狱可不在地下啊。”琳利亚笑着答道。

“天国也不在天上啊。”卡萨说道，“会挖这么深，只是因为魔族很害怕教廷骑士而已。”

“对不起。”琳利亚真诚地说。

“并不需要猊下来道歉。”卡萨笑着说道，“修这些地窖的时候，猊下可能还没有出生呢。”

“或许的确如此，不过刚才在神殿的时候惊吓到了贵教的信众，我必须道歉才行。”琳利亚说道。

“猊下是指之前的地震吗？”

“果然不愧是大地母神的祭司，是不是真的地震一眼就能认出来。”

“因为大地根本就没有震动。”

琳利亚不禁失笑：“果然这点雕虫小技是无法骗过大地母神的

祭司的。”

“不，这可不是雕虫小技，应该说不愧是光母圣神才对。能够令整个神殿的人都误以为发生了地震，这种规模的幻术可不是凭人类的力量可以使用。”

走着走着，两人脚下的阶梯突然中断了，看上去似乎是因为地震或者什么原因而崩塌了。

“我先过去，请卡萨先生在这里等一下。”

说着，琳利亚就准备要跃过崩塌的阶梯，不想却被卡萨拦住了。

“并不需要，我们已经到了。”

卡萨慢慢地走到阶梯崩塌的边缘，双手扒着内侧的墙壁，上身探出，在一片漆黑中摸索着什么。看着卡萨踩在那些看上去马上就要掉落的砖块上，琳利亚都不禁为他捏一把汗。但是很快卡萨就收回了探出的上身，与此同时阶梯外侧的墙壁上旋开了一扇暗门。

“没想到机关居然设在这里，”琳利亚钦佩地说道，“以为是中断的地方，实际上却是终点。”

“不过是个小聪明，聊以自保而已。”

穿过暗门，刚刚还狭窄的空间突然一下变得开阔了起来。琳利亚环顾四周，这间避难所的陈设和神殿的大厅如出一辙，只是规模要小上很多，不过也足以容纳二三十人躲藏。

在避难所的一角，能看得出墙壁崩塌后修补上的痕迹。琳利亚轻轻一挥，撒昆他们草草垒上的砖头便塌了下来，砖石后面露出了一个复杂的法阵。

“是撒昆的封印。”卡萨说道，“虽然我是坎塔尔的祭司，但是论魔力，撒昆远远强于我。”

“我也能感觉到撒昆先生的力量，所以他才能察觉到这里隐藏的危险。”琳利亚点了点头。

“是啊，我就一点都感觉不到。”卡萨苦笑着说，“我果然是个不合格的祭司。”

琳利亚伸手一碰，挡在他们面前的封印便消失了，只剩下其后黑洞洞的隧道。

“卡萨先生的勇敢也很让人钦佩。”

“哈哈，倒不是我有多勇敢，”卡萨大笑起来，“只不过是我都感觉不到而已。如果我也有撒昆这样的感知能力，说不定现在正躲在哪儿发抖呢。”

“卡萨先生过谦了。”琳利亚说，“我知道你并不是这样的人。”

“猥下太高看我了。”

两人一边看似轻松地闲聊着，向着隧道深处走去。这条隧道并不长，两人很快便看见了撒昆他们发现的遗迹。虽然深处地下，这座遗迹却非常雄伟，青砖搭成的门洞比三个人还高，大门的两边还立着一排巨大的石灯笼。如果不是从巨大的石门后面不断透出的邪气，琳利亚可能真会想好好欣赏一下这座遗迹。来到近前，两人看出石门非常沉重。琳利亚用神力试了试，本来以为可以轻易地打开这扇大门，没想到琳利亚施加在石门上的神力如泥牛入海无消息，石门依旧巍然不动。

“门上有什么。”琳利亚又试了试，却还是看不出任何效果，“而且还是专门用来对付神的。”

“这里有块碑。”一边的卡萨突然说道。

琳利亚凑近一看，果然，在门洞的阴影里立着一块小小的石碑。琳利亚发现石碑上稀稀拉拉地刻着几个大字，可是自己却一个都不认识。

“这是什么文字？”琳利亚自言自语道。

“是魔族语。”卡萨突然回答道，“‘圣母驾临，卡库谨迎’。”一边读着碑文，卡萨迷惑地挠了挠稀疏的头发，“卡库是什么？”

不料，琳利亚却突然恍然大悟：“我明白了，他果然是在等我。”

“圣母猊下知道什么了？”卡萨赶忙问道。

“我们先进去再说吧。”

虽然没有说明，可是琳利亚突然变得信心满满，卡萨也就没有再问。琳利亚回到大门前，没有再企图用神力去打开面前的石门，而是像造访友人的家一样，大声地向门里喊道：

“光辉女神瑟莱伊斯的代神者，曙光的圣母琳利亚·库那求见。”

随着琳利亚的自报家门，石门应声而开。琳利亚毫不迟疑地就走了进去。虽然仍然有所顾虑，卡萨还是紧跟在琳利亚的身后。

石门后面是一条长长的甬道，仿佛帝王的陵墓一样。穿过甬道，两人来到了一间看来是主殿的房间。和这座神殿的雄伟相比，这间主殿却显得有些寒酸，大小就和建在旁边的那座魔族的避难所差不多。除了几根巨大的青石柱外，主殿上空空荡荡，不过这反而更方便了琳利亚他们，因为一进殿门他们就立刻看见了站在主殿正中央的迎接者。

“欢迎，欢迎。”神秘人一边说着，一边用锐利的目光打量眼前的两名不速之客，“圣母猊下来的真是时候。”

神秘人长得非常高大，有接近两米高，脸颊消瘦，颧骨突出，一双刀片般细长的眼睛闪烁着狡黠的光芒。神秘人穿着一身漆黑的长袍。那长袍实在太破了，远远看去只是缠在他身上的几缕破布。他用这些破布条紧紧地包裹着自己消瘦的身体，不过琳利亚仍然可以从布条的缝隙中看见他惨白的皮肤。虽然并不了解对方的身份，但是卡萨本能地感到这个人身上透着一股恐怖的气息。

“我已经报过家门了，阁下是不是应该也做个自我介绍呢？”琳利亚轻松地应对着。

“当然，不过猊下应该已经猜到我的身份了才对。”神秘人冷笑着说道，“我就是冥王哈迪斯的分身之一，‘瘟疫的卡库’。”

“瘟疫的卡库？”萨卡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你是盖亚的祭司吧，”卡库嗤笑着说道，“抱歉吓倒你了。”

“卡库，”琳利亚毫不客气地说道，“果然散播黑死病的人就是你。”

“没错，当然是我了，要说到散播瘟疫，没有人比我更专业了吧。”卡库毫不避讳，大大方方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我可以问为什么吗？”琳利亚淡淡地说道，没有一点惊讶。

卡库眯缝着眼睛上下打量着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小姑娘，冷冷地一笑：“猊下就是为了问这个，才冒着风险跑到这里来的？”

这时，卡萨突然在琳利亚背后低声说道：“圣母猊下，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对方是冥王的分身，谨防有诈。”

“没关系。”琳利亚平静地对卡萨笑了笑，说道。

“对，不用担心，祭司大人。”卡库嘲笑道，“她是存在于神灵界的神祇，而我只是个存在于物质界的分身。就像地上的猿猴永远不可能摸到天上月亮一样，我根本不可能杀得了她。”

“想杀我的话，也不是没有办法，不是吗？”琳利亚突然问道。

听见琳利亚的问题，卡库狡黠看着琳利亚，大笑了起来：“哈哈哈哈哈，猊下果然聪明，连我想说的话都先说出来了。”

“猊下说的没错，”卡库心平气和地娓娓道来，“我虽然杀不了猊下，不过我也算是给猊下的棺材上钉了一颗钉子。”

“果然是这样吗？”琳利亚叹了口气，“你们的目的是为了杀我……不，这么说实在太自大了，”琳利亚抬眼直视着卡库，“你们真正想杀的人是光辉女神瑟莱伊斯才对。”

卡库咧开嘴露出了令人毛骨悚然地笑容：“哈哈哈哈哈，圣母猊下这么明理，我可就轻松多了。”

“光辉女神？”卡萨突然插进话来，“她不是已经死了吗？”

“对啊，光辉女神的确已经死了，冥王哈迪斯也已经死了，如果按你们‘凡人’的理解来看的话。不过他们的灵魂都还存在着。”卡库耐心地解释道，“虽然光辉女神的灵魂已经被造物之神撕成碎片，但是对神来说，只要还有一片灵魂存在，就不算真正的死亡。”

“所以，要真正杀死光辉女神，就必须把她所有飞散的灵魂碎片都毁灭。但是光辉女神的灵魂碎片已经转生成人，茫茫人海可不是轻易就能找出来的。”

“啊，”卡萨此时终于恍然大悟，“只有曙光的圣母才能治好黑死病，所以只要散播黑死病，曙光的圣母就一定会现身。”

“哈哈哈哈哈，你终于开窍了。”卡库点了点头，仿佛在称赞自己迟钝的学生一样，“能够成为曙光的圣母的人一定带有光辉女神的灵魂碎片，这样要找起光辉女神的灵魂碎片就简单了。”

“会用到风险这么高的方法，”琳利亚沉吟道，“也就是说其它的灵魂碎片都已经被你们毁掉了？”

“对，猊下真是一点就通。”卡库说道，“这样做对我们来说的确风险很高，因为一旦猊下成为了曙光的圣母，我们就无法轻易杀死你了。不过光辉女神的其它七片灵魂都已经被我们毁了，剩下最后的一片冥王也已经有万全的计划。”

听见卡库的回答，琳利亚突然长叹了一口气：“冯渊。”

“对啊，对啊，”卡库突然露出了疯狂的表情，“真是神来之笔。连我都没想到，黑死病这东西居然还能有这么精彩的副作用。”

“黑死病……我成为曙光的圣母……冯渊去魔界。”琳利亚摇了摇头，“难道真的是天意吗？”

“真的只能说是天意了。”卡库得意地说道，“本来引导代神者是‘寂静’的任务，但是如果代神者不去魔界，不能当上魔王，

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可是没想到，我只是散播了个黑死病，竟然就引得代神者去了魔界，真是天上掉了个大馅饼。”

“冥王就那么恨光辉女神吗？”琳利亚悲哀地问道，“为了杀她，居然设计了这么复杂的计谋，还牺牲了那么多无辜的生命。”

看着琳利亚哀伤的脸上，本来趾高气扬的卡库却突然陷入了沉默。

过了好久，卡库才略显犹豫地回答道：“其实，冥王哈迪斯和光辉女神瑟莱伊斯本来是一对……啊——”

毫无预兆地，卡库突然大叫了起来。琳利亚抬起头，正看见卡库痛苦地跪倒在地。琳利亚急忙走上前去查看的时候，却只听见卡库苦笑着自言自语道：

“看来时间到了。”

第十四章 苍茫天地间的博弈

看着突然倒地的卡库，琳利亚毫无顾忌地走上前去，关心地问道：“你的身体……”

“圣母别下小心。”卡萨不安地提醒道。

“没关系。”琳利亚镇定地回答，一面俯下身子，更加靠近了卡库，“你的身体已经撑不住了是吗？”

“啊，圣母别下英明。”卡库冷冷地回答道，“哈迪斯那个混蛋已经在召唤我了，大概是觉得我没什么用了吧。”

看着痛苦得发抖的卡库，琳利亚直起了身子，面前明明是一个在大陆上散布死亡和绝望的恶魔，可是她的脸上却没有厌恶，只有深深的怜悯。

“难怪我刚才进来的时候，你会说我‘来得正是时候’。”琳利亚说，“看来你早就已经知道自己的肉体快要崩溃了。”

“不过已经没关系了。”卡库的声音显得越来越低，看得出他非常痛苦。

琳利亚看着卡库，出乎意料地露出了温婉的微笑。紧接着，她突然抬起自己的右手，随着一阵耀眼的金光闪过，一根金色的手杖出现在了琳利亚的手中。卡库惊讶地抬起头，失声叫道：“你要干什么？”然而琳利亚却只是用一个温柔的笑容回答了他的问题。

琳利亚将圣母权杖轻轻地放在了卡库的身前，悠扬的歌声立刻充满了整个大殿上。

“你……你……”

和着琳利亚的歌声，圣母权杖开始发出金色的光芒。卡库痛苦地摇着头，倒退着向远离琳利亚的方向爬去，仿佛圣母权杖是一块烧红的烙铁，只要靠近就会被它灼伤一般。

没想到，一向温柔的琳利亚这次居然变得咄咄逼人，她一面继续唱着没人听得懂的歌，一面不断将圣母权杖靠近卡库。

面对步步紧逼的琳利亚，卡库突然变得出奇地软弱无力，仿佛他的身体真的已经几近崩溃，连逃走的力气头没有了。

“别再逼我了……求求你别再逼我了……”

卡库呻吟着，哀求着，可是琳利亚却对这一切充耳不闻，继续像恶鬼一样逼近满脸恐惧的卡库。卡萨呆呆地看着琳利亚和卡库，虽然完全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可是却莫名地对卡库产生了一丝同情，明明他刚才还对“瘟疫的卡库”这个名号充满了恐惧。

琳利亚的歌声还在继续，现在连卡库的身上也开始渐渐发出淡淡的光芒。卡库的力气看来已经全部用尽了，他没有再逃避，只是用双手勉强支撑着摇摇欲坠的身体，大口地喘着气。

“圣母猊下……”

卡萨似乎想要劝琳利亚放过卡库，但是他又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因为他要救的是冥王哈迪斯的分身，是一个在大陆上散播死亡的恶魔！而与此同时，琳利亚的歌声却变得越来越急促起来。然而随着歌声的继续，卡库脸上痛苦的表情却渐渐缓和了，而且他原本惨白的肤色居然变得越来越红润，消瘦的脸颊也饱满起来。

“卡库，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琳利亚低头询问。她已经停止了唱歌，可是卡萨却感到歌声

仿佛依然在大殿里回响。

卡库的呼吸已经均匀了不少，他又摇了摇头，第一次露出了真诚的微笑：“你……您太过分了！”

听见卡库的评价，琳利亚却笑了起来。她用圣母权杖支撑着身体，看上去简直和卡库一样虚弱。

“圣母殿下，您没事吧。”卡萨赶忙走近了琳利亚。

“我没事，只是有点累而已。”琳利亚感激地回答。

“您太过分了，”卡库还在喃喃地说着，“居然抢别人的分身。”

“抢别人的分身？”卡萨惊奇地叫了起来，

“我强行让卡库变成了我的分身。不过的确有点过意不去呢，作为神祇。”琳利亚笑着回答，“卡库，我也知道这会让你非常痛苦。不过抱歉，我还有话必须问你，你要是现在被哈迪斯招走，我可就伤脑筋了。”

卡库站起身来，他的体力似乎已经恢复了不少，而且显然也觉得坐在地上说话太过失礼。

“好吧，既然您已经是属下的主人，属下当然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黑死病的病原体有多少个，都在什么地方？”琳利亚问道，“既然都是你经手的，你应该很清楚吧。”

“确实，黑死病是属下的任务，属下知道的病原体有十七个——包括这间神殿在内。基本上病原体散布在大陆的各个地方，不过圣教国的附近比较集中。”卡库老实地回答道。

“魔界也有吗？”琳利亚问。

“没有。”卡库肯定地回答，“因为散播黑死病只是为了引出主人的诱饵，所以没必要丢到魔界去——哈迪斯相信光辉女神的灵魂不会寄宿在魔族的体内。”

“啊，这我就放心了。”琳利亚露出了宽慰的笑容。

“主人是在担心哈迪斯的代神者吗？”卡库突然冷冷地问道。

琳利亚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她立刻又向卡库问道：“我一直很想知道，两千年前为什么冥王会和光辉女神交战呢？”

“对不起，属下也不太清楚。”卡库回答道。

“你不知道吗？”琳利亚感到有点意外。

“属下是哈迪斯为了和光辉女神战斗才创造的分身，所以之前发生了什么属下确实不太了解。”卡库解释道，“属下只知道冥王哈迪斯和光辉女神瑟莱伊斯曾经是一对情侣，后来两个人似乎因为什么原因不欢而散。不过应该不可能只因为夫妻吵架就发动战争这么极端吧。他们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属下确实不知。”

“原来如此。”琳利亚点了点头，微微显得有些失望。

突然，卡库用试探地口吻问道：“属下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说吧。”

“恕属下直言，现在哈迪斯的代神者还只是个凡人，就算是属下也可以杀死他……”

“这件事请不要再提了。”琳利亚摇了摇头。

“可是大人，如果哈迪斯的代神者得到了完整的纹章，对大人可是最大的威胁。”

“就算是这样，我也不会下这种命令的。”琳利亚坚定地说道，“我是曙光的圣母，不论是亲手还是假手于人，我都不会主动伤害任何人。”

“可是，如果不趁现在……”

卡库还打算劝说琳利亚，但是他突然愣住了，因为他看见好几条拇指粗的铁链从空气中伸了出来，缠绕在了琳利亚的手脚和身体上。

“大人，这……这是……”

卡库惊愕地大叫了起来，可是站在一旁的卡萨却一脸茫然，显然什么都没有看见。紧接着，在琳利亚回答之前，那些铁链又都像幻影一般渐渐消失在了稀薄的空气中。

“我和他都只是被命运的枷锁夺去了自由的人，所以我不会伤害他，更不会恨他。”琳利亚镇定地说道。

说到这儿，琳利亚又一次露出了自己温婉的微笑，“就让因与果来决定我们的命运吧。我们需要做的，只有祈祷——

“祈祷轮回的洪流能将我们引向正确的结局。”

.....

.....

.....

“你们是要留在坎塔尔，还是要回去库洛姆？”

琳利亚带着卡萨和卡库一起回到屋外。看见卡库时，撒拉萨和希尔玛都露出了警惕地神色，而撒昆则惊恐地大叫了起来。费了好多功夫，琳利亚才向屋外的三人解释清楚了卡库的身份。虽然屋外的三人没有打算立刻相信卡库，不过因为撒拉萨和希尔玛相信琳利亚，而撒昆也不敢质疑卡萨，所以三人没有再说什么。

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琳利亚和一众属下准备要离开坎塔尔。不过在离开之前，琳利亚还是不忘和卡萨提起了奥斯林教信徒的去留问题。

“我当然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留在坎塔尔，而且我也可以保证教廷骑士绝对不会来打扰你们。”琳利亚真诚地说道，“不过，如果你们坚持要回库洛姆，我可以给你们一份通行证，保证你们离开圣教国领土时不会受到任何阻碍。”

“谢谢圣母陛下下的关心。”卡萨回答，“不过，陛下真的放心让我们这些魔族待在坎塔尔吗？”

“我很放心。”琳利亚微笑着说道，“我所见过的奥斯林信徒

都是淳朴诚实的人。而且在地震当中，你们还想要救身为‘人类’的我，我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怀疑你们会伤害人类。”

“说不定我们只是怕您逃走。”卡萨反驳道。

“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根本没有必要为了这种理由冒生命的危险。”琳利亚镇静的说。

“不过我们也不能说有什么好心。”卡萨叹了口气说道，“您是人类，就算黑死病发作也可以去教会要圣水，我们却因为怕事情败露而把您掳来，实在自私的很。”

“事有轻重缓急，我想大地母神不会怪罪你们的。”琳利亚宽慰卡萨道。

“谢谢猊下的宽大，不过我还需要和信徒们商议一下，才能决定。”

“好吧，我们就在坎塔尔逗留几天，等你们决定吧。”琳利亚提议道。

就在这时，卡萨突然下定了决心，把一直憋在心里的话说了出来：“圣母猊下如果愿意的话，可否去库洛姆见一见我们的大祭司。”

“卡萨！”撒昆惊呆了，他赶忙拉了拉卡萨的袖子，想阻止他继续说下去。

“不用担心，撒昆。”卡萨甩开了撒昆的手，“我相信圣母猊下的人品，她既然保证不与我们为敌，就一定会办到。”

“谢谢卡萨先生的信任。”琳利亚真诚地说。

“圣母猊下也知道，我们奥斯林教和光母神教有些不愉快，如果能趁此机会消弭两教间的嫌隙，就再好不过了。”卡萨对琳利亚说道。

“嗯，我也正有此意。”琳利亚认同地点了点头。

“再者，”卡萨看了一眼琳利亚身后的卡库，接着说道，“圣母猊下不是想知道当年冥王和光辉女神交战的原因吗？”

“先生知道吗？”琳利亚一下来了兴趣。

不料卡萨摇了摇头：“我不知道。可是，”他立刻又补充道，“有一个人也许知道。”

“谁？”琳利亚急切地问。

“我们奥斯林教的大祭司浩瑞士大人。”卡萨回答道，“浩瑞士大人是我所知道最博学的人，特别是对古老的传说。如果说有谁能对两千年前的事情了如指掌，除了他我想不到第二个人。”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琳利亚笑了起来，本来已经过了近两千年，现在这件事似乎已经无关紧要，更何况瑟莱伊斯一直不愿提起，琳利亚也不便追问。可琳利亚却总有一种感觉，这背后的真相有着某种重要的意义——对她和冯渊来说。

下定了决心，琳利亚迫不及待地转过脸去看向了三名属下——三人都露出了一副听之任之的表情。琳利亚会心地笑了笑，轻松地說道：

“既然如此，撒拉萨，希尔玛，正好带我去你们的故乡看看吧。”

.....

.....

.....

含锋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夜，地狱门外，可鲁起亚大营。

“陛下，斯洛斯的使者求见。”

“人在哪儿？”

听见士兵的通报，正准备休息的萨法尔皇帝显得非常镇静，似乎对一切都已经了如指掌。

“正在帐外等候。”士兵回答道。

“知道了，让他去大帐等着。”一面把已经脱下的盔甲又拿了起来，萨法尔皇帝不忘补充道：“还有，礼数周到点。”

萨法尔皇帝的确胸有成竹。茵蕻侯的胆小怕事就连在人类世

界也非常有名。经过了几天前地狱门外的一战，黑龙骑士团损失惨重。摆在茵蕪侯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或者向紫宫求援，或者和可鲁起亚媾和。萨法尔早已经听说魔界的储君到了斯洛斯，却一直不见紫宫动兵，可见茵蕪对紫宫也心存忌惮。如今听说斯洛斯派使者前来，显然茵蕪已经决意倒向可鲁起亚了。

为了表示诚意，萨法尔皇帝把所有的重要将领都从床上叫起来，并在大帐中设下仪仗，静待斯洛斯走进他精心布下的陷阱。看着使者从帐外怯生生地走进来，连久经战阵的萨法尔皇帝也不禁志得意满起来。

“使者阁下，远来辛苦了。”萨法尔皇帝礼貌地说道。

这时，萨法尔皇帝刚刚注意到，使者的手中拿着一个大大的托盘，托盘上盖着红布，从轮廓上能看出盘子里装着一个球形的东西。

“小人参见皇帝陛下。”使者恭敬地跪下行礼。

“阁下不必多礼，”萨法尔抬了抬手，示意使者起身，“阁下此行，不知有何要事呢？”

“贵我两方隔地狱门相望，素来相安无事，今次交战完全出于误会，兼有险恶之人从中挑拨。故而，敝上特遣小人到此澄清误会，望贵我两方能平息干戈，重修旧好。”使者说道。

“啊……”

萨法尔看了看使者，又看了看大帐里的武将们，显得非常为难。

“这个……其实寡人也不希望与贵方大动干戈，只是贵国的储君对我等同族做下如此残暴之事，寡人说什么也不能袖手旁观。”

“如果陛下顾虑的是这件事，小人这里有一件礼物，相信陛下一定会喜欢。”听见萨法尔的话，使者的情绪却反而显得轻松了起来。

“喔？”萨法尔又低头看了看使者手中的托盘，脸上露出了微笑，“不知贵方将以何物见赐呢？”

听见萨法尔的询问，使者伸手掀开了盖在托盘上的红布，露出了一颗鲜血淋漓的人头……

“这……使者阁下这是何意啊？”萨法尔假装不解地问道。

“此乃罪魁祸首施德那比的头颅，请陛下过目。”

说着，使者捧着人头向前走了两步又再跪下，好让萨法尔看的更清楚一些。不过萨法尔从来没有见过冯渊，看得如何仔细也是枉然。

“你过来。”

萨法尔招手让一个帐下的卫士上前。使者刚开始也不明就里，但是当那名卫士靠近的时候，使者可以清楚地看见他脸上急不可耐的神情。卫士大步走近使者，左右上下仔细地观察躺在托盘里的人头。片刻之后，卫士转过脸去，欣喜若狂地向萨法尔报告道：“没错陛下，就是这个恶魔毁了我们的村子，我绝不会认错他头上那个罪恶的记号。”

萨法尔满意地点了点头。他一面挥手让卫士退下，一面对还跪在地上的使者说道：

“既然首恶已除，而且斯洛斯与这个残暴的王子并无关系。寡人并非不明事理之人，还请使者阁下回禀茵蓀侯，就说寡人本无意冒犯斯洛斯……可鲁起亚即日便会收兵，从此贵我两方不必再动刀兵。”

“多谢陛下仁慈，斯洛斯上下将永感陛下的大德。”

得到了萨法尔的许诺，使者高兴地不停说着各种感激的话，但是萨法尔此时已经听不见使者的恭维了——虽然强装镇定，萨法尔的双手还是激动地颤抖了起来。本来他只是以为斯洛斯将要倒向可鲁起亚，可没想到连魔界最后的王储都已经死了！对雄才大略的萨法尔皇帝来说，现在不只斯洛斯，就连整个魔界都仿佛

已经唾手可得了！

.....

.....

.....

得到了萨法尔许诺的斯洛斯，真的毫不怀疑地从地狱门前撤走了全部的守军，可鲁起亚军也开始慢慢地撤离地狱门。此时新年将至，整个斯洛斯都沉浸在一片喜庆的气氛之中。人魔两族原本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仿佛夏日的朝露一般，转眼之间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十二月三十日夜，新年前夜。原本已经撤离地狱门的可鲁起亚军如鬼魅一般悄悄出现在了地狱门内，整整二十万兵力向斯洛斯南部的几个据点发动了突然袭击。面对着仿佛从地底下钻出来的敌人，毫无准备的斯洛斯军完全没有招架之力，纷纷弃城而逃。只一个晚上的工夫，可鲁起亚军便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地占领了斯洛斯四分之一的领土。

转过天来，重整旗鼓的斯洛斯军，愤怒地向被夺去的据点发动了数波进攻，企图夺回失去的领土。然而，可鲁起亚军对斯洛斯军的报复行动早有准备，加之有坚固城池的优势，斯洛斯军久攻不下。最后战局一直持续到黄昏时分，斯洛斯军仍然无法攻入自己亲手建造的堡垒，只得铩羽而归。

成功夺取斯洛斯南部的可鲁起亚军，迅速地从地狱门向魔界增派兵力，很快斯洛斯境内的可鲁起亚军数量便超过了斯洛斯军。同时，可鲁起亚军没有再像之前那样分散兵力，而是集中优势兵力开始一点点地蚕食斯洛斯军剩余的据点。在萨法尔皇帝的高明战术面前，斯洛斯军毫无还手之力，几乎连有组织的抵抗都做不到，各据点的守军全部望风而逃，将一个又一个的城池拱手让出。仅仅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可鲁起亚军眼看已经逼近了坐落在斯洛斯最北端的首府伊姆普城。

明明斯洛斯的局势已经严峻如斯，可与斯洛斯近在咫尺的紫宫却一直按兵不动，似乎真的打算对这个唇齿相依的邻邦见死不救了……

.....

.....

.....

“多亏夫人及时赶到，在下总算是保住了一条性命。”

伊姆普城的客房中，冯渊坐在小圆桌旁，一边喝着下午茶，一边说着感激的话。菲尔蒙德和娅林卡坐在他的对面。

“哪里，其实妾身救下的应该是舍弟的性命才是。”娅林卡谦恭地答道，“妾身还要多谢殿下手下留情呢。”

“不，不，在下迫于无奈得罪世子，实在惭愧得很。”冯渊答道，“说起来，在下一直有一事不明……”

“殿下有事相询，妾身必定知无不言。”

“其实，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冯渊说道，“我们从赫尔到这里，一共花了七天的时间，夫人何以能一日便赶到呢？”

“啊，原来是这件事。”娅林卡答道，“其实是公爵大人的家臣巴钦和嘉波……”

“传送能力！”冯渊恍然大悟。

“正是，原来殿下知道。”娅林卡笑着说道。

“确实是我疏忽了。”冯渊拍了拍自己的额头，“我还靠他们传过口信给罗佛卡尔公。只不过这些能力太过匪夷所思，让我一时难以尽信罢了。”

“这也不能怪殿下，毕竟殿下在人类的世界生活了很久，对魔界还不太了解。”娅林卡说道。

“是啊，虽然我也懂一点魔法，却没想到魔法居然还有这么多有趣的用途。”冯渊赞叹道。

“其实他们使用的并不是魔法。”娅林卡说。

“喔？不是魔法？”冯渊惊讶地重复道，一面看向了一旁的菲尔蒙德，但是菲尔蒙德却摇了摇头。

“对于魔法我知道得不多，”菲尔蒙德说道，“这方面内人就比我渊博得多了。”

“说‘渊博’实在是过誉了。因为我总是一个人呆在家里，所以有很多时间可以看看各种各样的书。”

说着，娅林卡突然埋怨地瞪了菲尔蒙德一眼。菲尔蒙德的脸上登时露出了一丝尴尬的神色。他向冯渊的方向瞟了一眼，见后者正在低头喝茶，似乎并没有注意这边。

“我有公事要忙。”菲尔蒙德低声辩解道。

“我又没说什么。”娅林卡翻了翻眼珠，便不再理会菲尔蒙德，“殿下，其实我们魔族使用的魔法都是元素魔法，当然还有一些通灵术，虽然效果不尽相同，但是基础和人类使用的法术并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在魔法以外，我们魔族还具有一些特殊的能力。这些能力不同于魔法，是没办法学会的。”

“没法学会？”冯渊迷惑地问道。

“是的，因为这些能力都是与生俱来的。”娅林卡解释道。

“喔，是这样。”冯渊沉吟道，“难道每个魔族都有这种能力？”

“一般来说，大概一百个人里会有一两个人天生具有特殊的能力。而且大部分人的能力都很微弱，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要说比较实用的能力……”娅林卡想了想，“殿下肯定知道我们派到人类世界的密探都能够把讯息很快地传回魔界吧？那是‘心灵感应’能力，算是很常见的一种，而像巴钦和嘉波所拥有的传送能力则非常稀有。”

冯渊点了点头，突然他的脑海中灵光一现，嘴角不禁露出了一丝微笑……

“听闻贤夫妇成亲之时，夫人年方十二……这些年来，魔界

多生变故，菲尔蒙德阁下勤劳国政，令夫人独守空房，在下深感惭愧。”冯渊不动声色地岔开了话题。

“哪里，殿下过虑了。”娅林卡答道，“妾身生在侯爵之家，公大于私的道理还是懂得的。何况，妾身既然选了这个丈夫，自然也有所觉悟。”

“喔？”冯渊不禁诧异，“在下听闻贤夫妇的婚事乃茵蕨侯所定，难道不是吗？”

看出了冯渊的惊讶，娅林卡却反而哑然失笑：“实在抱歉，其实是父亲顾念我才装成这样的。事实上，是我说服父亲将我许配给夫君的。”

“这却是为何？”冯渊不解地问道。

“遇见了好男人当然要先下手为强啰。”娅林卡狡黠地一笑，“否则到时候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听见娅林卡说出了“后悔”两字时，冯渊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露出了一抹苦涩的微笑：“是啊，优柔寡断到最后后悔也来不及了。”

就在这时，房门突然被敲响了。冯渊刚答了一声“请进”，就看见一脸怒容的耶伯推开门走了进来。

“姐姐，姐夫。”虽然脸上的表情阴得能挤出水，耶伯还是老老实实地向娅林卡和菲尔蒙德点了点头。冯渊这才明白他今天怎么这么有礼貌，居然敲过门才进来，原来是因为娅林卡在这里。这位大少爷虽然一向心高气傲，但对自己这个大不了几岁的姐姐却始终服服帖帖的。

“世子如此焦急，有何要事啊？”冯渊啜了一口茶，问道。

“你还问我，可鲁起亚都快打到门口了，为什么紫宫到现在还不出兵！”耶伯愤怒地吼道。尽管耶伯的声音就像吃了炮仗一样响亮，听起来似乎已经怒不可遏，但是他的脚却一步也不肯走近冯渊，后背始终贴在房门上。显然他对冯渊还是相当地忌惮。

“耶伯！”菲尔蒙德厉声呵斥道，“殿下自有安排，你只要服从命令就行了。”

耶伯还没来得及开口反驳，冯渊居然抢先说道：“也好，菲尔蒙德阁下，就请你以我的名义写一封书信给罗佛卡尔公，请她即刻出兵救援斯洛斯拉。”

“殿下，这……”

菲尔蒙德惊讶地回过头去看向了冯渊，而后者却只是悠闲地喝着茶。

“没关系，”冯渊轻松地说，“可鲁起亚的进兵速度比我预计的还快，也该给皇帝陛下一点压力才行，不然搞不好斯洛斯拉真的会被他全占了。”

“臣下明白了。”

菲尔蒙德向冯渊领了命，便与妻子、小舅子一起走出客房，房间里只剩下了冯渊一人。看着房门轻轻地关上，冯渊一边继续悠闲地喝茶，一边随手拿起茶点放进嘴里——虽然茵陈侯懒得出奇，不过冯渊不得不佩服，他还是相当会享受的，宫殿里不论是茶还是点心都属上品。

“巴尔，你在吗？”冯渊突然低声呼唤道。

然而空荡荡的房间里依然鸦雀无声。冯渊转头看了看四周，失望地耸了耸肩。就在这时，稀薄的空气中，一个声音突然回答道：

“殿下有何吩咐？”

.....

.....

.....

含锋十九年一月二七日，紫宫在沉寂了一月之久后，终于正式出兵斯洛斯拉。魔界宰相罗佛卡尔公爵出动了紫宫和思维依的联军，总计二十万大军从西、北两个方向进入斯洛斯拉境内。

一月二十九日，联军和斯洛斯军配合，在伊姆普以南一百里的卡尔比拉平原击退了可鲁起亚军的进攻，成功守住了通往伊姆普的道路。此后，魔界联军陈兵斯洛斯的北方重镇卡尔比拉堡、斯林克姆堡和伊利瑟斯堡，构成了守卫伊姆普的最终防线，与可鲁起亚军对峙。双方交战数日，各有死伤，可鲁起亚军始终无法突破这座斯洛斯最后的壁垒。

二月七日，毫无预兆地，可鲁起亚军开始从斯洛斯撤军。魔界联军紧随其后，却并不袭击可鲁起亚的殿后部队，似乎从一开始便无心交战。由于害怕成为孤军，可鲁起亚在撤退过程中收回了各个据点的守军，因此联军得以兵不血刃地收复了大片的土地。

二月十八日，可鲁起亚军的阵地回缩到了地狱门一线。

.....

.....

.....

“跑得好快啊。”

站在耸入云霄的伊姆普城顶端，冯渊远远地望着南边的地平线，那里就在十几天前还是可鲁起亚的营地，而现在已然只剩下营帐的残迹了。

“不愧是萨法尔皇帝，本来我还希望他能贪心一点，多留下点兵力呢，没想到撤得这么干净。”冯渊叹息道，“果然还是我太贪心了吗？”

晚霞笼罩的天边，一群黑龙的身影出现在了冯渊的视线中——斯洛斯北骑士团的三百只黑龙正向南飞去。在夕阳的余晖中远远看去，黑龙群仿佛晚归的雀鸟一样，静静地飞翔在苍茫的天地之间。可是冯渊很清楚，那里的每一只黑龙都是散播死亡的魔鬼，而指挥这些魔鬼去夺取生命的，就是他自己——魔王！

“不知道又要死多少人。”冯渊喃喃自语道，“如果萨法尔能

多留点兵力，也就不需要杀那么多人了……不，如果能一切顺利的话，或许并不需要杀很多人。”

说到这儿，冯渊突然愣了一下。

“我居然也会有考虑这种事的时候。”冯渊苦笑着摇了摇头，“还是不要抱什么侥幸心理，确保战果才是最重要的。”

就在这时，冯渊的时候突然响起了说话声——

“殿下，已经准备妥当，可以开始行动了。”

冯渊没有回头，因为他知道即使回过头也不可能看见任何东西。

“很好，请通知罗佛卡尔公，开始行动。”

.....

.....

.....

二月十九日，可鲁起亚军主力开始撤出地狱门。

萨法尔分两个师为殿军，负责抵御可能来自魔界联军的突袭，同时让狮鹫骑士在赤环山上巡逻，以确保撤退的道路畅通无阻。未时初刻，可鲁起亚军井然有序地开始穿过地狱门返回可鲁起亚境内，萨法尔所在的中军头一个撤出了魔界。

起初撤退过程非常顺利，并没有受到任何干扰。然而未时刚过，北边的地平线开始出现魔界军的身影——魔界联军出动了一半的兵力从可鲁起亚军的背后袭击过来。萨法尔并非酒囊饭袋，对这种程度的偷袭早就已经准备好应对的方法。殿军立刻排好了阵势，狮鹫骑士也慢慢向北边聚集，准备对地面部队提供支援。

魔界军缓缓接近，可以看出他们的数量远远超过只有两个师共一万人的殿军。排在撤退队伍后面的部队开始不安起来。有些士兵想要往前挤，但是排在前面的人当然不会愿意，于是队伍中渐渐出现一些摩擦，最后甚至有人为此大打出手。不过很快这种个人之间的冲突便消失了——因为靠后的队列开始整体向前移动，

结果和前方的队列纠缠在一起，堵塞了地狱门狭窄的通道，反而拖慢了队伍前进的速度。当魔界军在弓箭射程的边缘停下脚步的时候，还有包括殿军在内的将近十五万人滞留在魔界一侧。

见逃脱无望，后排的可鲁起亚军渐渐开始转过身，准备和殿军一起迎击魔界军。然而就在这时，地狱门附近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

“嘟——嘟嘟——嘟……”

骑在陌生的黑龙背上，耶伯努力地吹响军号，指挥斯洛斯北骑士团向地狱门下的可鲁起亚军发动了突然袭击。

从三天前黑龙们就已经偷偷地潜伏在了赤环山中。潜伏过程极其艰苦，白天骑士和黑龙都必须忍饥挨饿，躲在红色的布幔下隐藏身形，到晚上才能用很少的一点干粮和水稍稍恢复体力。好在黑龙骑士团非常强悍，经过了三天的潜伏之后仍然没有失去战斗力。

因为失去了姆丽萨，耶伯今天是坐在其他骑士的身后参加战斗的。不过今天比起此前参加的任何一场战斗，耶伯都更加投入，因为这是吊丧之战——他要为姆丽萨报仇。

耶伯分出了数十只黑龙向北阻挡狮鹫骑士。这并不太难，因为大部分狮鹫骑士都被魔界军的地面部队吸引而远离地狱门。以逸待劳的黑龙面对狮鹫拥有绝对的优势，使得狮鹫群根本不敢近前。同时，余下所有的黑龙开始将如流星雨一般的火球倾泻在地狱门上。

山石在爆炸中崩塌，滑落到山口中。很多正在穿过地狱门的士兵，还未能做出反应就已经被埋在了碎石和泥土之下。黑龙群毫不手软，继续向着地狱门两侧的山峰狂轰滥炸。越来越多的石块落入山口，渐渐堵塞住了本来就并不宽阔的山口。

可鲁起亚军已经明白了黑龙的目的，很多士兵的脸上都露出

了绝望的表情。虽然也有一些士兵不打算束手就擒，拿出弓箭向黑龙群靠近过来，但是在龙息的威力面前，他们不过只是一群扑火的飞蛾。与此同时，魔界军的队列渐渐散开，像口袋一样将可鲁起亚军包在了当中。

此时，黑龙已经将地狱门完全用土石封住，可鲁起亚军彻底失去了撤退的通道。狮鹫群见形势不妙，立刻做鸟兽散。黑龙群也不追赶，而是开始威慑地慢慢靠近可鲁起亚的地面部队，一边向地面不断地喷射火球。为了逃离黑龙和魔界军，可鲁起亚的士兵渐渐被压在了一起，阵型完全乱作一团。所有人都以为，黑龙马上就会给这些挤在一起等死的人类最后一击了，有很多人类士兵甚至害怕得哭了起来……

突然，黑龙停止了攻击，魔界军也按兵不动，一时之间战场被恐怖的平静笼罩了。

就在可鲁起亚的士兵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一个响亮的声音在他们的头顶响了起来——

“人类的士兵，放下武器投降还可以给你们一条活路，否则全部等着变成烤肉吧！”

耶伯坐在黑龙背上向可鲁起亚的士兵高声喊话。按他的本心来说，应该早就已经指挥黑龙们将这些杀死姆丽萨的人类烧成黑炭了。可是因为临行之前冯渊特别下了命令，所以他才会耐着性子对这些士兵进行劝降。

“我们会等十分钟，十分钟之后没有答复就烧死你们！”

根本不需要十分钟，这些被包围的孤军早就已经没有任何战斗的意志。很快，几乎所有的可鲁起亚士兵都放下了手中的刀枪，高举着双手等待魔族将他们俘虏。

……

“队长，就这样把人类都放回去了？”

“别问我，这是殿下的命令，服从就行了！”

耶伯不耐烦地回答了部下的提问。虽然嘴上说着“服从命令”这样的军人标准答案，可是任谁都看得出来，耶伯对冯渊的命令非常不以为然。

依照冯渊的指示，耶伯收缴了俘虏的武器，之后便将他们交给了恩维依军。恩维依军将会把这些俘虏带回恩维依然后释放。明明此前不久才屠杀了一个村子的人类，可是这次却对侵略者表现出了异常的仁慈，耶伯感到自己越来越搞不懂冯渊了。

“作战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就和北骑士团一起回去吗？”部下又问道。

耶伯的正式职务是小队长，直属部下只有六十名骑士和三十只黑龙。今次是因为冯渊的命令才在作战中负责指挥斯洛北骑士团，现在作战结束，北骑士团需要立刻返回驻地伊姆普城。

“仗都打完了……如果可以的话，我还真不想再见到那家伙。”耶伯嘟囔道。

“队长？”

“行了，我们去利奇堡待命吧。”耶伯说道。

.....

.....

.....

“殿下。”

伊姆普的客房里，菲尔蒙德正在向冯渊做着战役报告。

“……俘虏敌军十四万，现在都已经由恩维依防卫军解往恩维依了。北骑士团损失黑龙四只，骑士七名。恩维依防卫军死亡三十二人，伤七十一人。斯洛斯防卫军和圣王骑士团没有损失。”

“嗯，很好。”冯渊点了点头，“这个战果算是超出我的预期了。”

“是啊。”

“耶伯作为指挥官很有才能呢。”

“多谢殿下夸奖。”菲尔蒙德说，“可是，就这样将十四万敌军释放，不会有问题吗？”

“什么样的问题？”

菲尔蒙德忧心忡忡地说道：“这一战好不容易削弱了萨法尔皇帝的势力，这样岂不是前功尽弃了？”

面对菲尔蒙德的质疑，冯渊报之以自信的微笑：“不用担心。那些被丢在后面的可怜虫，几乎都是被强行抓来的壮丁和旅行者。他们现在躲开萨法尔还来不及呢，不会主动去加入萨法尔军的。而且，”冯渊压低了声音说道，“我们现在最不希望出现的事态，就是令魔界和整个人类世界敌对。留着他们不过是浪费我们的粮食，杀了他们又可能激怒人类，所以还是把他们赶出去的好。”

“人类不见得会感激殿下下的仁慈啊。”

“谁要他们感激了？”冯渊冷冷一笑，“我只是要他们替我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魔界无意与人类为敌。”

“嗯，殿下所言极是。”

君臣二人终于达成了共识，菲尔蒙德立刻转身向卫兵吩咐道：“请通报茵蕨侯，殿下有要事要和他商议。”

看着卫兵离开房间，冯渊突然对菲尔蒙德说道：“这么说起来，世子果然还是不太想见我呢。”

此时，站在冯渊面前的就只有菲尔蒙德一个人，作为战役指挥官的耶伯却没有出现。

“请殿下恕罪。”

“这也不能怪世子，毕竟我也有不对的地方。”冯渊大度地回答，“世子现在是和其他的骑士在一起吗？”

冯渊知道耶伯的坐骑已经去世，所以并不需要和其他骑士一样对黑龙进行整备。

“事实上……”菲尔蒙德显得有些尴尬，“耶伯还没有回伊姆普。”

“啊？”

“耶伯好像去利奇堡待命了。”菲尔蒙德轻描淡写地回答。

不料，听见菲尔蒙德的回答后，冯渊顿时紧张了起来：“为什么？”

“欸……”菲尔蒙德对冯渊的态度显得不知所措，“大概是去见穆娜瑟了吧。殿下可能不知道，其实耶伯从很久以前开始就喜欢穆娜瑟了。”

“偶然吗？”用菲尔蒙德听不见的声音，冯渊喃喃自语道。他的眉头一瞬间皱了起来，脸上的表情非常凝重。

“殿下？如果殿下有什么不放心的话，臣马上让人把耶伯叫回来。”菲尔蒙德提议道。

“不必，我们还是去见茵蕨侯吧。”

冯渊叹了口气，做出了决定。

……

“按殿下的计策果然击退了可鲁起亚，殿下足智多谋，在下佩服万分。”

在伊姆普宫殿的大殿里，塔尔巴耶不断说着恭维的话。只不过，因为他的身子依然躺在宝座里一动不动，所以令场面显得十分滑稽。

“哪里，这是世子和骑士团的诸位浴血奋战的结果，在下不敢专功。”冯渊谦虚地回答。

大殿之中，除了冯渊、菲尔蒙德和塔尔巴耶之外，还站着二十来个卫士。即使是在斯洛斯和紫宫结盟之后，塔尔巴耶每次和冯渊见面时依然会带很多护卫在身边。可见茵蕨侯虽然被迫同意和紫宫合作，但是心底还是对紫宫和冯渊颇为忌惮。

“哪里，殿下太谦虚了。”塔尔巴耶接着说道，“只是，听闻殿下将俘获的十数万可鲁起亚军尽数释放……虽然我们暂时封住了地狱门，可是难保可鲁起亚不会再次凿开通道进犯斯洛斯，殿

下此举难道不是馈械于敌吗？”

“茵蔯侯不必担心，这些士兵几乎都是被强行征召的壮丁，他们是不会心甘情愿地回去帮萨法尔打仗的。而且，”冯渊胸有成竹地回答，“萨法尔皇帝在两三年内应该都不会有余力来进攻斯洛西斯了。”

“喔？殿下何出此言？”

冯渊狡黠地一笑，反问道：“难道茵蔯侯就没有感到奇怪，为什么萨法尔会突然从斯洛西斯撤军吗？”

“这……在下的确很好奇这中间的缘故。”

“那是因为萨法尔的后院起火了。”冯渊回答，“他的弟弟比斯利尔公爵在可鲁起亚南部发动了叛乱，所以萨法尔才不得不中止谋划已久的斯洛西斯作战，转而去应付国内的乱局。”

“啊，原来如此。”塔尔巴耶恍然大悟，但是他立刻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对于此事，殿下是如何得知的呢？”

冯渊毫不避讳地回答道：“茵蔯侯应该也听说了吧，我之前一直在人类的世界生活。”

“在下确有耳闻。”

“我在北上的途中，听闻了可鲁起亚征兵的消息。只不过，从我得知的情报看，正在征兵的不只是皇帝萨法尔，比斯利尔公爵也在秘密地征召士兵。比斯利尔和萨法尔一向不和，很难想象他是打算要助自己的大哥一臂之力。”

“原来如此。”

“不过此次魔界能够脱困，还应该归功于令婿菲尔蒙德阁下。是菲尔蒙德阁下推荐的使者煽动了比斯利尔公爵，让他在萨法尔的军队进入斯洛西斯时趁虚而入。”

“是这样吗，菲尔蒙德？”

塔尔巴耶将目光转向了站在冯渊身后的菲尔蒙德，菲尔蒙德显然没有想到冯渊会提及自己，一时有点不知所措。

“是……那个使者是小婿的学生，名叫‘阿蒙’。他很有外交才能，所以我将他推荐给了殿下。”菲尔蒙德老实地答道。

“啊，你做的很好。”塔尔巴耶点了点头，脸上不禁露出了微笑。

看出塔尔巴耶相当高兴，冯渊突然提出了一个敏感的话题：“不知道斯洛斯科否趁此机会，恢复和紫宫的盟约呢？”

塔尔巴耶一愣，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冯渊所说的“盟约”，指的是七郡和紫宫之间的从属契约，实际上就是要斯洛斯科从此臣服于紫宫。塔尔巴耶的脸色沉了下去，一股杀气向冯渊直扑过来。

“殿下此言何意？”

“茵蕙侯不用揣着明白装糊涂。”冯渊尖锐地说道，“你趁前魔王古力欧驾崩，玉座悬空的机会，拒绝服从紫宫的号令，俨然成了一方王者……这是对魔界契约的践踏。”

说着，冯渊上前几步，靠近了塔尔巴耶。立刻，大殿里的卫士行动了起来，他们全都拔出剑，其中几个还挡在了冯渊和塔尔巴耶之间。

冯渊对卫士们的行动视为不见，继续用咄咄逼人的语气对塔尔巴耶说道：“因为此前的九年魔界无王，你的确可以找借口，说自己‘不能服从除魔王以外的人’。不过现在可不一样了，我马上就会成为第三十七代魔王，你要是继续拒绝臣服于紫宫，我就只能认为茵蕙侯你存有异心了！”

塔尔巴耶的气势一下变了，虽然他的身子还是一动不动，但是能看出他的内心已经被怒火填满了。卫士们也仿佛看出了自己主人的感情变化，他们一点一点地向冯渊包围了过来，似乎只要塔尔巴耶使个眼色他们便会立刻将冯渊制服。

“殿下小心！”菲尔蒙德担忧地提醒冯渊。

然而，冯渊只是对菲尔蒙德的警告充耳不闻，继续慢慢地向

塔尔巴耶走了过去。

“魔界是不会容忍叛乱者的，我也不会！”冯渊恶狠狠地说道，“如果茵蕨侯继续一意孤行的话，那下场只有一个——死！”

“你居然敢在我的地盘上放肆！”塔尔巴耶激动地吼叫着，“不要以为我对你以礼相待就是怕了你，怕了紫宫了！我倒要看看是谁会死！”

说完，塔尔巴耶向自己面前的卫士们命令道：“杀了他！”

“殿下！”

菲尔蒙德似乎想要上前，可是无奈手中没有武器，只能眼睁睁看着全副武装的卫士们向冯渊扑了过去……

——叮……当……

刀剑相交，发出清脆响亮的声音……

——噗……

剑刃刺入肉体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

——“啊——”

惨叫声在大殿中回响，温热的鲜血洒在光可鉴人的地板上，描绘出一幅死亡的图景……

——咚……

尸体倒了下去，轻易地区分了生与死的界限……

菲尔蒙德呆呆地站在原地，完全被眼前的情景夺走了思考的能力——三十多名魔王护卫军的士兵从空气中突然出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所有的卫士全部斩杀！冯渊至始至终纹丝不动地站在人群的中间，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塔尔巴耶的脸，甚至连瞟都不瞟一眼身边交战的众人。

这些魔王护卫军的士兵，是在最近几天里依靠嘉波的传送能力进入伊姆普城的。巴尔对他们每个人都使用了隐身术，再帮他们穿过城堡潜伏进茵蕨侯议事的大殿。因为嘉波的能力使用起来非常耗时，而且每次又只能传送一个人，这个过程变得漫长而危

险。幸好由于北骑士团全体出动，伊姆普几乎相当于一座空城，潜伏作战才得以顺利进行。之所以选择这么麻烦的作战方式，是因为冯渊需要的并不是塔尔巴耶的脑袋，而是要向他展现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这……怎么……卫兵……”塔尔巴耶已经惊讶得语无伦次。

见所有的卫士都已经被杀死，冯渊轻轻地挥手，从空气中召唤出了一把通体漆黑的长剑。菲尔蒙德立刻认出了那把剑——冯渊杀退行刑的士兵时，手中正是握着这把剑！

冯渊提着剑，慢慢地走向瘫坐在宝座里的塔尔巴耶。随着冯渊的靠近，塔尔巴耶的身体猛地震动了一下，似乎是想要逃走，不过也许是因为他实在太胖了，最后还是又跌回了宝座中。

片刻功夫，冯渊已经来到了塔尔巴耶的身前。塔尔巴耶身边的侍女和宝座后的工作人员早已经逃得不见了踪影。冯渊根本不理会那些无关紧要的人，只是用冷酷的眼神俯视这面前的这堆肥肉。塔尔巴耶的脸上露出了绝望的神情。他的嘴张了张，似乎是想要哀求，然而最后他还是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不知道是因为他明白冯渊根本不可能饶恕自己，还是单纯因为极端的恐惧夺走了他的声音。

“茵藪侯，我是谁？”冯渊用毫无抑扬顿挫的声音问道。

“什么……什么？”

哇！冯渊的剑猛地插进了塔尔巴耶身下的宝座。塔尔巴耶惊恐地大叫起来，不过他马上就发现，剑只是从他的两腿之间穿过并没有碰到他的身体。

“我是魔王！”

仿佛是为了让塔尔巴耶看清楚自己一般，冯渊将脸凑近了塔尔巴耶眼前。

“我是统御整个魔界的王者！斯洛斯不过是魔界的一郡罢了，

仅此而已。我要这个郡，但是并不在乎谁来统治他！”

冯渊和塔尔巴耶的眼睛几乎要碰到一起了，塔尔巴耶能够清楚地看见冯渊眼中的光芒。

“所以选择吧，茵蕻侯！是臣服于我，继续当斯洛斯的魔君，还是现在就死在这儿，让菲尔蒙德成为斯洛斯的魔君？选择吧！”

“……斯洛……永……”

“你说什么？大声点，我听不清楚。”

塔尔巴耶努力抑制住内心的恐惧，用清晰的声音回答道：“臣立誓，将和斯洛斯的臣民一起，永远效忠殿下！”

听见塔尔巴耶的回答，冯渊疯狂地大笑起来。他一边把剑从宝座里拔出来，再次低头看向了塔尔巴耶。

“很好，茵蕻侯。”冯渊冷笑着说道，“记住你今天说的话，从今往后都要为魔界尽忠。”

塔尔巴耶勉强地点了点头。他已经不可能再产生于冯渊为敌的想法了，因为刚才他从冯渊的眼睛里没有看到一丝杀意——冯渊并没有将他看做与自己对等的存在，对冯渊来说塔尔巴耶只是自己手中的棋子，如果棋子胆敢反抗棋手，就只会迎来被丢弃的命运。懦弱的塔尔巴耶很清楚，自己再也不会会有机会战胜冯渊了，而冯渊之所以不杀自己，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过，塔尔巴耶也同时感到了安心，这说明只要他不违抗冯渊的命令，冯渊会继续放任他，而他反倒是可以在这个强大的保护伞之下，得以悠闲地度日。

……

“还有多久可以出发？”

冯渊一面将铠甲穿在身上，一面对身边的菲尔蒙德问道。收服了塔尔巴耶之后，冯渊立刻吩咐菲尔蒙德召集斯洛斯北骑士团，准备前往利奇堡。

“北骑士团刚刚经历了战斗和长途跋涉，要出发还需要做一

些准备。”菲尔蒙德答道。

“不需要整个骑士团全体出动，只要有三四十只黑龙就行了，叫他们快一点！”冯渊焦急地命令道。

“是。”

菲尔蒙德领了命，立刻准备离开房间。可是当他刚刚转过身时，却突然听见背后传来了什么东西撞击地面发出的沉闷声响。菲尔蒙德连忙回头，惊讶地发现冯渊竟然倒在了地上。

“殿下！”

菲尔蒙德顿时慌了神，可是无论他怎么摇晃冯渊，冯渊都还是没有一点反应。而与此同时，菲尔蒙德惊恐地发现冯渊的右手突然变成了深黑色，仿佛被看不见的火烧焦了一般……

第十五章 暧昧预言后的真相

“耶伯劫持了穆娜瑟，现在似乎正向赤环山的方向逃亡中。”

菲尔蒙德面色沉重地报告道。距离冯渊倒下已经过去半日的
时间，现在是二月二十一日凌晨。

“果然是这样吗？”

躺在客房的床上，冯渊不禁叹了口气。比起刚刚倒下的时候，
他已经恢复了一些精神，右手也渐渐变得有了血色，不再像烧过
的木头一样焦黑。

“殿下下手……”

“这是惩罚吧。”冯渊回答，“因为我违反了契约，所以受到了
惩罚。”

“可是，契约的惩罚应该是……”

“大概是因为穆娜瑟暂时还没有危险吧。”冯渊猜测道，“耶
伯是不会轻易伤害穆娜瑟的，所以我还不算完全违反契约。”

稍微顿了顿，冯渊又接着说道：“这是警告，因为我没有把穆
娜瑟的安全放在第一位，所以古蛇之印给了我警告。”

菲尔蒙德赞同地点了点头：“嗯，看来确实如殿下所说。那现
在我们该怎么办？派人去追耶伯吗？”

“来不及了吧。”冯渊回答，“耶伯手下有三十只黑龙，在南
骑士团已经覆灭的现在，南部斯洛斯能够挡住他的人根本不存在。

等北骑士团追到赤环山的时候，耶伯早就在可鲁起亚喝下午茶了吧。”

“殿下是说耶伯打算去人类的世界？”菲尔蒙德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这是肯定的，在魔界他找不到能容身的地方，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逃到人类的世界。”

“可是他去人类的世界不是送死吗？”

“我不清楚耶伯是怎么打算的。不过，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会去投靠萨法尔皇帝。”冯渊轻描淡写地说道。

“什么？”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冯渊解释道，“萨法尔为了平定内乱，正需要增加战力，所以肯定会欢迎一队黑龙骑士的加入；而对耶伯来说，在不远离斯洛斯的情况下找到栖身之所，也能够方便他伺机从我的手中夺回斯洛斯。也有可能，耶伯会和萨法尔联手，等平定了可鲁起亚的内乱后，再一起攻陷斯洛斯。毕竟他是茵蕻侯的正统继承人，相信只要他振臂一呼，斯洛斯还是有很多人会愿意响应的。”

菲尔蒙德的眉头皱了起来，因为他虽然发现冯渊的分析很有道理，可是却不愿意相信冯渊的结论。

“耶伯把斯洛斯看得非常重要，他应该不可能帮助人类来攻陷自己的国家的。”菲尔蒙德反驳道。

“但愿如此吧。”

说着，冯渊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右手——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这只手才终于完全恢复了常态。

“无论如何，我都必须去一趟可鲁起亚。”

“殿下去可鲁起亚？不行，这太危险了！”

“我必须去不是吗？我必须救出穆娜瑟。”

说着，冯渊举起自己的右手，把手背上的古蛇之印亮给菲尔

蒙德看。

“我必须遵守契约。而且，”冯渊坚决地说道，“我必须兑现和罗佛卡尔公之间的约定！”

“……是，殿下，臣会为您准备好一切的。”

见到冯渊如此坚决的态度，菲尔蒙德已经了解自己的劝说不会再有任何效果。他向冯渊深施一礼，接着便转身离开了客房。看着菲尔蒙德的身影消失在门口，冯渊不禁摇了摇头。

冯渊明白，菲尔蒙德并没有完全认同他的决定。冯渊身为王储却总是以身犯险，菲尔蒙德一定早就对此感到非常恼火了。而现在，菲尔蒙德肯定正在拼命地思考着，如何能在不让冯渊去冒险的前提下，救出穆娜瑟。他甚至很可能还在考虑，万一穆娜瑟真有什么意外的话，是否有办法可以帮助冯渊逃避契约的惩罚吧。

想到这里，冯渊叹了口气。

“菲尔蒙德，你根本不知道穆娜瑟有多么重要……对魔界来说，她或许比我还要重要得多。”

.....

.....

.....

虽然是隆冬时节，南国的气候依然怡人。

处理掉坎塔尔的黑死病病原体之后，琳利亚和帕林顿姐弟继续在吉尔布伦逗留了四天。这一方面是为了等待奥斯林教对去留问题做出决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希尔玛和撒拉萨能得到一些休息。

因为有新的黑死病病例出现，为了防止黑死病的再次流行，琳利亚利用这四天时间到吉尔布伦附近的各个教堂转了一圈，给每个教堂留下了圣水——当然只有司教阶层知道琳利亚驾临的事实，并且他们都被下令对此事保持缄默。另一边，琳利亚命令卡

库前往各地，回收和销毁所有经由他的手散布的病原体。

圣教历1988年一月五日，奥斯林教的坎塔尔分部终于做出了决定——“在曙光的圣母与大祭司交涉期间，信徒全员暂时留在坎塔尔。”当天下午，以卡萨作为向导，琳利亚一行启程前往库洛姆。

此前为了调查失踪事件，琳利亚他们几乎是用最快的速度从圣都赶到坎塔尔的，然而现在已经没有必要这么着急了，所以一行人选择沿着大路缓缓而行。一路上，琳利亚他们途经了圣教国的几个重要的北方城市。这些城市因为更加靠近人类世界的中心，所以比起南方的城市显得更加繁华，有一些甚至和圣都相比也毫不逊色。琳利亚十八岁之前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到过的大城市也只有圣都而已，所以对这些北方都市感到非常好奇。

希尔玛和撒拉萨都看出了琳利亚的心情，而且很自然地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赶路的过程中，姐弟俩利用在每个都市逗留的时间，带着琳利亚把城中的名胜逛了个遍。在外人面前总显得成熟稳重的琳利亚，在这些见所未见的奇景面前，突然变得像小孩子一样兴奋雀跃，不断地拉着两个随从东问西。然而，希尔玛和撒拉萨当然不可能感到厌烦，反而非常享受这种被小妹妹一样的琳利亚缠着的感觉……实话就是，真的很难搞清楚这一趟旅行中到底是谁更开心一些。

明明距离并不很远，但是因为一路上拖拖拉拉，直到一月十五日，琳利亚一行才终于进入了库洛姆境内。

库洛姆公国的领土狭小，不过好在人口稀少，所以并不拥挤。虽然地处南方，而且靠近人类世界的中心，可是公国却并不算富裕。居民中百分之九十九都从事农业，因为南方的气候适合农作物生长，所以几乎不会有发生饥荒的危险，可是也很难说能为国家积累什么财富。而且库洛姆人的悠闲在整个大陆上都是有名的，对他们来说，与其把闲暇时间用来考虑如何赚钱，倒不如找几个

朋友一起吃吃喝喝或者打牌下棋。虽然也有人说他们是“不思进取”，可是库洛姆人依然我行我素，自得其乐。

因为知道帕林顿姐弟已经多年没有回过老家，所以在进入库洛姆之后，琳利亚曾经劝希尔玛和撒拉萨回家一趟，可是姐弟俩都以不能丢下护卫工作为由拒绝了。为此琳利亚甚至提出要绕道去帕林顿家拜访，结果当然也被姐弟俩拼命劝阻了——要是琳利亚的身份曝光，肯定会引起大骚动，而且……一想到琳利亚要走进自己的家和自己的家人相处，姐弟俩就感到尴尬不已。

一月十九日，在卡萨的带领下，琳利亚一行来到了库洛姆西部的尤鲁山。据卡萨说，奥斯林教信徒聚集的村落就在这座山中，而且此前奥斯林教和光母神教之间的冲突也正是发生在这一带。

时值腊梅盛开的季节，道路两旁的每一根枝杈上都缀满了细小的花朵，远远望去就像泛着淡黄色波纹的海面，又仿佛是白天也闪闪发光的群星。一阵风吹过，浓郁的香气立刻从窗户的缝隙灌进来，顷刻间便弥漫在了狭窄的车厢中，久久地徘徊不去。目睹着自然的美丽，穿行在盎然的生机之中，琳利亚感到车窗外的严寒就仿佛假的一般。

一路行来，琳利亚发现有很多人三五成群地向山上走去。起初琳利亚以为他们是上山赏梅的游人，可是她很快发现自己错了——这些人里的大部分都满脸紧张，而且手中还拿着棍棒、锄头之类的东西。琳利亚心知不妙，连忙催促驾车的撒拉萨，要赶在这些村民之前到达奥斯林教的村子。

然而，等琳利亚他们赶到的时候，山顶上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他们看上去都只是附近的普通村民，可是几乎每个人都拿着不像武器却又可以当做武器使用的东西。

“琳利亚大人，在那儿！”

在离人群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撒拉萨突然大叫了起来。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琳利亚立刻发现有几个人远远地站在人

群的后方。和村民们不同，那几个人都穿着牧师的长袍，此时正神情严峻地说着什么。

不等撒拉萨把车停稳，琳利亚已经抢先跳出车厢，急迫地向牧师们跑了过去。希尔玛和卡萨紧跟在她的身后。

“这里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这些村民要聚集在这里？”

琳利亚劈头对看上去最年长的牧师问道。身边的喧哗声似乎变得比刚才更响了，琳利亚的眼睛没有一刻离开人群，脸上满是忧虑的神色。

“……你是哪位？”

突然被一个小姑娘用这么直接的口气询问，年长的牧师一时面露疑惑。

“琳利亚·库那，从圣都来的。”琳利亚随口答道。

“光母圣神？”年长的牧师惊恐地确认道。

“这位正是光母圣神。”

追上来的希尔玛代替琳利亚做出了回答。为了让牧师们相信，希尔玛将自己佩剑上代表光母圣堂的纹章亮了出来。几个牧师显然都吃了一惊，连忙向琳利亚躬身行礼。

“不必多礼。”琳利亚急迫地说道，“请告诉我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光母圣神或许不知道，这是一个异教徒的村子……”年长的牧师回答。

“我知道。”琳利亚打断了他的话，“可是，我记得我告诉过各级教会，和异教信仰有关的事务不允许独断，必须尽数报知圣都裁决吧。”

说道“独断”两个字的时候，琳利亚的语气变得严厉起来，牧师们都被吓得睁大了眼睛。

“不，我们当然不敢违抗光母圣神的法旨。”年长的牧师用颤抖的声音回答，“上个月我们就已经向圣都报告了此事，可是一直

没有得到回复。”

琳利亚一惊，才想起自己最近一个月都不在圣都，所以才没有看到他们的报告。

“对不起。”琳利亚真诚地说，“是我错怪你们了。可是既然没有得到圣都的回复，你们为什么要召集这么多教民？”

“这些教民不是我们召集的。”年长的牧师擦了擦额头的汗，看上去非常无奈，“他们是自发的聚集在这儿的，我们也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发生了什么事？”

“事情是这样。从几个月前开始，神教的教民就和这些异教徒有些摩擦，后来因为有牧师介入这里面，所以事情变得有点复杂……”

“冲突的起因是什么？”

琳利亚能听出年长牧师的回答有点避实击虚，隐瞒了很多关键信息。

“这……我听说好像是为了修建礼拜堂的事。”年长牧师不得不老实回答，“这附近有一个叫‘衣吕’的村子，村里要建一座礼拜堂，可是预计要建造礼拜堂的土地据说是异教徒举行仪式的地方，所以神教的教民就和异教徒们为此事争执起来。”

“那后来呢？”

“后来，有一个当地牧师出面找到领主，最后还是让礼拜堂建了起来。”

琳利亚不禁皱起了眉头。虽然年长牧师说得轻描淡写，可是琳利亚能够想象到，那个牧师一定是使用了某些不太光彩的手段才拿到了那片土地。和奥斯林教相比，光母神教在财力和人脉上都占尽优势，想来奥斯林教从一开始就没有胜算。可是这样一来，奥斯林教多半不会肯善罢甘休。

“之后双方就一直冲突不断，甚至还在衣吕发生过械斗。”

“就算双方有摩擦，既然礼拜堂已经建起来了，为什么今天会突然有这么多教民聚集在这儿？”

琳利亚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既然光母神教已经达成了目的，应该没有理由主动向奥斯林教挑衅才对。

“其实……那座礼拜堂几天前被烧毁了——那些异教徒放火烧毁了礼拜堂。”

这次换成站在琳利亚身后的卡萨皱眉了。

“有人受伤吗？”琳利亚关切地问道。

“起火的时间是深夜，礼拜堂里没有一般教民，可是……”
年长牧师回答，“有一名守夜的牧师被烧死了。”

琳利亚咬了咬自己的嘴唇，她终于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教民自发地聚集在这里了。这是她最不愿意听到的事实，不只是因为一个无辜的生命逝去了，也是因为她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可能会因此变得困难重重。

“圣母睨下，十分抱歉。”卡萨压低了声音对琳利亚说道。

“这和先生没有关系。”

虽然这么说着，琳利亚还是不禁叹了口气。

“先生能先进村子去通报一下吗？就说我想求见大祭司，最好能够尽快。”

“好的。”

卡萨点头允诺，然后一转身混进了喧闹的人群中。等卡萨的身影完全消失之后，琳利亚这才深吸了一口气，对着人群高声说道——

“请大家安静一下。”

琳利亚的声音震耳欲聋，甚至盖过了人群中的喧哗声。很多村民都扭过头来，看向了穿着朴素的琳利亚。

“请大家安静一下！”

更多的村民压低了说话的声音，他们窃窃私语，却没人知道

这个小姑娘的来历。不过，村民们很快看见了站在琳利亚身后的牧师，不觉间都安静了下来。

等到人群差不多都停止了交谈，琳利亚这才用普通的音量说了下去：“光母神教的教民们，我听说了最近发生的那起悲惨的事件，我也知道你们在这里集会是想为去世的牧师讨回公道。但是请容我说一句，动用武力绝对不是正确的做法，至少现在还没有必要做到这一步。”

“你是谁啊？”

“这位是从圣都来的使者。”年长牧师赶紧向村民们解释，“圣都已经知道了这里发生的事情，所以派了这位使者和两位圣堂武士来帮我们解决问题。”

看来年长的牧师似乎很有威望，村民们立刻便相信了他的话。因为在圣教国之外是很难见到圣堂武士的，不少村民伸长了脖子看向希尔玛和撒拉萨，还不时有人发出赞叹的声音。

琳利亚见自己获得了村民们的信任，立刻抓住机会说道：“即使各位继续聚集在这儿也解决不了问题，请先暂时先回去，容我和几位牧师来解决今次的事件，好吗？”

“你真的能解决吗？”不少村民高声喊道。

“我向各位保证，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我保证。”琳利亚坚决地回答。

或许是因为这些村民一开始就并不是真的打算动用武力，在琳利亚再三保证之后，村民们终于陆续散去，最后村口除了琳利亚只剩下了两名圣堂武士和几个牧师。看着村民们离开，牧师们渐渐变得有些心神不定，不时用余光偷偷确认下山的道路。

“你们也先回去吧。”

琳利亚看出牧师们对奥斯林教心存恐惧，而且接下来的交涉也用不着他们，所以便吩咐他们先行离去。几个牧师就像得了特赦一样，连忙向琳利亚行礼道别，随后便匆匆下山去了。

“这几个家伙居然就这么丢下琳利亚大人逃了！”撒拉萨不满地嘟囔道。

“身为圣职者，对光母圣神的信仰心却不怎么样呢。”

虽然不像撒拉萨表现得那么明显，但希尔玛似乎对牧师们的行为也很不以为然。相比之下，琳利亚反倒是显得很大度。

“可以理解，毕竟他们今天是第一次见到我，谁能对一个见都没见过面的小姑娘抱有信仰心呢？”

“琳利亚大人可不是……”

撒拉萨刚想反驳，却又被琳利亚打断了。

“在几个月以前，你们对我的想法肯定也差不多，不是吗？特别是希尔玛。”

因为被琳利亚点名，希尔玛愣了一下，不过她立刻便明白琳利亚的话一点都不假。

“属下无法否认。”

“这没什么。”琳利亚平静地说道，“我们不能只靠名字得到别人的尊重，不是吗？我们得靠行动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两个圣堂武士对视了一眼，都点了点头。这时，刚才离开的卡萨从村子里走了出来。

“圣母殿下，请随我来。”

卡萨的话开门见山，琳利亚也只是点了点头，便跟着他走进了村子。一路行来，琳利亚发现村民们几乎都躲进了屋子里，而且或许是因为有两个全副武装的圣堂武士在，许多村民都用警惕和恐惧的眼神看着这边。琳利亚不禁叹了口气，她似乎经常需要面对这样的眼神，以至于自己不知不觉间已经对此习以为常。

村子并不大，没过多久琳利亚他们就来到了大祭司的屋子门口。卡萨走上前去敲了敲门。

“请进。”

随着敲门声传来的是一个平静低沉的声音。琳利亚能够听出，

这位大祭司非常冷静，并没有因为将要面对一个异教的神祇而产生不必要的恐惧。这样的人或许会成为不错的交涉对象，琳利亚不禁这样想。

跟着卡萨走进小屋，琳利亚立刻发现这间屋子的布置和卡萨在坎塔尔的住所几乎完全一样——乍看之下就像是一座缩小的礼拜堂，不过或许是因为要接待琳利亚，屋里现在摆着几把椅子，令本来狭小的房间显得拥挤不堪。

“圣母殿下请坐。”

琳利亚仔细观察面前的大祭司——年纪至少六十岁以上，身材瘦小，穿着一件朴素的深色布衣，虽然非常高龄，双眼却炯炯有神，仿佛一眼便能将人看穿。他坐在藤条编成的椅子上，手中拿着一本厚重的书，脸上的神情泰然自若。

“有礼了。”

琳利亚一边回答，一边坐在了最靠近大祭司的椅子上，希尔玛和撒拉萨在她的身后垂首侍立。卡萨此时也站在了大祭司的身后，屋子里立刻升起了一股针锋相对的杀气。

“在下是奥斯林教的大祭司，浩瑞士。”

“曙光的圣母，琳利亚·库那。”

因为外面已经闹了很久，所以双方简单地自我介绍之后，便立刻进入了正题。

“尊驾此行，是为了坎塔尔的事呢，还是为了衣吕的事呢？”浩瑞士首先发问。

“不管是坎塔尔还是衣吕，其实都是同一件事，不是吗？”琳利亚巧妙地回答道，“我这次前来拜访，是希望光母神教和奥斯林教从今往后能够和平共处，不要再起争端。”

“若真能如尊驾所言，那是最好。”浩瑞士微笑着说道，“不过现在看来恐怕很难。”

琳利亚抬头看向了浩瑞士的眼睛。

“奥斯林教不愿意与我们和解吗？”

“我看是光母神教无法和我们和解才对吧？”

虽然说貌似挑衅的话，浩瑞士的表情却始终非常平和，让人看不透他的想法。琳利亚深吸了一口气，心说兜圈子看来只是浪费时间。

“请告诉我，放火烧毁礼拜堂的真的是贵教的信徒吗？”琳利亚开门见山地问道。

“是。”出乎意料地，浩瑞士的回答也非常干脆。

“可以请浩瑞士先生把放火的信徒交给我吗？”

“不行。”

“先生想要包庇贵教的信徒吗？”

“不是。”

“那请交出纵火者。”

“不行。”

“……”

“……”

你来我往的争论之后，两人同时陷入了沉默。屋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此时，有不少村民正从屋外好奇地向内窥视，他们中一些人的手中拿着武器，似乎只要浩瑞士一声令下就会冲进屋来。希尔玛和撒拉萨都转过身去面向屋门，一边伸手握住了挂在腰间的佩剑，而卡萨则显得不知所措。

“我没有权利把他交给尊驾。”

最后，打破屋里尴尬气氛的还是浩瑞士的声音。

“我们和光母神教不同，虽然我身为大祭司，可是我并没有审判和处置信徒的权利。”

琳利亚用锐利的目光看向了浩瑞士。

“先生的意思是，必须由信徒们决定是否要交出纵火者吗？”

“正是。”

“即使这有可能导致光母神教和奥斯林教的全面对抗？”

“这并不是我可以决定的。”

“这是推卸责任吗？”

“不，这是事实。”

琳利亚叹了口气，浩瑞士的表情始终平静地如同结冰的湖面一样，别说涟漪，简直纹丝不动。琳利亚很明白，凭浩瑞士的权威，只要他站出来说一句，信徒们是不会反对的，可是他却执意不肯出面。这其中到底有何深意，琳利亚实在猜不透。

“先生可以允许我和那名放火的信徒谈一谈吗？”琳利亚无奈地问道。

“可以。”浩瑞士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屋外突然传来了一阵喧哗，紧接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闯进了屋内。

“火是我放的，我跟你们走。”

小伙子一走进小屋便大喊起来。希尔玛和撒拉萨都不禁向中间挪动了一下，挡在了小伙子和琳利亚之间。

“没关系，让他过来。”

琳利亚扭过头，一面吩咐自己的护卫让开，一面仔细观察这个小伙子——身材普通，衣着破旧，看上去就像随处可见的农家青年，只不过此时他的脸上带着绝决的表情。

“真的是你做的吗？”琳利亚柔声问道。

“对。”

在小伙子回答的同时，琳利亚的眼睛下意识地看向了浩瑞士的脸，后者的表情依然平静，只是不知为何闭上了眼睛。

“你为什么要在礼拜堂放火呢？”

“你们为了修那礼拜堂，强占了我们的圣地，所以我要烧了你们的礼拜堂，把圣地夺回来！”小伙子大义凛然地回答。

看着小伙子脸上狂热的神情，琳利亚不禁叹了口气：“既然你

觉得自己没错，又为什么要跟我走呢？”

不料，被琳利亚这么一问，小伙子的神情突然黯淡了下来。

“因为我杀了人。”小伙子低着头，用悲伤的语气回答道，“我本来只是想毁掉礼拜堂的，我没想过要杀人……”

琳利亚知道小伙子说的是实话，因为他选择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放火，就是不想伤人。只是他不知道，因为连日的冲突，害怕礼拜堂被破坏的教会每天晚上会留下一个人守夜……

“杀人偿命。我的双手沾上了鲜血，已经没有资格继续侍奉大地母神了。”

小伙子说着，将视线转向了浩瑞士，后者这时才睁开眼睛，意味深长地回望了他一眼。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浩瑞士说道，虽然他的语气依然平淡，可是琳利亚能够隐隐感觉到，他的情绪发生了某种变化，“要如何处置他，就请光母神教来决定吧。”

“很抱歉，这件事我们无法决定。”

琳利亚的回答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吃了一惊，就连浩瑞士的身体都不禁震动了一下。

“这件事上，光母神教和奥斯林教都有责任，所以不能由光母神教来做决定。”

“琳利亚大人？”

撒拉萨情不自禁地叫出了声。他似乎是想要提醒琳利亚，她已经向教民承诺过要给他们一个交代，不能这么轻易地就放过犯人。

“而且我知道，无论我做出怎样的决定，对光母神教和奥斯林教来说，都不会得到好的结果。”琳利亚无视了撒拉萨的提醒，继续说了下去，“如果由光母神教来审判他，最后的决定一定是由我来做。可是，无论我是决定惩罚他还是宽恕他，最后都无法得到所有人的认同，甚至还会火上浇油，加深两教的隔阂。”

一瞬间，琳利亚看见浩瑞士深邃的双眼中，有什么东西闪动了一下。

“那尊驾的意思是？”

“这里不是圣教国，库洛姆有自己的执法者。”琳利亚回答道，“这中间孰是孰非，该当如何处置，都交给库洛姆的法官来决定吧。”

“这是推卸责任吗？”浩瑞士学着琳利亚的样子反问道。

琳利亚轻轻叹了口气：“对不起，因为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

“……”

交涉的双方又一次陷入了沉默，只不过此时的屋子里没有了针尖对麦芒的杀气，有的只是对悲剧的惋惜和无奈。小伙子的头低垂着，似乎是在思考着自己的命运。

过了不长的一段时间，浩瑞士的声音终于又响了起来。

“林恩，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嗯，我知道。”

说着，名叫林恩的青年向浩瑞士深施一礼，随后便走出了屋子。琳利亚的目光始终追随着他的身影，当他走过围观的人群时，琳利亚能够听到很多人发出叹息的声音，甚至有那么一瞬间，琳利亚感到似乎有一个女孩子在屋子附近嚎啕痛哭。

过了好久好久，不知不觉间西边的天空已经被染上了一抹绯红。直到屋外的声音几乎完全听不见了之后，琳利亚这才转过身来，看向了浩瑞士——后者的双眼紧闭着，仿佛睡着了一样。

“抱歉。”琳利亚真诚地说道。

“圣母殿下没有必要道歉。”浩瑞士淡淡地回答，“年轻人为自己的冲动和不成熟付出代价……这并不是多么稀奇的事情。活到我这把年纪，就算不想也见得多了。”

一边说着伤感的话题，浩瑞士突然向琳利亚问道：“如果我们奥斯林教坚持不肯交出林恩，尊驾打算怎么做呢？”

“那我恐怕不得不与大地母神为敌了。”琳利亚斩钉截铁地回答。

浩瑞士看着琳利亚的眼睛，久久地没有说一句话，不过当他收回视线时，琳利亚似乎看见他的嘴角微微地扬起了一下。

一边低下头去，浩瑞士轻轻地翻开了手中的书。琳利亚直到这时才发现，那本书不但厚重，而且黑色的封面上一个字都没有，不知道里面究竟写些什么。

“尊驾想知道冥王和光辉女神之间的往事，对吗？”

琳利亚一惊，其实这才是她来库洛姆的真正理由，只不过鉴于刚才的气氛，琳利亚不觉得这件事适合在今天谈论。然而浩瑞士的想法似乎和琳利亚不同。

“正是，我想知道为什么当年冥王要和光辉女神交战。我听说，他们似乎曾经是恋人？”

“的确如此。”

浩瑞士点了点头，一面低头翻看着手中的书。琳利亚很好奇那本书的内容，但是探头去看似乎又有点太不体面了。

没有在意琳利亚盯着书的视线，浩瑞士继续说道：“冥王哈迪斯和光辉女神瑟莱伊斯从很久以前就是恋人……很久以前，说不定最初造物之神创造他们的时候，就已经把爱情植入了他们的灵魂也说不定。”

“也有神是被造物之神创造的吗？”琳利亚惊奇地问道。

“应该说，这个世上唯一不是由造物之神创造的东西就只有他自己。”浩瑞士回答，“看来尊驾对神之国并不是很了解呢。”

“嗯。”琳利亚点了点头，“我只是从光辉女神那里听说了一些，教会典籍里记录的东西好像和事实相差很远的样子。”

“那我们就从最开始说起吧。”

说着，浩瑞士把手中的书翻到了最前面，当他抬起头的时候却正好看见琳利亚惊讶的表情。

“啊，抱歉，我一说起这些事情就喋喋不休，圣母陛下觉得烦了吧。”

“没有，我对先生所知道的事情也很好奇。”琳利亚连忙摇头，然后指了指浩瑞士手中的书，“难道从创始之初开始的每件事情都写在这本书里面？”

浩瑞士笑了笑。琳利亚虽然在大部分时候显得端庄稳重，丝毫看不出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女，不过偶尔还是能让人窥见那威严智慧的面具下潜藏的天真。

“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写着。”浩瑞士回答，“这不是书，是我的笔记。我们魔族常常会有一些与生俱来的能力，而我的能力就是能够在梦里了解到过去发生的事情。”

“啊。”琳利亚想起自己好像在哪里看见过类似的记载。

见琳利亚理解了自己的话，浩瑞士低头看着笔记开始讲述起来：“世界的起源是一片混沌，是一切都存在，但是因为彼此之间无法区分，所以似乎一切又都不存在的状态。

“在这片混沌中存在着两种力量：一种是从混沌之中创造出概念的力量，也就是创造之力；另一种是令概念之间彼此区别开来的力量，也就是分解之力。这两种力量合起来就是创世之力。”

“为什么会有这两种力量存在呢？”琳利亚问道。

浩瑞士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不过正因为有了创世之力，现在的世界才能够存在，能够问这个问题的我们才能够存在，所以……虽然这么说有点狡猾，不过或许本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碰巧有这样一个世界存在，而我们也就从这个世界中产生了出来而已。

“创世之力首先从混沌之中创造了一个神——或者说是一个名为‘神’的概念，而这个神就是创世之力自己。”

“造物之神？”

“对。”浩瑞士点了点头，“‘造物之神’和‘创世之力’其实是同一个概念，无法将它们分开，也没有必要将它们分开。但是，神是有自我的存在，所以造物之神便开始以自己的意志创造世界。”

“他首先创造了‘神之国’？”琳利亚回想着教会记录中的内容。

“不，造物之神首先创造的是‘神灵界’。”

“‘神灵界’？”

撒拉萨不禁面露疑惑地瞟了瞟身旁的希尔玛，然后他发现自己博学多识的姐姐也一脸茫然地看着浩瑞士。

“我们所处的空间其实是由三个‘界层’叠加而成的，分别是‘物质界’、‘神灵界’和‘幻想界’。”浩瑞士好心地为两个圣堂武士解释，“比方说，我们凡人和我们能看到摸到的世界几乎都存在于物质界之中，而神祇和神之国则存在于神灵界之中，幻想界中存在的是违背世界规则的东西，具体是什么我也不太清楚。三个界层占据同一片空间，但是彼此之间无法相互影响，所以对我们凡人来说，是永远不可能知道神灵界和幻想界里有什么。”

“凡人？”希尔玛敏锐地问道。

“对，虽然说不同的界层之间是不能相互影响的，不过也有例外，那就是‘神’。”

“神可以从一个界层影响到其他界层？”这次发问的是撒拉萨。

“当然，否则你们就看不见面前这位‘现世的女神’了。”浩瑞士答道。

“啊……”

撒拉萨勉强捂住了一声惊叫，低头看向坐在不远处的琳利亚。

“曙光的圣母是光辉女神的‘代神者’，其实也就是神，所以应该是存在于神灵界的。”浩瑞士解释道，“你们能够看到和一一失礼了——摸到圣母猊下，是因为圣母猊下主动将自己的影响力施加到物质界的结果，所以如果她愿意的话，完全可以彻底从物质界消失。”

听见浩瑞士举的例子，希尔玛和撒拉萨几乎同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是不会这么做的。”似乎是看透了两个随从的恐惧，琳利亚连忙做出了补充，“影响力是相互的，如果我不施加影响到物质界的话，我也无法获得物质界的任何信息。神灵界几乎什么都没有，呆在那边是很无聊的。”

“……”

听完琳利亚的解释，两个圣堂武士依然满脸不安。琳利亚无可奈何，只能暂时不去管他们。

“神灵界、神之国，然后造物之神就创造了神族？”琳利亚问道。

“正是。”浩瑞士回答，“造物之神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诸神，让他们在神之国居住。造物之神甚至将自己力量的一部分分给了诸神。”

“创世之力？”

“不，创世之力就是造物之神自己，他是不可能分给别人的吧。”浩瑞士否定了琳利亚的猜测，“造物之神赋予诸神的是操纵概念的能力。”

“操纵‘概念’？”

撒拉萨又情不自禁地打断了浩瑞士的话，然后立刻被希尔玛给瞪了回去。

虽然被打断，但是看上去琳利亚并不在意，反而帮浩瑞士做起了说明：“凡人只能操纵物质，所以人力只能令物象发生变化，

比如移动、发热、燃烧、蒸发之类。而神则可以操作概念，所以可以将某种抽象的概念赋予或者剥夺，比如……”说到这里的时候，琳利亚顿了一下，似乎是在考虑是否要用这个例子，不过最后她还是觉得这个例子最容易理解，“冥王哈迪斯所司掌的概念中，有一个是‘死亡’。所以，他可以将‘死亡’这个概念赋予某个人，等于将其杀死。”

“可是，我们也可以杀人啊。”

“其实并不相同。”琳利亚解释道，“哈迪斯只是将‘死’这个概念强加在人身上，将‘生’这个概念剥夺。被害者并不是因为何种原因而死亡，只是单纯处于死亡这种状态。”

“所以，”琳利亚突然提高了音量，“无法抵抗、治疗或者躲避，只是直接地、单纯地令人失去生命……对哈迪斯来说，伤害肉体 and 夺取生命并不一定需要共存。”

两个圣堂武士似乎都被琳利亚的语气吓住，大气都不敢出。然而，琳利亚的话似乎还没有说完。

“我所司掌的概念里，有一个是‘生命’，虽然和‘死亡’看起来相反，但其实是表里一体的。也就是说，我可以通过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来将人杀死，就和哈迪斯一样。而且……”

明明已经说出如此骇人听闻的事实，琳利亚的语气听起来似乎是在说，更恐怖的事情还在后面。

“我可以将‘生’的概念赋予已经死去的肉体……并不是使人复活，因为我不能操纵‘灵魂’——没有神祇可以操纵灵魂。不过我可以做出没有灵魂的活物，或者是会动的死尸。”

有那么一瞬间，琳利亚清楚地看见希尔玛和撒拉萨的眼睛里闪过了强烈的恐惧，那恐惧毫无疑问是指向她自己。琳利亚回过头不去看他们，虽然话是从自己的口中说出的，可是如此直接地面对他们的恐惧，还是让琳利亚有些受不了。

为了转移注意力，琳利亚继续向浩瑞士发问道：“既然已经创

造了神之国，为什么造物之神还要创造物质界呢？”

“这个谁也说不清楚，或许是因为神之国太过完美了，所以很无趣吧。”浩瑞士答道。

琳利亚又问：“神之国真的那么完美吗？”

浩瑞士只好耸耸肩：“我没见过，所以不知道。”

“反正造物之神在创造了神之国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闷闷不乐。”浩瑞士继续说道，“之后不久，造物之神创造了物质界，并且将物质界分成了十二个世界——或者用更准确的说法，十二个‘位面’。

“之后的事情，大概尊驾已经很清楚：造物之神从神之国中挑选了十二名神祇作为这十二个位面的守护神，让他们守护各个位面的‘秩序’，其实也就是保证这些位面都遵守造物之神所定的游戏规则。这十二名守护神的其中两个正是冥王哈迪斯和光辉女神瑟莱伊斯。”

琳利亚的心里咯噔一下，知道浩瑞士的故事终于要进入正题了。

“据说，在离开神之国前，冥王和光辉女神一起去过世界树的顶端，见到了命运三女神。在那里，命运女神对即将离开神之国的冥王和光辉女神说出了一段恐怖的预言。”

“预言？”

“‘命运女神所编织的命运是绝对的，即使是神之王也不能改变。’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造物之神定下了这个把自己也包括在内的规矩。因此命运女神的预言是必定会实现的，所以就连诸神也不得不胆战心惊。”

“究竟是什么样的预言，居然能让诸神都感到恐惧。”

浩瑞士低头看了看手中翻开的笔记，缓缓地说道：“那是司掌‘未来’的克罗托的预言——‘当终焉之日降临，毁灭与新生之门将由虚无和混沌的双手打开，新的世界将自黎明中孕育，凡人与

神明将于梦幻编织的命运中舞蹈。’”

琳利亚一愣，虽然她知道预言一般来说都用语暧昧，意义不明，可是这段话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

“这是什么意思？”

“我虽然不知道这段预言的真意，但是我知道诸神都把这段话当做对神之国终结的预兆。”浩瑞士回答。

“为什么？”琳利亚大惑不解，“为什么命运女神要编织一段包含自身毁灭的命运呢？”

不料，浩瑞士反而显得很理所当然：“其实没什么好奇怪的。命运三女神虽然被赋予了绝对的权威，但相对的却被永远束缚在世界树的顶端，认为她们对自己的命运感到不满的人应该不少。反正，不管这段预言的真正含义是什么，神祇们就是这样解读的。”

“然后，这段预言又是怎么和冥王他们扯上关系的？”

“其实……”浩瑞士伸手将笔记翻过一页，“众所周知的那段预言并不完整。”

“不完整？”

“对，克罗托的话其实只是预言的下半部分，只有冥王听过预言的上半部分。预言的上半部分来自司掌‘终结’的命运女神阿特诺波斯——‘当诸神的黄昏到来之时，神之国的庭院将为人之子所占据，令时间停步不前；神之民的荣耀将为人之子所取代，令世界迎来终焉；神之王的权柄将为人之子所篡夺，令万物得以重生。’”

“这……”

琳利亚的眼睛不由得睁大了。虽然她仍然无法完全理解这段话的含义，可是有一点她感到自己似乎明白了……

“这段预言中所指的‘人之子’恐怕就是‘代神者’。”浩瑞士一针见血地说道，“能够‘占据神之国的庭院’、‘取代神之民的

荣耀’、‘篡夺神之王的权柄’的，不可能是凡人……既是人之子，又拥有能够弑神的力量的，就只有代神者。”

“所以这段预言是说‘代神者将终结造物之神的统治’，这个意思吗？”琳利亚喃喃地说道。

“恐怕就是如此。”浩瑞士肯定了琳利亚的猜测，“至少冥王是这样认为的。”

“冥王？”

琳利亚不由得又是一惊。听到这么多耸人听闻的事情，让她几乎忘记了自己的本来目的。

“先生说过，这段预言只有冥王知道，对吗？”

“对，这段预言正是冥王与光辉女神交战的原因。”

在琳利亚迫切地目光中，浩瑞士继续着自己的讲述。

“得知了这段预言的冥王，立刻意识到这将是推翻造物之神的机会。于是，他借口保证守护神的职务不会空缺，说服所有的守护神将自己的力量封存进纹章中，制造了十二个神之纹章。他告诉守护神们，如果他们不在了，神之纹章会找到合适的人选来继承他们的力量和职责。”

“先生的意思是，冥王创造了‘代神者’？”

“正是，在冥王之前，并没有‘代神者’这个概念，因为所有的神都是造物之神从混沌中创造的，从来没有凡人取代神这样的先例。冥王正是为了战胜造物之神，才创造了代神者这个特殊的概念。”

“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冥王要这么做？如果神之国被终结，难道他不怕自己也和神之国一起毁灭吗？”

“这点我就不清楚了，也许冥王有他自己的考虑吧。当然，也可能冥王并没有个人的野心，只是单纯想结束造物之神的统治罢了，毕竟他是司掌‘死亡’的神祇，会想要将永恒的存在终结也并不奇怪。”

“除了神之纹章，冥王还尝试过其他的方法，比如像造物之神那样将力量分给凡人。不过最后他还是又将目光放在了代神者身上。为了制造代神者，冥王甚至暗杀了几个守护神。”

“暗杀？难道造物之神没有阻止他吗？”琳利亚惊讶地问道。

“也许造物之神也察觉到了冥王的企图吧，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做。最后冥王的所作所为被光辉女神知道了，她立刻便找到冥王，想要阻止冥王的计划。”

“难道这就是他们交战的原因？”

琳利亚不禁感到有些失望。为了一个暧昧不明的预言，两名神祇将众多无辜的凡人卷入其中。

“似乎冥王曾经想要拉拢光辉女神，但是却被拒绝了。”浩瑞士答道，“或许冥王是感觉自己被恋人背叛了吧，反正为此冥王煽动魔族向光母神教宣战。最后的结果我们都很清楚——冥王战败被光辉女神杀死。”

“可是，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造物之神还要惩罚瑟莱伊斯呢？”

“不知道。”浩瑞士再一次摇了摇头，“据说是因为造物之神曾经禁止守护神之间的互相残杀。”

“怎么可能？那冥王呢？”

“是啊，这种理由实在太匪夷所思了。不过有一件事倒是很有意思——在最初被造物之神选中的十二守护神中，光辉女神是活得最久的一个。她死去之后，十二守护神的职务便全部都悬空了。”

“……”

虽然门窗紧闭，可琳利亚还是感到身边仿佛有一股凉风吹过，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战。十二守护神都死了，接替他们的都会是和自己一样的代神者吗？造物之神真的不知道阿特诺波斯的预言，不知道代神者存在的意义吗？如果他不知道，那为什么要纵容冥

王，又为什么要杀死光辉女神？可如果他知道，那就更加没有理由那么做了，因为代神者不就是预言中将击败他的人吗？

琳利亚虽然早已经知道自己和冯渊是被命运的枷锁所束缚的人，可是却没有想到过，这背后居然有如此庞大的阴谋在操纵着他们。究竟是谁在被谁算计，又是谁在被谁利用呢？琳利亚不知道，她只觉得说不出的无力，仿佛自己和冯渊都变成了提线木偶，只能在傀儡师所布置的舞台上随着他的手指翩翩起舞。

夜幕已经完全降临在了大地上，屋外一片寂静，让琳利亚的心情变得更糟了。她在埋怨着，她埋怨为什么冯渊不等她从圣都回来就匆匆离开，埋怨为什么冯渊能够如此擅长魔王的工作，埋怨为什么冯渊要违背自己许下的承诺……但是埋怨是没用的，琳利亚很清楚这一点。

啪的一声，浩瑞士手中的书合上了。琳利亚抬起头，发现浩瑞士双目紧闭，神情严肃，似乎正在做着重要的决定。

“圣母猊下，您说过有意弥合光母神教和奥斯林教之间的嫌隙，对吗？”

琳利亚一惊，果然话题又转回到了眼前的事态上。

“我正是为了此事而来。”

“如果圣母猊下真有此意，在下倒是有一个提议。”

“什么样的提议呢？”

“我奥斯林教从今天起，将奉曙光的圣母为神祇。”浩瑞士平淡地回答道。

“……”

“……”

“……”

沉默充斥了整个小屋，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被浩瑞士的话惊得目瞪口呆，卡萨甚至差点双腿一软坐倒在地！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宗教突然将一个异教的神祇供上神坛的！

“……浩瑞士大人，您想要背弃大地母神吗！”卡萨惊恐地叫道。

“当然不是。”浩瑞士平静地回答，“我们奥斯林教并不是一神教，我的意思只是，从今往后承认曙光的圣母为我教的神祇而已。”

“先生的想法，可以完整地告诉我吗？”琳利亚敏锐地问道。

浩瑞士点了点头，解释道：“因为发生了恶性事件，想要让两教恢复互不干涉的和平状态恐怕会非常困难。不过，如果两教供奉同一个神祇的话，或许能够让事情有所转机……相比光母神教，奥斯林教处于下风，理应退让。”

“就因为这个理由？”琳利亚怀疑地问道。

“当然，身为大祭司，在下也不能这么轻易就出卖主神的荣耀。”浩瑞士继续说道，“在下是希望您能够成为两教共同的神祇，然后出面从中调停。从尊驾的威仪和处事看来，在下相信您的能力足可胜任。”

“先生过奖了。”

“不，这是实情，否则在下也不敢冒此风险。还请圣母殿下应允。”浩瑞士坚决地说道。

琳利亚不禁面露难色：“我并不希望与大地母神争夺信仰，更不想与大地母神为敌。”

“这点尊驾不必担心，大地母神并没有反对在下的提议。”

浩瑞士的语气充满自信，听起来绝非胡言乱语。

“先生从何时开始有这个打算的？”琳利亚惊奇地问道。

“应该是从尊驾继任曙光的圣母开始。”浩瑞士回答，“毕竟尊驾是处女座的贝拉芬妮的守护神，想要坚持不承认尊驾为神是很难的吧。”

听见浩瑞士的回答，琳利亚不禁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那就请恕我僭越了。”琳利亚谦恭地回答道。

浩瑞士站起身来，向琳利亚行礼，一面恭敬地说道：“请允许在下称您为‘光母圣神’。”

琳利亚也站起来，伸手相搀。

“不必多礼。天色已经不早了，我们就先告辞了。”

浩瑞士也不挽留，一直将琳利亚一行送出了村子。浩瑞士提出派人送琳利亚下山，不过琳利亚婉言谢绝了浩瑞士的提议，只带着帕林顿姐弟飘然而去。

返回小屋的路上，卡萨不禁提出了一个他已经琢磨了很久的
问题——

“浩瑞士大人，大地母神真的同意了吗？”

“大地母神的神谕——”

浩瑞士头也不回地说道。卡萨一下紧张了起来，赶忙侧耳倾听。

“‘从今往后，奥斯林教要站在代神者一边。’”

.....

.....

.....

“琳利亚大人，刚才有信使从圣都来了。”

在库洛姆教會的办公室里，撒拉萨正将一封紧急公函交给书桌后的琳利亚。

此时已近四月，距离琳利亚来到库洛姆也已两月有余。这段时间里，琳利亚一直在努力改善光母神教和奥斯林教的关系。因为两教的对立由来已久，绝非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琳利亚每天都奔波于各地，和两教的信徒见面，几乎没有一刻可以休息。

至于那个名叫林恩的青年，虽然琳利亚也为他求情，认为他罪不至死，但是库洛姆的法官最后还是决定将他处以绞刑。为了这件事，两教的关系一时倒退了不少。幸好琳利亚在此前已经归

还了奥斯林教在衣吕的圣地，并且将冲突的真相毫无保留地揭露在两教的信徒之间，因此恨意才没有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经过了两个月的奔波劳碌，事情终于有了一点起色……

“圣都出了什么事吗？”

琳利亚一边低声自言自语，一边拆开了信封。信是克鲁那写的，而内容——琳利亚不禁皱起了眉头——是关于可鲁起亚的战事。

“果然是冯渊的风格，釜底抽薪，不留任何后患。”

说着，琳利亚将手中的信递给了站在一旁的护卫。

“希尔玛，你怎么看？”

希尔玛接过信草草一看，回答：“不但进攻魔界失利，而且还陷入内乱，看来可鲁起亚也差不多到头了。”

“是啊。”琳利亚点头同意了希尔玛的结论，“可鲁起亚的属国们一直都对自己宗主国非常不满，现在肯定不会继续听从萨法尔皇帝的号令了，而且马上就会开始浑水摸鱼吧。北方将会变成一场混战的战场。”

“没想到魔界做得这么绝，居然直接堵住了地狱门，现在魔界几乎可以说和人类世界完全隔绝了。”希尔玛继续说道，“还好当时没有出动神圣北伐军，不然现在北伐军不但进不了魔界，还可能被卷入可鲁起亚的内战。”

“魔界现在还处于实质上的分裂状态，当然不想趟可鲁起亚这滩浑水，堵住地狱门就是为了不让混战的火星烧到斯洛斯去。这样一来，至少在几年之内，魔界可以高枕无忧了。”

琳利亚分析道。她抬头看了看天花板，感到自己的心都变得冰凉了——冯渊的确是为了魔界着想，他是在保护魔界的百姓，可是为了这个目的他完全不择手段。对冯渊来说，魔界之外的人根本不在他考虑的范围内，只要是为了魔界好，那些人尽可以去受伤，尽可以去死，他一点都不在乎。毫无疑问，冯渊一定在可

鲁起亚的内战中起到了某种作用，而且他根本不在乎这场混战会造成多少牺牲，会毁掉多少人的家园。

当然，对冯渊来说，人类并不是自己的伙伴，甚至算不上是同类。人类给冯渊的只有无止尽的排斥和伤害，甚至比森林里的野兽更加恶劣……琳利亚无法要求冯渊站在人类一边，她无法要求冯渊为人类做任何事情。可是那她呢？琳利亚不禁想道。她永远都是站在冯渊一边的，但是对冯渊来说她又算是什么呢？

“希尔玛、撒拉萨，你们准备一下，我们立刻动身去可鲁起亚。”琳利亚用冰冷地声音命令道。

“光母圣神？”

“这片大地上的伤口已经太多了，我要去阻止这场混战。”

琳利亚的声音里透着不容置疑的力量，令两个圣堂武士都不禁闭上了嘴。

——我一定要阻止这场混战……就算必须与那个人为敌！

在心底的最深处，琳利亚这样告诉自己。

第二卷征服者的道完

第三卷

硬币的两面

第十六章 月如鉴

北国的春天总是来得特别晚，已近四月的可鲁起亚依然难以见到春耕的景象……不，这与气候毫无关系，是战火从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抹去了生命的色彩。

内战已经持续了一个月之久。南北双方你来我往，争夺着中部地区的城池和隘口。披甲过处，万物枯朽，兵锋一至，玉石俱焚。为了躲避战祸，中部地区的居民往往不得不举家逃亡，然而无论是逃向北方抑或是南方，等待着他们的都不是安宁的庇护所，而是饥饿与寒冷……还有无止尽的抽丁。

在过去的数年中，萨法尔皇帝和比斯利尔公爵都曾经为了彼此的目的而大量征召农家的壮男成为士兵，现在这两个恶魔更是变本加厉，只要是男人只要还拿得起刀枪，就会立刻被抓去当兵。很多家庭都只剩下了老人、妇女和孩子，他们一面等待着很可能再也回不来的家人，一面在这片被绝望笼罩的土地上苦苦挣扎。

大地在哭泣，生命在叹息……

.....

.....

.....

“真够厉害的！”

站在残垣断壁中间，一个披着黑斗篷的人赞叹地说道。此时

刚过正午，明亮的阳光洒在焦黑的土地上，令人不禁感到燥热难耐——尽管事实上还远没有到那个季节。

这里本来是位于可鲁起亚中部的多尔苦西堡，不过现在只剩下了一片焚烧过的遗迹。十天前，一队黑龙骑士袭击了驻守多尔苦西堡的反叛军——现在他们称自己为“比斯利尔革新军”。面对铺天盖地的黑色翅膀，本就不多的驻军顷刻间便逃去大半，虽然也有部队留下来坚守阵地，但是很快他们便在龙息强大的威力面前溃不成军。黑龙对这座小小的城堡狂轰滥炸了一个小时，将附近完全变成了一片焦土。

“龙息吗？我还以为传说总是夸张的呢。”

黑斗篷弯腰抓起了一把烧焦的泥土，捻了捻，又随手扔在了地上。他抬起头，看向身边的凄惨景象，不禁暗暗咋舌。

在多尔苦西堡被袭后不久，萨法尔皇帝对外宣称，此次作战是在他的授意下进行的，而且黑龙骑士团今后也将作为可鲁起亚帝国军的一员参加战斗。本来属于斯洛斯的黑龙骑士团居然帮助曾经是敌人的萨法尔，这使得外界一时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猜测。然而，魔界对此没有做出任何表态，使得这些猜测都无法得到证实。

“嗯……为什么是多尔苦西堡呢？”

黑斗篷自言自语道。或许是已经“参观”够了，他转身离开城堡的废墟，向远处树林边的一群人走去。那些人的手中都拿着武器，而且远远一看就不像是善类。

其实黑龙骑士团帮助萨法尔的原因怎么都好，最让人在意的还是究竟萨法尔能够调动多少黑龙骑士。虽然此前萨法尔曾经打败过斯洛斯南骑士团，但是斯洛斯的北、西、东三个骑士团还几乎完好无损。如果萨法尔真的和魔界达成了某种协议，从而能够调动这些黑龙骑士的话，可鲁起亚的战局将立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估计萨法尔也调动不了多少黑龙吧。”黑斗篷推测道，“萨法尔之所以让空军独立进行突袭作战，应该是想要展示黑龙的威力，好打击反叛军的战斗意志。但是多尔苦西堡作为舞台实在太小了点……会选择这里，恐怕是因为萨法尔其实调动不了很多黑龙。”

在黑斗篷得出结论的同时，他已经来到了那群凶神恶煞的人身边。

“我说，小哥你看够了吗？”其中一个男人对黑斗篷调笑地说道。

这些人其实是黑斗篷雇佣的保镖，毕竟现如今的可鲁起亚并不是什么安全的地方。听保镖的口气，他们对雇主根本说不上尊重。这并不奇怪，因为保镖们每一个都是经验丰富的战士，而黑斗篷却还只是个二十岁不到的少年，更不用说他矮小纤细的身材在高大粗壮的保镖们面前显得多么弱不禁风了。

“啊，差不多了。”

黑斗篷若有所思地低着头，并没有把保镖的无礼放在心上。他的容貌很清秀，但却总是戴着兜帽遮住半张脸，让人不禁觉得颇为可惜。若单论外表，黑斗篷或许可以算得上是个美少年吧……反正是与这种战乱之地毫不相称的姿容。

随口应付了保镖们几句之后，黑斗篷把脸转向了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保镖。

“问到那些黑龙的去向了么？”

“那边有个人说他知道，但是不肯告诉我们。”络腮胡子回答。

“不是给你们钱了吗？怎么，被你们吞了？”黑斗篷不高兴地说道，“那点小钱也要，你们也太贪了吧。”

“冤枉啊！”络腮胡子连忙辩解道，“我也说给他钱了，可是他不要，非要当面和你说。”

“啊？”

黑斗篷一下警觉了起来。这里是战乱地区，强盗土匪逃兵可以说遍地都是，想要在这种地方活下去，最好的办法就是假设任何主动靠过来的陌生人不怀好意。

“没有其他知道的人了吗？”黑斗篷问道。

“这附近的人都逃光了，哪还有人啊？”络腮胡子回答道。

只能冒一冒险了吗？黑斗篷不由叹了口气。

“那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个男人，身上缠着绷带，好像受伤了。”

“绷带，受伤……逃兵？他身边还有其他人吗？”

“好像就他一个。”

即使看上去只有一个人，也不能放松警惕，说不定对方的同伙就躲在附近伺机而动呢。

黑斗篷想了想，压低了声音对保镖们说道：“你带我去见那个人……其他人到附近去看看，别中了埋伏。”

看着其他的保镖都领命离开，黑斗篷这才跟着络腮胡子走进了树林。没走多远，黑斗篷就看见了一个身材结实的青年坐在路边的大树下。黑斗篷放慢了脚步，仔细观察不远处的青年——穿着灰布短衫和长裤，一看就是普通的农家打扮，右臂和头上缠着白色的绷带，从上面隐约可以看见血迹。

黑斗篷在离青年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停下了脚步，因为他发现青年的腰间挂着一把剑。

“你知道黑龙往哪边去了？”黑斗篷开门见山地问道。

其实，从很远的地方青年就已经注意到了黑斗篷，不过直到黑斗篷靠近，他也没有从地上站起来。

“对。”青年干脆地回答。

“你想要什么？”

“我想知道，你能不能雇我当保镖。”

青年的回答令黑斗篷稍稍感到了一点意外。

“你有什么本事，敢出来当保镖？”黑斗篷轻蔑地问道。

“我有没有本事，可以让你身边的大哥来试试。”

一边说着，青年从地上站了起来。虽然他并没有拔剑，但是黑斗篷立刻感到一股杀气扑面而来，情不自禁地后退了一步。然而，青年只是站在原地，并没有更多的动作。

黑斗篷定了定神，暗暗埋怨自己神经过敏，因为从旁观者的角度看上去，就好像他很害怕青年一样。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黑斗篷连忙又端起了架子。

“你很有自信嘛，不过我劝你还是算了吧，和他打你是占不到便宜的。”黑斗篷强作镇定地说道。

就在这时，黑斗篷看见先前派出去巡视的保镖都回来了。保镖们都显得无精打采的，似乎对什么事情感到很失望。当他们发现黑斗篷正用询问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时候，立刻向这边用力摇了摇头。

得到保镖们的回答后，黑斗篷一下子变得胸有成竹了。

“雇你当保镖也没关系，你要多少？”黑斗篷向青年问道。

一瞬间，青年的脸上露出了狂喜的表情，虽然他立刻便收敛了脸上的笑容，但也没有逃过黑斗篷的眼睛。

“三百两。”青年伸出了三个手指。

没想到，听见青年的要价之后，黑斗篷突然大笑了起来。他走上前去，毫不犹豫地伸手掰弯了青年伸直的两根手指。

“一百两。”黑斗篷斩钉截铁地说道。

“喂！你这杀价也杀得太狠了吧？”青年抗议道。

可是黑斗篷却气定神闲地反问道：“你是从多尔苦西堡逃出来的，对吗？”

因为惊讶，青年的眼睛不由睁大了。

“你……怎么……”

“你这样子一看就知道是个逃兵。”黑斗篷回答，“这附近的居民都逃光了，你一个逃兵留在这里肯定因为害怕被南方或者北方发现不是吗？”

青年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拔剑。然而他的手还没能碰到剑柄，络腮胡子的剑刃就已经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放轻松。”黑斗篷向络腮胡子挥了挥手，示意他把剑放下，一边继续对青年说道：“一口价，一百两，包括你和你知道的事情一起算。”

看来青年也明白自己没有胜算，于是只要垂头丧气地接受了黑斗篷的条件。

.....

.....

.....

“你叫什么名字？”

走在林间的小路上，络腮胡子百无聊赖地向身边的青年搭话。自从青年加入了这只奇怪的队伍后，络腮胡子便一直跟在他身边。

“佛尔羽。”

青年随口回答。他当然明白，络腮胡子跟着他的目的就是监视，所以显得很不好。

“我叫纳多米，其他人都叫我‘多米’，你也可以这么叫。”

络腮胡子似乎对青年的态度毫不在意，继续和他套近乎。青年刚开始觉得络腮胡子很烦人，然而经过一阵死缠烂打之后，名叫佛尔羽的青年终于也放下了防备。

“你好像不是可鲁起亚人吧，怎么跑来当兵的？”纳多米问道。

“两年前，我从齐尔吉亚过来探亲，谁知道就被抓去当兵了。”佛尔羽愤愤不平地回答。

“哈，看来你也不容易啊。”

纳多米说话时脸上一直带着笑意，不过佛尔羽并没往心里去。在可鲁起亚周边这种事情太多了，还不到非得同情一番的地步。

顺着纳多米的话头，佛尔羽突然问道：“你们是从索尔沃坦来的吗？”

“你怎么知道的？”

“口音。”佛尔羽简短地回答。

“是啊，我们全都是从索尔沃坦过来的。”纳多米丝毫没有想要隐瞒的意思。

“老板也是？”

“那我就不能说了。”

“啊。”

佛尔羽点了点头。自己的事情无所谓，但是雇主的事情就不能乱说，看来纳多米虽然给人粗鲁的印象却很守规矩。

“你的身手很了得，其他几个人看上去也不是泛泛之辈。”佛尔羽如实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为什么你们会给一个年轻人当保镖？”

“因为他给的价很合理吧？”纳多米避实就虚地回答。

“杀我的价时可狠着呢！”佛尔羽抱怨道。

“哈哈……”

这时，佛尔羽突然压低了声音，以免被其他人听见。

“我是想说，你们为什么甘心让一个年轻人使唤？”

“什么意思？”纳多米也学着佛尔羽的样子低声反问道。

“这里可是战场，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不是吗？”佛尔羽故弄玄虚地回答。

“啊，你的意思是……”

纳多米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一瞬间，佛尔羽以为纳多米是认同了他的话，然而下一秒钟纳多米已经拍了拍他的肩膀，大笑

起来。

“没用的，想都别想。”纳多米明确地断言道。

“为……为什么……”佛尔羽显得有点慌张，“别告诉我什么道义规矩……”

“那小子是个法师，没那么好对付。”

“法师……你们这么多人，又离他那么近，他能怎么样？”佛尔羽质疑道。

“也是，如果真的动手，我们很容易就能杀了他吧。可是不值得，那小子身上可没带着多少钱。”纳多米解释道。

然而，纳多米的解释却让佛尔羽更加疑惑了。

“你们明知道他没什么钱，怎么保证到时候能拿到佣金啊？”

“因为那小子不是雇主，我们只是被雇来保护他的。出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收了一半钱，剩下的一半要等到把他全胳膊全腿地带回去。”纳多米解开了佛尔羽的疑问。

“喔，是这样。”

“而且雇主是很可怕的。”纳多米不禁补充道，“没有人会想和他作对。”

“……雇主到底是谁？”

“抱歉。”

“啊，好吧。”

知道纳多米肯定不会说出雇主的事情，佛尔羽只好放弃了。

“所以，你也不要打什么歪脑筋的好。”就在佛尔羽安静下来的同时，纳多米毫不掩饰地出言警告，“因为佣金很不错，加上雇主很可怕，所以这里每个保镖都想把那个小子安然无恙地带回去……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

佛尔羽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终于明白纳多米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告诉他这么多事情了。纳多米的目的是想要让佛尔羽知难而退……显然他是成功了，因为佛尔羽乖乖地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队伍突然停了下来。佛尔羽好奇地探头向前张望，但是没等他看见什么，一股腥臭的气味已经扑面而来。

“啊……这可真是……”纳多米情不自禁地叹息道。

就在队伍前方不到一百米的路上，散乱地躺着十多具尸体。所有的尸体上都满布刀痕，显然并非自然死亡。

“是遇到强盗了吧。”一个保镖猜测道。

尸体身边的包袱都是打开的，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显然死者是遭到了抢劫。如果在和平国家，老实地交出财物或许还可以保住性命吧，然而这里是战场，“不留活口”才是这个地方的基本常识。

从尸体身上的衣着和包袱里的行李来看，他们都只是附近普通的农民，一般来说绝不是会引起强盗兴趣的猎物，然而……

“也可能是逃兵。”黑斗篷用平淡地语气说道。以一个衣着光鲜的年轻人来说，他显得非常镇定，丝毫没有因为面对暴力和死亡而乱了方寸，“这些村民大概是从多尔苦西堡附近逃出来的，刚好又遇到了城堡被摧毁的逃兵。逃兵们没有了给养，所以才为了食物对这些人下手的吧。”

“……”佛尔羽站在一旁，沉默不语。

因为几天前就被丢弃在这里，尸体已经开始腐烂，发出难闻的气味。然而，黑斗篷和保镖们没有一个人伸手遮住自己的口鼻，似乎已经对腐臭习以为常。

缓缓地尸体之间走过，黑斗篷发现现场真是惨不忍睹——这些村民几乎都是抽丁剩下的老弱妇孺，然而凶手却毫无怜悯地将他们全部杀害。尸体上刀痕累累，显然凶手为了确实结束他们的生命可谓不遗余力。黑斗篷侧过头去，发现在树林里还躺着两具尸体……

那是两名妇女，从现场的状况看来，很难想象她们是依靠自己的力量逃出那么远的……黑斗篷并没有走过去细看，因为即使

站在远处也能够明白，她们身上衣服凌乱，显然在死前遭受了粗暴的对待。

就在黑斗篷的注意力被吸引到树林中的时候，他的脚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黑斗篷低下头，发现原来是一个小孩子——看起来三四岁的年纪，没有穿鞋的脚脏脏的，就像任何一个贫穷农家的孩子。只看了一眼，黑斗篷便立刻收回视线——孩子的背上有一道触目惊心的巨大刀伤，几乎将他瘦小的身体劈成两半。

“愿光母圣神赐予他们冥福。”

没想到，保镖之中居然也有信徒，佛尔羽不禁感到有些滑稽。然而身逢此情此景，即使是佛尔羽，也丝毫没有心情去取笑对方。

“怎么办，要把他们埋了吗？”纳多米向黑斗篷请示道。

“没有那个时间。”黑斗篷回答道。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沙哑，一瞬间纳多米还以为他会哭出来呢，然而黑斗篷立刻又用平静地语气命令道：“走吧，我们还有正事要办。”

“要是能走就好了。”

突然对自己的雇主泼冷水的正是佛尔羽。

“怎么了？”黑斗篷诧异地问道。

“小心！”不等佛尔羽回答，纳多米响亮的吼声已经震动了所有人的耳膜。

保镖们迅速对警告做出了反应，他们刷的拔出刀剑，转眼便将黑斗篷围在了当中。与此同时，从草丛里传来了窸窣窸窣的声响……

“怎么了？那是什么？”黑斗篷紧张地喊道。

然而，黑斗篷的问题已经不需要回答了，因为很多红棕色的四足动物从草丛中探出了头来。

“狼？”纳多米问道。

“没有狼个头大，是野狗……是豺。”佛尔羽回答道。

“是被血腥味引过来的吗？”纳多米猜测道。

“大概吧。”

“如果我们不挡道，它们是不是能放过我们？”

“不知道，但值得尝试。”

两人草草商量之后，纳多米立刻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其他的保镖。所有人都对纳多米的主意表示赞同，于是人群开始慢慢向远离尸体的方向移动。

豺群不远不近地跟在人类的后面，渐渐从草丛中走了出来——大约有二十来匹，数量相当于保镖的三四倍。虽然豺群并没有立刻发动攻击，但是它们对地上的尸体连看都不看，泛着寒光的眼睛只是直勾勾地盯着保镖们。

“好像不太管用啊。”纳多米说道。

“它们大概是觉得：比起地上的腐肉，我们看上去要好吃得多吧。”佛尔羽讽刺地回答道。

“要是我的话，我也会这么想。”纳多米幽默地说道。

“现在是开玩笑地时候吗？”

本来一直默不作声的黑斗篷突然插进话头来。他的双手向前伸出，看起来就像要与人搏斗一般。虽然并没有见过真正的法师施法，佛尔羽还是能够看出，黑斗篷的身上散发着一股慑人的气魄，显然已经进入了临战状态。

“怎么？小哥也要下场吗？”纳多米笑着问道。

“谁要跟你混在一起？”黑斗篷没好气地回答，“不过从后面支援一下我还是做得到的。”

“那就拜托了。”佛尔羽可没有他们那么悠闲，“以我们的人数，想要全身而退可不容易。”

“你才是，身上的伤没问题吗？”纳多米向佛尔羽问道。

“有问题的话，我也没胆子来当保镖了。”佛尔羽坚决地回答。

就在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时候，豺群已经渐渐摆出了攻击的阵势——十几只豺聚集在正面，似乎是要成为攻击的主力，而与此同时，另外的十只左右则从两侧包抄过来，转眼便已经将人群团团围住。

保镖们都紧张了起来，大部分人也移动到了正面，只在左、右和后方各留了一人看守。在人群的正中间，黑斗篷飞快地咏唱着咒文，魔力渐渐在双手中聚集起来。佛尔羽和纳多米都加入了正面的防线，两人摩拳擦掌，静待着豺群的攻击……

出乎意料，攻击是从后方开始的。绕到众人身后的四只豺首先开始了行动，它们彼此分开一段距离，从四个方向朝守护后方的保镖扑来。

从体型上看，豺比起狼要小很多，只比狐狸大一点，可是千万不要被它们的外表给骗了——豺这种野兽非常凶猛，很多体型庞大的食草动物都在它们的菜单之中。而且豺特别擅长团队狩猎，在面对豺群的时候，即使是最凶猛的老虎往往也难免成为盘中餐。

豺群的战术说来也简单。当其中一只吸引猎物的注意力时，其他的豺便迅速绕到猎物的两侧和身后，伺机攻击猎物的四只，夺去对方的行动力。即使身为万物灵长，保镖在面对豺群的攻击时同样显得捉襟见肘。他依赖自身的臂力大幅挥剑，虽然逼退了三只豺，但却在背后留下了空当。当他意识到危险的时候，另外一只豺早已经高高跃起，从背后咬向他的大腿……

砰的一声，一个火球间不容发地击中了袭向保镖的豺，它摔倒在地上，一侧的皮毛完全烧焦了。因为感受到魔法的威胁，其他的豺一时间停止了攻击。保镖趁机突前一步，用力将另一只豺斩飞了出去。

无数的咆哮响起，豺群发起了总攻。

因为被后方的战局吸引，不少保镖此时显得有些慌张，只有

纳多米和佛尔羽从始至终都没有将注意力从面前的敌人身上移开。保镖们很快拉开阵线，围成了一个圈——当面对数量上占据优势的敌人时，有人看好你的背后将变得非常重要。

保镖们都不是泛泛之辈，一旦豺群失去了突然袭击的优势，便再难从这群男人身上占到便宜。几个回合之后，两只豺受了伤，其他的便不再进攻，只是围住人类，安静地等待着。

不妙啊！佛尔羽暗暗想道。当发现对方的防御无懈可击时，继续进攻只会徒增己方的伤亡，所以明智的做法是耐心等待——等待对方露出破绽。如果现在他们正驻守在一座坚固的城堡中，佛尔羽倒还不会太过担心，可是面前的情况却大不相同。背靠背站在荒郊野外，面前是饥饿的豺群，身边还躺着十几具腐烂的尸体……这种状况每持续一秒钟，都是对保镖们身体和心智的巨大考验，无法期望他们能坚持得比那些野兽更久。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人与兽，双方就这样忍受着空气中飘荡的恶臭，对峙着，对峙着。佛尔羽简直能够听见时间在他的耳旁滴答作响。

——滴……答……

——滴……答……

佛尔羽看了看身旁，每个保镖的脸上都挂着汗珠，尽管现在的天气根本算不上炎热。

——滴……答……

——滴……答……

渐渐地，保镖中开始有人显得沉不住气了，不过好在纳多米适时地做出提醒，局面才没有失控。然而佛尔羽知道，阵线的崩溃已经只是时间问题。

——滴……答……

——滴……答……

佛尔羽清楚地听见纳多米叹了口气。

“杀！”

随着纳多米的怒吼，所有的保镖都同时挥舞着武器冲了出去，佛尔羽也不例外。保镖们早已经烦躁到了极点，而且等天黑之后，没有夜视能力的人类只会更加不利。与其坐以待毙，倒不如奋力一搏，说不定还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看着刚才还只是被动防御的猎物们突然扑了上来，豺群也难免被吓了一跳。一些豺慌忙地往两旁逃开，另一些则朝保镖们威慑地吼叫。保镖们可完全不吃这一套，一个个都对着豺群猛劈猛砍，满脸凶神恶煞的表情——

说不定，这个世界上最凶猛的野兽是人类才对……

因为保镖们来势过于凶猛，有不少豺被划伤和刺伤，可惜因为它们非常敏捷所以伤都够不上致命。表现最突出的反倒是躲在人群中的黑斗篷，他依靠保镖们的冲锋做掩护，从远处发射火球击倒了好几只豺。

“啊——”远处传来了一个保镖的惨叫声。

佛尔羽一剑挑飞了面前的豺，回头看去，正好目睹了那名保镖倒地的全过程——他的身边围着七八只豺，显然是一个人太过冒进被包围了。

趁着保镖们错愕发愣的功夫，一只豺猛地钻进了人群，扑向看上去毫无防备的黑斗篷。黑斗篷连忙向靠近的豺发射火球，可是因为慌乱，火球射偏了。

转眼间，豺已经逼近了黑斗篷，只见它飞身一跃，满口尖牙向黑斗篷袭来……

砰的一声，就像撞上了坚硬的墙壁一般，飞在半空中的豺突然反弹了回去，重重地摔在地上。还没等它站起身，寒光凛凛的剑刃已经从天而降，将它的半个脑袋都斩了下来！

黑斗篷惊魂未定地看向挡在自己面前的大汉，一时竟忘记了道谢。

.....

“……刚才真是多谢了。”

不知是否因为自己刚才的失态，黑斗篷显得有些局促，好在救下他性命的纳多米只是笑着接受了这尴尬的谢意。

因为已经失去了相当数量的同伴，在那之后豺群很快便选择了撤退。穷寇莫追的道理保镖们都明白，而且向野兽寻仇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直到豺群的身影彻底消失，他们都只是老实地待在原地。

“你……没事吧？”黑斗篷小心翼翼地 toward 纳多米问道。

“你说这个？”

纳多米举起自己的左臂晃了晃。这条手臂上绑着绷带，因为纳多米用它把豺打飞的时候受了点伤。

“这点小伤根本不算什么。”纳多米轻松地回答，“我以前肚子上被人捅过一刀，肠子差点流出来，现在还不是没事？”

一边说着，纳多米得意地把上衣撩起来给黑斗篷看——他的腹部肌肉非常结实健美，不过在分块的肌肉上面能看见一条触目惊心的疤痕。

不知为什么，黑斗篷的神情一下变得慌张起来，他飞快地别过头去，向纳多米呵斥道——

“快放下，你这个变态！”

“怎么了？”纳多米莫名其妙地反问道，“这可不是什么丑陋的东西，这是战士的勋章……啊，小哥果然太年轻了，还不懂得男人的浪漫呢。”

“这种东西我一辈子都不想懂！”黑斗篷激烈地反驳道。

虽然嘴上说着类似戏弄的话，纳多米还是老老实实地把上衣放下了。其他的保镖都哈哈大笑起来，这使得黑斗篷的脸稍微有点变红了。

嬉笑声也传进了旁边的树林，佛尔羽此时正在那里埋葬遇害

同伴的尸体——因为他是最后加入的，所以依照规矩，体力活是新人的专利。刚刚经历了一场恶战，能够迅速从紧张中恢复常态也不失为一件好事，所以佛尔羽也没想过要出面制止，尽管那帮家伙明显是在拿雇主开涮。

草草用浮土掩埋尸身之后，佛尔羽便走出了树林。这时纳多米迎了上来。

“干完了吗？”

“就这样吧。”

佛尔羽的回答模棱两可，不过纳多米也没有就此多说什么——两个人都明白，埋得这么浅，很快尸体就会被野兽挖出来吃掉的，可现在又没有时间去挖掘一个足够深的坟墓，所以合理的做法就是大家都装作不知道。

“干完了活我们就走吧。”纳多米故作轻松地说道，“等天黑可就麻烦了。”

佛尔羽点点头，这时他发现黑斗篷一个人站在离保镖们都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似乎是在生闷气。

“就这么放着他不管吗？”佛尔羽指着黑斗篷，向纳多米问道。

“没事，他可没有看起来那么柔弱。”

“是吗？”

这个问题没有深究的价值，所以佛尔羽闭上了嘴。

一行人立刻动身，继续向北前进。在斜阳的照射下，斑驳的树影落在林间小道上，使道路的界限变得暧昧不明。虽然故意不表现出自己的紧张，但保镖的队伍还是自然地分成了两列，而且自然地走在了黑斗篷的两侧。

“你脖子上那是什么东西？”

一边在林荫小道上行军，佛尔羽问身后的纳多米。和遇到豺群前不同，纳多米此时脖子上戴着一条古怪的项链。

“这个？”

纳多米把项链挑了起来，这时佛尔羽才看清那个挂坠其实是一颗牙齿。

“这个不是……”

“对，是刚才那只小狗的獠牙。”纳多米笑着回答，“我记得，在你的老家不是有把野兽的獠牙当成护身符的习惯吗？”

“啊……对，不过我们从来不用这么小的。”

纳多米低头看了看那颗牙齿，说道：“这已经不小了，毕竟刚才它还嵌在我的手臂里面。”

“啊？”佛尔羽皱起了眉头，“你把这颗牙齿从自己的手臂里挖出来，然后挂在脖子上？”

“不错吧，很有纪念意义。”

“真是恶趣味。”

对于纳多米的粗神经，佛尔羽很不以为然，而且他清楚地看见黑斗篷的脸上露出了厌恶的表情，显然他也对纳多米的行为感到非常恶心。此后佛尔羽没再和纳多米说话，行军的队伍再次陷入了沉默。

经过了漫长的跋涉，一行人终于在日落前找到了一处废弃的农舍。农舍四周荒草丛生，似乎早在内战爆发之前便已遭废弃，不过从二层高的木造小楼和宽敞的马厩看来，它原本的主人生活相当富裕。

没有经过太多讨论，在农舍中休息一晚的事便定了下来。理所当然的，身为雇主的黑斗篷一个人占据了二层的卧室，而保镖们则全部在一楼的起居室里打地铺了事。因为众人都已经非常疲惫，所以草草吃了点东西然后留下一个人守夜之后，所有人便都钻进了被窝，沉沉地睡去了。

.....

.....

.....

今晚的月亮非常明亮，尽管月圆其实已经过去好几天了。

佛尔羽在小楼附近绕了几圈之后，便蹲在一个墙角发呆。农舍离附近的树林有相当的距离，而且四周也非常安静。不过佛尔羽并非因此而放松警惕，他的听觉此时正被极端地调动起来，时刻准备着从微风吹拂野草的沙声中分辨出真正靠近的危险——这是他曾经身为猎人时所练就的技能之一。

还是和下午时一样，作为今天刚刚加入的保镖，佛尔羽理所当然地被分配了守夜的工作。这到底算不算是一种排挤和欺负新人的方式，佛尔羽也不太清楚，好在这种待遇对佛尔羽来说简直可以算是“温柔”了，所以他一点也不在乎。

离换岗还有大概两个钟头，佛尔羽除了无聊之外还感到非常疲倦，毕竟对他来说今天也绝非平静。佛尔羽感到自己仿佛又回到遥远的过去，那时他可以在森林里自由地奔跑追逐猎物，把它们拖到市场卖掉，买上一个小礼物，然后……

回家。

对，“家”，多么美妙的字眼，佛尔羽……不，冯渊从未如现在这样深切地感到，有一个能够被称为家的地方，是如此美好的事情。

可是，冯渊很清楚，自从五岁开始，他就从来没有过一个真正的家。无论是爷爷的屋子，还是库那家，冯渊都不过是假装那里是自己的家罢了。爷爷是为了利用冯渊，而琳利亚……琳利亚其实并不真的需要冯渊，反而是冯渊在琳利亚脆弱的时候利用了，利用她来逃避自己将要面对的命运。

月光洒在荒野中，仿佛一切人世的喧嚣都已经被隔离在外。然而，冯渊比任何人都清楚——

这里是战场！

即使四周草木飞长仍然无法掩盖这里是战场的事实，而令这

里变成战场的人正是冯渊。

今天在路上看见的每一具尸体，他们的死即使全部都算在冯渊身上也不过分。冯渊伸出双手放在自己眼前，想象着鲜血从每一寸皮肤上渗出来，渐渐将两个手掌都包裹在一片赤色之中。

冯渊想要大笑，可是却只有眼泪顺着脸颊流淌了下来。他早就已经知道，自己不可能再用这双手拥抱琳利亚了——不只是因为琳利亚成为了曙光的圣母，更因为他不可能用这双被鲜血玷污的手去碰触她。在这些事情之后，在冯渊制造了这么多的杀戮之后，他无法想象自己还能够得到机会，忘记一切和琳利亚一起幸福地生活。不，他不允许自己这样，他不允许自己欺骗琳利亚，他宁可被琳利亚憎恨也绝不会欺骗她……是的，他宁可被琳利亚憎恨。

虽然所有人都知道魔界的王储名叫“施德那比”，可是琳利亚早晚都会知道真相的吧？毕竟她是曙光的圣母，圣教国的一切都会为她效劳。她早晚会发现端坐在魔王宝座上的人，正是那个和她一起生活了六年的人，是那个向她许下了永远的誓言然后又擅自离她而去的人。她会知道的，她会知道冯渊都做了什么，变成了什么。

比任何人都要善良的琳利亚一定会恨他的，冯渊坚信这一点。

或许这样也不坏，冯渊自嘲地想。比起盲目的信仰，说不定彻底的绝望反而能让人拥有更强大的力量。难道不是吗？冯渊已经无法再失去任何东西了，所以他也不会对任何东西产生恐惧，他只是要做他必须做的事情，仅此而已。

冯渊站起了身，不是因为他想通了什么事，而是因为他听见了什么声音——从马厩的方向传来了轻轻的响动。

缓缓拔出佩剑，冯渊蹑手蹑脚地走向马厩。作为一个猎人，就像老虎、狐狸、猎豹一样，冯渊很擅长悄悄地靠近猎物，然后

出其不意地迅速做出攻击……

“呜呜呜……”

冯渊一下僵住了。那是一个说不上熟悉，可也不能说陌生的声音，因为那个声音属于他的雇主。难怪冯渊没能早点留意到，因为他更在意有什么东西靠近屋子，而不是有什么东西从屋子里出来。

“呜呜呜……”

冯渊站在马厩外，盯着斑驳破旧的木造墙壁。不需要从门口往里窥视，冯渊能够想象到，黑斗篷此时正蹲坐墙壁的后面，把头埋在两腿之间，抽泣呜咽。

“呜呜呜……”

黑斗篷的哭声还在继续。冯渊只是轻轻地靠在墙壁上，抱着手臂，安静地倾听着。

其实冯渊多多少少已经有所预感——黑斗篷一直在逞强。虽然在面对尸体和豺群的时候，他都表现得很冷静，就仿佛他也和他身边的保镖们一样习惯面对暴力和死亡……不，他只是在假装罢了，他只是假装自己是个坚强的男人，用铁质的面具藏起软弱的内心。

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冯渊觉得。这说明正常的，怜悯的人性还存在于黑斗篷的内心之中。这是件好事，至少比起变得像冯渊一样冷酷无情要好很多——是作为一个软弱的好人死去，还是作为一个坚强的侏子手活着，这是个问题。

“呜呜呜……”

月亮依然不屈不挠地用清冷的光安抚着躁动的大地。

冯渊很想敲敲墙壁，告诉黑斗篷该回去睡觉了，因为换岗的时间快到了。可是，算了，就让他多待一会儿吧，就让他多哭一会儿吧，因为他……噢不，“她”毕竟是个——

女孩子。

第十七章 悼声稀 风声残

“回屋去吧，差不多该换岗了。”

冯渊敲了敲马厩的墙壁，低声喊道。

顿时，马厩里传来一阵急促的声响，似乎有人慌张地站起来然后用力拍了拍衣服上的尘土，紧接着一个人影便闪出了马厩。

“谁……你？你什么时候……”

“回屋去吧，该换岗了。”

相比黑斗篷的惊慌，冯渊显得非常镇定，他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话，催促黑斗篷返回屋内。

“你刚才都看到了？”

一瞬间，黑斗篷的眼睛直直地看向了冯渊，这让冯渊不由得浑身一个激灵——那双清澈的蓝眼睛中饱含着杀意，而且仿佛立刻就会有火球飞过来一般强烈的杀意。

“没有，我什么都没看见。”

虽然不知道黑斗篷到底害怕自己看见什么，冯渊立刻矢口否认，而且这的确是实话。

“真的？”

“当然，我只是从墙壁这边听到了你的声音。”

冯渊感到黑斗篷似乎松了口气。她的嘴角露出了庆幸的笑容，而且眼神也不再那么杀气腾腾。虽然冯渊对黑斗篷想要隐瞒的东

西很好奇，不过好奇心杀死猫，所以他只是选择了保持沉默。

然而就在冯渊以为事情到此为止的时候，黑斗篷突然又用激动的语调向冯渊质问道：“你……刚才都听到了什么？”

“先回屋去吧，外面可不太平静。”冯渊避重就轻地回答。

“都……都听到了？”

“……一点点吧。”

黑斗篷的脸上顿时露出了羞赧的神色，她慌忙转过身去想要掩饰，不过冯渊早已经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刚……刚才的事……”

“我不会说出去的。”

“真的？”

“我保证。”

听见冯渊坚决地回答，黑斗篷的心似乎放下了。然后自然而然地，她发觉继续面对一个刚刚听过自己大哭的人是件很尴尬的事情，所以她立刻甩开冯渊，快步向小楼走去。

午夜已过，荒野中的一切都静默在清冷的月光中，美得像一幅画。

就在黑斗篷即将踏进屋门的时候，她突然又被冯渊从身后叫住了——

“哭泣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冯渊认真地说道，“我和其他的保镖都已经习惯了战斗，对死亡也感到麻木。但那并不表示我们很坚强——麻木并不等于坚强。直面死亡却从来不改变自己初衷的人，那才是真正坚强的人。

“你不必变成我们这样的，你不必变成我们这样。”

黑斗篷扭过头去，发现冯渊一直站在原地，并没有跟上她的脚步。午夜的黑暗笼罩在冯渊身上，令人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

没来由的，黑斗篷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笑意，当她跨过门槛的时候，嘴角已经情不自禁地扬了起来。那是多么蹩脚的安慰啊，

可以说是她听过最难懂，最蹩脚的安慰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她却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这个别扭的男人想要表达的温柔……或许这是因为，她早就习惯了这种蹩脚的温柔吧。

.....

.....

.....

“再向前是犹达玛，那里是帝国军的地盘，而且是帝国军的后勤仓库，所以我们还是不要接近为好。”

顶着四月中旬已经渐渐变得生机勃勃的太阳，一行人聚集在道旁的大树下休息。

离开多尔苦西堡之后，队伍向北跋涉了三天。途中他们经过了几座被废弃的村庄，又多次从可鲁起亚帝国军的巡逻路线中穿过，虽然很难说一帆风顺，倒是也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只不过，关键的黑龙却还是半点踪影都没有。

日已过午，此时冯渊正一边指着地图讲解周边的局势，一边把粗糙的干粮塞进嘴里。

“你这个革新军的逃兵，居然对帝国军的事情这么熟悉？”

听着冯渊对帝国军据点的部署滔滔不绝，黑斗篷不禁面露怀疑。

“我的确不想帮可鲁起亚打仗，但我可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个‘普通’的逃兵喔。”冯渊故弄玄虚地说道，“反正我保证自己肯定物超所值。”

“你是斥候部队的人，是吗？”黑斗篷猜测道。

“差不多吧。”冯渊模棱两可地回答。

没想到，黑斗篷却冷笑了起来，一面嘲讽地说道：“你多半是在多尔苦西堡看见革新军失利，然后就擅自脱队了，不是吗？说到底你还不就是个逃兵吗？”

这个话题本来就不会有什么结果。冯渊撇了撇嘴，放弃了继

续和黑斗篷做口舌之争。

“信不信由你。反正和帝国军遇到准没好事，所以我们应该在前面向西，绕开犹达玛，再往北。”

“说实话，你真的看见黑龙往这个方向飞走了吗？”

冷不防，纳多米丢出了这个问题。包括黑斗篷在内，所有人的注意力都一下被吸引了过来。显然，对于这个问题他们都还抱有某种程度的怀疑。

为了取信于人，冯渊用毫不动摇的语气回答道：“我看见了。袭击多尔苦西堡之后，黑龙是向西北方向飞走的……如果它们不绕路的话，肯定有到过这里。”

“万一它们就藏在这附近呢？”纳多米继续问道。

“也有可能，不过可能性不大。”冯渊解释道，“黑龙是很庞大的动物，这附近的城堡没有哪个大到能容纳黑龙群的。”

这时，黑斗篷又提出了一种猜测：“黑龙会不会一只一只地分散开，然后藏在很多个城堡里呢？”

冯渊不由愣了一下。他依然感到不太可能，因为在斯洛斯的时候冯渊见过骑士们照顾黑龙的场面，他可以肯定没有哪个士兵会愿意与这些庞然大物分享住处。可要说有什么像样的理由能反驳黑斗篷，冯渊倒是真说不出来。

“不是不可能吧？”冯渊的语气透着无奈，“那我们就只能去附近抓几个帝国军来问问了。”

“那就动手吧。”

“……”

纳多米似乎显得很兴奋，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反观提出疑问的黑斗篷，却不知为何迟疑了起来。

“……不到城堡附近抓人是没用的吧？”黑斗篷犹犹豫豫地问道。

“那倒不必，巡逻队基本上都是城堡里派出来的，随便抓几

个就行了。”冯渊回答。

“那问完话之后呢？”

直视着冯渊的眼睛，黑斗篷尖锐地问道。冯渊立刻明白了黑斗篷的顾虑：如果留下活口，很可能会暴露他们的目的和行踪，但是从黑斗篷的本心来说，她却无法下达“杀人”这样的命令。

“老板可以在这儿休息，我们几个去就行了。”冯渊圆滑地提议道。

没想到，听见冯渊的话，黑斗篷的脸色却突然沉了下去。

“你的意思是，你们去我看不见的地方杀人，只要不让我知道就行了，是吗？”黑斗篷厉声质问道。

“……”

冯渊找不到话回答，因为他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其他的保镖们也面面相觑，显得颇为尴尬。

“我知道你们看不起我，我也知道自己并不习惯这种工作。”黑斗篷继续说道，“但是贵族的责任是身先士卒，如果我不想做肮脏的事情，我也绝不会命令别人去替我做！”

情不自禁地，冯渊的脸上露出了一抹温柔的微笑。他感到自己似乎看错了这名少女，将她当成了温室里长大的没有主见的贵族花苗。事实上，黑斗篷比冯渊想象中的更加聪明而且坚强，这令他不禁又想到了琳利亚。如果琳利亚是生在贵族家庭的话，说不定会变得和这个女孩子很相像呢，冯渊不禁这样想。

就在冯渊陷入思考的同时，黑斗篷的话还在继续：“你们觉得我幼稚也好，懦弱也好，我不打算在这次的任务里杀人。所以，我决定按佛尔羽先前的建议，避开帝国军，继续向北。”

“那万一你猜对了呢？”冯渊突然问道。

黑斗篷低头想了想，然后回答道：“我们沿途看看能不能从村民口中得到消息。如果黑龙真的在这附近活动，不可能没有一点动静。”

“舍弃简单直接的办法，而选择去绕这种远路吗？”冯渊尖锐地问道。

“如果可以不用杀人的话，我宁愿绕一点路。”黑斗篷坚定地回答。

“小哥你是没事，反正忙活的是我们，不是吗？”

用调侃回应黑斗篷的是纳多米。然而，和他话中的意思截然相反，纳多米看上去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工作量增加而不快，反而满脸笑容，显得非常高兴。在纳多米的身边，其他保镖也几乎都做出了相同的反应。冯渊突然意识到，这群铁血汉子会听命于一个年轻人，或许并不单纯只是因为报酬不错。

“好吧。”冯渊用妥协的语气说道，“我们就在这条远路上慢慢绕吧。”

.....

.....

.....

遵照雇主的指示，队伍绕开帝国军的巡逻和据点继续向北搜寻。虽然保镖们也努力想要从附近的村民口中挖出更多的信息，可是无奈附近还没有被废弃的村落如同凤毛麟角一般，所以在又赶了六天路之后，保镖们还是失望地发现，除了一个模糊的方向之外他们什么都没有挖出来。

伴随着强烈的挫败感，一行人来到了位于可鲁起亚西北部的村庄贝路坦帕。与他们沿途遇到的所有村庄都形成鲜明的对比，贝路坦帕显得异常繁荣。街道上人潮涌动，市场里更是热闹非凡，令人差点以为自己已经离开了那个战乱的国家。

“从这里往西不到二十里就是齐尔吉亚的国境线，你一个人走到那儿应该也没问题。”黑斗篷对冯渊说道。

此时，这两个人正坐在路边的小茶摊里休息。他们的身边是熙熙攘攘的人流，其中的很多人都穿着异国的服装，却丝毫不显

得突兀。村庄没有城墙，宽阔的街道仿佛能一直延伸到天边。虽然依然能看见帝国军巡逻的身影，不过比起南边戒备森严的样子，这里几乎可以用“自由”两个字来形容。正如黑斗篷所说，冯渊可以毫无阻碍地从这里跨过国境离开可鲁起亚。

“怎么？这么快就觉得我没用了，要赶我走？”冯渊反问道。

“你知道的东西里面，对我有用的也就这么多了。”

一边说着，黑斗篷从袖子里掏出了一个钱袋扔在桌子上。

“这是一百两，我们说好的价。”

冯渊看了看黑斗篷，又看了看放在桌子上的钱袋，没有伸手去拿。

“这就够了吗？我才工作了十天不到的时间。”

“够了。”黑斗篷斩钉截铁地说道，“拿上这些钱回家吧，佛尔羽。离开这片战场吧。”

“像我这样的人多的是，你根本没必要……”

“我说了，拿上这些钱回家！”

黑斗篷的声音太响了，以至于坐在茶棚里的人都扭过头来看向他们。

面对黑斗篷坚决的态度，冯渊不禁愣了一下。不过他很快便叹了口气，伸手捡起桌子上的钱袋。

与此同时，纳多米从街道上走进了茶棚。

“怎么，刚才什么东西爆炸了吗？”一边说着，纳多米看见了冯渊手中的钱袋，“佛尔羽要走了？”

“有人要赶我走。”冯渊回答。

“是吗？”纳多米吃惊地向黑斗篷问道，“佛尔羽挺能干的，干嘛要赶他走？”

“他必须离开，我可不想继续带着一个反叛军的逃兵在身边。”

黑斗篷刻意压低了声音，但是她语气中的做作依然非常强烈。

纳多米并不笨，立刻便理解了黑斗篷的用意。

“那佛尔羽你就可以直接回齐尔吉亚了呢。”纳多米笑着说道，“实话说，我还挺羡慕你的。”

“羡慕什么？”冯渊反问道。

“回家啊！”

听见“家”这个字的时候，冯渊的心抽动了一下，不过他的神情依然如常。

“是啊，能回家是让人高兴。”

“你什么时候走？”

“天黑之后吧。大白天靠近国境，这想法太疯狂了。”

“要我们给你送行吗？”纳多米突然问道，“去买点酒，一起喝几杯？”

“算了吧。”

冯渊冷淡地驳回了纳多米的提议。

“认识没十天，不用装得那么熟。”

……

时间渐渐接近正午，出去打探消息的保镖陆陆续续地回到了茶棚。他们一个个都显得无精打采，显然今天上午的收获非常有限。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趁着保镖们喝茶的功夫，冯渊适时地做出分析。

“贝路坦帕是可鲁起亚西北部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内战爆发之后，萨法尔皇帝一直在努力维护这里的稳定，就是不想丢掉这颗金蛋。如果我是萨法尔皇帝，我也不会让黑龙大大方方地从这些外国商人头顶上飞过去。”

“是啊，也就是说我们都是白费力气。”保镖们没好气地抱怨道。

“谁知道呢？现在中部和北部有很多人逃到这儿来避难，没准有谁能知道点什么。”

一边敷衍抱怨的保镖，冯渊突然被身边的一段对话吸引了注意力。对话的双方是黑斗篷和纳多米。虽然他们的声音都很轻，但是对话的内容却令冯渊莫名地在意。

“纳多米，你的左手没事吧？”

“没事，只是一点小伤。”

“可是你现在……”

“不是什么大事，就是有点痒。”

冯渊扭过头去，看见纳多米正在用力抓挠自己的左臂。

“真的没事？”

黑斗篷看着纳多米的动作，眼神里充满了关切。

“没事，伤口经常都会这样。”

纳多米一边说着宽慰的话，可是他的右手却始终没有停下来。

冯渊本能地感到事情有些不太对。虽然伤口愈合的时候的确常常会很痒，但那也只限于伤口附近，而现在纳多米抓挠的范围居然还包括离伤口很远的手肘！

黑斗篷显然听信了纳多米的话。她收回了关切地视线，将注意力转向了茶棚卖的小吃。其他的保镖也都专心于进食，对这边的谈话没有理会。

趁这功夫，冯渊偷偷地靠近了忙着挠痒的纳多米。从身后看去，冯渊发现纳多米的精神状态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他似乎有些萎靡，而且非常疲惫，仿佛是只靠着一股气势在强撑一般。想到这里，冯渊的心里不由咯噔一下……

啪！

随着声音的响起，纳多米一下从凳子上跳了起来。然而当他回过头的时候，才发现其实是冯渊在他的耳边拍了一下巴掌。

“佛……尔羽……你这个家伙……吓了我一跳。”

纳多米似乎想要强作笑容，但是他回答的声音断断续续，而且还不时用手摸着自己的脖子，给人一种吞不下唾沫的感觉。

众人的注意力再次被吸引了过来，黑斗篷甚至用疑惑的目光看向了纳多米。

“抱歉，跟你开个玩笑。”

听见了冯渊的回答之后，众人都发出了失望的声音，然后转过脸去，继续用餐。

然而谁也没有注意到，冯渊的脸虽然在笑着，但是藏在身后的拳头却已经捏得发白。

.....

.....

.....

圣教历1988年四月二十四日夜，冯渊离开了黑斗篷的队伍。虽然也有别的保镖对此感到惋惜，不过既然是黑斗篷的决定，所有人都选择了服从。

两天后，紧跟着模糊的线索，黑斗篷终于在贝路坦帕北方五十里的山区中，找到了自己一直寻觅的东西……

“附近的巡逻好像异常地多。”刚刚探路回来的保镖报告道。

为了避开道路上的巡逻队，黑斗篷他们现在正躲藏在山脚的树林里。他们面前的这一片山岭并不算高大，也没有名字，如果不是有人目击到黑龙在附近出没，可能黑斗篷压根也不会注意这里。

“没有看见有像是入口的地方，不知道是在山里面，还是藏起来了。”保镖继续报告道。

“就算人出入的通道能藏起来，黑龙的个头那么大，他们的入口也不可能藏起来。”黑斗篷贤明地说道，“我们进去去肯定能发现点什么的。”

“进山去的话，我们也很容易被发现啊。”一个保镖质疑道。

“这片山的范围可不小，不是一天两天能找完的。”另一个保镖说道。

黑斗篷想了想，保镖们的话也不无道理。现在他们倒还可以借助树林的掩护，可是山里却没有这种条件，如果黑龙从头顶飞过，他们就变成秃子头上的虱子了。而且，这片山区的范围相当广大，要仔细搜索每一片区域是很困难的。

“如果我们一大群人进山去的确很容易被发现，而且聚集在一起搜索效率也不高。”黑斗篷分析道，“这样吧，进山之后所有人散开，注意找掩护。”

“小哥要一个人？”

黑斗篷一愣，立刻意识到自己的确没有什么战斗力和应变能力，单独行动风险相当大。

“那我和纳多米一起好了，这样应该不会有问题。”

一边说着，黑斗篷回过头去找纳多米，然而这时她才发现纳多米从始至终都一个人站在远处。回想起刚才的讨论，平时开朗聒噪的纳多米居然没有插一句嘴，这本身就不太寻常。

“纳多米？”

黑斗篷试探着叫了一声，可是纳多米对黑斗篷的声音无动于衷。他斜倚在一棵树上，后背对着人群，黑斗篷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

“纳多米？”

黑斗篷一边继续轻声呼唤，一边小心翼翼地走向纳多米。不知道为什么，看着纳多米的背影，黑斗篷感到自己周身的寒毛都竖了起来。

“纳多米？”

“那是什么？”

问出这个问题的不知道是谁，不过保镖们的视线此时都投向

了东南方的天际。黑斗篷眯缝着眼看过去，发现天空中有一群黑漆漆的影子向这边飞了过来。

从很远的地方看去，那些影子很像是鸟，不过稍微靠近一些之后，黑斗篷开始能够分辨出膜翼和鸟翼的区别了。拍打着巨大的膜翼从南边飞来的东西是什么？不用多少思考就应该能得出结论了。

“找掩护！”

一边高声下达命令，黑斗篷一闪身躲进了树木的阴影里。保镖们都训练有素，也迅速隐蔽了起来。

黑龙的速度很快，众人刚刚找好藏身之处，便已经能够看见它们陆陆续续从头顶上飞过了。虽然外表狰狞恐怖，黑龙群在飞行时却显得非常安静，就仿佛一群黑色的幽灵从天空中划过。没过多久，三十只黑龙便全部消失在了群山之中，令人不禁以为刚才见到的一切都不是幻觉罢了。

对黑龙的训练有素，黑斗篷不禁暗暗赞叹——难怪要发现它们的行踪会如此困难。

“看清那些黑龙往哪边去了吗？”黑斗篷急迫地问道。

“好像是那个方向。”

一个保镖伸手指了指西北方。

“这下省了我们不少事呢。”

保镖们看起来都很高兴，因为比起漫无目的地搜寻，现在有了一个大致方向，工作会变得轻松很多。

然而黑斗篷的表情却并没有变得开朗，因为她发现纳多米依然一动不动地站在树边，简直就像……死了一样。

“纳多米，你没事吧？”

黑斗篷已经来到了纳多米的身后，她想都没想就伸出手去拉了拉纳多米的上衣……

“喂！”

不知道是谁在身后喊了一声，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而喊，但是黑斗篷已经无暇顾及了——纳多米缓缓地转过身来，同时举起了手中的长剑……

啪的一声，黑斗篷倒在了地上。她并非自愿，而是有人从旁边冲出来抱住她，强迫她一起滚到了地上。

一面拼命从毫无浪漫可言的拥抱中挣脱出来，黑斗篷看向了纳多米，顿时她感到一股凉气顺着脊背爬了上来——纳多米的剑深深地刺入了泥土中，而那里正是黑斗篷刚刚站着的位置。

顺势向上看去，黑斗篷发现纳多米的五官扭曲在一起，那神情就仿佛是要将对方撕咬吃掉一般，露骨的疯狂令人战栗。

“……”

黑斗篷感到自己的大脑一下子短路了，因为在她的记忆中，纳多米从来没有露出过如此恐怖的表情！

与此同时，纳多米也转过头来看向了黑斗篷。就仿佛被美杜莎的眼睛瞪视一般，黑斗篷浑身僵硬，不知所措……

刷！有人从黑斗篷的身后将水洒向了纳多米。

不知道为什么，明明那些怎么看都只是普通的清水，可是纳多米却仿佛被沸腾的油泼中了一般，怕得连连后退，最后甚至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趁着这个机会，黑斗篷赶忙从地上爬了起来。

“这……到底是……”

“是恐水症。”一个熟悉的声音在黑斗篷的身后答道。

黑斗篷回过头，惊喜地发现刚才救下自己的人竟然是冯渊。

冯渊的手中拿着水壶，眼睛盯着惊恐万状的纳多米，冷漠的表情中透着悲伤。

“恐水症是什么？”黑斗篷问道。

“我以前当过猎人。在森林里被野兽咬伤的人，有些虽然伤口痊愈了但是却会突然患上一种怪病。”冯渊解释道，“得病的人

会变得神志不清，而且特别地怕水，所以我们一般把这种病叫做‘恐水症’。”

冯渊当然不会告诉黑斗篷，当他还住在牧拉的时候，一旦村中有人得了这类的怪病，冯渊就会首当其冲受到责难、诽谤，甚至攻击。

纳多米不知何时已经站起了身，他似乎还想要扑向黑斗篷，但是冯渊再次用水将他逼退了。

远处的保镖们已经渐渐聚集了过来，他们显然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一个个都显得不知所措。他们中的一些人小心翼翼地走上前，试图制住发狂的纳多米。可是纳多米用力地向保镖们挥舞长剑，逼得他们无法靠近。

“佛尔羽，有什么办法能救他吗？”

看出冯渊似乎对这种病非常熟悉，黑斗篷不由得用充满希望的眼神向他求助。然而，冯渊能做的只有重重地摇摇头。

“无药可救。”

一边道出令人绝望的事实，冯渊从黑斗篷的身后走了出来。他随手将已经倒空的水壶扔在一边，然后缓缓地拔出了腰间的佩剑。

“得了恐水症的人，在精疲力尽之后就会陷入昏迷，最后全部衰竭而死，无一例外。”

剑已经出鞘，可是冯渊却不禁有些畏缩起来。与直面死亡的恐怖相比，看着乐天派的纳多米露出如此恐怖的表情，反而更让人毛骨悚然。

黑斗篷已经面露绝望，而冯渊也刻意不回头去看她。作为一个十多岁的少女，她已经做得很好了，没有必要让她来做这个艰难的决定，至少现在没有这个必要。

纳多米已经注意到有人靠近，他转过身来，用充血的眼睛看向冯渊。

“你们都让开。”冯渊镇定地向保镖们吩咐道。

然而这时，纳多米已经开始了攻击……

一剑，两剑，三剑……纳多米的突刺和劈砍如同暴风骤雨一般向冯渊袭来。他的力量大得惊人，仿佛只要稍稍碰触到剑尖，冯渊单薄的身体就会立刻变得支离破碎！

冯渊微微后撤，在间不容发的情势下躲开了纳多米所有的攻击，然后顺势挥剑将纳多米逼退。

冯渊很清楚，纳多米的实力绝不止于此。若是在平时，纳多米早就已经用高超的剑术把冯渊刺成筛子了，哪还容得他挥剑还击？然而现如今的纳多米只是靠着一股蛮力在进攻，因为病魔夺走了他的判断力和自制力。

保镖们面面相觑，都不禁为冯渊捏一把汗。

“抱歉，这就让你解脱。”

话音刚落，冯渊的双眼一瞬间变成了红色。

不等众人反应过来，冯渊已经如闪电般地冲向了纳多米。纳多米连忙挥剑护住身前，可是冯渊非但不回避，而且还挥剑迎了上去。

只要看看两人的体型就能明白，比拼力量冯渊是不可能有什么胜算的。

然而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随着铿的一声巨响，纳多米的长剑脱手飞出，而且还深深地刺进了旁边的一棵树里。

“抱歉。”

冯渊一个箭步闯进纳多米的怀中，同时提起剑锋对准纳多米的……

一瞬间，那颗不祥的牙齿映入了冯渊的眼帘。到头来，它没能带给纳多米任何的幸运，反而是纳多米不幸的根源！

噗——

无论听到多少次，剑刃穿过胸膛的声音始终令冯渊感到恶

心。

纳多米的表情凝固在脸上，连带着疯狂残暴的气息一起，永远地凝固了……

冯渊缓缓地拔出剑，同时用另一只手抱住纳多米的身体，以免他摔倒在地。

冯渊很清楚，纳多米已经死了。正是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冯渊才选择在一瞬间结束他的生命。然而，冯渊还是无法放任他的身体再受到伤害。

“呜呜呜……”

在冯渊的身后，有人哭了起来。

冯渊没有回头去看，也不必回头去看。他只是轻轻地把纳多米的尸体放在地上，然后低头看向这个被自己杀死的男人，默默地哀悼。

.....

.....

.....

“纳多米是为了救我才会生病的，对吗？”

在山脚的树林中，冯渊正在堆砌一座小小的坟墓。这一次，冯渊把墓穴挖得很深，估计短时间内都不会被野兽破坏。

保镖们都已经进山去搜索黑龙的巢穴，留下来看着冯渊工作的只剩黑斗篷。虽然她刚才当着一群人的面嚎啕大哭，现在却并没有丝毫羞赧的神色，这或许可以证明，她已经变得更加坚强了。

“大概吧。”

冯渊的回答还是一如既往的模棱两可。他将纳多米留下的长剑插在坟墓的顶上，然后用力将夯土踩实。

“果然是我害死他的吗？”

黑斗篷的神情变得更加黯淡了。

“之前被豺咬死的那个保镖也是一样。如果要纠结于这种事情，那一开始就不要雇什么保镖。”冯渊毫不客气地说道。

不知道为什么，听见冯渊冷漠地发言，黑斗篷的脸上居然露出了笑容。

“佛尔羽，你就是连安慰我一下都不肯，是吗？”

“如果安慰能救命的话，让我安慰你几天几夜也没关系。”

冯渊的态度依然如故，可是黑斗篷似乎已经完全不把他的冷淡当做一种冒犯了。

“谢谢你，佛尔羽。如果刚才不是你及时出现，我现在大概已经死了吧。”

“还好来得及。”

“你一开始就知道会变成这样吗？”

冯渊扭过脸去，发现黑斗篷的目光中带着审视的意味。

“我的确早就怀疑纳多米得了恐水症。”冯渊解释道，“在贝路坦帕的时候，纳多米就已经有一些前驱症状了，我认得。”

“为什么那个时候什么都不说？”

“如果说了能怎样？”冯渊反问道，“把纳多米留在贝路坦帕等死吗？还是干脆让其他的保镖一刀杀了他？”

“……”

黑斗篷陷入了沉默，因为她知道自己无法做出这样的决定。

冯渊又继续说道：“得了恐水症的人虽然都会变得神志不清，可大部分人并不会真的发狂，他们只是……慢慢虚弱死去。”

“那至少应该让纳多米自己做决定才对。”黑斗篷摇了摇头。

“或许你说得对。”

坟墓已经完成，冯渊从土丘上走了下来。

回头看去，平坦的土丘上插着一柄长剑，颇有点侠客之墓的感觉。对于一个战士来说，被埋葬在这样的坟墓之下，说不定正符合纳多米口中的“男人的浪漫”呢。冯渊不禁这么揣测。

“佛尔羽。”黑斗篷突然问道，“你如果不急着回家的话，能不能再来做我的保镖呢？”

“我不叫‘佛尔羽’，我叫‘冯渊’。”冯渊头也不回地说道，“而且我也不是革新军的逃兵，我是个魔族。”

“……”

午后的阳光被茂密的树冠过滤之后，变成了缕缕光丝，在地面上留下斑驳错落的阴影。冷风夹带着尘土的味道从身旁吹过，给本就阴暗的林间增添了些许凉意。

“……什么？”

黑斗篷惊恐地后退了两步，似乎以为冯渊会像纳多米那样突然扑过来一样。然而冯渊始终站在原地，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我是个魔族，但我不会伤害你，也不会妨碍你的任务。”冯渊解释道。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黑斗篷怀疑地问道。

“因为我需要你的帮助。”

“什么样的帮助？”

“我希望你能帮我救一个人，作为交换我可以帮助你完成你的任务。”

“我的任务？”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黑斗篷不但没有再远离冯渊，反而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

情不自禁地，冯渊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狡黠的微笑。

“你知不知道，随随便便就相信别人是很危险的？”冯渊调侃地说道，“我现在只要向前走一步，你的人头就落地了。”

“别扯开话题！”

黑斗篷没好气地说道。现在所有的保镖都不在她的身边，如果冯渊想要她的性命不过是举手之劳，和两人之间的距离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冯渊其实根本不需要自己动手，如果他刚才袖

手旁观的话，现在黑斗篷压根没有在这儿听他胡说的机会。

“好吧，小姐，我们说正题。”

虽然冯渊的语气轻松自然，但是黑斗篷的眼睛却因为他的话而瞪圆了。

冯渊的嘴角微微扬起，似乎对黑斗篷的反应感到非常满意。他从上衣中拿出了一一个小瓶，还刻意地举在空中晃了晃。

“美丽的女士，我这里有一瓶魔法之药，只要一小滴能让你心想事成。如何，有兴趣吗？”

.....

.....

.....

圣教历1988年四月十七日，索尔沃坦王国边境村庄里斯提克。

从库洛姆出发的二十三天后，琳利亚和帕林顿姐弟终于来到了人类世界名符其实的中心。

索尔沃坦王国虽然从地理位置上看地处北陆，而且单论军事实力也比不过其北面的邻居可鲁起亚帝国，但是这里却是人类世界名符其实的经济和文化中心。

幅员辽阔的索尔沃坦居住着全大陆百分之四的人类人口，却拥有着将近四分之一的财富。索尔沃坦人在制造方面有着惊人的成就，然而和经营手腕一比，这些成就也不免相形见绌。他们既了解如何组合加工来自大陆各地的木材矿产，从而制造出令人瞠目结舌的奇迹，也更清楚如何将这些“奇迹”卖回给那些原料的产地，从中赚取巨额的利润。

与此同时，索尔沃坦实施着十分宽松的商业政策，这使得任何国家的商人都可以在索尔沃坦的国土内进行贸易。索尔沃坦的边境上每天都有来自大陆各地的商队往来通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在此聚集，彼此迥异的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最后终于形

成了一种独特的混合文明。

索尔沃坦的口号是：“不论你是谁，无论你来自何处，你都不会被拒绝，前提是你能做到对这个国家有益处。”

任何人只要不干涉他人就不会被任何人干涉，任何种族、文化和信仰都可以在这里存在并获得一席之地。在这里，只有一种所有人都通用的语言，那就是“金钱”。

“虽然这里基本是各种宗教的大杂烩，不过我们光母神教的教民还是占了三分之二以上。”

坐在摇摇晃晃的马车里，希尔玛正为琳利亚讲解关于索尔沃坦的事情。

“这里还真是个好地方啊。”

撩开车窗的帘子向外看去，琳利亚不禁赞叹起来。里斯提克只是一个边境的小村庄，可是这里的街道就和琳利亚印象中的城市没有什么两样，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擦身而过的时候，琳利亚能够从每一个人的眼睛里看见野心和希望，还有勃勃的生机。

“老实说，我还是不太习惯和一群异教徒混在一起。”

撒拉萨不太高兴地说着，一边坐到了远离车窗的地方。今天因为有专职的车夫，所以撒拉萨可以和琳利亚她们一起坐在车厢里。

“在库洛姆的时候，不是也有很多奥斯林教的信徒吗？”希尔玛不解地问道。

“那不一样。”撒拉萨摊了摊手，显得非常无奈，“虽然我想说，要把他们当成兄弟姐妹，可能有点……不过至少他们愿意信仰琳利亚大人。”

“撒拉萨……”

琳利亚摇了摇头，不过今天她的心情很好，所以不打算对撒拉萨说教。

“现今的国王名叫汨罗·亚思汉姆，他已经在位四十多年了，

可以说索尔沃坦如今的成就有一半都必须归功于他。不过据说他现在重病缠身，已经不久于人世了。”希尔玛继续解说道。

“如果汨罗国王真的驾崩了，王位会由谁来继承呢？”

“这个问题就有点微妙了。”希尔玛回答道，“国王有一个独生子，里米尔王子。所以，本来由他来继承王位并没有任何问题，只不过……”

“还有其他的竞争者？”琳利亚敏锐地问道。

“对，国王的侄子，王子的堂兄，米瑟公爵。”

“不过，继承权应该还是以王子为优先吧？”

“当然。”希尔玛证实了琳利亚猜测，“里米尔王子是第一顺位继承人，而米瑟公爵是第二顺位继承人。一般来说，不出意外的话由王子来继承王位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只不过索尔沃坦王国在这方面有点麻烦。”

“什么问题？”

“索尔沃坦王国有一个独特的长老议会制度。虽然议会没有权利干涉国政，但是他们却有权剥夺王位继承人的继承权，所以……”

说到这儿，琳利亚终于明白希尔玛的意思了。

“如果长老议会宣布王子失去继承权，公爵就能继承王位。”

“正是。”希尔玛点了点头，“里米尔王子今年才刚刚十六岁，在那群大贵族眼里还只是个小娃娃。米瑟公爵就不一样，他已经参政多年，而且在国内的声望似乎不错。所以谁也说不准会发生什么。”

听见希尔玛的回答，琳利亚陷入了沉思。索尔沃坦王国是人类世界重要的支柱之一，如果这里发生了和可鲁起亚帝国一样的动乱，就不只是北陆会受到影响，还很有可能波及整个大陆。

再次撩开窗帘，看向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流，琳利亚感到一股强烈的不安袭上心头。她只是由衷地希望自己没有预知未来的

才能，不要让她的所有预感都应验才好。

就在这时，马车突然毫无预兆地停了下来。

“怎么了？”

撒拉萨抢先探头出去询问。然而看起来他并不打算等待车夫的回答，因为他直接拔出了剑。

“怎么回事？”

琳利亚一边向撒拉萨询问，一边爬向车门，然而撒拉萨却伸手挡住了她。

“琳利亚大人别出来。”

“请光母圣神不要害怕，我们无意伤害光母圣神和各位圣堂武士！”车厢外，有人喊叫起来。

琳利亚不顾撒拉萨的阻拦，走出了车厢。

“……”

琳利亚沉默地环顾四周。不知何时，马车已经被一队士兵团团围住。尽管刀剑没有出鞘，但是士兵们一个个都全副武装，看上去颇不友善。

行人都闪在了道路的两边，正用疑惑的眼神打量着对峙的双方。

“光母圣神，得见圣颜万分荣幸。”

看见琳利亚从车厢里出来，为首的军官连忙跪下行礼。这反倒是把琳利亚给弄糊涂了。

“这是何意？”琳利亚不禁问道。

“敝主上希望能一睹圣颜，请光母圣神移驾王都。”

军官的话解开了琳利亚的疑惑。

第十八章 “公主”的骑士

“……这里不是圣教国吧？”

看着车窗外的景象，希尔玛情不自禁地讽刺道。

琳利亚一行在里斯提克被“挟持”的七天后，他们终于亲眼见到了索尔沃坦王国的标志——耸立在王都西斯里尔正中心的巴别塔。

因为在里斯提克的时候，负责“迎接”的军官就已经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琳利亚，所以她对于此行的目的地非常清楚。不过出乎意料的是，在西斯里尔的正门前，车队的到来受到了过分热烈的欢迎——几乎所有居住在王都的信徒都在城门前等候着琳利亚一行的到来。这阵仗即使在圣教国也未必能够见到，因此希尔玛才忍不住出言讥讽。

“他们是怎么知道琳利亚大人要来的？”撒拉萨不解地问道。

“肯定是‘有人’告诉他们的呗。”

希尔玛的回答显得很不耐烦，而且她也没有点明私自散布琳利亚行踪的“犯人”是谁，结果撒拉萨的疑惑丝毫没有得到消减。

王都占地广大人口众多，其中光母神教的信徒数量更是非比寻常。如此多的人聚集在同一个地方，那场面除了热闹非凡之外，同时也混乱不堪。本来宽阔的城门一时被堵得水泄不通，车队因

此无法顺利进城。

为了让车队能够通行，士兵们开始哄散这些闲人。他们一边向人群大声喊叫，一边用手中的长枪驱赶站在道路上的信徒，显得非常粗鲁。人群被迫后退，但是因为人数太多，步调无法一致，结果有不少人摔倒在地……

“啊噢……痛……”

一些人躲闪不及，踩在了摔倒的人身上，结果引来对方一阵惨叫。

意识到让这样的混乱继续下去并没有什么益处，琳利亚撩开门帘走出了车外。

“请大家把路让开，好吗？”琳利亚高声说道。

因为已经没有隐瞒身份的必要时，琳利亚今天没有穿平民的服饰，而是一身修女装束，这使她的形象明显地区别于普通少女。

在场的所有人顿时都安静了下来，似乎他们本能地明白了这位女性是谁。

“请大家让一让。”琳利亚重复着自己的请求，“还有，如果你身边有人摔倒，请帮他站起来，谢谢。”

就仿佛琳利亚的声音本身就具有魔力一般，人群开始慢慢地退回到路边。和刚才不同的是，人群的步伐缓慢而有秩序，没有引发新一轮的混乱。

“非常感谢各位，祝你们能有愉快的一天。”

琳利亚真诚地道谢，然后向众人微鞠了一躬。人群中传来阵阵私语，然而琳利亚已经一转身进了车厢，对外面的状况不再理会。

……

“琳利亚大人刚才真是太厉害了，一句话就压住了场面。”撒拉萨兴奋地说道。

一边继续在王都内的行程，女神和圣堂武士们正坐在马车里

谈论着刚才的骚动。

面对撒拉萨的评价，琳利亚露出了尴尬的微笑：“我可不记得自己那么有‘男子’气概。”

“……我只是觉得琳利亚大人非常有威严。”撒拉萨连忙辩解道。

希尔玛对撒拉萨的慌张不屑一顾，硬是转开了话题。

“对方知道我们的行踪，这个不奇怪。可他干嘛把消息传出去啊？这对他能有什么好处？”

希尔玛此前一直没有开口，显然对这个问题已经琢磨了很长时间。

“或许，把消息传出去的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人。”琳利亚回答。

“不是他？那会是谁？”

希尔玛低下头，再次陷入沉思。然而，她的思路没多久就被撒拉萨的声音给打断了。

“什么‘是他’‘不是他’的？你们到底在说谁啊？”撒拉萨疑惑地问道。

“汨罗国王。”琳利亚答道，“住在王都又有资格被军官称为主上的人，应该就只有这位国王陛下了。”

“啊，是这样。”撒拉萨点了点头，但是他立刻又想起了别的问题，“那琳利亚大人为什么又说消息不是他散布出去的呢？”

“我们也只是猜测。国王大概是想从我这里得到某种东西，所以才会把我找来王都的。可是，在确定我会与他合作之前，暴露我的行踪对他应该并不是一件好事。”

“啊，对。如果琳利亚大人愿意与汨罗合作，他当然可以靠琳利亚大人的权威来获得光母神教信徒的支持，可是……”撒拉萨冷静地分析道，“如果琳利亚大人拒绝与他合作，那光母神教的信徒们就有可能站出来反对他。这么一看，他的确不该在摸清琳

利亚大人的态度之前泄露消息。”

希尔玛夸张地露出了一副震惊的表情：“你……真的是撒拉萨？不是变装成撒拉萨的刺客吧？”

“姐！我好歹也是个圣堂武士，别把我想得那么没用好吗！”撒拉萨激烈地抗议道。

看着姐弟俩斗嘴，琳利亚在一旁偷偷笑了起来。

就在这时，马车突然停了下来。希尔玛撩开窗帘往外看了看，发现高耸入云的巴别塔还在很远的地方。

“这里好像不是王宫吧？”希尔玛警惕地说道。

“是啊，我也记得王宫应该在巴别塔下面才对。”

撒拉萨一边随声附和，一边拔出了腰间的佩剑。虽然是被“挟持”的状态，希尔玛和撒拉萨的武器却没有被收缴。对方会这么做，一方面或许是为了向琳利亚表示自己并无恶意，另一方面也说明对方非常信任自己的士兵。

希尔玛倒是没有撒拉萨那么紧张。毕竟对方想要的应该是琳利亚的影响力，绝不会在谈判之前就伤害琳利亚。

就在众人胡乱猜测着对方的意图时，马车外突然传来了一个优雅爽朗的男声——

“索尔沃坦王国公爵，米瑟·亚思汉姆，恭迎曙光的圣母殿下。”

希尔玛情不自禁地看了琳利亚一眼，发现琳利亚的神情非常专注，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马车外的声音继续说道：“敝上国事缠身，不能亲自迎接，还望尊驾见谅。舍下已备好住处，在尊驾与敝上会面之前，请屈尊在寒舍暂住。”

一丝笑容出现在琳利亚的脸上……

“公爵阁下多礼了。”

一边这么说着，琳利亚轻盈地跨出车厢，抬眼看向站在马车

前的米瑟。

出现在琳利亚面前的是一个三十岁出头的英俊男性。和撒拉萨那样的奶油小生不同，身穿军礼服的米瑟有着成熟男性的气质。紧致整齐的发型、方正的脸部轮廓、锐利的目光，都将他的精明干练表露无遗，而下巴上那一抹精心修剪的胡茬，又不免给他增添了些许性感的魅力。总的来说，公爵米瑟拥有对女性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容貌。

帕林顿姐弟也跟着琳利亚下了车。当他们发现公爵身边只有几个没带武器的随从时，两个人都不禁感到了一丝惊讶。

“啊……”

看着从车上下来的琳利亚，米瑟不禁发出了赞叹的声音。不过他立刻便意识到了自己的失礼，连忙半跪在地，向琳利亚施礼。

“圣母殿下果然美貌惊人，在下着实失礼了。”

“公爵阁下过誉了。”

琳利亚得体地回答道，一面轻轻伸出右手，示意米瑟站起来。可奇怪的是，米瑟并没有立刻站起身，而只是顺着琳利亚的手势缓缓抬起头……

霎时间，两个人的视线碰撞在了一起。

一栋奢华的宅邸前，身着军装的男性右手抚胸半跪于地，他的头轻轻地抬起，用钦慕的眼神看向站在他面前的美丽少女。火热的阳光照耀在两个人身上，令人不禁产生一种错觉，仿佛这里并不是尘土飞扬的街道，而是聚光灯下华丽的舞台。

仿佛身边的一切都不存在了一般，仿佛是为了诠释“守护公主的骑士”这个词的含义一般，琳利亚和米瑟久久地定格在那里，如同一幅美丽的油画。

“……”

希尔玛和撒拉萨惊恐地对视了一眼，不约而同地吞了口唾

沫。

“光母圣神……”

实在看不下去的希尔玛，从琳利亚的身后小声提醒道。

发呆的两人这才如梦初醒。米瑟慌忙从地上站起身来，而琳利亚则面露羞赧地别开了视线。

“请……请允许在下为您介绍住处。”

米瑟恭谨地说道，不过他始终低头看着琳利亚的脚尖。

“好的，那就有劳……公爵阁下了。”

琳利亚微笑着接收了米瑟的提议，只不过她的笑容有点僵硬。

“……”

希尔玛和撒拉萨再次惊恐地对视了一眼，再次不约而同地吞了口唾沫。

.....

.....

.....

“……光母圣神，您确定要穿这个去参加宴会？”

在公爵宅邸的客房里，希尔玛怯生生地向一脸兴奋的琳利亚问道。

因为米瑟提出要举办为琳利亚接风的宴会，所以此时琳利亚正在房间中选择礼服。不知道琳利亚是怎么想的，她一眼就选上了自己从圣都带来的三套衣服之一，而且还是在教长会议这样的正式场合才会用到的“圣母法衣”。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琳利亚一边在试衣镜前整理仪容，一边笑着向希尔玛问道。

“……”

希尔玛仔细看着琳利亚的样子，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在夕阳的余晖中，身着圣母法衣的琳利亚就像任何时候一样，

神圣而且威严。然而，她的脸上带着恋爱中的少女一般兴奋雀跃的神情，这使得整幅画面看上去相当诡异。

“对于宴会这样的场合，圣母法衣是不是太过于正式了？不如还是选简单一点的礼服，如何？”希尔玛试探着提议道。

然而琳利亚对她的话却并不买账。

“公爵说过，一会儿的宴会会有很多贵族都要来参加。身为曙光的圣母，我必须代表圣教国才行。”琳利亚反驳道，“虽然圣母法衣或许的确是太过正式了一点，不过今晚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机会，可以让索尔沃坦王国了解新曙光的圣母。有问题吗？”

琳利亚的话听起来合情合理，只可惜她脸上的表情令整套说辞听起来更像是某种精心编造的借口。

“……”

虽然对琳利亚选择如此隆重的装束的动机，希尔玛还是抱持着某种程度的怀疑，可是她也明白自己不可能将心中的话说出口。

“光母圣神言之有理，是属下多心了。”希尔玛无奈地回答道。

……

“公爵大人认为圣母这次北上的目的是什么？”

公爵宅邸的宴会厅内，长桌已经摆好，灯盏也已经点亮。事实上，宴会从昨天开始就已经在准备中了，毕竟主宾是一国的元首，米瑟可不打算随随便便。

严格意义上说宴会还没有正式开始，但宴会厅里已经挤满了受邀的客人。此时，米瑟正在宴会厅的一角和几个年长的贵族交谈。

“虽然具体的目的不太清楚，但肯定和可鲁起亚的战事有关。”米瑟神情严肃地回答。

毫无意外地，所有人谈论的话题都围绕着此次宴会的主宾

——曙光的圣母。应该说，驱使满屋贵族提前在这里聚集的动力，正是对这位现世女神的好奇。

“这位圣母据说才只有十八岁，可是她却能以一己之力平息圣教国的动乱，显然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啊。”

“嗯。”米瑟点了点头，“这件事我也听说了。虽然有很多事情都还搞不清楚，但是把她当做普通的少女肯定是会吃亏的。”

“那是当然，光母圣神乃是这个世界的守护神，岂是我等凡人可以揣度的！”

这位发言的贵族似乎是光母神教的虔诚信徒，所以对其他人谈论琳利亚时轻率的态度和口气不太满意。

“是不是真的还不知道呢。”另一个贵族嗤笑着反驳道，“说不定其实只是圣教国演的一场戏罢了，为了把他们不知道从哪儿找来的小姑娘变成‘神’。”

“……虽然我也不是绝对支持教廷，但是在亲眼确认之前就说出这种言语，阁下也未免太过傲慢了吧？”

“反正我是不信神的，因为我活到现在也没见到神做过什么。说到底，人还是只能靠自己，不是吗？”

不料，那位信徒贵族却对此嗤之以鼻：“阁下也未免太过肤浅了，难道任何事情在阁下的眼中都只是交易吗？我们崇敬光母圣神，侍奉光母圣神，可不是为了能从她那里得到什么！而且你刚才说‘神没做过什么’，那圣水是从哪里来的？天上掉下来的吗？”

“对啊，你不说我都忘了。为什么黑死病流行了那么长时间，教会最后才拿出圣水来？”

“那是因为只有光母圣神才能使圣水降临！”

“哼，我看教会其实只是为了让他们的‘神’更可信，所以才一直藏着圣水不拿出来吧！”

见两个人之间的火药味越来越浓，身为主人的米瑟连忙出来

打圆场。

“两位不必为此事争吵。待会儿圣母就会驾临这里，各位何没见过圣母之后再判断？”

“对啊。”信徒贵族如梦初醒，“公爵大人已经见过光母圣神了，不知道您是怎么想的？”

然而，米瑟却只是用狡黠的微笑回答了这个问题。

“阁下还是用自己的眼睛来确认吧。”

米瑟话音刚落，宴会厅里突然骚动了起来。一众贵族顺着人群的视线看过去，都不由自主地发出惊叹。

“啊……这真是……”

米瑟情不自禁地赞叹道……而且这次他是发自内心的。

从敞开的大门走进来的，是身着盛装的琳利亚。希尔玛说的没错，与前来参加宴会的大部分贵族女性的穿着相比，圣母法衣实在是过于正式了，甚至给人一种场景倒错的感觉。

然而，琳利亚似乎正是为了挑战常识而存在的。

与紧贴身体线条的女性礼服不同，圣母法衣非常宽大，几乎将琳利亚纤细的身形全部隐藏在衣褶的褶皱中，这反而令人感受到女性纯洁矜持的魅力。

法衣的底色是统一的纯白，其上用金丝线编织着简洁的纹饰。在宴会厅中耀如白昼的灯光的照射下，金丝线熠熠生辉，使琳利亚的全身笼上了一层淡淡的光晕。

在众人的注视下，琳利亚缓缓地从宴会厅的一头走向米瑟。随着她的脚步，长裙的后摆在地面上优雅地拖动，而且尽管是在室内，裙边金色的丝带却仿佛在随风飞舞……

看着泰然自若的琳利亚，在场的人都不由得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她才是这个房间里唯一一个不怪异的人。

“米瑟阁下，非常抱歉让你久等了。”

走近米瑟等人后，琳利亚为自己的迟到了歉。

“宴会还没有正式开始，所以尊驾并不需要道歉。”米瑟大度地回答，一面微微侧身，将自己身边的贵族们展示给琳利亚，“这几位都是索尔沃坦王国的支柱重臣，请容在下为尊驾引荐。”

说完，米瑟开始向琳利亚逐一介绍这些贵族。因为是宴会的场合，礼节从简，所以被提到的贵族和琳利亚之间只是互相点头致敬，然后再礼节性地寒暄几句。

正如米瑟所说，站在他身边的人全部都是伯爵以上的贵族，而且其中有好几个还是长老议会的成员。这些人对琳利亚的态度不一，但能看出大多数人的目光中都带着审视和估量的成分。

“尊驾的礼服真漂亮，而且从近处看更加光彩夺目。”米瑟赞叹道。

“这是圣母法衣。”琳利亚回答，“因为公爵阁下告诉过我，今晚会有重要人物到来，所以我觉得穿更正式一点的衣服才符合礼仪。”

“重要人物？”一个贵族不解地问道。

“诸位不就是吗？”琳利亚巧妙地回答。

似乎对琳利亚的评价感到惶恐不安，那位信徒贵族连忙说道：“光母圣神，这实在是折煞我们了。能在有生之年见到光母圣神的圣颜，实在是下下的荣幸。”

“阁下言重了。我只是个涉世不深的小姑娘，实在不值得阁下如此看重。”

“哪里的话，光母圣神从黑死病的危机中解救了整个大陆，我等当终身不忘。”

“那是我应该做的，阁下并不需要放在心上。”

“光母圣神果然宅心仁厚，我等凡人万不能及。”

这位信徒贵族似乎已经对琳利亚深信不疑。虽然其他人还都处于观望和怀疑状态，不过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在见到琳利亚之后，多数人的态度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看着这边的情景，米瑟的脸上闪过了一丝难以察觉的笑容。

“圣母陛下，各位大人，我们还是一边用餐一边聊吧。”

米瑟指了指不远处的餐桌，用身为主人的态度提议道。

……

今晚，希尔玛和撒拉萨自从进入宴会厅开始就一直站在门边，与一直以来拼命粘着琳利亚的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这其中的原因和“确保紧急时的逃生通道”一点关系都没有。

“哈，我就知道会这样。”希尔玛讽刺地自言自语道。

自从琳利亚在宴会厅中亮相，人群中就一直充满了窃窃私语。希尔玛虽然听不清他们究竟在说些什么，但是却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人会时不时地扭过头去偷看琳利亚。

一般来说，琳利亚既是今晚宴会的主宾，同时又拥有曙光的圣母这一特殊的身份，人们的反应完全可以说是在情理之中。然而，希尔玛始终相信琳利亚那身打扮也绝对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撒拉萨，我总觉得光母圣神是故意要引人注目的，你说呢？”

一面从远处观察围着琳利亚的贵族们，希尔玛向站在身边的弟弟搭话道。

“……”

撒拉萨没有回答。

“撒拉萨？”

希尔玛扭过头去，发现弟弟也和刚才的自己一样，双眼直勾勾地盯着琳利亚所在的方向。只不过，撒拉萨的视线一刻也没有离开过米瑟——后者此时正殷勤地给琳利亚盛食物。

这时希尔玛才想起来，自从在宅邸门口见到米瑟之后，撒拉萨就再也没有开口说过话。希尔玛本来还以为他是想要装出一副毅然的态度，可是现在想来似乎有些蹊跷。

“撒拉萨！”

又呼唤了几声，可是仍然没有得到回应，希尔玛终于忍无可忍了。她伸出手去用力拉了拉自己的弟弟，险些使他摔倒在地。

撒拉萨如梦初醒。

“怎么了，姐？”

“你怎么了！”希尔玛没好气地问道，“看你一下午都魂不守舍的，在想什么呢？”

“……我只是在想，男人是不是年纪大一点比较受欢迎？”

听见自己弟弟的回答，希尔玛差点跌倒。

“啊？你吃错药了？”

“不是，你看……姐，你是个女人，对吗？”

“……要是你真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怀疑的话，我就把你下面那货给剁了！”

希尔玛恶狠狠的话把撒拉萨给吓了一跳，因为他本能地感到自己姐姐说到就能做到。

“不是……我只是想知道，在姐你看来，那个叫米瑟的家伙比我更有魅力吗？”

“……”

听着撒拉萨的问题，希尔玛一时陷入了沉默。她明白了撒拉萨在想些什么，而且她发现自己和撒拉萨其实一直在考虑着同一个问题。

“你是担心光母圣神会爱上米瑟公爵？”

“不……我只是……你看那家伙的长相……他对琳利亚大人的态度……还有今天下午在门口的时候……”

大概是因为想要说清楚自己的想法，可是又不想暴露自己的怀疑，撒拉萨的话显得有点语无伦次。幸好希尔玛也和撒拉萨有相同的想法，所以居然听懂了。

“我知道，米瑟公爵相貌英俊，是个教养良好的贵族，又拥有军职，而且似乎武艺不错……简直就像‘骑士’这个词活过来

了一样。”

“……那琳利亚大人……”

“当然，光母圣神也还是个涉世未深的少女，而少女们对这种类型的男人是最没有抵抗力的了。所以说，不能否认光母圣神可能会对米瑟动心。”

希尔玛毫不掩饰的评论似乎给了撒拉萨最后一击。

“……果然是这样吗？我又输了……”

就仿佛斗志被整个抽空了一般，撒拉萨将身体无力地靠向墙壁，脸上带着刚打了败仗的颓废表情。

看着自己那如同丧家之犬一般的双胞胎弟弟，希尔玛再次展现了她毫无怜悯的一面。只见她挥起拳头，对准弟弟的脑袋就砸了下去……

“啊噢！”

撒拉萨捂着头惨叫起来，一面扬起脸看向自己的姐姐。然而在看清希尔玛的表情之前，他的衣领就已经被人给揪住了。

“现在可不是让你在这儿消沉的时候！”希尔玛瞪着撒拉萨惊恐的脸，愤怒地吼道。

“……可是，如果琳利亚大人希望的话……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撒拉萨不解地问道。

“能做的事情可多着呢。”

一面说着，希尔玛回头看了看远处的米瑟，发现他正和琳利亚谈笑风生，两人似乎相处得非常融洽。

“你对那个叫米瑟的家伙了解多少？”希尔玛向撒拉萨质问道。

“了解？我今天才第一次见到他。”撒拉萨满脸疑惑。

“对啊，我们谁都不了解米瑟。他的人品如何，接近光母圣神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一无所知。”

撒拉萨一下愣住了。

“姐，你的意思是……”

希尔玛继续说道：“要是那家伙真有什么不良的企图，为了光母圣神，我们难道不应该调查清楚吗？”

“啊……”

撒拉萨的脸上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他又扭头看了看米瑟，情不自禁地希望对方真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可我们要怎么调查呢？”撒拉萨问道。

见撒拉萨已经振作了起来，希尔玛这才放开了他的衣领。

“先调查一下米瑟的女性关系，看看他究竟是个谦谦君子，还是花花公子。”

“可是怎么调查呢？”

“很简单。”

面对撒拉萨的疑问，希尔玛露出了狡猾的微笑。只见她伸出拇指，指了指身后不远处的一群贵族女性，用轻松的语气对撒拉萨说道：

“像这种绯闻轶事，找那些无所事事的贵族女人打听肯定是最快的。”

“……喂！”撒拉萨奇迹般地听懂了希尔玛的意思，“你不是要我去和那些女人搭话吧？”

“当然是你去了。”希尔玛斩钉截铁地说道，“像你这样的小白脸，肯定很快就能和她们打成一片了。”

“谁是‘小白脸’！”撒拉萨愤怒地抗议道。

然而，希尔玛对撒拉萨的抗议毫不理会，反而抬脚向撒拉萨的小腹踹了过去，幸好撒拉萨反应快才得以及时躲过。

“快去，你这个娘娘腔。”希尔玛毫不留情地骂道，“你不是不想输给米瑟吗？现在正好是你表现的时候。”

“表现？靠向女人搭讪吗？”撒拉萨对希尔玛的逻辑感到莫名其妙。

“是保护光母圣神!” 希尔玛纠正道,“你现在该做的,不是在这儿自怨自艾,而是去用行动告诉光母圣神——谁才是她的骑士!”

撒拉萨发呆了一下,不过片刻之后,他便向希尔玛重重地点了点头。

“姐你说的对,保护琳利亚大人的应该是我们才对。”

.....

虽然对希尔玛放了大话,可是当撒拉萨真的面对一群穿着华丽的贵族女性时,他却畏缩了。

撒拉萨拥有任何人都会印象深刻的英俊相貌,而且年纪轻轻就已经获得了圣堂武士的头衔,所以理所当然的,撒拉萨在圣都的女性之间很有人气。这就是当时克鲁那会选择撒拉萨作为琳利亚的绯闻对象的原因,同时也是撒拉萨在圣堂武士之间总是被揶揄嘲笑的原因之一。

然而,虽然很难想象,事实上撒拉萨并不习惯和女性交往。对他来说,在众多女性之间左右逢源固然不可能,就算普通正常的恋爱也是从未有过的事。面对女性时,撒拉萨最常见的选择是,用军人一般毅然的态度拒人于千里之外——只可惜现在他不能这么做。

现在问题来了,撒拉萨必须去接近那些贵族女性,然后从她们的口中套出关于米瑟的情报,可是他却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开始。

离撒拉萨最近的一群女性似乎正在热烈地谈论着什么,时而又爆发出一阵阵笑声。远远地看着她们,撒拉萨不禁产生了一种想法:他可以偷偷地接近她们,偷偷地听她们谈话,然后再偷偷地离开……当然,撒拉萨自己也知道这个主意很可笑。且不说这样做是否失礼,撒拉萨也无法保证,她们谈话的内容一定涉及自己想要的东西。

就在撒拉萨举棋不定的时候，一个侍者的身影闯进了他的视野。准确的说，那位侍者本身并不无特别之处，引起撒拉萨注意的是侍者手中端着的托盘，和托盘上整齐排列的酒杯……

“请问，几位女士需要饮料吗？”

一面从旁边探出头来，撒拉萨向围在一起的贵族女性们搭话道。值得一提的是，撒拉萨尽全力让自己的笑容显得温和爽朗，只可惜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脸是否看上去像在抽筋。

因为交谈被打断，女性阵营刚开始显得有些气愤，不过当她们看清撒拉萨之后，脸色立刻便缓和了。

“啊，你是那个圣堂武士！”一个贵族少女兴奋地叫道。

“是的。”撒拉萨点了点头，“不过准确的说，今晚这里有两个圣堂武士，另一个是在下的姐姐。”

一边说着，撒拉萨指了指远处的希尔玛，此时后者正走向琳利亚和米瑟。

“请容在下自我介绍，撒拉萨·帕林顿。”

贵族女性们也逐一报上了自己的名字。而且不知不觉间，她们已经将撒拉萨围在了当中。

“有人想要香槟吗？”撒拉萨再次问道。

“谢谢。”

几个年长的贵族女性从撒拉萨手中取了酒，然后撒拉萨将托盘和剩下的酒杯都放在旁边的餐桌上——它们的任务已经结束，继续举着它们就显得太滑稽了。

“真是不错的宴会，对吧？”

撒拉萨搜肠刮肚地寻找着话题，以便能扯到米瑟身上去。

“还行吧。”

听起来，对这些贵族而言，这场豪华的宴会仅仅只是过得去罢了。

“是吗？在我看来已经很好了，米瑟公爵肯定下了一番功夫

吧……我是说，他似乎挺细心的，而且长相也很英俊……”

虽然撒拉萨尽全力不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太做作，但当他把说完之后，还是发现自己正承受着无数审视的目光。

“为了你们的圣母，对吗？”一个中年贵族女性敏锐地问道。

“……啊……”

撒拉萨一时语塞，可女性阵营却并没有打算要饶过他。

“圣母是你的……这个？”

那位敏锐的中年女性伸出了自己的右手小指，示意“情人”这两个字。

撒拉萨当然矢口否认：“不，不，我和琳利亚大人并不是那样的关系……”

“你用名字称呼她吗？还敢说什么都没有？”一个贵族少女用戏弄的语气问道。

“啊，不……”

撒拉萨本来想要辩解，但是突然间他灵机一动，发现这说不定是一个好机会。

“其实……好吧，抱歉，我就是想知道点关于公爵的事情。”

“没什么，我们能理解，而且你会紧张一点都不奇怪。”敏锐的中年女性说道，“米瑟大人绝对是个非常有魅力的好男人，特别是对于小姑娘来说。”

听见“小姑娘”这个词时，撒拉萨拼命强撑才没有让自己的眉头皱起来。

“米瑟公爵会不会……我是说，他是个很有魅力的男性，所以他会不会……”

这种犹犹豫豫的语气正好有利于从别人那里套出情报，只不过撒拉萨的反应并不是计算的结果，而是浑然天成的。

“你是想要问，米瑟大人是不是有很多情人，是吗？”敏锐的中年女性再次展现了自己的才能。

撒拉萨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女性阵营中便已经爆发出了一阵笑声。

“米瑟大人才不会那样呢。”一个贵族少女笑着说道。

“对啊，米瑟大人总是在操劳国事，哪有时间 and 女人来往。”另一个贵族女性解释道。

“是吗？”撒拉萨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问道，“米瑟公爵好像只有军职吧，为什么会这么忙碌？”

“当然是因为王子很没用咯。”

“王子……是说里米尔王子吗？”

“对啊，小王子什么事情都不做，所以米瑟大人才只好把王位继承人的工作都揽过来了。”

撒拉萨点了点头，想起希尔玛曾提到过王子还很年幼。

“原来如此，这么看来，米瑟公爵只是第二顺位继承人真是挺可惜的。”

“是啊，我们都觉得米瑟大人才应该当国王才对。”

女性阵营都点了点头，似乎这真的是她们的共识。不过撒拉萨转念又一想，会受到米瑟邀请的贵族多半和他关系亲近，所以这也不奇怪。

“本来要是没有那场意外的话，米瑟大人现在应该已经是国王了。”

“已经是国王了？这是什么意思？”撒拉萨不解地问道。

“因为……”

贵族女性们面面相觑，似乎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告诉撒拉萨。

“……如果是什么不方便说的事情……没关系，请不用在意。”撒拉萨大度地说道。

“好吧，其实原本应该继承王位的是米瑟大人的父亲才对。”

“是说汨罗国王即位之前的事情？”

“对，当今的王上是先王的次子，而米瑟大人的父亲比尔斯亲王才是先王的嫡长子。”

“那为什么比尔斯亲王没有继承王位呢？”撒拉萨追问道。

“……因为亲王的继承权被长老议会取消了。”

希尔玛说过，如果长老议会认为王位继承人不适合登上玉座，他们有权剥夺其继承权。

“啊，原来是这样。”撒拉萨恍然大悟，“可是……为什么呢？对不起，我不是有意冒犯，可是长老议会取消比尔斯亲王的继承权，是不是因为……”

“当然不是！”

回答撒拉萨的那位贵族女性显得非常激动，甚至差点把手中的酒杯弄掉。

“比尔斯亲王是王国的骄傲，而且他战功卓著，王国的国土有三分之一是他带兵打下来的。”

“抱歉。”撒拉萨真诚地说道。

“没关系，你是个外国人，不知道也不奇怪。”

那名女性似乎并没有真的生气，因为她很快就变得滔滔不绝了。

“所有人都以为比尔斯亲王一定会成为一代明君的，只可惜发生了那起意外。

“先王在视察河堤的时候失足落水，之后很快便驾崩了。当时比尔斯亲王正在外打仗，而按照索尔沃坦的传统，为了不让王位长时间空置，不能立刻赶回王都即位的王位继承人会被取消继承资格……长老议会只是按规矩办事。”

“是这样。”撒拉萨点了点头，“那比尔斯亲王现在……”

“三年前病故了。”

“啊，非常遗憾。”撒拉萨说道，“也就是说，如果当时比尔斯亲王继承了王位，现在米瑟公爵应该已经是国王了。”

“对啊。”一个贵族少女赞同道，“比起面都不怎么露的王子，我还是觉得米瑟大人更适合当国王。”

“我倒是见过王子几面，可是他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一点礼仪都不懂。”另一个贵族少女顺势抱怨起来。

撒拉萨发现，里米尔王子在女性阵营中似乎相当不受欢迎，因为此后她们花费了大量的时候对王子进行各种批判，甚至有点把撒拉萨忘在了一边的感觉。

事实上，撒拉萨对这位里米尔王子没有半点兴趣。可是碍于礼仪，他又不能不辞而别，所以只好尴尬地站在一边，听一群女人刻薄地评价一个自己根本不认识的人。

.....

就在撒拉萨被缠得脱不开身的时候，希尔玛也加入了琳利亚和米瑟之间的谈话。

“希尔玛，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似乎是因为太过热衷于交谈，琳利亚这时才发现了站在自己身后的希尔玛。

“属下刚才去巡视了。”希尔玛撒谎道。

仿佛是察觉到了什么，琳利亚歪过头去看着希尔玛的脸，这令希尔玛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好在最后琳利亚什么也没说。

“这位女士，我们好像下午的时候见过，对吗？”米瑟看着希尔玛说道。

“希尔玛·帕林顿，光母圣神的贴身护卫。”

希尔玛向米瑟点头施礼，同时简单地做了自我介绍。身居高位的米瑟也礼貌地还礼。

“见到您非常荣幸。”

一边说着客套话，米瑟突然留意到了希尔玛身上的铠甲，脸上不禁露出惊讶的表情。

“希尔玛是一名优秀的圣堂武士。”琳利亚解释道。

“啊……抱歉，在下还是头一次见到女性圣堂武士。”

米瑟为自己的大惊小怪道了歉，不过希尔玛看上去并没有感到被冒犯。

“帕林顿……帕林顿，希尔玛小姐和库洛姆的帕林顿家有亲戚关系吗？”米瑟好奇地问道。

“是的，我是帕林顿本家的女儿。”希尔玛简洁地回答道。

“啊，原来如此。”米瑟似乎想通了什么事，“帕林顿家族是在整个大陆都很有影响力的名门，难怪希尔玛小姐年纪轻轻就能成为圣母殿下左膀右臂，果然是将门虎女。”

本来米瑟的话应该被理解为褒奖之词，不料希尔玛的脸却莫名地沉了下来。

“在下是光母圣神的圣堂武士。从成为圣堂武士之时起，在下就只会向光母圣神效忠，和那个家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了。”

米瑟自知失言，连声道歉，希尔玛也大度地表示自己并不在意。

两人寒暄几句之后，米瑟突然拍了拍脑袋：“说起来，今晚还有一位来自帕林顿家族的客人。”

“是谁？”

“抱歉，在下一时想不起名字了……不过，是一位和希尔玛小姐同样美丽的年轻女士。”

“啊？”

希尔玛不禁露出了疑惑的神情。

“我们家除了我之外应该没有女儿了才对，公爵大人没记错吗？”

“千真万确，在下方才还见过那位女士……啊，对了，她的名字好像是……”

听见从米瑟的口中说出的姓名，希尔玛的眉头不知不觉间皱在了一起。

.....

“所以我就说嘛！除了正式场合勉强出来露个脸之外，私底下想见他一面都难，什么邀请都拒绝，谱可真够大的！”

撒拉萨的身边，女性阵营继续着对王子的鞭笞。不过事实上，她们说来说去也就那么几件事，归纳起来大抵都是年纪太小、态度冷淡、逃避公务之类的。当然，这或许是因为，正如她们所说王子很少在私下的场合露面，所以对于他的看法大多只能流于猜测。

“既然是这样，长老议会难道不打算取消王子的继承资格吗？”撒拉萨好奇地问道。

不料，女性阵营一下露出了欲言又止的神情。

“……很难吧，我想……”

“很多长老议会的成员都是站在米瑟大人一边的，所以也不是不可能。”

“可是支持王上的长老议会成员也很多……”

“支持王上也不代表一定会支持王子啊。”

“一般来说，只要没有大的过错，长老议会是不会剥夺嫡长子的继承权的。”

“他什么都不做，当然不会有什么大过错了！”

女性阵营一时间陷入了争论，这使得撒拉萨有些手足无措。而且，女性阵营居然对政治如此了解，这也令撒拉萨感到惊诧不已。

就在撒拉萨拼命想要逃脱这种尴尬的处境时，他的身后突然传来了一个许久没有听过的女声——

“撒拉萨？”

目瞪口呆地转过头去，撒拉萨看向了声音的主人。一瞬间，他感到自己的心脏疯狂地跳动了起来。

“路易兹？”

第十九章 旧梦

“路易兹，你快下来吧，这太危险了！”

宽广的庭院中，一个少年站在一棵树下大喊着。他的脸上满是关切的神色，似乎正在规劝自己的伙伴。

少年看起来十四五岁，衣着十分华丽，显然是富贵人家的孩子。虽然他那稚气未脱的脸蛋非常清秀可爱，但眉宇之间又隐隐透着一股坚毅英武的气息，和那些软弱的富家子弟很不相同，令人不禁猜想他是出身于某个尚武的贵族家庭。

“我没事，撒拉萨。”

从树上传来了一声轻率的回答。说话的是一个比少年小两三岁的孩子，此时“他”正攀着少年身边的大树，身手矫健地向上爬着。

爬树的是一个小女孩，只不过因为她穿着裤子而非裙子，再加上没到变声期的小孩子的声音本来就差别不大，所以才令人一时难以分辨她的性别。她看上去很擅长爬树，两三下就已经爬到了离地面较近的一根树枝上。

“那根树枝太细了，快下来吧。”少年继续在树下喊叫道。

树并不高，却也不矮，对小孩子来说已经是足以构成危险的高度。然而，少年的玩伴却对他的警告充耳不闻。只见她慢慢地爬向树枝的尖端，伸手去够一条挂在那里的丝带。

“别勉强了，路易兹。还是找人来帮忙……要不找根竿子来挑吧。”见警告不起作用，少年只好向小女孩提出建议。

“用竿子挑的话，要是扯破了怎么办？”小女孩对少年的提议嗤之以鼻，“要是爸爸知道我又换了衣服，回头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和着小女孩的话，少年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不远处放着的一叠衣服。那是小女孩原本穿着的短衫和裙子，本来那条丝带也应该是和它们放在一起的，只可惜现在正是容易刮风的时节。

“我就不懂了，你干嘛每次都要换衣服？”少年有点不好意思地问道。

正如少年所言，每次来树林里玩的时候，小女孩总是要先换下自己平时穿的衣裙，然后穿上男装。小时候还不觉得，可是随着一点点长大，少年渐渐对小女孩这种当着自己面换衣服的行为感到很难为情。

“就算我们有婚约，你在我面前是不是也有点太肆无忌惮了？”少年继续抱怨道。

“有什么关系，反正你也不会怎么样。”小女孩随口回答，“而且，我穿着裙子还怎么爬树啊？”

“我就是不知道你为什么耍爬树，这不是女孩子该干的事吧。”少年无奈地说道。

“那女孩子该干什么？娇滴滴地摆弄些花草草吗？”小女孩激烈地反驳道，“我就是讨厌那种‘女孩子’！”

少年一时语塞，只好转换话题：“不如用梯子吧，这样就不怕弄破了。我马上去搬梯子来，你先下来好吗？”

然而，小女孩已经对少年的担心感到很不耐烦，所以根本不把他的央求当回事，反而加快了逼近丝带的速度。

“行了，太麻烦了，我马上就能够到……啊——”

小女孩话音未落，只听咔嚓一声轻响她身下的树枝从中间断

成了两截。少年一惊，不及细想身体已经扑了上去……

电光火石之间，少年勉强接住了小女孩的身体。但是因为掉落的冲击力，两人还是一起倒在了地上。

小女孩的体重一下子压在了少年的胸口，令他几乎无法呼吸。

“咳咳……”

一边用力从小女孩的身下挣脱，少年剧烈地咳嗽起来，几乎让人以为他会把肺都咳出来。

“哎哟……”

小女孩惊魂未定地从少年身上爬起来，不过很快她便发现自己只有一些擦伤，并没有什么大碍。

“咳咳咳……”

虽然已经不如刚才那么剧烈，但是少年的咳嗽声还在继续。

“你没事吧，撒拉萨？”小女孩担心地问道。

“咳……没事……”

少年一边向小女孩摆摆手，表示自己很好，一边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胸前……万幸，肋骨似乎没有断。

看着似乎很痛苦的少年，小女孩的脸上闪过了一丝关切的神色，然而下一秒钟从她嘴里说出的话却依然字字带刺：

“……你这是自找的，谁叫你要逞英雄啊！”

“啊？”少年满脸莫名其妙地转过头，“你这是什么话？我要是不救你的话，你可能已经受重伤了！”

“受伤也是我的事，我说过要你救吗？”小女孩用近乎无理取闹的语气说道。

“哈？我总不可能看着你受伤还袖手旁观吗？”少年激烈地反驳道。

“那是你多管闲事！”

“……多管闲事？”

“我不需要你来救，你就是多管闲事！”

“对，我就是多管闲事，还真是对不起了！”

宽广的庭院中，午后的阳光下，两个孩子的争吵声在树林中回荡着，久久不能停息。

丝带静静地躺在他们的脚边，至始至终沉默不语。

.....

.....

.....

“路易兹？”

面对多年未见的儿时玩伴，撒拉萨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显得非常紧张。他没办法感到久别重逢的喜悦，因为回想起八年前两人最后一次见面的场景，实在只能用不欢而散来形容。

“对自己的大嫂直呼其名吗？撒拉萨，许久不见你还是那么没教养。”

虽然路易兹的脸上也还挂着些许惊讶的神色，但是和紧张的撒拉萨相比，年纪更小的她反而显得游刃有余。

“啊，抱歉，大嫂。”

撒拉萨连忙道歉，同时向路易兹低头施礼。

四年前，路易兹和撒拉萨的大哥正式完婚。当时人在圣都的姐弟俩虽然接到了家里送来的消息，但都没有回去参加婚礼，所以撒拉萨对青梅竹马突然变成了自己大嫂这件事还没有完全适应……当然，这一方面也是因为路易兹曾经是他的未婚妻。

等撒拉萨再次抬起头时，路易兹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前。撒拉萨定睛观瞧，发现几年之间路易兹的样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完全脱去了少女的稚气，脸上洋溢着成熟的自信。而且更令撒拉萨感到惊讶的是，他记忆中的路易兹总是一副假小子的样子，可如今站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位举止矜持优雅的淑女。身穿礼服的路易兹浑身散发着高贵的气质，甚至不输给在场的任何一个贵族女

性。

时光飞逝，不知不觉间那个熟悉的路易兹已经不在。在想清楚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之前，撒拉萨已经无法抑制地伤感起来。

“听说今晚有圣堂武士在场，没想到居然会是撒拉萨你。”

不知是不是撒拉萨的错觉，路易兹的语气中透着一股浓浓的讽刺味道。

“……好像说圣堂武士来了两个人。一个是你，那另一个不会就是……”

“是老姐。”

撒拉萨一边回答，一边指了指远处的希尔玛。碰巧的是，这时希尔玛也回过头来看看这边。

路易兹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哈，果然是希尔玛。这么看来，那件事也是希尔玛搞的鬼吧？”

“什么事？”撒拉萨莫名其妙。

“教长院那件事就算索尔沃坦也很早就传遍了。虽然流言是说圣母平息了政变，但其实暗中搞定教长院的肯定是希尔玛吧？”路易兹敏锐地问道。

对路易兹毫无根据的猜测，撒拉萨当然矢口否认。

“不，事件平息的确都是琳……光母圣神的功劳。”

“……对我就不用隐瞒了吧。我知道希尔玛一直都在找机会对付教长院，如果不是她赢了，你们的那个圣母不可能平安无事的吧？”

路易兹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撒拉萨，一面循循善诱，摆明了就是不相信撒拉萨的说辞。

撒拉萨叹了口气。在口舌之争上他从来没有赢过路易兹。如果路易兹认定了一件事，撒拉萨是没有办法说服她的。

幸好，有人来替撒拉萨解围了。

“我的确没起什么作用，全部都是光母圣神的功劳。”

撒拉萨回过头，发现希尔玛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了他们身边。

“希尔玛……你不用去保护你们的圣母吗？”路易兹戏谑地问道。

“宴会的警备很完善，并不需要担心。”希尔玛严肃的回答。

“是吗？”路易兹冷笑着说道，“难怪撒拉萨还有功夫可以和女人搭讪呢。”

听到这儿，撒拉萨不禁脸颊一红。他想要辩解，可是又发现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实在没有可辩解的余地。

从本心来说，撒拉萨想要为自己轻浮的行为道歉。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停地告诉自己：他和路易兹已经没有关系了，路易兹没有权利干涉他，所以他并没有道歉的必要。

就在撒拉萨举棋不定时，另一件令他惊讶万分的事情发生了——希尔玛居然主动跳出来包庇他。

“撒拉萨也二十好几了，就算和女人混在一起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是吗？”

撒拉萨满脸惊愕地看着希尔玛，完全无法相信这种话会来自自己姐姐的嘴里说出来。

“真不敢相信，希尔玛你就是这么教撒拉萨的？”路易兹诧异地问道。

“我是他姐，又不是他妈。撒拉萨是个成年人，他能自己照顾自己，不需要别人来说三道四。”希尔玛立刻反唇相讥。

路易兹愣了一下，显然她也对希尔玛的态度感到非常意外。

“……希尔玛，作为帕林顿家的一员，我不能看着帕林顿家的名声被破坏。”

“哼。”希尔玛对路易兹的说法嗤之以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现在帕林顿家的家长还是老爸，不是大哥吧？怎么，已经等不及摆出一副当家主事的样子了？”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你们的大嫂，该管的我还是要管！而且说到当家主事……”路易兹反驳道，“如果希尔玛你不去圣都，我现在的工作都应该是你的才对！”

“这不是很好吗？”希尔玛冷笑着回答，“你不就喜欢证明自己比别人都强吗？现在这正是个好机会啊。而且，反正我不像某些人有那么强的权力欲，还是侍奉神的工作更适合我。”

路易兹的火气似乎也被撩了起来。只见她用力咬了咬嘴唇，对着希尔玛怒目而视。

“什么‘侍奉神’，希尔玛你还不是在圣教国暗中搞鬼，你敢说自己没有权力欲吗？”

“我可没这么说。”希尔玛坦然地回答，“但我做的事情从来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是为了圣教国，为了光母圣神。”

“哈。”路易兹嘲讽地笑了笑，“希尔玛你可真够伟大的！只可惜你们的那个圣母现在正被米瑟迷得团团转呢。”

“路易兹！”

因为路易兹对琳利亚的不敬，撒拉萨恼火地吼叫起来，把附近的人包括他自己都吓了一跳。

路易兹先是一愣，但很快便回敬道：“怎么，我说错了吗？那个小姑娘从进来之后，眼睛就没离开过米瑟。”

“路易兹，别把琳利亚大人扯到这里头来！”

“那个小姑娘有哪点像神祇了？真亏你们能一口一个‘光母圣神’地叫。”

“我说了，别把琳利亚大人扯进来，路易兹！”

撒拉萨一边说着一边走近了路易兹。他比路易兹足足高出一个头去，即使从旁观者的角度也能感到不小的压力。

然而路易兹却毫不示弱，继续说道：“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紧张，我刚才都听到了，那个小姑娘是你的情人对不对？结果你一点都没变不是吗？你真该多花点功夫去了解女人的想法，而不是

只知道自作主张。”

“路易兹，闭上嘴！”

见状况有点失控，希尔玛赶忙从旁插进话来，一边还向路易兹使了个眼色。路易兹这时才发现，因为刚才她和撒拉萨的争吵，附近的人们都满脸莫名其妙地看着这边。

路易兹深吸了口气，让自己发热的头脑稍稍冷却了一点。

“……抱歉，撒拉萨。”

“……”

撒拉萨没有回答。因为按理说他应该回答“没关系”的，但此时此刻撒拉萨一点都不想说出这三个字。撒拉萨感到自己仿佛回到了遥远的过去，那时他和路易兹经常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争吵，而且他从来没有对路易兹的任性妥协过——这次他也没有接受路易兹无理取闹的打算。

“……不要在我的面前诋毁琳利亚大人。”撒拉萨郑重其事地警告道。

不知为何，面对撒拉萨认真的表情，路易兹的神色突然变得黯淡了下来。

“撒拉萨……你真的和圣母……”

“不是。”撒拉萨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和琳利亚大人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

“可是你直呼她的名字……”路易兹不解地问道。

“这是琳利亚大人的命令……仅此而已。”

当说到“仅此而已”时，撒拉萨无奈的心情难以抑制地混入了他的语气中，使得这四个字听起来像是一声抱怨。

“……”

路易兹没有再说什么，只是久久地看着撒拉萨的眼睛，一动不动。

这一次撒拉萨没有逃避路易兹的目光，因为他记起了八年前

那个午后的分别，记起了自己曾像个懦夫一般从路易兹的面前逃离，他同时还记起了刚才希尔玛说过的话——“你现在该做的，不是在这儿自怨自艾，而是去用行动告诉光母圣神——谁才是她的骑士！”撒拉萨知道，如果他再次避开路易兹的审视，那只能说明他在这八年间真的没有丝毫成长。

隐瞒、否认，就仿佛将自己的心情表现出来是件丢人的事情一样，都不过是懦夫的行径，为的是令自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诚然，没有十足的胜算绝不参加战斗，在战场上绝没有错。然而在感情上，这种自私的想法毫无疑问是一种亵渎，对自己的心情是，对心爱的人更是！

撒拉萨很清楚自己曾经也是一个懦夫，而且为自己的懦弱背负了长久的悔恨。所以他已经决定不再隐藏，不再逃避。就算被拒绝，被嘲笑，他都要挺起胸膛去接受。

“……真令人羡慕……”

半晌之后，路易兹移开了投向撒拉萨的视线，同时低声说出了一句梦呓般的自言自语。

就像是打定主意不再理会撒拉萨一样，路易兹转过头去和希尔玛攀谈起来。

“希尔玛，你们来索尔沃坦，是为了可鲁起亚的事情吗？”

希尔玛点了点头，回答：“对，光母圣神决定要出面调停可鲁起亚的内战。大嫂，你会在这儿出现，是不是家里把索尔沃坦的生意交给你照看了？”

“应该说现在北边的生意都是我在负责。”路易兹无精打采地说道，“希尔玛你们不知道吗？”

“你也知道，我和撒拉萨现在基本上处于半离家出走状态，就连圣都的生意我也都丢给别人在打理，所以已经很久没有家里的消息了。”希尔玛回答。

看了看希尔玛，又看了看撒拉萨，路易兹突然问出了一个没

头没脑的问题：“希尔玛，你和撒拉萨真的不打算回家了吗？”

“回去看看倒是无妨。”希尔玛轻描淡写地回答，“不过我和撒拉萨决定去圣都的时候就已经放弃了继承权，所以不会对你和大哥有什么威胁的，你放心吧。”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路易兹急忙辩解道，“现在父亲已经不怪你和撒拉萨了，你们可以回来的。”

“没那个必要。”希尔玛斩钉截铁地说道，“圣堂武士的一切都已经献给了光母圣神，除了守护光母圣神之外我们不需要任何东西。”

路易兹又是一愣，紧接着她眼中的怀疑再次浮现了出来。

“……希尔玛，你是说真的？”

“你以为我一直在撒谎吗？”希尔玛明知故问道。

“可是……这个圣母不是你推上来的吗？你和撒拉萨不就是为了看着她才跟过来的吗？”路易兹诧异地问道。

“怎么可能，我怎么会资格选择光母圣神？”希尔玛严肃地回答，“我和撒拉萨之所以会在这儿，只是因为光母圣神选择了我们而已。”

路易兹扭头看了看远处的琳利亚，又回头看了看面前的希尔玛，眼睛中的怀疑渐渐变成了惊恐。

“难道说……都是真的？”

“信不信由你。”

希尔玛模棱两可地回答道。

……

“快，回商会。”

匆匆离开宴会会场后，路易兹都来不及换下不方便行动的晚礼服，便立刻爬上了等在门外的马车。

自从教长院事件之后，路易兹和帕林顿家一直都以为，现在圣教国的实际支配者应该是以希尔玛为首的圣堂武士集团。然而

从希尔玛今晚的态度看来，路易兹不得不承认那是个自以为是的荒唐的错误。而且种种迹象表明，一直以来都被忽视的曙光的圣母或许真的拥有如传闻中一般神奇的力量，这更是路易兹始料未及的。

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人类世界的势力版图说不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帕林顿家则必须就此作出应对。然而，此前可鲁起亚莫名其妙地爆发内战时，帕林顿家便已经承受了一次巨大的冲击，路易兹实在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在如此多未知因素的支配下找到正确的道路。

坐在摇摇晃晃的马车中，路易兹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不安袭上心头。她情不自禁地从衣服里拿出了一只破旧的银色怀表，把它握在手心里默默祷告。这是路易兹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每当感到疲惫或者不安的时候，她都会拿出这只怀表来，就仿佛只要握着它便能够得到力量一般——尽管那只怀表看上去破破烂烂，而且很早以前便已经无法再跳动了。

.....

.....

.....

转过天的清晨，希尔玛和撒拉萨早早地便起床洗漱。

因为琳利亚的坚持，昨晚姐弟俩没有去参加守夜和巡视，这使得他们越来越怀疑自己的作为护卫是否还有存在的意义。

当然，希尔玛暗地里也揣测过，琳利亚要他们姐弟俩随行可能是处于别的目的，也就是出行的仪仗。一般来说，一国元首是不能单独出行的，那样就太不体面了，而希尔玛和撒拉萨又都五官端正相貌堂堂很适合仪仗的工作，所以如果说琳利亚是为此而带上姐弟俩的话，希尔玛也觉得合情合理。当然，希尔玛并没有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撒拉萨，因为说不定他会因此而闹别扭。

因为和汨罗国王的会面被定在了下午，所以琳利亚一行上午

本来应该待在米瑟的宅邸中。然而，琳利亚突然提出要去看看西斯里尔的集市，而米瑟也居然出人意料地答应了下来，于是希尔玛和撒拉萨便理所当然地一起出了门。

西斯里尔的道路非常漂亮。宽阔的马路上平整地铺着碎石，即使马车从上面疾驰而过也不会感到颠簸。马路两旁整齐地排列着造型优雅的街灯，虽然因为现在是白天，希尔玛看不出那些街灯靠什么来点亮，但是远远看去的确赏心悦目。道旁不但有很多店铺，而且还鳞次栉比地摆着不少小摊位，行人穿梭其间挑选商品，显得热闹非凡。这一切都似乎在向外来者展示着这个国家的富裕和活力。

穿过宛如棋盘一般整齐的街道，琳利亚一行终于来到了足以与巴别塔并称为奇迹之一的西斯里尔集市。

西斯里尔集市坐落在西斯里尔城的东南角。集市占地广大，几乎将城市的六分之一都纳入其中。虽然集市范围内没有民居，但是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商队往来交易，单看商人的数量就足以媲美一座普通城市的人口。而且，集市中还坐落着旅店、餐厅等一切旅行者需要的设施，俨然就是一座城中之城。

“集市虽然在西斯里尔城内，但是却并不属于西斯里尔市政厅的管辖范围。集市的真正管理者是西斯里尔商会。”

一边漫步在略显肮脏的集市街道上，米瑟向琳利亚介绍着集市的情况。

“只要是在集市中，包括治安和卫生在内的所有事务都由商会负责。这是《商业自由法案》的内容之一，同时也是商会自治权一部分。”

“那集市不就相当于一个独立王国了吗？”琳利亚惊异地问道。

“差不多吧。商会在集市里的权利的确非常大，不过作为交换市政厅不会派遣警察和清扫工来集市，所以商会必须自己出钱

雇人，也可以说是帮王宫省了一笔花费。只不过……”米瑟一边说着，一边伸手指了指街道上散布的垃圾，“因为商会不愿意多花钱，所以不管是警卫还是清扫工都只雇佣了最低限度的人手。结果就像这样，集市里的卫生和治安比起市区都差上一截。”

琳利亚看了看四周，这里的街道的确比起城区内要肮脏很多，而且还时不时能看见墙角和小巷中聚集着一些眼神锐利的人。琳利亚这时才终于明白，为什么今天米瑟会带着大队警卫出门。

“商会的成员都是哪些呢？只有西斯里尔人吗？”琳利亚问道。

“并非如此。”米瑟摇了摇头，“《商业自由法案》只要求商会成员是能够在这座城市中合法交易的商人，而理论上任何国家的商人都可以在西斯里尔集市中合法交易，所以商会成员什么地方的人都有。进一步说，其实现今的商会成员多半是各国的大家族的代言人。”

“让别国的商人管理集市，你们难道都不担心吗？”琳利亚诧异地问道。

“说不担心是骗人的。”米瑟诚实地回答，“商会在集市中拥有警备权，而且西斯里尔集市事实上又控制了索尔沃坦百分之八十的商品流通渠道，所以……某种程度上，商会的大佬说句话有时候比我这个公爵还要管用得多。”

米瑟夸张地摊开双手，表示自己很无奈，而琳利亚则轻轻笑了起来。

“不过商人到底还是逐利的，就目前看来破坏索尔沃坦的环境对他们来说绝对没好处，所以……”米瑟接着说道，“只要别惹火他们，大家就可以相安无事，而且王宫还能得到大笔的税收。”

走着走着，琳利亚不小心踢到了一个空的玻璃瓶，身体顿时失去平衡。

情急之下，米瑟未及细想便伸手抱住琳利亚的腰部，把她拉

进了自己的怀里。米瑟的急智虽然的确是保护了琳利亚，可同时却也使他们两人的姿势便得非常微妙——高大的米瑟从身后抱着纤细的琳利亚，两个人的身体紧紧地贴在一起。

琳利亚惊魂未定，下意识地回过头来望向米瑟，一瞬间两人的视线碰撞在一起……

“……对不起。”

米瑟仿佛触电一般猛地弹开，口中不住地道歉。

“不……应该由我道谢才对。”

琳利亚低头看着地面，脸颊上泛起了点点红晕。

……

“这是在演什么爱情喜剧啊。”

希尔玛无奈地自言自语道。她和撒拉萨跟在琳利亚身后稍远的地方，所以刚才没能及时伸出援手……当然，事到如今希尔玛也不觉得有那个必要了。

一般来说，看着琳利亚和男人亲密的样子会令希尔玛心生嫉妒，就算对象是撒拉萨也不例外。然而今天的情况却有点不太一样，因为面前的画面实在太过俗套了，以至于希尔玛觉得对其倾注任何感情都纯属多余。

“这个米瑟，人长得漂亮却不沾花惹草，成熟体贴却又有点纯情的感觉，口碑似乎也相当不错……世上真有这么完美的男人？我就不相信了。”

希尔玛一面继续自言自语，一面向撒拉萨靠了过去。

“看上去这么完美的人怎么可能是纯天然的？按我的经验，这种看上去完美无缺的家伙才是最应该提防的……这家伙故意接近光母圣神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姐，你的肚量也太小了。公爵又没做什么，你干嘛非得把人家当坏人看。”

因为实在受不了希尔玛的唠叨，撒拉萨不耐烦地出言打断。

“对，我肚量小，我就是看不惯那些男人在光母圣神身边晃悠。”希尔玛自暴自弃地回答。

“……”

听见希尔玛的话，撒拉萨的眼中闪过一丝怀疑的神色。希尔玛这才发现自己一不小心说出了真心话，顿时慌张起来。

好在，单纯的撒拉萨似乎并没有向奇怪的方向联想。

“……姐，你有点保护过度了吧。”

“啊……嗯……”希尔玛赶忙就坡下驴，“光母圣神还太年轻，太容易轻信男人的花言巧语。所以就算错怪了米瑟也无所谓，反正我绝不会轻易相信这种突然接近光母圣神的男人。”

回头瞟了一眼希尔玛，撒拉萨情不自禁地摇了摇头，说道：“好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也会帮忙的。要是琳利亚大人怪罪下来，咱们姐弟俩就一起担吧。”

“哈。”希尔玛诧异地看向了撒拉萨，“你今天怎么这么老实？不是吃了什么脏东西了吧？”

“没什么，我只是觉得姐你昨天晚上说的话没错。”撒拉萨解释道，“我不打算再像个懦夫一样退缩了，我要像个骑士一样保护自己的‘公主殿下’。”

希尔玛不由一愣，但随即她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你小子怎么突然长大了？搞得我有点不太适应。”

撒拉萨也笑了起来：“可能是因为这两天我想了很多事吧。有时候，与其想得太多结果站在原地浪费时间，还不如先随自己的心意走下去，就算到不了想要终点，至少也不会为自己的怯懦后悔。”

“……”

不知道为什么，听见撒拉萨的豪言壮语之后，希尔玛脸上的笑容却突然凝固了。

“撒拉萨，你说的‘后悔’不是指路易兹吧？”

撒拉萨没有回答。他只是轻轻叹了口气，然后点了点头。

“……撒拉萨，你根本没必要为了那个女人难过。”希尔玛激动地说道。

“姐，你怎么能这么说路易兹呢？”撒拉萨提醒道。

“醒醒吧，撒拉萨！那个女人已经不是路易兹·库帕多尔了，她现在是路易兹·帕林顿……你还看不出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对啊，她现在是我们的丈母了，姐你更不该这么无礼了。”

撒拉萨还在继续劝说，可惜希尔玛今天的火气似乎一直都特别大，而现在已经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了。

“什么‘丈母’。”希尔玛粗鲁地向地上啐了一口，“那个女人要的只是帕林顿家的钱和权势而已！别忘了她以前是你的未婚妻，因为你去了圣都，所以她就嫁给了大哥……这种女人……这种女人……”

“姐，你说的太过分了！”撒拉萨有点听不下去了，“婚约是家里定的，并不是她的错。”

然而，希尔玛对撒拉萨的辩解嗤之以鼻：“什么不是她的错？那个女人从小就争强好胜，权力欲望比男人都强，别把她说得像个受害者一样！”

“……”

看着义愤填膺的希尔玛，撒拉萨突然陷入了沉思。

“怎么了？”希尔玛好奇地问道。

“……其实，路易兹和姐你很像，不是吗？”撒拉萨说道。

希尔玛一惊，就仿佛被人突然浇了一盆冷水一般，刚才还能熊熊燃烧的怒火顿时熄灭了大半。

“你们小时候都喜欢穿男装，讨厌普通女孩子喜欢的东西。”撒拉萨继续说道，“而且要说争强好胜，姐你也不遑多让不是吗？所以说，姐你这么讨厌路易兹，说不定只是因为……同类相憎？”

“……”

希尔玛没有立刻对撒拉萨的评论做出回应，而撒拉萨也说完了自己的想说的话，霎时沉默充斥在两个人之间。

过了半晌，希尔玛才终于叹了口气，用如释重负的语气说道：“哈哈……搞不好真被你说中了。我看着那个女人就像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一样，所以才更能看清那个女人可恨的地方。”

“……这个问题就此打住吧，我似乎到地方了。”

正如撒拉萨所说，就在姐弟俩谈论着家务事的时候，队伍不知不觉间已经来到了西斯里尔商会的大楼前——按照米瑟给的“观光计划”，这里是游览的重要一站。

仔细看了看四周之后，希尔玛发现这里比起之前看见的集市街道要干净许多。果然，不管如何想方设法节省开支，也不会有人让自己办公的地方满是垃圾。

进入商会大楼后，米瑟提议带琳利亚去见西斯里尔商会的长老，而琳利亚也理所当然地点头应允。然而，这时却出现了一个小问题，那就是长老的房间只允许带一个保镖进入。

撒拉萨对政治可谓一窍不通，跟着进去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就选择了留在外面。当米瑟、琳利亚和希尔玛都进了屋之后，撒拉萨突然发现身边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了，结果只好无所事事地在大楼里转悠。

“……棉花还差三车，叫人去西弗那儿催催。”

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进了撒拉萨的耳朵里。他循声看去，毫不意外地发现路易兹·帕林顿正站在一个房间门口对一群人发号施令。

“……丝绸的数量没有问题，但是装车的时候要记得做好记号，别把货发错了地方。”

如果是以前，撒拉萨大概会趁着没有被路易兹发现的机会逃跑吧，不过今天他却选择悄悄地走了上去。

“……就这些了，你们去吧。”

向手下交代完工作之后，路易兹一回头……

“撒拉萨！”

看见不知何时站在自己身后的撒拉萨，路易兹吓得差点把手中的账簿掉在地上。

“抱歉，我应该出声的。”撒拉萨真诚地说道。

“没关系。”

路易兹抚了抚胸口，感到自己的心正疯狂地跳动着。

“撒拉萨，你怎么到商会来了？”

“我是跟着琳利亚大人一起来的。”撒拉萨答道，“姐和琳利亚大人去见长老了，我没事做，只好到处转转。”

“啊，是这样。”路易兹点了点头，“反正你也无所事事，不如到我办公室来喝杯茶吧。”

“也好。”撒拉萨大方地接受了邀请。

路易兹的办公室就在他们身边的那扇门后面。因为走廊上非常嘈杂，进屋后路易兹关上了房门。

“谢谢。”

一面道谢，撒拉萨双手接过了路易兹倒的茶。

“……这些年你过的怎么样？”

首先发问的是路易兹。她走到窗边的书桌后坐下，然后用饶有兴味的目光注视着撒拉萨。

“去圣都之后，先是在圣堂当了五年的学徒。离开圣堂后，我又不像老姐那么聪明，所以一直在教长院当看门的。”撒拉萨轻描淡写地回答道。

“圣堂武士看门？”路易兹诧异地问道。

“是会议室里的卫士，其实基本上就相当于看门的。”撒拉萨解释道。

紧接着，撒拉萨向路易兹问道：“你呢？大哥对你好吗？”

“……诺多姆人很温柔，对我也很好。”路易兹轻快地回答。撒拉萨微微一笑，似乎对这个回答感到很满意。

“大哥现在还是喜欢画画吗？”撒拉萨又问道。

“他还是老样子。”路易兹无奈地回答。

撒拉萨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大哥对生意一点兴趣都没有，以后家里的事大概都要落到你的身上了。”

路易兹夸张地叹了口气：“你和希尔玛也是一样，帕林顿家的孩子没有一个肯继承家业的。”

“幸亏有你在，不然老爸一定要发疯了。”撒拉萨真诚地说道。

“我看他发疯也是为了你和希尔玛才对，八年了你们一次都没有回过家对吧。”

路易兹的话还是一如既往的尖锐，不过撒拉萨早就对她的这一风格习以为常了。

“我大概还没什么，可是老姐只要一进家门，老爸肯定不会再放她回圣都的。”撒拉萨回答，“当然他多半拦不住老姐，可是和自己家人大打出手始终是下策。”

“的确，父亲是真的很想让希尔玛继承家业的。”路易兹点头同意。

“现在不是有你在吗？”

“说到底，我还是比不上希尔玛的。”

“……”

“……”

一阵古怪的沉默降临在房间中，似乎两个人脑子里的话题都已经用尽了一般。撒拉萨一边喝着热茶，一边思考着该如何开口。

“说起来，我们以前好像经常吵架呢。”

没想到，抢先打破沉默的是路易兹。

“是啊，我们小时候的确经常吵架，而且现在都想不起是因为什么。”撒拉萨附和道。

“大概是因为我那时候很讨厌你吧。”路易兹轻声说道。

撒拉萨顺着声音抬头看去，发现路易兹也正注视着他。

“……我大概感觉到了。”这是撒拉萨的真心话。

“因为我很嫉妒你。”路易兹继续说道，“那时候，在我眼里你简直拥有一切男孩子的特征，所以我很嫉妒你。”

“……路易兹……”

“你大概知道，我们家要我弟弟继承家业。小时候，因为我是独生女，所以我一直以为应该是由我继承家业的，可是……弟弟出生之后，我就感觉自己仿佛被抛弃了一样。就因为我是女人，家里从一开始就没有让我继承家业的打算，不管我做得好还是坏。”

“……”

“所以我恨身为女人的自己，我更恨那些只因为是男人就可以得到一切的人！所以我拼命地努力，为了让自己变得比任何一个男人都更强。”

说着说着，路易兹的脸上露出了苦涩的笑容。

“可是你不一样，撒拉萨。你是那么聪明，那么强大，又那么体贴。对我来说，你的存在简直就像是在告诉我‘你永远赢不了男人’一样……所以我讨厌你，更嫉妒你。”

“要说头脑和力量，老姐比我强多了。”撒拉萨说道。

“……对啊，希尔玛。”路易兹叹了口气，“我知道希尔玛不喜欢我，不过我和她真的很像，所以她才知道我最丑陋的一面。”

“不，我不觉得想要变强有什么错。”撒拉萨斩钉截铁地说道，“如果没有你的话，帕林顿家恐怕就要在我们这一代没落了，多亏了你帕林顿家才有了存续的希望。我很感激你，路易兹，而且我相信老姐也是明白的。”

“……”

“路易兹，你接下了被我们抛弃的责任，所以应该被责怪的人是我们，不是你。你没有做错什么，你做得很好。”

“……”

有那么一瞬间，撒拉萨以为路易兹要哭起来了，但是下一秒路易兹看上去还是神色如常。

“谢谢。”路易兹说道。

茶杯已经空了，撒拉萨站起身来，向路易兹告辞。路易兹并没有挽留，只是目送着撒拉萨走出了房间。

“……”

就在房门关上的瞬间，路易兹的双唇轻轻地张开，仿佛是要大声地喊叫一般……然而，最后她还是没有任何声音。

一滴滚烫的液体顺着路易兹脸颊流淌了下来。她伸手从衣服里拿出那只被她珍藏的银色怀表，对着伤痕累累的外壳轻轻吻了下去……

那一吻如此的深情，就仿佛是吻在久别重逢的恋人的唇上一般，刻骨铭心。

“……工作……工作……”

将怀表重新藏进衣服中，路易兹长长地叹了口气。

“工作吧……”

……………

……………

……

“你刚才去哪儿了？”

在回公爵府的路上，希尔玛策马靠近了撒拉萨。希尔玛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当她和琳利亚从长老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撒拉萨并没有在门外等着。

“抱歉，我到处转了转。顺便去大嫂的办公室喝了杯茶。”撒拉萨若无其事地回答。

“什么？你去找路易兹了？”希尔玛惊愕地问道，“撒拉萨，你不会是……”

“不是你想的那样。”撒拉萨连忙否认，“我只是想知道她过的好不好，仅此而已。”

“真的？”

看来希尔玛的怀疑并没有被完全消除。

“真的。”撒拉萨肯定地回答，“我承认我的确喜欢过路易兹，不过在我决定去圣都的时候，这个念头就已经被我丢掉了。我现在只是希望路易兹能够幸福。”

“撒拉萨……”

“还有一件事我一直忘了告诉你。”撒拉萨继续说道，“当初提出取消婚约的人是我，不是路易兹。不是路易兹抛弃了我，而是我从她面前逃跑了。”

“……”

希尔玛看着双胞胎弟弟那坚定的眼神，抿了抿嘴唇。

“好吧，我投降了。”希尔玛无奈地说道，“以后我会把路易兹当成大嫂对待，不会再找她麻烦了。”

“谢谢。”撒拉萨真诚地说道。

“路易兹的事先放一边，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一边这么说着，希尔玛紧张地看了看四周，像是在确认两人的谈话会不会被偷听。

“什么重要的事情？”

希尔玛神秘兮兮的态度一下把撒拉萨的好奇心给勾了起来。可是希尔玛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示意撒拉萨减慢马的速度。

等两人里车队足够远了之后，希尔玛这才兴奋地对撒拉萨说道——

“我终于知道米瑟在打什么主意了。”

第二十章 月入星河

午时刚过，索尔沃坦王宫的正门前便迎来了一队特殊的客人。虽然处在队伍正中心的马车平平无奇，但明眼人立刻就能看出车中的客人绝不普通——跟随在马车四周的是一大队王宫卫士，而且在其中还能看见公爵米瑟的身影。

“圣母殿下，我们到了。”

一边说着，米瑟拉开了面前的车门，恭敬地邀请客人下车。

“有劳了。”

伴随着银铃般的声音，身着圣母法衣的琳利亚从车中走出来的。她优雅地伸出手，让米瑟能搀她下车，一面抬头看向了竖立在王宫正中心的巴别塔。

虽然进城那天琳利亚已经远远看到过这座高塔，不过从近处看更能感受到世界第一奇迹的雄伟壮观。巴别塔直插天际，只有在万里无云的日子才能勉强从地面看见塔顶。在平时，这座高塔就像支撑着天空的柱子一般，将仿佛遥不可及的天与地连接在一起。

作为古代遗产，建造巴别塔的人是谁已经无从查考，甚至连这座高塔最初的用途也众说纷纭。关于这座被疑云笼罩的奇迹只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它已经成为了人类智慧和力量的象征，成为了人类世界中心的象征。

琳利亚暗想，索尔沃坦的王宫之所以选择环绕巴别塔而建，或许正是为了向整个大陆昭示自己作为人类世界中心的地位也说不定。

看见琳利亚走下马车，站在米瑟身后希尔玛和撒拉萨同时向琳利亚低头行礼，然后自然地跟在了她的身后。在米瑟的带领下，一行人向王宫的正门走去。

宫门前戒备森严，令人不禁感到一股强烈的压力扑面而来。虽说王宫作为一国的心脏，守卫严密实属正常，但是不知为何琳利亚却从卫士们身上感受到了不寻常的紧张气息。

“请圣母陛下不要见怪，其实从可鲁起亚发生内乱开始，王宫就加强了警戒。”

米瑟就像是看透了琳利亚的想法一般，突然出言解释道。

“原来如此。”琳利亚点了点头表示理解。

无视神情严肃的卫士们，一行人迈步向宫内走去。因为有米瑟的陪同，琳利亚等人没有受到丝毫拦阻便进入了后宫。

琳利亚和国王的会面地点并不是王宫大殿，而是后宫的会客厅。一般来说，除非国王与客人私交很好，否则断然不会选择在后宫相见，可是今天琳利亚却无法认为对方有意表示友好——汨罗国王大概只是不希望把这次会面当做两国元首的正式会谈。

随着琳利亚等人的脚步穿过一条条回廊，空气中弥漫的紧张感越来越浓烈了起来。巡逻分秒不息，岗哨遍布各处，整个后宫被笼罩在一张滴水不漏的警戒网中，使琳利亚立刻便意识到自己正走向这个国家真正的核心所在。

“……啊，对了。”

就在离会客厅不远的地方，琳利亚突然似乎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情，脚步不由停了下来。

“希尔玛，撒拉萨，你们把这个戴上吧。”

琳利亚飞快地转过身来，一边从自己的怀里拿出了什么东

西。

希尔玛定睛观瞧，发现琳利亚手里拿着的是两个金色的饰物，从外观上看似乎是胸章。琳利亚并不是在意外表的人，而且从来没有对希尔玛和撒拉萨的穿着有过任何意见，可是今天她却主动提出要给两人饰物，这无法不令希尔玛感到诧异。

“光母圣神，属下的仪容有何不妥吗？”希尔玛惶恐地问道。

琳利亚似乎也看出了希尔玛的疑惑，所以赶忙坚决地摇了摇头，回答：“你们没有问题。只是你们今天必须在索尔沃坦面前代表圣堂武士，所以我希望至少你们能带上一一点圣教国的色彩。”

希尔玛立刻理解了琳利亚的意思。因为不能带兵刃甲冑进入王宫，所以希尔玛和撒拉萨现在穿着从米瑟那里借来的索尔沃坦军礼服。虽然纯白的军服穿在希尔玛和撒拉萨身上的确显得非常威武，而且和以白色为基调的圣母法衣相映成辉，不过这毕竟还是异国的服装。

琳利亚也不等两名圣堂武士回答，便径自走上前去要帮希尔玛别上手中的胸章。

“……怎么敢劳动光母圣神……”希尔玛惊慌失措地叫嚷起来。

“站着别动。”

琳利亚不容分说，笑嘻嘻地完成了手上的工作，然后又自然地转向了撒拉萨。撒拉萨已经知道一切挣扎都是徒劳的了，所以只好僵硬地站在那里，等待着琳利亚的“服务”。

因为撒拉萨的身材比希尔玛高，琳利亚不得不微微踮起脚尖，这使得她在撒拉萨胸前忙活的时间变得更长。撒拉萨不由自主地扬起脸来，因为只要他一低下头，就立刻能够闻到琳利亚身上淡淡的香味，令他心驰神醉……

幸好，在撒拉萨做出什么傻事之前，这种尴尬又有点危险的情景便结束了。琳利亚退后一步，看着自己的两名随从点了点头，

似乎非常满意。

撒拉萨也顺着琳利亚的视线低头看去，立刻发现琳利亚并没有说谎——金色的胸章上刻着代表光母神教的十字纹饰，的确给身穿异国服饰的撒拉萨增添了不少圣教国的气息。

“这胸章难道是琳利亚大人从圣教国带来的吗？”撒拉萨惊异地问道。

“怎么可能？”琳利亚摇了摇头，“这是在库洛姆时准备的，因为这次旅行中肯定会有很多出席正式场合的机会，而圣堂武士又没有礼服。”

撒拉萨点了点头，知道琳利亚所言不虚。他们这次北上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北陆陷入混战，所以和各国的领导者会面是在所难免的。而且，因为圣堂武士的正式服装就是那一套铠甲，遇到必须解除武装的场合会很不方便。想到这里，撒拉萨不禁暗暗赞叹琳利亚处事的妥帖。

“时候不早了，我们去会客厅吧。”

见事情已经告一段落，米瑟不失时机地向琳利亚提醒道。琳利亚立刻点头应允。此后没走多远，一行人便来到了后宫会客厅的门口。

推开大门向里看去，琳利亚发现这间会客厅非常窄小简陋，和王宫的奢华宏大显得格格不入。

就在琳利亚感到诧异的时候，从会客厅的另一端传来了一个浑厚的男低音——

“圣母陛下远道而来，在下却因国事缠身不能出迎，还望尊驾海量汪涵。”

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琳利亚立刻便注意到了一个年长的男子。虽然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会客厅中只有他一个人坐在椅子上，但更重要的还是他身上的气质吸引了琳利亚。

汨罗国王两鬓斑白，脸上皱纹堆累，看上去年纪至少五十岁

开外。他此时并没有穿袍戴冠，身上只有一件宽松的紫色便装，和琳利亚身上的圣母法衣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过现在并不是正式场合，也不能算他失礼。

虽然两人相距甚远，但琳利亚还是一眼就看出汨罗的脸色非常憔悴，这么看来关于他得病的传闻似乎并非子虚乌有。然而，汨罗的目光却异乎寻常地锐利，就仿佛是一头年老的狮子在注视着猎物一般——疾病和高龄非但不是他的弱点，反倒像是他麻痹敌人的武器。

“陛下不必多礼。途径贵国却没有事先通传，应该说是我们不对在先。”

琳利亚一边礼貌地回答，一边走进了会客厅。

这时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按身份来讲琳利亚和汨罗国王是平等的关系，而且琳利亚远来是客，所以汨罗理应起立相迎才对。可是不知为何，眼看着琳利亚一步步走近，汨罗却始终坐在椅子上不动，只是摊了摊手邀请琳利亚坐进他身边的客座。

撒拉萨的眉头皱了皱，似乎对汨罗的无礼感到很不高兴。

双方落座已毕，米瑟站到了汨罗的背后，而圣堂武士们也自然地在琳利亚身边垂首侍立。

“圣母陛下此次北上可是为了可鲁起亚之事？”

汨罗开门见山地向琳利亚问道。不出所料，他和琳利亚关心的是同一件事情。

“正是如此。”琳利亚直言不讳，“如果让可鲁起亚的内战继续下去，说不定会引起北地的混战。所以我打算前往可鲁起亚，说服南北双方停止战争。”

似乎是对琳利亚的坦诚态度感到惊讶，汨罗微微扬起了眉毛。

“尊驾真的以为只凭几句话就能说动萨法和比斯利尔停

战？”

琳利亚点了点头：“肯定不可能那么简单，不过调停的工作总需要人来做，而且我正好是个合适的人选，不是吗？”

“喔，是这样。”

汨罗情不自禁地上下打量起琳利亚，始终觉得她的年纪不过十八九岁。然而汨罗却不敢把琳利亚当做普通的小姑娘，因为她的态度异乎寻常的坚定，而且更重要的是她很清楚自己在政治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

“尊驾所言不假，身为曙光的圣母的确是最适合做调停者的人选。”汨罗坦诚地说道，“可是仗才刚刚打了一个多月，要他们现在马上就停战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此话怎讲？”琳利亚问道。

“尊驾大概没有经历过战争吧？”汨罗平静地反问道。

“我的确没有见过真正的战争。”琳利亚诚实地回答。

汨罗的脸上露出了浅浅的微笑，不过他的神情看上去并非是在嘲笑琳利亚的无知，倒仿佛是慈祥的长者在对晚辈循循善诱一般。

“这也难怪，最近十年来南方都没有什么战事。北方就不一样，常年战事不断，所以我们对战争算是司空见惯了。”汨罗说道，“一般来说，进行战争的目的不外乎两种——利益和仇恨。尊驾认为出于哪种动机的战争是最麻烦的呢？”

“是仇恨吧。”琳利亚猜测道。

“猜对了一半。”汨罗笑着说道，“应该说两种都足够麻烦到让人头痛。仇恨引发的战争会持续很长时间，而且战争又会累积新的仇恨，结果变成恶性循环。久而久之所有人的理性都变得麻木起来，连战争最初的目的都被忘在脑后，除非一方将另一方彻底消灭，否则永无宁日。”

琳利亚点头称是：“的确如此。这么说来，为了利益的战争是

被理性控制的，所以只要让双方觉得无利可图战争自然就会结束，不会像仇恨引发的战争那样陷入泥潭，不是吗？”

“一般来说是这样，不过争取利益的行为也是分两种的。”即使被琳利亚质疑，汨罗依然自信满满，“一种是‘经营’，也就是稳健地用本金赚取利润；而另一种则是‘赌博’，是靠少量的赌金获得暴利的妄想。尊驾认为萨法尔和比斯利尔是属于哪种呢？”

琳利亚的心里咯噔一下，不禁感到有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自己面前。

汨罗似乎并没有期待琳利亚能够做出回答，所以立刻便接着说了下去：“内战不同于两国交兵，输的一方只能被彻底消灭，而不可能靠一纸和约来息事宁人。且不说这两个人本身的想法，但萨法尔和比斯利尔的确都处于一种‘赢就能得到一切，输就会失去一切’的赌徒状态。”

“可是，因为北方在斯洛斯损失了一半的兵力，现在南北双方谁都没有十足的胜算。既然输就会失去一切，难道他们都不怕吗？”琳利亚反驳道。

“赌徒有句话叫‘有赌未为输’，只要还剩下一个铜板赌徒都只会想到赢。谁都没有胜算，其实也等同于说谁都还没有露出败象，所以南北双方现在是不可能停战的。”汨罗解释道。

“……那陛下刚才说的‘才打了一个多月’是什么意思？”琳利亚问道。

“如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有一方真的能够彻底打败另一方的话，战争就会结束。而反过来说，如果战争持续几个月之后还是分不出胜负，那时双方的本钱都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留下手头的赌本’这个选项就会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要是再有人出面调停他们大概也就会选择休战了。”汨罗回答。

“陛下的意思是说我来得太早了？”

汨罗点了点头：“如果尊驾晚几个月来，不管是萨法尔还是比

斯利尔应该都会举双手赞成和谈的，可是现在两边都还觉得自己有机会赢，所以他们不可能停战。”

“可是百姓等不了那么久。”

琳利亚直视着汨罗的眼睛，义正词严地说道。

“可鲁起亚已经失去太多了！别说几个月，就算战争再多持续几天，会有多少无辜者的生命被夺走，又会有多少无辜者的家园被摧毁？就算希望渺茫也没关系，就算不可能也没关系，我还是想要尽我所能。”

汨罗又一次扬起了眉毛。

“圣母陛下真是宅心仁厚。我很少对人说这种话，不过……尊驾真是个大好人。”

“陛下是在讽刺我太天真吗？”琳利亚皱着眉头问道。

“怎么会？我的话可是句句发自肺腑。”汨罗笑着说道，“而且，在下还有一件礼物要送给如此善良的圣母陛下。”

“礼物？”

琳利亚忍不住面露怀疑的神色，因为汨罗不惜从里斯提克将她劫持到这里，不可能没有图谋。

对于琳利亚的变化汨罗当然看得一清二楚，不过他依然神情自若。

“我保证绝对是好事。”汨罗轻松地回答道，“不需要等几个月，只要十几天就可以结束一场战争。”

“怎么做？”

“做法很简单，而且是对任何战争都适用的万金油。”汨罗举起了一个拳头，“只要用毁灭的威胁来逼迫交战双方，让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有任何胜算，战争自然就会结束，因为没有人会主动往火坑里面跳。”

琳利亚的眼睛不由得瞪大了：“陛下的意思是……”

“索尔沃坦将联合可鲁起亚周边的十几个国家组织维和部队，

迫使南北双方停战。”

听见汨罗的回答，琳利亚的表情一瞬间变得激动无比。

“陛下是打算把南北两边都打败吗？然后呢，瓜分可鲁起亚？”琳利亚厉声质问道。

“不必这么激动嘛。”

面对琳利亚的怒火，汨罗却连眉毛都没有动一下。

“我们也不是说要抢他们什么东西，应该说——恕我自大——可鲁起亚实在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索尔沃坦去抢的。”

这句话的确非常自大，但是索尔沃坦的实力却使这句话变得难以反驳，倒像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琳利亚却不以为然。

“是有的吧？”琳利亚神情严肃地说道。

“什么？”

“可鲁起亚有而又值得索尔沃坦去抢夺的东西是存在的。”琳利亚直言不讳。

自从琳利亚走进会客厅以来，汨罗的脸色第一次变得阴沉了下来。

“是‘控制力’，不是吗？”琳利亚继续说道，“凭借着雄厚的军事实力，可鲁起亚几乎使它周边所有的国家都俯首称臣。索尔沃坦虽然富有，但是在北陆的控制力却不如可鲁起亚，这难道不是陛下决定联合诸国对可鲁起亚动武的原因吗？”

汨罗长叹了一口气，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不错，分析得非常恰当。可是就算索尔沃坦能得到好处，也不代表可鲁起亚的百姓就会损失什么，不是吗？”

“索尔沃坦或许不会怎样，但可鲁起亚周边的小国呢？”琳利亚反驳道，“那些国家一直受制于可鲁起亚的强权，早就心怀不满了，他们真的会善待可鲁起亚的百姓吗？”

直视着琳利亚的眼睛，汨罗郑重其事地回答道：“索尔沃坦会

保证它们不乱来的。”

然而，琳利亚还是坚决地摇了摇头。

“对不起陛下，或许你的确能够让战争更快地结束，或许你的确能够保证不让可鲁起亚的百姓受到伤害，可是光母神教不能成为一场侵略战争的后盾。抱歉，如果这就是你找我来的原因，恕我无法从命。”

“啊……”汨罗脸上的失望显得有些夸张，“既然圣母陛下如此决定，在下也不便强求。”

“感谢陛下的谅解。”

一边说着，琳利亚站起了身。这是一种示意，表示她已经没有什么话可以和汨罗说了。

对琳利亚不太友好的表现，汨罗并没有提出异议。不过，他也没有礼节性地起身相送，而是始终坐在椅子上，这么看来他大概还是有些不满的。

不知所措的米瑟向汨罗投来了询问的目光，不过很快他便向汨罗点了点头，然后领着琳利亚向门外走去。

就在众人快要来到会客厅的大门前时，汨罗那浑厚低沉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在下想请两位圣堂武士暂时在王宫中做客，不知圣母陛下意下如何？”

一瞬间，所有人都惊讶地转过了身来。

“陛下这是何意？”琳利亚不满地质问道。

“只是一点小小的保险。”汨罗平静地说道。

面对汨罗直率地回答，琳利亚愤怒地张开了嘴，似乎还想要反驳。然而片刻之后，她却只是叹了口气，对希尔玛和撒拉萨吩咐道：“你们就接受陛下的‘好意’吧。”

紧接着，琳利亚又压低声音补充道：“不要逞强。”

帕林顿姐弟登时会意了。他们同时向琳利亚点了点头，然后

便跟着王宫卫士走了出去。

“米瑟，对圣母殿下可不能怠慢，知道吗？”汨罗平淡地吩咐道，就仿佛刚才那尴尬的一幕根本没有发生一样。

“臣明白。”

米瑟恭谨地回答，然后带着琳利亚向门外走去。在跨出会客厅之前，琳利亚最后回头看了一眼坐在远处的汨罗，而汨罗此时也正看着她。四目相对之间，汨罗的嘴角微微扬起，给了琳利亚一个意义不明的微笑。

咣的一声，会客厅的大门在琳利亚的身后重重地关上了。

就在大门关上的瞬间，汨罗本来坐得挺直的身体一下瘫在了椅子上。侍从们慌乱地跑过来搀扶他，其中一个还拿出了一颗药丸递到了他的嘴边。

“我自己来。”汨罗一把抢过药丸塞进嘴里。

随着药丸滑下食道，汨罗顿时感到一股强烈的痛楚从腹部开始蔓延，然后慢慢地袭遍全身。那感觉就像自己的血液都变成了硫酸一般，每一寸皮肤都融化了，每一条肌肉都断裂了，每一根骨头都破碎了……

汨罗浑身痉挛起来。因为他的力气太大，身边的侍从得几个人一起才能将他按在椅子上。

这一刻，疼痛几乎使汨罗的一切感觉都变得麻木了，可是在他的脑海中却还有一个意识依然无比鲜明——

“我不能死……”

“我还不能死……”

.....

.....

.....

离开会客厅之后，希尔玛和撒拉萨被带到了后宫外的一个小房间中。虽然说是小房间，不过这里的装饰非常豪华，甚至比刚

才他们见到的那间会客厅更有宫廷的感觉。

“本来以为会把我们关起来，没想到待遇还不错呢。”撒拉萨调侃道。

房间虽然有窗户，但是窗外正对着的是一个封闭小庭院，而且也无法看见巴别塔，这使得希尔玛他们难以确定自己的位置。

“这里的确是用来关人的。”希尔玛严肃地说道，“墙壁都被施了魔法，在这个房间里法术都起不了作用——这显然是专门为我们准备的。”

撒拉萨将信将疑地试着用神圣感知探听走廊上的状况，不过很快他便发现希尔玛说的一点都没错。

“那现在怎么办？”撒拉萨一屁股坐在靠近房门的床上，无可奈何地问道，“我们现在手无寸铁，又用不了法术。老实说我可没自信能空手打过外面那群守卫。”

“暂时只能静观其变了。”希尔玛回答，“光母圣神也叫我们别逞强了，现在还是先老老实实地当人质吧。”

然而，“老老实实地当人质”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帕林顿姐弟的整个下午都变得无事可做。自从他们进入这个房间之后，这里就没有进来过第三个人，别说找人打听消息，就连走廊上的声音也是一点都听不见。两人无所事事，只好相互过招解闷……当然毫无悬念地，撒拉萨输得比较多。

姐弟俩的晚饭是由王宫的侍者送到房间里来的。饭菜十分丰盛，但是因为餐具只有勺子，食物几乎都是切碎之后才送过来的，所以外观看起来非常古怪。

“别说餐刀和叉子，连筷子都不打算给我们。”撒拉萨一边吃着美味的菜肴，一边轻松地说道，“被人这么防备还真是挺有趣的。”

“看来对方并没有小看圣堂武士呢。”希尔玛接话道，“本来我以为索尔沃坦地处北陆对圣教国的了解应该很有限，但这么一

看对方也不是等闲之辈，想指望他们犯错恐怕很难了。”

“要说的话，我最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拿我们当人质了。”撒拉萨突然说道，“如果汨罗国王是害怕琳利亚大人去可鲁起亚调停的话，那大可以把琳利亚大人软禁在王宫里，又何必把事情搞得这么麻烦呢？”

希尔玛点了点头：“说的没错，国王的行动的确匪夷所思。首先他让琳利亚大人住进公爵府的用意就令人不解。”

“对啊。”撒拉萨一边回忆，一边说道，“姐你说过，米瑟让琳利亚大人去说服商会长老放弃主战的立场，其实是想要利用琳利亚大人来阻止国王出兵可鲁起亚。因为他害怕自己步上父亲的后尘，在带兵征战的时候被莫名其妙地剥夺王位继承权。如果国王真的打算利用可鲁起亚的战事陷害米瑟，那为什么要给米瑟反击的机会呢？”

“就是这一点让人想不明白。除非是米瑟杞人忧天，国王其实根本没有利用战争陷害他的打算。”希尔玛回答。

“搞不好就是这样。”撒拉萨说道，“米瑟因为自己父亲的往事而神经过敏，所以会错了意也说不定。”

希尔玛低头沉思片刻，摇了摇头。

“也不见得。”希尔玛反驳道，“商会之所以主战，是因为北方的战事使他们失去了很多商机，所以他们希望内战尽快结束。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商会才以‘调停内战’作为条件支持光母圣神。如果光母圣神去不了可鲁起亚，那这个约定就作废了，索尔沃坦出兵还是无法避免，不是吗？”

“可这么一说，问题不是又转回来了吗？国王如果真的想阻止琳利亚大人，何必用我们来当人质呢？”撒拉萨不解地说道。

希尔玛再次点了点头。正如撒拉萨所说，如果国王真想要利用出兵可鲁起亚的机会陷害米瑟，那么就不该让米瑟和琳利亚接触，更不该让琳利亚仍然住在公爵府。现在看来最合理的解释就

是一切都不过是米瑟的被害妄想，其实国王并没有要对付他。可是不知为什么，希尔玛总是隐隐感到有些不妥。

“还有，我总觉得琳利亚大人的态度也有点奇怪。”撒拉萨接着说道。

“啊？”

希尔玛抬起头，诧异地看向了撒拉萨。

“什么意思？”

“如果琳利亚大人真的要走的话，应该谁也拦不住才对，不是吗？”撒拉萨解释道。

希尔玛情不自禁地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因为琳利亚很少使用神力，以至于连希尔玛都几乎忘记了自己的主人并非真的是一个柔弱的少女。琳利亚是神祇，如果她真的想要离开的话根本没人能够阻拦。

“是啊，没错。”希尔玛喃喃地说道，“光母圣神为什么要留在这儿啊？”

“该不会是……”撒拉萨没有立刻说下去，似乎是因为他很讨厌自己接下来要说的话，不过最后他还是开了口，“为了米瑟？”

希尔玛厌恶地皱了皱眉头，不过好在她的头脑很清醒，立刻便发现了问题。

“不对。从在里斯提克的时候开始，光母圣神对索尔沃坦就一直表现得很顺从，现在想起来的确有点奇怪……”

一个念头突然闪过希尔玛的脑海。

“也许光母圣神有什么计划吧。”希尔玛猜测道，“索尔沃坦和可鲁起亚一样是北陆的大国，光母圣神或许一开始就知道索尔沃坦有出兵可鲁起亚的打算。”

“等一下，姐你把我搞糊涂了。”撒拉萨伸手阻止了希尔玛继续说下去，“如果琳利亚大人真的要阻止索尔沃坦出兵的话，不是

更应该打乱对方的步调吗，怎么能顺着对方做事呢？”

然而希尔玛只能无奈地回答：“我只是猜的，是不是真的我也不知道。”

就在这时，本来紧闭的房门突然轻轻地打开了一条缝。两个圣堂武士立刻停止了交谈，同时看向门口。

没有人进来，房间里依然安静如初。不，是安静得有些异常，因为就连走廊上都鸦雀无声。

希尔玛和撒拉萨疑惑地对视了一眼，都对眼前的状况摸不着头脑。然而他们并不打算被动等待，而是立刻采取了行动——就和平时一样，希尔玛率先走向房门，而撒拉萨则抓起了身边的椅子准备掩护她。

希尔玛先是谨慎地从门缝往外看了看，接着又拉开门探出头左右张望，最后她居然大胆地直接走出了房间。

“没人，走廊上一个人都没有。”希尔玛对屋里的撒拉萨说道。

撒拉萨放下手中的椅子，跟着希尔玛走出了房间。

放眼望去，长长的走廊上灯火通明，可是却连半个人影都看不见，加上四下一片死寂，颇有点恐怖的味道。

“怎么回事？连守卫都不见了。”撒拉萨疑惑地问道。

“我也搞不清楚。”希尔玛摇了摇头。

撒拉萨尝试了一下，发现法术又可以使用了。

“附近的人都不见了。”撒拉萨一边用神圣感知探听这周围的动静，一边说道，“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

“谁知道呢？”

希尔玛有点恼火地回答。她不禁开始有些埋怨琳利亚。就因为琳利亚不肯把事情说清楚，现在她完全只能靠猜测来做出决定。

“那我们该怎么办？留在这儿还是逃出去？”撒拉萨又问道。

沉思片刻之后，希尔玛重重地叹了口气，然后说道：“虽然不知道光母圣神的用意，但是呆在这儿什么都做不了，先逃出去再说吧。”

既然做出了决定，姐弟俩立刻便行动了起来。他们一边沿着走廊向王宫外移动，一边用神圣感知搜索视野之外的敌人。幸好这里的警戒并不像后宫那么严密，两人还能勉强从巡逻和岗哨之间偷偷地穿过。

快要进入王宫最外侧的庭院时，姐弟俩又遇到了一小队巡逻的卫兵，两人慌忙躲进了旁边的走廊。

“等他们过去，我们就能离开宫殿了。”撒拉萨悄声对自己的姐姐说道。

不料，希尔玛却摇了摇头，斩钉截铁地说：“干掉他们。”

“你是说杀了他们？”撒拉萨问。

“没必要杀人，把他们打晕。”希尔玛回答，“我们最好避免和索尔沃坦结仇。”

撒拉萨点头同意，然后两人分别从走廊两头向巡逻队包抄了过去。

战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精彩，因为事实上双方还没到能“交手”的距离，战斗就已经结束了。巡逻队显然不知道该怎么应付两个圣堂武士的前后夹击，他们对选择反击还是逃跑表现得犹豫不决，结果在作出决定之前就法术打倒在地了。

把不省人事的卫兵们藏在庭院的角落里之后，希尔玛和撒拉萨脱下了从米瑟那里借来的军礼服，换上了卫兵的铠甲。

“姐，胸章……”

撒拉萨把摘下的胸章拿在手里，一边提醒自己的姐姐。然而，当他扭头看过去的时候，却发现希尔玛正用和他一样的姿势拿着胸章，而且似乎也正打算要出声提醒他。

姐弟俩相视一笑，都把胸章收了起来——这是从琳利亚那里

得到的东西，就算丢掉性命他们也绝不会放弃的。

此后的路程就简单多了。凭借铠甲的掩护，姐弟俩顺利地逃出了王宫。虽然宫门前的一个卫兵对两人的行动有些怀疑，不过希尔玛用一个昏迷术让他闭上了嘴。

离开王宫之后，两个圣堂武士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刻马不停蹄地向公爵府赶去。因为害怕迷路浪费时间，两人不敢走小路，而是一直沿着下午来时走的大街前进。

出乎两人的意料，此时虽然已经入夜，街边的大部分店铺却都还在营业，路上的行人也不在少数。姐弟俩穿着王宫卫士的铠甲已然非常显眼，所以为了不引起怀疑，只好耐着性子慢慢地从人流中间穿过。

“那是什么火？”

撒拉萨指着路灯，好奇地向身边希尔玛问道。

夜已渐深，街道两旁的路灯自然都已经点亮了。只不过与撒拉萨见过的火都不相同，灯罩中摇摆的火焰有着如雪片一样苍白的颜色。如果不是灯火的光强烈到足以照亮街道，撒拉萨甚至还以为那是成排的鬼火飘在空中。

希尔玛咧了咧嘴，暗暗赞叹自己弟弟的悠闲。

“大概是魔法的火吧。索尔沃坦的魔法研究非常有名，他们把很多过去只能用于战争的魔法应用到了日常生活中。”希尔玛答道。

“喔，那还真是了不起呢。”

又回头看了看美丽的街道和魔法的火光，撒拉萨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

“……真不想和这些家伙为敌。”

“是啊，只可惜现在有点晚了。”希尔玛无奈地附和道。

来到公爵府附近后，希尔玛和撒拉萨终于能够离开大街了。两人立刻拼尽全力向公爵府跑去。圣堂武士在修炼武术和法术之

外，对体力的锻炼也同样严格，所以即使是穿着笨重的铠甲，希尔玛和撒拉萨依然能够健步如飞。

然而，当希尔玛站在公爵府大门前的一刹那，她开始感到事情有些奇怪。

“怎么一个人都不见了。”

撒拉萨环顾四周，发现门前和庭院中的警卫全都不知去向。虽然米瑟家里的警卫人数并不算多，有漏洞也在所难免，可是大门口怎么也不该唱空城计才对。

“活人是没有，死人可不少。”

希尔玛盯着庭院中间，讽刺地说道。

撒拉萨一惊，赶忙顺着希尔玛的视线看过去，发现庭院中间的地面上似乎有什么东西，仔细一看竟然是十多具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

走近尸体匆匆检查之后，撒拉萨发现尸体全都穿着铠甲，而且那些铠甲看上去和他自己现在穿在身上的完全一样。

“这些人是王宫的卫兵。”撒拉萨判断道。

“好像是。”

希尔玛又看了看四周。庭院里遍地血迹，似乎发生过激烈的打斗，可是地上却只有王宫卫兵的尸体而已。

“琳利亚大人！”

一边焦急地大声呼唤琳利亚，撒拉萨拔腿向大屋跑去。

大屋里面整洁明亮，与撒拉萨记忆中的毫无二致，就仿佛和屋外的血腥场景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一般。只不过比起昨天晚上，这里少了很多生气——偌大的宅邸空无一人，所有的仆役佣人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需要仔细搜寻，撒拉萨很快便不得不承认琳利亚已经不在这间屋子里了。

“琳利亚大人不在里面。”

走出屋外的撒拉萨失望地对希尔玛说道。他这时才发现，希尔玛不但没有跟着他进屋寻找琳利亚，而且还一直在尸体丛中走来走去。

“姐你在干嘛呢？”撒拉萨的语气显得有些不高兴。

然而，希尔玛对撒拉萨的问话不理不睬，只是面色凝重地自言自语道：

“我们有大麻烦了。”

“怎么了？”撒拉萨又问道。

可是，希尔玛还是不肯正面回答他，只是焦急地向他喊道：“咱们快走。”

“怎么了？”撒拉萨疑惑地问道，“琳利亚大人不见了，我们难道不该找一下有没有线索吗？”

“没必要，我知道光母圣神在哪儿。”希尔玛答道。

“在哪儿？”撒拉萨急切地问道。

“应该是米瑟把光母圣神带走了，现在他们大概已经出城了。”希尔玛一边说着，一边一把抓住撒拉萨，“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先出去再说。”

撒拉萨也能感受到周围诡异的气氛，所以没有询问原因便随希尔玛离开了宅邸。在尽可能地远离公爵府之后，两人钻进了一条狭窄的小巷。

“姐，你说是米瑟把琳利亚大人带走了，那卫兵是谁杀的？”确认四下无人之后，撒拉萨迫不及待地询问道。

“是米瑟的手下杀的吧。”希尔玛回答。

“喔，那他的人挺厉害的，杀了那么多王宫卫兵居然一个人都没死。”

“也没有多厉害，因为根本没有发生战斗。”希尔玛解释道，“那些王宫卫士是被药倒之后杀掉的。”

听见庭院中“战斗”的真相，撒拉萨情不自禁地皱了皱眉

头：“死在这种手段之下，他们也挺可怜的。”

“米瑟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他不能被抓到把柄，否则国王就可以直接用‘叛国罪’把他就地正法了。”希尔玛说道。

“啊？”撒拉萨诧异地问道，“他逃不了吧，那些尸体现在可还躺在他家院子里呢！”

“不，那些尸体和他没关系，因为人是‘咱们俩杀的’。”希尔玛严肃地回答。

听见希尔玛的高论，撒拉萨完全被搞糊涂了。他歪过头去，似乎一下变得不认识希尔玛了。

“姐你说什么呢？那些人怎么可能是我们杀的？”

“事实上是谁杀的并不重要。”希尔玛耐心地解释道，“首先我们从王宫里逃出来，然后一群王宫卫士死在公爵府的庭院里，接着光母圣神就不知去向……就算说是我们杀了王宫卫士救走了光母圣神，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不是吗？而且能毫发无伤地杀死那么多王宫卫士，更说明下手的人是圣堂武士了。”

撒拉萨的眼睛不由地瞪大了。

“我们不是一直纳闷为什么国王要把光母圣神寄放在米瑟家里吗？其实国王从一开始就希望米瑟会放走光母圣神。那些王宫卫士肯定也是国王派去监视米瑟的，只要米瑟有不轨的举动，马上国王就会用叛国罪要他的命。”希尔玛继续说道，“如果米瑟不放走光母圣神，那么他就必须带兵出征，可是如果他放走光母圣神，又会犯下叛国罪，所以米瑟是进退两难。”

撒拉萨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难怪国王要把我们关起来。如果我们待在琳利亚大人身边，米瑟就可以拿我们当挡箭牌，把罪名都推到我们身上。”

“对。”希尔玛点了点头，“国王认为光母圣神没有米瑟的帮助是无法离开王都的，所以只要把我们控制起来，米瑟就走投无路了。只可惜米瑟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一定也料到了这一点，所

以想办法把我们两个从王宫里弄了出来。”

“是米瑟救了我们？”

“应该没错，虽然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但是放我们出来的肯定是米瑟的手下。”希尔玛确定地回答，“现在米瑟就算放走了光母圣神，也有我们给他当替罪羊。”

这时一阵微风突然从两人之间吹过。虽然风并不冷，但撒拉萨却发现自己周身的寒毛都竖了起来。

“姐，我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对于撒拉萨想想说的话，希尔玛已经一清二楚。

“虽然米瑟可以嫁祸我们，但是我们却没有理由为他撒谎；而另一边，国王迫不及待地要给米瑟定罪，所以一定要想办法让我们指证米瑟。”希尔玛分析道，“如果我们两个活着，米瑟是不会安心的，而如果我们死了，国王的计策就失败了，所以……”

“所以，两边现在肯定都像疯子一样在追捕我们，只不过一个要死的，一个要活的。”撒拉萨帮希尔玛说出了结论。

两个圣堂武士对视了一眼，都叹了口气。

就在这时，从王宫的方向突然传来了震耳欲聋的鼓声。

希尔玛和撒拉萨都吃了一惊，情不自禁的躲进了建筑的阴影中。然而，在鼓声持续了大约一分钟之后，四周又恢复了平静，完全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这是什么声音？”撒拉萨看着天空问道。

“大概是警报吧，表示城里有逃犯。”希尔玛猜测道。

“哈。”撒拉萨笑了笑，讽刺地说道，“也就是说，这是游戏开始的信号。”

希尔玛叹了口气，说道：“玩‘猫捉老鼠’我可从来都是当‘猫’的。”

“是啊，我当‘老鼠’都当腻了。”撒拉萨打趣地回答。

姐弟俩相视一笑，紧张的气氛稍稍缓解了一点。

“现在怎么办？”撒拉萨问道。

“全城的警察肯定都在找我们……不如去集市吧，那边比城区复杂，要躲避追捕也容易一些。”希尔玛提议道。

然而撒拉萨却不以为然：“如果琳利亚大人已经出城了，我们应该快点赶上她不是吗？”

“话是这么说，要出城哪那么容易？”希尔玛答道，“现在城门肯定有重兵把守。如果是白天还能想办法混在人群里出城，这个时间恐怕没什么机会……”

就在姐弟俩讨论对策的时候，街道上的路灯突然毫无预兆地同时熄灭了。

失去了路灯的光亮之后，小巷里顿时变得漆黑一片。好在圣堂武士可以使用神圣感知来观察环境，所以希尔玛和撒拉萨并没有惊慌失措。

“大概是宵禁吧。”希尔玛看着刚刚熄灭的路灯猜测道。

“啊，从猫捉老鼠变成捉迷藏了吗？”

一边说着，撒拉萨走到了街当中。他四下看了看，黑咕隆咚一片，什么都看不清。

“姐，你说这么黑他们打算怎么找我们啊？”撒拉萨不解地问道。

然而，在希尔玛回答之前，这个问题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撒拉萨话音未落，他身边的灯柱突然发出了一声尖叫。紧接着，原本已经熄灭的灯火又重新燃烧了起来，而且火光的颜色变成了如血一般鲜红。与此同时，路灯就仿佛舞台上的聚光灯一般，将一个光圈准确地投射到撒拉萨身上，使他和四周的黑暗鲜明地区分开来，即使从很远的地方也能够一眼发现他的存在。

“混蛋！”

撒拉萨拼命想要逃出光圈，可是无论他跑得多快光圈却始终能将他围在中心。

希尔玛也跑近了灯柱，伸手想要用法术将灯火熄灭，然而她的法术除了令火焰摇晃了一下之外，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更糟的是，另一个光圈此时也出现在了希尔玛的脚下。

“噢，谢谢你来帮忙。”撒拉萨讽刺地说道。

“我也正后悔没把你丢下等死呢。”希尔玛没好气地回答。

就在两人一筹莫展的时候，从小巷的一头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有人来了！”撒拉萨慌张地喊叫道，显得不知所措。

“走，别引起骚动。”希尔玛回答。

两个圣堂武士拔腿向小巷的另一头飞奔而去。随着他们的经过，一路上的街灯亮起又熄灭，但始终有一盏灯的光芒照在两人身上。

踩着脚下的光圈，希尔玛不禁产生了一种错觉，她和撒拉萨似乎真的一下子成了舞台上的主角。只不过，他们两人在这出戏剧中扮演的角色是被追捕的猎物。

身后的脚步声一直紧追不舍，而且从其他方向还陆续传来了更多的声响。终于，就在姐弟俩穿过集市附近的一条大道时，他们发现自己的正前方也出现了提灯的光芒。

“我们好像被包围了。”撒拉萨绝望地说道。

“准备战斗吧。”希尔玛无奈地回答。

两个圣堂武士同时拔出腰间的佩剑，又准备好手头能用的法术——进入了战斗状态。

围过来的追捕者显然也发现姐弟俩停了下来，所以他们也放慢了脚步，同时展开一个包围圈，将自己的猎物围在当中。

追捕者似乎很有耐心，他们并没有急于接近撒拉萨和希尔玛，而是在距离两人有一段距离的地方观望。

“他们肯定是在等增援。”希尔玛抱怨道。

看来这些追捕者并不笨。如果只是普通的警察的话，这种数

量对希尔玛和撒拉萨来说还在有胜算的范围内，所以追捕者不急于求成是明智之举。

希尔玛当然知道多等一时胜算就少一分，可是现在敌在暗我在明，让她对主动出击还是有点犹豫。而且希尔玛也觉得，如果在这里杀人的话，以后说不定会惹来麻烦。

“我可不想束手就擒。”撒拉萨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一边对希尔玛说道，“跟他们拼了。”

虽然希尔玛还有顾虑，不过撒拉萨说的话也有道理，所以她并没有反对，只是默默地等着撒拉萨吹响战斗开始的号角……

突然，就在两个圣堂武士打算放手一搏的关口，本来像膏药一样粘着他们不放的灯光竟然消失了。

希尔玛猛地回头看向身边的路灯，发现灯火并没有熄灭，只是火焰的光芒变得异常暗淡，就像被套了一层黑纱……

在距离对峙的人群不远的地方，一个穿着黑斗篷的身影用右手指着刚刚还在发光的路灯——正是他施法阻挡了灯火的光芒。在确认法术生效之后，黑斗篷一转身又再次隐入了夜色之中。

从包围圈传来了轻微的交谈声，大概是因为希尔玛和撒拉萨的身影从视野中消失，所以对方一时不知所措。

希尔玛哪肯放过这个机会。她伸手拉了拉撒拉萨，然后两人一起向一盏提灯猛冲了过去。

在接近灯光之后，两个圣堂武士同时将一大堆法术砸向了那个提灯。拿着提灯的人就连是谁袭击了自己都没看清就已经昏倒在地，提灯也被法术打飞了出去。

附近的追捕者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又被突然夺去了光明，顿时乱成一团。希尔玛和撒拉萨趁机从他们的身边飞奔而过，向集市的方向跑去。

“靠墙走，别又把路灯引燃了。”希尔玛喊道。

“你不说我也知道。”撒拉萨不耐烦地回答。

虽然嘴上打着架，两人脚底下可是一点都没有怠慢。不一会儿，他们便发现自己已经身处集市肮脏黑暗的道路中了。

集市并没有设置和市区一样的路灯，而且巷道错综复杂，正适合躲藏。在迷宫般的小巷中来回穿梭了一刻钟之后，希尔玛感觉至少在天亮之前是不可能有人找得到他们了。

“下一步怎么办？”撒拉萨一边喘着气，一边问道。

“暂时只能先躲着了。”希尔玛有气无力地回答。

既然城里宵禁了，可想而知城门一定也被严密地把守着，甚至可能完全不让人通过。暂时看来，想要在这么被动的情况下出城是不太可能了。

希尔玛的身边突然传来一声轻响，似乎是撒拉萨地上的什么垃圾给踢飞了。

“天早晚要亮的，等天亮了 we 往哪儿躲？”撒拉萨没好气地说道。

“我知道，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希尔玛恼火地回答。

“不如看看有没有商队要出城，我们混在里面试试。”撒拉萨提议道，“为了适应集市开市的时间，很多在邻城间做短途贸易的商队会趁夜上路，不是吗？”

希尔玛回过头，惊讶地看着撒拉萨。

“没想到，你还真能提出点有道理的建议呢。”

“我就说了，我好歹也是圣堂武士，姐你一直都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撒拉萨抗议道。

希尔玛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不过马上她又摇了摇头。

“行不通吧，出城的每个人肯定都要接受检查，只要一检查我们肯定露馅。”希尔玛想了想，又补充道，“再说，要怎么说服商队带我们出城啊？别忘了咱们现在可是通缉犯。”

“那我们混在货物里面怎么样？”撒拉萨又提议道，“只要偷偷藏进去，神不知鬼不觉。”

希尔玛点了点头，回答：“说不定行得通，可是风险很大。”

“还说什么风险，我们现在根本是坐以待毙，不如就赌一赌吧。”

撒拉萨的话确实有几分道理，而且希尔玛一时也想不到更好的注意，于是姐弟俩走回了集市的大街，开始寻找可以利用的商队。在找遍了两条街道，躲开了几队巡逻之后，两人终于在商会大楼背后的一条小巷里发现了一支车队。

因为所有的马车上都挂着火把，而且有不少人正在把东西搬上马车，所以希尔玛一眼便认出这是正准备要出发。而且凑巧的是，在姐弟俩较近的地方正好停着一辆满载布匹的马车。车边没有人看守，搬运货物的工人也都在很远的地方，看起来正适合两人下手。

希尔玛向撒拉萨使了个眼色，两人悄悄地靠近了马车……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地在干什么呢？”

一声断喝从身后传来，吓得姐弟俩的心脏差点从嗓子眼跳出来。

第二十一章 情殇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地在干什么呢？”

身后突然传来的喊声把姐弟俩都吓得不轻，不过等他们稍稍定了定神之后，却发现对方竟然是一个自己非常熟悉的人——

“路易兹？”希尔玛失声叫道。

站在姐弟俩身后的正是路易兹·帕林顿，同时也是他们的大嫂。她此时身穿棕色的风衣，外面还披着一件斗篷，似乎是正打算要出门。

“希尔玛，撒拉萨……”

路易兹审视着站在自己面前的姐弟俩，不禁露出了怀疑的神色。希尔玛和撒拉萨都显得非常慌张，而且他们身上没有穿圣堂武士的服装，反而穿着不知从那儿来的铠甲。

“刚才开始街上就吵吵嚷嚷的，巡逻也来检查了两三次……他们在找的不会就是你们吧？”

希尔玛和撒拉萨尴尬地对视了一眼，似乎都不知道该不该对路易兹实话实说。

然而，路易兹已经从他们的眼神中得到了答案。

“你们不用回答了。”路易兹说着，转身向楼后的一扇小门走去，“跟我来吧，站在这儿说话可不是什么好主意。”

姐弟俩心领神会，立刻跟着路易兹走进了小门。

门后是一个拥挤的小房间，墙边堆积的木箱从地面一直擦到天花板上，只在中间留下一条狭窄的通道。路易兹带着希尔玛和撒拉萨穿过通道来到房间的深处，那里还有一扇小门。穿过小门之后，希尔玛和撒拉萨赫然发现自己正身处上午来过的商会总部中。

已近午夜，商会大楼里漆黑一片，没有一丝生气。不过为防万一，撒拉萨还是用神圣感知查探了一下四周，证实这里的确空无一人。

“巡逻不敢随便搜查商会大楼，就算他们真的来了我也能打发他们。”路易兹回身对姐弟俩说道，“你们先在这儿躲一阵，等风头过了我再想法送你们出城。”

不料，撒拉萨坚定地拒绝了路易兹的提议：“不，我们不能等那么久，我们今晚就得出城。”

“什么？”路易兹惊诧地问道，“你疯了吗？现在全城戒严，而且所有的警力，甚至可能还包括王都卫队都在找你们。出城？你们只要一走出集市的范围就会立刻被逮捕！”

“路易兹，我知道这很危险。”撒拉萨耐心地解释道，“可是琳利亚大人已经出城了，而且现在可能正在去可鲁起亚的路上，所以我们不能在这儿耽搁，我们必须追上琳利亚大人才行。”

然而，听见撒拉萨的话之后，路易兹似乎却反而显得更加吃惊了。

“追上她？你们不是和圣母形影不离的吗，怎么现在没和她在一起？”路易兹问道，“说起来，巡逻队为什么要抓你们？”

面对路易兹的问题，撒拉萨又一次陷入了沉默。一方面，他很想快点出城，快点赶上琳利亚；可是另一方面，他又不想把路易兹卷入麻烦之中，毕竟这件事牵扯到站在索尔沃坦顶端的两个大人物，单靠帕林顿家的势力恐怕是不足以保护路易兹的。

就在撒拉萨犹豫不决的时候，希尔玛突然站出来打破了僵

局。

“其实我们被陷害了……”

接着，希尔玛将自己和撒拉萨整个下午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路易兹，其间还穿插着她对现状的推测。

路易兹一直神情严肃地听着，而当希尔玛讲完自己的故事之后，路易兹的表情已经变得无比凝重了。

“也就是说，现在你们正在被这个国家最有地位最有权力的两个人追捕，对吗？”

一边向希尔玛确认现状，路易兹的身体危险晃动了一下，几乎摔倒在地。她情不自禁地用右手握住了自己衣服里的某个圆饼状的物体，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给她继续站着的力量。

“对。”希尔玛确定地回答，“不过我想外面的巡逻队应该都是国王的人，公爵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地派人来杀我们的。”

“……那我是不是应该现在就把你们交给巡逻队呢？”

一边这么说着，路易兹不由自主地退后几步，远离了姐弟俩身边。她的右手依然紧紧地抓着衣服里的那个东西，眼神里充满了恐惧。

“路易兹？”

撒拉萨诧异地喊着自己大嫂的名字，似乎对她的反应感到非常意外。

“我现在就去叫巡逻队过来。”

路易兹斩钉截铁地说道，一边拔腿向楼门走去，转眼间已经来到大楼的前厅。

“路易兹，等等！”

撒拉萨吃了一惊，连忙紧追几步一把拉住了路易兹的手臂。

“放开我！”

路易兹用力挥动手臂想要从撒拉萨的手中挣脱。

撒拉萨目瞪口呆地看着路易兹，失声问道：“路易兹你要出卖

我们吗？”

“不！”

路易兹激烈地否认道，而且不知为何她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撒拉萨，我不想你们出事……你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危险，你们不知道公爵在王都的势力有多大……相信我，把你们交给巡逻队才是最好的办法。”

“不行！”撒拉萨加强了握力，不让路易兹轻易地逃脱，“路易兹你听我说。我们是琳利亚大人的护卫，我们不能在这儿被抓住，我们必须赶上琳利亚大人才行。”

不料，路易兹却对撒拉萨的话嗤之以鼻：“去你的圣母，去你的护卫！你们根本就是弃子，你还不明白吗？”

“什么？”

“你看不懂吗？”路易兹激动地说道，“你们的圣母根本不在乎你们，她只是把你们留在这儿等死而已！”

“不，琳利亚大人不可能这么做的！”

“怎么不可能？”路易兹嘲讽地说道，“她明知道你们两个被当成人质，还是跟着米瑟一起逃跑了不是吗？如果她有一点顾虑到你们，她不是应该想办法救你们吗？”

听见路易兹的分析，撒拉萨不禁愣了一下，不过他立刻便反驳了回去：“……可能琳利亚大人知道米瑟会救我们出来，所以才放心地出城的。”

没想到，听见撒拉萨的辩解之后，路易兹居然哈哈大笑了起来。

“对啊，她当然知道米瑟会去‘救’你们了……她就是要把你们送给米瑟当替罪羊！”

“……”

“你们的圣母早就被米瑟迷住了不是吗？她怎么忍心让米瑟冒风险呢？与其让米瑟被当成卖国贼，还不如由你们来背这个

黑锅。她肯定和米瑟商量好了，要用你们的命保米瑟的命，不是吗？”

“……不，琳利亚大人不会的……”

虽然撒拉萨拼命摇头否认着，可是他的心底却不知为何变得疑惑了起来。他抓着路易兹的手不知不觉放松了，路易兹便趁机挣脱了出来。

眼看着路易兹又打算跑出大楼去，刚才一直沉默不语的希尔玛突然大声地说道：“就算是这样，把我们交给巡逻队也不是个好主意。

“路易兹，你认为公爵就没有考虑过我们会被巡逻队抓住的可能性吗？他肯定已经想好了后手了。说不定是去王宫的途中，说不定是在囚室里，他可以有数不清的机会杀我们。”

路易兹的脚步停了下来，她回头看着希尔玛，脑子里飞快地思考着。

希尔玛又接着说道：“如果我们真的到了国王手中，暂时虽然没有性命之忧，可是等指认了米瑟之后，国王恐怕也不会放过我们这两个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棋子。”

思虑再三之后，路易兹终于无奈地点了点头，走回到希尔玛和撒拉萨身边。

“……也对，是我考虑不周。”路易兹叹息道。

见状况缓和了下来，希尔玛又继续说道：“要想让我们真的脱险，只有尽快出城这一条路。”

“想要出城哪那么容易？”路易兹反驳道，“不如我还是先找地方让你们躲一阵子吧。”

不料，希尔玛却坚决地摇了摇头：“没用的，路易兹。别忘了米瑟知道我们的姓，也知道我们和你的关系，所有和你有关的地方早晚会被盯上。”

“……”

路易兹又一次陷入了沉思。情况的确如希尔玛所说的那样，能让姐弟俩真正脱险的方法只有尽快送他们出城。可是考虑到现在城中的局势，想要带着两个大活人偷偷通过城门真是比登天还难。

就在这时，从大街上突然传来了马车的声音。路易兹跑到门前向外看了看，不由心头大喜——

“我有办法了。”路易兹扭头对姐弟俩说道。

“什么办法？”希尔玛问道。

路易兹简短地将自己的主意告诉了希尔玛。

听完路易兹的说明，希尔玛点了点头：“虽然不能说万无一失，不过值得一试。”

计议已定，路易兹按计划向门前走去。就在这时，一件东西从她的身上掉出来，落在了大理石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路易兹大吃一惊，可是等她想要去捡的时候，却发现那东西阴差阳错之间滑向了站在一旁的撒拉萨。

撒拉萨想都没想就弯腰捡起了那件东西。那是一个圆饼状物体，不过因为周围一片漆黑，所以看不清楚到底是什么。

“路易兹，这是你的吗？”

撒拉萨一边向路易兹询问，一边摸了摸那个东西的表面。外壳是金属制的，而且上面有些凹凸不平，似乎曾经遭受过剧烈的碰撞。

不知为何，路易兹一下紧张了起来。只见她小跑着来到撒拉萨身边，连谢谢都没说就一把从撒拉萨手中抢了过来。

“……对，是我的……谢谢。”

路易兹一边说着，一边飞快地把那件不知名的东西收进了怀里，似乎很害怕被撒拉萨看见一样。

“……”

撒拉萨茫然地站在原地，沉默无语。

“撒拉萨？”

路易兹留意到了撒拉萨的异状，不禁出声询问。

“不用谢。”撒拉萨用轻松的语气回答道，“是很重要的东西吗？看你那么紧张的样子。”

“……对，是很重要的东西。”路易兹低声回答。

不知为何，路易兹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松了口气，可其中又似乎夹杂着些许失望。而且此后她再也没有和撒拉萨说什么，只是一转身出了楼门。

看着路易兹的背影，撒拉萨久久地呆立在那里，一动不动，就仿佛变成了一尊石像。

“撒拉萨，你没事吧？”

希尔玛走上前去，看向撒拉萨的脸……霎时间，希尔玛情不自禁地倒吸了一口凉气——借着门外路灯的微光，希尔玛清楚地看见撒拉萨正用力咬着自己的嘴唇，而且因为他实在太用力了，鲜血正顺着嘴角滴下来。

“撒拉萨，你怎么了？”希尔玛关切地问道。

“……我没事，我没事……”注视着紧闭的楼门，撒拉萨喃喃地说道，“我没事……有事的人不是我。”

在路易兹从他手里夺走那件不知名的东西前，撒拉萨摸到了一行镌刻在外壳上的文字。那行字迹他太熟悉了，而且他曾经以为自己一生也不可能再次见到——

“给撒拉萨，我的爱子。”

.....

.....

.....

午夜已过，西斯里尔的大街上万籁寂静，似乎整座城市都已沉沉地睡去。然而，有一群人却对深沉的夜色毫不在意，他们就是商人——西斯里尔城的南门前，此时有好几支商队正在排队等

待出城。

人言“无利不起早”，商队会选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上路当然也有着必然的理由——短途贸易对商品和资金的流转速度非常看重，所以进行短途贸易的商人一般都不是用天，而是用小时甚至分钟为单位来计算时间的，能够早一刻上路就绝不多等一分钟。

当然，夜行也有很高的风险，那就是强盗。虽然索尔沃坦的城市里治安都不错，但是在荒野大道上却依然时刻都可能遭遇不法之徒的侵袭，特别是对携带大量金钱和货物的商队来说更是如此。

因此，夜行的商队一般都喜欢聚集在一起行动，这样不但可以增加抵御强盗的能力，还能降低花费在保镖身上的成本。这很容易理解。如果一般情况下需要同时有三十个保镖才能保证路上的强盗不敢向商队下手，那么一支商队独行时它就需要花费雇佣三十个保镖的费用才能确保旅途平安。可要是现在有三支商队一起行动，他们依然需要三十个保镖，但一支商队就只需要花费雇佣十个保镖的费用了，这非常划算。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马车被同时堵在门口的原因。

“请快点检查好吗？我们的时间可是很宝贵的。”

路易兹一边在马车边走来走去，一边催促着身边的士兵，后者此时正手持画像检查着她车队中的人员。

因为路易兹来的早，所以在她的车队后面还有上百辆马车在等待着。那些马车的车主看上去比路易兹还要焦急得多，因为他们此时正拼命叫嚷着让卫兵早点放行。

“人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

检查车队的士兵高声向不远处的指挥官报告道。

“是吗？”

指挥官走过来，看了看排在旁边的车队成员，又看了看士兵手里的画像，脸上不禁露出了怀疑的神色——看来，这位指挥官

很清楚路易兹和逃犯之间的关系。

“既然都检查完了，可以放我们出城了吧。”路易兹趁机向指挥官催促道。

“当然，当然，只要检查过没有问题你们就可以出城。”指挥官无奈地回答。

得到了指挥官的保证，路易兹看上去似乎松了口气。她向指挥官道谢之后，立刻开始催促自己的手下驾车出城。

在车夫的驾驭下，马车向着城门的方向缓缓起步。就在这时，路易兹的眼神无意间看向了附近一辆装载丝绸的马车……

“等一下！”

指挥官高声断喝，将附近的人都吓了一跳。紧接着，他快步走向了刚才路易兹看着的那辆马车，就仿佛一只扑向兔子的老鹰。

“将军，这是怎么了？”路易兹不安地问道。

然而，指挥官并没有回答路易兹的问话，而是向身边的几个士兵招了招手。

“你们把车上的丝绸搬下来。”指挥官向士兵们命令道。

“这是怎么了？”路易兹继续向指挥官询问。

可是指挥官依然没有回答路易兹，只是催促士兵服从命令。

士兵们立刻开始七手八脚地将车上的丝绸搬下马车。不一会儿马车便已经空了一半，而在被搬掉的丝绸下面，突然露出了两个人影。

“谁？出来！”

士兵向人影喊叫着，一边拿手中的长矛指着马车。两个人影先是犹豫了一下，不过很快他们便顺从地从车厢里爬了出来。

指挥官定睛观瞧，发现躲在车里的是一男一女。两人都穿着破旧的布衣，看上去和车队中的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指挥官可不会被这么简单的伪装给骗倒……

“哈哈。”

指挥官大笑了起来，一边扭头看了看路易兹，发现她已经因为惊愕而变得全身僵硬了。

“看来我们找到要找的东西了。”指挥官笑着向自己的部下吩咐道，“快发信号。”

……

“发生什么事了？”

琳利亚看着远处的天空诧异地问道。

就在西斯里尔城的方向，突然有一束红色的火花飞快地升上了天空。火花发出耀眼的光芒，给低矮的云层涂上了一片鲜艳的色彩。

琳利亚看得出来那是某种传递信息的魔法，却并不了解其中的含义。

“是王都卫队的信号，城里好像出了什么事。”米瑟看着被信号弹染红的天空，回答道，“从方向和距离上看，大概是在南门附近。”

这里是西斯里尔城北边的一片空地，从城中顺利逃出的琳利亚此时正和米瑟商量着今后的计划。

四野空旷寂寥，在朦胧的月光下显得毫无生气。在不远处的大道上停着一辆马车，不久前琳利亚就是乘着这辆马车离开西斯里尔城的。

“会不会是希尔玛他们出事了？”琳利亚担忧地问道。

“可能是他们被王都卫队抓到了。”米瑟带着歉意说道，“抱歉，是我的疏忽，本来以为有我的人跟着，应该不会出事才对……我应该想出更安全的办法的。”

“不，这不是公爵阁下的错。”琳利亚摇了摇头，“这是我的错才对。是我选择和您一起出城的，是我选择让他们置身危险之中的。”

“不对！”米瑟一把抓住了琳利亚的双肩，激动得反驳道，“圣母殿下只是担忧可鲁起亚的百姓而已，您没有错。”

“米瑟阁下……”

琳利亚没有反抗，反而用感激地眼神看着米瑟。

“谢谢你，米瑟阁下……”

“……对不起，在下失礼了。”

回过神来的米瑟急忙放开了琳利亚，然后又接着说道：“圣母殿下不用担心，在下会尽全力保护两位圣堂武士的。”

“可是……阁下难道不会有危险吗？”琳利亚关切地问道。

“没事，我到底是国王的侄儿，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似乎是为了让琳利亚放心，米瑟一边说着一边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然而，琳利亚的忧虑看上去却并没有丝毫地消减。

“米瑟阁下……”琳利亚忧伤地说道，“对不起，是我把您卷进了危险中。”

“我是为了自己的理想才这么做的，并不是圣母殿下的错。”米瑟大度地回答，“请您务必说服萨法尔皇帝和比斯利尔公爵，还给北方人民一个和平的世界。”

听见米瑟的请求，琳利亚郑重地点了点头。

“那我现在马上赶回西斯里尔，看有没有办法能解救两位圣堂武士。”

一边说着，米瑟转身向马车边走去。然而他没来的及走出两步，就被琳利亚从身后轻轻拉住了。

“……对不起，请等一下。”琳利亚怯生生地说道。

米瑟回过头，诧异地看向了面露羞怯的琳利亚。

迎着米瑟的目光，琳利亚从衣服里拿出了一个金色的小东西。米瑟定睛一看，发现是一枚胸章，而且看起来和琳利亚下午时给帕林顿姐弟的胸章一模一样。

“圣母殿下，这是……”

米瑟不禁疑惑地问道。可是他的问题却没有能够问完，因为琳利亚已经双手捧着那枚胸章，递到了他的面前。

“……米瑟阁下，今日一别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见。”琳利亚轻声说道，“我现在身上只有这个，能请您收下吗？就当做个纪念。”

米瑟呆呆地看着琳利亚忧伤的脸和递到自己面前的胸章，一时竟然忘了回答。

在这片荒凉的旷野中，琳利亚和米瑟凝视着彼此的面容，久久地一动不动，一言不发。

本来低矮厚实的云层上不知何时裂开了一条缝隙，明亮的月光从云间倾泻而下，就像舞台上的聚光灯一样，给站在舞台中心的两人附上了一层淡淡的光环。泥土的黑、草丛的绿、石块的黑，此时都成了剧本中的配角，点缀在主角的四周，只为让他们更加光彩夺目。

没有人迹，没有虫鸣，那画面就仿佛定格在胶卷上一般，寂静无声，如梦似幻。

那一刻，只有随着晚风轻轻摇曳的荒草，还在静静地述说着时间的流逝。

那一刻，只有夜在注视着舞台下的现实……

“这是在下的荣幸。在下一定会好好珍惜的。”

说着，米瑟伸手恭恭敬敬地拿起了胸章，然后郑重其事地放进了自己上衣的口袋里。

“祝圣母睨下一帆风顺，马到成功。”

说完这番话之后，米瑟终于头也不回地走到自己的坐骑边，然后骑上它带着部下向西斯里尔城飞驰而去。

跟着米瑟的脚步，琳利亚也从空地走回了大道上。

“小姐，我们也赶快出发吧？”

看见琳利亚走过来，站在车边的一个保镖向她询问道。这些

保镖并不是米瑟的手下而是他花钱雇佣的人，不过米瑟保证过他们都武艺高强而且忠诚可靠。

“不必着急。”琳利亚轻松地说道。

“可是小姐，这种荒郊野外还是……”保镖似乎是想劝说琳利亚，可是他的话没有能说完。

琳利亚轻轻地抬了抬手，随着一阵光芒闪过，保镖们包括车夫都一起软倒了。

“我还有点事要办，所以请你们睡一会儿吧。”

……

“都说了，他们是我商队的人，根本不是什么通缉犯！”

路易兹在马车边烦躁地走来走去，一面拼命指责城门卫队的指挥官。刚才被士兵从丝绸堆下面挖出来的一男一女此时正站在她的身边。

“这位女士，你是在小看我们吗？”指挥官恼火地质问道，“他们如果是你商队的人，那干嘛要躲在货物堆里面啊？”

“告诉将军你们在干什么？”路易兹向被抓住的男女女命令道。

“……睡觉。”男性的一方回答。

指挥官向地上啐了一口，粗暴地吼叫道：“在那种地方睡觉？别跟我开玩笑！”

“我们没说谎，我们真的是在睡觉。”女性的一方不耐烦地说道。

“两个人一起躲在车里睡觉？”指挥官反问道。

“就是要两个人一起才能‘睡觉’嘛。”

当说到“睡觉”两个字的时候，那名女性明显意有所指地加重了语气。

指挥官不禁一愣，然而他立刻又用拳头重重地捶了一下身旁的马车。

“别给我打马虎眼！”指挥官怒不可遏地吼叫道。

就在这时，一阵喧哗声突然从他们的身后爆发了出来。指挥官回头看去，发现是排在路易兹身后的商人们在高声抗议。

“检查快点啊！”

“不是抓到人的吗？赶快放我们出城！”

“城门卫队都是饭桶，为了找个人浪费我们这么多时间。”

“快点闪开让我们出城，不然我们就去商会告你们！”

商人非常多，七嘴八舌使得场面一时变得非常混乱。

指挥官没办法，只好命令身边的士兵们先去检查后面等待的车队。为防圣堂武士暴起伤人，指挥官留了十多个部下在身边，其余的都领命散开到后面的车队去进行检查。

这时，路易兹又不失时机地开了口：“将军，想知道我的这两个手下是不是你们要找的人，拿画像来看看不就行了。”

指挥官点了点头：“对，拿画像来。”

“可是将军，画像都拿去检查后面的车子了。”一个士兵无奈地回答。

“那就去拿一份回来。快去，你们这群蠢货！”指挥官恼羞成怒，不禁对着士兵破口大骂。

路易兹用看热闹的神情注视着这边的混乱，一边还不忘对指挥官冷嘲热讽：“将军何必动气呢？你又不像我，多呆一会儿就多一份损失……啊，要是误了发货时间不知道我要赔多少钱呢？”

“……”指挥官看着路易兹的脸咬了咬牙，“女士，请你理解，我们也是执行公务。”

“我知道。”路易兹不慌不忙地说道，“所以我才老实地站在这儿陪你们‘执行公务’不是吗？虽然我还得一边看着钱哗哗地从口袋里掉出去。”

“……”

指挥官又咬了咬牙，强忍住想要骂回去的冲动。

就在路易兹和指挥官进行着幼稚的对决的同时，本来排在路

易兹后面的车队一支一支地开出了城门。因为人已经抓到了，再加上人手不足，对其他商队的检查显得有些草率。不过这同时也加快了检查的时间，所以商人们都很高兴。

在商队的中间还混着十几辆垃圾车。西斯里尔集市占地广大，人流密集，所以每天产生的垃圾的量也非同凡响。每晚入夜之后，商会所属的十几辆马车会将那一天堆积的垃圾送出城去掩埋。这对西斯里尔南门的城门卫队来说已经是每天的日课了。

垃圾总是散发着腐烂的恶臭，而且因为集市里有很多马匹牲畜，所以垃圾中还时常混杂着大量的牲畜粪便，有时甚至还能看见人的排泄物。如果在平时，别说是走上前去检查，每当有垃圾车通过的时候，城门卫队的士兵都会习惯性地远远躲开——这很容易理解，从远处看着那些垃圾就已经足够让人作呕，更遑论靠近了。

只可惜今天士兵们可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因为公务在身，负责检查车辆的士兵也无可奈何，只能走过去检查那些移动的臭气发生源。因为实在太臭了，士兵们只是用长矛在垃圾堆里随意插了两下，然后便迫不及待地跑到远处去大口地喘气。

这时，刚才接受命令去取画像的士兵回来了。指挥官立刻拿着画像对他们抓住的男女进行比对。

“将军，你看看他们是你来抓的人吗？”路易兹问道。

指挥官仔细看了看那对男女，又仔细看了看画像。可是因为天色很暗，他还是有些不敢确定。

“……看体格挺像的，但是脸……我也说不好像不像。”指挥官犹犹豫豫地说道。

这一下路易兹可抓住理了。

“我说将军，你到底是拿得准还是拿不准啊？要是再这样耽误我的时间，我可是真的要去商会控告你了？”

“……”

指挥官深吸了一口气，却还是无法抑制心头的怒火熊熊地燃烧起来。他知道路易兹是商会的成员，所以才一直不愿得罪路易兹，可是面对路易兹阴阳怪气的态度，他早就已经十分恼火了。

“这位女士，因为你是商会的人所以我们一直以礼相待，但你也别太得寸进尺了！”指挥官吼叫道，“这两个人非常可疑，所以我要把他们带走，而且你的车队也要一并扣留。”

“哈！”路易兹轻笑了一声，“将军真是快人快语。好，我的车队包括我本人都是可以跟你走没关系。不过，要是你搞错了的话，就请等着商会的弹劾吧！”

双方剑拔弩张，各不相让，场面一时变得无比紧张。就在这时，突然有人从指挥官的身后插进了话来。

“两位不必争执，我见过钦犯的样子，让我看看就明白了。”

路易兹和指挥官同时转过头去，发现说话的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军官。

“门托耳将军，您怎么来了？”

指挥官似乎认识这位军官，而且从他恭敬的态度看来，对方的地位比他要高出不止。

“我看见了信号弹，所以过来瞧瞧。”

一边说着，名叫门托耳的军官走到了被抓住的男女面前，仔细打量了一下两人的面容。

“不是。”门托耳摇了摇头。

“什么？”指挥官惊讶地确认道。

“不是这两个人，他们不是我们要找的钦犯。”门托耳确定地回答。

注视着门托耳的脸，路易兹感觉自己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那似乎是在一场宴会中，而且路易兹还在那里意外地与一个思念多年的人重逢了……

“非常抱歉，这位女士。”

指挥官的道歉打断了路易兹的思绪，将她强行拉回到了现实中。

“啊……啊，没关系，我也有不对的地方，请将军不要见怪。”路易兹礼貌地回答。

“女士，你的车队已经没问题了，请出城吧。”

“谢谢。”

路易兹最后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名叫门托耳的军官，然后便带着车队向城外驶去。

“多谢门托耳将军解围，属下刚才差点就得罪了商会的人。”

指挥官一边说着，一边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显得非常后怕。

“举手之劳而已。”

门托耳随口回答了一句之后，便离开城门向附近的一条小巷走去。

小巷很黑，从城门完全看不见里面的情况。不过门托耳很清楚，此时在小巷里正有一个大人物在等着他，而那个人就是王国公爵米瑟·亚思汉姆。

“公爵大人，属下已经确认过，城门卫队抓错了人。”门托耳向米瑟报告道。

“抓错也是正常的。”米瑟喃喃地说道，“因为对方从一开始就是想让他抓错人。”

“可是，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门托耳不解地问道。

米瑟笑了笑，自信地答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帕林顿家那个女人这种时候带着车队出城，还有意和城门卫队发生争执，就是为了转移视线和分散城门卫队的兵力。我们要找的人肯定在刚才出城的那些车队里面……”

略一沉思之后，米瑟点了点头：“是垃圾车。如果是商队的车辆难保不会被仔细检查，但是垃圾车基本上是不会被检查的，也

没人相信有人能藏在那些东西下面。”

听完米瑟的分析，门托耳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马上又问道：“那我们要追吗？”

“……”

米瑟没有立刻回答，似乎还有一些犹豫。不过他很快便做出了决定。

“只有死人不会开口说话。”米瑟冷酷地说道，“不要惊动王都卫队，让我们的人去追……对方是圣堂武士，记得多派点人去。”

门托耳立刻领命离开。看着门托耳的身影消失后，米瑟也勒转马头向自己的府邸走去。

这时，米瑟突然想起了自己上衣口袋里的胸章。这东西要是被看见说不定会惹出不必要的麻烦，还是早点处理掉为好。一边这么想着，米瑟把手伸进了上衣口袋里……

胸章不见了。

米瑟把自己的周身上下都找了一遍，然后不得不承认他是真的把胸章给弄丢了。

“也罢，只要别和我扯上关系就行了。”米瑟自言自语道。

……

就在米瑟策马穿过小巷的同时，在一侧的建筑顶端，正站着——一个纤细的身影——

琳利亚俯瞰着街道和城门，对方才发生的一切都了然于胸，甚至包括米瑟和门托耳所说的每一句话。虽然琳利亚对米瑟并没有任何期待，可是当一个人的真面目赤裸裸地呈现在面前时，她还是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莫名的悲哀。

此时，琳利亚的手中正抓着米瑟遗失的胸章……不，“胸章”已经变回了它本来的样子——一支从尖端到尾羽通体金色的箭矢。这是圣母权杖的一部分，瑟莱伊斯将它称为“辉煌道标”。与其形

状无关，辉煌道标并非是一件武器，它的用途非常独特。

米瑟已经渐行渐远，琳利亚也感到继续待在这里毫无意义。只见她缓缓地闭上双眼，同时将自己的干涉力从物质界抽离。

当琳利亚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已经离开西斯里尔的街道，正置身于一片空旷黑暗的空间中，身边的一切包括天空和大地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片空间就是神灵界，正如琳利亚曾经说过的那样，这里什么都没有。琳利亚原本穿在身上的衣服早在返回西斯里尔的时候就已经不知去向，现在包裹着她的是真正的圣母法衣——身为神祇的瑟莱伊斯从混沌中诞生时所穿着的神圣服装。

进入神灵界之后，辉煌道标突然开始发出耀眼的光芒，这正是道标的用途——在神灵界中指引方向。据说光辉女神瑟莱伊斯能在转瞬之间来到向她祈祷的人身边，其实就是依靠了辉煌道标的力量。

漂浮在分不清上下左右的黑暗空间里，琳利亚的眼中只剩下了三个明亮的光点——一个在她的手中，而另外两个就在她要去的

……

“哈……哈……”

刚从垃圾堆里爬出来的希尔玛大口地喘着气。

这里是西斯里尔东南方的垃圾填埋场。运送垃圾的工人们并不知道自己的车上除了垃圾之外还有别的东西，所以他们把垃圾——连同希尔玛和撒拉萨一起——堆在了填埋场的边上之后，便驾车离开了这里。

等到所有的工人都离开之后，希尔玛才从垃圾堆里爬了出来。她的周身上下都沾满了肮脏的东西，不过所幸并无大碍——躲藏在垃圾堆里的时候，希尔玛曾经差点被恶臭熏得昏过去。

虽然喘气都有点费劲，但希尔玛还是立刻张开了神圣感知，

警戒着荒野里可能存在的危险。

就在这时，撒拉萨也爬到了希尔玛旁边不远处。他虚弱地坐在地上，看起来也被臭气折磨得够呛。

希尔玛刚开始只是专注于警戒四周，并没有在意自己的弟弟。但是过了一会儿之后，她渐渐察觉到事情有点不对劲。

“撒拉萨，你没事吧？”

希尔玛扭头看去，发现撒拉萨一只手捂着肚子，正尝试向自己释放治愈术。定睛一看，希尔玛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撒拉萨的肚子上被划开了一条长长口子，如果他没有用手捂住，说不定肠子都已经流了出来。

回想起来，不管是在城门口受伤的时候，还是此后的一路上，撒拉萨始终一声不吭。多亏了他，姐弟俩才能毫无阻碍地逃出城来。

“撒拉萨！”

希尔玛失声尖叫，急忙跑近了撒拉萨的身边。从近处看那伤口更加触目惊心，而且由于撒拉萨刚才一直躲在垃圾之中，更是令伤口变得肮脏不堪。

因为长时间出血，撒拉萨已经损失了很多体力，所以他的法术并没有能产生太大的效果。幸好希尔玛及时伸出了援手。她的治愈术令伤口的出血变少了一些，但却还是无法使伤口完全愈合，再加上伤口被垃圾污染得很严重，情况依然不容乐观。

明明已经处于如此危急的状态，远处却又突然传来了马蹄的声音。

“有人来了。”希尔玛焦急地叫道，“撒拉萨，我们得走了。”

一边说着，希尔玛尝试着想把撒拉萨从地上扶起来，但是撒拉萨却虚弱地摇了摇头。

“姐……你走吧，别管我了。”

“说什么傻话呢，快给我起来。”

希尔玛丝毫不理会撒拉萨的话，用尽全力将他从地上拉了起来。

“……我的伤太重了，就算跑也跑不了多远。姐你一个人走吧……”撒拉萨哀求道，“我只希望他们能给我一个痛快。”

不料希尔玛完全不吃撒拉萨这套，径自搀着他向填埋场边上的草丛走去。

“你还活着吧，那就给我跑。”希尔玛恶狠狠地说道，“圣堂武士可没有什么痛快，只要我们还活着，就要为光母圣神奋战到最后。就算想死也只能战死，等死是懦夫才有的行径。”

“姐你太野蛮了！”撒拉萨情不自禁的抗议道。

“我野蛮也没关系，反正你给我跑！”希尔玛斩钉截铁地回答。

撒拉萨叹了口气，知道如何争辩都是枉然，只好任由希尔玛搀扶着向草丛的深处跑去。因为腹部的伤口没有愈合，每跑一步撒拉萨都能感受到伤口被拉扯的疼痛，但是他一直非常安静，没有发出任何多余的声响。

“姐，我觉得躲进草丛也没用，我们身上的味道就足够把他们引过来了。”撒拉萨敏锐地分析道。

“我知道。”希尔玛不耐烦地回答，“那边有条河，我们沿河走。”

正如希尔玛所说，两人没过多久便来到了一条小河边。

河水很浅，只能没过脚背，所以姐弟俩毫不犹豫地跳进河里，然后涉水向下游跑去。水流带走了空气中弥漫的臭气，这样追踪者就不能循着气味找出姐弟俩的位置了。

在沿河跑了大约几百米之后，姐弟俩又放弃河道，钻进了对岸的草丛中。

“看来暂时应该可以放心了。”

希尔玛回头看了看身后，喃喃自语道。

“啊……”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体力终于耗尽了，撒拉萨放开了希尔玛的肩膀，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撒拉萨，你没事吧？”希尔玛关切地问道。

“如果我现在的样子都可以叫没事的话，那普罗米修斯一定是天天在悬崖上享福的。”撒拉萨没好气地回答。

见撒拉萨还有力气开玩笑，希尔玛稍稍放心了点。不过眼下的情况依然非常危急。撒拉萨身负重伤，而且身后还随时可能会有追兵出现，如果希尔玛不能力挽狂澜的话，她和撒拉萨都很可能再也看不见明天的太阳了。

不知是不是巧合，就在希尔玛这么想着的时候，两人的身后真的传来了窸窣窸窣的声响。

希尔玛的心脏狂跳了起来，因为她完全没有想到对方会这么快就追踪上来。看样子这次的追兵都不是等闲之辈，想要单凭希尔玛一个人的力量去抗衡只怕过于天真了。

“姐，你一个人说不定能逃脱，就别管我了。”撒拉萨再次请求道。

然而，希尔玛对撒拉萨的话只是充耳不闻。只见她刷地拔出了沾满脏污的宝剑，摆出了一副打算和敌人决一死战的架势。

声响越来越近了。

希尔玛感到自己握着剑柄的手有些发麻。这本来是紧张时的正常反应，但对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来说，在战斗之前有这样的感受是非常不应该的——就连希尔玛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现在绝非斗志高昂，而是在垂死挣扎。

声响越来越近了。

希尔玛知道现在自己两手的手心一定都凉透了。当面对危机时，人类会动员体内的血液向下肢集中，从而为逃跑积蓄力量。这是生物的本能，是求生的本能。

可是现在的希尔玛却不能逃跑。

希尔玛爱着自己的双胞胎弟弟。即使姐弟俩意见不合是家常便饭，即使希尔玛总是对撒拉萨表现得冷酷无情，但事实上撒拉萨一直都是希尔玛最信赖的伙伴，最深爱的家人——

如果真的到不得不做出选择的时候，希尔玛宁愿死也绝不会丢下撒拉萨独自逃生。

声响越来越近了，希尔玛几乎已经能够听见敌人的呼吸声了……

就在希尔玛全身心都已经进入迎战状态的时候，她的耳边突然响起了奇怪的风声，紧接着所有的声音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诡异的寂静笼罩了荒野。

希尔玛刚开始还有些不知所措，但是很快她便恍然大悟，因为她曾经见过同样的法术，而那时施法的人正是……

“光母圣神？”

希尔玛回过头，清楚地看见琳利亚站在他们两人的身边。琳利亚的身上穿着圣母法衣，在月光的照射下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不对，琳利亚身上的光环并不是来自头顶朦胧的月亮，而是法术的效果。对于琳利亚的力量，希尔玛和撒拉萨都不会陌生，可是每次当他们面对那温柔的光芒时，都难以抑制心中的感动。柔和的白光驱散了夜的黑暗，将草丛间照得如同白昼。

渐渐地，连希尔玛和撒拉萨的身上也开始发出光芒。

温暖的空气笼罩在姐弟俩的身上，将潮湿和不适一并抹去了。不知不觉间，希尔玛发现自己身上的污物已经不见了踪影，刚才还挥之不去的恶臭也消失了。希尔玛回过头，毫不意外地看见撒拉萨从地上站了起来。他腹部的伤口已经愈合，就连衣服上的血迹都几乎看不见了。

正在感动之际，希尔玛突然想起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撒拉萨，准备战斗！”

撒拉萨心领神会。虽然琳利亚的法术能够隔绝声音，可却不能保证能挡住对方的视线，敌人就在附近，他们随时可能循着刚才的光芒找到这里。

“不必紧张，已经有人去阻挡他们了。”

琳利亚轻轻地说道。她的话中有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就连生性多疑的希尔玛也立刻毫无保留地接受了。

“光母圣神。”

“琳利亚大人。”

姐弟俩同时跪倒向琳利亚施礼，琳利亚也立刻伸手相搀。

紧接着，在两个圣堂武士惊恐的目光中，琳利亚突然后退一步，然后向希尔玛和撒拉萨深深地弯下了腰。

“对不起，希尔玛，撒拉萨。”琳利亚低着头对两个部下说道，“这次完全是我令你们身陷险境的，我不会找任何借口，只希望你们请接受我的道歉。”

被自己侍奉的神祇低头道歉，姐弟俩顿时都慌了神。

“光母圣神没有必要对我们道歉。”希尔玛惶恐地说道，“我们是圣堂武士，服从光母圣神是我们的职责，我们的性命都是光母圣神的……”

“不！”琳利亚直起身，坚决地说道，“你们是圣堂武士，但是你们首先是人。你们首先应该按人的意志做出决定，而不是盲目地服从神祇。”

希尔玛和撒拉萨对视了一眼，都显得不知所措。

琳利亚又继续说道：“神也不是全知全能的，所以我也会犯错，当我犯错的时候也需要别人来纠正。所以比起你们的服从，我更需要你们的见解。”

“琳利亚大人，您这次什么都不告诉我们，难道是……”撒拉萨敏锐地问道。

然而，琳利亚却摇了摇头。

“不，这次我只是找不到机会向你们说明。”

“果然是因为米瑟吗？”希尔玛问道。

“大体上希尔玛你的猜测都是对的。”琳利亚微微一笑，没有正面回答，“我必须说，这次你们做的非常好，现在的状况是我能够期望的最好结果。希尔玛，撒拉萨，能有你们的帮助真是太好了。”

“光母圣神过奖了。”希尔玛谦虚地回答。

“不，你们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这也证明了，即使没有我，你们也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

说着，琳利亚的语气又一次变得郑重起来。

“今后也请你们尊重自己的判断，不要总是把我的想法放在第一位。”

说完了这段仿佛总结一般的话，琳利亚停了下来，等待着希尔玛和撒拉萨的答复。

两个圣堂武士面面相觑，对这种闻所未闻的命令感到无所适从。而琳利亚则显得非常耐心，始终安静地等待着。

终于，希尔玛和撒拉萨同时向琳利亚点了点头，表示接受琳利亚的请求。而且，正如琳利亚所请求的那样，他们并没有说“属下从命”之类的话。

琳利亚满意地笑了笑，然后郑重其事地向姐弟俩问道：“我为了不让圣教国卷入索尔沃坦的政治斗争，令你们遭遇了危险，请原谅我的自作主张。”

如果放在平时，希尔玛和撒拉萨应该立刻回答“没关系”才对，不过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

“现在国王和公爵都不知道光母圣神已经察觉到他们的真正目的，也就是说今次的事件还是关于可鲁起亚内战的外交问题。从结果上看，以后不管谁继承索尔沃坦的王位，都不会对圣教国和索尔沃坦的关系造成不良影响。而且光母圣神没有在索尔沃坦

的君臣面前使用神力，也就不会给索尔沃坦压力令他们对圣教国心存敌意。”希尔玛冷静地分析道，“总的来说，现在的结果的确是最好的。”

“复杂的事情我也不了解，不过身为圣堂武士，如果是为了圣教国的话，我当然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撒拉萨洒脱地回答。

两位圣堂武士的回答虽然听上去截然不同，但却殊途同归。

“光母圣神（琳利亚大人）并不需要道歉。”两人同时回答道。

听见希尔玛和撒拉萨的答复，琳利亚笑着摇了摇头。

就在这时，一阵窸窣窸窣的声响打破了三人身旁的寂静。希尔玛和撒拉萨都吃了一惊，不由自主地拔出佩剑。

从草丛中走出来的是一个穿着黑斗篷的瘦高个，兜帽的阴影遮蔽了他的面容，看上去非常诡异。

“谁？”撒拉萨大声喝问道。

“在下卡库，两位好久不见。”黑斗篷缓缓地回答。

两个圣堂武士对视了一眼，都看向了琳利亚，而后者向他们点头证实了黑斗篷的话。

“公爵的部下都赶走了吗？”琳利亚向卡库问道。

“不知道算不算‘赶走’，不过他们应该都构不成威胁了。”卡库狡猾地回答。

琳利亚情不自禁地皱了皱眉头。卡库曾经是冥王的分身，虽然琳利亚强行将他的归属感转移到了自己的手中，可是卡库残忍的本性却似乎并没有太大变化。

“没有杀人吧。”琳利亚又问道。

“主人特别吩咐过，属下当然不敢违背。”卡库回答，“他们只是浑身长满脓包，正躺在地上抽筋而已。”

琳利亚责备地看了卡库一眼，但也无话可说。琳利亚的确只命令卡库“不要杀人”，至于用什么方法却没有指定。

一边想着以后向卡库下命令的时候要注意措辞，琳利亚抬手召唤出了一个光球。光球飘飘忽忽地飞进了草丛，转眼便不见了踪影。

“那些人都是杀手，主人又何必那么在意呢？”卡库说道。

琳利亚叹了口气，斩钉截铁地回答：“我说过，‘不论是亲手还是假手于人，我都不会主动伤害任何人。’以后请不要再自作主张了。”

说完，琳利亚用严厉的目光逼视着卡库，迫使他不得不屈服。

“遵法旨。”卡库无奈地回答道。

琳利亚满意地点点头，这才又转向了希尔玛和撒拉萨。

“我们走吧，还有一场战争在等着我们呢。”

说完，琳利亚转身离开野地，三名部下也紧紧跟随在后。

可是走了没多久，琳利亚好像又想起了什么事，突然转过身来面向希尔玛和撒拉萨。

“希尔玛，撒拉萨，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忘了告诉你们。”

姐弟俩都面露疑惑，猜不到琳利亚的用意。

“我之所以选你们做贴身护卫，是因为我喜欢你们两个人，更相信你们的能力，和你们的姓氏没有任何关系。”琳利亚一字一顿清楚地说道。

“……”

“你们是最好的护卫，我很庆幸自己的选择。”

“……”

看着琳利亚脸上鼓励的微笑，姐弟俩一时都呆住了。

从坎塔尔开始，希尔玛和撒拉萨曾经无数次地怀疑过自己作为护卫的价值，以及琳利亚选择他们的理由。然而，当琳利亚清楚地将答案告诉他们的时候，姐弟俩却已经不知道该如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了。

.....

.....

.....

西斯里尔南面二十里的小镇中，路易兹的车队正准备在一间旅店中休息。

因为出发被耽搁了，路易兹没法和其他车队一起行动，这使得夜行的风险增加了很多。路易兹不得不选择在沿途的镇店歇宿，等到天亮之后再继续上路。

此时在小店的后院里，路易兹正在监督手下安顿马车和货物。因为大概再有一个半时辰天就要亮了，所以车队只需要把马车排好，然后给怕水的货物盖上浸过油的毛毡防雨。作业过程很简单，并不需要路易兹的指挥，所以她只是站在一边看手下干活。

虽然后出城，但是路易兹并没有去帮助希尔玛和撒拉萨。这并非是因为她薄情，而是害怕车队被跟踪反而给姐弟俩带来麻烦。

尽管路易兹心里明白自己不能去找撒拉萨，可是自从出了城之后她却还是忍不住感到忐忑不安。她深怕计策出了什么岔子令撒拉萨遇到危险，而自己却连他的最后一面都无法见到。

被习惯驱使，路易兹又从怀里掏出了那只破旧的银色怀表。然而，今天它却无法再给路易兹慰藉，反而令她更加心乱如麻。

恍惚之间，路易兹的视线又一次落在了怀表背后刻着的一行小字上——

“给撒拉萨，我的爱子。”

霎时间，路易兹的思绪被牵向了遥远的过往……

.....

“取消婚约？爸爸你在说什么啊？”

宽敞明亮的办公室中，路易兹呆呆地站在书桌前，震惊于方才被告知的事实。

“没办法，撒拉萨要和希尔玛一起去圣都。”坐在书桌后的男人无奈地回答，“好像他们姐弟俩为了这件事和福尔托尔吵了一架，结果福尔托尔就以家长的身份威胁说要剥夺他们的继承权……”

“爸爸你老糊涂了吧？叔叔一直想让希尔玛继承家业，怎么可能真的剥夺撒拉萨和希尔玛的继承权！”路易兹反驳道。

“这我也不清楚。可是福尔托尔的确说了，只要撒拉萨和希尔玛敢踏出库洛姆一步，就要把他们的名字从家谱上抹掉……我从来没见过福尔托尔生那么大的气，恐怕撒拉萨这次真的有麻烦了。”

“……就算帕林顿家真的要剥夺撒拉萨的继承权，婚约怎么能说取消就取消？爸爸你不会那么势利眼吧，看见撒拉萨没有了继承权就想把人家甩掉？”

“怎么会？”路易兹的父亲急忙否认，“撒拉萨可是我看着长大的。虽然他没什么经商的才能，可他是个难得的好孩子，把你交给撒拉萨我是放心的。”

路易兹的父亲外表有些软弱，但是却能看出是位真心为女儿着想的慈父。相比之下，路易兹的态度真可以说是盛气凌人，似乎根本不把自己的父亲放在眼里。

“那为什么要取消婚约？”路易兹质问道。

“要求取消婚约的人不是我。”

路易兹不由一惊，急忙问道：“……不是你那是谁？”

路易兹的父亲并没有立刻回答，而是露出了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看着父亲的脸，路易兹的心中不由自主地生出了一股极为不祥的预感。

“……不会是撒拉萨吧？”路易兹带着一丝渺茫的希望确认道。

然而，路易兹的父亲轻轻地点了点头，将她的希望彻底粉碎

了。

“为什么……为什么……”

路易兹神情恍惚地喃喃自语着，仿佛一时间难以接受眼前的现实。

“刚才诺多姆来道歉的时候说撒拉萨还没走，你不如去劝劝他……”路易兹的父亲担心地提议道。

“对……对啊……去找他……他不能这么一走了之……”

一边说着不成句子的话，路易兹飞也似的冲出了书房，只留下她的父亲坐在书桌后暗自叹息。

……

“撒拉萨，给我等一下！”

撒拉萨回过头来，正看见气喘吁吁的路易兹站在自家的大门前。此时他正准备和希尔玛一起骑马离开，突然听见路易兹的声音时不禁吓了一跳。

“路易兹……”

撒拉萨刚想问“你来干什么”，可是他转念一想又发觉这个问题很蠢。路易兹的来意再明显不过了，因为撒拉萨的大哥才刚去库帕多尔家道歉回来。

简单地向希尔玛说明了一下之后，撒拉萨跳下马走向了路易兹。可是不知为何，撒拉萨在路易兹身前几步远的地方停住了脚步，并没有继续走近。

“撒拉萨，为什么要取消婚约？”路易兹开门见山地大声质问道。

“……我要和姐姐一起去圣都，抱歉都没来得及和你道别。”撒拉萨避重就轻地回答。

然而，对撒拉萨的小滑头路易兹可不会买账，“我是问你为什么要取消婚约！”

“……老爸要剥夺我和姐姐的继承权，甚至可能要把我们逐

出帕林顿家……”

“这和婚约有什么关系？”路易兹诧异地问道。

“我们的婚约是家里决定的，事实上两家联姻才是目的。”撒拉萨解释道，“既然我已经不再是帕林顿家的人了，那这个婚约也就没有意义了。”

“有没有意义也是父亲他们的问题。为什么父亲他们都没有说话，反而是你说要解除婚约？”路易兹对撒拉萨的解释非常不满。

“……”

看着路易兹脸上激动的表情，撒拉萨突然陷入了沉默。一瞬间，路易兹感到自己仿佛又看见了刚才父亲脸上那欲言又止的神情。

“……怎么了？”路易兹不解地问道。

可是撒拉萨还是没有说话。沉默持续了很久，两人之间的气氛渐渐变得有点诡异，这令路易兹害怕了起来。

就在路易兹几乎忍不住要去拍拍撒拉萨的时候，一个梦呓般的声音突然向她问道——

“路易兹，你喜欢我吗？”

“……”

路易兹惊呆了，她从来没有想到这样难为情的问题会从撒拉萨的口中说出，以至于令她差点将“喜欢”两个字脱口而出。

然而，路易兹从来没有坦率地说出过这两个字，事到如今更是不知该如何启齿。最后，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只是在心里做出了回答……

——喜欢。

“抱歉，问了你这么难为情的事情。”

撒拉萨宽容地说道，就仿佛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期待答案一般。可是和他的语气完全相反，撒拉萨的脸上写满了哀伤。

虽然撒拉萨很快便将真实的感情藏进心底，再次露出了轻松的笑容，但那一瞬间的变化还是没有逃过路易兹的眼睛……

“撒拉萨……”

路易兹惊恐地瞪大了眼睛，因为她感到事情似乎变得不妙了。

“没关系，路易兹。你对我的想法我多少也感觉到了。”撒拉萨故意别开了视线，不去看路易兹。

——感觉到什么？我的想法是什么？

路易兹不由自主地走上前去，想要打断撒拉萨的话。可是撒拉萨似乎已经决心不向这边看一眼，只是自顾自地把想说的话一股脑说了出来。

“结婚的话，果然还是应该和喜欢的人吧……至少如果和讨厌的人结婚是肯定不会幸福的。抱歉耽误了你这么久，现在你自由了。”

——什么是“自由”？谁让你决定了？

路易兹感到自己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了。她必须赶快阻止那个笨蛋继续自说自话，她必须告诉他……

“撒拉萨……”

“对了，以后也不知道还会不会再见。”撒拉萨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块银色的怀表，朝路易兹递了过来，“你不是一直很喜欢我的这块怀表吗？就给你吧，权当是个纪念。”

——什么自由，什么怀表，我想要的根本不是这些……

“我才不要什么怀表！”

啪的一声，路易兹把撒拉萨手中的怀表拍飞了出去。

——我想要的是你！

怀表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然后在碎石路面上摔得粉身碎骨。映着灿烂的阳光，碎片发出五颜六色的光芒，远远看去就像洒在地上的宝石——那份美丽说不定正是对人类的讽刺。

看着摔碎的怀表，撒拉萨一时愣在了当场。

路易兹也呆住了，因为她记起了一件事——那块怀表是撒拉萨出生的时候他父亲特意让工匠制作的，是一件非常珍贵的纪念品。撒拉萨一直很珍惜地带着那块怀表，他究竟是用怎么的心情决定要把表送给路易兹的呢？路易兹不敢想下去了。

自知闯了大祸，路易兹张口想要道歉。然而在她能说出一个字之前，撒拉萨那开朗的声音已经先响了起来——

“……没关系，反正我也是打算要给你，扔就扔了吧。”

“不是，撒拉萨……”

——我喜欢你，不要走！

“没关系，不就是块表吗？别在意。”

撒拉萨一边说着，一边转身向马的方向走去。他的话虽然听起来非常大度，可是他的语气却夸张做作，仿佛是在舞台上读着台词一般。

路易兹只能无所适从地僵立在原地，眼睁睁地看着撒拉萨跳上马背，然后和希尔玛一起扬鞭而去。

——我喜欢你，不要走！

路易兹哭了起来。她原本以为自己再也不会流泪了，至少不会为了一个男人而流泪，可她还是哭了，像个孩子一样痛哭失声。

一边不住地抽泣，路易兹走到了怀表的残骸旁边。她跪倒在地，一块一块地将碎片拾起来，捧在怀里，就像真的捧着宝石一般。

午后的路边非常安静，没有人声，没有鸟鸣，只有一个声音在路易兹的耳中显得无比清晰——顺着脸颊滑落的泪水敲打着碎石路面，仿佛声声丧钟。

路易兹不停地捡啊捡啊，就仿佛每捡起一块碎片，都是她在向撒拉萨大声地喊出那句最后也没有机会说出口的话——

“我喜欢你，不要走！”

.....

泪水划过脸颊的感触将路易兹拉回了现实。她慌忙用袖口擦了擦脸上的泪痕，却止不住眼泪继续夺眶而出。

本来路易兹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心中的感情会慢慢变淡最后消失。然而，当她在公爵府的宴会上再一次见到撒拉萨的时候，她却发现自己的大错特错了——八年的分别并没有将撒拉萨从路易兹的心中抹去，反而令这份思念变得比山岳更沉重了。

可是逝去的时间无法挽回，因为路易兹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爱自己想爱的人的路易兹·库帕多尔了，她是路易兹·帕林顿，她是撒拉萨的大嫂。

就像那块坏掉的怀表。即使路易兹能把碎片一个不少地捡起来，但是那表针却已经再也不会跳动了——

她和撒拉萨的故事已经永远地定格在了那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在开始之前就迎来了结局。

一些车队的工人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好奇地看向了自己的雇主，大概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想到自己的女强人老板会露出如此软弱的神情吧。

路易兹渐渐察觉到了身边的异状，她赶忙又擦了擦脸颊上的泪水，重新找回了强势的自己——

“看什么看，没见过女人哭啊？别在那儿偷懒，都给我干活去！”

第二十二章 星火遍山传哭祭

“这是什么？”

手中握着一个外形朴素的玻璃瓶，冯渊迷惑地向走在身边的菲尔蒙德问道——这个玻璃瓶就是菲尔蒙德刚刚交给他的。

此时，冯渊和菲尔蒙德正走在宰相府的地宫之中。

这里的走廊都是由巨大的方砖砌成，因为理所当然地没有窗户，所以乍看很像一根根躺着的烟囱。走廊里非常昏暗。虽然两边墙壁上稀稀落落地挂着一些火把，却不但没有使走廊变得明亮，反而更给它增添了几分阴森的气息。好在冯渊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在意了——在伊姆普待了几个月之后，冯渊现在对这种封闭阴暗的环境适应得非常之好。

地宫平时主要用于收藏宰相府的机密——巴钦和嘉波的能力就是其中之一，而在非常时期地宫也可以成为抵御入侵的工事。宛如迷宫的通道、昏暗的照明，或许正是最符合其用途的设计也说不定。

君臣二人的目的地是地宫最深处的仪式之间，在那里巴钦将使用传送能力将冯渊送进人类世界。事实上冯渊对传送能力并没有什么好感。他昨天才刚刚随嘉波从伊姆普传送回赫尔，而且当时的经历非常可怕——冯渊感到自己的全身好像都变成了胶泥，然后又被人从一个小洞硬挤到了另一边。相比之下，骑龙进入伊

姆普简直可以算是一次愉快的旅行。

去人类的世界不比来往于伊姆普城，首先距离就能差上两倍有余，而选定落脚点更是一件复杂至极的工作。因此，从一个小时前巴钦就已经在地下室里忙活了。

“这是毒龙草的汁液。”菲尔蒙德回答。

“毒龙草？”冯渊把玻璃瓶举到眼前，仔细看了看瓶子里淡紫色的清澈液体，“这东西能干什么用？”

“龙对魔法和毒药都有很强的抗性，毒龙草是唯一能够令龙致死的毒。”菲尔蒙德简洁地回答。

听见菲尔蒙德的解释，冯渊不禁扬起了眉毛。

“这么厉害？还好没有让可鲁起亚人知道。不然他们要是派间谍给黑龙骑士团下毒，咱们可就难受了。”

然而，菲尔蒙德却显得很轻松：“殿下不必担心，毒龙草只生长在魔界最北部的山区，不但稀少而且生长缓慢。装在这个瓶子里的，已经是紫宫五年能搜集到的全部毒龙草汁了。”

“啊，是这样……”

刚刚松了一口气，冯渊突然又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情，脚步也不禁慢了下来。

“殿下？”

“紫宫搜集这东西是打算干什么的？”

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菲尔蒙德的脸，冯渊一字一顿地问道。

菲尔蒙德轻轻一笑，似乎对冯渊的反应非常满意。然而，他却并没有正面回答冯渊的问题。

“这是魔界的传统，并没有特别的目的。”

“传统？”

“正是。从第十代魔王谢斯菲尔陛下在位的时候开始，每年紫宫都会派专人进山采集毒龙草，主要是用于祭祀。”

听见菲尔蒙德的回答，冯渊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

什么用于祭祀，菲尔蒙德完全是睁眼说瞎话。茵蓀家手握一郡大权又有所向披靡的黑龙骑士团守护，紫宫不可能不对其有所提防。年复一年暗中搜集稀有的毒药，紫宫的目的可以说再明显不过了。相信斯洛斯各处一定都有紫宫的密探潜伏着，只要时机成熟就能一举令恐怖的黑龙骑士团失去战力。

“这一小瓶能药倒多少龙？”冯渊又问道。

“一百只左右。”菲尔蒙德回答，一边补充道，“耶伯从斯洛斯带走的黑龙大约三十只，有这些已经很足够了。”

菲尔蒙德的语气非常坚决，似乎毒死那些叛逃的黑龙已经是既定事项了。

“菲尔蒙德阁下真的觉得应该毒死那些龙吗？”冯渊不假思索地问道。

“……”

或许是因为没想到冯渊会问这样的问题，菲尔蒙德一瞬间露出了慌张的神色。不过他毕竟是久历世事的司徒，很快便藏起了心中的动摇。

“三十只黑龙的战斗力已然不容小觑了，如果再配合可鲁起亚的强大军势，日后说不定会对魔界构成威胁。不趁现在将火星浇灭，等野火燎原的时候后悔可就晚了。”菲尔蒙德平静地回答。

然而，菲尔蒙德一瞬间的变化并没能逃过冯渊的眼睛。

在斯洛斯的时候，冯渊已经见识过龙骑士和黑龙之间非同一般的情谊。对龙骑士来说，黑龙不只是坐骑，更是伙伴，是战友。菲尔蒙德曾在斯洛斯任职多年，对这件事的认识必定比冯渊还要深刻得多——杀死黑龙和杀死它们的骑士其实并没有太大不同。

冯渊很清楚，菲尔蒙德并非如外表那般冷漠无情。在心底的最深处，他其实和波尔文沙、纳库米斯一样都是性情中人。然而菲尔蒙德却不被允许按自己的心意做出决定，他是魔界的司徒，他必须时刻将魔界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菲尔蒙德阁下。”

冯渊压低了声音，确保自己的话只有菲尔蒙德能够听见。

“‘统一魔界’就是我所拥有的一切，只要妨碍我达成目的，无论是谁我都照杀不误。”

“殿下……”菲尔蒙德失声惊呼。

然而冯渊并没有让菲尔蒙德打断自己。

“我生为人类，但是人类从来没有接纳过我；虽然我的额头上有这个东西，可是它并没有真的把我变成魔族。我不属于任何一方，也不觉得自己属于任何一方，所以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做任何残酷的事情而不会有丝毫内疚。”

说着，冯渊扭头对菲尔蒙德微微一笑：“我觉得这世上没有人比我更适合‘魔王’这份工作了。”

菲尔蒙德一时愣住了，然而下一秒钟他便明白了冯渊想要表达的意思——“因为我是魔王，所以残酷的决定由我来做就可以了。”

“殿下……”

菲尔蒙德似乎想要说什么，但是冯渊向他摆了摆手阻止了他。此后，君臣两人一直到仪式之间的门口都没有再说话。

不出所料，在仪式之间等着的只有嘉波和一个陌生的人，冯渊并没有见到宰相尼娜玛的身影。看见君臣两人走过来，嘉波立刻迎了上去。

“公爵大人有公务要处理，所以不能亲自来送殿下，还望恕罪。”嘉波解释道。

“没关系，反正罗佛卡尔公也不知道该怎么把我丢进人类世界去。”冯渊大度地回答。

在冯渊的身后，菲尔蒙德不禁抿了抿嘴唇。自从穆娜瑟被绑架，尼娜玛就一直把自己关在宰相府的办公室里，一步也没有离开过。菲尔蒙德从伊姆普回来后曾经求见过她，但是却被挡在了

门外。昨晚冯渊似乎进去过办公室，可是他对这次会面只字不提，所以菲尔蒙德对尼娜玛的情况仍然一无所知。

事实上，菲尔蒙德不能说自己没有一点疑惑。总是喜怒不形于色的尼娜玛居然会为了一个养女而方寸大乱，这是他始料未及的。显然，菲尔蒙德低估了这对母女之间的感情。

“准备好了吗？”

冯渊一边向嘉波询问，一边扭头看向了正在准备中的仪式现场。

房间里非常黑暗，唯一的光源只有立在地板上的十几根蜡烛。蜡烛的摆放显得杂乱无章，虽然冯渊相信其中一定有某种意义，但是却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借着烛火的微光，冯渊发现地面上画着一个复杂的魔法阵，而且那股红的线条让冯渊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血。在远离房门的一角，一位身穿紫色长袍的女性正面向魔法阵站着。她的嘴里念念有词，似乎正在诵念着某种咒语。

“准备已经基本完成，殿下马上就可以出发。”嘉波恭敬地回答，“巴钦会将殿下传送到齐尔吉亚的纳姆利索……殿下真的不需要小人随侍左右吗？”

“不用。”冯渊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在人类世界生活了二十年，和人类打交道的方法我比你们清楚得多，你跟你去也只是碍手碍脚。”

嘉波深知冯渊话很有道理。魔族和人类之间很少交往，大部分魔族对人类世界都不过一知半解，嘉波当然也不例外。万一他在可鲁起亚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魔族身份，只会给冯渊惹来无谓的麻烦。

因此，嘉波没有再多做劝说。“那小人就在纳姆利索待命，殿下想要返回魔界时只要回到纳姆利索即可。”

“很好。”冯渊点了点头，对交通安排显得很满意。

就在这时，一道蓝色的光柱突然从魔法阵的中心升了起来。光柱从地面一直连到天花板上，将黑暗的房间照亮了不少。紧接着，光柱的范围开始慢慢地扩大，将地面上的蜡烛一根一根地吞没在冰蓝的光芒之中。

“殿下，通道准备好了。”

一个清脆的声音从地下室的深处传来。冯渊循声看去，发现原来是紫袍女性在说话。

冯渊猜想紫袍女性就是众人口中提到的巴钦。其实冯渊没有立刻认出巴钦的声音也是情有可原，因为他虽然在伊姆普和嘉波见过多次，但是与一直留在赫尔的巴钦却未曾谋面。而且今天冯渊来到地下室之后，巴钦也只是一直在进行着仪式，没有发出多余的声音。

“有劳了。”冯渊礼貌地回答。

说话间，蜡烛已经全部被蓝光所遮蔽，光柱的扩张也停了下来。

“通道无法支持很久，还请殿下抓紧时间。”巴钦提醒道。

冯渊点点头，毫不犹豫地向那道光柱走了过去。可就冯渊快要跨进光柱的范围时，菲尔蒙德却突然出声叫住了他。

冯渊回过头，发现菲尔蒙德慌慌张张地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木盒递了过来。

“这是？”

冯渊接过小盒顺势打开，却发现躺在里面的是一块拇指大小的灰色石头。

“这是龙涎香。”菲尔蒙德回答。

“啊……”

冯渊听说过这种香料，也知道这是非常珍贵的东西。他急忙仔细地打量了一下面前这块带着蜡质光泽的“石头”，却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

“菲尔蒙德阁下……劳您费心了……感谢您的好意……”

冯渊想不出该用什么话来回答，只好直截了当地问道：“这个给我有什么用？”

看见冯渊摸不着头脑的样子，菲尔蒙德不禁笑了笑。

“请不要误会，这不是给殿下焚香用的。”菲尔蒙德回答，“毒龙草的毒并不能让龙立即死亡，它只能使龙陷入昏睡最后衰竭而死。这个过程需要大概一个月，其间只要有解药就能让龙痊愈。”

“啊……”冯渊恍然大悟，“这个就是解药？”

“正是。”菲尔蒙德点了点头，“只要在中毒的龙身边点燃这种香料，毒龙草的毒就会渐渐被中和。”

冯渊再一次低头看向了手中的龙涎香，不觉生出了一个疑问。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虽然这种香料的字里有一个‘龙’字，可它应该是来自海里的一种鱼，和龙并没有什么关系才对吧？”

“殿下果然博学。没错，龙涎香和龙本身完全没有关系。”菲尔蒙德笑着回答，“不过，龙涎香是毒龙草的解药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

“既然有这种解药，就算我成功给黑龙下毒，耶伯难道不会找来龙涎香解毒吗？”冯渊又问道。

“这个大概不用担心。”菲尔蒙德自信地回答，“或许伊姆普城里的确有暗藏的龙涎香，但耶伯是匆匆离开斯洛斯的，我相信他不可能有时间带上一块。龙涎香本来就极为稀少，在南方沿海的国家要临时搜集或许还有希望，但在战乱的可鲁起亚恐怕就不太可能了。”

冯渊点了点头。据说，能产生龙涎香的鱼非常巨大，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潜藏在大海的深处极少露出水面，所以几乎没有渔夫能够捕捉它们，更不用说从鱼的体内直接取得龙涎香了。好在这

种鱼有时候会将龙涎香和排泄物一起排出体外，所以运气好的渔民能在海面或者岸边捡到这些比黄金更贵重的宝物。市面上绝大部分的龙涎香都来源于此，当真是可遇不可求，再加上内战使可鲁起亚和周边的商路几乎中断，想要在短时间内搜集足够的龙涎香的确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么一想，冯渊不禁又产生了另一个疑问。

“这一小块东西能治好多少只龙？”

“要解毒龙草的毒，需要点燃龙涎香然后等龙体内的毒素缓慢地中和。这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所以这一小块香料几乎可以说没什么用处。”菲尔蒙德诚实地回答。

“这样我就放心了。”冯渊笑着说道，一边将小盒收进口袋里。

相信菲尔蒙德一定也和冯渊想着同样的事——必要的时候，龙涎香固然可以成为讨价还价的资本，可如果真的带上足够的解药，又难保耶伯不会从冯渊那里强行夺走解药令计划功亏一篑。

见冯渊完全明白了自己的意思，菲尔蒙德最后向他深施一礼，同时郑重其事地请求道：

“请殿下务必平安归来。”

冯渊微微一笑，然后胸有成竹地回答道：

“我会的，而且一定是带着穆娜瑟一起回来。”

说完，冯渊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光柱中，然后随着一声轻响，他的身影便从地下室里彻底消失了。

.....

.....

.....

“这个就是对龙有效的毒药？”

看着冯渊手中那个其貌不扬的玻璃瓶，黑斗篷怀疑地问道。

群山之下，林木之间，孤坟之侧。冯渊已经将耶伯叛逃的始

末和毒杀黑龙的计划告诉了黑斗篷。虽然他的确刻意隐瞒了毒龙草的名字，不过对其他部分冯渊都选择向黑斗篷和盘托出。

“没错，这么一小瓶就足够干掉一百只黑龙。”冯渊信心十足地说道。

然而听见冯渊的回答，黑斗篷反而警惕了起来：“你又是从哪儿得到这东西的？”

冯渊早已经料到会被问及这个问题，立刻镇定自若地回答：“黑龙是魔界重要的战力，你真以为我会随便把杀龙毒药的秘密告诉你？我只能告诉你，这东西是魔界来的。”说着，冯渊还不忘和黑斗篷逗趣，“要是你什么时候能来魔界，我倒是可以带你参观生产车间。”

不料，黑斗篷非但没有对冯渊话中的讽刺感到不快，反而针锋相对地说道：“好啊，一言为定。”

“……”

看着黑斗篷的脸，冯渊露出了冷笑。“一言为定”，黑斗篷是在确定地告诉冯渊她将会去魔界，并且不是偷偷摸摸而是光明正大地进入魔界。

魔族和人类之间已经数百年没有过正式的外交活动，她一个索尔沃坦的贵族要如何去魔界？冯渊能够想到的答案有两个，或者索尔沃坦将与魔界建立邦交，或者索尔沃坦将跟随可鲁起亚的脚步入侵魔界——无论哪一个是正确的，冯渊对黑斗篷的身份都已经能猜出大概了。

不过冯渊现在并不打算计较这些旁枝错节，而是直奔主题而去。

“如果你愿意帮我忙的话，我可以把这一瓶药都给你。”冯渊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没想到黑斗篷不但不买账，反而用嘲讽的语气说道：“你又凭什么觉得我想要这瓶药呢？我的确对能毒死龙的药很感兴趣，可

是不代表我愿意为这瓶药冒风险。除非先让我知道你要什么，否则我不会做任何承诺。”

黑斗篷的话听起来合情合理，然而冯渊却皱了皱眉头，然后把玻璃瓶塞进了衣服里。

“好吧，既然你不想做这笔交易，那我去找别人好了。”

说完，冯渊头也不回地向树林外走去。

因为没想到冯渊会这么容易放弃，黑斗篷一下乱了阵脚。她向冯渊的背影大声喊叫，显得非常惊慌。

“喂，你怎么能这样？买卖就是要讨价还价啊，哪有你这么不会做生意的？”

“我们做的可不是普通的生意。”冯渊转过身，严肃地说道，“一个搞不好咱们的命都得赔进去！我可没时间跟你在儿兜圈子。”

“好吧，好吧，我保证帮你行了吧。”黑斗篷央求道，“你说吧，要我帮什么忙？”

见黑斗篷总算坦率了一点，冯渊满意地走了回来。

“我从魔界来可鲁起亚的目的，是从茵蕨侯世子耶伯的手中救出我的姐姐。”冯渊解释道，“耶伯那个混蛋从魔界叛逃的时候，抓走了我的姐姐。我想要你帮我把她救出来。”

“为什么茵蕨侯世子要抓你的姐姐？”黑斗篷不解的问。

不料，她这么一问倒把冯渊的火给勾了起来。

“那个痞子自以为是茵蕨侯世子就了不起，从以前就经常纠缠我姐姐。这次他背叛了魔界，还不忘把我姐姐也一起带走。”冯渊神情激动地咒骂道，“我早晚要杀了他。”

黑斗篷叹了口气，不耐烦地说道：“行了，冷静点。还是说说要我怎么帮你救姐姐吧。”

“用这个。”

说着，冯渊从口袋里拿出了装着龙涎香的小木盒，打开来让

黑斗篷看。

“这不是龙涎香吗？”黑斗篷一眼便认出了盒子里的东西。

“你还真是见多识广啊。”冯渊不禁赞叹道。

“在索尔沃坦的时候见过几次，可惜不是我这种人买得起的。”黑斗篷笑了笑，无奈地回答。

冯渊也微微一笑，又继续说明道：“龙涎香可以为黑龙解毒。等我们给黑龙下完毒之后，耶伯肯定会发疯似的到处找这东西。”

“你打算用龙涎香和茵蓀侯世子交换你姐姐？”黑斗篷眯起眼睛看向冯渊。

然而冯渊摇了摇头，无奈地回答：“我要是有足够多的龙涎香也就不找你麻烦了，我自己给黑龙下毒然后换回姐姐就行了。可惜这一小块香料根本不够给黑龙解毒，而我也没办法搞到更多了。”

话一说完，冯渊立刻清楚地感到黑斗篷松了口气。

“那你打算怎么用这个东西救出你姐姐？”黑斗篷问道。

冯渊将自己的计划向黑斗篷一一说明。虽然刚开始时黑斗篷有些犹豫，但在听过冯渊的解释之后，她终于点头答应了。

这时，进山搜寻龙穴的保镖们陆陆续续地回到了树林。结果令人振奋，他们终于发现黑龙出入的洞口，而且离他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并不太远。

“每天早上，骑士会在卯时初刻的时候给黑龙喂食，我们最好在此之前行动。”冯渊建议道。

黑斗篷点了点头，转身对保镖们吩咐道：“今晚就在这儿过夜，等明早寅时左右我们就进山去。”

保镖们接受了命令，立刻散开去大蛇帐篷、埋锅做饭。

这时，冯渊突然又叫住了黑斗篷。

“我的名字已经告诉你了，可是我现在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冯渊调笑地说道，“为了以后叫起来方便，给我一个名字吧……假的也无所谓。”

面对冯渊挑衅的态度，黑斗篷情不自禁地皱了皱眉头。她并没有立刻回答，而是扭头看向了在不远处忙活的保镖们。冯渊能够理解，因为黑斗篷显然并不希望旁人知道她的性别。

发现保镖们都没有注意这边后，黑斗篷压低声音对冯渊说道：“丽弥，你可以叫我丽弥。”

“‘丽弥’，有姓吗？”冯渊得寸进尺地追问道。

“当然有，不过不能告诉你。”身穿黑斗篷的丽弥没好气地回答。

冯渊笑了笑，他其实并没有指望能够得知对方的姓氏，正如他也没有告诉丽弥自己就是魔界的储君一样。

“你有个好名字，丽弥小姐。”

在说到“小姐”两个字时，冯渊故意加重了语气，然后看着慌张的丽弥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

.....

吃过晚饭后，一行人不等天黑透便钻进帐篷去睡觉了。因为不能引起可鲁起亚巡逻队的注意，营地里没有任何灯火，入夜之后一切便都沉浸在了寂静和黑暗之中。

本来的计划是睡到寅时，然后所有人一起前往龙穴的入口。然而刚到子时，丽弥却被一阵怪异的声响惊醒了。

小心翼翼地爬出帐篷，丽弥发现自己听到的是一片哭声。营地里黑漆漆的，树木和帐篷的轮廓斑驳错落，令人分不清前后左右，因此丽弥费了一番功夫才终于找到了哭声的源头。

哭声是从山里传来的，初时很轻，零零星星的，仿佛飞花落在河水中激起的片片波纹。

从远处看，山峰像一道墨色的剪影挂在天边，只有被遮蔽的群星为它勾画出模糊的轮廓。伴随着哭声，山中出现了点点火光，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火光变得越来越多，远远看去与夜空中的星斗连成一片，越发模糊了天与地的界限。

哭泣的人更多了，他们的声音重叠融合，渐渐变得分不清彼此。空气就像暴雨中的池塘一样，只剩下动荡和癫狂。

“是‘子夜祭’。”一个声音突然在旁边说道。

借着昏暗的月光，丽弥发现冯渊不知何时来到自己的身边。冯渊也和丽弥一样注视着山中的火光，只不过冯渊的神情更加凝重。

“子夜祭？”

“这是北方的习俗。”冯渊耐心地解释道，“北陆的人类相信夜是亡者的领域，而午夜正是亡者的力量最强的时候。在午夜举行祭祀亡者的仪式就是‘子夜祭’。”

“为什么要在亡者的力量最强的时候祭祀它们呢？”丽弥不解地问道，“祭祀的目的难道不是超度亡魂，避免它们干扰人世吗？”

迎着丽弥询问的目光，冯渊转过头来看向了她的。眼神交错的瞬间，丽弥惊讶地从冯渊的眼睛里读出了哀伤。

“一般来说，你没想错。”冯渊用低沉的语调缓缓地说道，“可是，这世上有很多人就算变成亡魂，也还是有人在想念他们，有人即使触犯禁忌也希望能再见他们一面。”

哭声还在继续。

丽弥的目光再次转向了遍布火光的群山。渐渐地，在丽弥的眼中，每一个光点都变成了人的形状，就仿佛有成百上千的人正站在山头上注视着她。

“子夜祭是禁忌，所以平时只会有人偷偷地进行。不过现在看来已经没有那个必要了。”冯渊继续喃喃述说着，“有太多的生命逝去，留下了太多的悲哀。已经没人会去苛责那些进行子夜祭的人了。说不定其实每个人都想加入他们。”

看着群山中的火光越来越多，丽弥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就仿佛那些火焰就在眼前，而且稍一靠近就会将她灼伤。

“这些被祭祀的人，都是在内战中死去的吗？”丽弥用颤抖地声音问道。

“虽不中亦不远。”冯渊淡淡地回答，“只要内战继续下去，每晚这山头上的火光都会变得越来越多吧……当然是在举行祭祀的人也都死掉之前。”

“……”片刻的沉默之后，丽弥情不自禁地扭头看向冯渊，失声问道：“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为什么呢？”冯渊喃喃地问道。这个问题不像是在问丽弥，而更像是在问他自己。

突然，冯渊伸手从衣服里拿出了装着毒龙草汁液的玻璃瓶，然后轻轻一挥抛向了丽弥。

丽弥大吃一惊，急忙双手接住。

“你这是干什么？”丽弥不由惊呼。

“你现在就可以打开瓶盖，把里面的东西都倒在地上。”冯渊轻描淡写地说道。

“……你到底在说什么啊？”丽弥不解地问道。

“如果有黑龙骑士助战，萨法尔皇帝很有可能迅速打败比斯利尔公爵，在短时间内结束这场战争。而我们现在要去做的事情，却会使本来可以很快结束的战争变成一场漫长的噩梦。”冯渊一字一顿地回答，“更多的生命会在未来的数月之间彻底消失，最后连在山上哭祭的人也全都会变成战争的牺牲品。而这一切都将是我們造成的。”

“……”

“不对。在你看来，应该说杀死黑龙只是手段，而让可鲁起亚的内战继续下去才是目的，不是吗？”冯渊继续说道。

“你怎么……”丽弥失声叫道。

“因为慑于可鲁起亚强大的军力和控制力，索尔沃坦在北方的利益一直受到影响。你一个索尔沃坦的贵族跑到可鲁起亚来调

查黑龙，可别告诉我只是因为好奇。”冯渊敏锐地分析道，“内战正是削弱可鲁起亚实力的大好机会。所以对索尔沃坦来说，让萨法尔和比斯利尔多打一阵子才更有利。我虽然不知道你最初来可鲁起亚的目的，但是你追查黑龙的目的再清楚不过了，不是吗？”

“……”

“你到底想要什么并不重要。”冯渊继续说道，“重要的是，你到底明不明白自己行为的后果，你到底有没有背负罪孽的觉悟。”

“……”

丽弥目瞪口呆地盯着冯渊严肃的脸，哑然失语。

一瞬间，被龙息烧焦的土地、倒卧在林间小路上的老弱妇孺、被豺群咬死的保镖还有被疾病折磨的纳多米，全都以狰狞的面目浮现在了丽弥的眼前。战争的疯狂和死亡的沉重压在丽弥的胸口，令她几乎无法呼吸。

哭声还在继续，而且那声音变得越来越近，最后简直像是在丽弥的耳畔呢喃——

“摔碎它，摔碎那个瓶子，摔碎它……”

“不！”

丽弥一边尖声大叫，一边用力挥舞自己的手臂，就仿佛是在驱赶烦人的蚊虫一般。然后，理所当然地，她的目光再次落在了冯渊的身上——冯渊也正注视着她。

“冯渊，如果我真的毁了这些药，那你姐姐怎么办？”

“那我只能想别的办法救她了。”冯渊随口答道，“或许杀进龙洞里去找找，然后看看我有没有本事活着出来。”

“你不想救你的姐姐了吗？”丽弥诘问道。

“我当然想救姐姐，而且为了救她我不在乎牺牲任何东西，或者任何人。”冯渊斩钉截铁地答道。

然而，面对冯渊的回答，丽弥却冷笑了起来。

“你说谎！如果你真的什么都不在乎，那干嘛要把瓶子交给我？”

“……”

“你是个懦夫。”丽弥继续说道，“你无法在自己的姐姐和成千上万的陌生人之间做出选择，所以就想让我来做决定，然后你就心安理得地去死，是吗？”

“……”

“我答应过帮你救出姐姐，我会做到；我接受了使命，我会完成。”丽弥坚定郑重地说道，“我也有必须守护的东西，我也有在等我回去的人。我不能为了自己的正义感背叛他们，或者背叛你。”

说完这番话之后，丽弥抿了抿嘴唇，坚决地走上前去将玻璃瓶递还给了冯渊。

看着再次回到自己手中的玻璃瓶，冯渊轻声确认道：“这就是你的决定吗？”

“不错。”丽弥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也想要帮助可鲁起亚的百姓，如果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我回去做。但那是在我完成了使命之后。”

不知不觉间，头顶厚重的云层已经散开，清冷的月光洒向大地，清晰地描绘出了林中的一切。晚风拂过树梢，但新发的嫩叶却只是无声地摇晃了几下，很快便又恢复了沉寂。

哭声还在继续，山中的火光也依然明亮。只不过，此时此刻已经没有人将注意力放在它们身上了。

冯渊看了看手中的玻璃瓶，嘴角泛起了一抹难以察觉的笑意。

“不错，这样我就放心了。”冯渊把玻璃瓶塞回衣服里，“要是你在关键时刻突然‘良心发现’，那我可受不了。”

丽弥瞪大了眼睛看着冯渊。

“你……刚才……”

“刚才什么？”冯渊装傻道。

“你骗我？”丽弥厉声问道。

不料，面对丽弥的质问，冯渊却显得镇定自若。

“刚才的话可都是你说的，我什么时候承认了？”冯渊诡辩道，一边还不忘调笑一番，“我还满喜欢你这种坦陈直率的个性的，很可爱喔。”

听见“喜欢”两个字，丽弥的脸颊不禁泛起了红晕，不过她立刻便气急败坏地对着冯渊吼叫了起来。

“你这个没血没泪的魔族混蛋！”丽弥恶狠狠地咒骂道，“果然魔族都是像你这样冷酷无情的家伙？”

“不，我是特别的。”冯渊平静地回答，“魔族也和人类一样，有好有坏。你是个好人，而我则是特别坏的魔族。”

“……”丽弥本来还想继续谩骂，可是冯渊坦然的态度却使她一下子失去了干劲。

就在这时，两个人的视线不期而遇。一瞬间丽弥感到自己的心都变得冰凉了——

冯渊的双眼空洞无神，就仿佛是在瞪视着另一个世界一般。

丽弥一下愣住了。她记起了在废弃的马厩旁冯渊对她说过的话，也记起了杀死纳多米后冯渊脸上的表情——冯渊并不像他口中所说的那么冷酷无情，他不过是用一层名为“坚强”的外壳将温暖的心包裹了起来，拼命不让别人看穿。

冯渊的神情让丽弥想起了一个人。那个人也有着同样笨拙的温柔，也同样将它用冷酷的面具伪装起来。正是那个人给了丽弥这项艰巨的任务，也正是那个人无论何时都会等待丽弥的归来……

“冯渊……”

在月光与夜色的包围中，丽弥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抚摸着

冯渊冰冷的面颊，感到这个男人的悲伤都顺着指尖传到了她的心里。

冯渊大吃一惊。他急忙倒退了几步，拼命躲开丽弥温暖柔软的手。

“你怎么了？”冯渊失声问道。

然而，丽弥只是摇了摇头，没有回答这个毫无意义的问题。

.....

.....

.....

短暂的午夜很快便过去了，山上的火光连带着哭祭的声音也慢慢变少，最后终于完全消失了。时间继续流逝，渡过了丑时，终于来到了寅时。

一行人按照预定计划，沿着下午保镖们探明的道路来到了龙穴的入口。

入口位于群山环抱中的一片谷地，而且洞口附近草木丛生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所以如果不是靠得足够近或是从上空观看，要发现这个洞口并非易事。

因为黑龙无法垂直起降，龙穴的入口非常宽阔，直径足有十丈开外。圆形的洞穴边上都是陡峭的岩壁，下面则黑漆漆深不见底。

丽弥探头向下望去，不由感到一阵寒意直冲头顶。

“这有多深啊？”丽弥向保镖问道。

“大概有八丈深。”一个保镖确定地回答。

丽弥又从洞口看下去。洞里没有一丝光亮，所以洞底是否平坦，有没有人看守，这些丽弥都无从知晓。

“我用绳子降下去，你们在这儿等着。”

冯渊一边吩咐保镖们去取绳子，一边用腰带把佩剑绑得更紧了一些。

“你要一个人去？”丽弥惊讶地问道。

“又不是去打仗，人多只会碍手碍脚。”冯渊坚决地回答，“我下完毒就会回到这儿来，你们听到我吹口哨就放下绳子接我上来。”

不料，丽弥并不同意冯渊的计划。

“不行，我要和你一起去。”

“你？”冯渊诧异地看着丽弥，“难道你没发现自己才是最碍手碍脚的人吗？”

面对冯渊毫不客气的评语，丽弥却没有生气。

“我知道自己帮不上忙，但是我要看着你下毒，我要看着龙中毒。”丽弥一字一顿地说道，“我可没完全相信你。”

“下去之后我就一剑把你杀了。”冯渊恶狠狠地说道。

“要杀，你早杀了。”丽弥不耐烦地说道，“少废话，我们两个一起下去。”

冯渊拗不过丽弥，只好点头同意。这时保镖们也拿过了绳子来，于是两人一起降下了龙穴。

洞底的地面是夯实的泥土，非常平坦，连一颗小石子都没有。这让冯渊想起了伊姆普的空港。虽然论规模这个小洞不可能和伊姆普城相提并论，不过功能上却很相似。

借着微弱的月光，冯渊发现空港内只有一个守卫站在正中间。从穿着看来，空港的守卫是可鲁起亚的士兵而非黑龙骑士，而且那个士兵现在正因为无聊而拄着手中的长矛打盹，一派悠闲的模样。像龙穴这么重要的设施，保卫居然如此松懈，如果对方不是蠢材的话，那就一定有什么陷阱。冯渊一边这么想着，一边暗暗后悔不该带上丽弥这个累赘。

冯渊回过头，将食指竖在嘴前，对丽弥做了一个安静的手势。丽弥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

两个人隐藏在墙边的阴影中，悄悄地绕到了空港的出口。伊

姆普的空港使用升降梯来运送黑龙，这个简陋的洞穴当然不可能有那种条件，连接空港和龙穴内部的是一条长长的隧道。

“好宽啊！”丽弥忍不住惊呼。

这条通道非常宽阔，足可以并排驶过五六辆马车。通道两边的墙壁上虽然挂着一些火把，但却只能照亮墙边很小的一片区域，通道的中间依然一片漆黑。通道中有几个士兵在墙边来回巡逻，似乎要潜行通过这里并非易事。

“怎么办？走中间吗？”丽弥建议道。

不料冯渊却摇了摇头。

“什么都看不见的地方反而危险，说不定有陷阱。”冯渊说道。

巡逻的士兵不多，那么很可能还有其他的保险措施。其实，冯渊要想杀掉巡逻的士兵也不是难事，但引起骚动的话很可能会使对方警觉起来，这样下毒的计划就泡汤了。

正在冯渊犹豫不决的时候，丽弥突然开口打断了他的思考。

“中间真的有陷阱……不过都是些简单的陷阱，我们可以躲过去。”

“什么？”冯渊一惊，急忙问道，“你能看清？”

“我会夜视魔法。”丽弥得意地回答，“晚上去厨房找东西吃的时候很好用。”

“嚯，你还挺厉害的。”冯渊真心赞叹道。

因为丽弥柔弱的外表，冯渊经常忘记她其实还是一个手段高明的法师。冯渊只会一些魔族的魔法，对人类的魔法几乎没有了解。不过他还是能够猜到，所谓“夜视魔法”大概是通过颠倒光和暗两种元素来产生效果的。

凭借着丽弥的魔法引路，两人躲过通道正中间的陷阱，从守卫的眼皮底下溜了过去。其实通道中布设的都是一些绊脚绳之类的简单陷阱，要跨过和绕过都很容易。毕竟这个洞穴的建造非常

仓促，而且通道白天还要供黑龙进出，所以自然不可能使用什么复杂的机关。

一如预期，隧道的另一头正好连着黑龙栖息的洞穴。

洞穴中是一片极为宽广的空间。此时洞穴完全被黑暗所占据，放眼望去无边无垠，令人一不留神便会产生一种身处旷野的错觉。

洞穴的四壁凹凸不平，能清楚地看见新近开凿的痕迹。沿着洞壁摆放着三十多个巨大的方盒子，它们整齐地排成了一个圈，而且所有盒子的开口都面向洞穴的中央——那里放着几个大柴堆，虽然现在都没有点燃，但可以明显看出燃烧后的痕迹，显然这里龙骑士们活动的场所。

方盒都是用木板钉成，而且正面没有铁栅栏，所以不能称为“笼子”。

虽然方盒看上去很简陋，不过盒子旁边放着食器和水缸，正面的两侧挂着熄灭的火把，而盒中还铺满了柔软的草垫——看上去配备倒还齐全。

趴在盒子的边缘上向里望去，丽弥立刻发现黑龙那长着一对角的大脑袋就躺在自己的脚边……

“啊！”丽弥急忙捂住嘴，才没有叫出声来。

巨大的黑色猛兽趴在盒子里悠然自得地打着鼾，对靠近自己的人类毫无察觉。

“这就是黑龙？”丽弥不禁在心里感叹道。

那是身長三丈有余的庞然大物。蜥蜴一样的体型令人恐惧，蝙蝠一样的巨大膜翼令人胆寒，长角的丑陋头颅令人心惊，盖满全身的黑色鳞片令人战栗——黑龙所有的一切，都无不在向弱小的人类宣示着恐怖的力量。

噗——

丽弥面前的这条龙似乎睡得不太踏实。它突然沉重地哼了

几声，然后从鼻孔中喷出一股细细的火苗。

“这边，过来。”

冯渊不失时机地拉了拉丽弥，将她的注意力从黑龙恐怖的身影转回两人的任务上。

顺着冯渊手指的方向看过去，丽弥发现洞穴的另一端有一扇小门。说是小门其实也不算小，比寻常人家的大门少说也要大上一倍，只不过和龙穴超出常识的规模一比，那扇门就显得异常窄小了。

门后的房间也很大，足有四五丈见方。可是和之前两人走过的地方都不相同，这里灯火通明，耀如白昼。

从房间的天花板上垂下了很多铁链，每条铁链的上还都挂着一块肉。除了正中间一条狭窄的过道外，屋中几乎所有的空间都被肉占得满满的。不仅如此，曾经做过猎人的冯渊大略看了看，发现这里的肉种类也非常之多，有一些甚至连他都不认识。

房间里虽然没有摆放像样的炊具，但是一侧的架子上放着很多尖刀，加上这满屋的肉块，丽弥很容易便猜到这里就是龙穴的厨房。

厨房里没有一个守卫。冯渊立刻走到房间另一头的门边，小心翼翼地向外张望。片刻之后，冯渊回头向丽弥竖起了拇指，表示门外没人。

“这么多？”丽弥为难地看着满屋的肉块，情不自禁地发起了牢骚，“难道我们要每块肉都下一点药吗？”

“药不够。”冯渊立刻否决了丽弥的提议，“我们没有第二次机会，必须保证一次把所有的龙都毒倒。如果把药平均分给每块肉的话，恐怕很多龙中毒的量都会不够。”

就在这时，冯渊的视线不经意间落在了一口巨大的水缸上。他走上前去，向缸内看了看，不由露出了狡黠的笑容。

“加在这里面。”冯渊指了指水缸，“肉它们想吃那块都行，

但是水它们一定要喝。”

丽弥探头向缸里看了看，质疑道：“可是这里面的水也不少啊，会不会让药变得太稀？”

“……有可能。”

冯渊点了点头。他四下寻找，很快发现了几个摆在架子上的水桶。冯渊二话不说，上前提起一个桶就放进缸里。

“你这是？”丽弥不解地问道。

冯渊没有马上回答。他把装满的桶从缸里提出来，又将里面的水倒进了水缸边的一个孔洞里，然后才不慌不忙地解释道：

“你不是嫌水太多吗？我们弄出一些去不就行了？”

丽弥恍然大悟，也拿过一个桶来帮忙。两人忙活了一阵，把小半缸水都舀了出去。

“这就差不多了，再多他们该怀疑了。”

冯渊一边说着，一边从口袋里拿出了装着毒龙草汁的玻璃瓶。紧接着，他把瓶子里的毒龙草汁哗啦一声全部倒进了缸中。

紫色的汁液在水中慢慢地扩散开来，颜色渐渐变淡。终于片刻之后，缸中的水又恢复了清澈透明的样子。

“不会穿帮吧？”丽弥不安地自言自语道。

冯渊探头看了看，觉得单凭肉眼应该发现不了水里掺了东西。紧接着，他伸出手去掬了一点水，然后放在了嘴边……

“喂！”丽弥以为冯渊要喝缸里的水，急忙提醒他小心。

“没事，这东西好像对人没什么坏处。”冯渊轻松地回答，一边把手中的水倒回了缸里，“水闻不出味道，应该不会被发现。”

冯渊心里暗想，菲尔蒙德的计划果然不会轻易露出破绽。

一边想着，冯渊转过身来，对丽弥说道：“好了，毒已经下了，你放心了？赶紧上去吧。”

“那你呢？”丽弥敏锐地问道，“听起来，好像你不打算和我一起出去？”

“说不定我姐姐就在这个洞里，我得去找找。”冯渊回答，“我一个人比较方便。等龙都中了毒之后，我会想法从其他的出口出去。我们就在之前那个小树林汇合。”

“不行，我必须亲眼看着毒药生效。”丽弥并不同意冯渊的计划。

“你疯了？”冯渊诧异地说道，“一会儿会有三十多个龙骑士来这儿喂龙，你以为他们和外面那些饭桶一样好糊弄吗？”

不料，丽弥却自信满满地回答：“没关系，我会‘隐形术’，他们看不见我。”

“……”

冯渊不由自主地睁大了眼睛。他在伊姆普时见识过巴尔的隐形术，如果是那种效果的话，别说躲过龙骑士的眼睛，就算要大摇大摆地走出这个洞也是轻而易举的事。不过，冯渊听说巴尔的隐形术是他与生俱来的能力，而且非常稀有，难道丽弥这个小丫头也会这么高深的法术？

“……‘隐形术’？让我看看。”冯渊迫不及待地说道。

丽弥起先似乎有点害羞，不过很快她的手中便开始聚集起魔力。没花多大功夫，丽弥的身影真的从冯渊的眼前消失了！

“这……”

冯渊刚想发出赞叹，但是他立刻感觉事情有些不对。他定了定神，仔细看着刚才丽弥站立的地方，不禁感到啼笑皆非。

“这是什么？”冯渊失声问道。

丽弥其实并没有真的隐形，只不过她的身体表面和变色龙一样能够变换颜色，所以看上去和周围的景物融为一体了而已。如果说丽弥的隐形术一点用都没有那是撒谎，不过其实只要稍加留神就能立刻发现画面中不自然的地方，从而找出她的位置。

“隐形术啊。”丽弥理所当然地回答。

冯渊看着丽弥的脸，不禁感到一阵强烈的笑意。虽然丽弥身

体的其他部分能够变色，但是她那双黑色的大眼睛却一点都没有变化，远远看去就像是两颗孤零零的眼珠悬在半空中。

“‘隐形术’吗？”冯渊忍着笑，讽刺地说道，“如果是指‘隐藏体型’的话，我倒没什么意见，因为我现在的的确看不太清楚你的腰有多粗了……”

不等冯渊把话说完，丽弥已经扬起巴掌朝他打了过去。冯渊眼明手快，一把抓住了丽弥手腕，才算躲过了这一掌之厄。

“谁腰粗了！”丽弥气急败坏地质问道。

冯渊轻轻放开了丽弥地手，诧异地反问道：“你不是想当男人吗？我还以为你不会在意这些呢？”

不料，被冯渊这么一问，丽弥的神情突然变得暗淡了起来。她收回了打向冯渊的手，转过身去……

“……你说得对。”背对着冯渊，丽弥幽幽地说道，“男人不应该在意这种小事，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我考虑。”

接着，在冯渊来的及做出反应之前，丽弥已经又恢复了开朗的样子。

“虽然不是很完美……不过我以前晚上玩得太晚之后，经常用这招偷偷溜回房间，而且从来没有被发现过的。”

说着，丽弥跑回了黑龙睡觉的大洞，冯渊也跟在她身后。果然如丽弥所说，一进到黑暗的地方，丽弥隐形术的作用一下就发挥了出来。而且，当她在远离厨房的一个角落藏起来之后，冯渊发现她几乎完全从自己的视野中消失了。

“……”冯渊犹豫了一下，不过最后他还是摇了摇头，“这太冒险了。你想知道龙有没有中毒，过几天再来打探不就好了？”

“不，我要亲眼确认。”丽弥固执地回答。

冯渊叹了口气。这位大小姐虽然并不骄傲，但是却非常顽固而且喜欢冒险，想要说服她恐怕不太容易，何况他们身边正有三十多只龙在打着呼噜，冯渊根本不敢高声说话。

“好吧。”冯渊最后还是妥协了，“快到卯时了，龙骑士一会儿都要来给龙喂食。我要趁他们都在这儿的功夫去找姐姐。你老实地留在这儿，别乱动，别出声。”

“我又不是小孩子。”丽弥不高兴地回答，“我知道，你去吧。”

冯渊再次叹了口气，转身消失在了通向厨房的小门后面。随着冯渊的离开，洞穴重又笼罩在了黑暗与寂静之中。

丽弥从来没有想到，一个人待在这个黑暗危险的空间中是如此难受的事。孤独和紧张使她全身的神经都调动了起来。渐渐地，丽弥的视力和听力变得敏锐起来。即使不用夜视魔法，丽弥也能大致看清整齐地排列在洞穴中的盒子，以及睡在里面的黑龙。黑龙粗重的呼吸声也变得更响了，就仿佛喷射着热气的鼻孔就在丽弥的面前。

终于，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后——至少丽弥是这么感觉的——平静的气氛被打破了。从厨房的方向渐渐传来了说话声，然后身穿黑色皮甲的龙骑士们陆陆续续地走了过来。

大部分龙骑士直接提着食物和水桶走向了自己的坐骑，而另一些则点燃了洞穴中间的柴堆。很快木柴便熊熊燃烧起来，将洞穴的中间照得透亮。

丽弥蜷缩着身子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大气都不敢出。

每只龙的头边都有一个不小的水缸，骑士们来往于厨房与水缸之间，提着刚才丽弥他们用过的木桶将清水运进缸里。

“今天缸里的水是不是有点少啊？”一个靠近丽弥的龙骑士突然和同伴搭话道。

虽然龙骑士说着魔族语，但是丽弥还是听懂了大概，神经一下紧张了起来。

“大概是可鲁起亚那些混蛋偷懒吧。”龙骑士的同伴不满地说道，“要是明天还这样，我就去叫他们的长官好看。”

还好，事情并没有向最坏的方向发展。丽弥终于松了口气。

运完了水，现在该轮到食物了。骑士们先是在水缸边铺上一块干净的白布单，然后再一点一点将肉块搬过来堆在布单上。

这期间黑龙们继续发出匀称的鼾声，对自己骑士的忙碌毫不在意。

终于忙完了准备工作，骑士们轻拍自己坐骑的鼻翼，将它们从睡梦中唤醒。丽弥本来以为这些凶猛的怪兽会像老虎狮子那样咆哮几声，不过她错了。黑龙们只是安静地睁开眼睛，然后像小猫一样将头在骑士的身上蹭了蹭，显得非常温顺。

龙骑士们并不像喂养家畜那样将食物放进食槽里，而是一块一块小心翼翼地喂给自己的龙，一边温柔地拍打它们的脖子。光看那场面，不了解的人或许会以为那些庞然大物并不是战斗工具，而是被主人疼爱的宠物。

一边吃着肉，很多龙开始伸出长满倒刺的长舌头从水缸中掬水来喝。

丽弥安静地看着这一幕，情不自禁地咬住了嘴唇。

喂食的过程持续了两到三刻钟，等所有的龙都吃饱喝足之后，骑士们这才离开了洞穴。丽弥猜想他们大概是去吃饭了。

骑士们每天卯时初刻早早地起来，首先想到的是喂饱自己的坐骑，然后才会张罗吃饭的问题，可见这些他们对龙都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想到这里，丽弥的心中不禁又产生了一丝罪恶感。

龙骑士离开的时候并没有熄灭洞穴里的柴堆，所以丽弥依然不敢走出藏身的角落。此时黑龙们都已经醒了过来，它们百无聊赖地趴在笼子里，时不时地互相低吼一声，似乎是在玩乐。

其中几只龙显得比其它同伴更加机警，常常伸长脖子向四周张望，有好几次丽弥甚至能感到对方的视线从自己身上扫过。好在丽弥身上的伪装似乎还挺有效的，黑龙并没有发现她。

过了一刻钟左右，黑龙的吼叫声变得越来越少了。丽弥定睛

观瞧，发现大部分龙都无精打采地趴在地上，和刚才嬉闹的样子截然不同，就连那几个“侦察兵”也不例外。和熟睡时有明显的区别，躺倒的黑龙都呼吸沉重，显得有气无力。

又过了一会儿，终于所有的龙都倒在了地上，不省人事。

丽弥小心翼翼地角落里走出来，来到了一只黑龙的盒子边上。向盒子里望去，丽弥看见黑龙浑身的肌肉都在抖动，似乎非常痛苦……

“谁在那儿！”

一声断喝令丽弥的心脏差点从嗓子眼里跳出来。她急忙捂住嘴巴，以免自己失声尖叫。循声看去，丽弥惊恐地发现一个黑龙骑士不知何时又回到了洞穴中。

幸好，丽弥身上有魔法的效果，龙骑士虽然听到了动静但却并没有看清丽弥的身影。然而他非常机警，立刻拔出了腰间的佩剑，摆好架势向这边走了过来。

丽弥慢慢地退回到了刚才自己藏身的阴影中。可这位龙骑士似乎是个死心眼，即使看不见任何人影他却还是没有放松警惕。

因为角落里很黑，骑士从盒子上取下了一个挂着的火把，放在柴堆上点燃。丽弥完全不知所措了，因为她的所谓“隐形术”在黑暗中还能勉强起效，可一旦暴露在火光下就会彻底失去作用。

随着龙骑士的继续逼近，他手中的火把一点一点地驱散了角落中的黑暗……

丽弥的手中开始聚集魔力，打算做困兽之斗……

“找到你了，小家伙……”

龙骑士眯缝着眼睛看向了丽弥，一边冷笑着说道。然而他话音未落，一个火球已经从丽弥的手中飞出，直射向他的胸口……

龙骑士轻巧地躲开了丽弥的攻击，一边顺势将手中的火把向丽弥扔了过来。

丽弥急忙侧身，惊险地闪过飞过来的火把。火把撞击岩壁之后溅起了火花，丽弥本能地伸手挡住自己的脸，却也同时失去了反击的时间。

当丽弥再次看向龙骑士时，对方已经将手中的剑举过了头顶。他的嘴轻轻张开，似乎想要在对丽弥做出最后一击之前说点什么……

“……”

丽弥最终也没能听见龙骑士想要说什么——就在龙骑士发出声音之前，一只大手突然从他的身后伸出来捂住了他的嘴。紧接着，在龙骑士反应过来之前，寒光凛凛的剑刃已经从他的腹部穿了出来。

沾满鲜血的剑锋直直地指向丽弥，映着火光发出慑人的寒气。

“哈……”丽弥震惊失语。

龙骑士的身体整个浮在了空中。他无力地颤抖了一下，然后便再也没有动弹……

刷的一声，冯渊干脆利落地从龙骑士体内拔出了剑，同时任由他的尸体滚到了坑洼不平的地面上。

“我说过什么来着？”冯渊气愤地说道，“告诉你很危险了，你就是不听。我不可能每次都赶得这么及时！”

“我……这……”丽弥惊魂未定，只能用断断续续地话回答冯渊，“谢谢……谢谢……”

冯渊叹了口气，急忙向空港的方向看了看，发现刚才的骚动似乎并没有引起巡逻的注意。

“你姐姐呢？”丽弥想起了冯渊离开的原因。

“没在这儿，估计应该和耶伯在一起。”

虽然结果令人失望，但冯渊表现得非常平静，显然他已经早有预料。

“天快亮了，我们得赶快出去。”

一边说着，冯渊迈步向空港的方向走了过去。可是当他走了几步之后，却奇怪地发现丽弥并没有跟上他的脚步。

冯渊转过身，看见丽弥不知为何捡起了龙骑士的剑。

“你要干嘛？”冯渊诧异地问道。

然而，丽弥并没有回答他，而是走到了近处的一条龙旁边，举起剑似乎要向龙角斩过去！

“喂！”

冯渊抢步上前，一把抓住了丽弥握剑的手。

“你干嘛？”

“我得拿点证据回去，证明我完成了任务。”丽弥回答。

“你疯了？”冯渊没好气地说，“这只龙只是昏过去了，你要砍掉它的角，它不跳起来咬死你才怪呢！”

“那怎么办？”丽弥放下剑反问道，“我不能就这么空手回去啊。”

冯渊低头想了想，突然将视线转向了一边躺着的龙骑士尸体。只见他大步走过去，伸手用力把头盔从尸体身上拔了下来。龙骑士的尸体被这么一摆弄，以一种扭曲的姿势滚到了旁边。

“用这个把。”冯渊把龙骑士的头盔递到了丽弥面前，然后指了指头盔上额头部分的一个圆形图案，“这是茵蔯家的纹章，应该足够可以当证明了。”

冯渊所有动作都没有丝毫迟疑，别说是对死者的敬意，根本感觉不到他的感情有任何变化。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丽弥，情不自禁地露出了恐惧的表情。

“冯渊……有时候我真觉得你有点可怕。”丽弥低声说道。

不料，听到丽弥的评语，冯渊却反而笑了起来。

“不对喔。”冯渊轻描淡写地说道，“我不是‘有点’可怕，而是‘非常’可怕才对。”

第二十三章 晓不语 夜无言

圣教历1988年五月三日，可鲁起亚边境村庄贝路坦帕。

街道上的人流一如既往，只不过在最近几天里，人群中多出了不少神色紧张的战士的身影。黑龙骑士混迹在行人中间，尽力打探着关于黑龙中毒事件的情报和可能的龙涎香来源。然而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龙骑士们就连犯人的一根头发或者哪怕一小片龙涎香都没能找到。

帝都的指示还没有来，搜寻又毫无头绪，焦虑和沮丧的情绪渐渐地在龙骑士中间蔓延开来。对骑士来说黑龙就像自己的半身，而现在他们的另一半正在黑暗的洞穴中颤抖呻吟，他们急切想要找到解药的心情反而令人同情。

“今天上午看来又白忙活了。”

龙骑士撒尼一边恨恨地向地上吐了口唾沫，一边毫不掩饰地抱怨道。撒尼原本是耶伯的近侍，来到可鲁起亚之后，因为耶伯被当做人质留在了帝都迪朗哥，所以撒尼就成为了这队黑龙骑士实际上的指挥官。

“要是这里都没有，我真想不出该到什么地方去找了。”和撒尼一起的另一个龙骑士只能无奈的回答。

太阳已经渐渐爬到头顶，贝路坦帕的大街上依然人头攒动。两个龙骑士拖着疲惫的步伐，并肩走在道路的一侧，远离熙熙攘

攘的人流。为了掩饰身份，他们穿着宽大的白袍，用素色的缠头巾包住额头以上，伪装成大陆西部的沙漠国家拉哈撒的居民。这里是大陆北方屈指可数的商队集散地之一，从来来往往的行人身上能够看见各色服饰，使得他们的穿着显得毫不突兀。

一直以来，穷兵黩武的可鲁起亚都不是一个做生意的好地方，而近来接连不断的战事更是雪上加霜。作为北方唯一还开放的通商口岸，如果说在可鲁起亚能够找到一个地方出售龙涎香这样的奢侈品，那么除了帝都之外就只剩下这座边境村庄贝路坦帕了。然而，正如冯渊和菲尔蒙德预期的那样，会将价值连城的香料带到这种战乱之地来的救世主——或者该称为疯子——并没有真的出现。

就在两人前方不远处的十字路口，坐落着一栋北地风格的二层小楼。小楼十分古旧，圆木堆叠成的外墙龟裂残破，几乎无法分辨本来的颜色；二层的窗玻璃都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屋顶上的红瓦已经丢失了不少，透过瓦片间的破洞，木质的椽子清晰可见。虽然看起来非常简陋，这栋小楼实际上却是贝路坦帕最受欢迎的酒馆，同时也是两个龙骑士的目的地。

大白天就进酒馆喝酒实在不像是正经人应该干的事，不过在情况特殊——换做平常，骑士们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会被用来照顾和训练黑龙，然而现在黑龙全部中了毒，他们也一下变得无事可做。而且，当遇到烦心事的时候，大部分人——长胡子的那一半——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要喝酒。在这一点上，人类和魔族其实并没有太大区别。“一醉解千愁”这种说法虽然自欺欺人，但至少暂时的效果还算不错。

远远看去，撒尼突然感到酒馆今天的样子有些奇怪。陈旧酒馆并不是会引人驻足观赏的名胜景点，可不知为何，今天走过酒馆门前的行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向酒馆的方向张望，而且还满脸疑惑好奇的神色。

酒馆前的异状令撒尼的战士神经不由警觉起来。

稍稍靠近了酒馆的门前，撒尼立刻感到一股甘甜的香气扑面而来。那股香味如此强烈，甚至连麝香都不及它的十分之一。而且那味道绵远悠长，即使随风飘散百步之远依然清晰可辨，久久不散。

不知不觉间，撒尼的脚步快了起来。他记得这香味，他曾经闻过同样的香味，而且对现在的他来说这无疑正是象征“救赎”的味道……

几乎是用全身的力气撞开了酒馆的大门，撒尼急切地看向店堂的每个角落。

小店的窗户非常小，而且还拉着窗帘，这令店内的环境显得异常昏暗。为了照明，每张桌上都特意放着一盏油灯，不过也只能照亮桌边的一小片地方。靠近店门的地方有通向二楼的楼梯，不过楼梯非常残破，并且自从撒尼有印象开始就一直立着“禁止进入”的牌子。此时正值中午，因为酒馆并不经营餐点，所以还没有多少客人。不过撒尼很快便留意到了一位不太寻常的客人。

酒馆的角落里坐着一个穿着讲究的少女。素色的衬衣、水蓝色短裙，配上优雅纤细的身姿，流露出不同寻常的高贵气质。然而和一般深闺中的大小姐不同，她留着一头精神的短发，神情洒脱不羁，显得十分干练。她把一本厚厚的书放在膝盖上，一边用左手轻轻翻动，一边用右手夹着一杆烟袋。少女就这样看几页书吸一口烟，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尽管站在她身后的四个保镖都满脸戒备地扫视着店内。

少女的身姿几乎立刻便抓住了撒尼的目光，令他情不自禁地走了过去。当然这并不是因为少女惊人的美貌，而是因为那股甘甜的香气正从她手中的眼袋里飘荡出来。

少女聚精会神地读着膝上的书，对撒尼的靠近毫无察觉，不过她身后的保镖们都把手伸了向佩剑，警惕地注视着撒尼。

“这位女士，不知是否介意和在下共用一张桌子呢？”

撒尼指了指少女对面的座位，礼貌地问道。

少女抬起头，看了看撒尼，又扫了一眼空空荡荡的店堂，脸上毫无惊讶的神色。

“还有很多空桌子不是吗？”少女冷淡地反问，“如果这是搭讪的话，阁下还是省省吧。”

“不不。”撒尼急忙否认，“在下绝无恶意，只是想和小姐交个朋友。”

“这还不是搭讪？”少女哼了一声，却并没有露出反感的神色，“无所谓，反正座位空着也是空着呢。”

“谢谢。”

一面道谢，撒尼顺势坐到了少女的对面。跟撒尼一起进来的龙骑士则到吧台那儿要了一杯水，一边监视着这边的动静。

“像你这样一位美丽的女士，为什么会到可鲁起亚这种地方来呢？”刚刚坐下，撒尼便迫不及待地向少女发问道。

“做生意。”少女随口回答。

“小姐是从索尔沃坦来的吗？”撒尼继续问道。

本来，即使是在和撒尼说话的时候，少女也会不时翻动书页或者把烟袋放进嘴里抽一口，显得心不在焉。然而当撒尼问起她的来历时，少女却顿时警觉了起来。

“你是军队的人？”少女抬起头，审视着面前的男人。

“小姐看我像军队的人吗？”

撒尼一边笑着回答，一边摊开双手，将自己的衣着亮给少女看。

不料少女却哼了一声，然后冷冷地答道：“特别像。你穿得虽然像模像样，但是西部口音一听就是装出来的，而且肤色也更像是北方人……你是军队的密探吧？”

“不，我真的不是军队的人。”撒尼急忙解释道，“不过我也

的确不是西部人。我的老板是帝都的大人物，所以不想让军队注意到我们的生意。”

“啊。”少女点了点头，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情，“原来你的老板打算趁打仗赚点外快，可是又怕被充公做军费。”

撒尼尴尬地笑了笑，模棱两可地回答：“小姐真是聪明，一看就是做大生意的人。”

少女抽了口烟，吐出一个完美的烟圈。

“也算不上什么大生意。我没有大家族做靠山，所以也只好做点投机买卖。干这一行最要紧的就是嗅觉敏锐。”

注视着缓缓上升的烟圈，撒尼突然向少女问道：“既然小姐是个生意人，我这里正好有一桩买卖，不知道小姐有没有兴趣？”

事实上，这个问题在撒尼的心里早已按捺多时。要不是龙骑士的训练一直在提醒他这样做实在太过可疑，撒尼肯定一上来就把问题劈头盖脸地砸向少女了。

然而，撒尼的努力似乎并没有获得什么成效，因为听到他的提议后，少女的眼中依然充满了怀疑。撒尼不由得慌张了一下，不过他很快便镇定了下来——因为除了警惕之外，他还从少女的脸上看见了好奇。

“买卖？”

“对，”撒尼点了点头，然后伸手指了指少女手中的眼袋，“就是那个东西。”

“烟草？还是烟斗？”少女猜测道。

撒尼微微一笑。他知道少女只是明知故问，而且他也知道少女其实对他所说的生意很感兴趣。

“当然是指这股香味。”撒尼平静地回答，“我的老板想要小姐手头的这件‘货物’……我想小姐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少女再次打量了一遍撒尼的全身，然后精明地说道：“你的意思我当然明白，不过……这东西可不便宜，不知道贵上是不是买

得起？”

撒尼的心激烈地跳动了起来。少女的表情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讨价还价的商人，而这也正说明她的手中有足够出售的龙涎香。这是撒尼几天以来头一次发现了龙涎香的踪迹，他怎么可能不兴奋得颤抖呢？

“当然，当然……”撒尼强压急切的心情，继续着“商人”间的谈话，“我们很了解这件货物的价值。而且就像我说过的，我的老板是帝都有头有脸的人物，我保证你很难在可鲁起亚找到更好的买家。”

“是吗？”少女的嘴角不禁扬了起来，“看来今天是我的幸运日呢，那个……”

“撒尼·阿曼那。”眼见少女戒心渐消，撒尼连忙自报姓名以示诚意。而且，为了配合人类的习惯，撒尼将自己的姓放在了名字的后面。

少女也友善地回应道：

“丽弥·萨拉里斯。”

.....

.....

.....

“这是怎么回事？”

贝路坦帕的旅店客房中，丽弥低头盯着铺在床上的女装，一边警惕地向站在门边的冯渊问道——这套行头正是冯渊不知从哪儿弄来的。

“我想要你穿上这些去接头。”冯渊平静地回答。

“什么？我才不干呢！”丽弥厌恶地说道。

“别急着发火，听我把话说完嘛。”冯渊一面安抚丽弥一面解释道，“男人在面对初次见面的同性时总会有点戒心，更何况对方还是藏在人类土地上的魔族，不可能那么轻易上钩的。而当一个

男人面对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的时候，都会本能地感到自己应该是处于主动的一方，反过来却很容易变得轻率而忘记警惕。”

“愚蠢。”丽弥嗤之以鼻。

“当然，当然。”冯渊微笑着接话道，“‘男人比女人更聪明更有城府’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我就见过不少厉害到让我头疼的女性。”

一边说着，冯渊似有意似无意地看了丽弥一眼，然后又接着说道：“不过，大部分男人就是有这种幻觉，而且我们正好可以利用一下。”说着，冯渊指了指摊在床上的衣服，“虽然没有试过，但依我的目测，这些衣服应该可以合你的身。”

“为什么是我？”丽弥还在抱怨。

冯渊无奈地摊了摊双手，回答：“没办法，我们只有一帮男人，现在突然要去找一个靠得住的女人可没那么容易。而且，我们这群人当中就只有你能穿女装了。难道说你打算让这些大哥打扮成女人去接头？”

冯渊用大拇指指了指站在他身后的保镖们。

“他们不用说话我就能拔剑砍了他们。”

保镖们都是些豪爽汉子，被冯渊这么一说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哈哈大笑了起来。

丽弥也有些忍不住想笑。她的这些保镖都是五大三粗的壮汉，就算再怎么打扮也只会看上去像一群恶心的人妖，别说让对方放松戒备，根本只会适得其反。虽然基本上认同了冯渊的观点，不过因为丽弥对于穿女装这件事还是不太情愿，所以仍然对他的提议不置可否。

“对啊，我从以前就觉得小哥看上去像个女孩子一样，说不定穿上这身衣服还挺好看的。”

虽然不知道说这句话的保镖是不是想要打破尴尬的气氛，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成功，因为……

“出去！”丽弥恶狠狠地大叫着，把那个多嘴的保镖赶出了房间。

看着离开的同伴，其他保镖的脸上都笑嘻嘻。因为同为男人，被说成娘娘腔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大家当然都很明白，只有冯渊一个人知道丽弥的怒火另有深意。

“我们的时间并没有多到可以浪费。穿还是不穿，你快点决定吧。”冯渊催促道。

一边说着，冯渊直直地看向丽弥的眼睛，似乎是在无声地提醒她——两个人之间还有未完成的契约在。

“……好吧。”

终于，丽弥叹了口气，选择了妥协。她转过身去，拿起了床上的白色衬衣，仔细端详了一会儿。然而当她回过头来的时候，却发现一众保镖都还站在原地。

“你们干嘛？”丽弥问道。

不料，保镖们看上去似乎比她还要迷惑，因为他们都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在保镖们脸上扫视了一圈后，丽弥变得不耐烦了起来。

“难道你们打算站在这儿看着我换衣服？”

“……都是男人，这有什么好在意的？”一个保镖不解地回答，“而且这里也不算安全，你身边总得有人……”

“出去！”丽弥又大叫了起来。她当然知道保镖的话也不无道理，可她根本不可能当着一群大男人的面换衣服。

“可是……”

“你们这群变态，都给我出去！”

“是，是。”

面对歇斯底里的雇主，保镖们诺诺连声，陆续离开了房间。冯渊走在最后，一边忍不住捂嘴偷笑。

男人们在门外等了不一会儿，便听见丽弥呼唤他们的声音。

冯渊离门最近，所以头一个回到了屋里。

“恩，看来我的眼力还可以嘛。”冯渊打量着穿戴整齐的丽弥，一边微笑着点了点头。

事实证明冯渊的目测相当精准，这套衣服穿在丽弥的身上就仿佛量身定做的一般。丽弥本来就身材苗条、五官精致，平日里因为穿着所以不太显眼，可一旦有合适的衣服，昔日的假小子就立刻变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

因为家里穷，而且琳利亚从小就对针织女红很有心得，所以冯渊一直没有机会给她买一件衣服。丽弥的身高和体型都跟琳利亚差不多，乍一看去眉宇间也有几分相似。看着身穿新衣的丽弥，冯渊的心中不由生出一种莫名的满足感。

“居然能买女人的衣服买得这么合身……我看你也是个变态吧。”丽弥没好气地顶了冯渊一句。

冯渊又笑了笑，不过他还没来得及解释，便被身后传来的一片惊叹声打断了一一

“喔一一这可真是……”

保镖们跟在冯渊身后走进门来，一见丽弥的样子都惊讶地瞪圆了眼睛。

“……简直就像真的女人一样。”其中一个保镖兴奋地说道。

这些保镖都是粗鲁汉子，就算对方只是个十六岁的少女，他们也决计不会用“女孩子”这样斯文的说法。虽然说出这句话的只有那个一贯多嘴多舌的保镖，但是其他人心里也多半有相同的想法。

冯渊暗想：你们的雇主可不是“像女人”这么简单，而是个货真价实的女孩子。

听见保镖的话，丽弥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显得颇为不悦。多嘴的保镖已经有过被赶出房间的经验，所以连忙改口说道：

“……其实仔细看也没那么像，小哥还是很有男子气概的。”

保镖陪笑着说道，“再说，世上哪有胸这么平，腰这么粗的女人？”

“……”

一股寒气从丽弥的方向飘了过来，冯渊甚至觉得自己能听到冻结的空气在耳旁嘎嘎作响。

“出去！你们都给我滚出去！”

丽弥一声咆哮，把所有的保镖都赶出了房间。等到房门关上之后，丽弥这才扭过头来，发现冯渊已经笑得蹲在了地上——丽弥一方面虽然讨厌被别人当成女人，可是另一方面却又无法抛开爱美的少女心，结果只令她的行为显得颠三倒四，前后矛盾，而保镖们则完全是无辜受害。

“你还有脸笑！”丽弥气急败坏地吼道。

“跟我没关系，我可什么都没说啊！”冯渊辩解道。

“要不是为了救你姐姐，我至于打扮成这样吗？”

“生意就是有来有往。我的部分已经做完了，接下来就看小姐愿不愿意信守诺言了。”冯渊尖锐地反驳道。

丽弥情不自禁地皱了皱眉头。的确，如果没有冯渊的帮助，自己是不可能如此完美地解决黑龙问题的，可接下来自己要做的事情也非常危险，踏错一步就可能性命不保。再说冯渊是一个魔族，就算丽弥真的拒绝帮助他，大概也不会有人说半个“不”字……

“你放心吧，我答应你的事一定会办到。”丽弥平静地回答，“我身为索尔沃坦的贵族，绝不会抛弃这份荣耀，做出背信弃义的事情。”

迎着丽弥炽烈的眼神，冯渊微微一笑。察言观色一向是他的特长，要看出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有没有撒谎是件非常简单的事。丽弥虽然聪明，但并不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她直率的个性和身为贵族的骄傲反而很得冯渊的欢心。

“那就好。”冯渊点点头，一边从怀里摸出了一张纸片，“请看看这个。”

丽弥凑近过去看了看，发现那是一幅画，而且画中是一名年轻的女性。画中人五官端正，面容姣好，柔顺的黑色长发披在肩头，显得如梦似幻，而且看穿着似乎出身贵族家庭。

“这是？”

“这是我姐姐，名叫穆娜瑟。”冯渊回答，“如果这次计划顺利，你可能会有机会见到她，所以我想先让你记住她的样子。”

“好美啊……”

又看了看那副画像，丽弥情不自禁地赞叹道。

“谢谢夸奖。”冯渊微微一笑。

突然，丽弥抬起头看向冯渊的双眼。她的目光中带着一丝异样，似乎是想从冯渊的眼中探求什么答案。

“……这，真的是你的姐姐？”

“那你以为是什么人？”冯渊反问道。

难道不是你的恋人吗？丽弥很想这么问。

“没什么，随便问问。”丽弥尴尬地笑着摇了摇头。

虽然没有带着画框，不过从构图上看那幅画应该是摆放在客厅或者卧室里的肖像。这个时代并没有偶像的概念，更加缺乏大量复制画像的技术，这样的肖像画极有可能是从这位女性的家中拿出来的东西。冯渊既然有这样一幅画，要说那位女性是他的亲人也并不奇怪。

然而，丽弥发现，自己没有问出口似乎并不是因为这么理性的理由。

“她是我的亲姐姐。”看出丽弥似乎还有疑虑，冯渊冷静地解释起来，“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遗弃，后来身为贵族的养母收养了我们姐弟俩。不过因为养母很忙，这些年基本上只有我和姐姐两个人相依为命……对我来说，这世上就只有姐姐一个亲人，

所以我无论如何都要救她出来。”

“是……是这样啊。”

不知为何，冯渊明显感到丽弥似乎松了口气，不过他还没来得及提出自己的疑问，丽弥已经率先向他发问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丽弥假装若无其事地问道。

“为什么这么问？”冯渊也揣着明白装糊涂。

“很明显不是吗？”丽弥回答，“茵藪侯世子绑架了你的姐姐，而你自己也说世子身边的龙骑士都认识你，怎么看你也不可能是个普通人。”

冯渊竖起拇指在鼻尖擦了擦，嘴角露出一抹笑意。然而当他开口的时候，说出的话却依然避重就轻。

“我可从来没说过自己是普通‘人’——我是个魔族。”

仿佛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话，冯渊稍稍拉开了绑在自己头上的绷带，露出了菲尔蒙德亲手刻上去的“墮天”。

然而丽弥对冯渊的打岔毫不理会：“你刚才说自己的养母是个贵族，可在我看来恐怕没那么简单。你对黑龙了如指掌，甚至还能得到足以毒杀黑龙的药剂，而且你们姐弟和茵藪侯世子的关系又如此密切，可见你们家族在斯洛斯一定举足轻重……啊，不对，”丽弥摇了摇头，“黑龙是斯洛斯重要的战力，能杀死黑龙的毒药对茵藪家的统治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威胁，他们不可能让家臣能够轻易地获得这种毒药。相反，为了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压制斯洛斯的力量，紫宫必定藏有大量的杀龙毒药，你手中那些更可能是从紫宫取得的。这么看来，你们家恐怕是紫宫而非斯洛斯的贵族，而且地位极其崇高……据说如今的魔界宰相罗佛卡尔公爵是一位单身女性，而你刚才也一直只提及养母而非养父……”

丽弥一边说着，一边偷偷观察冯渊的神色，然而冯渊始终只是安静地听着她的分析，连眉毛都没有牵动一下。

“可如果真是这样，有一件事就让我想不通了。”丽弥继续说

道，“虽说是养子，但以你们家的势力，手下人要多少有多少，怎么会需要你亲自来可鲁起亚？就算你担心姐姐的安危所以想要亲力亲为，可也没有理由只身犯险，连一个下人都不带……这个疑问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

果然不是省油的灯，冯渊不禁暗想。虽然丽弥的猜测与事实还相差甚远，不过一来丽弥能得到的情报本就有限，二来真相实在太过夸张离奇，她能做出如此精准的推测已然不易。

“这个问题我可回答不了。”冯渊平静的答道，“因为我可没那福气能做公爵大人的养子。我们家只是普通的贵族，没你说的那么了不起。”

“你的身手倒是的确非常了不起，就算只身一人也能在可鲁起亚来去自如。”丽弥又一次无视了冯渊的辩解，显然是因为她完全不肯相信冯渊，“单从这一点上看，你可不像是普通的贵族子弟，除非……你是受过特别训练的间谍。”

说着，丽弥再一次看向了冯渊。不过这一次，冯渊从对方的目光中明显地感觉到了警惕。

“……为什么这么问？你也知道，就算我真的是间谍也不可能承认吧？”冯渊反问道。

“我知道。”丽弥点了点头，“不过我必须问。我们之间有交易的约定，参加交易的双方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来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我还是必须知道自己将要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在我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冯渊明白，既然丽弥已经做出承诺，就算冯渊继续插科打诨也不会令她改变主意。可是迎着丽弥直率的视线，冯渊却不由自主地犹豫了起来。当然，冯渊不能告诉丽弥事实的真相，身为魔界的王储他不能将重要的情报出卖给一个索尔沃坦的贵族。可是，要让他继续欺骗丽弥却又有些于心不忍。

“我不能告诉你我是谁。”冯渊用低沉的声音缓缓说道，“你

猜得没错，我不是普通人。可我是个魔族，我有义务为我的国家保守秘密，所以我不能告诉你我的身份。不过，”冯渊顿了顿，语气变得更加郑重，“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我对人类没有敌意，更打算对索尔沃坦不利。你只要知道这个就行了。”

丽弥歪过脑袋，眯缝着眼睛看向冯渊。“我凭什么要相信你？”

“因为，如果你不相信我却还跟我一起去探龙穴，那你就是个超级大傻瓜了。”冯渊讽刺地回答，“再说，你信与不信都不关我的事。要知道，我来可鲁起亚的目的可从来就不包括‘交朋友’。”

.....

.....

.....

“‘丽弥’小姐吗？真是个动听的名字，名如其人啊。”

撒尼马屁味略浓的话将丽弥从记忆中拉回了现实。不经意间，丽弥眼角的余光扫过酒馆的深处——一个穿着破烂的醉汉潦倒地伏在吧台上。不过只要留神观察的话就会发现，醉汉眼中毫无醉意，而且正密切关注着这边的动静。

“多谢。”

丽弥优雅地一笑作为回礼，但同时却狠狠地瞪了一眼那个吧台边的醉汉。

“‘萨拉里斯’……‘萨拉里斯’……丽弥小姐难道是个萨拉里斯家族的人吗？‘索尔沃坦的猎犬’，佣兵团萨拉里斯家族。”撒尼沉吟道。

“怎么可能。”丽弥笑着回答，“不过是偶然有同一个姓氏罢了。你看我这个样子，怎么可能是佣兵团的人呢？”

“小姐身后的那几位倒是挺像的。”撒尼精明地说道。

“他们只是我的保镖而已，至于是什么出身我就不方便说

了。”丽弥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撒尼心头一转。说到萨拉里斯家族，在全大陆都是出名的勇猛善战，像丽弥这样的小姑娘确实不像是佣兵团的成员，至少不可能是正式成员。可是，丽弥显然是想要让自己相信她的保镖是萨拉里斯家族的人。这很正常，在可鲁起亚这样的战乱之地，夸示自己的力量很多时候能令不法者知难而退，从而避免无谓的纷争。

“抱歉，看来是在下胡乱猜测了。”撒尼连忙打了个马虎眼，然后切入正题，“像小姐这样美貌的女士，为什么要来可鲁起亚这样的地方行商呢？不觉得风险太大了吗？”

“为了得到利益，承受点风险也是应该的。”丽弥镇定地回答，“我听到传闻，说茵蕨侯会用高价收购龙涎香，比索尔沃坦的公开价高出一倍。当时我人在塔兰格努，手头正好有一批成色不错的货，所以打算去碰碰运气。”

塔兰格努是位于大陆最南端的岛国，出产很多稀有的热带农作物和水果。这些产品在北方能够卖到很高的价格，所以有不少专门来往于索尔沃坦和塔兰格努的商队。而且，塔兰格努也是龙涎香重要的产地之一。

“这个……小姐难道是打算和魔族，而且还是魔君做买卖吗？”撒尼惊讶地问道，同时目光似有意似无意地从丽弥的额头上扫过——丽弥的额头光滑洁白，并没有那个印记。

“只要能赚钱，和谁做买卖有什么区别吗？”丽弥嗤笑着说，“我才不管对方是人类还是魔族呢，我在乎的只有这个。”一边说着，丽弥右手做了一个象征金钱的手势。

撒尼心头暗喜。本来他还担心，要是自己的魔族身份曝光可能会把这桩生意搅黄，不过现在看来似乎是多虑了。

“既然如此，那我也不多废话了。”撒尼说道，“小姐现在手头有多少货，又打算要价多少呢？”

丽弥合上书，放下了烟斗，因为涉及到钱的问题就不能再悠闲地应付了。

“一公斤，三十万索顿。”丽弥张口要价。

索顿是索尔沃坦流通的银币的名称。一直以来，大陆上的国际贸易都没有统一的货币，因此常常依靠黄金和白银作为交易媒介。不过，自从四十多年前汨罗国王即位以来，索尔沃坦在国际贸易中的核心地位变得越来越突出，商人们，尤其是北方国家的商人们，开始广泛地使用索顿作为结算货币，这也使得索尔沃坦的经济地位变得更加难以动摇。

一公斤龙涎香卖三十万索顿，这个价钱不算贵可也算不上便宜，比起索尔沃坦的公开价还要高出一成。不过价钱对撒尼来说无关紧要，因为一方面，为了自己的黑龙，龙骑士们就算去摘天上的星星也心甘情愿，而更重要的是……撒尼根本没钱。别说三十万索顿，除了口袋里的零钱之外，他根本调动不了任何资金。

当然，撒尼早有计较……

“三十万实在是……”撒尼看着丽弥，狡黠地一笑，“十五万的话，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下。”

“见面杀一半，也未免太狠了吧。”丽弥的语气中明显透着不悦。的确，撒尼的出价几乎只相当于在塔兰格努进货的成本，要是丽弥真的同意这个价格，算上从塔兰格努到可鲁起亚的运费，丽弥几乎可以说会赔得血本无归。“如果撒尼先生只是打算消遣我的话，就恕我不奉陪了。”

然而面对丽弥的怒气，撒尼却显得气定神闲：“恕在下直言，这个价钱对丽弥小姐来说应该也不算太亏，不是吗？”

“你在开玩笑吗？”丽弥对撒尼的说法嗤之以鼻，“要是十五万索顿脱手的话，我还不如把货带回索尔沃坦去呢……”

“如果小姐真的有办法把货带回去的话。”撒尼冷笑着打断了丽弥的话。

丽弥的神色一下变得慌乱起来，虽然她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但是撒尼并没有看漏。

“……虽然运费的确是个问题，多少会亏一点，不过总比十五万好得多。”丽弥虚张声势地说道。

“是啊。”撒尼点了点头，不过他脸上的冷笑没有丝毫消退，“不过小姐现在应该很难离开帝国才对吧。”

“什么？”丽弥皱起了眉头。

于是，撒尼继续说道：“小姐你刚才提到自己打算把手头的货卖给茵蔯侯，所以应该是打算从地狱门进入斯洛吧？可是，帝国和斯洛斯的战争前后进行了将近三个月，为什么小姐你现在还在这儿呢？”

丽弥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小姐的商队恐怕是正好遇到帝国起兵，所以被战争动员和戒严令困在了帝都附近。而现在，因为内战的关系，你们携带价值连城的货物更不敢离开帝都。你之所以在贝路坦帕点燃龙涎香，就是打算碰碰运气，找个识货的人把这个烫手的山芋转手，不是吗？”撒尼冷静的分析道。

“……”丽弥无言以对，放在书面上的右手不自觉地捏紧了。

过了好一会儿，丽弥才终于有办法开口：“……好吧，你猜得没错，我的商队和货物都在帝都，不过……我的保镖也不是泛泛之辈，要回索尔沃坦也不是……不是什么难事……如果我想的话……”

虽然丽弥还想要继续装作底气十足的样子，但是她磕磕巴巴的声音已经彻底出卖了她。

见丽弥陷入了颓势，撒尼却并不愿穷追猛打，而是反过来安抚丽弥：“对不起，小姐。我也知道十五万稍微少了一点。既然货现在就在帝都，小姐不如直接和在下的主人见一面如何？正如先

前所说，敝上在帝都很有地位，并不会如在下这般斤斤计较。”

刚才还显得咄咄逼人的撒尼突然变得亲切起来，这让丽弥不由吃了一惊。不过既然对方愿意给个台阶下，她也没有理由拒绝。

“……如此甚好，就劳烦撒尼先生通传一声了。”

“不必如此拘礼，我家主人对于美丽淑女的请求一向是不会推辞的，小姐不如就和在下一道前往帝都如何？”撒尼提议道。

丽弥理所当然地点头同意：“也好，就听撒尼先生安排了。”

既然计议已定，撒尼满意地站起身来。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交涉过程都只是一般的讨价还价，除了撒尼显得格外温和和丽弥有点没骨气之外。不过背地里，双方其实都各有盘算，尔虞我诈这就不提了。

走出酒馆之前，撒尼无意中看见了那个倒在吧台上的醉汉。刹那间，他以为自己看见了一个相识的人。不过他立刻便否认了这种可能，因为以那个人的身份，无论如何不可能出现在可鲁起亚的土地上，更遑论孤身一人了。

.....

.....

.....

因为事出紧急，撒尼当天午后便安排好车马，和丽弥一起赶往帝都迪朗哥。五月十日下午，车队在奔驰了七天七夜之后，终于驶入了这座位于人类世界最北方的重镇。

迪朗哥几乎就位于地狱门前，与斯洛斯郡隔赤环山相望，在历史上很长的一段时间中，迪朗哥一直是人类世界抵御魔族入侵的第一道防线。和以广阔和开放为特色的商业都市西斯里尔相比，迪朗哥可以说是另一个极端——城市占地不广，而且四周都由灰黑色的高墙环绕，城墙上更是塔楼林立守卫森严，远远看去比起城市更像一座要塞。费南德尔大公称帝之时，放弃偏南的农业城

市奴慕拿，选择了这座时刻暴露在魔族威胁之下的军事重镇作为可鲁起亚帝国的首都，其夸示武勇之心已不言自明。

由于与斯洛斯之间的战事才刚刚平息，虽然目前地狱门无法通行，但萨法尔皇帝依然陈兵十万在迪朗哥附近，加之内战正如火如荼，此时的迪朗哥内外都弥漫着一股杀伐之气。城门前的岗哨比起平日更显紧张，不过因为有撒尼出面，车队非常顺利地开进了城里。

安排好丽弥等人的住处后，撒尼立刻迫不及待地领着丽弥前往耶伯的府邸。

“这么着急，也太可疑了吧。”丽弥不禁暗自吐槽。不过她并没有言明，甚至还同意了只带两名保镖前往的条件。毕竟丽弥也想让对方继续相信自己急于要把货物脱手，而且既然是去对方的地盘，多带保镖不但无用反而惹人怀疑。

和西斯里尔相比，迪朗哥城内的街道都很狭窄，难以供马车行驶，因此市民出行大都选择徒步，丽弥一行也无法免俗。好在撒尼安排住处时考虑得很周到，旅店离耶伯的府邸只隔三条街道，所以没花多久也就到了。

耶伯的住所就位于皇宫的墙外，与很多大臣的府邸相邻。环绕皇宫的街道比起城中的其他部分都更宽阔，因此成为了整个迪朗哥最繁华的地区。大街上，店铺摊贩鳞次栉比，车马行人络绎不绝，而且……还聚集着城中差不多一半的乞丐。迪朗哥城中的乞丐大部分是从交战地区涌来的难民，还有一些伤兵因为残疾也只能乞讨度日。他们人数众多，或者在店铺之间转悠，或者聚集在道旁向行人乞讨，场面甚是壮观。

就在道旁的乞丐丛中，有一个特别的人物正蹲坐在建筑的角落里，拼命隐藏着身形——为了不被龙骑士识破，冯渊没有跟丽弥和撒尼一道，而是骑快马抢先赶到了迪朗哥。在扮成难民混进城中之后，冯渊混在乞丐堆里在城门前守了两日，今天看到丽弥

一行进城后才终于尾随他们至此。在从圣教国北上的日子里，冯渊虽然没有乞讨过，但是与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有过很多接触，使得冯渊能毫无困难地隐身于他们之中，甚至连丽弥都没有认出他来。

远远看着丽弥和撒尼走进了皇宫后墙外的一栋大宅，冯渊终于确认了耶伯的藏身之所。不过，冯渊并没有轻举妄动，而是不动声色地继续监视，毕竟在没有确认穆娜瑟的位置之前，打草惊蛇是最坏的结果。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丽弥进入大宅已经过了差不多半个时辰，一切看起来依然风平浪静。这就是监视工作的乏味之处——你根本无从得知何时会发生什么，却又不能有丝毫松懈，必须保持时刻能够行动的紧张状态。

随着日头渐渐西沉，街上的行人也慢慢地变少了——宵禁令正在执行，只是夜间逗留在街道上就会被定罪，而且更重要的是，迪朗哥的夜晚是黑暗而危险的。摊贩开始收拾摊位，乞丐们也陆续地离开去找寻过夜的地方了，冯渊却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地，目光也没有一刻离开面前的大宅。

就在这时，一个缓缓走来的身影吸引了冯渊的目光，令他的心脏几乎从胸口跳了出来……

……

“呼，刚才真是够惊险的。”撒拉萨吐了吐舌头，对身边的姐姐说道。

琳利亚和帕林顿姐弟刚刚跟萨法尔皇帝谈妥了南北停战的细节，此时正沿着皇宫外的大街走向下榻的旅舍。

“是啊，我还以为真的会打起来呢。”希尔玛附和道，“还好最后没事。不然，我们在人家的地盘上，想脱身恐怕没那么容易。”

“过程是有点危险，不过结果好就行了，对吧？”琳利亚笑着

说道。

“我看也没好到哪儿去。”撒拉萨苦笑着接话道，“琳利亚大人，我们好歹也是圣教国的使者，结果刚才基本上是从皇宫里被赶出来的。”

琳利亚和希尔玛都点了点头，知道撒拉萨所言不假。他们三人是从皇宫里出来的，可是却连个送行的官员都没有，更别说琳利亚身为曙光的圣母，却连住处都没有得到安排，只能在旅舍下榻——萨法尔皇帝的态度已经不言自明了。

“不过皇帝已经同意了《停战协议》的内容，我们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琳利亚安慰撒拉萨道，“皇帝陛下能容忍‘反贼’的存在已经不容易了，发发脾气也是没办法的事。”

希尔玛耸了耸肩，说道：“光母圣神说得是，皇帝说他同意停战的时候，真是把我吓了一跳——我本来都不抱什么希望了。”

“这还得多谢汨罗国王和米瑟公爵的帮忙啊。”琳利亚回答。

“是啊。”希尔玛苦笑道，“要不是害怕索尔沃坦会趁火打劫，萨法尔皇帝也不可能那么轻易地同意停战。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米瑟的牵制，说不定不等我们谈妥，索尔沃坦就已经发兵了……虽然不想承认，但我们真的得谢谢那两个人了。”

“……即便咱们俩差点死在他们手上？”撒拉萨讽刺地接话道。

希尔玛又耸了耸肩，没有评论。

“这次能阻止北地的战乱，你们两个人都功不可没。”最后还是琳利亚站出来打圆场，“你们想要什么奖励可以尽管提，只要是我能做到的事都会尽力满足你们的。”

一边说着，琳利亚停下了脚步，转身面对自己的圣堂武士。

“奖励？”

重复着琳利亚的话，姐弟俩不约而同地对视了一眼。紧接着，两张脸都刷地一下变得通红，似乎是他们想到了同一件事……

“不不不，我们根本没做什么，怎么敢要琳利亚大人赏赐呢！”

“身为圣堂武士，为光母圣神效力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属下没有接受赏赐的理由！”

两个圣堂武士都立刻拒绝了琳利亚的好意。虽然姐弟俩的话都说得冠冕堂皇，不过他们的表情都非常慌乱，这令琳利亚不禁起疑。

“怎么了？”琳利亚诧异地问道，“如果不方便说的话，也可以私底下告诉我，没关系的。”

“……”

姐弟俩一下都愣住了，看上去他们都觉得这个提议很有吸引力。不过片刻之后，两人还是重重地摇了摇头。

看着两个圣堂武士无比遗憾的脸，琳利亚感到莫名其妙，可是又不好勉强他们，也就只能作罢了。

就在琳利亚转过身的时候，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的面前跪着一个人……

……

琳利亚，那是琳利亚！冯渊只差一点就激动得叫出了声来。

在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琳利亚长高了不少，脸上的天真烂漫也已经几乎看不见踪影，她身上穿着的衣服是过去无法想象的华贵，更不用提随侍在旁的圣堂武士的身影了。可是只远远望了一眼，冯渊就认出了她来。这是当然的，冯渊怎么可能认不出呢？自从分开之后，冯渊就没有一夜不曾梦见琳利亚的身影。

就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推着冯渊，将他带到了琳利亚的面前——肮脏污秽的乞丐向现世的女神伸出了双手……

“请这位小姐行行好吧。”

这是多么愚蠢啊，因为他根本不该接近琳利亚，不能让琳利亚认出他来，更不能与她相认。可是逻辑和道理在这一刻似乎都

变得无足轻重了，因为冯渊想要的一切就只是靠近她，即使只有一寸，一分，一毫也好。只要能更近地看看她，听听她的声音，对现在冯渊来说，就算付出一切去交换也是值得的……

“请这位小姐……行行好吧……”

可是冯渊还是醒悟了过来。他没有资格靠近琳利亚，因为当初选择离开琳利亚的人就是他，违背了两人之间永恒的誓言的人就是他。冯渊知道，自己没有权利祈求被原谅，没有权利索求琳利亚的爱。而且穆娜瑟还在等着他去拯救，统一魔界的诺言还在等着他去实现，他不能在这里停下脚步，他不能告诉琳利亚他是谁。

为了不让琳利亚认出自己，冯渊垂下头，将脸朝向地面——将自己卑微的面貌展现在琳利亚的面前。

琳利亚缓缓地走了过来，站在冯渊的面前。夕阳的余晖从琳利亚的身后照过来，将一道淡淡的影子投在冯渊的身上。尽管那只是一道影子，可是冯渊的心却还是猛烈地跳动了起来，就仿佛他真的碰触到了琳利亚一般。

“希尔玛……”

如银铃般的声音从头顶传来。虽然琳利亚呼唤的并不是冯渊，可却还是令他的心跳动得更加激烈了。

“……这个，你拿着吧。”

随着琳利亚柔和的话语，一颗铜币的边缘碰到了冯渊的掌心。

“……”

琳利亚的体温从铜币的边缘缓缓地传了过来。冯渊知道，只要他抬起头，就能立刻看见那熟悉的脸庞。冯渊已经不记得，它曾经多少次被灶火烤红……

“……”

琳利亚的体温从铜币的边缘缓缓地传了过来。冯渊知道，只

要他合上手，就能立刻握住那熟悉的指尖。冯渊已经不记得，它曾经多少次被缝衣针刺破……

“……”

琳利亚的体温从铜币的边缘缓缓地传了过来。冯渊知道，只要他探出身，就能立刻拥抱那熟悉的腰身。冯渊已经不记得，它曾经多少次被家务累弯……

“……琳……”

冯渊知道，只要他踏出一步，就能再次将自己深爱的一切拥入怀中。冯渊是那么想呼唤琳利亚的名字，那么想告诉琳利亚自己深爱着她，告诉她，如果没有她自己连活下去的意义都会失去……

“……谢谢你，慷慨的小姐。”

冯渊接过了琳利亚递过来的硬币，用尽自己残存的力量，说出了这句无关紧要的话。

他不能，不能做自己最渴望的事情，不能去争取自己最想要的东西，不能顺着自己的心意活着……因为他还有诺言要去实现。

琳利亚绕开冯渊走了过去，她的影子也终于离开了冯渊的身体。所剩不多的几个乞丐都学着冯渊的样子跑过来向琳利亚乞讨，不过那已经不是冯渊关心的事情了——

低头看向手中的铜币，冯渊立刻发现了一丝异样。硬币上本来应该印着巴别塔的地方，不知为何镌刻这一行小字——“你是谁”。

冯渊大吃一惊，急忙翻过硬币来，却发现背后居然还有另一行字——“我又是谁”。

“……”

夕阳的余晖中，冯渊呆呆地看着手中那枚无法使用的硬币，沉默无语。

过了不知道多久，冯渊终于一把将硬币抱在怀里，就仿佛抱着疼爱的婴孩一般。

两行晶莹的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滑落了下来……

——“The Woods are Lovely,

——“Dark and Deep.

——“But I have Promises to K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

第二十四章 纯情的下场

午后的斜阳从高大的落地窗中洒进来，将房间照得透亮。房中的空间非常大，富丽堂皇，雕梁画栋，远离房门的一端还摆放着一张罩着白纱的大床，像极了油画中描绘的千金小姐的闺房。

玻璃的正前方站着一名美丽的女性，看穿着是一位贵妇，可不知为何眉梢眼角却带着几分军旅气息。

“穆娜瑟，我并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只是……只是你母亲这次做得实在太绝了。”

穆娜瑟身后稍远的地方，耶伯站在卧室的门边。他的语气充满了歉意，似乎刚刚在气头上说了什么重话。

“……”

面对耶伯的道歉，穆娜瑟依然只是凝望着北方的天际，一言不发。

地狱门前，皇帝萨法尔的大军一败涂地；伊姆普城中，塔尔巴耶向冯渊俯首称臣；利奇堡内，耶伯率众叛逃……这一切都仿佛只是一场梦，被留在了久远的过去。因为这里是帝都迪朗哥，魔界不共戴天的仇敌可鲁起亚帝国的首都。自出生以来，穆娜瑟从未踏出过魔界的土地，可是现在的她却只能站在敌国的都城眺望巍峨的赤环山。

当接到可鲁起亚撤军、茵蕨侯归顺紫宫的消息后，人在利奇

堡的穆娜瑟还没来得及为胜利而雀跃，就突然被自己的青梅竹马绑架到了敌国。一般来说，遇到这样的情况，普通人一定会惊慌失措，可是穆娜瑟却并没有特别的感觉——耶伯和穆娜瑟同龄，而且两人同为魔君之子，所以自小便已相识。耶伯这个人虽然鲁莽冲动、狂妄自负，可是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坏人，而且他向来对穆娜瑟都礼敬有加，从未逾矩，因此穆娜瑟并不担心自己会受到粗暴的对待。而事实也的确如此，虽然穆娜瑟身为俘虏，耶伯却一直对她殷勤相待，宛如上宾。

然而，穆娜瑟也很明白自己的处境。耶伯是茵蕨侯的正统继承人，斯洛斯中依然支持他的人绝不在少数，如果他真的依附可鲁起亚与紫宫为敌，总有一天会给魔界带来无穷的后患。穆娜瑟很清楚自己养母的为人——只要有必要，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地舍弃，即使亲信近侍也从不例外。而且，她与养母妮娜玛实在算不上亲近，一旦到了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在魔界和她之间，穆娜瑟很难相信养母会选择自己。黑龙中毒的消息更是证实了穆娜瑟的推测。

起不了作用的人质会有怎样的下场，穆娜瑟已经有所觉悟。

“……龙是我们的同伴，穆娜瑟，这一点你比谁都清楚！你母亲的手下想要毒死我们的战友，这是对龙骑士最深的侮辱，就算我想息事宁人，我的部下们也不可能善罢甘休的。”

不知不觉间，耶伯的情绪又变得激动了起来，甚至说出了类似威胁的话，完全忘了自己刚刚还在为一时失言而道歉。

然而，这才是正确的选择也说不定，因为穆娜瑟终于回应了他……

“不善罢甘休？你们现在不过是一群丧家之犬，又能对魔界宰相怎么样？”

听见穆娜瑟的声音时，耶伯小小地吃了一惊，不过他立刻便冷笑着回答道：“……只是暂时而已。我是茵蕨家的正统继承人，

斯洛斯的下一任魔君。总有一天，我会把斯洛斯从紫宫的手中解救出来。”

“黑龙都中了毒，你这个叛徒凭什么在这儿大放厥词？”穆娜瑟对耶伯的话嗤之以鼻。

“我已经找到了龙涎香，很快你母亲的那些小手段就不再是问题了。而且，”耶伯理直气壮地说道，“我可不是叛徒。我是茵蕨侯世子，我效忠的国家永远都只有斯洛斯。将近十年没有魔王，紫宫早就完了，我可不记得背叛过已经不存在的国家。”

此前整个对话中，穆娜瑟一直背向耶伯，双眼一味地望着窗外。但听见耶伯的辩解后，穆娜瑟才终于第一次转身看向了他。

“没错，魔界已经十年没有魔王了，而且魔君也都不早已不再听从紫宫的号令，要说魔界名存实亡也不为过。”穆娜瑟严肃地说道，“可是现在不同了。真王剑选择了殿下，魔界马上就会迎来一位新的魔王，他会把这十年来的混乱全部结束。你既然自称茵蕨侯世子，如果还没有忘记魔君的荣耀，就应该带领斯洛斯拥护新魔王，令魔界再一次变得完整才对。”

“可是你看看自己都干了些什么？不但囚禁前来支援斯洛斯的殿下和费尔蒙德大人，轻率出战损兵折将，最后居然还带着宝贵的黑龙叛逃敌国……你做的哪件事对魔界有益，又有那件事是对斯洛斯有益的？”

穆娜瑟的话如同一记铁锤，正砸在耶伯的脑门上，打得他眼冒金星，过了好一会儿才总算缓过神来。

“胡说！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斯洛斯。难道你那个王子殿下就能好到哪儿去吗？要不是因为他，战争根本从一开始就不会发生。而且他也没安什么好心不是吗？用那种卑劣的手段逼父亲就范，他和可鲁起亚根本都是一丘之貉！”耶伯激烈地反驳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不让斯洛斯落入这样的小人之手。”

“哼！”穆娜瑟不屑地扭过头去，“所以只要不让殿下得到斯

洛斯，你就宁可把自己的故乡出卖给可鲁起亚，是吗？你和萨法尔皇帝之间到底有什么协议，你和我都心知肚明。”

“这……”

耶伯显然没想到穆娜瑟会知道自己和可鲁起亚的真实关系，一时显得手足无措。

穆娜瑟又继续说道：“没错，收服茵蕪侯的确是殿下下的目的之一，不过那也是在从可鲁起亚手中保护了斯洛斯特之后的事。你难道就真的那么大公无私吗？最近十年，脱离紫宫的斯洛斯特就像一个独立王国，你不愿意让斯洛斯特回归紫宫，只是因为你害怕失去那种只手遮天的权力而已。”

“我才没有贪恋权力！”耶伯急忙反驳道，“我是为了斯洛斯的百姓，为了不让卑鄙小人统治斯洛斯特！”

不料，听见耶伯的辩白后，穆娜瑟反而轻蔑地笑了起来。

“你说殿下是卑鄙小人，不能让他统治斯洛斯特，那让你统治斯洛斯特就好了？”穆娜瑟反问道，“你父亲把殿下软禁在伊姆普，甚至还打算把殿下的首级送给萨法尔皇帝，可是殿下最后却没有杀他。要知道，作为女婿的费尔蒙德大人也有茵蕪侯的继承权，殿下完全可以杀了你父亲，然后把斯洛斯特交给亲信费尔蒙德大人来管理。可是殿下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了以德报怨，不但没有惩罚你父亲，还让他继续担任斯洛斯的魔君。而你呢？不但犯了错不知悔改，还一味地为自己叛国的事实砌词狡辩……和殿下相比，你的器量差得太多了。”

“不许在我面前提他！”

在此之前，无论两人争论得如何激烈，耶伯一直礼貌地保持着与穆娜瑟之间的距离。可是不知为何，当听见穆娜瑟赞扬冯渊的时候，耶伯就仿佛被开水泼到了一般，猛地窜到了穆娜瑟的面前。

“不许说我不如他！”耶伯恶狠狠地警告道。他已经几乎完全

把“礼貌”这两个字抛在了脑后，脸上写满了愤恨和嫉妒。

注视这耶伯扭曲的面孔，穆娜瑟不禁叹了口气。虽然耶伯一直没有言明，但是穆娜瑟很清楚耶伯对自己怀着怎样的感情，毕竟彼此之间十几年的交情并不是假的。

穆娜瑟也猜到了，耶伯本来一定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机会向罗佛卡尔家正式提亲。双方都是魔君之子，算是门当户对，而且有了姻亲关系之后紫宫和斯洛斯的联系会变得更加紧密，可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所以妮娜玛想来是不会拒绝这门亲事的。政治婚姻从来就和当事人的感情无关，何况自己还是一个养女，穆娜瑟对这种事看得很开。事实上，在穆娜瑟的内心深处还对耶伯有些愧疚，因为这实际上相当于她为了政治目的对耶伯使用了美人计……

就像是有意要激怒耶伯一样，穆娜瑟看着耶伯的脸嘲讽地大笑了起来。

“不错，我是喜欢殿下。”穆娜瑟说道，“因为比起你这个懦夫，我还是比较喜欢殿下那样英雄。”

话没说完，穆娜瑟就几乎清楚地听到耶伯的神经咔嚓一声断成了两截。

“他算什么英雄！”耶伯向穆娜瑟咆哮道，“身先士卒，出生入死的人是我才对。他只会躲在安全的地方看着而已，他才是个懦夫！”

“身先士卒去打败仗吗？”穆娜瑟毫不留情地火上浇油，“不知道当着姆丽萨的面，你还能不能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啪！”

随着响亮的巴掌声，穆娜瑟轻飘飘地倒在了地上。她捂着被打的左脸颊，抬起头用倔强的眼神看向耶伯。

耶伯呆呆地看着自己有些发麻的右手，一时不敢相信自己刚才做的事情。

过了还一会儿，耶伯才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忙不迭地向穆娜瑟道歉：“……穆娜瑟……我不是有意的……”

然而，耶伯没能来的及好好地辩解，一阵轻轻的敲门声便打断了他的话。

“世子，撒尼回来了，还带着一个女人，说是有事求见。”侍从隔着房门通报道。

“好，让他们先去客厅，我马上就到。”耶伯不假思索地吩咐道。撒尼已经派人提前报告过找到龙涎香卖家的消息，算算今天也差不多该到了。

等待从领命离开后，耶伯这才发现穆娜瑟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而且又回到了落地窗前，双眼一如既往地看北方。

看着穆娜瑟的侧脸，耶伯咬了咬牙，一转身走出了卧室。

.....

.....

.....

“能在宫墙外拥有如此奢华的宅邸，看来你家主人的确身份显赫。”

环视着客厅内的陈设，丽弥赞赏地点头说道。她刚刚由撒尼引荐进入了大宅，不过这里的主人似乎正好有事，所以让近侍传话让她们在客厅稍候。理所当然地，丽弥的保镖都被挡在了客厅之外，不过丽弥早有所料，也就没有多说什么。

客厅非常宽敞，此时房中只有丽弥和撒尼两人，所以更加明显。房间里按北地风俗设有壁炉，熊熊燃烧的炉火温暖了房间的每个角落，将街道上刺骨的严寒挡在了窗外。壁炉前对面放着两张宽大的沙发，似乎正是宾主议事的地方。

客厅的四壁都盖着挂毯，挂毯精美绝伦，一看便知绝非俗物。可鲁起亚民风彪悍尚武，没有人会像某些索尔沃坦的贵族那样，在房间里挂些名人字画来附庸风雅。大部分可鲁起亚人屋中的装

饰，不是上阵杀敌用的铠甲兵器就是狩猎时抓住的猛禽野兽。据说，甚至有人会将敌人的头颅斩下，然后做成人皮灯笼挂在房中——幸好，这个房间里并没有这类恐怖的摆设。

与此同时，丽弥敏锐地发现，这间客厅中装饰的一些武器和铠甲上印着可鲁起亚皇家的徽记。

“我家主人世居南方，这间宅邸是皇帝陛下赏赐给主人在帝都暂住的。”撒尼解释道。

撒尼的前一句话纯粹是胡扯，不过后一句倒是千真万确——这间大宅其实是比斯利尔公爵在帝都的住处。内战爆发之后，萨法尔皇帝把比斯利尔公爵在北方的所有产业都充了公，这间宅子也就索性给身为降将兼人质的耶伯居住，权当是废物利用了。

“原来你家主人是被公爵赶到北边来的。”丽弥冷笑着分析道。

听见自己的主人被讽刺，撒尼赶忙摆手制止：“小姐可不要胡言啊……我家主人至始至终忠于帝国和皇帝，所以与公爵大人有些不合也是没办法的事。”

丽弥微微一笑，也不再多言。毕竟她是在别人的府上做客，太让主人家难堪，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又等了一会儿，宅邸的主人这才姗姗来迟。

“非常抱歉，让您久候了。”

耶伯刚跨进房门，便急忙向丽弥道歉，丽弥也连忙还礼。双方施礼已毕，便分宾主落座。

丽弥抬头仔细观瞧，发现她面前的青年约摸二十五六的年纪，皮肤白皙，仪表端正，显然是出身上流社会。不过再仔细分辨的话，还是可以看出青年的手上有些隐约可见的伤痕，像是被鞭子抽过一样。丽弥对这样的伤痕再熟悉不过了——那是练习剑术时留下的伤痕。虽然木剑不如铁剑那么危险，所以常常被用在对战练习中，但如果交手时一方没有控制好力道，也很容易将对手打

伤。即使皮肤没破，淤血消散后也可能结痂并留下浅浅的伤痕。

“据这位撒尼先生所说，阁下似乎对我手上的一件货物有兴趣，所以今天才冒昧前来打扰。”丽弥立刻开门见山地说道，毕竟她自己并不是真的要卖东西，兜圈子也没什么意义。

“嗯。”耶伯点了点头，“撒尼已经事先通报过了。似乎小姐现在有一公斤的龙涎香，想要找个买家。”

“正是。”丽弥回答。

说话间，耶伯的眼睛瞟向丽弥的额头。

“如果小姐真的有货的话，在下打算全部买下来。不过，”耶伯话锋一转，“小姐知道在下为何要买龙涎香吗？”

丽弥一愣，脸上露出迷惑的神色。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其实，在下这边最近发生了一些事，需要用到龙涎香。”一边说着，耶伯目不转睛地看向丽弥的脸，“而小姐你，也正好这个时候在贝路坦帕点燃龙涎香……”

丽弥的心不禁一沉。

“……阁下想要说什么？”

“在下只是觉得有点太过巧合了。”耶伯冷冷地说道。

丽弥回头瞟了一眼威武地立在一旁的撒尼，咽了口唾沫。

“都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巧合的事情多了去了。”丽弥强作镇定地回答。

“是啊，我也想这么认为。”耶伯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丽弥，视线就仿佛要将她刺穿一般，“可是行走江湖不多个心眼可不行，还请小姐不要见怪。”

“哪……哪里，阁下无需在意。”

看出了丽弥的动摇，耶伯收起了视线，笑着说道：“天色不早了，还是来谈正事吧。我要买下小姐手中所有的龙涎香，就请开个价吧。”

“其实……”丽弥咬了咬嘴唇，显得欲言又止，“我之前已经和撒尼先生商量过了，我们都觉得二十万索顿应该是个比较合理的价钱。”

“喔，二十万。”耶伯重复着这个数字，露出了轻蔑的微笑，“二十万的话，和索尔沃坦的价钱差不多，是不算贵。”

丽弥用充满期待的眼神注视着耶伯。

“二十万就二十万吧，我也懒得再派人去索尔沃坦那么老远了。”耶伯轻描淡写地说道。

“是吗？”丽弥欣喜若狂，“那真是太感谢了，您真不愧是帝都有头有脸的人物。”

然而，耶伯却抬起右手，止住了丽弥的恭维。

“二十万这个价钱是没什么关系，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

听见耶伯的话，丽弥一下又紧张了起来。

“条件？什么条件？”

“我希望明天可以交货。”

“明天？”丽弥为难起来，“明天会不会太赶了点……”

“怎么？做不到吗？”耶伯冷笑着问道，“如果明天交不了货的话，那这笔买卖就算了，我还是派人去索尔沃坦好了。”

一听生意要告吹，丽弥赶忙说道：“不不不，明天可以，我可以明天交货。”

“喔？真的吗？”

“真的。”丽弥谄媚地笑着回答，“我的货就在城外不远，我现在出城的话，明天就可以把货带进城来。”

耶伯笑着点了点头，随即站起了身来。

“既然如此，那就再好不过了。事不宜迟，我也就不留小姐。”

既然主人都已经明确地说了送客的话，丽弥也识相地告辞，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从客厅的一侧突然传来一声巨响，似乎是什么沉重的物件摔破了一样。

耶伯的眉头一下皱了起来。他不顾身为客人的丽弥，三步并作两步地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跑去。丽弥趁着撒尼手足无措的当口，也跟了耶伯的身后。

声音果然来自穆娜瑟的房间，因为耶伯远远地就看见两个侍女在房门外犹豫张望，似乎拿不定主意要不要进屋去。来到门口之后，首先映入耶伯眼帘的是满地的碎瓷片和朝他怒目而视的穆娜瑟。

“这……”

耶伯转头打量了一下屋内，发现原来摆在床边的一个大瓷瓶已经不翼而飞。看来“受害者”基本可以确定了。

“穆娜瑟……”耶伯咬了咬嘴唇，谨慎地选择自己的措辞，“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

然而穆娜瑟对耶伯却视而不见，扭过头去坐在了床边。

耶伯叹了口气，这才发现丽弥也跟了过来，不禁感到一阵窘迫。

“让小姐见笑了。”耶伯苦笑着说道，“在下和内人有点小矛盾，惊扰到小姐了，还望见谅。”

“哪里哪里，我太失礼了，擅自跟过来。我这就告辞，阁下不必送了。”

碰上这种家务事，主客之间都很尴尬，所以丽弥也不敢多留，说完话就在撒尼的带领下朝大门去。

等确定丽弥走远了之后，耶伯这才扭回头来看向穆娜瑟——后者背对着他，似乎还在生气。

耶伯又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说起来，当时他忍不住出手打了穆娜瑟，的确是有错在先，事到如今再要找什么话来辩解也是枉然。呆呆地站了半天之后，耶伯实在无计可施，只好吩咐侍女

们赶紧打扫，然后悻悻地走出房间。

这时，本来应该陪着丽弥的撒尼不知为何回来了。

“她果然没让你跟着，是吗？”

听耶伯的语气，似乎丝毫没有感到意外。

“是。”撒尼回答，“出了大门之后，她就说天太晚不用我送，然后自己上马车走了。”

耶伯一声长叹：“这个女人很可疑啊。”

“确实，她出现的时机实在太巧合了。不过，她也说过自己本来就打算把龙涎香卖给茵蔯家，只是因为地狱门被封才困在可鲁起亚，可能她是之前从斯洛斯听到了什么消息吧。”

听了撒尼的分析，耶伯依然沉吟不语。

“这个女人不是魔族，紫宫应该不可能和人类联手吧？黑龙中毒已经过了十四天了，我们现在可没有多少选择。”撒尼继续苦苦相劝。

“可要是这是陷阱的话……这些骑士可是一路从斯洛斯跟随我们到现在的……”

“少主，每一个骑士都发过誓为了斯洛斯而死，只要有还有一线希望可以救我们的龙，绝对不会有人退缩的！”

撒尼热血沸腾，可是耶伯却似乎还有顾虑。良久之后，耶伯这才终于朝撒尼点了点头。

“照计划行事吧。”

“是。”

终于得到了主人的命令，撒尼立刻马不停蹄地离开耶伯，前往后院召集骑士去了。看着撒尼兴冲冲远去的背影，耶伯却还是忍不住满心的忧虑。

……

离开耶伯的宅邸之后，丽弥上了自己来时乘坐的马车，朝着城门的方向飞驰而去。毕竟现在是战时而且城里还在执行宵禁，

太阳落山之后是铁定出不了城的。

经过乞丐堆的时候，丽弥刻意把头探出车窗外，同时右手一只放在自己的左脸上，看起来好像是突然牙疼。

一路行来，并没有遇到什么阻碍。虽然城门的卫兵对这么晚还要出城的丽弥盘问了一番，不过最后还是放行了。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丽弥的魅力，而是因为卫兵还记得她进城的时候有撒尼作担保。

出城之后，丽弥沿着大路一路向西，之后又换小道，不久又回到大路，然后又进入小路。终于，在赶在太阳落山之前，丽弥进入了迪朗哥西北的森林，而在那里一片不小的营地正等待着她。

“小姐，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生意吹了吗？”

丽弥刚一下马车，一直跟随着她的其中一个护卫就立刻迎了上来。

“没有……暂时还没有。”丽弥回答，“不过买家让我们明天就把货送过去。”

“怎么这么急啊？”

“不知道。”丽弥摇了摇头，“我只知道，我可不想继续被困在这个鬼地方了。我们得早点把那些货出手，然后回索尔沃坦去。”

“说的对，小姐。”

丽弥叹了口气，看向了自己的营地——依靠树木的掩蔽，营地藏身于阴影之间，只有帐篷之间的几堆篝火发出微弱的光芒。借着火光，可以看出帐篷之间有很多人影走来走去，似乎是在巡逻。

“行了，大家都准备一下吧，我们天一亮就启程去迪朗哥。”

丽弥向手下吩咐道，一边向营地最大的一顶帐篷走去。附近的灌木丛发出窸窣窸窣的声响，似乎有什么小动物受到惊吓跑

掉了。

“少爷，不用再演戏了。”

唰地一声，另一个护卫从一棵树上跳了下来，漂亮地落在了丽弥的身边。他藏身得如此完美，在他主动出声之前就连丽弥都不知道他在那儿。

“都走了吗？”丽弥问道，却没有明说谁或者是什么“走了”。

“营地附近已经感觉不到生气，应该没有人留下。”

“干得好，谢迪。”丽弥赞赏地看着护卫的影子说道。

迎着丽弥的目光，被称为“谢迪”的护卫走上前来，进入了篝火的光芒之中——这是一个极其俊美纤细的男性，而且最引人瞩目的是他那对又长又尖的耳朵。

谢迪是精灵——一个被认为已经灭亡的古老种族仅存的后裔之一。他们有着与人类相比长出非常多的寿命，以及伴随漫长生命而来的冷漠与睿智。

“少爷，我们是不是应该……”谢迪向丽弥请示道，语气一如既往地缺乏温度。

“嗯。”丽弥点了点头，“给那些难民一些钱，让他们走吧。”

说着，丽弥再次看向了这个虚有其表的营地，这样她和冯渊之间的约定就算履行完毕，接下来的事情就与她没有关系了。

算起来，丽弥和冯渊相识至今还不到一个月，实在说不上有什么深厚交情，彼此之间不过是“生意往来”的关系罢了……本来应该是如此的。可是丽弥却痛苦的发现，这个时而冷漠，时而狡猾，时而残酷……却又时而温柔的男人，不知何时已经在她的心中刻下无法抹去的痕迹，甚至一想到从此再没有机会相见，丽弥还会感到隐隐的哀伤。

丽弥从没对任何人产生过类似的感情，这令这个情窦初开的少女感到手足无措。她知道自己背负着沉重的责任，无法允许她

随心所欲的活着，可却又阻止不了自己的心，对靠近那个身为魔族的男人感到渴望。

“请光母圣神保佑冯渊和他的姐姐吧。”

抬头看向晴朗得吓人的夜空，丽弥用旁人无法听清的声音，喃喃地说道。

.....

.....

.....

就在丽弥为冯渊而默默祈祷的时候，耶伯派出去刺探的斥候回到了大宅中。傍晚时，丽弥一离开大宅，就立刻有好几个骑快马的探子尾随其后。他们的任务正是打探丽弥存放货物的营地所在。

“营地里有不少人，估计不下一百。”

书房中，探子们正向耶伯和撒尼如实禀报自己探知的情报，包括车队扎营的地点、前往营地的路线和车队的护卫数量。探子的描述非常详细，就连很多普通人不会在意的细节也记忆得分毫不差。看得出来这些人都受过专门的训练，绝非大宅门里面随处可见的帮佣杂役。

刚开始，耶伯和撒尼只是静静地听着，可是当听说对方营地里守卫森严之后，两个人却不知为何都像是松了口气。

“人数比我想的还要多呢。”耶伯沉吟道。

“不过这就证明了对方大概真的有货。”撒尼一边兴奋地如此分析，一边挥挥手让探子退下，“虽然护卫的数量是多了点，但毕竟是乌合之众，不可能是我们龙骑士的对手。”

耶伯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付钱给丽弥，事实上耶伯也根本就拿不出那么多钱。虽然名义上得到了萨法尔皇帝的封赐，可是耶伯实际上只是一个人质，一个可以利用的棋子。因为害怕皇帝认为黑龙非常脆弱，进而低估他的利用价值，耶伯并没有将黑龙

中毒的事情向皇帝禀告，所以事到如今当然也不可能再去向皇帝要钱。

耶伯和撒尼的计划是，打探到丽弥存放货物的地点，然后再靠武力抢夺。想来，身为一个商人的丽弥就算再怎么见过世面，要论谍报和战术也不可能和军旅出身的龙骑士们相提并论。

耶伯对撒尼的结论认同地点头，又问：“宅子里现在有多少人可以用？”

“骑士加上我有二十三个，还有十来个可以调动的卫兵。”撒尼回答。

“你把所有人都带去，确保万无一失。”

“可是，”撒尼一惊，“属下要是把所有人都带走的话，宅邸的卫士就只剩下皇帝派来监视少主的人了！”

“现在还是黑龙更重要。如果黑龙有事的话，皇帝早晚是要把我当颗弃子丢掉的。皇帝的人虽然是来监视我的，不过身手都很不错，你也没必要那么担心。”耶伯安慰撒尼道。

撒尼还是有些顾虑，不过既然主人决心已定，他也就只有遵从了。

送走了撒尼，耶伯终于腰腿一软，倒进了椅子上。最近这段时间，他承受的压力实在太过巨大，令他这个养尊处优的少爷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如果不是一直接受作为魔君继承人的精英教育，耶伯恐怕连在部下面前也难以维持体面。终于，最后的行动已经开始，而他也不用再继续强撑门面了。

一阵脚步声穿过走廊朝着大门而去。耶伯知道，这是撒尼正带着龙骑士们奔赴“战场”。对于龙骑士来说，黑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撒尼他们都鼓足了干劲，只要有一线希望能够拯救他们的黑龙，就不会有任何一个龙骑士临阵退缩。对此，耶伯不但能够理解，而且感同身受——他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姆丽萨。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份切身的体会，耶伯从计划这次的行动

开始，就一直感到一种没来由的焦虑和恐惧。要是这本身就是个圈套呢？要是丽弥的手上没有足够的龙涎香呢？要是车队的护卫比预想的更强呢？要是打斗当中龙涎香被毁了呢……

耶伯的右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他赶紧把手握成拳头，想要压抑住这种丢脸的反应，却没有丝毫效果——他的全身似乎都抖动了起来。

为了平复自己脆弱的神经，耶伯无可奈何地从柜子里拿出了一瓶可鲁起亚的烈酒，连杯子都不用就一仰头灌了下去。随着刺喉的液体滑入胃中，耶伯感到仿佛有一团火从腹部燃起，渐渐蔓延到全身。视线变得模糊，感官变得迟钝，只有喉咙里烧灼的疼痛久久不肯散去。

耶伯一直讨厌这种感觉，可现如今，这种痛苦至少能够带他远离忧愁的煎熬……

……

书房的窗台下，一个黑影从墙脚和灌木之间一闪而过。

丽弥离开之后，冯渊一直守在耶伯的大宅外面。这实际上并没有听起来那么容易，因为如今的迪朗哥正在实行宵禁，夜幕降临之后大街上就一直有卫兵在来回巡逻。冯渊很擅长用夜的黑暗作为掩护，但是要躲开所有的卫兵仍然需要相当的心力。不过这些是值得的，因为冯渊已经知道自己的目标就在那扇紧闭大门后面——

丽弥伪装成商人接近耶伯的目的有两个，其中之一是找出耶伯在帝都的藏身处，如果能打探到穆娜瑟的所在就更好了。龙骑士们正拼命地寻找龙涎香，只要丽弥把这根“救命稻草”摆在他们眼前，想得到耶伯的接见并不是难事，可是能不能见到穆娜瑟就只能靠运气了。

傍晚乘车离开的时候，丽弥一直将左手放在自己的右脸颊上，这是她和冯渊之间约好的信号，代表她在大宅里见到了穆娜瑟。

目的之二是引诱龙骑士们离开大宅，从而减弱宅邸的警备，方便冯渊潜入。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丽弥必须坚持将价格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迫使耶伯采取非常手段。同时，他们雇佣很多从南边逃难至此的流民，让他们在假营地里巡逻，造成商队有大量护卫的假象，从而令耶伯他们不得不派出所有的人手。

然而，事情很可能不会如想象般顺利。冯渊料到耶伯不会将黑龙中毒的事报告给皇帝，所以知道他不会有足够的钱从丽弥那里购买龙涎香，想要就只能动手去抢。只不过，他们会不会马上动手那就未必了。要是耶伯选择等上几天查清丽弥的底细，那冯渊接下来的行动就会困难重重。

正因为如此，当看见撒尼带着大队人马离开大宅的时候，冯渊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尽管宅邸的保卫等级已经下降了不少，但要潜入有皇家亲军护卫的前公爵住处也并不轻松。靠着猎人的敏锐和耐心，冯渊藏身于建筑物的阴影，从巡逻队的夹缝之间穿过，终于来到了屋后的花园。

可是从现在开始，事情变得更加困难了——屋里灯火通明，不像屋外有那么多地方可以躲藏，一步踏错就可能前功尽弃；另一边，冯渊并不知道穆娜瑟的确切位置，就算想要行动也不知道该从何下手。

比斯利尔公爵在军政上的才能乏善可陈，生活品味倒真是对得起他皇帝亲弟弟的身份。这座花园美轮美奂，亭台楼阁雕梁画栋，奇花异草琳琅满目。如果是白天来到这里的话，大概任谁都会对这些美景应接不暇吧——可惜冯渊从来就不是一个风雅之人，这个世上唯一能令他心驰神往的美丽之物，大概就只有那端坐在圣都宝座上的圣洁女神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转眼间已近午夜，可大屋里的灯光却仿佛是在故意嘲笑冯渊一般，依然亮如白昼。终于，冯渊的耐心

到了极限，他悄悄地拉开自己头顶上方的窗户，冒险把头探了进去。这里是屋子的东南角，正是两条走廊的交汇处。冯渊小心翼翼地向西北两个方向望去，发现两边的走廊上现在都空无一人。

虽然仍有顾虑，但是冯渊也知道自己不能继续等下去了——前去袭击商队的骑士们，一定已经发现营地空无一人，明白自己上当受骗了。如果再拖下去，一旦骑士们返回耶伯必然警觉，再要下手更将是难如登天。心念及此，冯渊终于打定注意，敏捷地爬上了窗台，准备开始行动……

就在冯渊打算终身一跃，跳进这个很可能是无底深渊的地方时，一阵骚动吸引了他的注意。虽然对一个潜入者来说，应该尽可能避开人群才对，但是不知为何，冯渊却觉得自己应该过去看看……

.....

.....

.....

晚饭之后，穆娜瑟一直坐在自己的床边，看着窗外发呆。

其实这么说有点不太准确，因为穆娜瑟并非自愿，而是被迫留在这个房间中的。门口始终有两个卫兵在把守，窗户虽然高大明亮，但事实上却被施过法术，想要打开自然是不可能，赤手空拳的穆娜瑟就连打破窗玻璃都做不到。

在外人眼里，耶伯在对待穆娜瑟时一直都彬彬有礼，对她的饮食起居从来不敢有丝毫怠慢。可真实的情况就只有穆娜瑟自己心知肚明——这个房间虽然富丽堂皇，其实却不过是一只金丝编成的牢笼，而她则是那衣食无忧的笼中之鸟。

在对月亮看了超过半个钟头之后，穆娜瑟终于移开了视线，瞟了瞟一尘不染的地毯——下午打破的瓷瓶早已经收拾好了，就连一块瓷片都没有留下。等到明天，大概就会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瓷瓶被放在完全相同的位置上吧？就好像今天发生的一切都被抹

去，消灭了一般。这个小小世界中的一切都恍如冰封一成不变，就连时间都似乎变得无关紧要了——耶伯绝非愚蠢，当对时间的感知被剥夺之后，人的意志会自然变得软弱，无法抵抗暗示和诱导。

穆娜瑟不禁回想起了自己和耶伯的相遇。说起来也平淡无奇，穆娜瑟四岁，耶伯六岁，同是魔君之子，在紫宫的晚宴上相遇，寒暄也不过只是社交礼仪，彼此都没有给对方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那时先王刚刚即位，正意气风发想要大展雄图。事实上在穆娜瑟对那场宴会的记忆当中，最鲜明的还真就是古力欧魔王……和他看着穆娜瑟时，眼中那如慈父一般的光芒。耶伯对于她来说，不过是和银杯银盘毫无区别的摆设罢了。

在那之后发生了很多事，魔君叛乱、先王驾崩、斯洛斯脱离紫宫的控制，穆娜瑟和耶伯便再也没有见过面。等两人再次相见的时候，已经是十年之后。当时紫宫正在试图重建与各郡之间的联系，身为茵蕨侯女婿的菲尔蒙德自然担负起了联络斯洛斯的重任，穆娜瑟也作为司徒府的武官一同前往。那是穆娜瑟和耶伯相隔十五年后的重逢，也是穆娜瑟第一次感受到来自男性的热情的视线——穆娜瑟是宰相养女，紫宫里几乎所有的人对她都或者唯唯诺诺，或者敬而远之，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将她当做女性来对待，尽管那时她的美貌就已经罕有匹敌了。

不知是女性的直觉还是别的什么，穆娜瑟很快就看出了耶伯对自己的好感。如果说她没有感到一丝一毫自尊心的满足，那是骗人的，甚至她还会时不时地对耶伯的殷勤感到一丁点的心动……

作为丈夫，耶伯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穆娜瑟也明白自己的婚姻是不可能由自己来做主的，而她也早已经做好了觉悟。如果换做是以前的话，穆娜瑟应该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任何一个男人成为自己的丈夫，只要那是母亲的决定，只要是为了魔界为了

紫宫，可是……

穆娜瑟突然变得惊慌失措，急急忙忙地想要藏起心底的想法，却发现思绪已如脱缰的野马完全失去了控制——现在的穆娜瑟变得有点不同了。虽然她依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遵从母亲的命令，可是她的心底却开始为此感到恐惧。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她不是早就已经做好了觉悟，早就已经决定要为了母亲和魔界献出一切了吗？不，她的决心并没有丝毫的改变，甚至可以说反而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定。可引起这种变化的理由，却使她对自己的婚姻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期望……或者说是妄想。正是因为有了期望，所以才会感到失望和恐惧。

抬头再看了看明亮的月，穆娜瑟自嘲地笑了起来。

就在这时，房门不知被谁用力推开了。穆娜瑟不用回头就能猜到，进来的人一定是耶伯。因为除了他之外，其他的任何人都是不允许随随便便进入这个房间的，更遑论不请自入了。

床震动了一下，看来耶伯今天更加得寸进尺，居然直接坐到了穆娜瑟的床上。穆娜瑟也感到了一丝惊讶，所以自然地回过了头……

“你怎么了？”

穆娜瑟的问题并不完全是出于关心，反而更大程度上是源于惊讶——耶伯的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酒味，已经酩酊大醉。

“……哈哈……我可是茵蕨侯世子，我喝几杯酒，怎么了？”

喝不喝酒和茵蕨侯世子有什么关系？穆娜瑟肚子里好笑，一边却还是站起身来，吩咐门外的卫士去拿水和毛巾来。不一会儿东西拿来了，但因为卫士不敢进屋，所以穆娜瑟只好接过铜盆，端到梳妆台前。

就在她的身后，耶伯兀自嘟嘟朗朗个没完：“我知道……你看不起我……觉得我只是个纨绔子弟……”

这些话耶伯已经对她说过无数遍了，所以穆娜瑟也懒得理他，只顾在梳妆台前忙活。

“可是我从来都没觉得害怕……因为放眼魔界能和你门当户对的男人就只有我了……紫宫一直想要得到斯洛斯的支持……就算你不喜欢我也没关系，你只能嫁给我……”

穆娜瑟叹了口气。其实耶伯并没有他自认为的那么无能，就算醉得一塌糊涂，他说出的话也还是条理清楚，遣词用字没有忘记贵族的教养。

“要是你没干出叛逃这样蠢事，就算是现在，母亲应该也是不会拒绝你的提亲的。”

穆娜瑟温言说道，一边拿着湿毛巾走过来，让耶伯擦擦脸，清醒一下。耶伯立刻接过了毛巾，却只是拿在手里。与此同时，他抬起了头，用有点充血的眼睛看向了穆娜瑟。

“也许吧。”耶伯讽刺地说，“也许公爵大人会接受，可是你已经不会接受了吧！”

“你应该知道，如果是母亲的命令，我不可能违抗的。”穆娜瑟强作镇定地回答。

耶伯的鼻子哼了一下，“你当然不会违抗，可是那也已经没用了。”

“……”

“我一直觉得，就算你不喜欢我，可你也不会喜欢上别人。只要成了夫妻，朝夕相处，你一定会了解到我身上的好处，总有一天会接受我。可是……可是……可是我怎么都没想到……”

“……我没有喜欢上谁。”

话刚出口，穆娜瑟就后悔了，因为这种反驳简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说谎！”耶伯怒吼道，一面站起身把手中的毛巾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穆娜瑟吓得浑身一抖，忍不住向后退，而耶伯也步步紧逼。

“我怎么也没想到，你居然会喜欢上那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小子！”

“他到底有哪点比我好？说他是王子，他可是从赤环山外来的，和那些人类有什么区别？”

“只知道玩弄阴谋，给斯洛斯带来灾祸，居然还觑着脸要我们归顺紫宫，简直是狼子野心！”

就在这时，穆娜瑟突然用冰冷的声音打断了耶伯的谩骂。

“你根本不了解殿下，没资格这么说他！”

“你……”耶伯双目圆睁，瞪视着穆娜瑟。

“你说殿下给斯洛斯招来了灾祸，可你知道那些强盗在沙茶河都干了些什么吗？你知道是殿下从人类的手中保护了魔界吗？你知道殿下他可是……”

穆娜瑟差点脱口而出“殿下他可是个人类”，不过幸好她最后还是改了口。

“你知道殿下为魔界做了多少事，冒了多大的危险吗？你说他是从赤环山外来的，和人类没有区别，可他时刻都想着要让魔界重新强大起来。而身为魔君之子的你呢？只想着自己一家的权利和地位，从来没想到人类会趁虚而入，真正为斯洛斯，为魔界带来灾难的人到底是谁？”

被穆娜瑟这么劈头一骂，耶伯的脸顿时憋得通红。他想要出言反驳，却感到脑子里一团浆糊，毫无头绪。凭着酒劲，他直接用行动代替了言语……

耶伯一把抱住穆娜瑟的腰，强行将她丢到了床上。紧接着，耶伯像野兽一般扑将上去，把穆娜瑟压在了身下。

穆娜瑟突逢变故，刚开始还本能地挣扎了几下。可不知为何，很快她便放弃了反抗，任由耶伯对自己为所欲为。

耶伯本来已经做好了穆娜瑟会反抗到底的准备，却没想到穆

娜瑟居然这么顺从。起先他还因为诧异而僵硬了一下，可是很快压抑许久的欲望便一发不可收拾了……散发着酒气的双唇硬是贴上了白皙顺滑的脖颈，一双颤抖的手时而在纤细的腰间游走，时而又粗鲁地想要剥去女性最后的防线。

耶伯朝思暮想的东西如今就躺在他的怀里，任他予取予求。耶伯在无比兴奋的同时，却也有对这毫无浪漫的情景感到了些许的失望。至少在他的想象中对方不会是如死鱼一般毫无生气，而他的脑子里也不是因为酒精的作用而嗡嗡作响。

穆娜瑟的手举在头上，对耶伯粗鲁的行为丝毫不加抵抗，一边却悄悄地伸进了枕头的下面……

“啊——”

耶伯尖叫着跳了起来，一只手紧紧地捂着脖子，鲜血如泉水从指缝里汩汩涌出——穆娜瑟的手中拿着一块沾满鲜血的白色瓷片，正是下午打破的瓷瓶的一部分。

“你……”

耶伯惊讶的话语还没来得及说出，穆娜瑟已经一跃而上，反过来压住了耶伯。穆娜瑟的膝盖顶在耶伯的胸口，令他几乎无法呼吸，而随着胸腔承受的压力增大，耶伯指间的鲜血也越涌越急，简直如同要爆发了一般。

门外的卫士听到耶伯的叫声，想要冲进房间，却发现房门不知何时被上了锁——穆娜瑟接过水盆的时候，趁卫士不注意锁住了房门！穆娜瑟并不是因为受到了粗暴的对待才对耶伯下此毒手，她是早有预谋，要为魔界……为了未来的魔王除去这个后患。

慢慢地，耶伯的呼吸越来越慢，最后终于彻底停了下来，他的指缝间也不再会有鲜血涌出。穆娜瑟低头看着青梅竹马渐渐变得冰冷的脸，不禁悲从中来。他们两人其实都从来没有想到过彼此会走到如斯境地，如果不是耶伯对冯渊的妒忌，如果不是因为可鲁起亚对斯洛斯的进攻，如果不是因为冯渊这个魔王继承人的出

现，或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也可能这一切都不过只是造化弄人而已。

穆娜瑟站起身，又一次抬头看向了高挂在天中的明月，那光芒真是冷得令人心醉。

房门在撞击下发出了悲鸣。

穆娜瑟的手一松，瓷片落在了被血染红的地毯上。已经没有必要了，反正面对手握武器的卫士，那么一块小小的瓷片也根本不可能派上任何用场。而且，穆娜瑟本来就没打算抵抗，因为她要做的和能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

可就在这时，撞门声却突然戛然而止，继之而来的是一阵混乱的打斗声夹杂着痛苦的惨叫。

穆娜瑟完全懵了。她不明白门外到底发生了什么，就连猜测都无从猜起。可是在心底的深处，她还是感到有一丝可笑希望似乎萌发了出来。穆娜瑟自嘲地笑了笑。不可能的，且不说母亲绝不可能为了自己派出救兵，时机更不可能这么巧合。

然而，就在穆娜瑟告诉自己不要痴心妄想的时候，打斗声也渐渐停止了，走廊上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穆娜瑟定了定神，这才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侧耳倾听，可还是无法从门外捕捉到一丝声响。

突然，敲门声响起。敲击的节奏舒缓而礼貌，让人难以相信刚才走廊上还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动作大戏。

“穆娜瑟，你在里面吗？是我。”一个冷静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穆娜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虽然她曾经不止一次地妄想过，可是这个声音的主人不可能也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

敲了好一会儿，门才终于打开。万幸冯渊并没有搞错，从门后出现的正是穆娜瑟。面对突然出现的冯渊，穆娜瑟的表情夹杂

着喜悦和困惑显得有些古怪，而且她的双手有些颤抖，或许的确是受了点惊吓。

在穆娜瑟身后的地毯上，冯渊看到了血迹，然后顺藤摸瓜找到了血迹的来源——耶伯冰冷的尸体。回头再看穆娜瑟沾满鲜血的右手，冯渊立刻就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走吧。”

冯渊一伸手，毫不在意地拉起了穆娜瑟的右手。穆娜瑟先是一惊，但很快也就顺从地点了点头。

“不快点的话，等龙骑士们回来，事情就不好办了。”

冯渊微微一笑，如是说道。

间章 第三卷尾声

舍锋十九年圣教历1988年，五月二十七日，索尔沃坦王国。

这天一大早，长老议会的成员们就突然被国王汨罗召入宫中谒见。国王已经多日称病不朝，甚至有传言说国王病势沉重即将归天，今天却突然召集所有长老议会的成员，其用意实在耐人寻味。不过既然是国王的旨意，大家还是陆陆续续地来到了谒见厅。

等所有人都到齐，国王这才姗姗来迟。老王汨罗虽然仍是面有病容，情绪却显得异常高昂，似乎是有什么好事发生了。可是，鉴于两天前从可鲁起亚传来的消息，长老们都想不出索尔沃坦能遇到什么好事。

“各位卿家，我和诸君也相处半个世纪有余了，所以今天我也就开门见山。如你们所见，我这个病已经药石无用，什么时候死都不奇怪了……”

汨罗一生叱咤风云，说一不二，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示弱过。一些长老顿时愣在了当场，而另一些反应够快的人则急忙回答：“陛下定有康复之日……”

“客套话就不必了。”汨罗挥了挥手，打断了臣下的马屁话，“今天找诸位来，就是要商量一下，我死之后王位该传给何人。”

其实，长老们都隐约觉察到了国王的用意，所以面对汨罗的问题并没有人感到惊讶。然而，汨罗又接着说了下去。

“我知道，你们当中的有些人是支持我的侄子米瑟的，对吧？还是说，你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都已经站在米瑟一边了？”

这下长老们可无法再镇定了，毕竟谁都没想到国王会把话说得如此直接，而且……实话说，国王还真是猜对了。

“这……”

长老们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回复。虽然依照传统，现任国王无权干涉和询问长老议会的决定，可事实上，长老议会还是必须将国王的意见考虑在内的。长老们都很清楚，汨罗希望自己的儿子里米尔能够继承王位，正因为如此，虽然米瑟费尽心力游说各个长老，但长老议会在是不是要支持米瑟的问题上还是摇摆不定。

终于，长老之中资历最老的依木拉斯抢先开了口：“王子殿下毕竟年幼，国赖长君……这个，臣等也必须为索尔沃坦的全体子民负责才行。”

出乎长老们的意料，听到依木拉斯明显支持米瑟的言论之后，汨罗却丝毫没有不悦的神情，反而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既然诸君只是担心里米尔年少识浅，那如果里米尔能够证明自己足够成熟稳重，你们是否会支持他继承王位呢？”

“这……是当然。”

依木拉斯虽然勉强这么回答，但他本心却很不以为然。毕竟里米尔才刚十六岁，不管他如何智子早慧，也不可能和军旅出身政治老练的米瑟相提并论。

“那么，眼见为实，耳听为虚。里米尔，你上来拜见诸位长老吧。”

汨罗的话音一落，长老们都不约而同地扭头看向了谒见厅的门口——里米尔一直深居简出，很多长老甚至从来就没有见过这

位王子，这也是他们选择支持米瑟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房门打开，一个穿着黑色斗篷的少年走了进来。他的右手拿着象征魔法师身份的法杖，另一只手则提着一个金丝缠绕的木盒，从大小上看刚好能够装下一颗人头。他把兜帽戴在头上，整张脸笼罩在阴影之中，却也不能完全遮蔽他俊美的容貌。

老人们交头接耳起来，因为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能够凭相貌认出这位王子。

“小子里米尔，见过诸位长老。”

少年轻轻弯腰，向老人们一一施礼。

“里米尔，把你在可鲁起亚的见闻说给老人们听听吧。”

听见汨罗对少年的吩咐，老人们都更加惊讶了。

“王子去过可鲁起亚吗？”其中一个长老失口问道，“我以为王子一直都在宫中呢。”

“月前，小子奉父王的命令，前往可鲁起亚打探情报，皇帝和公爵议和的消息正是小子带回的。”少年从容不迫地回答。

“啊，是这样。”依木拉斯点了点头，“那么，除了南北议和之外，殿下还有别的斩获，是吗？”

“正是。”少年答道，“我还从可鲁起亚得到了另一份情报，是关于皇帝从魔界得到的黑龙军团……”

“黑龙是真的？”

一听到黑龙，老人们又炸了窝。他们早就听到了萨法尔皇帝使用黑龙攻击南方的传闻，可是一直无法确认这些传闻的真实性。事实上，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都认为那只不过是皇帝散布的谣言，目的是打击南军的士气。

“是的，小子亲眼见过，黑龙的巢穴就在贝路坦帕北边的山中。”

“你去过黑龙巢穴？”

这次发问的是依木拉斯，他的声音中明显透着质疑。

“是的。”

“那……皇帝手中有多少龙？”

“大约二十五六只。”

“打探到那些龙是哪儿来的了吗？”

“茵蔯侯世子背叛紫宫，带着部下亲兵逃出赤环山，投奔了皇帝。”

“茵蔯侯世子？”依木拉斯的眼睛微微睁大了。

“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如果他还活着的话，现在应该住在迪朗哥，就是原来比斯利尔公爵的宅邸。”

“如果还活着？”

“有个很厉害的人物要去找他的麻烦，说不定他会被杀，不过我因为赶着回国就没有去确认。”

依木拉斯的脸彻底被惊讶淹没了。虽然他仍然有所怀疑，但是少年对答如流，令他找不到破绽。终于，他决定从最根本的问题下手。

“这些事情都是可鲁起亚掩藏最深的机密，殿下是怎么知道的？”

“随机应变。”少年平静地回答，却不愿吐露更多。

“殿下一个人？”

依木拉斯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相当尖锐。汨罗希望能靠这次的“冒险”证明自己儿子的能力，可是如果里米尔在这次任务中得到了很多帮助的话，那就很难证明什么了。事实上，依木拉斯绝不肯相信，这样一个年幼的少年能够独自完成这项可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没想到，少年居然毫不迟疑地回答：“当然不是。”

“啊，这样。”

没想到少年回答得如此坦陈，依木拉斯一时反而有点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少年又接着说道：“独自一个人前往战场，这不是勇敢是无谋。我有护卫陪同，也得到了当地人的帮助，否则只靠我一个人也不可能完成任务。”

虽然少年的话听起来像是自辩，可依木拉斯却认同地点了点头——匹夫之勇对王者来说是根本没有必要的，如何有效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才是领导者需要的素质。

“嗯。既然如此，殿下认为黑龙现在还在那个巢穴里吗？”

依木拉斯的语气缓和了不少，引来周围的长老诧异的视线。然而，等听到了少年的回答后，他们的诧异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如果我没算错的话，现在那些黑龙应该都已经死了。”

“怎么回事？”

这个问题其实很没礼貌，可是因为依木拉斯太惊讶了，所以根本在乎不过来。

少年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打开了手中的木盒，拿出了一个黑色的革制头盔。

“我和一个同伴在上个月二十七日潜入龙穴下了毒，一个月之后龙就会死亡，现在算来正好一个月。”

“不可能，黑龙应该免疫任何毒药才对！”

依木拉斯的话说得确信无疑，似乎对黑龙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说实话，我也不确定那种毒药的成分。”少年坦率地回答，“不过毒药应该有用，我是一直等到确认黑龙中毒才离开龙穴的。”一边说着，少年将手中的头盔提地高了一点，“这个权当做是证明。”

“头盔？”一个长老轻蔑地问，“这能证明什么？”

少年伸手指着头盔额头处的印记，解释道：“这是……”

“茵蕨家的纹章。”

少年一惊，没想到会有人帮他把话说完，而且那个人正是依

木拉斯。

“四十年前神圣远征军北伐的时候，我也在军中。那次战争的最后，我们在斯洛斯被黑龙骑士团彻底打败，只有不到一成的人活着逃出赤环山……我就是那时候见到过黑龙骑士的盔甲。”依木拉斯用平淡的语气解释道，“这个是黑龙骑士的头盔，对吧？”

少年点了点头。

听到依木拉斯的解释，几乎所有的长老都惊呆了，不过不是因为依木拉斯参加过神圣远征军，而是因为少年手中的头盔，居然真的属于对人类来说宛如恶魔一般的黑龙骑士。

“这个龙骑士是殿下所杀吗？”依木拉斯问道。

“不。”少年诚实地摇了摇头，“是小子的同伴所杀，小子反而还被救了一命。”

“是吗？”

依木拉斯微微一笑，似乎对少年的回答毫不以为意。只见他一躬身，向面前这个比他孙子还小一两岁的少年行了一个大礼。

“王子殿下诚实明智，勇略过人，得君如此，国家幸甚，吾等幸甚。”

其他的长老先是吃了一惊，但很快也都学着依木拉斯的样子向少年行礼。看着这一切，坐在宝座上的老王汨罗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事情已经议定，长老们也就陆续离开了谒见厅，不一会儿，屋内便只剩下了父子二人。随着房门在最后一个离去的长老身后关闭，一直正襟危坐的老王一下瘫软了下去。

“父王！”

少年急忙跑上前去，拖住了老王的身体，以免他摔到地上。因为跑得太急，他头上的兜帽掉了下来，露出了精神的短发和美丽的面庞——正是冯渊在可鲁起亚遇到的少女丽弥。

“……我……终于看到了……”

老王用尽浑身的力气抬起头，用慈爱的目光看向了自己骨肉。

“我终于看到……看到你继承……这个王位了……”

“父王。”

丽弥呼唤自己的父亲时带着哭腔，因为他们彼此都很明白，这将是父女俩最后的一面。

“不许哭！……你马上就是索尔沃坦的……王了……你要背负……整个国家和所有的……子民……”

“是。”丽弥强忍着悲伤，点头答应。

看着女儿终于长大成人，老王泪罗仿佛已经了无遗憾一般，带着微笑闭上了双眼。

“父王！”

抱着父亲的遗体，丽弥痛哭失声……

……………

……………

……

含锋十九年圣教历1988年，五月二十七日。当国五十余年的索尔沃坦国王泪罗·亚思汉姆于谒见厅内驾崩，独子里米尔在长老议会的支持下承继了王位。这一天，索尔沃坦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一个崭新的，属于国王里米尔·亚思汉姆……不，是属于女王丽弥·萨拉里斯·亚思汉姆的时代来临了。